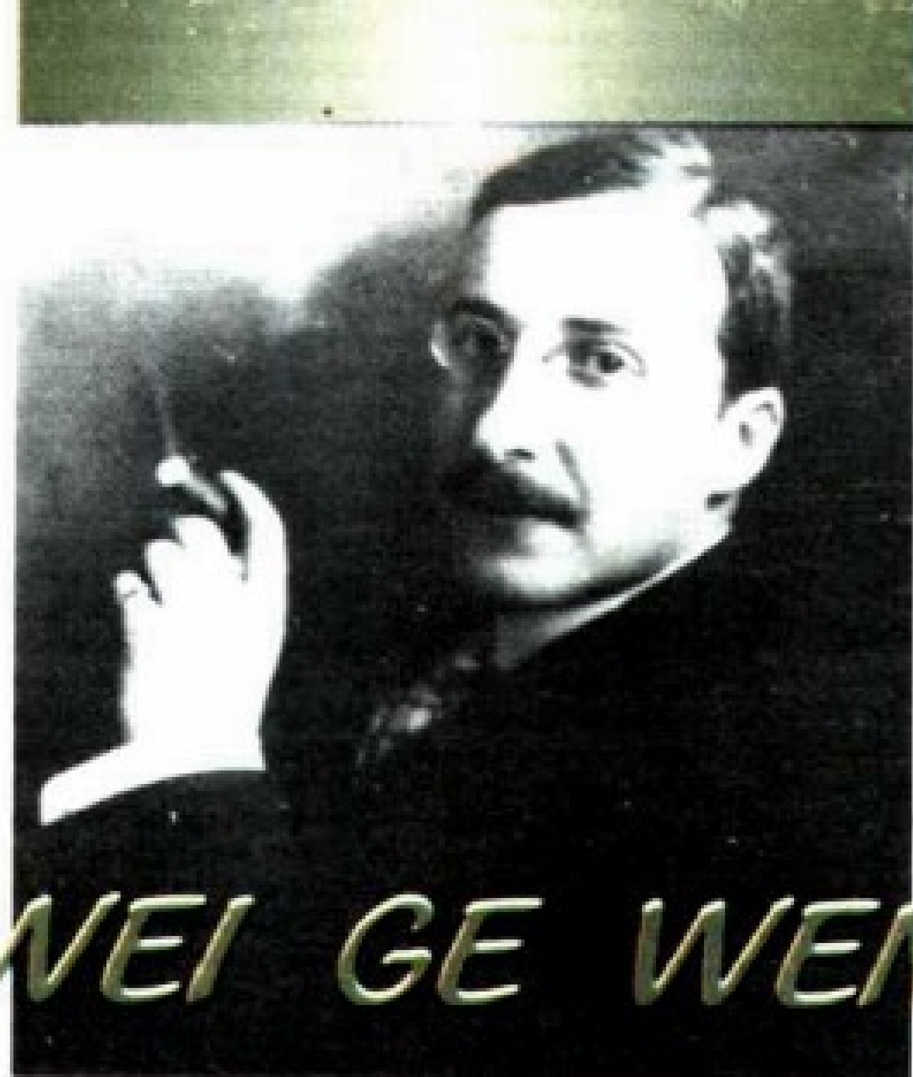


CI WEI GE WEN JI

茨威格文集

高中甫 主编

1

小说卷·上

陕西人民出版社

茨威格文集

1

小说卷·上

高中甫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本文集各卷均从德国费舍尔出版社(S · Fischer Verlag)出版的《S · Zweig · Gesammelte Werke in Einʒelb ä nden》及其他单行本译出

茨威格文集

高中甫　主编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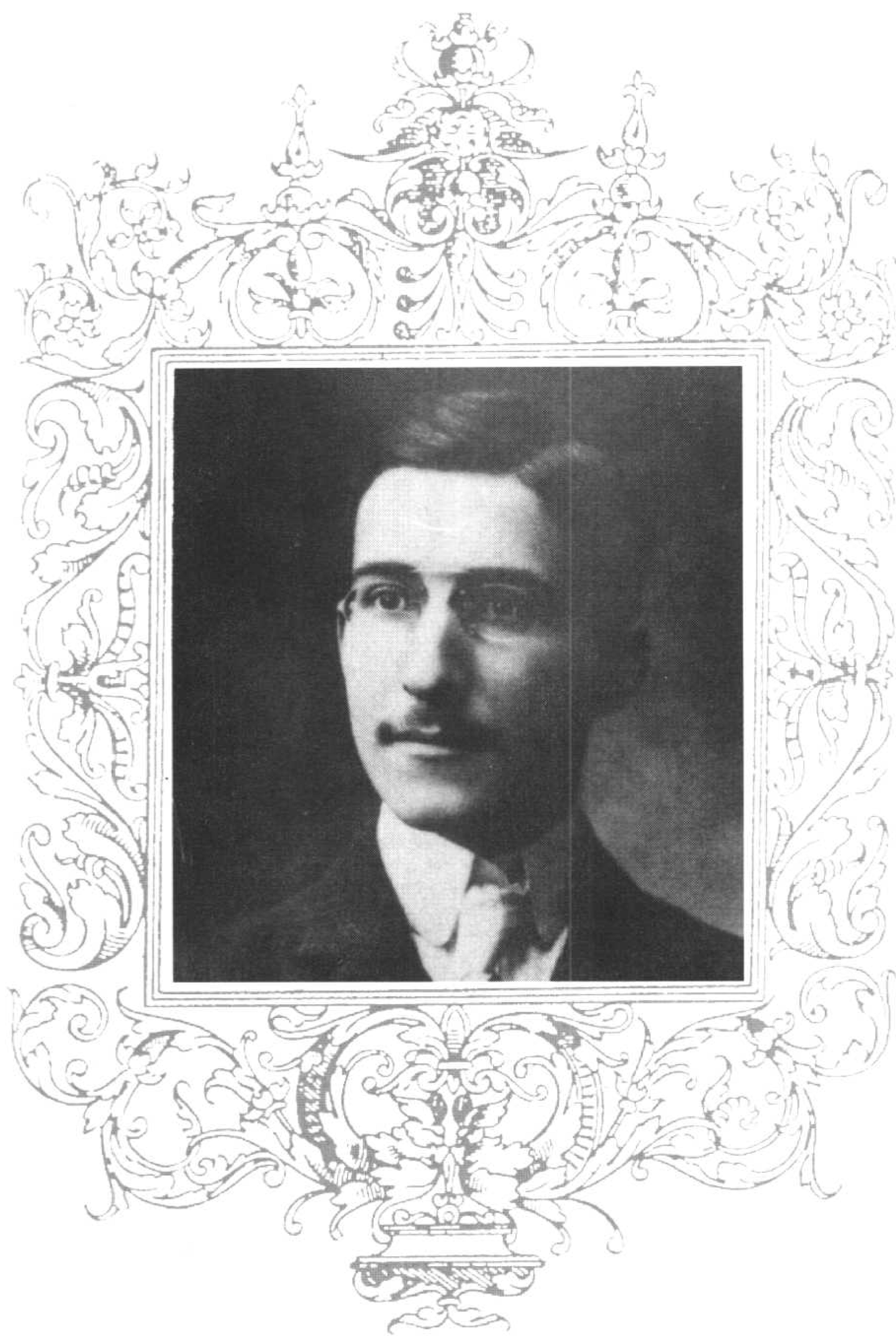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8.125 印张　42 插页　3300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24—04726—0/I · 1012

定价(全套)：230.00 元



大学时代的茨威格
约摄于1901年

1　四岁时的茨威格，油画，克劳依特纳绘。

2　1901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银集》的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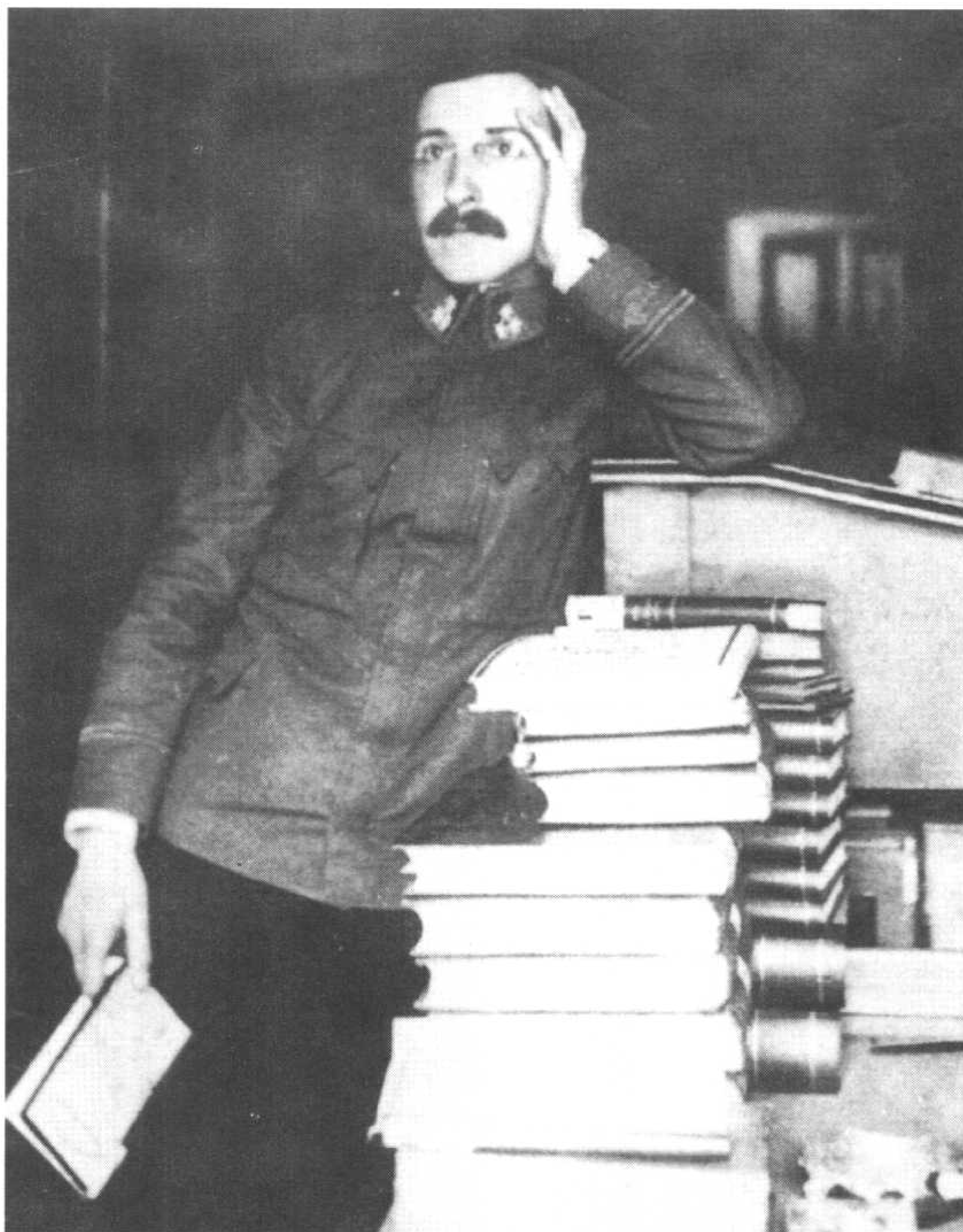
3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事档案馆服役的茨威格。



1

2





3

序 言

斯·茨威格1881年11月28日生于维也纳。父亲莫里斯·茨威格系摩拉维亚的一个犹太工教主，先是开办一个小型的纺织工厂，由于经营得法，它很快就发展成波希米亚地区的大型纺织企业之一了。在迁到维也纳之后，莫里斯与伊达·布莱陶尔结婚，她出身一个银行世家。斯·茨威格的双亲虽然都是犹太人，但他们与那些恪守犹太教义的犹太教徒不同，他们是开明的犹太人，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家庭的殷实富有使斯·茨威格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培养起了他对文学艺术的兴趣。

维也纳当时是由多民族构成的奥匈帝国的首都，以政治上和文化而言，与柏林和巴黎相比，它更像一个欧洲的大都会。仅从文化上来看，E·马赫（1838—1916）哲学，弗洛伊德（1856—

1939）的精神分析学，古·马勒（1860—1911），里·斯特劳斯（1864—1949）在音乐上赢得的世界性声誉，在建筑艺术和绘画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青年维也纳”在文坛上的崛起，这一切使维也纳文化成为茨威格所说的“西方一切文化的综合”。从童年起茨威格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热衷于文学艺术并走上了文学的道路的；在这一过程中，“青年维也纳”对他起着至为强烈的影响。随着一个新的世纪的到来——它的标志不仅仅是年代上的，更主要的是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没落——，必将是旧的艺术观念，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的嬗变。“青年维也纳”正是文学领域里应运而生的这样一种新的思潮的产物。茨威格这一代人“如饥似渴地在寻求那些我们和只属于我们——而不是属于我们父亲那一辈和他们周围人——的东西”。①这些属于他们的不再是他们父辈所尊敬的凯勒，易卜生，约翰·勃拉姆斯，莱勃尔②，而是左拉、斯特林堡、霍普特曼、兰波、马拉美、陀思妥耶夫斯基、里尔克，是马勒、德彪西、勋伯格，是分离派和点彩派的画家，是“青年维也纳”的代表人物赫·巴尔，阿·施尼茨勒，姆·霍夫曼斯塔尔。

茨威格首先是以一个诗人的身份登上文坛的。1898年他的第一首诗在报刊上发表了，时年他17岁；随后他的诗歌相继在报刊上登出。1900年茨威格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哲学和文学史，1902年他转入柏林大学，可对他说来，大学是一个上学而不上课的自由时代，他全力投入的是文学创作。1901年他把自己发表的诗歌结集出版，取名为《银弦集》，这是他的第一本诗

①《昨日的世界》，舒昌善等译，第47页，三联书店出版。

②莱勃尔（1844—1900），德国画家。

集。评论界对它的反应还是积极的，但是茨威格本人后来在谈到这部诗集时说道：“这些表现迷惘预感和无意识仿作的诗行，不是出之自身的体验，而是出之语言上的激情”，①甚至苛评为，它们出之于诗歌艺术上的一种游戏般的欲望，也许是出之一种虚荣。②在他大学毕业之后——1904年他以《H·泰纳的哲学》的论文通过了博士考试——1906年他又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诗集《早年的花环》，1924年出版了他的《诗歌全集》。除了诗歌之外，他在20世纪最初的年代也发表了小说，评论文章，戏剧，传记：1902年的第一篇小说《出游》，1904年的第一部小说集《艾利卡·埃瓦尔德之恋》出版，他的第一部戏剧《泰尔西特斯》完成于1907年，在随后的年代又相继有《滨海之宅》（1912）、《变换不定的喜剧演员》（1913），而作为传记作家的茨威格的第一部著作是写比利时诗人艾米尔瓦尔哈仑的《艾米尔·瓦尔哈仑》（1910）。

成功的文学上的起步使大学毕业后的茨威格成为一个职业作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已在文坛上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他的戏剧《滨海之宅》相继在维也纳和汉堡上演，他的第二本小说集《初次经历》（1911）所取得的成功，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这不仅使他成为德语文坛上一个受读者喜爱的作家——《初次经历》中的《灼人的秘密》稍后以单行本出版，印数达到20万册——而且他确立了自己的风格。

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它粉碎了茨威格所热爱的

①《昨日的世界》，第106页。

②见茨威格的《自传速描》，转述自D·普拉特：《茨威格，一个焦躁人的生平》，第37页，C·汉泽尔出版社。

和感到安全而又充满理性的一切，欧洲陷入一种民族相互杀戮的灾难之中。在战争初期，他被裹挟进民族主义的浊流，发表了一些充溢所谓爱国主义的文章，对德奥联盟欢呼，在一些致友人的信里对法国、英国进行斥责。在战争爆发后这一年冬天，他自愿服兵役，在军事资料部工作；但这场民族间的仇杀不久就使茨威格清醒过来，从1916年始他就成了一个反战主义者，一个和平主义者。在这个转变中，罗曼·罗兰对他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他开始用他的笔去反对战争，去呼吁民族间的和平；他写了《巴贝尔塔》《第三只鸽子》《放下武器》《信奉失败主义》等文章；尤为重要的是他在1916年完成的戏剧《耶莱米》，这是一部歌颂非暴力的作品，是他的一种自白，如他本人所称，“它使我净化和得救。”① 耶莱米是以色列人的先知，他警告说，战争给人类带来灾难，可他无法制止。他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但却有着强大的道义力量：“人们不能战胜那些看不见的！人们能杀死人，但不能杀死活在他身上的上帝，人们能征服一个民族，但永远不能征服它的精神。”这是剧中主人公的话，也是茨威格本人的信念。

从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解体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是茨威格创作鼎盛时期；他建立了家庭，有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妻子；这是他的成功年代。战争使他失去了一些东西，但留下的却更多：“我的世界被毁坏了，要建立一个新的。这要求自我审视，进行勇敢的生活总结。失去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失去的是：从前的轻松舒适，兴奋，创作的游戏，在地球到处游逛的兴趣以及一些身外之物，如钱财和物质上的无

①1917年1月24日致马丁·布伯。

忧无虑。留下的相反是：一些宝贵的友谊，对世界的良好认识，那种对知识的旧有的激烈的爱，突然间的成长，一种新的坚强的勇气和失去多年的强烈的责任感。以此人们可以重新开始了。”① 茨威格就以这样的心态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茨威格1920年初与弗里德里克·玛丽亚·布尔格正式结婚，他们的交往可追溯到1912年的夏天。在这一年的11月，茨威格到汉堡参加他的《滨海之宅》的首演，他邀弗里德里克届时前往。他们在波罗底海的胜地特拉沃蒙特共同度了一些时日。这时的弗里德里克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比茨威格小一岁。她出身一个有教养的犹太人家庭，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有着丰富的学识，受过法语，德国文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的专业教育。1907年她与一个外交官家庭出身的大学生温特尼茨结婚，1907年和1910年相继生了两个女儿。但婚后她并不幸福，丈夫经常与她分居。1912年夏一个偶然的机会，酷爱文学和喜欢写作的弗里德里克认识了她怀有尊敬和爱慕之情的茨威格，并随后以不署名的方式给他写了一封热情的信。此后他们的关系越来越频繁、密切。由于她与温德尼茨结婚是以天主教的仪式举行的，离婚很难，直拖到战后。在婚后直到1934年这段时间，他们居住在萨尔茨堡。这座刻意经营和布置舒适的住宅，如弗里顿塔尔所称，它像住在这里的作者一样出名，几乎没有一个前来访问萨尔茨堡这座著名的音乐圣地的有名望的诗人、艺术家和学者不来拜访这幢住宅的主人，这其中有罗曼·罗兰，托马斯·曼，A·G·威尔斯，胡·霍夫曼斯塔尔，雅·瓦琴曼，詹·乔

①《匆忙的镜中一瞥》，转引自《茨威格生平和作品画传》，第135页，D·普拉特和V·未歇尔斯编，吉彭豪尔出版社。

伊斯，埃·路德维希，弗·韦尔弗，格·勃兰兑斯，保·瓦莱里，阿·施尼茨勒，拉威尔，里斯特劳斯，布·瓦尔特，巴尔托克等人。从这个不全的名单来看，就足以说明茨威格的交游之广和享有的名声了。一个拜访者在谈到这座住宅时曾这样写道："人们一踏进这幢住宅马上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情感：同全部精神世界和它的代表者自身有了联系。"①

这是茨威格功成名就的年代，在这十几年里，他的一些杰出的小说，一些著名的传记相继问世。其中有他称之为"链条小说"的第二部小说集《热带癫狂症》(1922年，内收有《热带癫狂症患者》《奇妙之夜》《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芳心迷离》四篇小说）和第三部小说集《情感的迷惘》(1927年，内收有《情感的迷惘》《一个女人一生中的廿四小时》和《一颗心的沦亡》)，以《世界建筑师》为总标题的《三位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1920)、《与魔的搏斗》(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1925)、《三诗人的生平》(卡萨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1928）以及《罗曼·罗兰——其人和其作品》(1920)、《福歇——一个政治人物的画像》(1929)、《玛丽·安东内特》(1932)，此外还有一部未完成的长篇——1981年经整理出版，题为《醉心于变形》，现收入本文集改为《青云无路》。这里还要提那本内收有12篇短故事的《命运攸关的时刻》(1928）的小书。茨威格在这本书里描绘了包括拿破仑，歌德，托尔斯泰，列宁在内的12个历史人物生活中命运攸关的瞬间。作者在书的前言中这样表述了他的历史观："无比丰富的事件集中发生在极短的时间里，一如整个太空的电聚集于避雷针

①转引自《茨威格生平和作品画传》，第140页。

的尖端。平素缓慢地先后或平行发生的事件，凝聚到决定性的惟一瞬间……它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于全人类的命运。”茨威格的这种历史见解是可以与之争论的，但是他撷取的这些人物的生活片断确实是命运攸关的时刻，写得十分引人入胜，受到读者的广泛喜爱。据统计，到80年代仅由岛屿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就达到了80万册。

茨威格在文学艺术上是敏锐的，但是在政治上是迟钝的。他对法西斯主义的认识模糊不清，1930年他撰文，把纳粹主义的崛起看做是对“缓慢的反叛”，是青年人对高层政治的反抗；1932年3月当有人要他写一篇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文章时，他拒绝了，并称，在这样一个时代，作家的义务就是去发表一本书，一本有着某种激励人和使人满足的书。当希特勒攫取了政权，制造了国会纵火案，烧毁进步书籍，迫害大批作家、学者，把犹太人驱向死亡时，他开始清醒了，认识到了，“现在一种不可忍受的邪恶在统治着世界”。法西斯这个邪恶主宰了德国，那个出生在奥地利的丘八希特勒一上台就把茨威格掷入到一种与此前截然不同的生活，这是他称自己经历的三种生活中最为残酷和最为痛苦的一种生活。随着法西斯势力在奥地利的逐渐猖獗，他的名字在报纸上受到了辱骂，他的住宅遭到了搜查。他无法忍受这种处境，决定出国一段时期。1933年10月他离开了萨尔茨堡的家园，而这竟然是一种诀别。此后，在直至1938年3月奥地利被吞并这段时间，他多是住在英国的伦敦。这期间他笔耕不辍，完成了他的一些重要作品，这其中有《埃拉斯谟·封·鹿特丹的胜利与悲哀》（1934）、《玛丽亚·斯图亚特》（1935）、《卡斯台里奥反对加尔文》（1936）、《麦哲伦》（1938）以及那部他惟一完成的长篇小说《心灵的焦躁》（1938）。

在这段流亡生活中，茨威格能顺利地完成这些著作，这其中有他的秘书夏洛蒂·伊丽莎白·阿尔特曼的辛劳在内。自从1933年茨威格大部分时间居住在英国以来，弗里德里克不断地往返于奥地利、英国之间，她不愿意离开萨尔茨堡，她要照顾自己的两个女儿，而且她是一个事业型的女人。这样一来就为他们的婚姻投上了一层阴影。当茨威格一再抱怨自己缺少一个工作上的助手时，弗里德里克1934年在伦敦为他物色了一个女秘书，这就是夏洛蒂·阿尔特曼。她1908年出生于上西里西里一个犹太教士之家，1933年流亡到伦敦。这位当时26岁的少女非常勤奋，善解人意，不久就成为茨威格的一个得力的助手和崇拜者。随着阿尔特曼进入茨威格和弗里德里克的生活，不久就导致他们婚姻上的一场悲剧。但这场悲剧并没有出现大哭大闹，歇斯底里的场面。弗里德里克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地位，她退出了。茨威格为此感到轻松，但更为痛切的是感到内疚。1937年他在他们最终分手（但还没有正式离婚，1938年12月才办正式手续）的当晚在给弗里德里克的一封长信中写道："……我自己认为，变成现在这种情况是比较好的，可对我是一种深深的痛苦……最好的时光一去不复，我们曾共同度过了它……原谅我这次分离给你带来的痛苦……我感谢你所做的一切，永不会忘记这些年来的美好和共同的生活，永远不会忘记。"① 他们不再是夫妻了，但却一直保持着友谊，直到茨威格自杀。在茨威格死后，弗里德里克整理发表了她与茨威格在1912至1942年间的通信（1951），还有一部她回忆茨威格的书：《我是如何看他的》（1947）。她1971年逝世。

---

①1937年5月12日致弗里德里克。

1938年希特勒吞并了奥地利，失去了家园的茨威格现在又失去了祖国。① 现在他不得不时时为申请、证件、签证而奔波。他沮丧地哀叹："我失去护照的那一天，我已经58岁了，我发现，一个人随着祖国灭亡所失去的，要比那一片有限的国土多。"他从伦敦移居到苏格兰的巴斯。他加入英国国籍的申请到1940年才得到批准，费了不少周折。此前，在1939年9月1日，他去民政当局登记与阿尔特曼结婚，这一天正是德军侵入波兰的日子，消息传来，茨威格的登记因此而被推迟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39年9月3日）使茨威格悲观之极，他感到自己像苍蝇一样无力抵抗，像蜗牛一样没有力量。在给友人的信中称自己在英国遭受到无力和无助的痛苦。他的心绪恶劣，但他仍写作，仍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那些纳粹迫害的人。弗·韦尔弗曾写道："没有第二个作家像他那样如此慷慨和大方地帮助他的同行。"② 1940年他去美国和南美巴西等国进行演讲旅行，1941年8月当他再次去巴西时，就最终决定在这个他认为有着美好未来的美丽国家巴西定居下来。他在里约热内卢附近的彼得罗保利斯购置了一幢平房。但在这个幽静的远离尘嚣的所在他仅仅生活了不足半年。彼得罗保利斯虽然与战火纷飞的欧洲远隔重洋，但那个遭受纳粹蹂躏的欧洲却令茨威格魂牵梦萦，那个被吞并了的祖国奥地利，那些被赶进焚尸炉、煤气室的犹太弟兄姐妹，令他心灵焦躁不宁。他亲身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民族间的杀戮，他不愿再熬过更为残酷的第二

①《昨日的世界》第455页，三联书店出版。

②转引自茨威格《世界变得单调化》一书的后记，V·米歇尔斯撰，1976年出版，第248页。

次世界大战，他忍受不了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他做出了自杀的决定——此前他完成了他的最后一篇小说《象棋的故事》和自传《昨日的世界》——他在妻子给其兄弟和夫人的信尾上附上了这样一段话："当你们想到最近几个月里洛蒂如何受到哮喘病的折磨和我由于流浪生活而感到沉重的压抑时，你们会很好地理解我们的……我们非常爱这个国家，但这永远只是一种暂时的生活，远离开我们的故乡和我们的朋友。在这样一个可怕的时代里还必须等待多年，这个念头对我这个60岁的人说来是不可忍受的。我们一直生活在与远方朋友共聚一起的思想里；没有希望得到渴求的安静生活，没有办法使洛蒂的健康状况好转，我们决定，在爱的连结中彼此不分离……"① 2月22日，他还给弗里德里克写了一封信，告诉了他的决定，并在同一天写了那封悲怆感人的绝命书。他相信曙光必然到来，但却不堪忍受黎明前的黑暗，于是这位"欢乐的悲观主义者"，"渴望死亡的乐观主义者"与妻子共同吞食大量的安眠药一道弃世而去。

茨威格一生共写了十二部传记，九部散文集，七部戏剧，六部小说集，两部长篇（一篇未完成），三本诗集以及一部自传。这些作品确保了他在德语文学中的地位，也为他在世界文学中争得了一席之地。

高中甫

①转引自D·普拉特《斯·茨威格》第454页。

卷首语

这部文集的头三卷是小说，内收入长篇小说两部:《青云无路》和《心灵的焦躁》及中短篇39篇。根据德国费舍尔出版社以单行本出版的《茨威格全集》中的小说册译出，这里收入的应该有理由说是他的全部小说了。我在两年前编的《茨威格小说全集》遗漏的几篇，这次都补齐了，也算是了却了一件耿耿于怀的心事。

除此还收进了他的《命运攸关的时刻》(共十二篇)和《传奇故事》(共四篇)。从广义来看，亦可把它们看作是小说。

茨威格正式发表第一个短篇《出游》是1902年，这是根据《圣经》改编的短故事，没有什么新意，也没有什么特色，只能看作是作者的一次散文创作的练笔。此时的茨威格已步入诗坛，他的第一部诗集《银弦集》出版于1901年。1904年

他的第一部小说集《艾利卡·埃瓦尔德之恋》问世，内收有《雪中》《出游》《艾利卡·埃瓦尔德之恋》和《生命的奇迹》。这个集子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不仅因为它缺少作者自己的风格和艺术上的新意，主要的是缺乏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熟悉。晚年他在回顾早期的这些小说时称，它们“是在全然不了解现实的情况下写的，用的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技巧。”①在1910年之前，茨威格已出版了两本诗集《银弦集》和《早年的花环》(1906)、戏剧《泰西尔特斯》(1907年发表，1908年在德累斯顿首次上演)。他对这些作品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昨日的世界》里他写道：“虽然我很早（几乎有点不大合适）就发表作品，但我心中有数，直到26岁，我还没有创作出真正的作品。”②这个论断涉及的不仅是他的诗歌、戏剧，当然也包括他的小说在内。1911年——时年他29岁——他的第二部小说集出版了，题为《初次经历》，内收有《夜色朦胧》《家庭女教师》《灼人的秘密》和《夏天的故事》。这个集子是茨威格形成自己小说创作风格的一个标志，作家和评论家弗里顿塔尔称，这个集子的小说才使他成为一个小说家 (Novellist)。③ 这个集子有个副标题：《儿童王国里的四篇故事》，它们的主人公都是少男少女，作者用青春萌动期的儿童视角去观察去描绘为情欲所主宰的成人世界，裸程了儿童的迷惘、躁动不安的心态。这个集子也成为了作者称之为“链条小说”的第一部。《初次经历》的问世受到了

①《昨日的世界》，本文集第7卷。

②同上。

③见弗里顿塔尔为这本小说集写的后记，费舍尔出版社1976年版，第215页。

读者的欢迎和评论家的好评。诗人F·Th·索克尔在论及它时写道："自从亨利希·曼的《暴风雨的早晨》以来，还没有一部描写模糊的危险的儿童时代的作品如此强烈地攫住了我。"①集子中的《灼人的秘密》稍后出了单行本，一次就印了20万册。《初次经历》确立了茨威格在德语文坛上的地位，形成了他在小说创作上独具特色的表现风格，表达了他艺术上的追求：探索和描绘为情欲所驱使的人的精神世界，这成为他此后作品的一个基调，也表明了弗洛伊德心理学对他创作上的影响。

弗洛伊德（1856—1939）在20世纪初所建立的精神分析学说对包括茨威格在内的一批作家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他为他们打开了通往人的幽暗的精神世界的大门，他的理论成为现代派文学的源头之一。茨威格在谈及他时怀着极大的敬意写道："在我们总是试图进入人的心灵迷宫时，我们的路上就亮有他的智慧之灯。"被罗曼·罗兰称为"灵魂的猎者"的茨威格一直就对人有着一种心理学上的好奇，他承认："那些令人感到奇怪的人，仅他们的在场就能燃起去认识他们的一种激情"，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无疑为他指出了一条通向人的内心世界的道路。

从1911年的《初次经历》到1922年的小说集《热带癫狂症》（内收有《热带癫狂症患者》《奇妙之夜》《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芳心迷离》，它同样有一个副标题：《一种情欲的故事集》）、1927年的小说集《情感的迷惘》（内收有《情感的迷惘》《一个女人一生中的廿四小时》和《一颗心的沦亡》），可以明显地看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在逐渐加重，性欲中心的理论愈加凸现。在茨威格称之为"链条小说"的第一部《初次经

①转引自D·普拉特：《斯·茨威格生平和作品画传》，第58页。

历》中，作者还仅是通过儿童的视角去描写人的激情、情欲，而在后两部小说集中，作者着力和细腻地表现了被情欲主宰的男女所犯下的“激情之罪”。茨威格这些作品由于对激情——情欲主题的偏爱，在当时被一些人讥之为是弗洛伊德学说的庸俗化。这种批评显然失之于苛刻，茨威格这些作品中人物的栩栩如生和有血有肉就是对庸俗化、概念化的最好批驳；他不是去图解一种学说，而是去创作一个艺术形象。茨威格敬重弗洛伊德本人，也敬重他创立的理论，但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艺术家，当弗洛伊德读了《一个女人一生中的廿四小时》后说：“小说是建立在青春期的幻想上，这种幻想体现了孩子的希望：他的母亲曾亲自使他懂得性生活，免得他受到手淫引起的伤害，赌博就是手淫的隐喻。茨威格对此激烈地表示反对，称我对他所做的解释，跟他的知识和意图都是格格不入的。①

几乎近似工笔画式地对心理活动的描绘，如心电图般地记录下意识流程的波动起伏，细致入微地展现心态的变化，这使茨威格笔下的人物形象丰满，性格凸现，极富艺术感染力。毋庸讳言，这为他的作品，包括他的一些代表性中篇和长篇《心灵的焦躁》在内，带来某些负面的影响：显得臃肿、拖沓、缺乏鲜明的时代感。但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极为重要时代的茨威格，无法自己总是封闭在人的心灵世界里，他必然得反映现实世界，回答社会提出的问题；这就使他的一些作品有了浓厚的时代气息和批判力量，如《桎梏》《看不见的收藏》《旧书商门德尔》和他的最后一部小说《象棋的故事》等，也包括那部未完成的长

①参见《弗洛伊德美文选》，张唤民等译，第163页，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

篇《青云无路》与《命运攸关的时刻》中的某些故事以及《传奇故事》在内。

《心灵的焦躁》是茨威格惟一完成的一部长篇(他的另一部长篇没有完成，1982 年经整理出版，题为《醉心于变形》，即收入本文集的《青云无路》)，它写了一个青年军官出于同情而陷入一个瘫痪的富有的犹太少女的感情生活，最终酿成了一场悲剧。在这部作品中，茨威格运用了大量的意识流手法，细腻地描绘了主人公的心理变化和内心世界。

茨威格的小说有着强烈的艺术魅力和独具的艺术特色。巧妙的构思，传奇性的情节，悬念的设置以及形象化的语言，显示了作者的匠心，使读者为之激赏、赞叹。这些小说多是采用第一人称的形式，这是与主人公在情欲——激情的驱使下的下意识活动和心路的历程为主题密切相关的。这种手法使作者能淋漓尽致地去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工笔画式的描绘，能对意识的流动进行心电图式的展示。探幽抉微的剖析，细密的描画，这使人物形象丰满，有感染力，使读者不能自已地同主人公一道去经历，去感受。

高中甫

目 录

雪　中

这是一座中世纪的德国小城，紧邻着波兰，方方正正、宽宽大大的样子，颇有十四世纪建筑之风。小城平日里一直是有声有色，生气盎然，如今却浓缩成一种单一的景象——高高积压在宽阔的城墙和塔楼顶端上的晶莹耀眼的白色。城墙和塔尖已让夜色罩上了一层朦胧的雾纱。

夜晚倏忽而至。街道上的喧闹嘈杂和众人的忙碌奔波渐渐低弱下去，变成某种仿佛来自远方的、细如游丝的音响，打破这种音响的，只有晚钟那在有节奏的间歇中发出的单调的鸣响。倦怠瞌睡的手艺人开始享受收工之余的闲暇，灯光渐次稀落，不久便一团漆黑。小城像天地间惟一有力的生物昏昏入睡。

每一点声响都死去了，原野上颤抖的风声也唱着温柔的催眠曲，渐渐没了声息。耳边只有上

下飞舞的雪片漫游到目的地时发出的细微的沙沙声……

突然间有个低低的声音响起来。

听来像是远方传来的紧促的马蹄声，声音愈来愈近。睡眼惺忪的守门人吃了一惊，慌忙走到窗前，去听外面的动静。没错，是有人骑着快马朝城门奔来，不多时便有个让寒气冻得僵硬的、嘶哑的声音叫门，要进城。城门开了，有个人走进来，他把一匹浑身冒着热气的马牵到一边，递给守门人，匆匆说了几句，付了一大笔小费，打消了守门人的顾虑，然后就三步并作两步，穿过孤零零的映着雪光的广场、静寂的小巷和白雪皑皑的街道，向小城的另一头走去。他的脚步没有半分迟疑，显然在这里是轻车熟路。

小城的那一头立着几处小小的房子，紧紧挨在一起，仿佛彼此间需要互相扶持。每幢房子都朴实无华、毫不起眼，烟熏火燎又歪歪斜斜，都一直悄然无息地隐没在幽深的小巷。它们仿佛从未见识过欢歌笑语的富贵繁华，仿佛笙歌燕舞的狂欢从未将那些模糊不清、隐而不见的窗子震得嗡嗡作响，而明亮的阳光从未在窗玻璃上映出耀眼的金光。这些房子，像怕见生人的胆怯的孩子，孤独地挤在一处，挤在犹太人狭小的城区里。这位陌生人在一所最大的，相对来说最漂亮的房子前停下脚步。这是这群犹太人中最富有的人的房子，也用来作教堂。透过合拢的窗帘的缝隙，露出一丝明亮的灯光，从灯火通明的房间里传出圣咏声。这是在庆祝哈努卡节①，仪式进行得肃穆平和。哈努

①犹太节日，又称净殿节或光明节。是为了纪念公元前165年犹太民族反抗异族统治起义胜利，收复耶路撒冷，洁净第二圣殿并把它重新献给上帝的日子。

卡节是欢庆的节日，是玛喀比家族① 赢得胜利的节日，这个日子使这个遭到驱逐、受到命运奴役的民族想起自己曾经拥有过的巨大力量，这是难得的几个赋予他们法则与生命、令人愉快的日子之一。可是，圣歌听起来很是忧伤，充满着憧憬，声音里蕴含着金属的光泽，让千百颗滚落的泪滴腐蚀得锈迹斑斑。歌声像一首绝望的哀歌飘向寂寥的小巷，渐渐消散……

陌生人在房前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浮想联翩。大滴大滴的泪珠涌出来，在喉咙里哽咽着。他不禁随着众人唱起那古老而神圣的曲子，这些曲子是从内心深处流出来的，深深的敬畏充溢着他全部心灵。

然后，他抖擞了一下精神，迟疑着走到紧锁的门前。他猛地拍了一下门，震得门颤巍巍嗡嗡响。

颤动传遍整幢房子……

楼上的歌声戛然而止，就像随着一个约定俗成的手势同时停了下来。每张脸都变得煞白，大家茫然地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节日的喜庆气氛刹那间荡然无存，对犹大·玛喀比② ——他们精神上崇拜的偶像——的战无不胜的威力的幻想破灭了。他们眼前浮现的犹太人辉煌灿烂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又

①公元前 2 世纪以后，耶路撒冷附近的犹太教世袭祭司长的家族。该家族曾于公元前 168 年领导反对希腊迫害的武装起义，反抗镇压犹太教、破坏犹太教律法的塞琉古王朝国王安条克四世。“玛喀比”一词原是授予公元前 168 年至 164 年犹太独立战争中的英雄——马提亚的儿子犹大的光荣称号，意为“锤子”。后泛指犹大所属的家族，特别是马提亚和他的 5 个儿子：犹大、约翰、西门、以利亚撒和约拿单，还包括西门的儿子约翰、胡肯奴。

②公元前 2 世纪犹太独立战争中的英雄，参见前注。

是孤独无助的、浑身颤抖的、可怜的犹太人了。现实重新复苏了。

可怕的静寂。祈祷书从领读祈祷文人发抖的手中掉下来。苍白的嘴唇变得不听使唤。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在房间中弥漫开来，用铁拳扼住每个人的喉咙。——

他们也许清楚，是为什么。

一个可怕的词向他们袭来，一个闻所未闻的新词，其血淋淋的意义他们不得不在自己民族身上去体会。鞭笞派①的信徒已在德国出现，他们狂热地崇信上帝，在疯狂地纵欲和心醉神迷时，用皮鞭抽打自己的肉体。他们酩酊大醉，丧心病狂，屠杀和折磨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妄想以暴力剥夺犹太人神圣的守护神和世代相传的古老信仰，而这正是犹太人最大的恐惧所在。——被驱逐，被殴打，被掠夺，当牛做马，这一切犹太人都以一种盲目的、听天由命的隐忍承受着。人人都经历过，夜深人静时的杀人放火和洗劫一空，每当他们回想起那种日子，便会不寒而栗。

几天前刚刚风闻，迄今只闻名未谋面的鞭笞派一伙信徒，奔他们这里来，而且离得不远了。莫非已经到了？

可怕的恐惧攫住了每一个人，人们屏住呼吸。他们眼中已经看到，杀人成性的乌合之众扬着醉醺醺的脸，放肆地闯进屋里，手中持着熊熊燃烧的火把；耳边已经响起，刽子手发泄兽

①天主教内的一个苦行派别。13世纪中叶出现于意大利北部。1260年由多明我会会士拉纳里发起。该派教徒常在乡间结队游行，手举十字架，口唱圣诗，并以皮鞭自笞直至流血。认为这是最高“圣德”，可借以赎罪，并劝人悔改。17世纪后逐渐消失。

欲时女人们被窒息的呼救声；他们已经感觉到强盗们的武器发出的凛凛寒光。一切都像梦，如此清晰和生动。——

陌生人听了听楼上的动静，见没人来开门放他进去，就又拍了下门，又一次震得静寂、茫然的房子嗡嗡作响，颤动不已。——

这时，房子的主人——领念祈祷文的人，他凭着颏下飘垂的花白胡须和一大把年纪，拥有着族长的威望——最先稳住情绪，他轻轻嘀咕了一句："听天由命吧。"随后俯身对孙女——一个漂亮的姑娘，满脸惶恐，像一只面对狩猎者大眼睛里充满哀求的狍子——说道："勒亚，看看外面是谁！"

所有的目光都投向姑娘，盯着她的表情，姑娘迈着怯怯的步子，向窗口走去，用苍白的手指哆哆嗦嗦地拉开窗帘。接着便是一声喊叫，这是发自灵魂深处的喊叫："谢天谢地，只有一个人。"

"谢天谢地"，众人纷纷说着，听来像是轻舒一口气的叹息。这时人们那让可怕的梦魇压得麻木的四肢，又能动弹了。大家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有的在默默祷告，有的则半是惊恐，半是狐疑地议论着那位就要进门的不速之客。

整个房间散发着一股令人压抑的湿热气味儿。这么多人聚在一处，大家本来围坐在饭菜丰盛的桌边，桌上摆着圣诞夜的标志及象征——七枝灯台——支支蜡烛透过缕缕青烟发着黯淡的光。女人们身着挂满饰物的节日盛装，男人们则在一领飘拂的长袍外佩戴上白色的祈祷披巾。狭小的房间里洋溢着浓浓的喜庆气氛，这是惟有真正的虔诚之心才能造成的氛围。

这时陌生人已迈着急促的脚步踏上楼来，走进屋里。

与此同时，一阵可怕的、凛冽的寒风从敞开的门袭入温暖

的房间。刺骨的寒冷随着夹雪的风卷进来，冻得众人不禁打个冷战。风吹熄了烛台上摇曳的烛光，只剩一只蜡烛还在顽强地挣扎。屋子猛地笼罩在一片沉闷的暗淡里，仿佛寒夜从四壁骤然降临。舒适与宁静刹那间风流云散，每个人都从圣烛熄灭中预感到，这是不祥之兆，这个迷信的念头重又使众人不寒而栗。但没有谁敢开口说话。——

门边站着一位身材高大、长着黑胡须的男人，至多不过三十岁，他迅速脱去身上为御寒裹得严严实实的围巾和床单。当他的面容在飘忽不定的最后一点微弱的烛光中变得清晰起来，勒亚向他奔过去，拥住了他。

这是约祖亚，勒亚邻城的未婚夫。

其余的人也热情地迎上去，围住他，高兴地同他寒暄。但没过多久人们就不吱声了，因为约祖亚表情严肃、一脸悲伤地避开未婚妻，他的额头因沉重的伤心事布满累累皱纹。大家不安地盯着他，他却千头万绪，无从说起。于是他一把抓住身边人的手，轻启双唇，道出那个沉甸甸的谜：

“鞭笞派的人来过了吗？”

齐刷刷投向他的探寻的目光呆住了，他觉得出，握着的那双手的脉搏突然停止了跳动。领念祈祷文的长者哆哆嗦嗦地抓住沉沉的饭桌，桌上的玻璃杯叮叮当当，轻轻地发出一连贯颤音。恐惧又一次攫住绝望的心灵，将最后一滴血从盯着使者的惊愕而憔悴的脸上挤走。

最后一点烛光跳了跳，熄灭了……

只有吊灯那惨淡的光还在照着这些茫然、绝望的人，约祖亚的那句话像道闪电击中了他们。

有人在咕哝那句听天由命、万念俱灰的话：“这是天意。”

而其余人还没醒过神来。

约祖亚接着往下说，他很激动，语气断断续续，好像他自己也不想听清说出的话。

“他们来了——有好几——百人。——很多人跟着他们。——他们双手沾满了鲜血——他们杀了成千上万的人——我们东边、所有的人。——他们去过我们那个城了……”

他的话让一声女人的尖叫打断，尖叫也难以止住滚滚而落的泪水。一个女人，还很年轻，新婚不久，向他奔过去。

“您在哪里?!——我父母呢？我兄妹呢？他们出事了？”

他冲她低下头，声音在抽泣。轻轻地，像是在安慰，对她说：“他们再也看不到人类的苦难了。”

又是一片静寂，绝对的静寂……对死亡的恐惧这个可怕的幽灵置身于他们中间，使他们颤抖……他们中谁都有亲人在那个城里丧生。

这时，族长开始断断续续地唱起古老而庄严的安魂曲，泪水流淌在他银色的胡须里，沙哑的声音不听使唤。众人随着唱起来，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在唱，他们只是机械地跟着哼，对歌词和曲子其实一无所知，他们人人都在思念自己的亲人。歌声越来越有力，呼吸越来越深沉，想压抑喷涌而出的情感越来越吃力，言语越来越混乱，终于人人都陷入茫然无措的疯狂的痛苦之中。无限的痛苦兄弟般地拥抱了所有的人，这种痛苦，言语无法形容。

沉沉的静寂……

只是偶尔传来一声压抑不住的低低的抽泣……

约祖亚那沉重而压抑的声音接着响起来：

“他们都见上帝去了，一个也没逃出来。只有我自己按照上

帝的旨意逃了出来……”

“谢天谢地”，众人怀着本能的虔诚之心喃喃了一句。这话从这些心如死灰、吓得发抖的人嘴里道出来，听来就像老掉了牙的陈词滥调。

“我出门去了，回城很晚，犹太城那时已满是烧杀抢掠……没人认得我，我本该逃走——但我不由自主地奔向我的住处，去找我的同胞，到那些纷纷倒在挥舞的拳头下的同胞中间去。突然有个人骑马过来打我——他打偏了，在马上晃了几晃。刹那间，求生的欲望——使我们困于哀伤和痛苦的不可名状的枷锁——袭上心头——我一阵冲动，增添了勇气和力量，把那人掀下马去，自己跨上马，冲进一望无垠的原野，冲进沉沉的夜色，向你们奔来。我骑了一天一夜。”

他停了半晌。接着口气坚决地说：“不用多说了！先看看，咱们怎么办？”

众人异口同声：

“逃走！”——“我们只能逃走！”——“逃到波兰去！”

这是大家知道的惟一出路，这是用滥了的、不太光彩却又无法替代的弱者反抗强者的斗争方式。谁也想不到抗争。犹太人该起而奋争或是为自己辩护?这在他们眼中显得滑稽可笑、不可理喻，他们身处的时代久已不是玛喀比的时代，而是昔日埃及的犹太人曾面临的奴役时代，先辈们给这个民族烙上了软弱及奴性这永久的印记，这烙印千百年时间的潮水无法冲刷掉。

逃跑吧！

有人试探性地提出，也许可以求助于公民保护权，得到的回应却是一阵冷笑。受奴役者将自己的幸与不幸不是归因于自身，便是归因于上帝，对第三者不再抱任何奢望。

于是人们开始讨论细节问题。这些男人原本将聚敛钱财视为生活的惟一目的，他们认为，幸福和权力是在财富中达到顶峰的。此刻却达成共识：为了快些逃走，不必斤斤计较。即便是亏本，也要把所有家当变卖，折成现金。要设法搞到车辆、马匹和御寒的必需品。对死亡的恐惧使民族固有的特性片刻间土崩瓦解。同样，众人也将各自的个性熔铸成惟一的愿望。每张苍白、倦怠的脸上都流露着同一个念头。

当晨曦洒满大地时，一切都已谈妥，决定下来。

这个曾经周游世界、习惯于迁徙的民族，顺应了目前形势的沉重逼迫，最终的决定作出后重又响起祈祷的喃喃声。

每个人都在尽自己的那份职责。

雪花在光洁的街道上筑起高高的壁垒，在它的浅吟低唱声中，些许叹息声逝去了……

随着逃亡者最后一辆车驶出城，巨大的城门隆隆地关上了……

天上的月光虽然微弱暗淡，却映得无数飘飞的雪花泛起晶莹的银光，雪花不是躲进衣襟里，便是绕着喘粗气的马鼻子亮晶晶地上下飞舞，还要惹得那吃力地从厚厚的积雪中犁出道路的车轮吱呀作响。

车子里传出窃窃私语。女人们在哀怨地悄声诉说各自想家的心情，故乡的小城仍清晰而自信地浮现在她们眼前；孩子们清脆的童音在东问西问，刨根究底，渐渐地他们不吱声了，变得怪僻起来，最终只剩下均匀的呼吸声；男人们声音洪亮，正忧心忡忡地计议未来，喃喃地祈祷，他们的声音淹没了孩子们悦耳的童音。所有人都紧紧拥在一起，因为他们意识到彼此的处境休戚相关，也因为对寒冷本能的恐惧。寒气卷着冰冷的气

息不漏过一点点缝隙，钻入车内，车夫的手冻僵了。

第一辆车停下来了。

其他的车也随着停下来。人们光着头从游动的帐篷里探出去，看停车的究竟。族长在前面下了车，于是大家纷纷下车，他们明白为什么停了下来。

他们离城还不远；透过纷纷扬扬的白雪，仍依稀可见塔楼像只威胁的手，从辽阔的平原上伸出来，塔尖闪动着一丝微光，恍若手上的戒指的宝石在熠熠发光。

这里白茫茫一片，平滑如镜，颇似结了冰的海面。只是标界树偶尔标示出几处均匀的、小小的突起。那下面是他们的亲人，他们被驱逐到这里，寂寥孤独有如整个民族，在远离故土的地方寻到了安宁的永恒之床。

沉沉的静寂，打破这静寂的只有轻轻的啜泣声。

热泪从饱经风霜的、冻僵的脸上滚落下来，在雪中凝结成亮闪闪的冰滴。

当他们看到这静默的、深深的安宁，对死亡的所有恐惧逝去了，淡忘了。每个人心中都猛然间涌起一种浸满泪水的、野性的无限渴望，渴望与亲人一道，永远静静地安息在这个“美好的地方”。这白色的被下，安睡着多少童年往事，多少神圣的回忆，多少幸福快乐，他们永远不会再有这么美妙的时光了。每个人都深知这一点，每个人都渴望去这“美好的地方”。

但启程的时间到了，不容耽搁。

他们重又爬进车里，紧紧挤在一起，在车外他们并没觉得寒气刺骨，如今严寒又一次潜入他们的身子，冻得他们哆哆嗦嗦，牙齿格格打战。他们的目光隐在车厢的昏暗里，流露出不可名状的恐惧和无边无际的痛苦……

马车在雪地里向前犁着宽宽的沟壑，众人的思绪却一路退回去，退回到他们渴望的地方，那“美好的地方”。

过子夜了。车子离小城越来越远，置身于广袤的平原上，平原沐浴在月光里，让晶莹的雪光罩上了一层飘垂的轻纱。强壮的马匹艰难地趟过厚厚的积雪，雪黏黏地沾在车轮上，车子晃晃悠悠，走得缓慢，几乎觉不出在向前移动，仿佛随时都有可能停下来。

寒冷变得愈加凛冽，像冰冷的利刃切割着人的肢体，大家已经不太会动弹了。强劲的风也渐渐苏醒过来，唱起粗野的歌，刮得车子哗啦啦响。风像一只伸向蒙难者的贪婪的手，使劲撕扯着帐篷顶，帐篷抖动个不停，人们只好用不听使唤的手紧紧攥着，免得让风吹跑。

风的歌声越来越大，吞噬了男人们祈祷着的低语声，他们冻得麻木的嘴唇每吐一个字都异常艰难。风的尖利呼啸隐没了茫然无措、对未来充满恐惧的女人们的抽泣声，也隐没了孩子们淘气的哭声，寒冷使孩子们忘却了旅途的疲倦。

车轮叹息着碾过雪地。

最后一辆车上，勒亚紧紧依偎着未婚夫，他在以悲哀、单调的语气讲述着那场巨大的灾难。他那有力的臂膀紧紧搂住勒亚少女般娇小的身躯，仿佛要保护她，不让她挨冻，不让她痛苦。勒亚感激地望着他，温馨的情话静静地流淌在杂乱的哀怨声和风声中，使两人忘却了死亡与危险……

车子猛地颠簸了一下，众人摇晃起来。

车子停下来了。

透过呼啸的狂风，从前面的车上隐隐传来高嗓门的说话声，挥鞭子声和说个不停的急切的嘀咕声。大家下了车，顶着凛冽

的风匆匆向前奔去，有匹马倒了，连带着把另一匹马也拽倒了。男人们围着马，想援一把手，却使不上劲，因为风把他们吹得就像弱不禁风的稻草人，翻卷的雪花弄得他们眼花缭乱，手也冻僵了，没有一点力气，十个手指头就像并排立着的木桩。向远处望去，没有人烟，只有白茫茫的一片平原怀着对自身浩瀚无垠的自负，隐没在雪色的点点微光之中，而狂风将他们的呼喊漫不经心地吞噬掉。

人们清醒了，他们再一次悲哀而全面地意识到自己目前的处境。死神以可怖的新形象卷土重来，他们无助地站在一起，面对不可抗争、不可战胜的自然之力，面对严寒的难以抵御的利刃，他们不知所措。

狂风在他们耳边一遍遍地尖叫着：你必须死在这里——，死在这里——

他们心中对死亡的恐惧变成了心如死灰、无望的顺从。

没有人大声说出这个想法，但众人的心思是一样的。他们尽量挪动僵硬的身体，笨拙地爬进车里，紧紧地靠在一起，等待死亡。

他们不再奢望有人来救他们。

他们依偎在一起，每个人都和自己最亲的人依偎着，为了能够死在一起。车外的狂风，他们永远的伴侣，在唱着一首死亡之歌，雪花围着车马筑起一具巨大而晶莹的棺椁。

死神慢慢地临近了。冰冷刺骨的寒气侵入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毛孔，有如一种毒素小心翼翼、又胜券在握地将身体一点一点地蚕食掉……

时间一分一秒地慢慢逝去，仿佛要让死神有充裕的时间，去完成解脱生命的伟业……

沉重而又漫长的时光流逝着，分分秒秒都在将万念俱灰的灵魂引入永恒。

狂风一边快乐地歌唱，一边放肆地讥笑这出平庸乏味的戏。月亮将银辉漫不经心地洒向生命和死亡。

最后一辆车上鸦雀无声。有几个人已经死去，别的人则沉浸在幻想的魔力中，幻象使死神不再那么恐怖。所有人都悄无声息，一动不动，只有思绪还在像炙热的闪电翻飞不已……

约祖亚用冰冷的手指搂着未婚妻。她已经死了，可他浑然不觉……

他在梦想……

他和她坐在香气袭人、暖融融的房间里，金烛台上的七根蜡烛烛光闪烁，众人又像昔日一样欢聚一堂。喜庆的气氛映现在笑盈盈的脸上，大家亲热地交谈和祈祷。早已作古的人们涌进门来，包括他过世的双亲，可他一点也不惊异。他们温柔地亲吻，说着体己话。身着褪色的传统服装和长袍的犹太人，越聚越多。英雄们也来了，有犹大·玛喀比，还有别的英雄，他们坐下来，聊天，很快活。人越聚越多。房间里挤满了人，他看着眼前的人你来我往，不断变换，而且越变越快，眼睛直发酸，耳朵也让杂乱的喧闹声吵得嗡嗡作响。他的脉搏突突地跳，隆隆地响，变得热了，越来越热——

猛然间一切都沉寂下来，一切都完结了……

这时太阳升了起来，仍在飘落的雪花像钻石一样亮晶晶的。一夜之间平地而起的宽阔山丘上白雪皑皑，泛着宝石般的光泽。

这是明媚的阳光，几乎可称是初春的太阳突然照耀大地。的确，春天不再遥远，它会在不久的将来让一切绽出新绿，萌生

嫩芽，也会从迷途的、被冻死的可怜的犹太人墓上揭去白色的亚麻布，这些犹太人一辈子都没拥有过春天……

谢　巍　译

出 游

含混不清的谣言传遍了整个国家,还有稀奇古怪的议论,仿佛这个时刻就要到了,救世主临近了。耶路撒冷的男人越来越多地来到犹塔斯这个很小很小的地方,聊起发生的种种迹象和奇迹。当人数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时,就把他们的声音神秘地压得低低的,谈论那个他们称为主的怪人。人们到处都愿意听到这类传闻,怀着一种畏葸的信赖相信这些话,因为对救世主的思念是迫切的,在人民中间也变得成熟了,如同一朵花要迸开花萼一样。一旦人们想到圣经中的希望时,就会念出他的名字,一种希冀欢愉的光亮便在他们的目光里燃烧起来。

那时有一个年青人也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他的心是虔诚的,充满着期待。他把从耶路撒冷那条路来的朝拜者请到他的家里,他们告诉他救世主的消息,每当他们谈到他和他做出的奇迹和说

出的话，这个年青人便心里感到一种揪痛，因为他的渴求变得激烈和狂暴，要去亲眼看看救世主的面庞。白天和夜晚他都在梦到他，他永无休止的思念形成了救世主的成千上万副面孔，都充满善和仁慈，但他感到它们只是一幅伟大的完整的圣像前的种种不大像样的摹写罢了。他觉得他年青灵魂中的不宁和痛苦都在消退，他只允许去承受救世主散射出闪耀的光华。他还不敢离开他赖以生存的故乡和工作，到他的思念告诉他该去的地方去。

但有一次他突然在深夜里从梦中醒来。他无法弄清是怎么回事，是他感到幸福还是感到痛苦；他只觉得，仿佛有人在远方向他召唤。他知道了，这是救世主要见他。在一片漆黑里他的决断还一直在增强，这使他不能再迟疑了，要去见主的面孔，思念的力量是如此强烈和不可征服，他立刻穿上衣服，拿起一根粗壮的出游用的手杖，没有与任何人打招呼，就走出沉睡中的房屋，朝着耶路撒冷的路上走去。

皎洁的月光洒在大路上，他那匆忙的身影在月光中急奔。他的脚步加快了并几乎显得不安；仿佛是他要在这一个夜里把他一个多月的耽搁赶回来似的。一种他几乎不敢说出来的念头令他担心：可能会太迟了，他不会再找到救世主了。有时一种深深的恐惧也攫住了他，他会走错了路。但他听到了来自遥远国度的三圣王在他内心显出的奇迹，他们引导一颗明亮之星穿越黑暗。于是烦人的沉重感又远离开了他的灵魂，朝圣者匆忙的脚步在坚硬的小路上发出坚定而信心十足的响声。

他赶了几小时的路，随之天已大亮。雾霭缓缓地消逝，深色的丘陵地带及迤逦的远山和农庄，它们在邀人前去安歇。但他没有停下来，而是毫不减慢地快步向前。太阳慢慢地升了起来，越来越高。这是一个炎热的白日，它沉重地偃卧在大地上。

不久他的脚步缓慢下来。从他的身上落下光亮的汗滴，沉重的节庆装束开始在压迫他。他先是脱下搭在肩上，留着它，穿着破旧的行路。但不久他开始觉得这负担的沉重，他不知道该把这身衣服怎么办好。他不想抛掉它，因为他穷，没有另外的节庆时穿的衣服，于是他想到，在下一个站时把它卖掉或者抵押出去换钱。但是当一个乞丐费力地从路那边走来时，他想远方的主，就把衣服送给了这个穷人。

有段很短的时间他走得又快了起来，可随后他的脚步重新又变得缓慢了。太阳当空，酷热非常，树的暗影在满是尘土的路上成了窄窄的一个条带。难得有一丝微风穿过干燥的中午闷热，可它却把路上粗粒状的沉重的尘土粘到汗流浃背的躯体上。他觉得这些尘土也在他那干枯的、早就在渴望饮水的嘴唇上燃烧起来。但这周围是山区，一片荒凉，看不到任何地方有清凉甘冽的水井或者一座客舍。

有时他起了念头，他该回头或者至少在树荫下休息几个小时。但是一种一再增长的不安在继续驱使他，向目的地走去，双膝在摇摇晃晃，嘴唇渴求着清泉。

这期间已是中午了。太阳灼热，从片云皆无的天空直射向地面，大路在出游者的便鞋下面燃烧，有如烧成液体的铁砂。他的眼睛被尘土灼得发红肿胀，脚步变得越来越摇摆不定，干燥的舌头使他无法再同经过他身边为数寥寥的游人表达虔诚的问候。力量早已耗尽了，但仿佛意志还独自在驱使他前进，还有那深深的畏惧，怕再见不到那闪烁光华的面庞，正是这面庞使他的梦想变得澄明发亮。那种认为他已接近了救世主，再有两个小时就到了圣城的可笑念头威逼得他头昏脑裂。

他还继续把自己拖到路边的一座房子跟前。他使出最后的

一点力气把出游用的多疤节的手杖向门上撞去，用干枯的几乎听不出的声音乞求开门的女人给他一杯水喝，随后他倒在门槛上昏迷过去。

当他重新醒过来时，他又觉得浑身充满了信心和力量。他在一个阴凉的小空地上的床上摊开了四肢躺了下来。身上各处都留下了一只温柔和关切的手的痕迹；他那灼热的身体用醋洗了一遍，并被细心地涂上了油膏；在他的床边还有着一个容器，就是用它恢复了他的精力。

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时间，他很快从床上跳了下来，去看看太阳。太阳还高高挂在高空，正午刚刚过去，他耽误的时间不多。在这时候，那个给他开门的女人走进房中。她还年青，看外貌像一个叙利亚女人；至少她的眼睛有着这个民族妇女所有的那种深色的野兽般的光泽，她的双手和耳坠表明了所有这个民族女人对装饰特有的孩子似的喜悦。当她向他表示她欢迎到她家来时，她的嘴边露出浅浅的微笑。

他对她的好客表示热烈的感谢，但他不敢立即就说出告别的话，尽管他的心是那么厉害地逼他快点上路。他不情愿地随她进入餐室，她在这里为他准备了饭菜。她用一种表情示他坐下，随后问他的姓名和他这次旅行的目的地。不久他俩就交谈起来。她开始谈起自己，她是一个罗马军团百人长的妻子，是他把她从她的家乡劫持到这里来的，这儿的生活单调乏味，远离开她的同胞，很少有什么乐趣。今天她的丈夫整天都待在城里，因为城市总督庞迪乌斯·庇拉多① 命令处死三个罪犯。她

①罗马皇帝提比略在位时任犹大的执政官（公元26—36），主持对耶稣的审判，并下令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还非常热心地谈了许多诸如此类的无关紧要的事情，一点没有注意他的不安和不耐烦的表情。有时她用一种特有的微笑的目光望着他，因为他是一个英俊的年青人。

他先是对一切视而不见，他没有注意她，她的话像毫无意义的声音一样在他耳边滑过。他的整个思想越来越集中到一个念头上：他必须继续赶路，以便今天还能看到救世主。但是他漫不经心喝下去的烈酒使他的四肢乏力和沉重；随着酒足饭饱，一种懒散的舒适感也攫住了他。当衰退的意志力在饭后逼使他进行一次无力的尝试去告别时，她指了下午的令人窒息的炎热，没费多大力气就阻止了他。

他笑着责备他如此匆忙，连很少几个小时都这么吝啬。他已经犹豫了个把月，那就不应当计较这短短的一天。她一再用奇怪的微笑反复表明，只有一个人在家，就是她一个人。说这话的当儿她的目光热望地直刺向他的目光。一种罕有的心慌意乱也袭上他的心头。浓酒唤起了他那呆钝的欲念，在酷热的炙人的阳光燃烧中的血液带着一种奇怪的冲动在他的血管里跳动。这种冲动越来越不能自持。一次当她把她的脸靠近他的脸，他吮吸到她的头发散发出的诱人的芬芳时，他把她拉向自己，以狂暴的激情吻她。她没有抗拒……

他忘记了他神圣的思念，只想到在他灼热的双臂中搂抱的女人，长长的闷热的夏天的后半天就是这样过去的。

直到晚霞才又把他从陶醉中唤醒。他粗鲁地，几乎是敌意地从她的怀抱中挣脱出来，因为由于一个女人的缘故而耽误了见到救世主的念头使他变得恐惧和粗野。他急急忙忙地拿起衣服，抓起手杖，带着一种沉默的离别表情离开了这座房屋，这是因为他有着一种预感，他不可以向这个女人道谢。

他匆忙不停地直奔向耶路撒冷。夜色下垂，所有的枝干桠叶都震颤不已，像是对充满世界的模糊不清的秘密感到畏惧似的。在城市前方遥远的地方有几朵浓云，它们在晚霞中开始慢慢燃烧起来。当他从天空中看到这种刺眼的迹象时，他的心为一种突然的和无法理解的恐惧而忐忑不安起来。

他不声不响地走完了剩下的路，目的地就在眼前。但他总是在想，他没有忠于他的使命，只顾瞬间的淫乐，他心中郁闷的沉重感，就是在他看到了圣城的明亮的城墙，闪耀的塔楼以及庙宇的耀眼的尖顶，也没有轻松下来。

只有一次他停下了脚步。靠近城市，在一座低矮的小丘上，他看到了巨大的人群，他们摩肩接踵，熙往攘来，人声鼎沸，他从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得到。他看到在人群中间矗立着三个十字架，它们漆黑地醒目地在天空显露出来，云层泛起一片明亮的红霞，好像是整个世界被浇注了耀眼的火焰，被浸在这种咄咄逼人的烈火之中似的。士兵的锃亮闪耀的长矛在熊熊燃烧，它们像似沾满鲜血……

一个人从空无一人的路上朝这里走来，他的脚步慌乱，不知所措。他问这个人，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可随之他大吃一惊，因为这个抬起头来的陌生人脸上是那样的骇怕得扭曲开来僵死一般，就像突然受到了一记打击似的，还在问话人镇静过来之前，那个人就气急败坏地狂奔起来，像是有精灵在追赶他似的。他奇怪地朝他喊去，陌生人没有转过头来，而是不停地跑，不停地跑，但这个朝圣者觉得，他像似认出了那是克里约特的一个名叫犹大·沙里奥特① 的人。可他不懂他怎么是那么一副奇

①即出卖耶稣的犹大。

怪的表情。

他同样问下一个路过的人。这个人急匆匆的，只是说，那是庞迪乌斯·庇拉多判决的三个罪犯被钉上了十字架。还在他想继续问他时，他已经走远了。

他独自继续朝耶路撒冷走去。他又一次向小丘抛去一瞥，那儿像被鲜血所笼罩一样，他朝三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望去。先是右边的，左边的，最后才看到中间的那个。但是他无法再认清他的脸。

他漫不经心地从旁边走过，向城市进发，去看救世主的面孔……

高中甫 译

艾利卡·埃瓦尔德之恋

诚挚的朋友卡米尔·霍夫曼

……然而这是所有年轻姑娘，所有那些温顺的受苦受难女子的故事。她们从来不说自己在受苦受难。妇女生来就是受苦受难的。她们的命运的确是这样。她们早就体验到这样的命运。因此她们对命运很少感到惊讶，以至她们还总是说，如果说痛苦早就来了，那么，现在这里可没有痛苦……

巴尔贝·道雷维伊①

艾利卡·埃瓦尔德小心地迈着迟到人的轻声脚步慢慢走了进来。父亲和姐姐都已经坐下来在进

①巴·道雷维伊（Jules Barbey d'Aur'evilly，1808—1889）为法国作家和评论家，有“文学高级警官”之称。

晚餐了。听到开门的声音，他们都抬起头来看了一下，对进来的人草草点了点头。然后杯盘刀叉的丁零当啷的声音就又响彻了灯光昏暗的饭厅。他们很少交谈。只是偶尔有人说一句话。这句话就像风吹的树叶那样在空中飘忽不定地飞舞，随后就如强弩之末一样沉落地上。他们之间都很少说话。姐姐长得不引人注目，有些难看。多年来一直被人厌恶和嘲笑的体验使她抱定老姑娘那种迟钝的听天由命的态度，微笑地看着每天离去。长年同样颜色的办公室工作使得父亲对世界生疏了。特别是自从妻子死后，他就陷入了冷酷的恶劣情绪和固执的沉默之中。老年人都喜欢用沉默来掩饰自己身上的痛苦。

在这样单调无聊的晚上，艾利卡也多半是沉默无言。她不让自己同像彤云密布一样笼罩晚上这几个小时的灰溜溜的情绪进行斗争。再说她也太疲倦，进行不了斗争。白天折磨人的工作每个小时都在追逐她，都在强制她不倦地和温顺地忍受不和谐，摸索中的协调和非音乐的粗暴。工作本身也引起了沉闷的休息需要，以便在白天暴力下枯死的各种感受无言地流动起来。她喜欢在这种清醒的梦中吐露真情，因为有种几乎是过分兴奋的羞怯永远不许她对别人暗示哪怕是点点滴滴的她内心的恋爱事件，尽管她的内心在没讲出的言语压力下颤抖，就像一个果树枝在自己熟透的果实的重压下摇摇晃晃一样。因此只有她苍白的嘴唇周围轻微的、几乎不为人觉察的活动透露出来，她心里进行着搏斗，而且她有一种不可名状的而又难以控制的渴望。她只是偶尔在紧闭的嘴唇周围进行强烈的颤动，就像她是在突然啜泣那样。

晚餐很快就结束了。父亲站起身来，冷淡地道了一声夜安，便走进他的房间点燃烟斗去了。在这个连最无关紧要的活动也

会石化成死板的习惯的家庭里，天天都是如此。就连她姐姐让内特也总是叫人给她送吃的东西，而她却趁着灯光，由于近视向前弯着腰，不假思索地开始刺绣。

艾利卡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开始慢慢地脱衣服。这一回天色还很早。往常她习惯于看书直到深夜。要不她就怀着甜蜜的感情倚窗而立，居高临下，俯视沐浴在银白色的月亮清光中的鲜明房顶。这时候她的思想没有明确的目标。她只是对发亮的和闪光的东西，对背后隐藏着生活秘密的千万块玻璃光亮闪闪地反射出来的柔水似的月光，有一种朦胧的爱感。但是今天她所感受到的是一种温和的疲乏，一种愉快的沉重，渴望被柔软温暖的被子紧紧拥抱。这种完全是渴求香甜愉快梦想的昏昏欲睡，如同缓慢变冷、使人麻醉的毒药一样，流到了四肢。她振作一下精神，简直是匆匆忙忙地脱下最后几件衣服，熄灭了灯。然后，过了一小会儿，她便四肢舒展地躺在床上了……

对白天愉快的回忆很像敏捷灵巧的皮影戏，在她身边蹦蹦跳跳地又过了一遍。今天她到他那里去过……他们又共同排练了他们的音乐会，由她弹钢琴为他的提琴伴奏。于是他就给她领奏萧邦的无言叙事谣曲。然后他就对她讲了一些温柔甜蜜的情语，滔滔不绝的情语！

画面过得愈来愈快，把她领回到家里她自己身上，为的是让她迅速地再迷失在过去，迷失在她第一次认识他的那一天。画面很快又越过了时间与事件的狭小范围，而且变得愈来愈没有约束，愈来愈五彩缤纷。艾利卡还听得见她姐姐到隔壁房间去睡觉了。她忽然产生一个非同寻常的和值得注意的想法：他是否也会请她到他那里去呢？一种愉快的纵情微笑无力地爬上了她的嘴唇。然而她已经睡意朦胧了。不多几分钟以后，一种安

安稳稳的睡眠就把她送进了幸福的梦乡。

醒来时她看到床上有一张风景明信片。上边只有用强有力的笔体写的两句话，都是给陌生人寄赠明信片时写的那些话。但是她把这两句话视为礼品和幸福，因为这是他写的话。微不足道和不引人注意的现象激起了她对实际情况的大量猜想。因此她觉得这种爱情不仅应该如同一道柔和的光辉照耀四周，使一切发出亮光，而且这种使人容光焕发的感情沉醉非常之深，它就像是无生命和无灵魂的东西在内心烧得通红时似乎从内部发生的一种闪光。早从少年时代起，恐惧地生存和缄默孤寂的低沉感受就教育了她，不要把事物看作是冷淡的和无生命的，而要看作是默默无言地听她诉说的朋友，可以倾诉衷肠与柔情的朋友！书籍、图像、风景、乐曲，都对她说话。而她一直还有儿童的虚构才能，能够在绘画的身体里，也就是在无灵魂的东西里，看到欢快活跃和色彩缤纷的真实。在爱情来到她身边以前，她孤寂的节日和幸福就是这个样子。

因此，明信片上那几行黑色字体对于她也就成了一件大事。她读明信片上的话，带着他的声调里那柔和并且富有音乐感的重音，就像他经常说这两句话那样。她想赋予自己的名字以只有温情语言才讲得出的那种暗含甜美的吸引力。在对她的亲属所用的冷静的，简直是尊敬的表现形式的句子里，她竟谛听到了隐藏其间的清脆的爱情弦外音。她非常缓慢和耽于梦想地拼读这几行字，致使她几乎连这几行字的内容都又忘记了。而内容并不是不重要的。她确实想告诉他，他们计划中的星期日郊游能否进行。还有两句不大重要的话是为他们在一个早已谈妥的音乐会里共同出场演奏而写的。然后便是友好的问候和草体的签名。但是她把这几行翻来覆去地一直读，因为她相信，从

这几行字里她听到了强烈而紧迫的感情。然而那只是她自己的感情的回音。

这场爱情来到艾利卡·埃瓦尔德的身边，并且把最初的光辉送到她苍凉冷漠的少女生活中来还没多久。因此这场爱情的故事是安静的和平凡的。

他们是在一次社交聚会中相识的。她在那一家教钢琴课。但是她庄重大方的言谈举止赢得了全家的厚爱，以致从此以后她完全被看作这一家的朋友了。而他是应邀到这一家参加社交聚会的，并且可以说作为 Piece de resistance（主客）来的。这是因为尽管他很年轻，但是作为提琴高手他有着异乎寻常的名气。

周围的人也都热情地支持他们互相了解。人们要求他演奏，于是她就得承担伴奏的任务。这简直已经成了不言而喻的事。那时候他就最早注意了她，因为她能很深刻地理解他的意图，这使他立即联想到了她的人品的高雅和诚挚。所以他们在演出之后，喝彩声还没停止的时候，就在一起交谈数语。她只是略微颔首，完全不引人注意地轻微颔首。

但是事与愿违。人们没有那么快就给予他们自由。他只能偶尔用斜视的目光打量她很高而易弯曲的身材，偷偷地接受她深暗色眼睛羞怯而又赞佩的致意。他们的谈话消失在人们强迫他们接受的粗俗举止和礼貌行为之中了。然后又来了一些新人，又进行了很多种娱乐活动，使得她几乎忘记了约会。但是当所有的活动都已结束，她要离去的时候，他突然站到了她的身边。他用柔和而拘谨的声音问她，他是否可以送她回家。一时间她感到束手无策，然后才用笨拙的借口谢绝他的效劳，这使他能轻而易举地贯彻了自己的意志。

她住在市外郊区相当远的地方。因此在那个朗朗月色之夜里他们走的是一条漫长的路。他们之间还沉默了一段时间。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所措，而是完全由于受过完整的高雅教育的人对用陈词滥调开始交谈具有说不清的恐惧。还是从他们共同演奏的音乐作品谈起吧，干脆从艺术谈起吧。但是这不过是个开头，通向她内心的路只有一条。这是因为他深知，所有把自己最后的珍宝如此慷慨地耗费在艺术中的人，把自己的全部感情都放在音乐之美上边的人，在生活中都是严肃的，性格内向的，因此都只对理解他们的人敞开心扉。她也真的运用她关于创作和演奏的观点对他谈了许多她隐秘的心理经历，她从来没有对人吐露过的心事以及某些她自己至今没有意识到的事。后来她自己也无法理解,当时她是怎么克服了她那种不变的,几乎是过分谨小慎微的矜持。就这样他与她后来更为接近，于是就成了她的朋友和知心人。这是因为在那个晚上她觉得出现了一个艺术家,一个进行创作的人。他还像一个从未进入生活,而是生活在远方的强者。他是难以接近的和超群出众的。他是一个理解人的人,是一个人们对他不必隐瞒任何事情的善良人。迄今为止只有纯朴的人进入了她的生活范围。对于那些让人如同面对作业题的学生那样进行分析和计算的人，她就像一个保守的和满怀成见的宗教法官。她觉得他们是陌生的，简直是可怕的。当时那是一个寂静和晴朗的夜晚。在这样宁静的夜间，如果二人同行，没有人偷听，没有人干扰，只有房屋的浓重阴影压在他们的话上，于是他们没有回音的讲话声就在寂静中随风消散了，那么，他们就会互相充分信赖，就仿佛是在自言自语那样。那些在白天纷繁杂乱的不安定中没受到注意就沉落下去的思想，到了晚上一得到轻微的震动，于是这时候都从深沉之

处苏醒过来了。这些思想于是在人们并非刻意要说的情况下都变成了讲话。

这次孤寂冬夜里的漫长行走，使得他们彼此靠近了。当他们彼此伸出手来要分别的时候，她不知所措地把苍白而冰凉的手指长时间放在他强有力的手里，就像是忘记了似的。然后他们就如同老朋友一样分手走开。

在这一个冬季里他们还经常见面。最初他们的相遇纯系令人愉快的偶然，但是不久便发展成了约会。这位令人感兴趣的姑娘以其全部奇异和特征刺激着他。他赞赏她精神上高雅的矜持。而她的内心也只对他敞开，并且她像个受了惊吓的孩子那样犹豫地扑到他的脚前。他爱她处处精细优雅，纯朴的情感力量。她的情感力量无心去迎合任何人，但是却要在陌生人眼前隐藏起来，以免纯正的欣赏热忱受到干扰。但是对于他在每个人身上都能觉察到的这种可爱、真挚、完整而且有吸引力的情感，他却觉得很陌生。早从少年时代他还是个半大的孩子的时候起，他就作为艺术家受到要在精神恋爱中求得满足的女人的过分纵容和引诱。他太缺乏女性的敏感，也太缺乏青年男子的敏感，因为文科中学生恋爱的那种不可理解的和别无他求的甜美还从来没有进入过他早熟的生活。他同时也满怀激情，自命不凡，带着粗暴的渴望去爱，冲向最后性欲的满足，为的是在那里流血死去。他有自知之明。他为了那些压倒他的种种弱点而看不起自己。他无力自卫，怀着厌恶，感受一切迅速的满足。这是因为激情和性感都彻底震撼着他的生命，就像震撼着他的艺术那样。他演奏的高超技能也植根于这种坚定和激昂的男子气概。最后停止呼吸的音调差别，如同潜藏忧郁的轻微呼吸，都

被他那坚强有力但却有吉普赛人风格的悦耳操琴弓法忽略了。在他善于驾驭的动人力量的后边，总是隐隐然有一点畏惧。

她对他的爱情也很胆怯和恭顺。她把他看作是她多年独身生活中含有某些真实成分的那些梦想人物的化身来爱的。她爱慕这位体现自己本性的艺术家，因为她具有的少女的信念是，一个艺术家在生活方式上也必定表现出牧师的庄严。有时候她用一种陌生的，非性感的目光来观看他，就像是在看一幅罕见的照片，要从里边找到熟悉的面容。她对他倾吐衷肠，就像是在面对听取忏悔的神父。她没有想到生活，因为她从来不熟悉生活。她只是做了一场无根无据的梦一样经历过生活。因此对于未来，她也没有任何恐惧和任何渴望。她相信，这种非性感的和敬重的爱情会持续不断地发出温情和愉快的声响。这样的爱情使得她坚定了对自己的艺术美和诚挚的贞洁的信心。

有时候她感到惊讶的是，每逢她在他那里，他们都根本不谈需求。他或是拉琴，或是沉默。而她就坐着进行梦想。她只是觉得，如果他在说话，或者在端详她，那么，她的梦就会更加鲜亮和光明。这时候就会万籁俱寂，再听不到白天的混乱喧闹，而只有寂静、沉默和清脆的节日钟声深深地传入内心。于是往常朝思暮想的对温柔体贴的需要，对自己原来害怕的悄悄情语的等待，都在她心里颤动起来。她想象自己完全被他迷住了，就像他用艺术支配着她那样。他用诱人的声音带给她痛苦和欢呼。面对他的演奏，她觉得无力抗拒。她只感到无法言传的可怜，因为她表达不出来，只能接受，只能伸开颤抖的双手在他跟前乞求。

一个星期里她要到他那里去好几次。这已经成了一个不可更改的习惯。最初他们是排练共同演出的音乐会。但是没有多

久他们就再不能缺少这几个小时了。她完全没有料想到潜藏在他们不断增进的亲密友谊中的危险，而是听任她精神上最后的矜持在他面前一败涂地，听任自己向他吐露最隐蔽的秘密，并且把他看作自己惟一的男友。她在热情的，几乎是幻想的讲述中常常没有觉察到，他躺在她脚跟前谛听她讲述的时候，如何激动异常，抚弄她的手，有时候如何低下头来狂吻她的手指。她也听不出来，有时候他拉出最急迫，最热情的音调就是在对她说话，因为她在音乐中总是只寻求自身和自己的梦想。对于她来说，在这段时间里可以对迄今不敢大声讲出的许多事情来进行理解和拯救。她只知道，这样安静的时间给她沉闷而忙碌的白天带来很多光辉，给她的夜晚也带来光明。除了安静地生活，愉快地生活，她再别无他求。她要求一种丰富的宁静，她可以像去圣坛一样遁逃进去。

但是她加意提防公开显示自己的幸福。在别人面前和在家人面前，她常用冷冰冰的沉默寡言掩饰最纯洁的幸福微笑、像是热泪盈眶的样子。这是因为她想把自己的爱情在一些陌生人眼前保藏好。爱情如同一件有上百个容易损坏地方的艺术品，随着笨手笨脚的人的一声惊恐喊叫就会彻底粉碎。她在自己的幸福和生活的周围筑起一堵用日常冷淡话和日常废话建造的高墙。这样她的话就可以让许多人传来传去，不会被人误解，也不会破烂成为无价值的碎片。

出外郊游前的星期六晚上她又去看望了他。她敲门的时候又感觉到了明显的心情紧张，每次来找他的时候都是这样。这种心情总是愈来愈紧张，直到与他本人在一起为止。但是她没有等多久。他急忙把门打开，请她进入自己的书房，又殷勤地

帮她脱下春季外套，还用嘴唇毕恭毕敬地挨了挨她高雅美丽的手。然后他们在书桌旁深色绒布小沙发上落座。

房间里已经是很黑暗了。外边的天空中乌云在晚风里匆忙地互相追逐。云影朦胧使得阴沉沉的黄昏光亮也动荡不安起来。他问要不要点灯。她作了否定的答复。这种昏暗，甜美，让人无法识别而只能想象的光亮配上他那温柔的忧郁，她觉得很可爱。她很安静地坐着。这时候她还能清楚地觉察出房间里雅致的布置。高贵的写字台上有一座青铜雕像，右边是一个雕刻成的提琴架。一块透过玻璃窗冷漠地看着房内的灰色天空衬托得提琴架的侧面黑影十分清晰。有个声音深沉而准确的钟在什么地方滴滴答答地走着，似乎这就是没有同情心的时间的艰难步伐。除此以外这里是很安静的。只有一两缕蓝色的烟雾从他忘记了的香烟上冉冉而起，升入黑暗中。这时一阵微温的春风穿过敞开的窗子向他们吹来。

他们在闲聊。最初他们微笑着不停地讲述。但是在吓人的黑暗中他们谈话越来越困难了。他讲起一个新的音乐作品。那是一首爱情歌曲，是根据从前他在一个乡村里听到的几节朴实无华但忧伤感人的民歌写成的。当时有几个姑娘劳动后回家。她们的歌声从远方传来。他听不懂她们唱的歌词，但是他听出了这首民歌中温和的和压抑的渴望。昨天这首歌的旋律在他心中突然又出现了。那已经是晚上很晚了。于是那旋律就变成了他的一首歌。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盯住他看。但是他理解了她的要求，便默默地走到窗口，取下他的提琴。他开始以很低的声音拉起了这首歌。

他身后的光线又逐渐亮了起来。这是晚霞在燃烧，在紫红

色的光焰中燃烧起来了。房间里开始受到明亮光线的返照，这光线慢慢变得更加阴森森，更加令人厌恶了。

他以奇妙的力量演奏着这首孤寂的歌。他自己沉醉于琴声之中。于是他忘记了他的歌，只记住了充满无限渴望的，陌生的民歌旋律。这个旋律以他的多种变奏一再诉说同样的内容，一再哭泣和欢呼。他不再考虑什么了。他的思想是遥远的和混乱的。只有他内心潮涌般的感情还在形成音调，并且归于音调所有。美淹没了这个狭窄昏暗的房间……红霞已经变成了黑色的沉重阴影，而他依然在拉提琴。他早已忘记了，他现在演奏这首歌仅仅是为了对她表示敬意。他的全部激情，对世界上所有妇女的爱，对美好事物总体的爱，都在幸福热情颤动的琴弦上觉醒了。他不断觉得有了新的提高和更狂热的力量，但是没有达到令人愉悦的满足。在最迅速的振奋中也还是只有渴望，只有呻吟的渴望和欢呼的渴望。于是他一直继续演奏，像是要协调某个确定的和弦，走向一个他没能找到的结束性的和弦转变。

突然他中断了拉琴……艾利卡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呜咽，便昏倒在沙发上了。她本来是在琴声的引诱下从沙发上站起身来的。她那软弱敏感的神经总是屈服于感情音乐的魔术。听到忧伤的旋律，她就会哭泣。这首歌里含有迫切的和令人兴奋的期待，使她内心的全部感情都激动了，使她的神经处于可怕的，喘息不止的紧张状态。她觉得这种受到抑制的渴望的压力如同是一种痛苦。她感到仿佛在这种桎梏人的痛苦中她不能不呼喊出来。但是她又不愿意这样做。于是只有在突然的啼泣痉挛中她那控制不住的感情激动才能平静下来。

他跪在她的身边，努力使她平静。他轻轻地吻她的手。但是她一直在颤抖。有时候她的手指也一阵痉挛，如同受到电击

那样。他亲热地和她说话，而她却充耳不闻。现在他变得更加热诚了。他说热情的话，他吻她的手指，吻她的手，吻她不住颤动的嘴——她的嘴在他的嘴唇下边也无意识的发抖。他的吻变得愈来愈迫切，同时他还在讲些温存体贴的情语。他愈来愈狂热和愈急切地抱紧了她。

突然间她从半睡梦状态中清醒了过来。她简直是猛烈地把他推了回去。他在惊恐之中心神不定地站立起来。她又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回忆起来了种种事情。随后她的目光惶惶不安断断续续地说，但愿他能原谅她。她的神经性痉挛经常这样发作。这一次是音乐使她激动起来的。

痛苦的沉默持续了一小会儿。他不敢作任何回答，因为他害怕不得不扮演个卑劣的角色。

她又补充说，现在她得走了，早就到了该走的时候了。再说家里人也等她太久了。她说着话同时拿起自己的外套上装。他觉得她的声音很冷淡，简直是冰凉。

他本想说几句话。但是他觉得在刚才的激情陶醉中对她讲了那么多话之后，再讲什么话都是可笑的。他默默无言，尊重地把她领到了门口。他在吻她的手分别的时候，犹豫地问了一声："那么明天呢？"

"照我们约定的。你想得起来吧？"

"那当然！"

他感到愉快的是，她在离去的时候对他的举动没有说一句话。他还钦佩她那高雅的矜持，既原谅了他，又不使之流露出来。他们还匆匆地互相说了句告别的话。然后门就砰的一声关上了。

星期天的早上，天气有些阴暗和沉闷。浓浊的晨雾用灰色

的密眼大网笼罩了整个城市。但是在那昏暗的网中不久开始闪射出光来，仿佛大网里捕捞到一顶沉甸甸的越来越明亮耀眼的黄金王冠。最后在光亮的重压下昏暗的大网破裂了。于是春天的清新阳光照射出来了，普照在光滑的窗玻璃上和湿漉漉的房顶上。无论在闪发光亮的地方和积有深水的地方，还是在散射红光的半球形教堂房顶上，以及向外探望的人们充满欣喜的目光里，都反映出阳光的青春面容。

到下午明媚的阳光已经推进到了街道里。来来往往的车辆叽叽嘎嘎形成了欢快的旋律，但是麻雀的喧哗声更大。为了争夺电缆线，它们在上边鸣叫不休。这时候在巨大的混乱中电车也发出了刺耳的信号。浩浩荡荡的人流如同黑压压的大海潮水，涌向市郊地区的大路。在这样的人流中，那些敢于最初重新穿上白色和颜色鲜亮的春装上街的人，形成了一道光彩夺目的闪电。而那太阳，那普照大地的太阳，正辉煌灿烂，凌驾于万物之上。

艾利卡愉快地往前走去，轻松喜悦，就像是挽着他的胳膊散步。真的，她像孩子似地跳舞和狂奔起来。她穿起简朴平整的衣服，并用发夹把头发束高，显出十足的孩子气和少女风度。她的精神焕发是热情洋溢的和出自内心的，这使他的端庄严肃很快也化为乌有了。

不久他们放弃了原先到普拉特公园去的决定，因为他们害怕在漂亮的公园里的肃穆安静中到星期天会出现混乱的尖声叫喊。他们的普拉特公园精心护理的林荫道很宽广，两旁都是很古老的栗子树。辽阔的河谷草地呈扇面形，直达浓密的森林地区，此外还有个极大的草原牧场。在那里沐浴柔和的阳光，就会完全忘却近在咫尺不停地呼吸和呻吟的百万人口大城市。但

是一到节假日，这种魅力便消失了，便在潮水般涌来的人流面前隐蔽起来了。

他建议往德布林方向走去，可是要远远走过一处有许多令人感到亲切的白房子的地方。那个地方确实可爱。那些房子从景色幽雅，但又为昏暗包围的花园里向外边卖弄风情地闪现姿容。他知道那里有两条道路，幽静而且富有情趣，通过布满槐花的狭窄林荫道就平缓地进入了广阔的田野。今天他们就是走的这条路。他们来到一处安静的地方，这里有简直是乡村风味的假日宁静，它犹如无法捕捉的清风，陪伴他们走完了全部行程。有时候他们相互对视一下，都感觉到，他们的沉默含意多么丰富，以及沉默如何带来和增强了对于欣欣向荣的春天的全部幸福感受。

田野更低一些，是一片绿色。但是热忱慷慨的大地惠人良多的芳香已经迎面扑来，好像是充满希望的问好。远处是卡伦山和利奥波德山。利奥波德山上有个很古老的小教堂。从小教堂那里峭壁陡然直下千仞，通到多瑙河边。这其间是许多肥沃土地。地里大半还是褐色，没有耕耘劳作，但到处是人们所期待的幼苗。不过已经有些方块田里正在长出黄色的胚芽，它们都是笨拙地直接从黑土地里钻出来的。于是方块田就像是强健黝黑的劳工身上撕开裂缝的衣服。而那敏捷的燕子啾啾鸣叫着飞进了晴朗得如同展平的青山似的天空。

他们穿行在古老宽敞的槐树林荫道中。走来的时候，他对她说，这就是贝多芬最喜欢的一条路。贝多芬就是在这条路上散步时最初感觉到了他的许多内容非常深刻的作品。贝多芬的名字使他们二人都顿时为之肃然起敬。他们想起来，是贝多芬的音乐在许多天赐的时间里使得他们的生活更为丰富充实和更

为诚挚热情。他们因为想到了贝多芬，所以便觉得一切都更有意义和更加伟大了。现在他们感觉到了这里风光的庄严壮丽，而原先他们只看到这里风景的欢快喜悦。阳光灼热的大地里幼芽在茁壮生长，散发出浓重的香味。这就是给予他们的春天最神秘的象征。

他们在田野里继续前进。艾利卡在走路时用手指拨动未成熟的庄稼沙沙响，但是茎秆偶尔在她脚下折断，她却毫无感觉。他们之间的沉默使她有了可以做梦一样沉醉其中的罕有而深刻的思想。她心里苏醒起来的是温柔和隐蔽的爱情情感。不过她想到的并不是走在她身边的他，而是在她周围生存的一切。她想到在风中轻轻摇曳的庄稼和获得工作和幸福的人们。她想到在高空中互相追逐的燕子。还想到在下边远处裹在灰色的风帽里往这里看的城市。她又像个欢呼着跑进温暖水流一样的阳光中的孩子那样，欢欢乐乐，蹦蹦跳跳，心里感受到了春天包容万物的威力。

他们在草场上和田野里走了很久了，这时候下午行将结束，还不是晚上。但是强烈光亮逐渐过渡成了虚弱的宣告晚上来临的黯淡无光。空中颤抖着一种轻微的淡玫瑰红的色调。艾利卡已经走得有些累了，为了好好休息一下，也有点出于好奇，他们走进了路旁的一家小饭店。饭店里五光十色，很是混乱，迎着他们传来的是欢乐的声音。他们来到庭园里坐下。邻近各个桌旁坐的都是从郊区来的一个个家庭的成员，都是平易近人，高声谈论，无拘无束的上流人。他们是按照维也纳的方式用郊游欢度星期天的。在背后是一个园亭，里边有几个音乐师。这三四个人在市内游来荡去乞讨似地过一个星期，只有到星期天他们在这里才有个安身之处。但是他们用手风琴演奏古老民歌很

是拿手。如果他们奏起一个特别自由欢快的流行电影主题歌时，那么，很快就会有众人相和，扯着嗓子唱起同一个曲调，连妇女也会来同声合唱。在这里谁也不会怕羞。在这里舒适愉快和安逸满足就是一切。

艾利卡向桌子对面的他微笑，但是很隐蔽，没有人觉得她有所失礼。他们很喜欢这些朴实，易于理解，感情单纯，不隐藏本能冲动的人。她也很喜欢这里没有外来影响干扰的乡村风味的愉快气氛。

店主是个胖胖的人，性情和善，现在满脸堆笑地向他们的餐桌走来。他在客人中看到了这里他乐于亲自服务的高雅人。他问是否可以送酒来。得到肯定答复以后，他又问道："新娘小姐想要点什么?"

艾利卡满脸通红，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店主是好。然后她只是胡乱点了点头了事。她的"丈夫"坐在对面。虽然她没有看他，但是她觉察到了，他在微笑地欣赏她不知所措的目光。她到底是羞怯的。为了能比较自然地混过去，她是在多么笨拙地寻找出路。可是她再也摆脱不开痛苦的感觉了，她的情绪一下子变坏了。现在她才感觉到，这些人单调地哼唱的歌是多么支离破碎，多么机械死板。现在她才听出来，在狂欢中呼叫的低沉音调是些难听的咆哮和喧闹。她最好走开。

但是这时候提琴开始拉出几个不常听到的节拍。柔和甜美地拉出了约翰·施特劳斯的一支古老的华尔兹曲。其他人也都灵活地谐奏起了轻柔愉快的旋律。艾利卡再次惊愕地感觉到，这音乐对于她的精神具有多么大的强制力量。这是因为她心里一下子感觉轻松了，感到摇晃和飘荡了。甜美悦耳的旋律使她参加进来，完全是低声哼起了陌生的歌词。但是她并不真的懂得

歌词，她只是觉得，一切都又美好了，都又令人喜悦了。她又感觉到了春天的欣欣向荣和自己欢跳不已的心。

这首华尔兹曲子结束的时候，他站起身来走开了。她很高兴地跟随他而去。这是因为她立刻理解了他走开的意图是，不让乏味的流行小调来干扰优美旋律的动人力量和愉快的真挚热情。于是他们往回又走上了到市内的美丽道路。

太阳已经沉落，落到了群山的边缘。阳光透过金光红颜色的树林往山谷里射下来罕见的玫瑰色细小光流。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景象。天空里闪耀着红光，好像在远方有一场大火。在山下边城市的上空，雾气在鲜艳的光线色彩中形成一个穹顶，很像一个紫红色的大球。到了晚上一切声响都消失在温柔的和谐中。远处传来郊游归来人的歌声。有个手风琴在为歌唱伴奏。蟋蟀的唧唧声愈来愈高，也愈加嘹亮。在树叶中，在树梢里还有说不准确的嗡嗡声，簌簌声和飒飒声，在空中甚至还有隆隆声。

突然他的一两句话落入了她庄严的，几乎是凝神肃穆的沉默中："艾利卡，真是好笑，店主怎么会把您称作我的新娘子呢?"

然后是一声大笑，一声吃力的、勉强的大笑。

艾利卡现在从梦幻中清醒过来了。他说这话是想干什么?她觉得他是想开始交谈，是想强迫交谈。她感到害怕，感到一种愚蠢的，无聊的和模糊不清的恐惧。她没有作出回答。

"这话真可笑，不是吗？您的脸变得多么红呀！"

她朝他看去，想观察一下他的面部表情。他是想要嘲笑她吗？——不对！他是很认真的，而且根本没有看她。他是无意之间说的。然而他想得到个回答。现在她才感觉到，他是多么勉强地讲这个话的，就像是为了开个头一样。她感到惊慌不安。但是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不过她又不得不说话，因为他还

在那里等着呢。

"我觉得与其说是可笑不如说是尴尬。我就是这样子，所以不大懂得开玩笑。"她说得生硬、果断，几乎是很激愤。

然后他们之间又出现了沉默。但是这再不是一致享受的幸福沉默，像原先那样，也不是志趣相投的预感，不是突然感到尚未产生的感受，而是一种沉重而令人不快的沉默，是具有某种危险与紧迫性的沉默。她突然对他们的爱情感到忧虑，怕他们的爱情也会变成强烈的痛苦和煎熬，就像她所遇到的一切幸福那样，就像那些她为之哭泣但又是她最心爱的忧伤和温情的书籍一样，就像在《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①中，声音像洪流中的湍急波浪一样，对于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来说，这既意味着他们的最高幸福，又像是痛苦那样折磨着他们。沉默愈来愈甚地压迫她，而且变得如同一场浓浊的大雾，落到她的眼上令人疼痛。这时候她才从忧虑不安中逐渐解放出来。她想作个了结，明白坦率地问问他。

"我觉得，好像您想对我隐瞒什么，是这样吗?"

他平静了一会儿，然后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他在思考，又一次盯住她看，更为深沉，也更为自信。于是他的声音听起来少有的圆润和富有旋律感。

"长时间以来我没有意识到，不久以前才知道，我——对您很爱慕。"

艾利卡颤抖起来。她的眼睛看着地板。但是她觉察到了，他在看着她，深沉地，询问地，敏锐地看着她。现在她想到的是，

①此书是德国中世纪骑士史诗的代表作，作者是戈特弗里德·冯·施特拉斯堡。

最近一次她在他那里的时候，他亲吻了她。当时她对他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她心里是很清醒的。她不知道，自己是愤怒呢，还是害羞。所以惊恐不安就控制了她。每逢他拉起很热烈和富有激情的歌曲的时候，通常她都感到一种愉快的恐惧，其中既有道德的深渊又有无限的幸福。现在会出什么事呢？噢，上帝！噢，上帝！……她觉得他还要说下去。对此她既渴望，又害怕。她不愿听他说话。她想看田野，看晚上，看美好的晚上。她什么话都不要听，什么话都不要听。她只看到，市区笼罩在昏暗的雾里，市区和田野都是一样。空中有云彩……这些云是多么迅速地飞上了天空呀！再往上边云就很少。一……二……三……四……五……对，是五块云……不对！只有四块！……是四块……

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说话了。

"艾利卡，很久以来我就对自己的激情感到害怕！我总是预感到，激情将要来到，但是我又不愿意相信激情会来。现在激情来了，从您最近一次到我这里来以后，从昨天以来，我就明白，激情来到了。"

他沉默片刻，从胸腔深处吸了一口气。

"因此，这件事使我很悲哀，无限地悲哀。我知道，我不能和您结婚。我知道，如果结婚，就得以我的艺术为代价。陌生人是不会理解这一点的。而您，我的亲爱的，亲爱的艾利卡，是会理解的。对此只有艺术家才能理解，而您是有丰富的，无限丰富的艺术心灵的。此外，您也是很聪明的。我们再不能继续相处，这样交往下去了……现在必须作个了结了……"

他中断了说话。但是艾利卡觉得他还没有说完。她真想跪在他面前乞求，请求他现在不要再说下去。——这是因为现在

什么话她都不想听，什么话都不想听。——不听，她完全不想听……于是她在惶恐不安中开始数点起了天空里的云块……

但是云块都已经飞去了……不，那边还有一块……这是最后一块云了，表面喷洒了一层玫瑰红的颜色，其形状如同一头骄傲的天鹅，正在深暗的河水中顺流而下……她怎么会想起来这样一幅图景呢?她不知道……她的思想越来越杂乱无章了。她觉得她只想去思考云彩……云彩现在飞去了，是的，云彩都越过群山飞去了……她感觉到，好像她的整个心都悬挂在云彩上面，她高兴地伸展双手想把云彩留住，但是云彩飞去了……跑得愈来愈快，愈来愈快……所以，现在——现在云彩都已经消失了……现在艾利卡又清清楚楚，一字不差地听到了他讲的话。听到他讲话，她的心便盲目恐惧，发抖起来。

"我不知道，你是否这样看待我的。我不相信，可我总是认为，你过高估计了我。我不是一个伟人，我不是那种……那种凌驾于生活之上，陶醉于安定的自我满足的人。我很想那样，我要是那样就好了，但是我现在不是那样。我紧紧贴在生活上。我现在也不过是一个追求自己所喜爱的东西的人。我像所有的男人一样，仅此而已。对于一个女子，如果我爱上了她，我就不仅仅仰慕她……我，也对她有所要求……还有……我不愿意同陌生人一道欺骗你。我不愿意你看不起我。我觉得你太可爱了，所以……"

艾利卡面色苍白了。现在她才明了他的话的意思。她很惊奇，自己没有早些想到这一点。她再次平静下来。一切事情都像必然发生的那样发生了。

她本来想拒绝说话，但是她做不到。他讲话中用亲切的"你"相称，具有充满情意的真挚，这有力地征服了她。于是她

又觉得自己是多么爱他。她的头脑忽然间又清醒了，如同一个忘记的单词又记起来了。现在她也感觉到，她失去他会是多么不幸，以及有多少隐而不露的力量把她和他联结到了一起。她觉得这一切如同是一场梦……

他在继续说话。他的声音变得温柔了，仿佛是亲热的爱抚。她感觉到他的手伸到了她柔嫩的手指中间。

"我不知道，你是否爱过我，像我现在爱你这样爱过我。毫无保留地奉献，彻底忘掉一切琐事，抱定一心赠予和什么都不拒绝的那种最神圣的爱情。所以我只相信为了爱情而有所牺牲的爱情……但是现在一切都了结了。而我对你的爱并未因此有所减少……"

艾利卡好像因陶醉而怯懦了。她感到一种温柔的恐怖。她只知道，她应该失去他，但又不能失去他。于是她便超脱于生活之上，把一切都看得很遥远，很广阔。夜晚的寂静笼罩着山谷，也笼罩着温和的庄严。市区，市区的喧闹以及让人回忆起现实的一切都很遥远。她觉得自己在阳光灿烂的高峰上，带着她乐于牺牲、自由和奉献的爱情，带着她馈赠幸福的愉快权利，远远高出丑恶和琐碎事情。她心里再没有了思想，再没有了精明计较的沉思，而只有感情，欢呼的，潮水般涌来的感情，她从来没有觉察到的感情。情绪征服了她和她本来的意愿。于是她轻声率真地说：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我再没有任何人。因此，我要使你幸福。"

她在对他说话的时候，一切羞怯都退避三舍了。她知道，她用一句话就能给他很多，很多幸福。所以她就看着他闪亮的眼睛和眼睛里感激的光芒。

于是他便弯下腰来，肃然敬畏地吻了她的嘴。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然后他们便顺路往山下走，往市区走去，往家里走去。

他们慢慢又回到了疲惫一天的昏暗市区。艾利卡从幸福梦境里阳光照耀的积雪高峰上降到艰难、冷酷和严峻无情的生活中来的时候，也是疲惫不堪的。她带着陌生和恐惧的眼神走进了湿雾弥漫的市区街巷。这里到处是令人厌恶与低级丑恶的喧闹和烟雾。她突然感到一种痛苦的空虚。她觉得，这些烟熏火燎的黑压压的房子都居高临下向她压下来。房子就是日常生活的黑暗象征。它用无所顾忌的威胁力量挤进了她的生活，目的是毁灭她的生活。

当他突然用爱情语言和她说话的时候，她几乎要惊慌起来。她吃惊的是，她几乎忘记了那可爱的几分钟和她的许诺。在这个充满发霉气味和令人窒息环境里，她突然觉得从前诱发她陶醉情绪冲动力的一切事物都是多么陌生。她从侧面小心翼翼地注视他。他正用力皱起眉头，但嘴边显出自信者的镇静。不屈不挠而且自鸣得意的男子汉气概就是他面部表情中的一切。他的脸上全然没有柔情的忧伤，而在往常就是这种忧伤把他的力量都吸引进了美的和谐中。现在他的脸上只有充满喜悦的坚强，也许这就是一种潜伏的情欲。艾利卡慢慢转开了脸，她还从来没有像当前这个时刻里感到他是如此陌生和如此遥远。

她忽然感到了恐惧，癫狂的巨大恐惧！千百种受惊吓的声音，警告，喧哗，嘶哑叫喊的声音一下子都在她心里苏醒了。现在要发生什么事吗？她只觉得昏暗，因为她不敢想下去。她心中所涌起的一切都反对那个占了她一分钟的软弱许诺。强烈的羞愧使她感到像伤口一样火辣辣地疼痛。现在她从内心深处感

觉到了，她从来就没有性欲，她不渴望有一个丈夫，她厌恶粗暴的和强制性的权力。此时此刻她只觉得厌恶，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变得黑暗了，都有了丑恶和低级的意义。她感觉到的轻挽胳膊，雾中忽隐忽现的对对情侣，还有走路时偶然看她的那些目光，莫不如此。她的本性粗暴地和愤怒地敲击着她疼痛的太阳穴。

她突然意识到了她那在失望中颤抖的爱情的深沉痛苦，就像是受到了惩罚性的打击。凡是不断发生的事情，都必定重新成为难忘的事件。男人的性欲杀害了姑娘的柔情蜜意和最神圣的敬畏。幸福如同是高悬在黑暗之上光彩夺目的晚霞，现在破灭了。黑夜开始升起，昏暗、凝重、具有威胁性的沉痛寂静和无情的沉默都弥漫开来……

她的脚简直不想再走了。她注意到，他走的是前往他的住处去的路。这点清醒使她深感压抑。她想对他把话彻底说清楚：她的爱情和他的爱情如何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她是怎样在神经承受不了的情绪的作用下作出许诺的；还有她心中是如何全力进行着斗争，反对刚才同意的爱情。但是她这些话都没有说出声音，都只是她的内心在黑暗中因紧张和折磨加重的痛苦感受，因此也没有使她得到解放。模糊不清和忧虑不安的回忆像是遮蔽成黑影的翅膀一样轻轻飞掠过她的内心。她一再想起来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曾经与她一起上学的姑娘罕见但又很平常的故事。那姑娘委身于一个男人，出于报复和愤恨又与另一个男人相好，后来又与另一个男人偷情，但是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恋爱像一场天昏地暗的风暴那样穿过了她的生活。艾利卡每逢想起她来就不寒而栗。她内心里这种强有力的反抗远不仅是一个纯真姑娘面对不熟悉的事情因害怕而引起的

最初产生的羞怯，这是一个柔情脉脉，性格怯懦的心灵的美好弱点：既害怕喧闹的生活，又害怕那种残酷生活的丑恶。

但是在这并肩挽臂而来的两人中间依然存在着冷酷而钻心的沉默。艾利卡本想把自己的胳膊抽出来，但是她的四肢好像都失去了一切活动能力。只有两只脚以单调的匀速形式向前移动。她的思想愈来愈加混乱，正如同带有精巧锋利倒钩并且烧得炽热的箭在她脑里互相猛射。无力的恐惧和绝望的顺从在她的思想上形成了堆积得不断增厚的乌云。她嘴上只是在不停地祈祷眼前的这一切赶快成为过去，出现一个巨大的，模糊的，没有痛苦的空虚，让她没有感觉，也不必多想，来个突然而直接的终止，就像从恶梦中清醒过来那样……

突然他站住了脚。她立即警觉和恐惧起来。他们现在是在他住的房子前边。她的心脏有一分钟停止了跳动，平静了，完全不动了，但是随后又跳动起来，急速而且狂乱，在突突的恐惧中加快速度。

他对她说了几句话，几句柔情蜜意的话。在这一瞬间她几乎又喜欢他了。他讲话是那么诚心实意，温存体贴。但是当他更牢地抓住她的胳膊，紧靠着她毫无抗拒的，温柔可爱的身体的时候，她那模糊的恐惧就又来了。这次恐惧比过去的更令人昏迷和可怕。她觉得仿佛心里的声音突然被松绑了，正在大声对他恳请和乞求他放开她。但是她的喉咙是无声的，沉默的。她半无意识地挽着他的胳膊走进阴森森的大门。她心中有种听天由命的痛苦，十分深沉，以致她再感觉不到那是痛苦。

他们走上一个昏暗的螺旋楼梯。她闻到一股阴凉的地窖霉臭气味。她看到在凉风中摇曳的黄色煤气灯。她感觉到每一个台阶。所有的台阶形象都从她身边一滑而过，就像即将熟睡时

的幻想一样：短暂，但很鲜明；深入内心，但又转瞬飞逝。

现在他们站在走廊上。她知道，这是在他的房间的门前……

他放开她的胳膊，走在前边。

“稍等一下，艾利卡，我要去把灯点上。”

在他走进房间去点灯的时候，她听见从房里边传出的他的声音。这个短暂的时间给了她勇气和清醒。她突然感觉到害怕，害怕消除了痉挛的发呆状态。她像闪电一样又从楼梯上跑了下来。她在丧失理智的忙乱中没有细看台阶，只是快跑，赶快往前跑。她还觉得，仿佛听到从楼上传来的他的声音。但是她根本不愿意再去思考。她只是跑呀，跑呀，毫无停顿，一直向前。一种强烈的恐惧在她心里清醒起来：他可能追随而来；还有自己很可能回到他那里去。她跑了几条街远，到发现来到个陌生地方的时候，才长出一口气，站住了脚。然后她就慢腾腾地往自己家的方向走去。

现在有了许多空虚无聊，没有内容，隐藏着命运的小时。这些时间的出现犹如与世无争的乌云，涌来就是为了再度离去。不过这些时间却顽强而且固执地停留下来了，并且像是一道黑烟扩散开了，愈来愈遥远，愈宽广，到最后成为一团疲惫无力，忧伤沉重的灰色，固定地飘浮在生活上边，成为一块阴影，无法避免地和怀有妒意地跟踪瞬息时间，还一再举起威胁性的拳头。

艾利卡躺在她昏暗舒适房间里的沙发上，一头扎在靠垫上哭起来。她觉得没有眼泪，但是她又感到眼泪在往内心里流，热泪泉涌，怨诉不已。有时候她突然啜泣着全身打起冷战。她感觉到：那充满痛苦的几分钟对于她如何成了重大事件；随着第一次重大的失望，悲伤如何在毫无猜疑地进行倾诉衷肠的内心深处吸饮。其实她的心在胜利地颤动，因为她的逃跑在最后的

关键时刻成功了。但是这不应当成为明亮而且闪光的喜悦和欢乐，而要它如同是一场痛苦那样一直没有声音。这是因为有这样的人，重大事件和普遍震撼人心的重要事件都会拨动他们心中深藏的痛苦和深切的忧伤的琴弦。那琴声超过其他声音，透出忧郁，而且洪亮急迫，使其他情绪都会无我地融合于其中。艾利卡·埃瓦尔德就是这样的人。她为自己青春美好的爱情而悲伤，如同一个贪玩而迷路的孩子。她的内心也感到羞愧，感到强烈的，火辣辣的羞愧，因为她像个哑巴一样，惊慌失措地逃出来的，而没有坦诚相待，冷静地，以一种他必定会顺从的严肃的骄傲对他说个明白。现在她回想起他和她的爱情时既怀有很愉快的痛苦，也怀有强烈的恐惧。然后一切景象都又来了，混杂错乱。但是这些景象都不再明朗欢快，而是笼罩在忧伤回忆的昏暗阴影里。

外边的门开了。她立即惊惧起来。她害怕听到任何响声。她想用她不敢认真思索的不明确的思想解释声调引起的轻微激动。

现在她的姐姐进房间来了。

艾利卡感到困惑。她惊讶的是，她竟没想到眼前的事，就是她姐姐一定会来的。现在她以奇特的感受又觉察到了，这些和她生活在一起的人都是多么陌生，多么遥远。

姐姐开始问起她下午的活动。艾利卡回答得很笨拙。当她发现自己很没把握的时候，她突然变得强硬和不公正起来。说别人不应该总是用问题来纠缠她，她也不想为别人操心。况且现在她正头痛，想好好休息一下。

姐姐什么也没有说，就从房间里出去了。对于姐姐这个安静的，听天由命的人，她很同情。姐姐什么事也没经历过，也

不要求有所经历。姐姐从生活中没有占有任何东西，连一场内容丰富，显得高雅，如她现在这样的痛苦也没有。

这件事把她又带回自己的思想。这些思想走近了，又在远方消失了。这都是沉重的，有黑色翅膀的大船，正急行在黑暗的洪流之中，没有人声喧闹，没有哗哗水响，没有斑斓色彩，没有影响深远的迹象，只受人们不知道和看不见的强大推动力驱使和操纵。但是这些思想的忧郁情绪颤动着飞进了艾利卡的内心，过了昏昏沉沉的几个小时以后就在她因意志薄弱而屈从的疲倦里溶化了。

随后的几天带给艾利卡的是期待和忧虑。她暗自在等待信，等待他亲手写来的信息。她甚至渴望来的信里充满愤怒的言词和冷酷无情的责备。这是因为她想有一个了结，有一个凌驾过去之上，并且阻止她今后偷偷地往他那里去的终点。要不他就来一封充满温情和谅解话语的信。这些话语会进入她的内心，并且把她再领回到她所离开的幸福时刻的圆舞中。

然而没有信息来。在她和那折磨人的不明确之间没有出现什么预兆。这是因为艾利卡还在迷恋她的感受和激动。她想知道，自己对他的爱情是否还活着，或者说是否已经死了，或者说，是否正处于她还没有任何预感的新阶段，即过渡状态的终点。现在她只觉得心绪混乱，烦躁不安，精神持续紧张，松弛不下来，并且引起和唤醒她的厌恶情绪。她进入了比过去更加可怕的几个小时，心情烦躁，而且头痛，因为她觉得种种虚假和不和谐的事更为明显了。一切响声都使她心烦。她觉得外部世界的高声喧闹，急急忙忙和熙往攘来都不堪忍受。甚至她自己的思想也丧失了温柔和给人愉快的梦幻性，具有了冷酷而且深刻的尖锐性。她觉得每一个事物都暗藏敌意，都有要伤害她

的顽固意图。她还觉得，包围着她的这整个世界不过是一座庞大而昏暗的监狱。这里边有千百种隐藏的刑具，还有阻挡光线射进的毛玻璃。

因此她感到这些天是难以忍受的长久，是长得没完没了。艾利卡坐在窗口，等候用轻轻缓和一切反差的办法给她带来少许平静的晚上。每当太阳开始慢慢地沉落山后，回光返照，天色愈来愈显得疲惫而昏暗地颤动的时候，她内心里就完全平静了，安定了。此外她还觉得，她的全部思想和感觉现在都要改变，都很陌生，这使新事件和新感受都站在她生活的门前吵吵嚷嚷，要求进来。但是她不重视它们，因为她认为自己心里滋长和所形成的感情激动都不过是她垂死的爱情的最后痉挛……

就这样过去了两个星期。艾利卡没有收到他的一点消息。好像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被忘却了。她的悲伤和情绪波动还没有结束。但是她已经从令人讨厌的和激怒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而且找到了文雅的和有修养的面部表情。痛苦的感受轻轻和缓地化解成了忧伤的歌，化解成了深沉而压抑的小调和声音忧郁的和弦旋律。许多晚上她都这样不用思想地弹琴，把原来的主题慢慢转变成自己创作的乐曲联在一起。她弹奏得愈来声音愈轻微，就像她自己现在要慢慢消逝在过去中的痛苦的爱情故事一样。

现在她又开始读书了。她又觉得每一部好书都很亲近了。这是因为她的忧伤散发出来了，就像从非常深沉和忧郁的花里向外散发令人陶醉的浓烈香味那样。神圣而诚挚的爱情遭到生活无情破坏的玛丽·格鲁贝又来到了她的手边。到她手边来的还有本来不想放弃幸福但却排除了最率真爱情的包法利夫人。她

还读了玛丽亚・巴什克采夫① 极其庞大的动人的日记。这位玛丽亚从来没有过重要的恋爱经历，尽管有个富有而且急切思慕的艺术家向她伸出过手。因此艾利卡受折磨的内心就潜沉在这种别人的痛苦中，以求丧失和忘记自己的痛苦。但是有时候她会突然感到惊骇，而在这样的惊骇中恐惧就与骄傲结成了姐妹。这是因为她读到的一些话也出现于自己的生活中，而且她理解了这些话中命运艰难的含义。现在她感觉到，她的故事并未宣告生活的不公正和仇恨，而只是宣告生活是痛苦的，因为她缺少嘻嘻哈哈不爱计较的性格的欢乐舞步——这种舞步能在迅速忘记中跳跃过昏暗而神秘的痛苦深渊。孤寂还在沉重地压着她。没有人来接近她。以自己的深沉和隐而不露的美去屈从一个陌生人的奇耻大辱使她避开了所有女友。她也缺少虔诚人对上帝说话并且把最保密的自白交给上帝的那种信仰。从她内心里出来的痛苦又回流到她的内心里。不停的自我倾诉和分解最后使她感到昏昏沉沉的疲倦和失去希望的懒散。这种懒散再不是要与命运和命运的隐蔽威力所进行的搏斗。

她从窗口俯视街巷，就产生一些奇怪的思想。她看到熙熙攘攘的人，浸沉在幸福中走过的对对情侣，然后又是匆匆而过的青年人，快如飞箭的自行车，隆隆开动的汽车，都是些白天的景象，平常的景象。但是她觉得这一切都很陌生。她好像是从远方，从另一个世界里看到这些景象的。她不能理解的是，如果所有的目的都很渺小，不值得重视，那么，为什么人们还慌慌张张，摩肩接踵地往前走呢？在宁静的威力下一切激情和渴

①玛丽亚・巴什克采夫（1860—1884），俄国女流亡者，因用法文写了一本日记而著名。

求都能入眠，但是仿佛还有比伟大的宁静更丰富和更幸福的东西。宁静确实如同一个有神效的源泉，各种病态的和丑恶的东西都在它温和神奇的洪流中轮番出现，就像令人讨厌的轮班制那样。那么，所有这些斗争和征服究竟是为了什么？那种急切的，不知疲倦也不许人后退的渴望为的是什么？

艾利卡·埃瓦尔德有时候就是这样思考生活和取笑生活的。她不知道，对于伟大宁静的信仰也不过是一种渴望，一种最诚挚的最永恒的，我们不会达到的追求。她认为，她战胜了自己的爱情。所以她想到她的爱情就像是在想到一个死人。回忆具有和解的温和色彩。忘掉的插曲故事又浮现了起来。于是在真实情况和温情梦境之间来来往往扯起许多秘密的联结线，直到两者不可分离地混杂在一起时为止。这是因为她梦到自己的恋爱事件如同梦到早先读过的一部特别优美的长篇小说。那小说中的人物又都慢慢地出场了，都讲着已经知道的话，不过都很遥远。所有的房间都又清晰可见，就像被闪电的突然光线照亮了。一切东西都又像往昔一样。艾利卡就在晚上她自我陶醉的思想里进行创作，她不停地改写新的结局。但是她找不到恰当的结局。她想要一个温情和解的结局：充满尊严；有充分准备的断绝念头；彼此深刻理解，互相冷静而友好地伸出手来。这种浪漫主义的梦想慢慢地使她形成一种诚挚的信念：他现在也在期待她，正在愉快的痛苦中回想她。于是在她心里逐渐凝缩成一种无法更改的事实的思想，使得她的信心愈来愈坚定了：一切都还要好起来的。一个和解的结尾和弦一定会解救她的爱情的异乎寻常的动人旋律。

现在，经过许多天，许多天以后，每当她带着就要结痂的痛苦创伤想起自己的爱情的时候，嘴上敢于微笑了。她还不知

道，深沉的痛苦就如同一条阴暗的山涧小溪。有时候它潜流于地下，带着不文静的沉默在岩中穿穴入洞，带着无能的愤怒在没有打开的门上长时间砰砰敲击。但是小溪也炸开过峭壁，呼啸奔腾，浪费精力，毁灭性地冲下繁花似锦的山谷。于是山谷便在愉快的，毫无疑虑的信心中晃荡起来……

注定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完全不同于艾利卡的梦想。爱情又一次走进了她的生活，但是她已经完全变了。她不再是那样安静优美地带着温情的，祝福的礼品前进，而是如同春天的风暴，如同一个要求迫切的女子——嘴唇焦燥，深色的头发上戴着一朵强烈爱情的深红玫瑰花。这是因为男人的情欲和女人的情欲是不同的。在男人身上从一开始，就是从最初成熟的时候起，情欲就是强烈的。而对于姑娘们来说，情欲首先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包装和形象。慢慢地情欲变成空想，变成愉快的梦想，变成虚荣，变成美感的享受，但是到最后撂开一切假面具，撕掉包装的外壳的那样一天是要来的。

有一天，艾利卡对这一切都明白了。没有公开的事件，也没有偶然事件来迫使她增长这些知识。使她增长知识的是具有令人眼花缭乱的诱惑的一场梦，或者是一本有着隐蔽的诱骗威力的书，也许是远方传来的一曲她忽然悟解了的旋律，或者是其他人的青春幸福。对于这一点她始终没有弄明白。她只是忽然明白，她又怀念起他来了。但是她所怀念的不是有用的言语和沉默的时刻，而是怀念他强有力的胳膊和要求猛烈狂吻却不理解她无声乞求的话语的嘴唇。她像少女一样羞怯地抗拒这种清醒的意识，但是无效。她努力回想从前的日子。那时没有丝毫令人忧郁不安的情欲。她想对自己撒谎，说她的爱情早已死了，而且已经埋葬了。同时她又在回想心里怀着厌恶从他的房

间里逃跑的那个晚上。随后的几夜她都感到，她的血因为强烈渴求而燃烧了起来。于是她只好把嘴唇扑在凉枕头上，以防在寂静无情的夜里呻吟出声和喊叫他的名字。现在她不敢继续自我欺骗了。所以这点知识吓得她浑身发抖。

现在她也明白了，近来这些天里她所感觉到的糊里糊涂的兴奋，不是说明她美好明丽的爱情死亡了，而是意味着使她心绪烦乱，逼她甚紧的爱情力量的缓慢萌芽。于是她特别羞怯地想到这种爱慕，它是那么纯朴，那么平常。从爱慕里又不断萌生新的痛苦，那是昏暗命运的怀有敌意的孩子。在这种像把果实撒到空旷霜冻的田野中的晚秋一样的情欲里，童贞的力量与从未受过天性紧急危机之苦的充沛精力合而为一了。她心里有一种暴风雨般的，获得胜利的力量。她对这种力量没有反对，没有拒绝，因为这种力量跳出了一切限制，根除了最后的思考。

艾利卡没有想到，对于这次突然来临的情欲，她的反抗是多么虚弱。她觉得在自己心里要重新看到他的要求胜利了，即使从远处，从很远的地方，在没人注意，在他根本没想到她在看他和盼他的情况下看到他也好。她把他的照片又拿了出来。这张照片放在一个隐蔽的柜子里，上边几乎落了一层灰尘。现在照片使她产生一种特别的崇敬。她以强烈的激情吻照片上他的嘴，然后又把照片放在自己面前，说她想对他本人说的激动的话：但愿他能原谅她，因为当时她的举动是孩子气的，是受到惊吓的。然后她又用很急速的语句对他讲述自己的渴望，讲述她现在又是多么无限地爱他，远远超过他过去所能理解的程度那样爱他。但是所有这些极度兴奋的言语都不能使她感到满足，因为她想要重新看到他本人。她在他往常要经过的大街拐角处等了许多天，但是白费力气。于是她心中的不耐烦情绪猛升起

来。有时候她心里产生——当然是惶恐不安地和不大明确地产生——这样的想法：她应该到他的住所去，为自己当时的行为向他表示道歉。但是这时候她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说他最近要在自己的一次音乐会中出场。这是一条使艾利卡感到幸福陶醉的新闻，因为现在她有了在他想不到的时候看到他的最好机会。于是在现在的她和确定将要来到的那个急切盼望的晚上之间的这些日子就缓慢地，非常缓慢地流逝起来。

宏伟的音乐大厅有上千盏灯照耀。艾利卡是最早进入大厅的人之一。把几分钟延长成几个小时的焦躁盼望情绪从天亮时候起就贯注了她的全身。今天必须全力以赴的思想从那时起就从眼睑上赶走了睡眠。自那以后的时时刻刻她都是在梦乡行走的，尽管职业的具体要求不断把她从思念的等待中和平静的渴望中惊醒。晚上来到了。她取出自己最好的衣服，用只有女子在期待情人观看时才有的郑重其事的细心穿在身上。提前一个小时她就动身往音乐厅去了。大概她的计划是先散一会儿步，让她显然兴奋起来的神经有个短暂的休息。但是她走到大街上就感到一种模糊的力量，有磁性似地逼她走向一个方向。她开始时从容不迫的步子变得不平静了，也加快了。突然她自己也惊讶地站到了音乐厅宽大的台阶前边。她为自己的烦躁不安感到羞愧。她下意识地在那里来回走动了一下。第一批车子丁零当啷慢条斯理地来到的时候，她已经不再努力克制自己，而是带着思量好的表情走进了刚刚照亮的音乐大厅。

大厅里边这种弥漫开来的，空荡荡的，几乎成为可怕的梦境一样的沉默没有持续很久。观众愈来愈拥挤。艾利卡看不清一个个人，只是感到了蜂拥而入的一大群人，只感到化妆的生动的形象在眼前流动，碰来擦去，模糊、混乱。她觉得许多面

孔变换不停，如同戴了假面具一样。她心里只有烦躁和期待，眼睛里只有一个名字、一个愿望、一个单词。

突然间嗡嗡说话和来往走动开始了。这是在沉默之前的骚动，有取观剧镜的轻微声，长柄单眼镜的丁零声，人的活动声，物件移动声，还有消溶在暴风雨般的喝彩声里的多音部声音。她觉察到，他走进来了，现在走进来了。于是她闭上眼睛。她知道，自己太软弱，在这样令人自豪的时刻，很难做到沉默无言地看着他。她几乎要欢呼起来，要不就高呼他的名字，站立起来，向他招手示意。但是不管怎样作，都是愚蠢之举，都是轻率的行为，都是可笑的举动。她觉得自己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儿。她等待着。她眯缝起眼睛看着一切，等待着看他如何登上舞台，如何鞠躬，现在——现在必定应该是——该拿起琴弓了。她等待着，终于他那小提琴最初奏出的声音像唱歌一样升高了，就像是田野间欢叫着慢慢飞起，然后直冲蓝天的云雀。

然后她抬头观看，悄悄地，小心翼翼地，就像在刺眼的强光下看东西那样。一看到他，她就觉得热血沸腾，仿佛被昏暗沉默的大海推拥起来。反光的眼镜和找人的眼睛都像颤动的浪花儿峰顶一样使大海处处闪射亮光。她感受到了他的演奏，又感受到了从前的全部奇妙威力。随着音响的增高和逐渐加强，她的心也感到充实起来。她的心在欢笑，在哭泣。这是激动的洪流，这是温情颤动的波涛。她感觉到了欢呼。欢呼从无数阳光一样的跳动光线里飞进进她的心里。她感到浪花儿涌起，直达咽喉，如同喷水池升起了欢腾的水柱那样。音乐的情绪又诱骗了她。她于是像个不认识的盲人，很乐于信赖一只陌生的和可爱的手。然后爆发起了欢呼声。大厅里黑压压的，仿佛中魔睡着了的人海突然间波起浪涌，涛声咆哮。各方面都传来滚滚如

雷的喝彩声。这时候她心里骤然升起一种自豪感。她的灵魂在忆起被他追求的念头，欢呼起来。当初那几分钟里的厌恶和痛苦现在都消融在这种自豪感的意识中了，都消融在他的艺术事业取得胜利的这个时刻里了。

就这样，对于她烦躁的内心来说，这个晚上成了一个真正的，深沉的节日。现在她感到忧虑的只有一个问题：他是否还会想到她呢？此时此刻她是很谦卑的，是但愿能委身于他的渴求者。现在她不再想自己，而是完全想着他，只看他在迷人的提琴演奏中的渴求和热情，而不再理会声音和旋律。

现在给她来了一个奇特的，令人无限愉快的回答。在暴风雨般的长时间鼓掌以后，他决定再加演一曲。他刚拉了几个朴实无华的缓慢节拍，艾利卡的脸色就变得苍白了。她着迷似地听呀，听呀。她在严肃的惊骇中听出来，这就是他们那第一个晚上的歌，也就是他为了让她高兴在黄昏时分结结巴巴唱过的那首歌。于是她梦想到表示敬意。她感到这一首歌是给她唱的，是唱给她听的。她把这首歌只当作越过其他人传到观众厅向她提出的一个问题。她看到一首歌的灵魂为了找到她而在昏暗的大厅里飞舞。迅速的确信使她晃悠悠地进入了愉快的梦中。她认为他在想她，一直在念念不忘地想她。于是无限的幸福向她急驰而来。又是音乐欺骗了她，使她超乎一切现实情况之上。她感到一种向上的飞翔，一人来高，离开了地面。情况就像他们那时站在喧闹的市区上边一样，只是更高，更高得多地超越了命运和人世生活，也超越了一切琐碎问题和犹豫思考。在这次几分钟的加演期间，她在幸福的梦里飞越了一切限制和实际情况。

他演奏以后随之而来的前所未有的欢呼把艾利卡从她出世

的梦境里惊醒了。为了等候他，她急忙挤来挤去往出口处走。现在对于使她担心和阻止她委身于他的最后一个问题，她知道了明确的和令人愉快的答案。她觉得，显而易见的是，他还一直在爱她，而且爱得更加热情，更加美好，更不可遏制和更为急切。否则他今天不会给这些人唱起他为了对她表示祝贺，并且是根据她的爱情创作的这首光辉的颂歌。这首歌的威力那时就攫住了她，征服了她，可是今天她要把精心护理的爱慕之心的果实放到他的脚前。他会使她更幸福……

她费尽力气才挤到艺术家通常下舞台后走的出口处。人们来到这里都不再拥挤了。于是她能以再次不受干扰地沉醉于她在幸福的自信中的梦境。她要是能早些，很早些知道他不会忘记她就好了。这个想法一再出现，并且与对未来日子的愉快希望结合到了一起。她带着傲慢的微笑想，如果毫无思想准备地走下阶梯，看到也许他刚才还在梦想的愿望变成了现实，那么，他会大吃一惊的。还有如果……

但是现在传来了真实的脚步声，愈来愈响，愈来愈近。艾利卡不由自主地退缩到了更昏暗的地方。

他边说边笑走下了阶梯，向一位身穿花边衣服的小姐，即正在哼唱某个小歌剧中旋律的娇小可爱的女歌手，温情地鞠躬。艾利卡浑身颤抖起来。现在他发觉了她，便本能地伸手去摘帽子。但是他把手举了一半，又懒散地垂放下来。嘴唇上还潜藏着愤怒的，受伤害者的和嘲讽的微笑。他把头转向旁边，然后就领着穿花边衣服的娇小女士向他的车子走去。他帮助那女子上了车，然后自己才上车。对孤零零地同她被背叛了的爱情站在那里的艾利卡，他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

这样的事件常常用突然的力量唤醒非常可怕，极其深沉，以

致她不再感觉到是痛苦的痛苦，因为在猛烈撞击中，她失去了理解能力和自觉的感受能力。她觉得自己在沉落，从令人眩晕的高峰上屏住呼吸，没有意志，也没有抗拒能力地摔了下来，摔向一个从来不知道，但是想象得到的深渊。随着每一秒钟，随着螺旋沉落的每一个迅速消逝的极小时间单位，她接近了，接近了，愈来愈接近了她知道会粉身碎骨的可怕的终点。

为了能够平静地正视重大事件，艾利卡·埃瓦尔德承受的小痛苦已经太多了。她的生活里充满了琐细的精神痛苦。这些精神痛苦在她心里支撑起一种奇怪的幸福感，因为精神痛苦导向忧郁梦境的时刻，导向那些柔肠寸断的绝望，导向那些甜蜜的悲哀，诗人就是从这中间创作出最真诚、最感伤的诗篇。可是她认为，在那样的时刻里她已经觉察到了命运强有力的利爪，然而那不过是它威胁性地伸出来的手的流逝的阴影。她原来认为她已经承受过了生活的最最黑暗暴力，并在这种意识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坚定的自信，而现在她的自信在现实中崩溃了，就像一只儿童玩具落到一只神经质的手掌中那样。

因此，她的灵魂完全失去了约束力。生活对于她来说，如同是打烂秧苗和鲜花的一阵冰雹。在她眼前剩下的只有荒芜和辽阔而无法穿越的黑暗。这黑暗隐蔽起一切道路，使得人人失明，并且毫无同情地吞噬了引起回响的恐惧呼声。她内心里只有沉默，一种昏昏沉沉，气喘吁吁的沉默。那也就是死亡的寂静。这是因为在那个瞬间里，她心里的许多东西都已经死去了；一种爽朗欢乐笑声，它还没有生出来，可是要在她心里生存，就像一个争取出世的孩子。许多青年人都具有那种急切的接受愿望：相信未来，并且想象出在一切关闭的，应他们的要求打开的门后边都有欢乐和光辉。而许多纯真的和相信人世的感受就

是对全体人的献身，对只给虔诚学生展示节日和奇迹的大自然的献身。最后是一种无限丰富的爱情，因为这种爱情在黑暗的痛苦源泉里洗了澡，并且为了找到完善而在变换更替的人物中间穿行。

但是在这样的失望中也有新的胚芽。这就是对她周围的一切的强烈厌恶和还不知道如何起步的强烈报复愿望。她的面颊上火辣辣地疼，两手颤抖，仿佛她随时都要用愤怒的力量出击，去反对什么。软弱和羞耻都离开了她。在她心里行动的催逼力量愈来愈明显，也愈来愈急躁不安。由命运造就和操纵的人现在要迎着命运走去，要和命运搏斗了。

这种无目的的粗野冲动使得她在大街小巷里乱转游、作不出决定。真实情况在很远很远的远方，她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她的脚已很沉重和疲劳，但是还在作继续推动她的运动。为了摆脱现在要变得厉害起来的痛苦，并在迅速的走动中忘掉它，她把自己愈来愈厚地裹在自己的思想里。不过她已经感觉到了虽非如泉喷涌但已是点点滴落的热泪……

她突然在一座桥前站住。桥下是黑乎乎缓慢地流动的河流。河面上还有许多闪闪发光的亮点，那都是星星和桥灯的映像，很像是睁开的眼睛在向上凝视。从什么地方传来轻轻的，不停歇的潺潺流水声，那是河水遇到桥墩一分为二了。

她觉得，在这种景象里隐蔽着死亡的思想，突然她身上一阵战栗。她转过头来，附近没有人，只有偶尔走过的黑影。有时从远方也传来笑声，或者滚滚的车轮声。但是在近处没有人、没有会来阻拦她的人。而且这事多么轻而易举，多么迅速就能了结。抓住栏杆，跳过桥边，然后跳到下边，还有令人厌恶的几分钟挣扎，再后就平静了……深沉而且永恒的平静，远远离

开了一切现实。那就是永不再苏醒的，使人平静的安慰……

但是随即她有了另外一个想法！要是成了一具从水里捞出的尸体，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寻开心的好奇者、谣传、议论——那可令人再痛苦不过了！但是一个知道这种情况而且兴许还能自觉地微笑的人是有胜利者的意识的……不对！不可以如此行事。她觉到了，她的生命还没有耗尽，因为她的生命里可能还藏有复仇，藏有一种绝望的最后尝试。生命甚至还是美好的，而她只是错误地生活过。从前她心地善良，信赖别人，性情温和，自我克制，而别的人却都无所顾忌，贪婪而又狡诈，如同靠吃别的动物为生的猛兽。

她从桥上转身走开的时候，从胸中发出一声大笑，一声使她自己为之惊骇的大笑。这是因为她觉得，她对自己所讲的话是多么不相信。只有痛苦是真实的，炽热的强烈仇恨是真实的，还有盲目地寻求报复是真实的。她确实觉得自己变得非常陌生，甚至她都再看不出自己是多么恶劣，多么无用！

她冷得发抖，不愿再想任何问题。她往市区里走得更远了……随便往哪儿去……回家去……不行，不能回家去！一想到回家，她就感到恐惧。家里的一切都很黑暗、狭窄、沉闷。家中的每个角落里都潜伏着回忆，它用恶意的手指指点着她。她在家里是完全孤单地与巨大的痛苦在一起。在家里痛苦在她身边展开黑色的翅膀，抱住她，紧紧地，很紧地挤压着她，使得她难以呼吸。

但是现在往哪里去？往哪里去？她为这个问题伤透了脑筋。其他事情她全都不知道了。她的全部思维活动都集中到了“往哪里去”这么一个词上。

一个阴影在她身旁跑动。

她对这个阴影没有加以注意。

那个阴影向她的阴影倾俯，而且平行并排走了一段时间，但她仍然没有觉察到。走在她身边的人是个志愿兵。当她从一盏路灯旁走过的时候，他仔细地端详了她的面容。现在他礼貌地与她打招呼，她这才从自己的思想里骤然惊醒过来。她需要一点儿时间来真正弄清楚她现在所处的境遇。因此她没有回答他。

这个志愿兵是个骑兵，还很年轻，有点儿笨拙。他没因她的沉默而气馁，而是继续用半是亲切的声调说话，但是仍保持一定的审慎。显而易见，他还没有弄明白，他是在与什么人打交道。她没有答他的话，而且确实穿着高雅。另一方面，她又是在深夜里作孤独的缓慢散步——他真是完全弄不明了。但是他依然毫无所谓地继续在说。

艾利卡默不作声。她本能地想要拒绝他，但是从前的种种事情使得她有了奇怪的想法。现在她确实想开始过另外一种生活，再不要过梦似的昏昏沉沉的日子，再不要给她造成无数痛苦的无聊的渴望。对于她来说，应该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要热情大胆，充满桀骜不驯的力量。于是她又想起了他。——她要对他进行一次报复，进行一次很厉害的侮辱。她要委身于第一个到她跟前来的男人。因为他轻蔑地拒绝了她，所以她要让他受到完全、彻底，也许还是致命的侮辱。这一切在她心里迅速变成了计划和决定。这是一种残酷的，选择受新侮辱的自我折磨，为的是忘记这时候还在火辣辣地疼痛的旧侮辱……她来到这里的时候，正好有这么个机会……这是个年轻人，很年轻，对这种事还完全不了解，毫无所知。他应该就是第一个到她身边来的男人……

于是她突然急切地以和蔼可亲的态度回答说，他可以陪她

同行。这倒使那年轻人又犹豫不决起来：他这是在与什么人打交道呢？但是有几个问题，例如她从音乐会上随身携带的观剧望远镜和她那高雅的言谈举止，都使他改变了对待她的表面态度。他依然还很拘束。他实在还是个半大的孩子，穿上军服样子很古怪，就像是穿的军事伪装服。所以迄今为止他的艳遇都很简单，以至都不成其为艳遇了。现在他是第一次面对一个真正的谜。这是因为她有时候会安静地站几分钟，一动不动，对一切问题都充耳不闻，走起来就像是在梦中一样。然后她又突然与他谈话，开玩笑，还带着挑逗性的，她转眼就忘掉的体贴温情。但是有时候甚至他也觉得，她那笑声中有虚伪的声音。

实际上，当这些疯狂之极的思想在艾利卡头脑中嗡嗡旋转的时候，她花费了不少力气来扮演热情女人和轻佻女人的角色。她知道结局会是什么样子。她愿意那样。但是她暗中不断感到忧虑不安的是，她这是对自己犯罪呀！然而不能积极进行的报复计划，现在在这儿找到了一种手段，尽管是在矛头对准自己的错误方向使用它，但它是令人欣喜的，力量强大的，她那女人的情感无法进行抗拒。要发生什么事，就让它发生吧，即使将来悔恨……只要对那一次蒙受的侮辱什么都不知道就好……只要能忘个干干净净，即使在一次陶醉中，在艺术的和堕落的陶醉中……但只要不再去想那次蒙受的侮辱……

于是她愉快地接受了志愿兵的建议，让他陪同她走进了一个隔离房间，虽然她也模模糊糊地预想到，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但是她不愿去想这些事……她只求不总是去想……

首先送上来的是小晚餐，但是她并没有尽情享用。不过为了麻醉自己，她喝酒了，贪婪而且急速地一杯接一杯喝。然而她没有取得完全成功。有时候她还非常清醒地综览自己的全部

处境。她观察自己对面的这个人。他真的是个恰当人选。最好她不要希望得到他，因为他是个好小伙子，身体健康，面色红润，结实有力，有一点虚荣心，头脑不十分聪明……他决不会预料到，今天夜间所发生的事，也不会预料到他在可怜的，折磨人的人生中所扮演的角色……到了后天她就会把这个人忘掉。而她就是要这样……

在这样进行反复思考的时候，她的眼睛有一种精神恍惚的表情。她的脸上呈现出内心痛苦的凄惨阴影。然后她便慢慢地进入了梦境……她的手指轻轻颤动……她忘记了一切。那些遥远的，已经沉落的景象缓慢地，非常缓慢地重新浮现出来……

然后突然间有一句话或者一次触动又把她惊醒过来。她总是得有一点时间来真正适应种种事情。不过她又端起了酒杯，而且一饮而尽。接着她又饮下一杯，然后又饮下一杯，直到她觉得沉重的胳膊垂落下来为止……

这时候志愿兵把座位移了过来，与她靠得很近。对他的动作，她有所觉察，但是她继续平静地逗引他……

不过她逐渐感觉到了酒的作用。她的目光变得不稳定了，就好像是在透过到处弥漫的水蒸气的浓浊云雾看东西。她所听到的温情的劝说话，好似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已经模糊了，完全消失了。她的舌头已经说不清楚话了。她已经觉察到，虽然她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她的思绪还是混乱的。她觉得眼前有耀眼的闪电和嗡嗡的声响。她不知道该如何防御这种嗡嗡声。但是与把她拥抱得愈来愈紧密和愈温柔体贴的疲倦同时又来到的还有那种抑郁：一半是醉酒人喃喃诉说的，无缘无故的忧伤；一半是整个晚上憋在心里未能抒发出来的痛苦。她完全陷入了自己的悲哀里，对于外部世界她麻木了，没有感觉了。

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不完全理解她的态度。他突然对他要与她开始干的事情缺乏自信了。他认为她是喝醉了。然而他想使她活动活动，清醒过来，因为他羞于利用她的醉态。但是她的麻木冷漠不是用劝说就能消除的，而是还要用讨好的亲吻。他给她搧扇子取凉。但是当他想要解开她的衣服的时候，发生了使他惊慌的意外事件。

就在他拥抱她的时候，她忽然倒在他的怀里，开始大哭起来。这是一次极为可怕，非常悲伤的抽泣。这不是醉酒人那种忧郁的昏昏沉沉状态，而是在她的哭泣中有一种很强的力量。她那神圣而深沉的全部痛苦，如同一只长年被关在笼子里的猛兽，现在突然用野性的力量冲破了栅栏。这种痛苦，现在她已经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的痛苦，使得她不停地颤抖。艾利卡的哭泣出自肺腑。一切，似乎现在一切都变好了。这是因为热泪的负担和得不到发泄的激动的重压都像受了狂风暴雨的冲刷一样从她身上脱离开了。她不住地哭泣。突然一阵战栗传遍了她无依无靠的柔顺的身体。但是她的两眼热泪泉涌，好像还不愿流干。眼泪仿佛把她的一切辛酸悲伤都冲刷掉了。悲伤慢慢停止了，就像是形成的结晶，只会变硬，不会变软。不只是她的眼睛在哭泣。在无情的冲击下，她整个瘦弱柔软的身体都在颤抖，连她的心也在随着颤抖。

年轻人对突然发作的这场痛苦疾病完全束手无策了。他努力使她平静下来，轻轻地，亲切地抚摸她的深色发辫。但是正当她加倍努力振作的时候，他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充满同情的倾慕感情。他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哭泣。这种罕见的，他毫无所知但必定想到其重要意义的悲伤使他对躺在他胳膊里听任摆布的女子产生了敬畏的感情。他觉得触动这个十分软弱，无

力进行最低限度抵抗的身体是一种犯罪。然后他逐渐恢复了意识，对事情处理得也很出色。这次不寻常经历所产生的孩子式的喜悦增强了他的意志力。他在听她说出住址以后，就去叫来一辆车，并且陪同她回到家。他在说过友好的安慰话以后就告辞而去了。

艾利卡又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醉态的最后残余也渐渐消失了。她只是朦朦胧胧地知道最后一段时间里的事情。但是她再不是怀着羞惭的恐惧进行回想，而是在平静的休息中进行回想。在她的热泪中有她全部的青春灵魂和她的一切痛苦：高贵而令人窒息的爱情；强烈的火辣辣痛苦的侮辱；还有最后几乎实现了的自我糟践。

她慢慢地脱去了衣服。

一切都只能如此。这是因为有的人天生不宜谈恋爱。对于他们来说总是遇到期望中的神圣恐惧，原因是他们软弱，承受不了令人痛苦的幸福。

艾利卡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深入思考。现在她明白了：爱情不会再来找她了；她再不能迎着爱情走去了。断念的愤恨最后一次走近了她。

她在暗自不大明白的羞愧中又犹豫了片刻，不过随后她便在镜子前边解开了最后的衣服。

她还很年轻，很漂亮。她雪白的身体里还有早年闪光耀眼的青春朝气。在平缓的，几乎是孩子般的身体曲线中她的胸脯还在起伏；在强烈的内心激动中升高和降落，在有节奏地流动的身体线条游戏中，轻微、柔和。力量和柔性在肢体上显得光彩夺目。她的一切都适合而且也准备有力地接受和提高馈赠的爱情，在交换的活动中给予幸福和取得幸福，迎着最神圣的目

标进行劳动，并且在心里体验美化的创作奇迹。难道她的一切都要不利用和没成果地消逝吗?就像一阵风吹掉鲜花的美那样?就像是人生一望无际的扎成捆的谷物地里出的空瘪谷粒那样?

她突然有了温和的和谅解的断念想法，有了经历过巨大痛苦的人们的尊严。她也有了这样的主意：她的青春年华是断然赠送给那个惟一渴求过她和轻视过她的人的。连最后的这次最艰苦的磨难也再引不起她的怨恨了。她忧伤地把灯熄灭，一心只渴望着温和梦乡里的轻柔的幸福。

这几个星期限定了艾利卡·埃瓦尔德的生活范围。她所体验到的一切都包含在这几个星期里。这以后的许多日子都如同路人一样无关痛痒地从她身边一滑而过。她的父亲死了，她的姐姐与一个公务员结婚了。她的亲属和朋友也都各有自己的幸福和不幸。命运不再让她进入她孤独的时间里，生活再不能用暴风雨般的威力对她造成损害。现在她明白了一个深刻的真理：她所争夺的伟大而神圣的平静只有通过深刻的，使人锤炼的痛苦才能获得；对于没有走过痛苦道路的人来说，是没有幸福的。但是她从生活取得的这点平凡的知识依然是不明确的和没有成果的。奉献爱心的能力曾经使她的本性激动得强烈地痉挛，现在把她引到了孩子跟前。她教他们音乐，给他们讲说命运和命运中潜伏的危险，就像是讲说一个人们必须提防的人那样。她的岁月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流逝了。

每逢春回大地，每逢温暖而且赐福的夏天来临，她的晚上便总是洋溢出真挚热诚的美……

这时候她就坐在敞开的窗户旁的钢琴跟前。窗外传入芳香浓郁的习习微风，如同初春送来的芳香气息。大城市的喧闹已经遥远，如同把波涛汹涌的浪潮抛向白色岸边的大海。金丝雀

在房子里啾啾唧唧，非常欢快地奔跑跳动。在走廊里可以听到邻居家的男孩子们在做狂热纵情的游戏。但是如果她开始弹琴了，那么，外边就会变得一片安静。然后房间门就被很轻很轻地推开，一个接一个小男孩的头都会伸进来，聚精会神地听琴。于是艾利卡便用白皙细长的手指找到好像愈来愈响，也愈能透视的忧伤旋律，其中也有少许幻想，使人想起已经消失了的回忆。

有一次她在这样弹琴的时候，想到一个她记不起来的音乐主题。于是她就反复弹奏下去，终于她猛然认出来了：原来这就是那首民歌，就是他用作自己的情歌开头的那支忧伤的情歌旋律……

这时候她垂下手指，又梦想起了过去。她的思想已经完全没有怨恨和忌妒。谁知道呢，是否最好当时她没有冷静下来……还有他们是否会和解呢?这种事谁能知道呢?……不过……——她几乎为这样的想法害羞——她很想有一个他的孩子，一个漂亮的金黄色卷发的孩子。每逢她孤单一人，十分孤寂的时候，她就可以抱着孩子摇动，就可以照管孩子……

她微笑了。然而这是多么愚蠢的梦想!

于是她的手指摸索着又寻找起了遗忘了的爱情主题……

中文林 译

生命的奇迹

献给亲爱的朋友汉斯·缪勒

一缕缕灰色的云雾低低地压在安特卫普的上空，把整个城市裹在它那厚重的闷热的雾层里。一座座房屋转眼间消融在一层薄薄的轻烟中，一条条街道的走向渺茫难辨。但在天上从云团里发出一声轰响，一声嗡嗡的呼喊，像神说的一句话，那是教堂塔楼的钟在发出低沉的哀鸣和请求；塔楼溶化在这浩瀚、狂暴的云雾海洋里，这雾海填满城市和乡村，在遥远的港湾，团团围住那大洋里躁动不安、静静滚动的潮水。某处，有一线暗淡的光在跟这潮湿的烟云搏斗，想要照亮一块显眼的招牌，但只有那粗硬的喉管里发出的模糊不清的嘈杂声和笑声告诉人们，那是一个小酒馆，里边聚集着怕冷的人和讨厌坏天气的人。胡同里，空无一人；一旦有人路过，那也总像一道短暂的闪

光，急速溶入雾中。这个星期日的早晨，就是这样令人不悦，无精打采。

只有那些钟在呼喊，在不停地呼喊，仿佛雾要窒息它们的发声一般感到绝望。因为虔诚的教徒毕竟是少数；外来的异端已踏入国土，就是那些没有叛教的人，也懒于敬奉主。这样一来，清晨的一团浓重的云雾便足以使许多人背离自己的义务。干瘪的老太婆不知疲倦地嘟嘟囔囔地数她们的十字架念珠，穷人身穿朴素的礼拜日专用长袍站在那里祈祷，我们都消失在教堂的那些又深又暗的厅堂里，处处祭坛和小礼拜堂的闪光的金饰和亮晶晶的做弥撒的服装像柔和的火光交相辉映。雾气像透过高墙渗漏进来，这里也像陷入沉思的空荡荡的街道一样，充满悲郁的叫人冷得发抖的气氛。因为没有阳光，连清晨的布道也是冷漠的，苦涩的：这布道是针对基督教徒的，语调里强压着暴怒，在这暴怒中仇恨和自恃力量强大结为一体，因为宽容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从西班牙给教士们带来了愉快的消息，说新国王以众口称颂的威严服务于宗教事业。与最后的审判所描述的恐怖相结合的，是对未来时代提出警告的隐晦的语句，这些话大概在无数听讲人的座位中一排排地小声传播开来，却在黑暗空处隆隆地空空落地，犹如在令人颤抖的湿冷的空气中冻结成冰。

在布道的时候，有两个男人穿过教堂大门疾步走进来，因为他们裹在又高又严的大衣里，头发散乱地遮着脸，一眼望去无人认清是谁。那个身材高大的人一把拉下裹在身上的湿外衣，露出一张清秀但很不寻常的面孔，那脸上富态的资产者的线条与他那富商老板的发型十分相配。另一个人则比较奇特，尽管他的穿着不很时髦，但他那温文尔雅的举止与他那张颧骨略高

的农民式的但心地善良的脸，是和谐一致的，一大堆下垂的白发给他这张脸增添了一层福音派新教徒的宽容。他们二人做了一次短时的祈祷；然后，那位老板招呼他的年长的同伴跟他走，他们小心翼翼地慢步走进侧厅，里面几乎是一片黑暗，因为蜡烛在潮湿的房子里不停地颤抖，在五颜六色的窗玻璃前是一直无心散开的浓重的云雾。在侧面的一个小礼拜堂里放着有遗产家族的大部分捐赠物和许下的誓愿；就在这个小礼拜堂前边，老板停住脚步，用手指着对面的一个小祭坛，简短地说："它在这儿。"

另一个人走近一些，把手遮在眼睛上方，想透过朦胧的光线看得更清楚一些。祭坛的一侧挂着一幅很亮的画像，在黑暗中这画像的色调显得更柔和更生动，这位画家的目光立刻就被吸引住了。这便是那张心脏被剑刺穿了的圣母画像，尽管有痛苦有悲哀，但它显得极温柔，极其宽容。这位玛丽亚的头非常漂亮，这圣母简直就像一位处在充满幻想的花季的少女，一种淡淡的哀愁衬在她那天真无邪的妩媚的微笑上。向下飘垂的浓密的黑发轻贴在一张苍白瘦削的脸上，双唇透着炽热的红色，像一个紫红色的伤口。线条是少有的细腻，有些线条像眉毛的细纤纤稳稳地一描，就在那温柔的面孔上平添一道充满渴望的光和一种俏皮的美；一双深色的眼睛是耽于梦想的，像来自另一个多彩的可爱的世界，只是一种可怕的痛苦使她离开了那美丽的世界。两只手顺从地轻轻叠放着，胸脯好像由于恐惧而在那冷剑刺入时微微地颤动，她那伤口流出的血染红了那把剑。所有这一切都沉浸在奇异的光辉里，她的头从上到下闪着金光。就连她的心流动着的也不像是温热的血，而像是教堂彩色玻璃在日光照射下反射出的花萼的魔光。而那不断消散的晨曦还在吸

收这幅画像最后的世俗的亮光，使得罩在这位可爱的少女头上的神圣的光环像真实的火花熠熠生辉。

这位画家一直在赞不绝口地欣赏这幅画像，突然间他转移了注意力。

“这是我们当中谁也画不出来的。”

老板点头表示赞同。

“那是一个意大利人。一个青年画家。不过这里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我想从头给您讲起，而您本人也应该如此，您知道，他为您安放了拱顶石。您瞧，布道结束了；除了教堂，我们还要为这事寻找别的场所，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我们的努力和我们共同的工作。我们走吧!”

画家又踌躇地站了一会儿，才转身离开那幅画像，那画像似乎变得越来越明亮，如烟的黑暗仿佛力图变亮，云雾围着窗户构成的拱形越来越呈金黄的颜色。当他还在专心致志地看画，落在后面的时候，他几乎觉得，那孩子般双唇的淡淡哀愁的皱褶好像消失在微笑里，向他展示了新的美色。他的同伴已经走出去了，他不得不加快脚步，好在大门口赶上他。像来时一样，他们又一起走出了教堂。

早春的清晨披在城市身上的沉重的雾衣，现在已经变成了黯然无光的银白色的薄纱，像尖形的编织物缠住隆起的屋顶。湿漉漉的条石路面像钢铁一样闪光，清晨最早的熹微的阳光讨人喜欢地在路面上嬉戏。二人穿过弯弯曲曲的小巷朝明亮的港口走去，这位老板就住在那里。他们慢步朝那里走，沉浸在思考和回忆中；老板的故事很快便言归正传，比他们梦游般行走的步伐还要快。

“我已经给您讲过，”他开口说，“我年轻的时候去过威尼斯。

为了免得做事总是犹犹豫豫，我并不十分笃信基督教。我不去管理我父亲的营业所，我跟那些整天寻欢作乐的年轻人一起坐在小酒店里喝酒、耍闹，也和别人一样会在桌子上扯着嗓子唱下流小曲，说脏话。我从来不想返回家乡。我的生活是轻浮的，正像我父亲从家里紧急写信时说的那些威胁我的话一样：他们了解我，而且警告说，这放荡的生活会把我毁掉的。我只是一笑置之，有时也有恼火的事：猛猛地喝上一口甜的红葡萄酒，就能把一切苦楚忘得一干二净。葡萄酒要是不能消愁，妓女的一个吻就可以解闷。我拆开那些信，然后撕成两半：我喝得酩酊大醉，我想不出有什么出路。但在一天晚上，我摆脱了一切。这种状况是很少的，我今天还有这种感觉；显然好像有一个奇迹为我开辟了道路。我坐在我的酒馆里：今天我还能看见它跟它的烟气和我的那些酒友在一起。妓女们也都在，其中的一个长得非常美；我们很少像这一夜闹得这么凶，那一夜雷雨轻鸣，阴森可怖。当一个放浪的故事刚刚引起哄堂大笑时，我的仆人突然走进来，递给我一封信，那是信差从法兰德斯送来的。我很生气，我不爱看我父亲的信，因为信里老是提醒我牢记我的义务，勿忘侍奉基督，这两桩事早就被我给淹死在酒里了。我想把信收起来：这时，我的一个酒友跳了起来，他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善于随机应变，精通骑士的一切本领。‘别听癞蛤蟆叫！这跟你有什么相干！’他喊着把信抛在空中，一伸手抽出他的军刀，熟练地把那张向下飘落的信纸深深地刺向墙里，弄得那闪着亮光的有弹性的军刀直颤。他小心地把刀抽回来——那封还没看的信就留在原处了。‘这个蝙蝠就贴在那儿吧！’他嘿嘿地笑着说。其余的人都鼓起掌来，那些妓女快活地朝他跑去，大家举杯向他祝酒。我自己也在笑，跟他们一起喝酒，强迫自己

参与狂欢，这样一来，我就把信和父亲，上帝和我自己，全忘在脑后了。我们离开那里时，那封信我连想都没想；我们到了另一家酒馆，在那里我们的狂呼暴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从来没有像那次似的烂醉如泥，一个妓女如同罪恶一般的美。”

老板不知不觉地站住，用手一次又一次地抚摩前额，好像他要从自己的头脑里抹去一种令人不快的情景。画家立刻发现他的回忆的痛苦，不去瞅他，却像好奇似的把目光停留在一只张帆疾行的三桅帆船上，它正撑满帆向港口靠近；他们俩慢慢地走到港口的一个五颜六色、杂乱无章的堆物那里。沉默没有持续很久，讲述人赶快继续说下去。

“您可以想象得出结果会怎样。那时我年轻，很糊涂，可是她是放肆的，美丽的。我们一起走了，而我却烦躁不安，欲火中烧。但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当我躺在她那诱人的臂膀里，她的嘴压在我嘴上时，这柔情在我看来却变得不那么疯狂了，可以说是变得不得已的回报；她的嘴唇以奇异的方式使我记起往日在父母屋里的晚上温情的问候。有一次，也真奇怪，而且令人难以相信，我躺在这个妓女的怀里竟突然想起我父亲的那封被揉皱刺破的没读过的信。我当时仿佛觉得我的酒友的一剑是刺进我的鲜血直流的胸膛。我一跃而起，那样突如其来，脸色那样苍白，吓得那个妓女眼睛发直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但我羞于说出我的愚蠢的恐惧心理，我因这个陌生的女人而感到害羞，我是躺在她的床上，安享她的美色；我不想把我这一瞬间的愚不可及的思想告诉给她。但此时此刻，我的整个生活都变了样，今天和当时我都觉得，只有上帝的怜悯才能左右这件事。我把钱扔给她，她勉勉强强地拿了钱，因为她怕我瞧不起她，她喊我德意志傻瓜。但我什么也没听见，我风风火火地冲

进寒冷的雨夜里，像一个绝望的人对着河道大声朝一只小船叫喊。终于来了一只小船，它要用金币当船资，但我的心由于突如其来的、冷酷无情的、不可理解的恐惧而跳个不停，除了那封信，我脑子里什么都不去想，一个奇迹这么突然地又使我记起了那封信。到达那个酒店，我像发了热病似的急于看到那封信的内容。我像一个发狂的人突然闯进酒店，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我的酒友们快活而又惊奇的呼唤，几步跳上一个杯盏乱响的饭桌，从墙上撕下那封信就跑开了，根本没管身后的无礼的嘲讽和愤怒的咒骂。在酒店附近的一个角落里，我用颤抖的手打开那封信。天空阴云密布，大雨如注。风撕扯着我手中的信纸，直到我用充血的眼睛看清所有字迹之前我都没松手。上面只有几句话：我的母亲病危，希望我能回家。像从前那样的申斥和责骂的话一句也没有。但当我看到那刀刃正好穿过我母亲的名字的时候，我心里感到万分羞愧……”

“一个奇迹，一个显而易见的奇迹信号，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但对那为他而产生的人却是好的。”画家嘟嘟囔囔地说，这时讲述人激动不已地陷入沉默中。他们又肩并肩无言地向前走了一会儿。远处，老板的豪华的房舍迎着他们闪着亮光。当老板抬头发现他家时，他赶快继续讲下去。

“让我说得简短点吧，至于这一夜我是多么痛苦多么懊悔地熬过的，我就不对您讲了。我只对您说说第二天早上我是跪在马库斯教堂的台阶上就够了，在那里我热情地发狂地许下誓愿说：如果圣母对我大发慈悲，使我得到母亲原谅和祝福，我就为圣母建一座祭坛。当天我就起程了，我时刻怀着绝望和恐惧奔向安特卫普，不顾一切地冲向我父母家。

“我的母亲站在大门口，她已经老了，脸色很苍白，但很健

康。她见到我，高高兴兴地迎着我张开手臂，我呢，大哭了一场，诉说我忧虑了多少天，因刺伤母亲的心又有多少夜在羞愧难当中煎熬。从那时起，我的生活完全变了样，我敢说那是一个好的生活方式。我所占有的最可爱的东西，就是那封信，我把它砌在这座房子的基石里了，是我亲手砌的，我曾设法来完成我的誓愿。回到家里不久，我就派人建造了那个祭坛，这您是看见了的，我还尽一切努力把祭坛装修得庄严肃穆。因为我不了解那些秘密，而这些秘密您是知道如何用您的艺术去探索，我只想要献给圣母一幅庄重的画像，要知道还向我显过灵呢，所以我写信给我威尼斯的一位好友，请他给我介绍一位他所认识的最优秀的画家，让这位画家为我完成我的心中的这件作品。

“几个月过去了。有一天，一位年轻的画家来到我家门前，说他是被介绍来的，向我转达了我朋友对我的问候和写给我的信。这位意大利画家的奇特的无比忧郁的脸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完全不像我在威尼斯狂欢滥饮时的那些吵吵闹闹的酒友。大家宁愿把他当作修道士而不是当作画家来接待，因为他是黑黑的瘦高个儿，他的头发是简简单单分开的，他的面容是那种守夜人和苦行僧样超俗的苍白。信只证明那好的印象，打消了我的关于这位艺术家是否过于年轻的思虑；我的朋友在信中告诉我，说意大利的那些老画家比公爵还骄傲，就是高薪聘请也很难说动他们离开故土，在家乡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是朋友和女人，爵爷和百姓。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选定了这位年轻的艺术家；他因为一个莫名的原因渴望离开意大利，这对他来说比之于一切金钱的报酬都更紧迫，实际上在家乡，大家也了解这个青年画家的价值，也很尊敬他。

“我朋友介绍来的这个人，是一个安静的内向的人。他的生

活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模模糊糊地预感到，有一个美丽的女人对他的命运深表同情,他就是因为这原因才离开故乡的。虽然我没有什么证据，我总觉得这样的行为是异教的，非基督教的，但我认为，那幅您看到的画像，他是在没有模特儿也没做太多准备的情况下在很少的几周内凭记忆画成的，它具有他所爱的那个女人的特征。每当我到他那里去的时候，我总会发现他怎样重新品味您看到过的那同一张可爱的面容，或是他如梦幻般沉浸在观察中。画像完成以后我隐隐地担心它失去神性，担心他把一个妓女当圣母来画；当我劝他作第二幅画像选择另一个形象的时候，他一声没吭。第二天，当我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已经离去了，一句告别的话也没有留。我踌躇地带着这幅画像去装饰那个祭坛；当我询问教士时，他不假思索便准许了……”

“他做得很对，”画家几乎很激动地插口道。“不按照我们遇到的女人的美，我们该从哪里知道如何描绘我们可爱的女人的优雅的美呢。如果我们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那末，为了表现最完整的形象，人之中最完善的形象不就必然成了不可见的事物的一个仅只黯然无光的衬托了吗！我是您选中的作第二幅画像的人，我是一个穷人，这些穷人离开了自然就画不了画，他们天生不会凭想象作画，他们总是通过勤恳模仿真实来完成他们的作品。为了画好圣母的画像，若是我选择不是我最可爱的人作模特儿，通过一个罪恶女人的脸来展示纯洁无瑕的女人是罪恶的，但能搜寻美，我能画那个脸上可以向我展示我们圣母大部分特征的女人,我在我的梦想中看见过她。您要相信尽管是一个罪恶的人的脸,如果您以虔诚的热情画它,在它的特征上就会连一点点贪欲和罪恶的残渣都不会留下；作为

在尘世妇女脸上的表情里的一个标志，这种纯洁无邪的魔力常常一直在起作用。这种奇迹我时常亲眼看到。”

“不管怎样——我信任您。您是一个饱经沧桑的成熟的人，所以您认为这里没有任何罪恶……”

“相反！我认为这是值得赞赏的，只有那些新教徒和其他教派的信徒才强烈反对装饰奉神之所！”

“您是对的。但我请您尽早开始画这幅画像，这没兑现的誓愿像一团罪恶的火在我心中燃烧。经过了二十年，我忘记了这第二幅画像：最近，当我看见我女人的那张忧伤的脸，看见她在我孩子的病床旁痛哭流涕时，我才感觉到这罪过，想起我的誓愿。您知道，这一次圣母创造了一个治病救人的奇迹，那个病是所有医生都绝望地避开了的。我请求您能尽快完成这幅画像。”

“我尽力而为就是了，坦白地说吧：在我漫长的绘画岁月里，几乎没有一个作品使我感到这样难，因为如果它不应该作为一个拙劣匠人的粗制滥造的东西与这位青年画家的画像并列——我渴望对那幅的影响了解得更多一些——，那么神的手就必须和我的作品同在。”

“这样的人向来都是可靠的。一切顺利！大胆地创造您的作品吧。我希望您能很快把令人喜悦的消息送到我家里来。”

老板在他家门口又一次跟他亲切地握手，充满信任地望着他那双像山涧里闪光的湖似的眼睛，眼睛周围是错落的尖石和陡坡，它们从那张粗野德意志的有棱有角的脸上往外射出蓝色的光。画家有一句答话已到嘴边但又大胆地吞了回去，他紧紧地握了握伸过来的手。二人就这样相互充满理解地分别了。

画家慢悠悠地沿着码头踱步。这是他的习惯，当工作还没

把他拴在屋子里时，他总是这样。他爱这粗犷的多彩的景象，他的工作不间断地在这景致里跃动；他时而坐在一个挂满露珠的木桩上，以便把一个劳动者奇异的身体弯曲描摹下来，努力掌握绘画中透视缩减的难上加难的技巧。水手的喊叫，车过的辚辚声，还有那夹杂着单调的嘟嘟哝哝闲谈般的声浪冲向岸边的大海，都搅扰不了他。向他投来的那些目光虽然不是从他自己内心看到的图像的反光中发射出来，但它们却在一切无声无息诞生的活着的人之中辨认出那道很可能照亮一件艺术品的光线。因此他也总是走向生活，在生活里有着五光十色、纷纭万千、变化莫测的魅力。他以审视的目光漫步在海员中间，这里没有人敢于嘲笑他，因为好似海滩、无光泽的贝壳和破碎的岩石一样聚集在码头上的吵吵嚷嚷的无所事事的人群中间，态度和严肃表情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但这一次他很快便停止了他的搜寻。老板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因为这故事也悄悄地触摸了他自己的一次遭遇，连往日如此献身于艺术的魔力今天也拒绝为他服务。尽管她们都是粗鲁的渔民形体，但在所有这些女人脸上都有出自这位青年画家之手的圣母画像的温柔的光在闪烁。他在梦幻般的思想中贴着那些身着节日盛装的熙熙攘攘的人群犹犹豫豫地漫游了一段时间；随后，他再也不去努力抵住那思慕的冲动，他穿过如网的弯弯曲曲的黑暗的胡同，试着再返回教堂去看那个温柔可爱的女人的那幅异乎寻常的肖像。

从那次交谈以后，又过了几周。当时画家答应他朋友完成那幅圣母祭坛用的画像，但全天那一动没动的画布还一直以责备的目光注视着这位老画家，他似乎害怕动笔，宁肯把一小时

一小时的光阴消耗在大街上，免得非去感受对他的畏缩发出粗暴的提醒和无言的指责不可。为了审视自己的内心，从画家看到那位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那一天起，这种对活跃的工作起着重大作用的生活就发生了一个转折：未来和过去突然分离开来，注视着他，像一面空空的镜子，只有黑暗和阴影向镜子里面流去。除了害怕一种生活，没有任何可怕的东西；这生活在攀登到最后一个山峰上时抬头一看，先是大胆的迈步，接着沉思的恐惧袭上心头，走上错误的道路，没有力气迈着最后轻捷的步伐向前走去。有一次，这位画家觉得他一生已经画了好几百幅虔诚的宗教画了，现在竟然失去了画出一个人的庄重的面孔的能力，他本人好像觉得只有神的相貌才是庄重的。他找过那些按小时出卖面孔供人作画的女人，他也找过那些出卖自己肉体的女人，他还找过市民的女子和脸上闪现心地纯洁之光的温柔可爱的少女。但是每当她们很近地站在他面前，他想描上第一笔时，他总是感觉到她们的凡俗的人性。在这个人身上，他看见金黄色的贪食的肥胖，看见那在爱的搏斗中纵情玩笑的举止粗野的贪婪；在另一个人身上，他感觉到在那隐藏在短时闪光的少女前额之后的空荡荡的平滑，那些妓女的粗鄙的步态和暧昧的大腿的弯曲简直令他惊异不止。他觉得世界突然变得如此荒凉寂寞，所有这样的人都在他周围浮动，他觉得那神性的呼吸似乎已经泯灭，处处充塞着那些贪婪和女人诱人的肉体，她们再也不知道什么是神秘的童贞，不懂得什么是一身清白地献身于另一个世界的梦想的微弱的恐惧。他羞于打开那些装着他个人作品的皮夹，因为他觉得他好像离开了大地，好像自己有罪似的，因为他选择粗俗的农民作耶稣基督的殉道者，选择丑陋的女人作他的女仆。这种情绪像密布的压顶的黑云罩在他头

上。他看见，在他逃向艺术以前，自己像一个小雇工在他父亲的犁后面走，用坚实农民的双手拿耙来杵黑色的泥土，他问自己，他播下黄色的谷种，照看和保护孩子，是不是不如用粗笨的手指改变那些并非为他制造的秘密和奇迹的信号。他的全部生活仿佛就在他的手指中摇摆，被一小时的短暂的认识劈成两半，被一张画像切断，这幅画像飘飘摇摇地通过他的梦，成了他醒着的数分钟里的痛苦和极乐。因为在他看来，在他向圣母祈祷时不可能再有别的感觉，只能感觉到圣母就在那幅画像上，它是一幅如此优美高雅的肖像，与他所遇到的所有尘世女人的美色完全不同，在带有神的预感的女人的恭顺的光华中容光焕发，在不可靠的朦胧的记忆中融入这个形象的奇妙的服装里。当他第一次努力不去体察真实，而是依照理想的形象创造一个圣母的时候——那形象一直在他脑海里浮现，玛丽亚怀抱一个孩子，温柔地微笑着，处在不受干扰的极乐中——，这时，他那想要运笔的手指无力地垂了下来，像因痉挛而不能动弹了。流动的血已经枯竭，面对他以内心的眼睛看见的那个好像被他画在坚硬的墙上的清清楚楚，手指的熟巧似乎无力表述眼睛的语言。他没有能力把他梦想中最美最可靠的图像变成现实，这痛苦像火一样烧灼他的心，就是现实也不能从自己的无限丰富的宝库中提供一座桥。他向自己提出一个忧心的问题：他是否还可以称自己是艺术家，因为他变成了这个样子；他一生中是否仅仅是一个辛勤的画匠而已，就是只会把颜色涂抹上去，如同一个手推车车夫向工地运送石头。

这样的自寻烦恼的思虑弄得他终日不得安宁，强劲地把他从他的小屋赶了出去，屋里那空空如也的画布和细心准备的画具像发出嘲讽的声音似的折磨着他。他曾多次意欲向老板和盘

托出他的危机状况，但又怕这位亲切善良的人不能完全理解他，害怕这个人宁可相信这是一个笨拙的托词，而不相信他没有能力动手作这样一幅画像，要知道他曾完成过大量的作品，而且受到行家和外行赞誉。他像往常一样不知所措地在大街小巷四处游荡，内心又悄悄地害怕这偶然事件或是一种隐蔽的魔力一再使他在那个教堂前从游梦中醒来，仿佛有一根无形的绳索把他绑在这画像上，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梦中操纵着他的灵魂。有时他走进屋里，隐秘地希望能够发现一切纰漏，使那逼人的魔力失效；但一到画像前，他就完全忘却了妒忌地按照艺术和手工艺的标准去衡量那位年轻艺术家的创作，他只感到周围有不停振动的声音把他托入更温馨更美好的享受和观察的境界中。当他离开教堂，回忆起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努力时，他才加倍地感觉到旧日的痛苦。

一天下午，他又到阳光照耀的大街小巷四处游荡，这一次他觉得他那恼人的疑虑减弱了。从南边刮来第一阵春风，送到他心里的虽然不是温暖，却也是许多日益生机盎然的春日的明媚。这位画家好像第一次感觉到，把他个人的忧伤用来遮盖这世界的那灰色的微光已经消散，上帝和恩宠向他心里流动，就如每次伟大的复活的奇迹以一闪即逝的信号公诸于世。三月的明朗的太阳照得所有的屋顶和街巷闪闪发亮，五颜六色的信号旗在港口上空飘扬，港口在轻轻摇动的船只中间向上泛着天蓝色的光，在没完没了的城市嘈杂声中发出嗡嗡的声音，好像欢呼般地歌唱。西班牙骑队的一个巡察人员快步来到广场；人们今天不像以前那样用仇恨的目光望着他们，而是愉快地望着他们的装备和闪耀的头盔上阳光的反照。女人们的头巾迎风招展，露出鲜嫩生动的面孔；但在石头路面上却响着孩子们跳舞的轻

巧的脚步声，他们手拉着手，边唱边舞边在圆圈里旋转。

就是在平时昏暗的码头小巷里，也有越来越快乐的漫步者踏进去，那里也静静地闪烁着微光，像是从光线中往下降落的雨。太阳不能让它那放射着光辉的脸完全面向这些向前倾斜的山墙的屋顶，因这些屋顶都紧密地相互倾侧，是黑色的和发皱的，如同两个站在那里不停地闲聊的可爱的母亲头上古老的女帽。但那嬉戏的光从这个窗投向那个窗，好像闪耀的手忽隐忽现地向下抓挠，像做纵情欢乐的游戏来回跳跃。有些地点，光照既安静又柔和，好像暮色刚现时的一只睡意惺忪的眼睛。在下边，在大街上，是一处昏暗，多少年来一成不变，只在极少的冬日里被白色的雪覆盖。住在那里的人，眼里都充满着永远朦朦胧胧的不快和悲哀；只有那些心中燃烧着对光和亮的渴望的孩子深信不疑地被这春天的第一道光线所迷惑，穿得薄薄的，在那尘土飞扬、高低不平的石头路面上游玩，下意识地深深沉浸在那从屋顶间露出的窄窄的蓝色光线和日环的金色舞蹈带来的欢快情绪中。

这个画家走啊走的，没有一点儿疲倦的感觉。他觉得，他好像也获得了一种隐秘的欢乐，有如太阳闪射出的一现即逝的亮光就是上帝照耀的射入他心灵的赐福的光线。一切痛苦都从他脸上消失了，现在他的脸显得温柔、平和，使得玩耍的孩子们抬头去瞧，战战兢兢地向他致意，因为他们把他看成一个神甫了。他走啊走，不去想目的地和终点，因为在他的肢体里活跃着新的春天的冲动，好像在沙沙作响的老树里嫩芽有所请求地敲打结实的韧皮，使韧皮让嫩芽的幼小的力量见到阳光。他的脚步欢快而轻捷，像年轻人的一样；他显得更有精神，更活跃了，虽然这路程已持续了好几个钟头，快速的轻快灵活的节

拍测量着快步走过去的路段。

他突然呆呆地站住，用手遮住眼睛，好像被闪电的光伤害了似的，或者说像是发生了一件可怕的难以置信的事件。他是抬头去看照在一个窗户上的阳光才感觉到那反向光的充足的光线刺得两眼发痛，但透过那层紫红色和金色的雾在混乱的深红面纱上出现了一个罕见的现象，一种奇异的幻象：那位年轻的艺术家的圣母，充满幻想、淡淡哀愁地向后靠着，就像在那张画上。他打了一个寒噤，失望的最大的恐惧与一个被赐福者的微醉般颤抖的狂喜结合在一起，在这位被赐福者看来圣母的奇异的幻影不是在梦的黑暗中，而是在白昼的亮光中出现的，这个奇迹，它是许多人制造的，真正看到它的人却很少。他不敢抬头去看，他觉得他还不够坚强，在他那索索发抖的肩头上还承受不起不幸的决断给人带来的沮丧的一瞬，因为他害怕，与他那气馁之心的毫不留情的自我烦恼相比，这一秒钟会把他的生命搞得更加破碎。当他的脉搏慢下来，平缓地跳动，他在喉咙里不再痛苦地感觉到它的锤击时，他才吃力地站起来，从遮住的颤抖的手下边缓缓地向那扇窗户望去，他就是在那窗框里看见过那幅诱人的画像的。

他被欺骗了。这不是那位青年艺术家的玛丽亚画像上的那个少女。但那只举起来的手并没有因此而沮丧地放下来。因为连他看到的这张画他也觉得是一个奇迹，虽然与一个在观察时刻的灼炽的光线里显现的神的形象相比，那是一张更可爱、更温柔、更富人情味的画。这个若有所思地在光亮的窗栏杆上的少女，与那幅祭坛画像只有一种很久以前的已消失的相似：她的脸被黑色的卷发笼罩成很多细纹，她脸上泛起一种神秘的不可思议的苍白的光，但她的线条部更硬，更锐利，几乎是愤怒

的，嘴周围蕴含着痛哭后抗拒的激愤，甚至连她那双充满梦幻的眼睛的失魂落魄的表情也不能减弱这愤怒，从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旧日的刻骨的悲伤。幼稚的骄横和天生的隐隐的悲哀，跟这种尽力控制的烦躁不安交织在一起。在她的静止不动里是一种沉静，这沉静每时每刻都可能融入一种易怒的活动中，对多少有些不可思议的东西和离奇古怪的东西就连一个温柔的梦也会感到迷惘；而这位画家从她外貌的某种紧张的表情上感觉到，在这孩子身上已经开始有了生活在梦想中、时刻离不开种种渴求的那种女人的影响，她们的灵魂寄希望于那些她们全身心热爱的事物上，如果硬把这些事物从她们身边夺走，她们就会死。除了所有这一切古怪和陌生之外，使他更为惊异的是大自然的奇迹：这就是使她脑后在那光照反射的窗户里照射出圣灵之火般的太阳的炽热，圣光聚集在她的鬓发周围，使卷发像黑色的钢铁般闪着亮光。在这场奇迹游戏中他最清楚的是感觉到：上帝的手向他指出令人满意地出色地完成他的作品的道路。

一个手推车车夫结结实实地撞在这位木然站在街心的完全沉浸在观察之中的画家身上。“天哪！您怎么不看着点，还是那个漂亮的犹太女人把你这老东西的魂给勾去了？你像一个傻瓜似的直勾勾地张望，把路都给堵住了！”

画家如梦方醒，吓了一跳，但那粗鲁的话并没有伤害他；他只顾听这个身披外衣的粗汉话中向他透露的信息，根本没注意那粗话。他十分惊诧地抓住那句话问那个车夫。

“这是一个犹太女人吗？”

“我不知道，但都这么说。总之，她不是当地人的孩子。这孩子他们是从哪儿找到或得到的，这跟我有什么相干，对这事我从来没有好奇心，听听而已。你要是想知道，就请您去问那

个掌柜的吧，那孩子是怎么来的，他肯定比我了解得更清楚。”

他指的那位“掌柜的”是一位旅店老板，一家有霉味的烟雾缭绕的小酒店的店主，在这些小酒店里一向是充满生机，喧闹不止，因为戏子和海员，士兵和懒汉，为了经常光顾酒店，就在那里下榻。他的脸是肿胀的温和的，他站在窄小的门里，像一块诱人的招牌似的很显眼。没怎么思索，画家便向他走去。他们二人走进小酒店。画家找了个角落，坐在一张很不干净的木桌旁，略微显得激动不安。当店掌柜把他要的一杯酒放在他面前时，他请求店掌柜跟他一起小坐片刻。邻桌的几个水手已经有些醉了，正在狂呼乱叫，为了不让他们听见，他小声说出他的愿望。他用简短的但内心激动的话语讲了那使他感受到的奇迹信号，店掌柜惊愕地倾听着，好像在竭力用他那迟钝的被酒精烧麻痹了的理解力跟随画家的思路，——画家最后请求店掌柜允许他的女儿充当他的一幅圣母玛丽亚画像的陪衬。他也没忘了提到，父亲的同意就是参与了这项敬神的活动；他又点明，他准备用现金为这项服务付酬。

店掌柜没有立刻回答，他用他的粗短的手指一个劲儿地抠他宽大的鼓胀的鼻孔。最后他开口说：

“您不要把我当成一个坏基督教徒，不敬上帝。但是，您说的这个事儿，不那么简单。我毕竟是父亲，我可以对我的孩子说，您就去这么办吧，我信赖你。您听我说，我们达成协议了。不过这孩子是很特别的……该死！那里发生什么事！”

他突然气哼哼地跳了起来，因为他不喜欢别人打断他的话。在另一张桌子上有一个像疯了似的用酒杯把凳子敲得噔噔响，在喊人添酒。店掌柜粗暴地从他手里夺去酒杯，强忍着咒骂去向酒杯里灌酒。同时他又顺手拿来一个玻璃杯和一瓶酒，把它

们放在客人的桌子上，斟满两玻璃杯酒。他自己的那杯酒一下子就给喝干了，他像感到很清爽似的把嘴巴胡子抹擦干净，然后开口说道：

“我要告诉您，我是怎样碰到这个犹太女孩的。我当过兵，先是在意大利，后来在德国。您听我说，那是一种很糟的行当，不比今天和从前更糟。后来我厌倦了这一行，我想经过德国回家去，找一种正当的手艺干，因为我手头的脏钱已经所剩无几了；那点脏钱都从手指缝流出去了，可我从来不是一个吝啬鬼。于是我来到一个德国的城市。我刚到那里，有一天晚上就听见外面哄闹咆哮。为什么，我不知道，只见一些人聚集起来闹事，往死里打那些犹太人，我也跑过去挤进人群，总希望发现点什么，我出于好奇，很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那简直是闹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们破门而入，杀人抢劫，奸淫妇女，无所不为，这些家伙还贪得无厌地兴冲冲地大吼大叫。很快我就看腻了，我从人群里挤出来，因为不愿让我的正直的战斗之剑沾上女人的鲜血，也不愿意为了猎获物跟姑娘们扭斗。我走进一条小巷，刚想穿过这巷子回家，一个犹太老人疾步向我跑来，他满腮长长的胡子颤抖着，一脸心绪慌乱的样子，怀里抱着一个在睡梦中被惊醒的孩子。他结结巴巴地对我说了一大堆含混不清的话。他说的犹太德语我倒是全听懂了，意思是要是我想救他们，他就给我很多钱。我很可怜那个孩子，她一直用她那双大眼睛惊异地凝视着我。这笔交易似乎不坏。于是，我把我的大衣披在他身上，领他们到我的住所去。有几个人停留在小巷的巷口，他们不怀好意地向老人走来，但见我手里拿着一柄出鞘的剑，他们对这祖孙二人也就未加干涉。我把他们带到我那儿去；因为老人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我，我也就在当天晚上离开了这个城市，

城里的大火和屠杀一直肆虐到深夜。走了很远我们还能望见火光，老人绝望地呆呆地看着那火光，孩子一路上却睡得实实的。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间不很长：没几天，老人就得了重病，死在路上了。在这之前，他把他逃难时弄到的所有的钱都给了我，还给了一张用怪模怪样的字母写的条子，要我到安特卫普交给一个经纪人，那人的姓名他也告诉了我。临死前，他把他的孙女托付给我了。我来到这里，把那张字条交出去，那字条还真发生了奇妙的作用：那个经纪人给了我相当可观的一笔钱，比我预想的多得多。我很高兴，因为我从此结束了我的流浪生活，买下了这座房子和这家酒店，那疯狂的战争年代我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了。那孩子我始终留在身边：我感到很遗憾，我也曾希望她长大后能为我这个老鳏夫照管这个家，但事与愿违。

“正像您现在所看见的，她整天就是这个样子。她总呆头呆脑地望着窗外，不跟任何人说话，答言也只是那么羞答答的一句，她那低头缩脖的样子活像有人要揍她似的。她从不跟男人讲话。起先我想她能在我这酒店里帮帮忙，像对门老板的小女儿那样给我招揽顾客，人家那女孩子跟顾客开玩笑，逗他们高兴，酒是一杯接着一杯地被喝得精光。可是我的女儿过分拘谨：谁要是碰一下，她就像一阵旋风似的冲出门去。随后，我就找她，她总是坐在哪儿的一个角落里缩成一团嗷嗷地哭嚎，能把一个人的心给哭碎了，还以为谁伤害了她呢。就是这么一个怪孩子！”

“请告诉我，”画家打断说话人，他在说话时好像越来越陷入沉思，“她仍然是犹太人，还是已经改宗基督教了？”

店掌柜狼狈地抓了抓脑袋。“您知道，”然后开口说，“我当过兵，我知道我自己就不很笃信基督教。我过去很少进教堂，现

在也不进教堂，为了这个，我很后悔。对于给孩子改宗，我的头脑好像一直很麻木。这我从来没有像模像样地试着去做，因为我觉得这对这个固执的孩子是徒劳的。人们曾唆使神甫来卡我的脖子，恐吓我；我只好劝他们放心地等到孩子懂事的时候。不过这事恐怕还要等很长时间，虽然她现在已经十五周岁了，因为她非常内向，十分古怪。熟悉犹太这个民族的人都知道他们就是这样奇怪的人；我觉得那位老人很好，这女孩也不坏，只是很难跟她接近。您说的事，我觉得不错，因为我认为，一个基督教徒对灵魂的挽救从来都不可能是做得很够，每一项这样的活动都是很重要的……我要坦白地告诉您，我对这孩子没有真正的权威，只要她用她那黑色的大眼睛去瞪一个人，那人就不敢加害于他。这您全看见的。我去叫她。”

他骄傲地站起来，又斟满一杯酒，站着一饮而尽，然后噔噔地穿过店堂，这时又来了几个海员，从他们的短小的白色陶土烟斗里往外喷着一股股遮头盖脸的浓烟。他亲热地跟他们握手，斟满他们的酒杯，跟他们开着粗俗的玩笑。随后，他才想起他要去干什么，画家听见他迈着沉重有力的步子慢慢走上楼梯。

他的情绪非常古怪。这温馨的信任本来使他的动作都变得欢快起来，但现在却随着酒店里光亮的不断增大而显得黯淡无光了。街心的尘埃和屋里昏暗的烟气飘浮在他记忆中的那幅闪着微光的画像上面。把这到处都与具有如此光辉思想的尘世女人的形象混杂在一起的肥壮而粗野的人类提升到他的虔诚梦想的最高位置，乃是一种罪恶，他心里依稀跃动着对这种罪恶的恐惧。想到要他从某人的手里接受由秘密和公开的奇迹信号指示他寻找的馈赠物，他不禁打了个冷战。

店掌柜又回到店堂里来，在他那笨重的宽大的黑影里映衬出一个女孩的形体，那女孩犹犹豫豫地，好像害怕那狂呼乱叫的烟气似地停在门前，像求助般用细纤纤的手抓住门框。店掌柜的一句命她进来的粗话，吓得她那刚一出现的影子退回楼梯通道的黑暗里去。这时，画家已经站起身来。朝她走过去。他用自己衰老的粗糙的但又那么温柔的手抓住她的手，一边凝视着她的眼睛一边亲切地轻声说："你不想在我这儿坐一会儿吗？"

这女孩惊讶地望着他，因为听到这充满温柔和被净化的爱的、深沉的银铃一样的语调而感到无比惊异，这语调第一次透过酒店里烟雾缭绕的黑暗迎向她扑来。她脸上流露出那些成年累月渴望爱抚的人和那些有朝一日以惊愕的灵魂接纳她的人的那种微微颤抖的惊恐，感觉到他的双手的温柔和他两眼脉脉含情的善良。当她得到这个人的温柔时，在她内在的眼睛里出现了她已故祖父的面影，被遗忘的银铃又在她心里敲响，敲击的声音是那么大，那么欢快，一直穿过所有的脉络，上升到咽喉，弄得她答不出一句话。她只是脸红了，使劲儿点头，几乎像在气头上，突如其来的动作似乎笨拙生硬。她怯生生地满怀期望地跟着他来到他的座位前，半坐在他身旁，没有去挪动那个长椅。

画家没有说话，只温和地朝她弯着身子。在这位老年人的明亮的目光前面，突然生动地现出这么早就挣扎在这孩子心中的孤独和高傲的拘谨的悲剧。他真想把她拉到身边，在她的前额上给她一个定习的祝福的吻，但他害怕吓着她，害怕别的嘿嘿笑着指点着他们这老少一对的人的眼睛。他太了解这个孩子了，简直不知说什么好。一种炽热的同情感在他心中升起，像一股滚滚的热流。他了解这个固执的孩子的痛苦，那痛苦是如

此剧烈，如此易怒，如此有威胁性，因为这是爱，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巨大的爱的宝库，这爱是准备给人的，又是遭到摈斥的。他柔声细语地问她："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她抬起头来，信任地但又迷惘地看着他。在她看来，一切都太奇异，太陌生。她的声音里有一些胆怯的颤动，她半掉转身子小声说："艾斯特。"

尽管如此，这位老年人还是感觉到了她对他的信任，她只是不敢显露出来罢了。他开始温柔地说：

"我是一个画家，艾斯特，我要画你。这对你绝不是什么坏事，你将会在我那里看到很多美的东西。有时，我们也许可以一起说说话，像好朋友似的。每天只需要一两个小时，如果你满意，就这么长时间。艾斯特，你愿意到我那儿去吗？"

女孩脸更红了，不知如何回答。模糊不清的谜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她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最后，她用一种不安的疑问的目光看着他的父亲，他就好奇地站在旁边。

"你父亲已经允许了，可以说他很愿意，"画家赶忙说，"这要由你自己决定，我不愿也不能强迫你。艾斯特，你愿意吗？"

他把他的一只晒得黑红的农民的大手伸给她握。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含羞地无言地把她的娇小白嫩的手赞同地放在画家手里，他的手紧紧地握了它一秒钟工夫，好像是为了一个被捉到猎获物。然后他带着友好的目光放开手。店掌柜对如此之快达成的交易感到惊讶，把几个海员从桌边喊过来，想让他们看看刚刚发生的奇怪的事。但那女孩羞怯地感到了自己是处在众人注目的中心，便突然跳起来，闪电般飞跑到门外去了。所有的人都惊愕地目送着她。

"该死的，"店掌柜不胜惊奇地说，"您在这儿干得真出色呀。

我真没想到这个腼腆的孩子会同意!”

好像是为了证实这一点似的，他又灌了一杯酒。在这个慢慢地变得亲密起来的小团体里，这位画家开始觉到不那么舒适了。他把钱扔在桌子上，跟店掌柜商议了一下一切细节，同他握了握手表示谢意，然后就急匆匆地走出了酒馆。里边的烟气和喧闹使他感到厌恶，在那里酗酒的狂欢乱叫的同住者使他嫌弃。

当他来到大街上时，太阳已经西沉。只有粉红色的晚霞裹着天空。傍晚是温柔的，纯净的。这位老人迈着缓慢的步子往家走，心里想着在他看来像梦一样的如此离奇如此令人宽慰的种种事情。敬神的情绪包围着他那颗开始幸福地颤抖的心，犹如从一个塔楼上传来的第一响钟声在召唤人们去祈祷，周围所有塔楼的钟声全加入合奏，发出高的和低的，沉闷的和快乐的，响亮的和哀怨的声音，跟处在欢乐、忧愁和痛苦中的人没有两样。虽然他觉得，神的奇迹的柔和的灯如此晚才燃起照亮一颗一生都老老实实在黑暗中走直路的心，是难以令人相信的，但是他不敢再去怀疑；他带着这个梦寐以求的恩惠之光，穿过昏暗暮色中的街道往家走，似在幸福的清醒之中，又似在奇妙的梦境里……

时间过得很快，画家画架上的画布还一直没有着笔。但这不再是束缚他的双手的气馁，而是一种内在的把握十足的信赖感，这种信赖感不再是以时日计算，它不是匆匆忙忙，而是在神圣的恬静和被遏制的力量中摇晃不已。艾斯特来了，虽然显得羞怯和茫然，但不久就在父亲般的慈祥的光辉中变得十分投入、温顺和单纯，这种光辉照亮了这个质朴的胆怯的人的灵魂。

这一天他们只是在一起聊天,像彼此多年不见的朋友相遇一样,仿佛在他们揣度用深沉的情感浸润古老的亲切言词和恢复古老时刻的价值之前要重新相识一样。不久一种秘密的需要把这两个人联系在一起，他们虽然彼此相距遥远，但在某种单纯中和他们情感的质朴中却是相似的：一个是受到生活教育的人，这使其在他的心底深处只有澄明和恬静，一个洞悉世事的人，岁月使他变得纯朴。另一个是还没有感受到生活的人，因为她过去像是深陷在黑暗中一直耽于梦想，现在她内心深处接收到从朗朗世界射向她的第一束光辉并无华地反射出恬静的光亮。他们两人在人群中间孤独寂寞，这样他们更为接近相亲。在两人中间性的差别已经无足轻重：在一个人身上这种思想已经熄灭了，仅是还只把滤化过回忆的暮年光辉投向他的生活而已；对少女而言，她还没有意识到她的女性的朦胧的情感，性对于她说来仅是一种柔和的，非常模糊的和不安的无定向的渴望。在他们中间还竖有一堵脆弱的并已摇晃起来的墙：种族和宗教彼此陌生的墙，血统的差异必然越来越感到陌生和敌意并引起一种猜疑，正是由于猜疑伟大的爱才迟迟没有到来。若是没有这种意识不到的立场，少女早就把她积蓄起来的高尚的爱强烈地流露出来了，会哭泣着投入老人的怀抱，并向他袒露她的内心的恐惧和增长的渴望，她孤独日子里的痛苦和欢乐；但她只在目光和缄默中，在不安的表情和暗示中泄露出了她灵魂中的秘密，因为，每当她感到她心中的一切要宣泄出来，她最深处的感情要用清晰的喷涌而出的言词表露出来时，一种神秘的力量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似的抓住她，把要说的话压了下去。就是老人也没有忘记，在他的一生中他即使不恨犹太人，那也怀有一种陌生的感情。一种犹豫不决阻止他去开始作画，因为他希

望，他要把这个少女领上一条皈依真正信仰之路。奇迹不会发生在他身上，而是他来使奇迹发生。他要在她的目光里看到深沉的对耶稣基督的思念，圣母本人当她怀着圣孕期待圣子降临时就有着这样的思念的。为了能创作出一个圣母，他希望先使她的本性充满信仰，在圣母身上虽然还有着圣母领报节的敬畏，但却充溢着甜蜜的信赖。他想周围是一种早春气氛的柔和景色，白云，它们像天鹅在空中翱翔一样，仿佛用一条看不见的细线把温暖的春天曳在后面，一片嫩绿，它欣欣向荣，还有显得羞怯的花朵，它们像柔弱的童音宣告巨大的欢愉。但是他觉得姑娘的眼睛还过分胆怯了，过分卑恭了；圣母领报和为一种模糊的希望献身的神秘火焰还不能在这种不安的目光里燃起，在这样的目光里承载着深沉的浮藏起来的民族痛苦和时而闪动的选民的抗拒，这是对他们的主的怨恨。他们知道还不是谦卑，不是温柔的天界之爱。

他谨慎而细心地寻找一条把信仰带向她的心灵的道路；因为他知道，当他把信念清晰展现给她，有如在阳光中彩色缤纷闪耀着的圣体显示一样，她才不会战栗地倒下，而是截然地和严厉地掉转头来，避开敌意的表示。在他的画册里有许多出自神话故事里的绘画；他在自己的学习年代，就是此后也有时摹仿过许多大师。一种对他们的热烈崇拜左右了他。他把它们找了出来，同她一起肩并肩地进行观察，不久他就感觉到某些画在她的灵魂中所产生的深刻印象，她翻动画页的双手变得不安，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这使他的面颊觉得发热。一个充满美的多彩世界突然出现在这个孤独少女的面前，多年来她看到的只是酒馆里的慵睡的形象，穿着黑色衣裳妇女的满脸皱纹的面孔，在街上哭喊的打闹的肮脏孩子。可这儿是温柔的身着华服的极富

魅力的漂亮女人，有悲哀的骄傲的，有充满欲望的和富于梦幻的；有身披甲胄和长长盛装的骑士，他们与这些妇女说笑；有披着长长白色鬈发的国王，他们头顶上的金色王冠在闪闪发光；有俊美的少年，他们身体被弓箭射穿，钉在刑柱上，倾倒下来或者被折磨得流着鲜血。这是一个她不熟悉的陌生的国度，像似勾起一种无意识的乡思，这向她亲切地展现出这样的景色的绿色的棕榈和高耸的柏树，澄蓝的天空，下面是荒野和群山，城市和远方都闪现出同样的深沉光泽，显得比这本身就像一片永不散去的乌云的北方景象欢快得多了。

他不断地给她添加一些小故事。他用旧约中那些朴素的和富有诗意的传奇故事来向她讲解这些画，谈起神圣日子里的奇迹和迹象，他是那样热情，竟忘记了他原本的意图，他以令人心醉神迷的绚丽多彩来宣讲虔诚的信任，正是这种信任才赋予他最近一段日子梦寐以求的恩惠。这位老人的热情信念深深地感动了这位少女的心，她本人觉得有如身处在一个封闭的奇迹国度，它突然从昏暗里敞开了广阔的大门。她的生活开始越来越强烈地摇晃，它从深夜骤然在紫色的黎明中苏醒过来。自从她本人有这样的经历以来，对她说来没有什么是不可相信的了，那些三圣王跟随银星，从遥远地方走来的传说，马和骆驼上载有无数熠熠发光的珍宝。这都是可信的，因为她本人就感受到类似的奇妙力量。不久这些画就被搁置到一边。老人讲述他生活中某些与书中传说相近的神的征兆；许许多多他在高龄年纪里那些沉默寡言日子里所编织和梦幻的一切，现在都随着语言一涌而出，连他本人都感到惊奇，如同一个人审视地从另一个人手里接过某种陌生的物件似的。他像一个布道者一样，在教堂里用上帝的话开始来宣讲，来说明；但他一下子就忘掉了他

的听众和他的目的，只顺从那朦胧的快意，让心中翻腾不已的源泉随着深沉的言语喷涌而出，就像在一株花萼上，上面的一切都是生命的甜蜜和神圣。他的语言飞在他的听众之上，他们是低下的种族，无法再进入他的世界，只能喃喃低语和目瞪口呆；它们飞得越来越高，在他忘却尘世重负的梦中直抵近天堂，可人间的苦难突然又铅重般悬在他的翅膀上……

画家蓦地环顾四周，他那狂喜的语言所形成的紫色烟雾还在周遭弥漫；现实重又向他指明它井然有序的冷冰冰的存在。但是他看到的都是像梦一样的美。

艾斯特坐在他的脚下，望着他。温顺地偎依在胳膊上，在平静的，蓝色的，澄明的眼睛里突然聚集起那么多的光亮，慢慢地在他身上从上向下滑过，他在虔诚的冲动中丝毫没有注意到，她靠着他的双膝，蹲伏在那里，朝他抬起了目光。她自己童年中的一些古老话语在她的脑海乱成一团轰鸣作响，父亲在某些日子里身着长长的黑色的节日服装，披着白色的碎布编成的带子，从一本古老的和庄重的书里曾念诵过这些话，它们也是这样令人畏惧般的肃穆庄严和炽烈的虔诚。一个她失去的和所知甚少的世界在模糊不定的色彩中重又显露出来，并使她满怀痛苦的渴望，让她的眼睛里闪现出泪珠的亮光。当老人弯下身子见到这痛苦的目光并吻她的额头时，他感觉到，她那温柔的四肢在炽热中颤动，像似在抽泣。他误解了她，认为奇迹已经出现，他一向寡言少语，现在上帝在这个伟大的时刻赠予他一个雄辩的火热般的舌头，就像从前赠给那些走到人民中间去的预言家一样。他认为，这种颤栗是一个寻找到了通向真正的和充满幸福的信仰之路的少女怀有的一种既渴望又畏惧的幸福感；她颤抖不安，摇晃不定，像似突然点燃起来的一束火把，火

焰还闪烁不定地升高，随即在它成为稳定的火柱之前又缩了回来。这个错误的想法使他的心充满了喜悦，误以为一下子就接近了他那极为遥远的目的地。他的话有着一种庄重感：

"艾斯特，我向你讲到了奇迹！许多人说，那是以前的事，可是我感到并且说，奇迹在今天也有，只不过是它们变得更不声不响，只不过是在那些期待奇迹的人的灵魂中才发生而已。我们中间发生的就是一个奇迹，我的话和你的眼泪，在一只看不见的手里是同一体，这只手把它们从我们看不见的内心深处撞出合二为一，是一个突然领悟到的奇迹。因为你理解我，你就属于我们。在这个时刻，上帝赐予你泪水，你就成了基督教徒……"

他一下子怔住了。因为一听到这话艾斯特便支起双手从他的脚下跳了起来，就像要把他的这个想法撞击回去一样。在她的眼睛里闪现出惊愕和针对画家的狂放不羁的愤怒抗拒。在这瞬间她是美丽的，因为她的表情的严峻变为抗拒和愤怒，这种表情在她嘴唇四周划出的线条像刀刻的那样清晰，在她颤抖的四肢做出一种准备自卫的好斗姿态，在她身上燃起的全部怒火刹那间爆发出来，进行极为猛烈地自卫……

随后一切又都平静下来。她为这种无言抗拒的强力而感到羞愧。但介于他们中间的那堵墙，一度为一种超感官的爱所照透，现在又变得黑暗和高大。在她的目光里是冷漠，烦躁和惭愧，不再是愤怒，不再是信赖，仅是实际存在，不再是神秘般怀有畏惧的渴望。她的双手瘫软无力地沿着她削瘦的身躯垂了下去，就像在高空中飞行时折断了翅膀。生活对于她来说依旧是一个美妙而稀奇的梦，但是她不敢再去爱那个她从中沮丧地醒了过来的美梦了。

老画家也感觉到了，一种急于求成的信任欺骗了他，但这不是他漫长的寻求的一生中的第一次失望，生活不仅是忠诚和信赖。这样他感到的不是痛苦，而仅是惊奇，随后对她很快感到羞愧又怀有差不多是种喜悦了。他温和地握住她那双瘦弱的还一直发烧的小手。“艾斯特，你突然的激动差点把我吓着。我那样讲不是对你有什么坏意。或者你是这么想的？”

她羞愧地摇了摇头，随后她振作了起来。她的话几乎又变得倔强起来：

“但是我不要成为基督教徒。我不要。我”——在她用低沉的语调说出这段话之前，她把这个字拖了很长——“我……我恨基督教徒。我不认识他们，但是我恨他们。您对我说的博爱的话，比我在我的一生中听到的每句话都更加美好。我周围的人也说他们是基督教徒，但是他们粗野和残暴。我……不知道，不清楚，长时期一直是这样……但是每当我们在家谈起基督教徒时，在话里就有着一种恐惧和一种仇恨……所有人都恨他们……我也恨他们……因为每当我同我的父亲走在一起时，他们就朝我们叫喊，有一次他们朝我们扔石头……有一块打中了我，我流了血，我哭了起来，当我喊着救命时，可我的父亲却害怕地拉我跑开……我知道他们的不多……但是，我还知道……我们的巷子阴暗，狭窄，像这里我住的一样。只有犹太人住在里面……但是城市的那边是漂亮的。我从高处的一间房子看见过那儿……那儿有一条河，那么蓝那么清在流动，那边有一座宽大的桥，人们穿着明亮的衣服在桥上走，就像您在画上指给我看的那样。房子都饰有艺术雕像，配有黄金和山墙。中间是高高的，啊，是那么高的塔楼，大钟在里面歌唱，太阳直照在马路上。那一切都是那么美……当我对我的父亲说，他该领我到

那边去，到明亮的城市去时，父亲变得严肃起来并说：'艾斯特，基督教徒会杀死我们的。'……这话听得使我害怕……从那以后我就恨基督教徒……"

她在她的梦中停了下来，因为这一切在她身上又都变得清楚起来。她早就忘却的，尘封的和在她的灵魂中遮蔽住的，又都闪现出来。她又沿着昏暗的犹太区街巷直走回家中。一下子都联在一起，一切都历历在目，她明白了，她有时当作是一个梦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是过去的生活。她的话匆匆地尾随着那些清晰的瞬息即逝的画面。

"那时候，一天晚上……突然有人把我从床上拉起来……我认出那是我爷爷，他把我抱在怀里，面色苍白，发抖……整个房屋在呼啸在颤抖，空中都是叫喊和喧嚷……但是现在我明白了，我又听到他们在喊叫，是那些陌生人，是基督教徒……我的父亲在喊，还是我的母亲在喊……我什么也不知道了……我的爷爷抱着我进入黑暗之中，穿过昏黑的大街小巷……一直是喧嚷和同样的喊叫。外国人，基督教徒……我怎么能忘掉这一切!？……后来有一个男人，我们同他一起走……当我醒来时，我们已来到荒郊野外，我的爷爷和那个男人，我就是在他那生活的……我再看不到城市了，但是天空鲜红鲜红的，就是那，我们就是从那儿来的……我们不断地走啊，走啊……"

她又停了下来。那些画面像似消逝了，逐渐地变得昏暗了。

"我有三个姐姐……她们都非常漂亮，那天晚上她们来到我的床边，吻我……我的父亲高大，我够不着他，他经常把我抱在他的怀里……还有我的母亲……我再看不到她了……我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我的爷爷，每当我问他的时候，他就扭过头去，一言不发……当他死后，我不敢问任何一个

人……”

她又停了下来。从她的喉咙里发出一声啜泣，带有一种痛苦的力量。她轻轻地补充说：

“现在我什么都知道了……这一切对我怎能如此黑暗?我觉得我的父亲就站在我身旁，并说那句当时作为回答的话——它在我的耳边是那么清清楚楚……我不再问任何人了……”

她的话成为抽泣，无声的绝望的哭泣，它在深深的悲哀的沉默中失去了声音。在几分钟以前生活的图画还是那么明亮吸引她，现在在她面前生活又变得阴郁和昏暗。老人聚精会神对这种痛苦进行观察，他早就忘记了自己的意图和目的。他一声不响地站在她的面前，为了和她一道哭泣，他不得不在她身旁坐了下来，他哭，是因为他不能用话说出来：他的伟大的人性之爱无意之间在她身上唤起了这种痛苦,他觉得这是一种罪过。他战栗地感觉到在一个钟点之内所得到的祝福和沉重的苦难，似汹涌的波浪上下翻滚，他不知道它们会把他的生活高高举起还是拽向咄咄逼人的深谷。但是他感到自己对恐惧和对希望一样的疲惫和麻木；只有对这个姑娘的年青生命充满了怜悯，他寻找一些话语可毫无结果：它们都像铅一样的沉重，发出来的声音像假金属的一样。有什么样的语言能表达出这样一种回忆的痛失呢?

他用手悲哀地抚摸着她的头发。她望着他，困惑，不知所从；她表情机械地拢了拢头发，立起身来，眼睛茫然四顾，仿佛她要重新弄清是怎么回事似的。她的表情疲惫、沮丧，只有眼睛里还闪现出阴沉的光亮。她强打起精神，脱口说出句话，以掩饰她内心中还在颤动的抽泣：“我现在得去了。天晚了。我的父亲在等我。”

她表情生硬地点点头示意作别，把自己的物件整理一下，转身走去。老人一直用坚定的理解的目光望着她，这时又一次把她喊了回来。她吃力地转过身因为眼睛里闪烁着湿润的泪花。老人带着真挚的表情又一次握住她的双手，凝望着她。“艾斯特，我知道，你现在走了，不会再回来了。不管你相信我或不相信我，因为一种神秘的恐惧在欺骗你。”

他感觉到她的双手在他的手里温和地和信赖地松弛下来。他满有把握地说下去。“艾斯特，再来吧！不管是愉快的还是悲哀的事，让我们把它们都放在一边吧。明天我们就开始画画，我觉得会成功的。别再悲哀了，让过去的就过去吧，别触动它。明天我们开始新的工作，新的希望。不是吗，艾斯特？”

她含着泪点了点头。怀着对前途莫测和恐惧不安的心情返回家中，像从前一样，只是意识上比她从前更为充实更富有内涵。

老人陷入深思。对奇迹的信仰在他并不陌生，但奇迹对他却更为庄重和神圣，因为他感到这只是上帝手上的一次生活游戏。他放弃了这样的念头：让其在脸上显示出对神秘希望的信念，而其灵魂也许早已灰心丧气，什么都不相信了。他不愿再抬高自己，成为上帝的中介人，而只愿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仆人，要竭尽全力创作出一幅画，虔诚地放到神龛上，像其他的一件祭品一样。他发觉了错误：去追随迹象，去寻找它们，而不是等待，等待它们的到来并对他展现出来……

他那颗谦恭的心越来越低沉下去。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没有人对她怀有希望的孩子身上做出奇迹？在他的像一株老干——只有枝桠还贪恋地伸向蓝天——业已变得空空的光秃秃的生命里另一个年青的生命出现了，它畏缩而充满信赖地偎依在他身

边，难道这不已够是一种恩惠了吗？生命的奇迹已经在他身上发生，他感觉到了；这对他是一种恩惠，是使此后的日子还能燃烧的爱，他能把它像一颗种子一样埋下，还能开出绚丽花束。生命给予他这一切还不够吗？上帝不是已经向他指点出了他为他服务的道路了吗？他渴望为他的画像寻找一个形象，他已经找到了她；他要用她创作一幅画像，而不是把她的灵魂引向一种信仰，这不就是上帝的意志吗？她也许永远不会理解这种信仰。他那谦恭的心越来越低沉下去。

黄昏进入他的房间，变得黑暗起来。老人站了起来；他感到烦躁不安，畏惧不宁，这在他晚年很少有过，往常都是非常宜人，如同秋日一样凉爽澄明。随后他走到一个柜子跟前，取出一本旧书。他心烦意乱，疲惫不堪。他拿出圣经，以一种颤抖的狂热吻了吻；随之他翻了开来，一直读到深夜……

开始作画了。艾斯特沉思地向后依在一把柔软的适宜的靠背椅上，时而听老人对她讲述他自己或别人的各式各样的故事，以打发老是同一姿势的单调时间，时而沉入梦乡的昏暗的小房里，它的四面墙上装饰的织花壁毯，画像和绘画一直在吸引着她的目光。工作进展得不是很快。画家感到，他所画的这些草图仅是练笔，还不到最终的有把握的时刻。他思想中的略图上还缺少某种他无法用语言和概念解释清楚的东西，但却十分清晰地感觉到了，于是一种火一般的急迫感不断驱使他一页一页地画下去，他把它们仔细地相互加以比较，但问题不满意，尽管他的这些创作是那么踏实逼真。他不同艾斯特谈这些。但是他觉得，在她的生硬的表情之中有着与他圣母应当表现出的那种温柔的期待相敌对的情绪，这种表情甚至就是在她陷入甜蜜

的梦境也没有从她的嘴唇上消失；在她的身上似乎还有着过多的孩子式的抗拒，还没有成熟到去承受圣母思想中那种甜美的重负。他觉得，语言不能够使她排除掉这种阴沉的情绪，冷峻只有从内心中才能得到缓解。但是在她的脸上远看不到这种柔和的，女性的表情，就是头几个春日把它红色的阳光穿过窗棂射进房间里并向整个世界宣告创造的生机时，就是所有的颜色都变得更为温和更加深沉像温煦地穿过街巷翻腾而来的空气时，她的面色依然冷漠。画家终于疲倦了。老人懂得了，认识到他的艺术的界限，他无法强逼它越过去。他放弃了他制定的计划，迅即听从一种突然的直觉的响亮声音。在他对各种可能性做了反复考虑之后，他决定不在艾斯特身上画圣母领报的思想，因为她的脸上缺少那种虔诚的苏醒的女性的第一个迹象所有的惊恐表情，而是用她创作抱着圣婴的圣母像，这圣婴是他的信仰的最朴素最深沉的象征。他要马上动手，因为迟疑不决又开始侵入他的灵魂，梦寐以求的奇迹的光华越来越苍白乏力，甚至快要沉入沉重的透不过气来的黑暗之中。他没有告诉艾斯特，就解下上面已画有一些匆匆草就的略图的画面，换上一张新的，竭力为他的新的构思铺平道路。

翌日，当艾斯特以习惯的方式坐下来，温柔地靠在那儿等候开始工作——她对这项工作决不是没有好感，而是使她孤寂日子的百无聊赖有了丰富的语言和愉快的时刻——时，她惊奇地听到画家的声音在同一个粗俗的农家妇女的声音在交谈，这声音她一点也不熟悉。她好奇地在谛听，但听不清楚。稍顷妇女的声音消失了，一扇门打了开来，老人走进，朝她而来，他的怀里抱着个物件，她头一眼没有看出是什么。他小心翼翼地把一个幼小的，赤裸的，只有几个月大的强壮婴儿放到她的怀

里，婴儿开头不安地动了起来，随后就老实下来。艾斯特目瞪口呆地望着老人，她搞不清他在开什么玩笑。可老人却只是微笑，一言不发。当他看到她那畏惧的询问目光盯住他不放时，他用平静和乞求的声音向她解释他的意图，他要画她怀中抱着孩子。他把他目光中的所有慈爱和善心都通过这个请求表达出来了。他对这个陌生少女怀有的深沉的父亲般的爱和对她不安而虔诚的心灵的真挚信赖，使他的言词，还有他那意味深长的沉默富有光彩。

艾斯特的脸涨得通红。一种无法抑制的内心羞涩令她难受得很。她几乎不敢用畏惧的目光从侧面去看这个幼小的生气勃勃的赤裸婴儿，她不情愿地把他放在她颤抖的双膝上。犹太民族的严格习俗养成了她对赤裸的憎恶，这使她在注视这个健壮快乐，现在安静地睡着了的孩子时怀有一种厌恶和神秘的恐惧。她下意识地遮住了孩子赤裸的身体，在触摸这柔软的红红的胴体时她害怕地朝后缩了缩，像是犯罪似的。一阵恐惧涌上心头，她不知道是为什么。她身上的所有声音都畏葸地传向她那呼唤着的胳膊，但是她不能用生硬简短的“不”去回答老人温和慈祥的话语，她对他怀着挚爱的尊敬。她觉得，她对他什么都不能拒绝。他的沉默和带着紧张热望目光的询问是那样沉重地在压迫着她，都几乎想呼喊起来，盲目的，野兽般的，没有目的，没有言词。对这个安静睡着的孩子的仇恨发狂般地攫住她，是这个孩子破坏了她的宁静时刻，扰乱了她梦幻般的安逸。但是反对这个安详的老人，她觉得她软弱无力，不能去反对他那善意的方式。他就像悬在她昏暗幽深生活上方的一颗银白色的孤独的星星。像对他的任何一个请求一样，她又一次卑恭地、迷惘地点了点头。

他没有再说什么，而是开始作画。他先只是画个轮廓。因为艾斯特还十分不宁和茫然，这无法表现出他的作品的内在思想。梦一般的表情太柔弱乏力了。在她的目光里有着某种痉挛性和强逼性的东西，因为她总是设法避免看到她怀中睡着的赤裸婴儿，而总是冷漠地望着墙上方那些与她毫不相干的绘画和饰物。由恐惧而产生的这种勉强的和僵硬的表情就使她的对方也感到不自由。除此她感到双膝上负荷沉重，因为她不敢活动。只有脸上的紧张神色越来越强烈地暴露出了这种充满痛苦的努力，这终于使画家本人开始想到了她的不适并中断了工作，尽管他意识到的不是她承袭下来的憎恶，而认为仅是少女的羞涩。婴儿仍安静地睡着，像一只饱食后的野兽，没有感觉到画家细心地用双手把他从姑娘的怀中抱了起来，放到隔壁房间的床上。孩子一直躺在那里，直到他的母亲，一个粗俗的荷兰船夫的妻子——这段时间她到安特卫普闲逛去了——，把他取走。艾斯特身体恢复了自由，解除了负担，但她想到每天都要怀着同样的恐惧，这个念头使她依然感到极为苦恼。

她惴惴不安地走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又惴惴不安地来了。她内心秘密升起一种希望：画家也许会放弃这个计划，她要用一句平静的话请求他。这个决定变得越来越迫切，越来越无法遏止。但她不能这样做；一种内心的骄傲或者说是一种秘密的羞耻感使业已到了嘴上的话又缩了回去，就像一个振翼欲飞的鸟儿，它试着挥动翅膀，准备在下一刻就自由地冲向高空。但在她每天到来并承受她的烦躁不安时，这种羞耻感逐渐变成了一种无意识的欺骗，因为她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了，有如令人厌烦的常事一桩。只是没有认识到，这一刻还没有到来。画进展得不快，虽说画家用斟酌再三的话向她做了说明。实际上他的画

框上只有形象的淡淡的和无关紧要的线条，以及一两处草草勾出的轮廓。因为老人在等候着艾斯特能同那个念头和解，并不急于求成。暂时他只是让姑娘坐着当模特来打发时间，并说了许多无关痛痒的事情，对孩子的在场和艾斯特的烦躁不宁故意装作没有看见。他越来越兴致勃勃。

这次他的信赖没有欺骗他。一天上午，天气晴朗，温暖；窗户用它的四框框起了一幅明亮的透明景色：塔楼，它们虽然在远处，但它的金色光华就像从近旁闪耀出的一样；屋顶，从上面飘起的炊烟袅袅，轻柔地消失在深邃的像锦缎般的碧空；白云，它们就在跟前，像要落下来似的，有如一只毛茸茸的扑打翅膀的鸟儿落进这片翻腾的屋脊海洋之中。太阳用它的手把它的黄金掷了进来，光华和跳跃的亮光，滚动的光环像叮当响动的小小的铸币一样，窄细的光线像发亮的匕首，跳动不定的形状，无法解释也没有意义，它像闪光的小动物那样灵巧透过木板跳了进来。这种闪烁不定和刺人发痒的游戏把孩子从熟睡中弄醒，他用指尖扑打紧闭的眼睑，直到睁开了双眼，闪动着，注视着。他开始在姑娘的怀里不安地动弹起来，姑娘不情愿地哄着他。但他不是想从她怀里挣脱，而只是用他滚圆小手笨拙地捕捉在他周围跳动和嬉戏的亮光，他无法抓到，而越抓不到，他的兴趣就越大。他胖胖的小手活动得愈来愈忙乱，在阳光照射下显得透红，殷红的血潺潺流动。这种天真的游戏以一种奇妙的刺激攫住了这个不灵活的小家伙，也使艾斯特不自觉地入迷了。孩子的无效努力激起了她的怜悯，她深情地微笑起来，注视着这无休止的游戏，毫不疲倦，或者是不再想起她对这个天真的要人照料的孩子的厌恶感。一个人的生命，一个生机盎然的生命第一次在这个小的光滑的躯体上向她展现出来，她以孩

子式的好奇心注视着孩子的每个动作。老人在观察，一声不响。他怕用言语再度唤起她的抗拒和被忘却的羞耻感。但是一个通谙世事的老人的满意微笑却一直停留在他那温和的嘴唇上。他在这种沟通中看不出有什么独特之处，而仅是一种正当的，所期待的，一种对大自然运行的法则的信赖，这个法则不会拒绝也不会忘记成为真理的。他又感觉到生命的那种永恒的并一再更新的奇变就在近旁，它从孩子身上一下子就产生出女人的无私的善，这种善又返回到孩子身上，循环往复，这样就永不失去自己的童年，而是生活两次，在自己身上和她们遇到的人身上。难道这不就是玛丽亚的上帝的奇迹，她是孩子，从来没有成为女人，而是在她的孩子身上她的生命在继续下去？难道每种奇迹不就在现实之中有着它的印象，一个变化中生命的每样一个看得到的时刻有着一种无法接近的光辉和一种永远无法理解的呼啸吗？

老人再度深切地觉得那种奇迹的临近，几周以来他的神的或尘世的念头一直在挤迫着他，不放开他。但是他知道，这是一扇黑暗的关闭的门，所有器官在它面前都得谦恭地重新掉转过身去，除了在被拒绝的门槛上印上敬畏的一个吻之外，不需更多地强求。他抓起笔来，用工作去驱逐这些念头，它们消失在浓云中。当他为了把现实的景象描写下来而望去时，有一瞬间他像着迷似的。因为他发觉，迄今他一直在一个罩着面纱的世界里所建筑的,不知不觉地以一种直接的力量迎面向他扑来。他寻找的这幅画在他面前活了起来。这个如花似锦的健壮婴儿用发亮的眼睛和抓取的双手扑打光线，这光线把一种深色的柔和光华洒满他的全身，赋予他一种天使的形象。在玩耍的孩子的头上还有另一个形象，它温柔地俯下身来观望着，本身也像

似被孩子发出的明亮的光华所溢满。她那双狭长的孩子般的手小心翼翼地从两个方向保护着孩子，以避免发生任何不测。在她头上飞速出现一片光辉，它没入头发中间，宛如是从那里面发出的一种内在的光，温柔的运动与嬉戏的光结为一体，无意识同梦幻般的回忆联在一起，这一切组成一幅飞快完成的美丽图画，由玻璃般颜色绘成，稍有活动就会破碎。

老人像梦幻似地望着婴儿和少女，他俩在光的嬉戏中变得如此亲密，有如从遥远的梦境中他突然忆起意大利画家那幅几乎被忘却的绘画和他对上帝的虔诚。他再次觉得他听到了上帝的呼唤。但这次他没有陷入梦幻，而是把全副力量都倾注于这一时刻。他急迫地把握住婴儿双手的动作和少女往常是那么冷漠而今是如此温柔的表情，仿佛他要使这易于消逝的瞬间变为永恒似的。他感到他身上的创作力像年青人的热血一样。他的整个生命是一次搏斗，是一次陶醉，是这一瞬的光和色的吮吸，是他作画的手的一种塑形和捕捉。在这一刻，他感到上帝力量和无垠的生命的充实之秘密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就在近旁，他想到不是这一瞬间的奇迹和迹象，而是它的永存，是他本人创作了这一刻。

这个游戏的时间不是很长。婴儿在无望的捕捉中终于累了，而艾斯特在看到老人突然间热情似火，双颊通红地工作，也感到奇怪起来。他的脸色重又显出如梦幻般的明朗，就像他对她说起上帝及其数以千计的奇迹的那天一样；她又一次感到在创造的世界中会失去的对伟大所怀有的一种热烈的诚惶诚恐。在这种包容广泛的情感中渺小的羞耻感完全消溶了，在这一瞬间她使画家感到惊喜，因已对孩子入迷了。她看到的只是生命的充实；这种时刻的丰富多彩和伟大崇高让她一再感到惊奇不止，

这就是当画家指给她看的陌生而又遥远的人的画像，梦一般的美丽城市和繁花似锦的风景时，她才有的那种惊奇。对陌生的向往和远方的绚丽给她自己生活的贫乏和她的灵魂历程的单调涂上了斑斓的色彩。但在她灵魂深处燃烧起自身的创造的渴望，就像在黑暗中一线隐藏起来的光，没有人知道。

这一天是艾斯特和这幅画的命运的一个转折。阴影落了下来。现在她迈着明快和匆忙的步子去到画家那里，做模特的时刻她觉得过得太快了，这是由于它们都是一次经历上相互联结的环节，环环相扣，它们的每一个环节对她都有着意义，因为她不认识生命的价值，相信用小小的铜币决定毫无价值的事情。老人的形象同孩子的弱小无助的玫瑰色身体相比不知不觉退居到次要地位了。她的憎恨突然转化为一种粗暴的几乎是贪婪的温柔，如同少女对孩子和小动物经常有的那种温柔一样。她的整个身心都倾注在观看和爱抚之中，她下意识地在一种献身的充满激情的游戏中使母爱，女人的一种高尚的思想活了起来。她忘掉她来此的目的。她到了这里，抱起鲜花般的婴儿，坐在宽大的靠背椅上，开始深情地与孩子嬉戏，孩子很快就熟悉了她，朝她笑了起来，笑得十分有趣，她完全忘了她是为了画而来的，完全忘了这个赤裸的婴儿一度像一种压力和负担使她痛苦。她觉得这是遥远遥远的事了，就像她那些数不清的虚假和骗人的梦一样，从前她在昏暗悲惨的巷子里长时间勤奋的一个接一个编织这些美梦，现实的轻轻一吹就使它们的网线裂成碎片。只有在这个时候，她相信就是现在她还在活着；她停留在家里令她感到陌生，如同人们睡着了进入的黑夜一样。当她用自己的手指握住孩子的胖胖小手时，她觉得这不是没有血色的梦。从这双蓝色的大眼睛朝她闪现出的微笑不是骗局。这一切都是生

命，她要把这生命献给世界，在这样一种深情的渴求中消耗掉自己；这是她的种族继承下来的一份丰富的意识不到的遗产，在她成为妇女之前，就渴求奉献，渴望有女人的眷恋。在这种游戏中埋藏有更为深沉的欲求和更为炽烈的快乐的胚芽。但这一切还只是可爱的念头和深情的嫉羡，玩耍的优雅和愚蠢的梦境之间的轮番嬉戏罢了。像孩子们摇晃布娃娃一样，她摇动婴儿，同时她沉入梦境，像女人和母亲那样做梦一样，进入了甜蜜的温柔的无边无际的远方。

老人用他智慧的心的全部感觉到了这个转变。他觉察到她对他的疏远，不是更陌生，他发现他不再在她的希望之中，而是在一旁，像是一种柔和的回忆。他高兴这种转变，他也更爱艾斯特，因为他在她身上看到了年青的强烈的和善良的本能，他指望这些本能能比他的努力更快地粉碎她承袭下来的抗拒和封闭。他知道，在她把祝福和希望带给一个幼小生命的同时，她对他，一个老人，一个行将就木者的爱就在耗损和减少。

他把这奇妙的时刻归功于艾斯特对婴儿的苏醒过来的温柔。在他面前形成了许多幅富有魅力的图画，对一个惟一的思想的多种解释，可所有的解释都不相同。不久是一种温存的游戏：艾斯特逗孩子玩，她本人在无拘无束的欢乐中也像个孩子，轻柔的动作，既不生硬也不狂热，各种柔和的颜色和谐地融为一体，各种可亲的形状亲切地汇合一起。随后当孩子疲惫地在温软的怀中入睡时，又是安静的时刻，艾斯特细长的双手像两个天使护在他的上面，在她的眼睛里那种充满深情的喜悦闪耀出占有的幸福和深藏不露的激情，她把睡着的孩子轻轻地弄醒。随之又是这样的瞬间：四只眼睛彼此对视，不自觉的，无意识的在寻找着对方，一双是深情的体贴入微，另一双是幸福的闪

耀。之后又是令人入迷的迷惘时刻：孩子用他的笨拙的小手抓挠少女的乳房，等待母爱的馈赠。艾斯特的羞耻感又使她的双颊变得通红，像玫瑰般地发亮，但这使她感到的不再是恐惧，不是反感，而只是一种发窘的冲动，这冲动化为一种幸福的微笑。

这些天成了这幅画的创作日子。他从成千上万种温柔中创作了一种，他从成千上万种嬉戏的愉悦的，畏惧的，幸福的，深情的目光中创作了一种目光：母性的目光。一幅静谧的伟大的作品出现了。它是那么质朴。一个玩耍的婴儿和一个少女温和地低下的头。但是色彩是柔和的，明快的，他从来还没有找到过；形体是清晰的，明朗的，宛如深色的树直指向神圣的晚霞。仿佛有一种内在的光隐于其中某处，是它点燃起那种神秘的光亮，在画上有一种空气在飘动，比尘世的更为柔和，更为喜人和更为清爽。这里面虽然没有什么超凡入圣的东西，可却有生命——这幅画所创造出来的生命——的一种秘密的神秘感。在漫长勤奋的创作年代里老人经常是细心地一笔一笔去画，现在他第一次感觉到他的这幅画是在自己成长，形成，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在古老的民间传说中那些有魔法的精灵在完成他们的工作时，隐而不见，但却有着创作狂热感，使人们在早晨带着惊讶的目光看到他们夜间完成的。当老人在创作的狂热之后从画前后退几步并用审视的目光去进行观察时，就有着与此相同的感觉。奇迹的念头又在敲打他的心扉，但心儿还迟疑不决，是否允许它进来，因为他觉得这幅画不仅是他的整个奋斗的鼎盛时期之作，而且还有着某种遥远的和高大的东西，即使是作为他创作的顶峰，也是他卑微的工作所无法般配的。他的创作的喜悦越来越深沉，并变成一种敬畏的情绪，一种对这幅自己的作品的畏惧，他不再敢重新认出这是他的作品。

他觉得艾斯特也变得遥远了，因为他觉得她只是他完成的尘世奇迹的一个中介人。他以老人的慈祥照看着她，但他的灵魂又满是些虔诚的梦。他觉得生命的朴素力量一下子变得如此奇妙。谁能给予他一个回答？圣经是古老的神圣的，但他的心是尘世的，还深深地存于生命之中。他可以问一下，是否上帝的翅膀能飞临这个世界？上帝的迹象今天还穿行在这个世界？或者它仅是生命的质朴无华的奇迹？

老人并没有自负地想去知道答案，尽管在他的生活中发生了如此罕见之事。但他本人不再像从前那样有把握了，因为他相信生命，相信上帝，不去思考谁是真实的。每天晚上他都小心地把画罩上。因为在这些天里有一次当他返回家中，银色的月光祝福般地洒满画像时，他觉得圣母朝他显露出她的面庞似的。他差一点匍匐在地拜倒在自己的作品前面……

这些天里，在艾斯特的生活里还发生了另一件事，这虽说不是什么奇怪的，不可想象的，但却像旋风一样搅动着她的生活，使她陷于极大的、莫名的痛苦之中，心里感到阵阵战栗。她开始感觉到成熟的神秘，她从孩子变成了女人。她的心里充满了迷惘，不知所措，也没有人给予她引导和指点，只好在沉沉的黑暗和神秘的光亮之间孤独地走着一条奇特的路。她心里生出种种渴念，就是找不到路。以前她见了游伴总是避而远之，和周围的人不说一句不必要的话，这种难以抑制的固执态度在这些日子里简直成了灾星，使她尝到了可怕的失落感。因为她体会不到在这成长中所包含的隐蔽的甜蜜而舒适的感觉，好似一棵禾苗，离结穗还远着呢，可现在余下的就只有麻木、困惑和如此孤独的痛苦了。这时，老人给她讲的那些传说和奇迹就像具有诱惑力的灯光，把这种无知状态照亮，她的梦也随着灯光

贪婪地进入了种种可能的荒唐之所。这位温顺女子的故事使她激动不已,同时也使她突然之间产生了一种几乎是快乐的恐惧。可是她又不敢相信，因为他还谈了些别的她不懂的事。不过她认为，她自己身上也发生了某些奇怪的现象，因为她整个感觉都起了很大变化,她周围的世界和所有的人似乎一下子全变了，变得深沉和奇怪了，而且充满隐蔽的冲动。一切事情似乎都是息息相关的，具有一种内在的生命，它在直往前挤，又在往后推，这是一种共同的东西，但是她并不知道藏于何处；她觉得，这些原本零散的东西似乎都是互相关联的。她自己感到有种内在的力量在将她拉进生活,拉到人群中去,可是她不知所措,不知道她该往哪儿去，只是留下了这争先恐后、挤挤压压和折磨人的同样的痛苦，留下了这未曾耗用的渴求和被束缚的力量的痛苦。

以前艾斯特认为不可能的事,现在当她意识到自己的失落，当她心里一心渴望一件她可以紧紧抓住的事情的时候，就在这一筹莫展的时刻，她倒要来试一试了。于是她便同她的养父交谈。在这以前，她感觉到他们之间的距离，所以对他盲目的欲望推着她跨过了这道门槛。她同他谈论各种事情，对他讲这幅画，而且非常投入，想在这谈话的时刻能够攫取某些对他来说很有价值的东西。酒店老板显然对这个变化感到高兴，他大胆地拍拍她的脸颊来安慰她，并认真地听着。有时候他也插上一句话，但其表情总是漫不经心的，很客观，就像他把嚼过的烟吐在地上一样。后来他自己也拙嘴笨舌地讲起了刚刚发生的事，艾斯特虽然听得很专注，但是并没有听懂。他不知道该向她说什么，他也不想说什么。所有的事情似乎只是到了他身边，并没有触及他的内心,她从他的话里听出他对一切都漠不关心,这

使她感到厌恶。以前她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的事，现在明白了：这样的人是无法同她，同她的心灵沟通的。他们在一起坐着，但并不了解，他们之间是一片荒漠，没有理解。在她看来，在这个寒酸的酒店里出出进进的人当中他还算是最好的，因为他身上所具有的某种诚实的粗鲁在有些瞬间甚至会变成一种亲切感。

不过失望并不能把这种不可遏制的欲望的逼迫力摧毁，它以其凶猛的威力又涌回到这两个从日出到日落整天都在一起的人的身上。她热切地数着天亮以前黑夜还有多少个孤独的小时，数着白天去看望画家之前还有多少个钟点，脸上流露着火一样的热情。一进巷子，她犹如游泳者跳进泡沫翻腾的洪流，完全投进了自己热情的怀抱，从安详地行走的人群中拼命往前冲，当她脸颊红红地、头发散乱着站在这所渴慕的屋子的大门之前，才停住脚步。在这心理转变时期，她对无拘无束的热情有一种无法驾驭的乐趣，这种乐趣不仅完全控制了她，而且使她显出一种放荡不羁的风骚之美。

她的这种贪婪的，几乎是充满绝望的柔情使她特别喜欢老人前面的孩子，而老人友善、亲切的宽厚态度中却有着某种对于一切狂热的激情显出拒绝和淡泊的东西。他对艾斯特的这种女性的变化一无所知。可是他从她的整个举止中感觉到了这种变化，她那突然出现的极度兴奋状态使他感到陌生。他感到了把她推向狂热激情的那种原始力，所以他并不打算约束她。所以虽然他的思绪又完全沉湎于遥远的隐蔽的生命力的游戏之中，但并没有失去对这个孤独的孩子的父爱。他对她来这里感到高兴，并且竭力让她留在这里。画已经完成了，但是他并没有告诉艾斯特，因为他不想让她离开这个她似乎倾注着自己柔

情的孩子。他时不时还在画上加上一两笔，但都只是些无关紧要的表面文章，比如在衣服上加上个皱褶啦，在背景的明暗方面轻轻加上一笔啦，或是在光线变化上稍稍作点调整啦等等。至于这幅画的原本思想及其内在感觉方面他不敢再碰了，因为现实的魔力慢慢消失了，他觉得这幅画的双重面貌就是那个美妙的梦所精神化了的人，对那个瞬间的记忆已经开始模糊了，他觉得时间越长，这个梦就越难获得尘世的力量。在他看来，想要修改这幅画的任何尝试不仅仅是愚蠢之举，而且是罪孽。他暗暗决定，在画成这幅画之后，不再继续创作拙劣的作品了，而要以极其虔诚的态度把他的时间用来发现那些小路，那些能将自己生命引向一个个高峰的小路，他在生命的晚年还曾见到过这些高峰上金色的晚霞。

这些孤独的、被人反感的人，他们心里都具有敏锐的本能，它犹如一张用敏感的丝编织的隐蔽的网，能把说出的以及未曾说出的话统统收罗进去。艾斯特以这种敏锐的本能觉察到了这位她如此喜爱的老人所保持的微微的距离，他那同样温存的柔情几乎使她痛苦不堪；她觉得恰恰是现在她需要得到他的整个生命和他全部毫无拘束的爱，好披露自己的心灵和日益增加的痛苦，要求解答包围着她的种种谜团。她全神贯注地倾听能够把心里挤得快要溢出来的话尽数吐露的那一刻，但是这种等待却没有尽头，反而弄得她疲惫不堪。于是她便将全部柔情转向那孩子。她将自己的全部感觉倾注进这笨拙的小身体，以炽烈的力气抱着他，吻他，动作是那么猛烈和忘我，弄得这孩子往往只觉得很痛，并且开始不满了。随后她克制了自己，并照看和安慰着孩子，但是这种胆怯也是极度兴奋的表现，正如她的感觉并不是母亲式的，而是情爱和深深渴望的冲动怯生生地创

作的一次寻觅式的冒涌。她身上的一股力冒了出来，由于她的无知，这股力在孩子身上化成了泡沫。这是她经历的一场梦，一次痛苦的麻醉状态；她只是拼命牢牢抓住这个孩子，因为他有一颗温暖的跳动着的心，同她的心一样，因为她可以把心里燃烧的全部柔情统统赠送给那两片默默的嘴唇，因为她有两条有着下意识渴望的胳膊可以抱住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必担心，不会感到害臊，要不然她同陌生人只要说上一句话也会羞得无地自容的。她自己骗自己，就这样，她度过了几个小时又几个小时，没有疲倦，也没有感觉。

抱着这孩子，现在对她来说就是她所狂热渴望的生活的概念。在她周围，时间都为云雾所笼罩，她一点也觉察不到。晚上市民们聚在一起，带着遗憾的隐隐的恼怒谈论着古时候的自由和那个非常喜欢佛兰德地区的好国王卡尔。城里在煽动闹事。新教徒秘密联合起来了，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社会渣滓纷纷拉帮结派，在来自西班牙的威胁性消息的支持下，小的暴动以及同士兵的冲突不断在增加；在这不安宁的争吵中战争和反叛的火苗已经显出了迹象。小心谨慎的人现在已经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外国，其余的人则在自我安慰，并让自己镇定下来，但是全国都处于战战兢兢的期盼之中，这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反映。男人们坐在小酒店的角落里低声谈论着，店老板从他们中间走过，拿战争和他自己的恐惧开着玩笑，可是谁也笑不出来。那些耽于享乐的人，现在都失去了无忧无虑的欢乐，心里都很害怕，都在忐忑不安地期待着。

艾斯特对这个世界，对它的压抑和恐惧及其秘密的狂热毫无所知。孩子像往常一样安静，只是笨拙地朝她笑笑。所以她觉得周围没有丝毫变化。她的生活只是随着惟一的洪流奔向不

祥的迷惘；围着她的黑暗使她把自己空虚时刻所做的种种幻想的梦当成了现实，这些梦是如此遥远和陌生，以至她对冷静和谨慎地去理解这个世界就永远不抱希望。她觉醒的女性竭力想要这个孩子，可是这胆小的神秘物却并不懂得女性，反而是她仿照圣经传说中那些朴素的神奇故事把他幻化成千百种形态，犹如寂寞的幻想具有种种魔法一样。要是有人用简单的语言给她解释了日常生活中的这个谜，那末她也许就会以姑娘们在这个时期所特有的那种羞涩的目光打量着从她身边走过的男人。不过她并没有去想那些男人，而只是望着孩子们在街上玩耍，梦幻似地想着那个奇异的奇迹：或许某一天也会赐给她那样一个愉快地玩耍的孩子，一个完完全全属于她的、成为她的幸福的孩子。她心里的愿望简直难以遏制，以至她说不定会不顾一切羞耻和胆怯，为了这个渴望的幸福而委身于第一个最好的男子；可是她不懂得这个具有创造力的结合，她的渴望在这些盲目而毫无意义的小路上走入了迷途。于是她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陌生的孩子身边，她觉得他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她的缱绻情意变得如此热忱而真挚。

一天，她到了画家那里。他怀着隐隐不安的心情觉察到了她对这孩子那种过分的、几乎是病态的热情，她的脸上容光焕发，眼睛里闪烁着烦躁不安的神情。孩子通常都在，但这回却没有在那儿。她心里感到很不安，但是她不愿承认这一点，于是便向老人走去，问他这幅画的进展情况。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她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因为她一下感觉到很不好意思，在这段时间里她既没有去注意他，也没有去注意他的作品。她冷落了这位如此善良的人，心里像犯了罪一样感到十分沉重。但是他却显得像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已经完成了，艾斯特，"他说，同时微微一笑，"早就画好了。过几天我要把画交出去了。"

她的脸色变得煞白。一个不祥的预感袭上她的心头，她连想都不敢去想。她怯生生地非常轻声地问："那我以后不用再到你们这儿来了？"

他向她伸出双手。这是个温和的强迫性的老姿势，曾使她一再为之着迷。"你多会儿想来就来，孩子。来得越勤越好。你都看到了，我在这老屋子里一个人多么孤单，只要你在这里，整天就会融融乐乐的，你常来，经常来吧，艾斯特。"

她对这位老人的全部旧爱翻腾起来了，仿佛现在要溢过所有堤坝，汇聚成语言倾泻出来了。他是多伟大，多好啊！难道他的心不是真的，这孩子的心仅仅是她自己的梦？此刻，她对他又变得非常信赖，但是她生活的观念却仍像雷雨云似地压在这棵正在成熟的禾株上。她一想到这孩子就感到很难堪。她想把这烦恼压下去，一再把这句话往下压，但是它却冒了起来，变成一声狂野而绝望的叫喊："孩子。"

老人默默无语。但是他的面容越来越严厉，几乎变得毫无情意。此刻他正一心希望她的心能为自己所有，而她却把他忘了，这就像被一只愤怒的胳膊操了一下，使他非常反感。他冷冷地、漠不关心地说："孩子已经不在了。"

他感觉到她的目光贪婪地以疯狂的绝望神情停留在他的嘴上。但是他心里阴沉沉的自制力迫使他保持倔强和残酷。他没有说什么补充的话，此刻他恨这位姑娘，她从他那儿接受了那么多的爱，现在却全都忘了，毫无感激之情，这位善良而温顺的老人在这一刻感到了折磨她的乐趣。不过这种弱点和自我否定的出现只有一瞬间，就像在这柔和澄清的无垠大海中流去的

一个孤独的波浪。他对她的目光心怀同情，便转过了身。

可是她受不了这种沉默。她以疯狂的表情扑到他胸前，紧紧抱住他，抽泣着，呻吟着。她怀着从未有过的巨大痛苦，哭着喊出了一番绝望的话："我一定要重新得到这孩子，我的孩子。否则我就无法活下去，他是我仅有的一点小小的幸福，现在让人偷走了。你为什么要从我手里夺走这孩子？……我对你不好，但是请你原谅，把孩子给我吧。他在哪儿？告诉我！告诉我！我必须重新得到他……"

一阵无声的抽泣淹没了她的话。老人听了她的话深受感动，便向边哭边抱着他胸膛的姑娘俯下身来，这时她紧紧抓着的手正在慢慢地松弛，人也像一朵枯萎的花一样在一点点往下坠。他轻轻地抚摸着她散乱的黑黑的长头发。"聪明点，艾斯特！别哭。孩子是不在了，但是……"

"这不是真的，不，这不是真的！"她怒气冲冲地说。

"这是真的，艾斯特。他母亲离开我们国家了。对外国人和异教徒来说，日子是很艰难的，对胆小的和忠实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他们去了法国或是英国。你干吗要沮丧呢……聪明点，艾斯特……再等几天……一切都又会好起来的……"

"我不能，我不能，"她发狂似地嗷嗷哭着。"为什么抢走我的孩子……除了这孩子我可什么也没有了……我必须重新得到他……我必须，必须……他很喜欢我，他是惟一属于我的，完全属于我的人……叫我现在怎么活下去……告诉我，孩子在哪儿，告诉我……"

她又是埋怨，又是抽泣，凑在一起，说起话来就显得杂乱无章和悲观失望，而且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没有意义，后来就变成了表情麻木的号啕大哭。她的思绪像紊乱的电闪射进绞

尽了脑汁的头颅里，无法清醒，也无法安静；一切感觉和思考都不停地以旋风般的无情的力量围着一个痛苦的思想疯狂地旋转，她说的那些话非但摆脱不了这个思想，它反而跟着一起转了起来。这默默的、无边无际的海洋，她那正在寻觅的爱情的海洋是绝望的痛苦，现在翻腾喧嚣起来了。她的话杂乱无章地、火热地从嘴里流出来，就像是从一个弥合不了的伤口里一滴滴流出的血。老人沮丧地沉默着，他曾试图用温存的话来消解她的痛苦。但他觉得这种激情的原始力及其可怕的烈焰比劝慰的力量要大得多。他等待着，等待着。有时候她滔滔不绝、情绪激动的哭诉似乎有了停顿，激动的程度似乎也减弱了，但是随着一声声抽泣还不断冒出几句话来，又像喊又像哭。一个丰富的青春的灵魂在痛苦中流血。

他终于可以对她说话了。但是艾斯特并不听他。她那湿润、呆滞的眼睛里只有一个图像，充塞她感觉的只有一个思想。她像高烧中的谵妄一样，结结巴巴地说："他笑起来有多可爱……他只属于我，只属于我一个人……有那么多美好的日子……我是他的母亲……人家不让我得到他了……我只要能见到他，只要再见一面……只要见到他，只要见一面……"她的声音又在一筹莫展的抽泣中消失了。她从老人胸前慢慢垂了下去，完全蹲在了地上，虚弱和战栗不已的手还紧紧抱着他的膝部，嘴里不断发出悲伤的呻吟。她挤缩在一起抽搐着的身体，以及深埋着的感情激动的面庞像是被愤怒的痛苦击毁了。她的毫无希望的思绪已经疲惫不堪，只是一再喃喃地重复这句单调的话："只要见到他……只要见一面……只要见一面……只要见到他。"

老人朝她深深俯下身来。

"艾斯特！"

她一动也不动。嘴唇还在继续无意识地、平淡地说着那两句话。他想把她扶起来；他抓着她的胳膊，那胳膊没有一丝力气，一动不动，像是一根断了的树枝；胳膊又软绵绵地垂了下去。只有嘴唇里还在单调而下意识地结结巴巴地吐着这句悲伤的话："只要见一面……只要再见到他……只要见一面……"

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忽然想到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他俯在她耳朵上说："艾斯特！你可以见到他，见一次或者常常见，随你的便！"

她像从梦中惊醒似的，一下跳了起来。这句话像是流遍了她的全身，身体一下子活动起来了，她伸直了腰。她慢慢地又恢复了清醒。但是她觉得自己的思想还不很清楚，因为本能上她并不相信从痛苦中竟又会得到这么大的幸福。她毫无把握地望着老人，心里左思右想摇摆不定。她没有完全理解他，所以在等着他的话。她对一切还模糊不清。可是他没有说话，只是怀着善良的预兆望着她。他用胳膊轻轻抱着她，仿佛怕把她抱痛似的。这么说，这不是梦，不是瞬间的谎言。她的心砰砰直跳，怀着纷乱的期待砰砰直跳。她像个小孩，乖乖走去，毫无目的地倚在他身上。但是他却只几步就把她领到画架前面，动作极其迅速地把罩在画上的布揭掉。

起初的瞬间，艾斯特站着一动不动。她的心也不跳，像是凝固了。但是随即她就贪婪地朝画像扑去，仿佛她要把这可爱的微笑的幸福孩子从画框里拽出来，让他重新回到生活中来似的，这样她就可以体会他笨拙的四肢的娇嫩，在他的小笨嘴上逗出笑来。她并没有想，这只是一幅画像，只是画了的一块布，这不过是生活的梦，她不去考虑，只是体会，她的目光闪烁着，陶醉在幸福之中。她紧贴画像站着，一动不动。她的手指有点

颤，有点痒，渴望重新战战栗栗地抚摸孩子光滑而柔嫩的身子，她的嘴唇像火一样地灼热，想要温柔地吻遍这梦寐以求的胴体。一股幸福的暖流流遍全身。热泪随即夺眶而出。但是这已经不再是愤怒和指责的眼泪，而只是突然充满她内心并要冒出来的诸多奇怪感情的外流和溢出而已。他紧紧抱着她，两只硬硬的手上的抽搐现在也轻轻地消解了，一个犹豫不定的，但却是温柔与和解的声音萦绕在她身边，将她轻轻地、甜蜜地摇入了一个远离现实生活的清醒而美妙的梦境。

在欣喜中老人又有了那种疑惑的惊慌不安的感觉。这件作品多么奇怪，就连创作这幅画并将它摆放在那儿的人心里也有一种神秘的感觉，画上光线所衬托出来的那种柔和的庄严是多么超凡脱俗！这难道不像我们崇敬的圣徒像吗？那些心情压抑和沮丧的人看到这些圣像他们的烦恼和忧愁不是就会奇迹般的被净化和解脱，突然忘掉自己的痛苦，走回家去吗？这位姑娘凝视着自己的形象，没有好奇，没有羞耻，而只有委身与亵神，难道她眼睛里不是燃烧着神圣的火焰吗？他感觉到一定有一个目标，有好些奇怪的路可以通往那儿；一定有一种意志，不像他的意志那样盲目，它有预见，是他各种愿望的老师。这些想法像虔诚的钟声使他这颗挑选出来感激上天恩惠的心欣喜不已。

他小心翼翼地拉着艾斯特的手，把她从画像前领开。他没有说话，因为他也热泪纵横了，但他不愿让她看见。他觉得，仿佛他头上还有一片温暖的流动着的光华，如同圣母像上的光华一样；仿佛这房间里在他们身边还有某种巨大的，说不出来的东西，用看不见的翅膀嗖的一下飞了过去。他望着艾斯特的眼睛。这双眼睛现在不哭了，不倔强了；她只是还罩着一条轻柔

的反光面纱。他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更加明亮、柔和、美好了。一切东西都在向他显示着奇迹和神圣。

他们两人还一起呆了很久。他们又像以前那样谈话了，但谈得更加心平气和，更加纯净，好似两个彼此非常了解、互相不再探索的人一样。艾斯特安静下来了。这幅画又赐给了她幸福的、最美好的回忆，她又重新拥有了她的孩子，不过比现实中要神圣得多，深沉和慈祥得多，所以一看到这幅画就使她激动和快乐不已。现在这幅画完全只是她的美梦的外壳，整个儿是她自己，是她的心灵。现在谁也不会把这幅画拿走。每当她看到这幅画，它就属于她一个人，而她是有权永远看到这幅画的。这位由于神秘的预感而战栗不已的老人高兴地答应了她怯生生的请求。现在她天天都有了同样的幸福和充实的生活，她也不必再为自己的渴望担惊受怕了；这个小小的容光焕发的形象对别人来说就是救世主，对这位孤单的犹太少女来说无意中也是爱情和生命的一个上帝。

她又来了几天。可是画家想起了几乎已经忘掉的别人对他的委托。买主来看了这幅画，虽然他对这幅作品的秘密奇事一点也不知道，但是画上的那种宽容的慈爱和这个永恒象征的素朴和庄严也深深感动了他。他热情地握着朋友的手，而他的朋友却以歉逊和虔诚的态度谢绝了对他的称赞，仿佛他面前的这幅画不是自己的作品似的。他们决定不久就用这幅画去装饰圣坛。

第二天就用这幅画装饰了圣坛上空着的一侧。奇怪的是，圣坛上的这两位圣母成了陌生的一双，而且稍许有点相似，不过神态并不一样。她们看起来像姐妹俩，一个还信心十足地沉溺于生命的欢乐，而另一位却已经尝到了痛苦的难咽之果，体验

了昔日的惊恐。但是两人头上都有一片同样的光华照耀着，仿佛她们顶上爱情的星星在闪亮，她们脚下，她们终身所走的那条路总要穿过欢乐和痛苦……

艾斯特也随着画像来到了教堂，仿佛她在这里发现了自己的孩子似的。这孩子对她来说是陌生的，她心里的这个记忆已经慢慢地消失了，她滋生了一个母亲的信念，要让梦境变成现实。她伸展四肢在画像前躺了好几小时，就像一位信徒躺在救世主的画像前一样。萦绕在她心里的还有另一个信念；钟声响起来了，呼唤人们去做祈祷，这是她所不了解的；她也听不懂神甫的话，现在神甫在响亮地合唱，歌声像混浊的波涛声响彻教堂，并且飞升到神秘的朦胧里，犹如一片芬芳的云高高地挂在坐椅的上空。她最恨这些女人和男人的信仰，现在他们就在她的周围，他们嘟哝嘟哝的祷告声盖过了她轻声对孩子所说的那些温存体贴的话。

但是这一切她都没有感觉到，她的心太困惑，不可能去了解和探索；她只盲目地沉湎于一个愿望：每天看她的孩子，外界的事她也就不再去想了。她正在成熟，但其本能之风暴已经过去，所有的渴望都消失了或者说流到促使她一再去看画像的那个思想中去了，它像具有磁力的魔法，任何力量都解不开它。她从来没有像在教堂的这段漫长的时间里那么幸福过，教堂的庄严和隐蔽的欢乐她都感觉到了，但并不理解。她惟一的痛苦是，有时有个陌生人跪在画像前面，虔诚地仰望着圣婴，可是这个孩子属于她，只属于她一个人呀！随后往日那种不可遏制的妒忌性的执拗又在她心里猛烈地升起来了，她的心里怒火在燃烧，简直要驱她去撕打和痛哭；在那样的时刻她的神智越来越紊乱，她连这个世界和她的梦境世界也区分不开。只有当她

躺在画像前的时候，她心里才会重新获得宁静。

和煦的春天过去了，创作的圣婴已经完成，风暴已过，花也开了，现在夏天似乎要赐给圣婴以极大的庄严的安静。夜晚变得温暖和明亮，狂热的激情已经消退，温存、甜蜜的梦落在了艾斯特的头上。现在她的生活好像已经恢复正常，在平和的热情的节奏中时间有着同等的分量，那些在黑暗中失去的目标都想标明自己的光明大道，一直通向遥远未来的光明大道。

夏日终于带来了它最绚丽的鼎盛时期，圣母玛丽亚节，弗兰德斯最美好的日子。身穿节日盛装的长长的节庆行列，越过平日充满辛勤劳动人群的田野，长条旗迎风飘扬，各色旗帜猎猎飘动。圣体匣像太阳一样照耀着秧苗，教徒举手加额祝福，从祈祷的声音里发出和缓的轰鸣，连麦捆听了都索索颤抖，恭顺地躬身俯首。在高空，嘹亮的钟声不间断地向远方传送，从辽远的闪闪发光的教堂钟楼发出欢快友好的声音作为回应。此起彼伏的钟声欢快地回荡着，轰鸣声震耳欲聋，好像大地本身在歌唱，倨傲的森林和波涛澎湃的大海也参加进来。

这一度辉煌，发源于生气蓬勃的农村，汹涌奔腾地流入这个城市，漫过了雄伟的城墙。手工匠人单调的喧扰停止了，每日劳作的喘息声静默了；只有乐师奏着吹管和风笛，漫游在一条又一条街巷，跳跳蹦蹦的孩子们以银铃般的声音欢天喜地地应和着这快乐的演奏。那些必须整年在收藏柜橱里虚度时日的丝绸服装，以其发黄的饰物迎着太阳闪闪发光；一群群穿着节日盛装、边走边聊的人，汇合在一起，奔向教堂去做礼拜。大教堂的沉重的大门，以缭绕的香烟和有香味的凉爽迎接这些虔诚的教徒，教堂里简直就是撒满鲜花的春天，圣像和祭台被精心地装饰着繁盛的花环。千百枝蜡烛射出神奇的光，照耀着这

充满管风琴声和歌声的散发着香气的黑暗，从深处和高处颤巍巍地渗过来神秘莫测的光亮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朦胧的微光。

随后，这虔诚的骇人的气氛，好像突然涌向大街小巷。一个虔信者的队列形成了，教士们肩上抬着主祭坛的那幅非常有名的玛丽亚画像，开始庆典的游行；那幅画像，好像流传着许多应验的奇迹。随着这幅画像，似乎他们也把静穆带到街上那嘈杂的人群中。因为一阵沉默不语和俯首躬身遍及整个人群。于是，跟在画像后面的人们脸上便出现了一道宽宽的虔诚祈祷的皱纹，直到画像又回到大而凉爽的教堂，被收在教堂的有香味的洞穴。

但在今年，浓重的乌云给这虔诚的庆典遮上了阴影。几个星期以来就隐隐约约有一种压力压在全国的大地上，可疑的暧昧的消息逐渐增多，说什么旧的特权应该一律宣布废除。争取自由的战士和新教徒，开始活动了。不怀好意的流言从农村传来：说新教的传教士在城郊的露天广场上向成千的人传教，向武装起来的市民供献晚餐。西班牙的士兵遭到了袭击，日内瓦人在唱赞美诗时，教会遭到了攻击。不过，所有这一切消息都是未经证实的，但人们感到一场即将出现的大火的火星已在秘密地闪烁，那些有智有谋的人在密室策划武装反抗，在众多一无所有的人当中迅猛发展。

这个节日使那第一个浪涛冲向了安特卫普，那是一些不可救药的暴民，他们从来也没有联合过，只在暴动时突然聚集到一起。谁都不认识的不三不四的人一下子出现在形形色色的酒馆里，对西班牙人和僧侣大肆谩骂，野蛮地威吓。从各个角落和声名狼藉的小巷里，冒出来许多奇奇怪怪的怕见阳光的平民百姓，个个都有一副被激怒的抗拒的面孔。争吵在增多。间或

也有小的冲突，但没有酿成普遍的激愤，而是像孤独地丝丝作响的火花自消自灭。奥兰宁亲王还在进行严格的训练，监视这伙贪婪好斗、恶毒凶狠的暴徒，他们只是为了蝇头小利而与新教徒伙同一起。

有规模的光彩夺目的游行庆祝活动，激起了被压迫者本能的愤怒。信徒的歌唱里第一次混杂进戏谑的言语，虚张声势的恐吓四处飞扬，还有恶意讥诮的笑声在空气中震荡。很多人按照虔诚的赞美诗的曲调唱着争取自由者之歌的歌词，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跟他的伙伴开着玩笑，用悲叹的声音模仿传教士的传教，其他人则像一个爱恋中的女子，卖弄风情地摇着帽子，向画像致意。士兵和少数敢来参加庆典的信徒无可奈何，只好咬紧牙关忍受这越来越放肆的嘲讽。这些挣脱了枷锁的平民百姓，自从意识到他们的反抗力量以后，变得越来越难控制。几乎人人都拿起了武器。这阴险的意志，至今只用谩骂和骇人的威胁为自己开辟道路，现在则渴望行动了。在节庆的当天和此后的数日内，这即将发生的骚动就像一场大雷雨前的乌云重重地压在这座城的上空。

妇女和那些忧心忡忡的男人，自从游行时出现那些令人恼火的危险的场面以来，一直守护着这座房子。大街现在已被暴民和新教徒占领。艾斯特最近几天也一直待在家里。但她对这些暴风雨和各种事件一无所知。她模模糊糊觉察到，小酒店里的人越来越拥挤，妓女们刺耳的声音混杂在那些吵闹谩骂的男人的激动的声浪中，她看到了周围那些妇女的张皇失措的面孔，也看见一些人在窃窃私语，但是她漫不经心地面对这一切，从来也没为此问过他的养父。她只是更多地去想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早已在梦中变成了她的孩子；所有的回忆都在这一幅画像

中变得朦朦胧胧。她觉得这世界不再是陌生的，而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个世界什么也没有给她，她在童年时思想里就失去了她的爱的奉献，失去了她这个年龄的少女对神的强烈的需要。只是在她偷偷地走向那幅既是她的神又是她的孩子的画像，这一刻，她才呼吸到真正的生活，平时她的所作所为只是一个梦幻者充满渴望的错误活动，犹如一个夜游患者从一切东西旁边走过去。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有一天在一个白色薄雾笼罩着的漫长的夏夜，她偷偷地从家里逃出去，把自己领在教堂里，跪在那幅使她无知的灵魂神化了的画像前面。

这些天像重担压在她身上，因为人们封锁了她到她的孩子那里去的路。在圣母玛丽亚节期间，过节的人群挤满那高高的通道和管风琴嗡嗡响的教会的主堂；她不得不像被侮慢的乞丐低声下气地乞求着，走出混乱的虔诚教徒的人群转向出口，因为这一天信徒们不间断地站立在那些圣母玛丽亚的画像前，她害怕被认出来。她悲哀地，甚至是绝望地往回走，没有感觉到这一天里整个忧郁的太阳的光辉，因为她看不到孩子了。妒忌和愤怒袭上她的心头，因为她看见那络绎不绝的前来朝圣的人群为了虔诚的进香穿过大教堂高大门走进那蓝色的散发着香气的黑暗之中。

使她感到更悲哀的，还是第二天人们不准她走上那条布满危险人群的大街的时候。酒馆的喧闹像讨厌的浓烟直往她的小房间里灌，使她不堪忍受。她不能看到画上的孩子的一天，对她的迷惘的心来说，就像一个没有睡眠也没有梦的黑暗阴郁的夜，一个只有痛苦、黑暗和渴望的夜。她还不够坚强，不能忍受孤独寂寞，深夜，当她的养父跟客人坐在一起时，她蹑手蹑足地走下楼。她碰了碰大门，长出了一口气：门是开着的。她

带着一种长时间缺乏新鲜空气的舒适感，悄悄地溜出门，匆匆地朝大教堂走去。

她跑步走过的这几条大街都是黑洞洞的，充满沉闷的连续不断的轰隆声。各处，单独的团伙都聚集起来准备闹事，奥兰宁起程的消息促使所有无拘束的暴力蠢蠢欲动。过去整天只是个别地和随意冒出来的恐吓语言,现在听起来就像一道道命令。这当中也有醉汉的狂嚎和被煽动起来的人，高唱造反之歌，连别人家的窗户都被震得轰轰直响。武器不再隐藏，斧子，镐头，剑和木钉在不安定的火炬中闪光；像一股贪婪的潮水，只踌躇了几分钟，就喷着泡沫卷着波涛漫过所有的堤坝，同样，这些，心怀恶意的人群也滚成了一团，势不可挡。

艾斯特没有注意到这不驯服的人群，不知是不是她在从旁溜过去的时候反撞了一个人的粗壮的胳膊，那个人好奇地色迷迷地一把揪住她裹着的头巾。她根本不问为什么这帮人突然变得这样狂暴，她对他们的活动和口号丝毫不懂；她只感到厌恶和恐惧，于是她越来越加快脚步，直至最后气喘吁吁地站在高大罩着白色月光面纱的大教堂的前面，这教堂正躺在众多房屋的阴影中酣睡。

她微微地打了个寒噤，然后颤抖而又镇定地从一个侧门走进去！一条条高大的没有光线的通道都是黑洞洞的，只有淡彩色的窗玻璃周围有一线神奇的银色的月光颤抖闪烁。一排排的椅子上已空无一人。在各个宽阔的鸦雀无声的空间里，没有一个人影晃动；祭坛前面在黑色的静止不动的矿石上立着圣徒的形象，就像微微颤动的萤火虫，从似乎无底的深处，向小教堂上面，闪烁着长明灯的摇摇晃晃的光。在这种死一样的寂静中，一切都是神圣的，静谧的，空间里充溢着沉默的庄严肃穆，她

怯生生地迈着脚步，吃力地摸索着走向侧门，颤抖着，一边压低声音念念有词地跪在那幅画像前面。这画像在扑朔迷离的黑暗中好像从厚厚的散发着香气的云雾中向下望着，无限的近而又无限的远。这时她没有再想什么。跟往常一样：她那未来的少女心灵的整个混乱的向往，全织进那些理想的甜蜜的梦境里；热情像从她所有的神经中溢出，仿佛令人陶醉的云飘浮在她额头的四周。在合为一体的无意识的虔诚和无意识的爱的渴望中度过的这漫长的几个小时，好像是一剂甜丝丝的，微微使人麻痹的毒药，这漫长的几个小时是一个黑暗的泉，是极乐的夜神的恐惧，它包含、并接近一切神的生命。因为一切极乐都存在于这些甜蜜的，无法遏止的，因狂喜而颤抖不止的梦境中。她激动的心孤零零地在教堂的无边的寂静里敲击。有一束柔和的，明亮的，犹如蒙着银色雾气的光从画像上投射下来，好像是从一个深藏在内心的发光的灯上照射下来似的，但她在极度兴奋的梦境里认出了她的孩子，那些把她从冰冷的台阶上举起来，送进一个幻想之光的亲切温暖之乡。她早已不再知道，她认识的这个孩子是一个陌生的孩子。她梦见原样的神，梦见一个女人模样的神，这是和她完全一样的有血有肉的人；模模糊糊的对神的渴念，寻觅者的狂喜和未来做母亲的渴望，共同编织成一个生活梦想的虚假的网。现在对她来说，光亮就在这广大的沉重的黑暗之中。在对人语和钟鸣一无所知的令人战栗的寂静中竖琴发出柔和的声音。在她那四肢伸展的身体上空，时间迈着无声的脚步在前进……

突然一次撞击，大门摇动一下。接着是第二次撞击，第三次撞击，吓得她站起来，凝神去望那可怕的黑暗。随后又响起雷鸣般的撞击声，整座高大的傲然屹立的建筑都被震得发抖，孤

寂的灯光像火红的眼睛滚动着穿过黑暗。被冲开的门闩的嘎嘎声，像孤立无援的叫喊，吱吱嘎嘎地响彻那空荡的巨大教堂，这令人恐怖的声音混乱而有力地撞在四壁上。许多人露出贪婪的目光，愤怒地捶打着大门，激动的声音一阵嘶鸣嗡嗡地闯入这空洞的孤寂之中，就好像大海轰鸣着冲决堤岸，翻滚着相互碰撞的波涛站在睡梦中神殿的门前大声叹气。

艾斯特像从梦中被惊醒一样，心慌意乱地侧耳细听。但就在这时，大门终于被推倒了。一个黑压压的人流猛地涌了进来，整个大厅突然充满了咆哮和喧闹，那喧闹愈演愈烈。好像还有数千人等在外面在起哄。欣喜若狂的火把突然像贪婪的手一样高举起来，它们的迷乱的血染似的光落在那些粗野的被盲目的热情扭曲了的面孔上，从这些面孔上射出的狂热的目光好像充满犯罪的渴望。艾斯特现在才模模糊糊地料到她在半路上碰到的这个阴森的团伙的意图。第一阵劈啪的斧头砍落在讲坛的木头里，画像呼啦呼啦地倒在地上，雕像全被折断，咒骂和嘲讽旋风般从这黑压压的浪涛中倾泻出来。火把像被这愚蠢的举止吓坏了似的，在这浪涛上不安地跳动。这洪流混乱地朝着主祭台涌去，对什么都是又抢劫又捣毁，又诅咒又亵渎。圣饼像白色的花朵撒了一地，长明灯嗖的一声被野蛮的拳头砸飞了，就像一颗流星穿过黑暗。越来越多的人往里边挤，火把也越来越多，不停地闪烁。一个画像被烧着了，火苗一伸一伸地冒得老高，像一个急速跳动的火蛇。一个人伸手抓住管风琴；它那些被打碎的管子发出的错乱的音调尖声响着，像求助似的穿过黑暗。人影出现了，像来自癫狂迷乱的梦境。一个满脸是血的放肆的家伙在其他人野兽般的狂吼下用圣油擦他的靴子，破衣烂衫的无赖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大主教的长袍趾高气扬地摇来摆

去，一个怪声尖叫的妓女在她散乱的肮脏的头发里插着一个闪着金色圣者光环的小雕像。盗贼用圣器举杯痛饮红葡萄酒。在大祭坛旁有两个人手持闪光的战刀为争夺一件镶宝石的圣体祭器打得不可开交。妓女们在教堂前跳着淫荡的醉人的舞蹈，喝醉酒的人对着圣盘呕吐，愤怒的人用闪耀的斧头无情地打碎眼前看到的一切。这喧闹和粗声粗气的骂声、尖锐刺耳的怪叫联成一气，组成一个千奇百怪的大合唱；这狂暴，像一股讨厌的浓重的瘟疫气息，冒着浓烟升腾到那些黑色的顶点，它们脸色阴沉地向下看着这火把跳跃的火焰，对于这绝望的人的讥讽来说它们仿佛是静止不动的，不可企及的。

艾斯特藏在祭坛的阴影里，已经处在半昏迷的状态。她觉得，所有这一切都是一场梦，像虚假的幽灵似的一下子就会消失。但是，第一批火把已经冲进了侧面的过道。这些人为盲目的热情所鼓舞，像喝醉了酒似的。全身颤抖着，跳过格栅或劈啪一通砍断格栅，推倒雕像，从圣龛上撕下圣像。短剑在不停颤抖的火把的光亮里像火蛇似的闪闪发光，愤怒地捅破柜橱和带着被打碎的框架倒在地上的画像。那黑压压的人群带着他们冒着浓烟的不停颤抖的火光踉踉跄跄向前走来，越走越近。艾斯特屏住呼吸。更深地紧贴在阴影里。由于恐惧和痛苦的等待，她的心都停止了跳动。她还不知道，眼前发生的事件意味着什么，她只感到害怕，突然的难以控制的害怕。几声脚步向前走来。一个魁梧的粗野的汉子一斧子砍断了格栅。

她以为已被人发现。但就在随后的一刻，她看出了这些侵入者的意图。这时，在侧面祭坛上，圣母玛丽亚的雕像随着一声尖利的死命叫喊，被砸得粉碎，落在地上。她心中的恐惧减弱了；他们还想把她的画像也消灭，那是她看见他们借着不稳

定的火把的光又吆喝又嘲讽地把一个个画像强拉下来捣乱踩坏的时候，才完全弄清楚的。她的全部思想迅即集中在这样一个可怕的闪电般震颤的念头上：他们是想要戕杀那幅画像，这画像在她迷乱的梦中早就是她的孩子了，早就是同她自己的活着的孩子一样的孩子了。眨眼间，一切都亮起来，如同沉浸在一束刺眼的光线里。一个思想，她平时就有的思想，此时此刻千百次地涌现，在她心中点起了一把火：要救这个孩子，她的孩子。在这一刹那，梦想和现实在她心中绝望地交织在一起。这些宗教狂破坏者向祭坛冲来。一个斧头高高地举在空中——就在这一瞬间，她失去了一切清醒的思考能力，跳到那幅画像前张开双臂去加以保护……

这简直就像施了魔法一般。斧头从那只无力地垂下来的手里咚的一声沉闷地落在地上。而从另一个人僵硬的拳头里嘶嘶响着掉下去一个熄灭的火把。这一幕，像一道闪电，惊动了这醉汉般吵吵闹闹的人群。只有一个人的喉咙里声音越来越低地咕噜着："圣母……圣母。"

所有的人都面色死灰，全身颤抖地站在那里。有几个人双膝抖动着跪下来祈祷。没有一个人不怔怔地战栗。这不可思议的幻觉般的场景压倒了一切。对她说来，毫无疑问，这里就是发生了一个人们常提到的被证实了的奇迹：这位显然具有那幅画像特征的圣母，保护了那幅画。当他们看到这个少女容貌几乎和那幅栩栩如生的画像一模一样时，他们的被鞭打的良心受到了感动。他们什么时候也不如这转瞬即逝的一刻里更虔诚。

但这时又有另外一些人冲了过来。火把照亮这伙呆若木鸡的人和这个半呆的紧紧压在祭坛上的少女。喧闹吞没了静默。一个妓女的尖叫声向后传去："前进……这是酒店老板的那个犹太

姑娘。”魔力突然破了。这伙被侮辱者羞愧而愤懑地冲了上去。粗野的一拳把艾斯特打到一边，她趔趔趄趄走了好几步。但她挺住了；她在为画像而战，这幅像就好像是她自己的血热的生命。她操起一个很重的银烛台，盲目愤怒地极为顽强地对着那些圣像破坏者打去；一个人骂骂咧咧地冲过去，又是一个人怒不可遏地跳到了前面。一只短剑像一道短暂的红色的闪电只一触动，艾斯特便摇摇晃晃地倒下去了。祭坛的碎片一片一片地像下雨似的落在她身上，她再也感觉不到疼痛了。圣母的画像跟这孩子，圣母的画像跟这受伤的心，在这惟一的一下斧砍之下双双地倒下去了。

咆哮的人群继续冲击着；这群掠夺者从一个教堂跑到又一个教堂，大街上充满了无法遏止的喧闹。一个令人恐怖的夜降临在安特卫普。惊恐和震颤带着这个消息潜入家家户户，在锁好的大门的后面跳动着一颗颗胆怯的心。但暴乱的火焰像一面旗帜飘扬在全国的上空。

那位老画家听到了袭击圣像的消息以后，这一夜也是在难以克制的恐惧中度过的。他双膝颤抖着，抓住一个耶稣受难像，划着十字发誓要拯救那幅曾赐给他神之恩宠的画像。这是一个疯狂的，阴郁的夜，令人恐惧的思想一直折磨着他。天刚放亮，他在家里就呆不住了。

来到教堂前，他最后的希望崩溃了，就像一个人被砍倒了一样。门都被撞破了，破布和碎片以及血污的痕迹在告诉人们圣像破坏者走过的无情的道路。他吃力地踏步穿过黑暗走向他的画像。他双手向圣龛抓了抓。但他没抓着，他抓了一个空，然后双手无力地垂了下来。他心中的信赖，多年来他在虔诚的感恩歌里唱过的信赖像被掠走的燕子一样突然去了。

他终于控制住了自己，打了打火。火石打出了一个短暂的亮光，照亮了眼前的一个景象，他一见便吓得踉踉跄跄地往后退。在被砸碎的一堆废弃物中间的地面上躺着那幅意大利画家的悲哀可亲的圣母画像，那圣母的心已被短剑刺穿，正流着鲜血。但被刺穿了心脏的不是画像，而是人，是那圣母本人……当场急速闪起的亮光又熄灭时，他的前额上已渗出了冷汗。他以为自己做了一场噩梦。但当他再点着灯时，他认出了艾斯特，那少女带着致命的创伤躺在那里。通过一个与众不同的奇迹，她——他的圣母画像的活的化身，展示出了那个陌生画家的圣母特征和她的流血致死的命运……

这便是一个奇迹，一个众所周知的奇迹。但是这位老人再也不愿意相信奇迹。他看见她，看见他晚年这朵温柔可爱的花已经死去，躺在他的那幅被砸碎的画像旁边，就在这一刻，他的灵魂上响着虔诚信仰的琴弦一下子被扯断了。在他心中活了七十年的上帝只一分钟便被他否认了。难道赐给如此之多的创造者幸福和未来辉煌的明智仁爱的上帝之手就是为了无目的地重新把她拉进黑暗？这不可能是一种意志，只能是一种恶作剧般的意志的游戏！只是一个生命的奇迹，不是神的奇迹。这是偶然事件，像成千上万匆匆而过的事件一样，交错纠缠，自行解决，不再是奇迹！难道在上帝那里善良的纯真的灵魂如此之少，以致他在懒散的游戏中把她抛了出去？他第一次站在教堂里怀疑上帝，因为他曾相信他是伟大的，善良的，现在却不再理解他的道路了。

他低头朝这个年轻的死者看了好久，她曾经多么温顺地把那么多傍晚的时光灌注在他最近几年的生活里。当他在她裂开的双唇四周看到显而易见的极乐时，他便变得更仁厚，更正直

了。谦卑恭顺又来到他善良的心上。难道他真的可以问一句，是谁创造了这奇迹，使这个孤独的少女为圣母的荣誉视死如归？他可以不可以论一论，这是神的意旨，还是生活的安排？他可以用语言把他所不知道的爱藏起来吗？他可以因为不理解神的本性而反对神吗？

这位老年人一阵战栗。此刻他觉得很可怜。他感到，在这漫长的七十年的岁月里，他一直孤独地迷失在神和生活之间，他曾想彻底理解那简单但又模糊的事物。难道那不曾是照耀在蓓蕾绽开的少女头上的发生同样奇异影响的两颗星吗？难道它们——神和爱——不曾在她们心中合而为一吗？

第一缕晨光悄悄地照射在窗前。但这晨光并没有把他照亮，因为他对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天，对他在如此漫长的年月里走过来的生活不再有任何向往，他曾被生活的奇迹所触动，但从未被完全照亮。他心神安定地感觉到自己现在已接近那最后的奇妙的事物，这再不是假象和幻梦，而是永远的模糊不清的真实。

桑　仁　译

两个孤独的人

像一股广阔的深色的激流，熙熙攘攘的工人穿过大门。在大街上瞬间集聚一起的人群互相道别，匆匆握手，随后分成不同的部分向他们的住处走去，在路上又分散成更小的单位。只有在宽大的通向城市的公路上，人们拥在一起前行，一种多彩的混乱带着一种欢快的响亮的声音，它逐渐减弱成一种低沉的噪声。唯独姑娘们的清脆的笑声像一种明亮的高音一样响彻其中，有如一种银铃声直进入傍晚的寂静，倘佯得很远很远。

在这密密匝匝的人群后面相当远的地方有一个工人孤孤零零地走着。他还不老，很强壮，但是他不能与那些人保持同样的步子，因为他那条瘸腿无法使他快速地行走。远处欢快的声音还在发出回响。他听到了，对这人群发出的嬉闹的声音并不感到痛苦。他的残疾早就使他习惯了孤独，

在孤独中他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哲学家，以弃世者的冷漠面对生活。

他一瘸一拐地慢步向前。从远处昏暗的田野里涌来不久就要成熟的庄稼的暖洋洋的芳香，冷爽的晚雾也无法遏止它的飘散。远方的笑声消逝了。不时还有一只孤零零的蟋蟀发出唧唧声。除此到处一片寂静，是那种深深悲哀的寂静，在这样的寂静中沉默的思想开始言语了。

突然他谛听起来。他觉得他听到了有人在呜咽。他凝神静听。一切都在沉默，像在无梦的睡眠中。但在随后的瞬间他又听到呻吟声，更为低沉更充满了痛苦。透过模糊的苍茫的暮色他看到在公路上有一个身影，坐在堆摞起来的铁轨上哭泣。他先是想静悄悄地走过了事。但当他走近时，他认出了这个不停呜咽的少女。

她是他在同一工厂的一个女工。他是在每个人都称她是“丑八怪尤拉”时认识她的。她的丑陋是那样惹人注目，他们给她登记上这个她早在孩提时代就有的名字。她的脸粗糙，不成规矩，皮肤的颜色是一种脏兮兮的黄色，那样污浊不堪，令人厌恶。再加上体型是那样显眼的不协调，孩子般孱弱和消瘦的上身，长着一个宽大和有些弯曲的臀部。惟一漂亮的是她那双安详和熠熠闪光的眼睛，它们把所有的轻蔑和憎恶的目光当作是温柔的顺从再次映射出来。

为了不受怜悯地继续生活下去，他本人业已承受了过多的秘密痛苦。他走近她，把手善意地放到她的肩膀上。

她吃了一惊，像是从梦中醒来。

“放开我！”

她不知道是在同谁说话，只是由她的狂暴的痛苦而嘶叫起

来。现在她认出了这个陌生人，变得安静下来。她注意过他，因为他是厂里从没有嘲笑她的少数人中的一个。她喃喃地推开他。

“放开我！这是我自个的事。”

他什么也没有回答，而是坐在她的身边。她的啜泣变得越来越急促和抽搐起来。他安慰她说：

“不要这样尤拉！哭不会有用处的。”

她沉默下来。他小心地问道：

“他们又欺负了你？”

这个问题又触到她的痛处。血一下子涌到面颊，她的话急促忙乱，充满了怒气：

“在周末，在我们回家的时候，他们在谈论明天的星期天。他们要到乡下，到村里去。有一个人建议，这立刻得到大家赞同。在有人数一数有多少人去时，我蠢极了，也报了名。所有人都笑了起来，他们恶言恶语，他们挖苦嘲笑，还从没有这样狠毒，直到我发起火来。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我失去耐性，就对他们说了些他们认为是下流人说的话。于是他们——就——把我——打了一顿……”

她又剧烈地啜泣起来。他陷入极度的激动，感到有必要对这个可怜的姑娘说几句话，于是他开始讲起他本人的苦恼。

“尤拉，不要这样的恼火。明天你一个人到田野里去。还会有一些另外的人，星期天不能一同去的。那些人一次也不能单独外出，因为他们的双脚几乎无法从工厂走到城里。他们的生活也不轻松，总是一瘸一拐的，此外还孤零零的，因为同他们在一起走使另外一些人感到无聊。——你不要为此生气，尤拉！不要为这么一两个家伙生气！”

她急促地回答他。她不想减缓她的痛苦，她不愿放弃每个

受侮辱人感受到的那种殉难者的快乐。

“不是他们，那些伤害我的人。是所有的一切，是整个生活。有时，当我想起自己时，我就厌恶自己。我为什么这么丑陋？这太不公平了。可我整个一生都在承受。早在是个孩子时我就感到他们在嘲笑我。我从不想与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因为我怕他们，因为我嫉妒他们！”

他震颤地听她讲，她对他袒露了如此多的痛苦，他完全能够理解。因为这由成千上万小时积贮起来的痛苦，他原认为早已死寂了，现在又都从他的睡眠中苏醒起来，他早就忘记了，他是来这里安慰她的。完全不由自主地他也讲起了他的遭际，因为他找到了能理解他的人。他轻声地说：

“也有一个人，他想与其他人一起玩耍，但是他不能。每当他们狂跑乱跳，他总是吃力地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老是拉在后面。其他人嘲笑他。他总是听之任之，傻里傻气的。比起你来，他也许更糟，你毕竟有健康的腿啊，整个世界属于这样的人哪！”

她内心激动得越来越厉害。她感觉到她生活中的痛苦从深处在碎成破片。

“没有一个像我这样命苦。我从没有看到母亲，没有人对我说过一句好话。当每个姑娘同她们的情人在一起时，我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这同时我还感到，事情会永远如此，也必然是永远如此，若是人们像所有其他人一样都这样想的话。我的上帝，我真想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

他俩从没有对人讲述过的，也几乎自己都没有供认过的，这两个还几乎是陌生的人彼此都袒露了出来。每一声呐喊都在他们的灵魂中得到了回响，因为两个人在痛苦上是相亲共感的。他

告诉她，他还从没有过一个爱人，因为他不能向任何一个姑娘提出来，他有着一只残疾的脚，因为没有人愿意与他那样慢腾腾地在一起行走，他只能把他每周的工资掷给那些肮脏的妓女，他日甚一日地觉得悲哀和厌倦生活。

有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打断了他俩的充满痛苦的自白。有几个人经过身前，他们的身影隐约可见，模糊不清，认不出来。当他们走了过去时，他立起身来，简单而乞求地对她说："走吧！"

她同他一起上路。天色已完全变得昏暗了。他无法再看清她的面孔，而她根本没有察觉到，在她的痛苦缓缓消失之中她在迎合着他的脚步。两个人就这样慢慢地一起走着。一种模糊不清的相互理解的情感像一种天国的快乐飘临到两个孤独者的上空。他们的交谈变得越来越亲切和细声，必须完全靠在一起才能听得清楚。

突然她察觉到一种深沉的幸福感，他用他的手以一种温馨的，轻轻触摸的柔情搂起她那宽大的显得畸形的臀部……

（初次发表于 1901 年）

高中甫 译

普拉特尔的春天

她像一阵旋风似的从门口冲了进来。

“我的衣服已经送来了吗?”

“没送来，小姐。”使女答道。“我也不大相信今天这衣服还会送来。”

“当然不会送来了。我知道这个懒家伙。”她嚷道，声音里正颤抖着一阵强压下去的抽泣。“现在是十二点，一点半我就该乘车出门到普拉特尔公园去看赛马。这愚蠢的家伙害得我去不成了，碰巧今天的天气这样好。”

她火冒三丈，猛的一下子把她苗条纤秀的身子靠到那张狭窄的波斯长沙发上，这张长沙发罩满了毯子和流苏，放在这间布置得光怪陆离，然而俗不可耐的闺房的一角。她全身气得索索直抖，她没法去参加马赛，在这场赛马会上，她作为众人熟悉的贵妇和著名的美女，曾经扮演过最最重

要的角色，从她那狭窄的戴了许多戒指的手缝里流下滚滚热泪。

她就这样躺了几分钟，然后又稍稍抬起身子，这样她的手就可以够着那张英国式的小桌，她知道她的巧克力糖就放在这张小桌上，她机械地把糖一粒一粒地送进嘴里，让它慢慢化掉。她那沉重的疲劳感，整夜的辗转不眠，屋里凉爽的半昏半黑的光线和她那巨大的痛苦合在一起，同时发挥作用，使她慢慢地进入梦乡。

她睡了大概一个小时，睡得不沉，没有做梦，半睡半醒，还多少意识到一些身边的事情。她长得非常漂亮，尽管此刻她的眼睛闭着，但在平时这双眼睛灵活地流盼，是她身上最吸引人的东西，只有那两道精心描过的眉毛赋予她一种社交场上的贵妇人的样子。不然，人家真会把她当作是一个正在沉沉入睡的孩子，她脸上的轮廓线条是那样的清秀，那样的匀称，睡神从她脸上把她因为失去了快乐而产生的痛苦一扫而光。

快一点钟的时候她醒过来了。她对自己竟睡了一觉感到有些吃惊，渐渐地所有的事情她又都记起来了。她拚命地打铃，神经质地一再打铃。使女应声又走进房来。

“我的衣服送来了吗？”

“没有，小姐。”

“这个该死的家伙，他明明知道我需要这件衣服，现在完了，现在我没法儿去了。”

她激动地跳了起来，在狭窄的闺房里来来回回跑了几圈，然后把脑袋探到窗外看看她的马车来了没有。

当然，马车已经来了。只要这个该死的女裁缝来了，一切都会配合得完美无缺，可是现在她不得不呆在家里，她渐渐地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她不幸极了，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女人

像她这样不幸。

可是悲伤几乎给她一种快感，她无意中发现，在悲哀中自我折磨有它独特魅力。在这种感情支配下，她命令使女把她的马车打发走，马车夫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道命令，因为在赛马的这一天他可以做一笔好买卖。

可是她刚看见这辆时髦的马车飞驰而去，她就已经后悔下达了这道命令。如果不怕害臊，她恨不得自己就从窗口把这辆马车叫回来，因为她是住在维也纳最高贵的地区，住在格拉本街。

好，现在全完了。她关在屋子里，就像士兵被罚关禁闭不得离开营房一样。

她闷闷不乐地在屋里乱转。这狭窄的闺房里塞满了东西，从最劣等的破烂货到最精致的艺术品，应有尽有，毫无选择，趣味低下。她在这里感到极舒服，更有那二十种不同的香水混在一起的气味，以及刺鼻的烟味，屋里每样东西都沾上了这种气味。这一切第一次使她如此厌恶，甚至那些黄皮装帧的普列沃斯特的小说集今天对她也失去了魅力，因为她总是一个劲地想着普拉特尔公园，想着她的普拉特尔和欢乐草场上的赛马。

这一切全都落空了，就是因为她没有漂亮的礼服。

这简直叫人伤心痛哭。她靠在圈手椅里，心灰意懒，又想昏昏睡去，以此消磨这整个下午的时光。可是这法子不灵，眼皮合上，又老是一个劲地硬要张开，想看亮光。

她便又走到窗前，俯瞰那被太阳晒得发亮的格拉本街的人行道和那上面匆匆来去的过往行人。天空澄碧如洗，空气和煦宜人，她想投身旷野的渴望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迫切，不觉心急如焚。突然，她闪过一个念头——独自一人到普拉特尔公园

去，既然她坐不上饰满鲜花的彩车，至少也得看看彩车，她可不能不去普拉特尔。这样，她就不必身穿高贵的礼服，穿一身朴素的衣服甚至更好，因为这一来，别人就认不出她来。

有了这个念头她很快就下定了决心。

她打开衣柜，挑选衣裙。满眼都是鲜亮刺目，花里胡哨，大红大绿的颜色，看得人眼花缭乱。她挑来挑去，丝绸在她手中沙沙作响，她真不知道挑哪件才好，因为她所有的礼服几乎都有一个明确意图，那就是引人注目，而这正是她今天想竭力避免的。找了半天，终于有一抹天真而愉快的微笑一下子浮现在她的脸上。在柜子的角落里，她发现了一身简朴的、近乎寒酸的衣衫，满是灰尘，压得很皱。引她微笑的不光是她发现的这身衣服，还有这件纪念品引起的历历在目的往事。她想起那一天，她穿着这身衣服和她的情人一起离家出走，想起她和情人一起享受到的许多幸福，然后又想起她以幸福为代价换来华裳丽服的日子，先是充当一位伯爵的情妇，继而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情妇，接着成为其他许多人的情妇……

她不知道自己干吗还留着这身衣服。但是这身衣服现在还在，她很高兴，她换上这身衣服，在笨重的威尼斯大镜子前左顾右盼，不禁对自己的模样感到好笑，她看上去规规矩矩，一个市民家的姑娘，天真烂漫，像甘泪卿似的纯洁无邪……

到处乱抓乱摸了一阵，她也找到了与衣衫配套的帽子，然后笑吟吟地冲着镜子看了一眼，只见镜子里有位市民家的少女穿着星期日的盛装同样笑吟吟地向她回礼。于是她出发了。

她唇边挂着微笑走到街上。

起先，她感到每个人想必都会觉察到，她其实并不是她装扮出来的那种人。

但是，那在正午的骄阳曝晒下从她身边匆匆走过的稀稀落落的行人，绝大多数都没有时间去打量她。慢慢地，她自己也真的进入了角色，一路遐想沿着红塔大街走了下去。

这里，一切都在阳光的沐浴下熠熠生辉。星期日的气氛从身着盛装、心情欢快的人们身上传给了动物和其他东西，一切的一切都闪闪发光，光彩夺目，向她欢呼，向她致意。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五彩缤纷、热闹非凡、熙熙攘攘的人流，这种场面其实她从来也没有见识过，她只顾傻瞧傻看，差点儿撞上一辆马车，这时她不禁自语："简直像个乡下姑娘。"

她于是稍微注意起自己的举止来。可是当她走到普拉特尔大街的时候，突然看到她的一位爱慕者乘着时髦的马车紧贴着她的身体驶了过去，距离近得她都可以扯到他的耳朵，她也真恨不得去扯他的耳朵一下呢。这时候，她又忘乎所以起来。可是那位爱慕者摆出一副高贵的样子，懒洋洋地把身体往后靠着，竟然没有注意到她。于是她放声大笑，笑得那位爱慕者回过头来。要不是她飞快地用手绢遮住脸，真说不定会被那人一眼认出。

她兴高采烈地继续往前走，不久就挤进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这些人在星期天穿着鲜艳的衣服成群结队地到维也纳国家圣地去朝拜，到普拉特尔公园的一些林荫道上去漫步。普拉特尔河边草场绿草如茵，林木森森，没有幽径，这些横穿草场的林荫道，宛如铺在茵绿草地上的白色木板。她的疯劲不知不觉地与人群的欢快情绪融为一体。人们被星期天的欢乐气氛所感染，为大自然的迷人风光所鼓舞，全然忘记了星期天前后那六天的枯燥无味和繁重劳动。

她卷在人流中，像大海里的一朵浪花，漫无目标，毫无计

划，却在充满活力的欢呼中不断喷吐着水花，向前翻腾。

她几乎要庆幸女裁缝忘记给她送衣服了。因为她在这里感到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幸福、自由，简直和童年时初游普拉特尔时差不多了。

这时，那些记忆和画面又纷纷浮现出来，只是被那欢乐的情绪镶上了一道光亮的金边，她又想起了她的初恋；但并不是像人们回忆那些不愿触及的事情时那样带着悲伤别扭的心情，而像是回忆着一种命运，一种使人想再重新经历一次的命运，那只是奉献、不是交易的爱情……

她继续向前走，沉浸在往事的迷梦之中，人群中嘈杂的欢声笑语对她来说，变成了汹涌澎湃的滚滚涛声，她分辨不出单个的声音。她独自一人畅想着，往常，她在自己的房间里躺在波斯卧榻上无所事事，向着宁静、滞重的空气喷吐一个个烟圈的时候都从没有想过这么多……

突然，她抬起头来。

起初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只有一种模糊的感觉，这种感觉给她的思想突然蒙上一层难以看透的轻纱。现在，她抬头一看，发现有一双眼睛总是注视着自己。尽管她没有朝那儿看，但是她女性的直觉，正确解释了把她从梦中惊醒的这一道道目光。

发出这种目光的是一双深色的眸子，镶嵌在一张年轻人的脸上。尽管小胡子长得浓密，这张脸依然流露出稚气，十分讨人喜欢。论穿着，此人像个大学生，扣眼儿里插了一朵民族党的党花，这只能更加证实这一推测。一顶圆顶宽边毡帽斜遮住他脸上柔和而规则的线条，赋予那颗普普通通的，几乎可说极为平常的头颅一些诗人的丰采，理想的成分。

她的第一个反应是轻蔑地蹙起眉头，高傲地把目光移开。这个普通人想在她身上转什么念头呢?她可不是郊区来的姑娘，她是……

突然，她中断了她的思路，眼睛里重又闪出不安分的笑意。刚才一时，她又觉得自己是个社交场上的时髦女子，完全忘记了自己已经戴上了一个市民少女的假面。她的乔装打扮这样成功，她孩子气地感到得意非凡。

这个年轻人把她的微笑理解成一种鼓励，便走近她，目不转睛地盯住她。他试图使自己的脸上表现出一种必胜信心和男儿气概，但是徒然。那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样子，一次又一次地把刚强的表情扫得一干二净。而这正好是他讨她喜欢的地方，因为男人方面表现出含蓄和收敛对她来说是那样的陌生。在这个年轻人身上还没有消失的稚气给她带来了一些从未体验过的感觉，一种崭新的强烈感受，这种感受是那样自然，简直无法言喻。大学生十几次地张开嘴，想跟她搭讪，可是到关键时刻，又总是由于畏惧和羞怯而作罢。仔细观察这个大学生一而再再而三欲语又止的样子，对她来说简直像看一出无限幽默的喜剧。她不得不使劲咬住嘴唇，免得冲他笑出声来。

这个年轻人还有一个优点——他眼睛不瞎。他清楚地看到她漂亮的嘴角抽搐了一下，流露出了真情，这使他勇气倍增。

突然，他一下子没头没脑地说起话来，彬彬有礼地问道，他是否可以陪她一程。他说不出任何理由，原因其实再简单不过，因为他尽管绞尽脑汁，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

尽管那个年轻人准备了很长时间，可是在他提问的一刹那，她自己仍然感到大吃一惊。她该接受吗？为什么不呢？千万不要现在马上就想，这事情该如何收场。既然她已经穿上了市民

少女的服装，也想要扮演一下这个角色。她也要像个市民少女一样，与自己的爱慕者一起去逛逛普拉特尔公园，没准这还很有趣呢？

于是她决定接受邀请，便对他说，她很感谢，不过他还是不陪她为好，因为这会占去他很多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她的肯定回答就隐藏在这个原因从句里。

他也马上明白了，便走到她身边。

不久两人便滔滔不绝地交谈起来。

这是一个快快活活的年轻大学生，离开高等文科中学还没几年，他从中学带来一股子奔放的疯劲。人生的经历他还很少，虽说他以男孩的方式不知爱过多少次，但是，大多数年轻人向往的“艳遇”，他虽说并不是毫无体验，却也少得可怜，因为他缺少获得这种经历的首要条件——大胆进取的勇气。他的爱情往往只停留于暗自思慕，表现为小心翼翼地远处观赏，沉醉于诗句和梦境之中。

而她相反，却吃惊地发现自己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大话匣子，对什么事情都关心起来，并且突然间又操起她从前说的一口维也纳方言。这种方言她也许有五年没说没想了，她似乎觉得这五年风流放荡的生活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又变成了那个身材瘦削渴望生活的郊区少女，如此迷恋普拉特尔公园和它特有的魔力。

她不知不觉地跟他一起慢慢离开了大道，脱离了喧嚣的滚滚人流，走进了春意盎然的普拉特尔广阔草场。

枝叶繁茂的百年老栗树，浓阴匝地，翠绿一片，宛如巨人高高耸立。那缀满花朵的枝桠沙沙作响，就像恋人在悄声细语互诉衷肠，白色的花絮宛如冬日的雪片飘洒在翠绿的草丛里，落

英成阵组成奇特的图案。一股甜蜜而浓郁的芳香从泥土里喷涌而出，紧紧地偎依在每个人的身上，贴得又紧又近，以至于人们无法明确地意识到获得了什么样的享受，而只有一种甜蜜可爱的朦朦胧胧的感觉催人昏昏欲睡。天空像蓝宝石的拱顶笼罩在千树万木之上，湛蓝明亮而又清纯。太阳为它精妙绝伦、亘古长存、无可比拟的创造物普拉特尔的春天洒上万道金光。

普拉特尔的春天！——

这个词生动具体地飘在空中，大家都感到身边有它深深的魔力，人人心中都产生了一种万物萌发繁花盛开的感觉，一对对情侣手挽着手穿过广阔无垠的草场，洋溢着幸福，孩子们还不熟悉这种幸福，却感到内心的冲动，迫使他们欢呼雀跃手舞足蹈，那快乐的声音随着轻风远漾，消失在密林之中。

普拉特尔的春天像荣耀的光轮普照在这些摆脱了繁重工作的幸福的人们身上。

他们两人丝毫没有感觉到这魔力也已经慢慢地缠绕在他们心上。渐渐地在他们的欢快戏谑之中掺和进去一丝知心朋友间的亲密，这可是一位不请自来，但是颇受欢迎的客人。他们变成了莫逆之交，他遇见了这位活泼开朗、快活迷人的姑娘，感到满心喜悦，她那旁若无人放浪形骸的神气使他看上去活像一位乔装的公主。她也喜欢这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而她与这个小伙子合演的这场喜剧，现在她自己也有些认真了。她穿上了过去的衣服，也找回了过去的感觉，她又渴望着一种幸福，那初恋的幸福……

她感到，她仿佛希望现在她是初次经历这种感情，那化为玩笑的赞赏，那隐而不露的渴望，那单纯宁静的幸福……

他轻轻地挽住她的胳膊，她没有拒绝。他给她讲了好多好

多事情，讲他的少年时代，讲他的种种经历，然后，讲他名叫汉斯，正在上大学，他非常非常喜欢她，他讲这些的时候，她感到他温暖的呼吸吹到她的发际。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向她求爱，使她因快乐和幸福而浑身颤栗。求爱的话她听过千百遍，有些人也许说得更美妙，她也接受过许多人的求爱，但是从来没有一次求爱的表白像今天在她耳际低语的发自内心的朴素话语使她的面颊变得绯红，发出光彩。因为他内心激动，因而声音微微震颤，这些颤动的话语听起来犹如一场人们渴望着亲身经历的甜蜜的梦，轻轻的颤动渐渐传遍了她的全身，直到她幸福得浑身哆嗦起来。她觉得他的手臂越来越重地压着她的手臂，这男性的力量狂野、强烈，透着柔情蜜意，使她感到如醉如狂。

他们已经走进辽阔无边、人迹罕至的草场，只有汽车的轰鸣偶尔传来，声音轻微，犹如喃喃人语。时而从万绿丛中会有鲜亮的妇女夏装闪现，宛如白色蝴蝶，又继续自顾自地翩然飞去，很少有人声传到他们耳际，宇宙万物都像不耐日晒，疲倦地沉入酣梦之中……

只有他的声音不知疲倦地，在她身边温存地诉说着千重柔情，万般蜜意。一句比一句亲切，一句比一句奇妙。她昏昏沉沉地听他诉说，就像入睡时恍恍惚惚地听着远处飘来的一首乐曲，听不清一个个音符，只听见音响的节奏和旋律。

当他用双手拢过她的头，吻她的时候，她也不作反抗，那是长长的，深情的一吻，里面包含了无数埋在心底表示爱情的话语。

这一吻驱散了她全部记忆，她觉得这是平生得到的第一个爱之吻。她想和这个年轻人演的这场戏现在变得生意盎然，感情充沛。她的心中萌发了一种深挚的爱，使她忘记了她全部过

去，就像演员演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时候，感到自己真是国王或者英雄，不再想到自己的职业。

她觉得，仿佛发生了一个奇迹使她又可以再一次体验初恋的滋味……

他们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了几小时，手挽着手，沉浸在脉脉柔情的甜蜜醉意之中。晚霞烧红了天幕，树梢像漆黑的手指插入赤红的天空，暮霭浓重，树木的轮廓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朦胧，晚风习习，树叶瑟瑟作响。

汉斯和莉泽——平素她总管自己叫莉齐，此刻她觉得“莉泽”这个儿时的名字突然变得如此可爱、可亲，于是她就告诉了他这个名字——转身向普拉特尔公园走去，远远地就能听到公园里人声鼎沸，夹杂着各式各样无奇不有的噪音喧声。

形形色色的人流从一个个灯火耀眼的小摊儿前涌过，有手挽情人的士兵，有活泼开朗的年轻人和纵声欢呼的孩子们，他们在见所未见的稀罕玩意儿前面流连忘返。四周围声音嘈杂，震耳欲聋。好几个军乐队和其他乐师们拚命吹奏争相压过对方的声音。小商贩用已经沙哑的嗓子连声夸奖自己的宝贝。游艺靶场的射击声和不同音域的童声混杂在一起。举国上下都挤在一处，三教九流各有代表，怀着各自的心愿，那些摊贩和店主尽力去满足这些愿望。这一大堆人五花八门、各不相同，却汇成浑然一体。

对莉泽来说，这个普拉特尔公园简直是一块新发现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重新找回的童年的乐土。以前，她只知道那条主要的林荫道和上面蔚为壮观的车队，漂亮而又高贵，但是现在，她发现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迷人，活像一个孩子被带进玩具商店，贪婪地抓向每一样东西。她又变得快快活活疯劲十

足，那梦幻的、近乎抒情的情绪烟消云散。他们像两个淘气的孩子，在无边的人海里欢笑着、嬉闹着。

他们在每一个小摊儿前都要停下来，乐不可支地欣赏着摊主们以极其滑稽的样子用单调而夸张的叫声招徕顾客，快看："世界上最高的女人"、"欧洲大陆上最矮的男人"，或者请看柔体杂技演员、女算命先生、怪物、海底奇观等等。他们坐旋转木马，请人算命，什么事情都干，他们是那样的欢天喜地，兴高采烈，大家都吃惊地看着他们的背影。

又过了一会儿，汉斯发现，肚子的问题也该解决了。她欣然同意，他们便一起走近一家稍稍远离热闹人群的酒店。在那里，喧嚣的人声渐渐变成持续不断的嗡嗡声，越来越轻，越来越静。

他们坐在一起，紧紧依偎着。他给她讲各种各样欢快的故事，并且善于巧妙地在每个故事里安插进一些奉承话，让她总保持愉快的心绪。他给她取了好些滑稽的名字，把她逗得捧腹大笑，他又故意做出一些傻事，把她乐得尖声大叫。她平素喜欢自我克制保持高贵平静的神气，现在变得从未有过的纵情奔放。童年时代的故事她早已忘却，如今又重新记起，那些早已从她记忆中消失的人物形象，如今又重新浮现，并且以幽默的方式汇集在她的脑海中。她像中了魔法，和原来判若两人，变得更加年轻。

他们就这样一起聊了很久——

黑夜早已带着浓黑色的面纱来临，却没有驱走傍晚的郁闷。空气滞重，犹如一道沉重的魔障。远方，一道闪电打破愈来愈浓重的宁静。渐渐地，灯火阑珊，游人四散，大家向着不同的方向各自回家。

汉斯也站起身来。

“来，莉泽，我们走吧。”

她跟着他走，他们手挽着手离开幽暗而神秘的普拉特尔公园，最后几盏彩灯像闪闪发光的猛虎眼睛在簌簌作响的树丛中闪烁。

他们走过洒满月光的普拉特尔大街，没有多少行人，街道也已沉睡安息。走在石子路上，每一步都引来很响的回声。幢幢人影怯生生急匆匆地从路灯旁一闪而过，街灯漠然地发出微弱的幽光。

他们没有谈论归途的方向，但是汉斯默默地充当起向导的角色。他是在向自己的住处走，这一点她预感到了，却不想说出口来。

他们就这样向前走，很少说话，他们走过多瑙河大桥，接着穿过环形大道，走向第八区。这是维也纳的大学生区。他们走过维也纳大学那闪闪发光的用石块砌成的宏伟建筑物。路过市议会，向着狭窄寒碜的小巷走去。

突然，他开始对她说话。

他向她倾诉着炙热灼人的话语，用火烧火燎的色彩吐露出青春爱情的渴望，那是只有在最热烈的欲念支配下的瞬间才能说出的最炽烈的话语。在他的言词中，隐匿着一个年轻生命对幸福与享乐的无限向往，对爱情的最迷人的目标的全部狂热的追求。他滔滔不绝地诉说着，语流越来越奔放，欲望越来越强烈。他的话语犹如贪婪的火焰腾空而起，男人的天性在他身上升到了最高点。他像乞丐一样苦苦恳求着她的爱情……

听着他的这番话，她浑身颤抖。

醉人的诗句和狂野的歌曲，在她耳中汇成一片令人痴迷的

喧腾。她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但他急切地催逼在她心中引起强烈的欲望，驱使她去靠近他的身体。

她终于答应把以往曾经成百次地像打发乞丐似的给别人的东西，像一件价值连城、精美无双的珍奇礼物似的馈赠给他。

在一座古老而狭小的房子前面，他停住脚步，按了一下门铃，眼睛里闪耀着极度的幸福——

门很快地打开了。

他们先快步穿过一条细长阴湿的过道，然后是好多好多狭窄的旋转楼梯。但是这些，她都没有注意到。他用强壮的双臂把她像个羽毛球似地抱上楼梯，他的双手由于期待的快乐而颤抖，这颤动也传到了她的身上，与此同时，她如历梦境般地向上飞升。

爬到楼上他站住了，打开一间小屋。这是一个狭小昏暗的房间，需要费尽目力才能辨明屋里的陈设，因为一条破烂的白色窗帘遮住了狭小的天窗，稀疏的月光就洒在这窗帘上。

他把她轻轻放下，然后就更加冲动地抱住她。无数的热吻涌入她的血脉，她的四肢在他的爱抚下颤动不已，她的话语化为充满渴望的低吟……

房间昏暗而又狭小。

但是，无边无际的幸福充溢于屋里安宁而满足的静谧之中。爱情的灼热的阳光照亮了这深沉的黑暗……

时间还早，也许才刚到六点。

莉齐刚才又重新回到家里，回到她自己漂亮的闺房。

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两扇窗户敞开，呼吸早晨新鲜的空气，因为那混浊的、甜得发腻的香水味道实在叫她感到恶心，这香味使她想到眼前的生活。过去，她漠然地容忍了生活的现状，

不去深想，盲目顺从，听天由命。但是昨天的经历像一缕清新愉悦的青春幽梦落入她的命运，使她突然产生对爱情的渴望。

但是她感觉到，她已无法回头。马上就会有她的一个崇拜者上门，接着是另一个。想到这儿，她怵然一惊。

她害怕这渐趋明亮、更加清晰的白天——

但是她又慢慢地开始回想起昨天，它像行将消散的阳光照进她如此昏暗、阴郁的生活。她忘记了即将到来的一切。

在她唇上闪着一缕孩子般的微笑，那是一个清晨从美梦中醒来的幸福的孩子。

张玉书 译

十字勋章

这是一八一〇年战争年代① 的事情。一片充满焦味的尘土漫天飞扬，在卡塔拉尼亚军用公路上朝着霍斯塔里希滚滚而去，西班牙人正在那里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保卫战，而法国人正在不遗余力地猛烈攻打这座城池。偶尔不知从哪里刮来一股风，吹散这如同白色纱幕一般的烟尘，烟尘散去之后，隐隐约约地露出慢慢腾腾行进的车辆，三五成群的散乱的士兵，疲惫不堪地拖沓前进的马

①拿破仑在法国革命后借政局动荡之机篡夺政权，为了掠夺欧洲财富和土地，替资产阶级争取欧洲大陆和海外工商业霸权，连年发动侵略战争。他的进攻英国计划失败后，于 1806 年宣布大陆封锁令，以截断英国与大陆市场的联系。1807 年出兵葡萄牙，次年进占西班牙马德里，立其兄约塞夫为西班牙国王，并在比利平斯半岛布置驻军 20 万，以扑灭葡西两国人民的反法斗争火焰。这篇小说的历史背景，就是西班牙人民的反对法国侵略的斗争。

匹。一个有经验的上校正率领他的部队在押运给养。白色的公路，蜿蜒曲折，凹凸不平地从丘陵起伏的黏土地上伸展开去，一直通向一片不大的森林，树梢上闪烁着傍晚落日的紫色余辉，树林四周如同镶嵌着红色的花边。飞扬的尘土猛烈地向着黑黝黝的森林深处滚滚而去，黑黝黝的森林正沉默地等待着这支嘎嘎作响的队伍。

突然间，从森林深处射出一发子弹，像一支火箭一般。显然，这是一颗信号弹。紧接着便劈劈啪啪地响起一片可怕的快速射击声，队伍遭到伏击。士兵们，在他们尚未来得及拿起枪之前，便纷纷倒下，受惊吓的马匹嘶叫着乱跑起来，于是车辆或翻倒在地，或轰轰隆隆地互相冲撞在一起。转瞬之间，上校看清了形势，抵抗是徒然的，逃跑是危险的。他的喊声像军号一般盖过了喧哗声。他命令向一侧突击，把给养和伤兵留给敌人。年轻的鼓手用他颤抖的手疯狂擂动军鼓，法国人毫无秩序地，急遽而毫无抵抗力地冲进公路左侧的森林里，那里的树木令人惊奇地开始活跃起来，子弹像闪电一般从树冠上倾泻下来，树冠由于承受着不同寻常的负荷而摇晃着，漆黑的人影像黑色的蛇一般，把树枝抛下来，有时一群群的人像巨大的果实，纷纷从愤怒摇晃的树枝上落下来。那些隐藏在灌木丛中的西班牙人，避开法国人那些盲目向着黑暗中扎来的刺刀，这些法国人绝望地向前狂奔，去抢占高处的林中空地。这中间枪声和喊杀声，汇成一股可怕的回响。全体前进！上校手里举着手枪和军刀发起了冲锋。突然，他的胳膊和痉挛的手在空中停了下来。他的脚被一条树根绊住，在他倒下去的时候，他的脑袋着着实实地撞在一棵树上，于是他两眼漆黑，倒在一处黝黑的灌木丛里，树枝在他耳旁发出一阵强烈的呼啸声。不知不觉中，这场战斗

在这个失掉知觉的人身旁结束了。

当这位上校再次睁开眼睛时，他孤零零地躺在黑暗和寂静中。树枝在他的头顶上，在那影影绰绰的天空里摇晃着，空气是充满霉烂气味。当他想抬起头来时，感到嘴唇上有血腥味。他心神不定地想着，用手摸了摸伤痕，这是他迅速跌倒时，灌木丛树枝在他脸上划破的伤痕。他立刻恢复了记忆。风从遭到伏击的地方隐隐约约地把套上辂具的马匹和滚动的车辆的杂沓声吹了过来，远去了，越来越远了。显然，是得胜的游击队掠走了他们的战利品。最初的记忆混杂着隐隐约约的疼痛，他意识到，他已没有了选择的余地，现在只能听天由命。他孤身一人陷入一片陌生的森林里，孤零零地陷入敌人的国家。他那军刀的一道闪光，灌木丛中的一个响声，都可能断送他的性命，被作为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战利品，落入起义者手里。因为自从昂哲卢在公路上设立临时绞刑架以来，自从不经审判便处死西班牙人以来，法国人在那些被遗弃的乡村里发现了可怕的复仇痕迹，被慢火烧死的士兵的黑炭似的尸体，被捆在木桩上的俘虏的腐烂的尸体，一幅幅历经折磨和残酷兽行的可怕画面。所有这一切都闪现在他的头脑里，如此迅速，如此刺眼，他吓得浑身发抖，如同害了发烧病一般。森林变得越来越黑暗，他被围困在这片不祥的森林里。

上校思考着，他排除了一切狂热的决断。只有逃跑是可能办到的，趁着黑夜逃出树林去。要么逃往霍斯塔里希，要么逃回公路上去，直到再遇见法国军队。他觉得，无论如何也得逃跑，不管他那无力抵抗的念头怎样困扰着他。那挂在树梢上的苍白月光，令他无法采取行动。他咬紧牙关，瞪大双眼，纹丝不动地躺在树丛里，他必须等待，等待泛着绿色光辉的圆月从

夜雾中升上天空，他必须仔细谛听地上的任何动静，空气的任何颤抖，森林深处的任何鸟鸣，在晚风中摇曳的树枝的任何声响。他怀着恐惧的心情，想起了埃及的那些无穷无尽的夜晚，想起了那些像硫磺一样的黄色夜空，充满无边无际的沉默和无法摆脱的危险。绝望与孤独一古脑儿袭上他的心头。

时间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过去了，树木像冻僵一般站在冷清清的月光下，他小心翼翼地用四肢向着遭伏击的地点爬去，他浑身抖动着，并非由于害怕，而是由于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狂热期望。他十分谨慎地忍受着激动的折磨，用四肢悄悄往前爬去，穿过乱蓬蓬的树丛和渔网似的坚硬树根。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的路程，对于他来说，简直如同一种永恒。他终于透过周围朦胧的黑暗看见了公路的闪闪亮光，照亮得如同一片水潭。

他喘着气站起身来，准备迅速冲到寂静的公路上去，他手里握着手枪，军刀处于持续戒备状态。忽然，他卧倒下来，他眼前出现了一个黑影。这黑影又走回去，接着又来来回回地走动，虽然非常模糊不清，但却可感觉到像一股阴森森的雾气。

他紧紧握住手枪，眼睛盯着树林的深处。未发现什么动静。但那黑影依旧在公路的砾石上蠕动着，缓慢而不间断，惶恐不安，飘忽不定地复又消逝得无影无踪。它走来走去，像钟摆一般，充满神秘感，无声无息，如同夜里的幽灵。上校屏住呼吸，注视着它的行踪。当他抬头看月光时，突然吓出一身冷汗。

刚好在他头顶上，在一株小栓皮槠那低垂的树枝上摇晃着一具赤裸裸的尸体。在灰白刺眼的月光下显得苍白而可怕，静静地来回摆动着，像公路上的影子似的。当他把恐怖的目光从一棵树转向另一棵树时，这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变得多了起来。许多死者高高地吊在树冠的阴影里，在幽灵般昏暗的月光照耀

下显得十分惨淡，似乎带着不可思议的表情在招手，那些苍白的躯体不停地在风中荡来荡去。当上校看见他的士兵在扭曲的面孔上戴着可笑的贝雷帽时，从他的嗓子眼里冒出人在临死前发出的那种呼噜声。他的士兵，都是些勇敢听话的小伙子，昨天站岗时，他还在同他们开玩笑，今天却被土匪、强盗、西班牙人吊死了，像被拔光了毛扼死的母鸡似的，先被捅刀子，然后又遭拷打，侮辱，唾骂！他怀着愤怒的心情，踉踉跄跄地站起身来，他有一种想做点什么的强烈需要，便用拳头击打坚硬的树干。他咬紧牙关重又匍匐在地上，一边撕扯树根，一边咬牙切齿，在无力抵抗的折磨中显得焦躁不安，他急于要做点什么，他要怒吼，他要打人，他要掐人，他要杀人。他心中充满痛苦，燃起愤怒和绝望的火焰。眼前不断出现公路上的影子，耳旁不断响起森林的刺耳呼啸声！多年以来上校第一次感觉到眼睛里的泪水像冒火似地流了出来，拿破仑的名字第一次跟诅咒一块儿从他的嘴里冒出来，是他把自己遣送到这个杀人凶手和奸尸者的国家来的，是他引起了这种无法控制的疯狂的愤怒。这愤怒像火焰一般从他的双手里流淌出来。

忽然，他听见那里有什么动静，一种脚步声……血和呼吸，激动和愤怒，思维和知觉在期待的顷刻之间一齐涌了出来。不错，是脚步声，是走近来的脚步声。在那些树木之间确实有一个人影，就在公路弯进森林的地方，这个等待的人本能地蹲伏在暗处，贪婪地握紧武器，当他从影影绰绰的月光里认出是一个西班牙人时，他胸中鼓荡着粗气，几乎欢呼起来。也许是一个信差，是一个牧人，是一个掉队行劫的士兵，一个散兵游勇，一个农夫，一个乞丐，都有可能，但是，他的双手在发烧，发痒，一个西班牙人，一个杀人凶手，一个坏蛋。愤怒与愿望狂

热地集中在一个目标上。他，这个暗中守候的人，一个箭步蹿到匆匆行走的西班牙人面前，发出一声闷声闷气的呐喊，扑向那惊恐的人，用痉挛的左手掐住他的咽喉，同样用手指扼住那恐怖的叫声。然后，他停息了一秒钟，在生死搏斗中鼓胀的眼睛，流露出狂喜的眼神，他把自己的刀子插进牺牲者的脊背。开始时缓慢地，残酷地，从容地欣赏自己的行动，而后他胸中升起一股无法遏制的愤怒，反复地，迅速地向背部、咽喉刺去，动作越来越猛烈，终于，刀刃脱离了刀柄，刺进他的手里。疼痛和流淌的热血，令这愤怒的人又清醒过来。他怀着厌恶的心情甩掉这具尸体，它像陀螺似的旋转着跌进路旁壕沟里，发出沉闷的落地声。

然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夜间的清凉空气。他感到无比的轻松。他不再感到愤怒，恐惧，担心，懊悔，灼热，只觉得凉爽，凉爽，月光凉爽，微风吹拂着空气掠过他的嘴角。他的四肢又充满了力量，勇气和知觉，他高高地伸开双臂，又觉得自己是拿破仑的上校了。他的思想又悄悄地，理所当然地从过去进入了未来。他在匆忙之中和盲目的愤怒之中杀死的这具尸首，一定会暴露他的身份，这一点他看得十分明白。当他俯下身去看那副扭曲的面孔时，发现它似乎还在模糊的月光中动弹，有着幽灵般的生机，它那玻璃似的双眼以神秘的表情在死死地盯着他。但上校并不觉得恐怖和懊悔，甚至对眼前的恐怖景象一点不感到战栗。他毫不害怕地抓起尸体，拖着它穿过无意中压断的树丛，向着他先前潜伏的地方走去，把这沉重的尸体草草地扔进树丛里。他喘了一口气。他浑身不再沸腾着不安的情绪，但是，疲乏开始沉重地向他袭来，经过许多可怕的时刻之后，他心情松弛下来。现在距早晨可能不远了，因为树丛里的月光已

经变得苍白了。于是他放弃了为时过晚的逃跑计划。他想不出新的可能性，只好躺在地上，在距死者不足两步的地方，听凭疲乏摆布。他疲劳不堪地陷入沉睡之中，像在意大利和奥地利战场上那样，躺在死亡一般的寂寞之中。

在清晨云遮雾罩的黄色光亮中，上校从这个恐怖的夜里醒来，寒气袭人的早晨冻得他浑身发抖，他揉搓着哽塞的咽喉，思考着这令人绝望的处境。别人能够认出他是当兵的，而且语言不通，他寸步不敢离开这座在黑暗中掩护了他的森林。他必须再等待下去，无所事事地等待傍晚到来，他必须盼望路过的法国部队，盼望出现罕见的，令人难以想象的奇迹。慢慢的，像一头忍饥挨饿的动物，体内响起另一种声音，一种令人不安的，折磨人的声音，饥饿在撕扯着他的五脏六腑。口渴得像冒烟似的。可怕的折磨人的一天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念头充斥在他的头脑里，像他从鼓胀的树根里所闻到的泥土的潮湿气一般，让人兴奋不已。他心神不定地玩弄着子弹上膛的手枪，这枝手枪可以了结一切。仅仅为了结束痛苦，消灭自尊心，像一头动物在森林里那样，是无济于事的，没有战斗，远离自己的部队，于是他的手指离开了扳机。他在极度的痛苦中伸开四肢，一个钟点又一个钟点地挨着，从早到晚，这漫长的时间。周围的生活以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节奏在进行着，偶然会从公路上传来路人的匆匆脚步声，顷刻之间会勾起一种可怕的寂寞，此后的时间又充满着风的呼啸声和树枝的呻吟声。无人走近来打开这无形监狱的围栏；他像一个受伤的人似的躺在地上，望着空荡荡的天空叹息，他躺着，双手疲惫不堪，大脑却兴奋不已，他躺在森林里，随着太阳的升高，森林里弥漫着潮湿的空气。

经过了漫长的令人难耐的折磨之后，阳光终于倾斜了。傍

晚终于降临了，于是他在绝望中下定决心，上校猛然脱掉身上的衣服，扔进树丛里。然后他摸索着接近那堆乱糟糟的树叶，被他杀死的西班牙人尸体正脸朝下躺在那里。他把它拖出来，把他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扒下来，从死者紧握的手里拉出那带血的头巾。他毫无恐惧地，怀着他那最后的不屈不挠的决心，穿上西班牙服装，把大衣披在肩上，大衣上还有一条宽宽的湿乎乎的血迹。他想就这样逃走，他想去乞讨面包；那种折磨得他身不由己的热情平静下来，他要把自己从这种恐怖的网里，从这片死亡的森林里拯救出来。他想回到人群当中去，不再像野兽似的生活在死尸中间，遭受恐怖和饥饿的威胁，他要重新回到自己军队里去，回到他的皇上那里去，他不怕毁了自己的名誉。当他像抛弃一具死尸一样放弃自己的军装时，他的咽喉里发出了抽泣声，他穿着这身制服经历过了二十场战斗，这制服与他难解难分，像母亲与孩子一样。饥饿推着他走向公路，走向傍晚的黑暗。当他回过头来做最后的告别时，透过闪闪的泪珠，他发现一株微弱的闪光，像是一只眼睛发出的闪光。那是十字勋章，是拿破仑亲自在战场上别在他身上的。这个，他是不能扔掉的。他用带血的刀子把它割下来，藏进口袋里。他迈开步子，匆匆忙忙地向公路走去。

他知道，在距离这片树林不到一里地的地方，有一座荒芜的小村庄。连队曾经在那里驻扎过，他忍着难耐的饥饿和血液的狂跳，隐隐约约记起广场上有一口圆形水井，他们在那里饮过马。西班牙人那阴沉的面孔，又复现在他的记忆里，还有叛乱者竭力克制的嘲笑，但是，一切的一切都融汇成惟一的感觉：饥饿！就这样，他几乎是踉踉跄跄地直奔已经黑暗的乡村公路而去，他用帽子深深地遮住面孔，快走，快走，以便在行走中

抑制饥饿的膨胀，他走得气喘吁吁，直至他看到黑夜终于降临，直至那些重叠而狭窄的房屋从傍晚的浓雾中显露出来。他脚步沉重地向广场走去，首先让汩汩的清水流进他的喉咙里，再把双手和发烧的脑袋贪婪地浸入清凉的水里。自从那无穷无尽的时刻以来，他这是头一遭浑身有一种舒服的感觉。但是，马上他又感觉到饥饿的拳头从他的体内伸出来，迫使他去扣响附近的房门。他不停地敲打破烂的柴门。一个老年妇女，露出一张布满皱纹的黄脸，用生气而怀疑的眼光看着他，她仅仅打开半扇柴门。他用哑人手势指指嘴巴，做出一副恳求的表情。在这一瞬间，他那颗士兵的心已经死了，埋在上边的森林里，与他的军刀和他的制服一起。女人表示拒绝，回身要关门。但这个饥饿的人像被喷香的菜味、被从房屋里飘出来带着焦味的雾气迷住似的，忘掉了一切自尊心，一个畜牲在急切的盼望中，也只能如此而已，他抓住那位因害怕而转回身去的老妇的胳膊，还想恳求她。他的眼睛里突然冒出丧失理智的火焰。那老妇不待答话，猛地把沉重的柴门推到他的面前，使他无法迈进去，他昏昏沉沉地往后踉跄了几步。他从咽喉里冒出一句粗鲁的法国骂人话，上校惊恐地望望四周，幸好无人听见他的话，他还可以假装聋哑人继续行乞。他是这样做的，他心急火燎地这样做，挨门挨户地走，他终于讨到一些扭扭巴巴的玉米面饼子和五六枚橄榄。他急不可耐地把这一切都吞下去，同时也吞下了饥饿，恶心，羞耻，像一头畜牲似的，目光呆滞，表情扭曲地狼吞虎咽。当他走过村庄最后一幢黑色仓库时，两只手已经空空的了。

当四周涌动着深夜的黑影时，他又产生了一个可怕的问题。现在往哪里去呢？本来他想逃跑，回到部队来的那条大路上去。但是，现在他的两条腿像坠着铅砣子似的，削弱了一切活动能

力。自从他穿上陌生的衣服，挨门挨户乞讨，勇气和胆量便全都化为乌有，一切求生的意志都黯淡了，动摇了。昏昏沉沉的睡意充满了他的全部生存。他不知不觉地又拖着那双沉重的腿返回森林里，这森林曾经是他的藏身之地，这森林曾经保护了他，现在似乎又以一种神秘的力量吸引着他。那条他与士兵们共同快乐地，无忧无虑地走过的公路，又带领他重新回到了森林里，死亡曾经在这里窥视过他们，他曾经躺在那树枝中间像幽灵似的谛听过。但是，现在他像在梦里一般又钻进这片森林里。他需要安静，安静，为了在安静中彻底清除疲乏，他不顾一切地走进了森林深处。他用尽余力爬上斜坡，没有任何思想，没有任何感觉，躺倒在黑暗里，紧挨着公路的边缘。他不敢再继续冒风险，他不回避那些死去的同伴的目光，不怕看到他的军装，那是一些血糊糊的破布片，具有讽刺意味地放在黑暗里，他也不在乎看见这些标志会想到死亡。他像一个牧师似的，怀着虔诚的心情紧紧攥着口袋里的十字勋章。这是他的欢欣，这是他的控诉，这是他的希望。

于是，新的一夜又开始了，第二个可怕的黑夜，夜空里有着许许多多冷清的星辰，明亮而无限寂静的天空里充满着绝望，洒下沉重的孤独。上校用他那无泪的，燃烧的，疯狂的眼睛注视着伸向麻木不仁的黑暗的白色公路。在这条公路上会出现什么呢？希望，解放，朋友？也许会有一辆马车来收容他？法国军队？但是，所有这些想法都杂七杂八地与他那巨大的疲乏融汇在一起，与树叶的沉闷沙沙声交织在一起，与星辰那遥远的闪光交织在一起，与轻轻抖动的月光交织在一起。他像安息在坟墓里似的躺在这片寂寞的森林里。

清晨一种刺耳的声音把上校从睡梦中惊醒。他以为是一声

鸟鸣，他睡眼惺忪地注视着朦胧的晨雾。但是，立刻又是一声，这是不祥的梦？不是，非常尖利，非常清晰，这是号声。附近部队的军号声……

突然，他的血液凝固了。当真是法国人？朋友？救命恩人？他真会回到生活中去？一种说不出来的狂热的欢欣涌上他的咽喉，他跳起身来，瞧啊，他看见他们从公路上走来，一队法国士兵排着松散的队形，他看见了帽子，军刀，旗帜，火炮。这显然是去霍斯塔里希的援兵。

由于高兴，他不假思索地喊出声来。他忘记了自己的命运，危险和伪装。由于过分激动而跌跌撞撞地向着救命恩人猛跑过去。一只手挥舞着头巾表示致意，另一只手握着手枪。一声呼喊，一声野兽般的吼叫，这喊声中流露出恐惧，痛苦和绝望；一声呼喊，这喊声中有一种超人的欢欣冲天而起，划破清晨的空气。

当他冲进林中空地时，发生了无法回避的事情。两发，四发，十发子弹，整整一梭子子弹射向这想象中的西班牙人，他在急跑中向前踉跄了几步，他犹豫着，摇晃着，鲜血涌流着倒下去。部队迅速集合在一起，等待着一场突然袭击。号声尖叫着，军鼓发出咚咚的响声。然后是死一般的寂静。所有的人都准备作战，屏住呼吸企盼着，等待着。但是并未发现敌人，连派出去的狙击手也未发现敌人。于是又恢复了秩序，无人想到这是一场误会，反正只有一个西班牙人，士兵们又把枪扛在肩上，继续向森林里，向霍斯塔里希前进。

只有几个士兵走出队列，去抢掠那具尸体。无人注意死者临终前的呼噜声，他们撕扯他的衣服，掏他的口袋。当一个人在血肉模糊的破布片中发现失踪的上校的十字勋章时，他们心

中升起无比的愤怒。一枚拿破仑十字勋章，居然出现在一个西班牙土匪的口袋里！他们愤怒地举起枪托，向那个想象的杀人凶手的脑袋捣去，他们在无比愤怒中，一边咒骂，一边用脚踢那被剥得精光的尸体，然后用力把这不幸的人的尸体远远地抛进野地里，他的两只胳膊还在空中可怕地乱挠着，平展展地坠在地上，那枚不同寻常的亮铿铿的十字勋章，闪闪烁烁地落进那黑黝黝的烧焦的农田里。

(1906)

张　黎　译

混混儿

从教堂塔楼大钟旁路过，他发现时间已很紧迫。他把课本紧紧夹在胳膊底下，开始加快步伐，不再吊儿郎当地、懒洋洋地走路。但不久他又放慢了脚步。夏日正午的炎热，弄得他懒散无力。本来嘛，他觉得及时赶去上希腊语课，压根儿就不是那么紧要。于是，他慢悠悠地顺着石子路往前走。石子路通向学校，喷射出令人窒息的灼热。到了学校，他发觉自己已迟到十分钟。有那么一瞬间，他脑子里曾冒出一个念头，是不是最好该打道回府。但一想到今天吃饭，家里又要搞长而又长的祷告，他便感到十分痛苦，因此决定还是去教室，并猛一用劲推开了教室的门。

他的突然出现引起了几个同学的注意。教室后排有人轻蔑地哧哧一笑，前面第一排座位上，迎接他的也只是几张挂着讥诮笑意的面孔。老师面

带得意的微笑，从讲台上看着他，并压低了声音，似含蔑视地说道："利普曼，如果你哪次准点来了，那倒真是一个奇迹呢。你平常缺少的勤奋与毅力，在迟到这事儿上倒是发扬光大了。"

这时教室里响起一片咯咯的笑声，其间还夹杂着低低的、怪声怪气的下泛音。大家全拿眼瞄着利普曼。

利普曼未吱一声，脸上漠无表情。但是，从一张张乐开了花的脸孔旁经过，朝自己座位走去时，他感到很难保持平静。一种深深的痛苦，一种强忍着的狂怒，在他心底燃烧。经常他经受这种难堪的场面，也次次如此。他机械地打开课本，连页码也不看一眼，只心不在焉地望着书上的字母出神，直望得那一个个字母化作颤抖的黑色旋涡，在眼前飞旋。教室里所有的言语和声音，渐渐模糊起来，形成一片毫无意义的哭声，在他耳鼓里轰鸣，很是难听。周围这一切的冷漠，铅一般沉重地压在他身上。

他凳子前面，有几点阳光在嬉戏。它们像欢呼雀跃的孩子，旋着五彩的圈儿。那闪闪发亮的颜色，又像柔软的白手似地从斜面课桌上掠过。利普曼好奇地盯着它们，却又是视而未见。他自顾自的梦着什么，精神不太集中。就是在昨天晚上，一桩偶然的小事又将生活之镜摆到了他面前。昨天，他带着课本回家，遇上了几个同龄人，大学生呀，少尉呀什么的。这些人过去很喜欢他，可这时跟他打招呼，却面带少见的轻蔑和不言的骄傲，因为他现在还和那些毛孩子中学生坐在一起，还得听那些老掉牙的废话，那些用干巴巴的声音弹出的陈词滥调。

他觉得嗓子眼里有什么东西堵着，像是一声愤怒、绝望的狂笑。自己没像小孩子似地扑倒在地，哭哭啼啼，连他本人也几乎感到惊讶了。而且，自己居然没有跳起来啐他们一口！

他慢慢地恢复了几分平静，因为他已开始分解自己的痛苦。

他用极度的冷漠，用极度的痛苦才能产生的极度的冷漠，解剖这份苦痛。难道只有他一个人遭受这样的命运么？他知道，还有成百上千的人遭受与他同样的命运，还知道，这是他生活中每天都要发生的悲剧。但在他看来，没有任何人像他一样，感到这悲剧是如此的痛切。一个混混儿——世界上该还有多少这种人啊！但是，一想到那个开头，一想到那场第一次让他跌倒的考试，他总是不胜烦恼。主持那场考试的老师，即眼下这个坐在他前面十步远、对他漠不关心的人，当初是多么轻率地让他考了个不及格啊！或许，这个人一辈子连一分钟、一秒钟也未考虑过，他那个草率的决定，造成了怎样的后果。突然之间，一个奋发向上的发展过程被隔断了，一个人的命运被强行纳入另一条轨道。这个学生还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留级时发生的那场突变。当时那种过度而无成效的勤奋，慢慢变成了混沌的懈怠，他对文学和艺术的兴趣也骤然被强行中断。哪怕是在生活最细小的方面，他也感到了这一打击的残酷性。他的工作精力渐渐衰退；在精神生活方面，他则日益陷入徒然的幻想之中。这类幻想只以这孩子本人为中心，并以实际生活中他无力得到的种种虚幻的形象和成就欺骗他。这样，他便慢慢消沉和懒散起来。后来他第二次留级，就再也没有什么感觉了，但他知道自己在走下坡路，却又无法阻止这一趋势。二十一岁还在上中学，这是他惟一难以忍受的痛苦，除此之外，他什么都忘了。他总在绞尽脑汁地琢磨事情的起因，次次都要归结到那一点上，回回都要想到那个日子，那个他因为偶然小事，仅仅是因为偶然小事而考场失利的日子。从这没完没了的苦思冥想中，渐渐滋生一个模糊的念头，一种毫无根据的猜测。这猜测给他病态的、强迫性的思索打上了事情确凿无疑的印记，那不会是一起偶然

事件，肯定是暗暗的仇视情绪，某个不明了的原因，促使老师那么干的。打那以后，这一想法便在他脑子里深深地扎下了根，于是仇恨便成了他灵魂深处的主旋律。

每次他与老师的脸正面相对，猛然袭来的恨意便让他气得发抖。瞧他坐在讲台上的那副样子！好一张牧师般的黄面孔！听听他用他那条粗嗓子信心十足、一本正经说出的那些无关痛痒的废话吧，有多虚假啊，多无聊啊！他居然未意识到自己诗中的毛病！可这个人却能对他发号施令，却能决定他的命运，而且已经决定了他的命运——一想到这些，他的每一神经就痛苦地绷紧了，他感到，自己的手不由自主地攥成了一个拳头，一双眼睛则狠狠地盯着讲台上的那个人。

这时老师把脸转过来，接住了那道目光。他似乎什么也没察觉到，只是嘴角周围冷酷而忧郁的皱纹更显眼了。他声音冷淡地说道："利普曼，你留神往书上瞧瞧，也比望着空中发呆要强些啊。"

利普曼抽搐成一团。想到自己得受这刻板的教训，他就好像挨了灼热的火印似的，他陡然产生了一种抗拒心理，现在万万不能沉默！

"我留神来着，先生！"

"那就再好不过了，利普曼，刚才我讲的，你现在复述一遍看看！"

这话说得平心静气，甚至可能是不经意道出。但利普曼感到话里含有几分无耻的意味。他说不出话来，使劲地咬紧嘴唇。不过，他心里隐隐约约有了一种预感，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许会演化成一场灾难，命运又要重复它每天残酷的游戏了，由这最最无谓的琐事，也会产生难以预见的后果。他知道，肯定

要出事了，因为他感到自己渐渐鼓起了勇气，也渐渐陷入绝望之中，成千上万个小时积聚起来的仇恨，汇成一条宽阔的河流，意欲冲出一条道来。但他仍竭力控制着自己，一声不吭，两片苍白的嘴唇直在哆嗦。

老师等了几秒钟，然后非常平静地说："你其实什么也不知道，刚才你撒谎。"

这便是判决。现在再也没有退路了。利普曼知道，他是在为失去的东西而斗争，不过也知道，他心中一直压抑着的、却又不停翻腾的种种感情，该表露出来了。如果今天不说，那就明天。此外，同学们中间不断增大的嗡嗡声、哧哧笑声，也使他很恼火。只要不再和这班人搅在一起，管它出什么事呢！他清楚而果决地说道：

"我没撒谎，我能复述。"

"那你是不愿意复述啰？"

"没错，我不愿意，因为那是些毫无根据的瞎扯淡。"

这句话犹如一声霹雳。那一张张脸孔上满意的笑容，那一个个正窃窃私语并一心盼着看看热闹的同学，全都僵住了。每个人都感到，自这抑闷沉重的气氛中，将要发生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悲剧。利普曼自己倒是最平静。他已招来了一强制性的结局，因为他想要这个结局。于是事儿就来了。

听了利普曼这句意想不到的话，老师完全失去了自制，不过，一会儿又恢复了镇定。他快步走到利普曼跟前，喘吁吁地，因激动而声音发抖地说道：

"你是个厚颜无耻的家伙……"

"你自己才是呢！"

这回答一下子就截住了老师的话头。接着便突然出现了类

似混战的混乱局面。没人知道，是谁先动的手，但两人心中的愤怒是如此的强烈和急迫，以至于不知不觉间便以狂暴的方式表现了出来。整个争吵仅持续了一秒钟，而后利普曼怀着巨大的仇恨，狠狠地给了老师一掌，推得他往后踉跄了几步。所有的学生全都盲目地激动起来，教室里一片嗡嗡的喧闹声。可未等他们动手干涉，利普曼就已从衣帽钩上取下帽子，向教室外冲出，并随手砰的一声重重关上了门。他只管往外冲，没有目标，也没有计划……

他四处乱走，走了一个小时，而后考虑成熟了，作出了决定。他想到了一切。上千幅各色各样的图景浮现在他眼前，他的青春，他的未来，他的父母，但每一幅图景全都这样引导他的行动，在他眼里全都化成了一个路标，一个指向最后一条黑暗小道的路标。他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继而开始跑起来。这时，他眼前还飞快地闪现出小小的希望和模糊的预感，但他没有停下来，而是一个劲地跑啊跑。他耳旁轰响着汽车的隆隆声、街上的喧嚣声、漫不经心也毫不知情地从他身边经过的行人引起的嘈杂声以及他自己向前飞快奔跑的脚步声。他越跑越快，仿佛是为了麻痹每一根神经。他整个脑海里就回响着一句话：再快些，再快些……外界的一切声响，听起来全是这句话的节奏，它们汇成一片杂乱的、呼啸的噪声，使他麻木了，没知觉了。他就这样跑到了桥上。在那儿他站了一分钟，但不是因为害怕采取下一步行动，而是因为发抖的胳膊乏力，不能支撑他跨过栏杆。他又一次想起了自己被毁的生活。回忆像一阵突如其来的猛力，使他浑身发抖。他一跃便翻过护栏，闪电般栽入灰色的波涛之中……

谢建文 译

森林上空之星

深切悼念弗兰茨·卡尔·金茨凯

一次，当身材修长、衣着异常整洁的侍者弗朗苏瓦斯上菜，向美丽的波兰伯爵夫人奥斯特罗夫斯卡的肩膀俯下身去的时候，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只持续了一秒钟，没有抖动，没有惊惶，毫无动静。然而这是构成千千万万个充满欢呼和痛苦的小时和日子的那些秒中的一秒，宛若深沉喧啸的参天橡树的巨大重量及其全部摆动的树枝、摇晃的树冠，蕴含于一粒飘忽的微尘似的树种之中，在这一秒钟里，表面上什么也没有发生。里维埃拉①大饭店机敏的侍者弗朗苏瓦斯把腰弯得更低，让盘子迎向伯爵夫人探寻食物的餐刀。这一刹那间，

①里维埃拉，南欧沿地中海一地区，在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北部，是假日游憩胜地。

他的脸几乎紧挨着她那一头微微卷曲、散发香气的如波秀发，当他本能地张开谦卑的垂下的眼睛，他那迷惘的目光看见她的脖颈闪烁白光，以柔和的线条消失在鼓起来的深红色衣裳里面。他的心中犹如升腾起紫色火焰。餐刀在难以察觉的微微颤动的盘子上发出轻微响声。在这一秒钟里，他虽已预感到这一骤然陶醉的全部严重后果，但他巧妙地控制自己激动的心情，以彬彬有礼的冷静的热情继续侍候享用这道美味佳肴。他镇定地走过去，为总和伯爵夫人一道就餐，正用一口发音准确清晰的水晶似的法语讲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的一个文静优雅的中年贵族男子端盘上菜。然后目不斜视面无表情地从餐桌退下。

这几分钟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注定无望的倾心奉献的开端，一种令人眩晕的陶醉感受的开始，连爱情这个很有分量的骄傲的字眼都几乎不适于来描写它。这是只有很年青和很老的人才会有的那种狗一般忠诚的无欲无求的爱，常人在一生中对此根本无所了解。一种没有深思熟虑的爱恋，它不思考，而只梦想。他全然忘记连聪明的人，谨小慎微的人也在证明的对穿侍者服的人怀有的那种不公正的然而无法消除的蔑视，他不考虑可能性和机缘巧合，而在他的心血中培育这种奇异的爱慕之情，直至它隐秘的真挚情愫冲破所有嘲讽和非难的藩篱。他的脉脉温情不是偷偷眨眼和窥探的目光，不是突然举止放肆的胆量，愚蠢的春情勃发时渴望的嘴唇和颤抖的手，它是不声不响的尽心尽力，是做好每一样细小的服务工作，明知这类服务不会被人注意，谦卑中却更显得崇高、神圣。他用那么温柔爱抚的手指抚平她的餐桌席位前桌布的折痕，犹如抚摸心爱的女人柔软的手；她身边的一切他都收拾得非常整齐对称，俨如为了迎接盛大的节日；她的芳唇接触过的玻璃酒杯，他小心翼翼地把它们

带到他那间屋顶有小天窗的散发着霉味的狭窄房间，让它夜间在明珠似的月光下像珍贵的首饰闪耀光芒。他总在那个角落独自暗暗侧耳细听她的匆匆急步和悠然漫步。他啜饮她的话语，如人们情致盎然地用舌头品味甘醇而馥郁醉人的葡萄美酒，他贪婪地接受片言只语和命令，如同孩童游戏时接到飞来的球。如此这般，他的陶醉的心灵把一片变幻不定的绚丽光彩带进他的可怜的卑微的生活中来，可怜的侍者弗朗苏瓦斯爱上了一位永远不可企及的风流的伯爵夫人。这聪慧的痴愚，这整个事件，在他心中从来没有以冷冰冰的毁灭性的语言形式出现过。因为他根本不是把她作为真实的人来感受，而是作为某种异常崇高、异常遥远的事物，抵达此间的倒更像是那崇高而遥远的生命的反光。他爱她那几乎连到一起的黑眉毛的严厉棱角，薄薄的嘴周围狂野的线条，爱她充满自信的举止风度。在他看来，谦卑顺从是理所当然的，他把低声下气地在她身旁做些卑贱的服侍人的工作视为幸福，因为就是凭这一点才允许他如此频繁地进入环绕着她的富有魔力的圈子。

于是在一个小人物的生活里突然升腾起一个梦想，有如精心培育的园圃名花盛开在路旁，往常那里所有幼芽无一例外都要被行人踩在脚下。这是一个质朴的人的痴梦，冷酷而单调的人生中的一场令人陶醉的魔幻之梦。这种人的梦就像无桨的船，在摇晃的快感中没有目标地飘流在一平如镜的悄静的水面，直至船的龙骨突然猛烈地撞上未知的河岸。

然而现实比一切梦幻更强大，更粗暴。一天晚上，瑞士沃州来的胖子看门人走过他身边时说："奥斯特罗夫斯卡明晚乘八点的火车走。"还说了另外几个无关紧要的人名，这些他全没听进去。因为这几句话在他头脑里盘旋翻滚，把他弄得头昏脑涨。

他几次机械地用手指划过感到压迫的额头，仿佛要拨开那层紧紧束缚着头脑，使智力变得愚蠢的东西。他跨出几步；脚步踉踉跄跄。他步伐不稳，心中惊慌，经过一面配着镜框的高大镜子时，镜子里面一张灰白的面孔目光呆滞地盯着他瞧。什么念头也没有，思想仿佛被禁锢在阴沉沉雾蒙蒙的墙壁后面。他几乎无意识地摸索着，扶着很宽的梯级的栏杆下来，走进暮色四合的花园，那里高高的意大利五针松寂寞孤单，犹如阴暗的思想。像一只巨大的神秘的夜鸟的低飞盘旋，他那不安定的身影又摇摇晃晃走了几步，随即跌坐在一张椅子上，头靠着冰凉的椅子扶手。万籁俱寂。后面，大海在圆圆的灌木之间闪闪发光。那里柔和的颤动的灯火微弱地燃烧，远处波涛拍岸，浪花飞溅，单调的喃喃的吟唱消失在寂静里。

忽然一切都明白了，完全明白了。这么明明白白的，几乎使他不禁微笑。简直一切都完了。伯爵夫人奥斯特罗夫斯卡要回家，侍者弗朗苏瓦斯留在他的岗位上。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所有客人不是来这里住两星期，住三星期四星期又都走了吗？真傻，竟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明白得让人发笑，让人想哭。乱纷纷的念头一齐涌来。明天晚上，乘八点的火车前往华沙。前往华沙——整整好几个钟头穿过许多森林和山谷，越过许多丘陵和山岭，穿过许多草原，河流和喧哗的城市。华沙！多么遥远！他根本无法想象，可是却极深刻地感知了这个骄傲的、构成威胁的、生硬而遥远的字眼：华沙。而他……

还有一个小小的梦似的希望闪耀了一秒钟之久。可以乘车随她去啊。在那里当仆人，当抄写员，当车夫，做奴隶；做乞丐站在街头挨冻，只要不离得这么远，只要能呼吸到那个城市

的气息，也许有时在她驱车疾驶而过的时候能瞥见她的影子、她的衣裳和她深色的头发。闪烁不定的梦影已匆匆升起。然而时世艰难无情。明摆着是无力达到的。他计算了一下：他的积蓄顶多一二百法郎。还不够一半路途的费用。以后呢？他一下子像透过撕破的面纱看到自己的生活，感到它现在变得多么贫困，多么可怜，多么丑陋。凄凉空虚的侍者的岁月，被愚蠢的渴望砸得粉碎，他的未来只能如此可笑。他全身一阵寒战。突然，所有的思想链条迅猛地不可阻挡地连接起来。只有一种可能……

树梢在几乎察觉不出的微风中轻轻摇摆。面前是阴沉沉的可怖的黑夜。他镇定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踩着嚓嚓作响的砂砾，走上静静的沉睡的白色房子。走到她窗前，他停下脚步。窗户关着，没有一点闪烁的灯火可以点燃如梦一般的思念。于是他的血液平静地流动，像一个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使他困惑，再也不会受骗的人那样迈开脚步。到了他的房间，他也不激动，一上床就昏昏沉沉睡到天亮才醒，没有做梦。

第二天，他的举止完全保持在精心设计和强制镇静的范围内。他以无动于衷的漠然的神情做他该做的事情，他的表情显出一种无忧无虑而且自信的力量，谁都料想不到在这骗人的面具下隐藏着痛苦的决定。快到午餐的时候，他带上他那笔小小的积蓄赶到一家极讲究的花店，买了精心挑选的鲜花，他觉得它们绚丽的色彩宛如语言一般：火焰般炽热的金色的郁金香犹如激情，花冠宽大的白菊令人感觉像是富有异国情调的浅色的梦，细瘦的兰花像清秀的思念的画，还有几枝又骄傲又迷人的玫瑰。他又买一只闪闪发光非常漂亮的玻璃花瓶。剩下的法郎，在从一个小乞丐身边走过时，他带着轻松的表情敏捷地给了他。他匆忙往回赶。忧郁而庄重地，他把插上鲜花的花瓶摆在他既

怀着快感又为难而缓慢地为伯爵夫人准备的那副餐具前面。

已是午餐时候。他一如往昔地侍候着：冷漠，敏捷，不出声，不抬头看。只是到最后，他的一道她永远不会知道的源源无尽的目光才拥抱她整个柔软而骄傲的身子。他觉得她从来不像在这道最后的无所欲求的目光中那么美丽。接着他平静地、没有告别面无表情地从餐席旁退下，走出大厅。他像侍者要对之鞠躬致意的客人那样昂首走过楼道，走下豪华的迎宾台阶，向马路走去：人们本该感觉到，此时此刻，他在告别过去。在饭店前面他站了一秒钟之久，拿不定主意；接着便转身踏上一条沿途有闪光的别墅、宽阔的花园的路，边沉思边漫步，自己也不知道要去何处。

他这么心神不安地徘徊，茫然如在梦中，直到晚上。他什么也不再思索了。不思索那既往的，也不思索那不可避免的。他不再想那死的念头，像人们在最后的瞬间以深沉的目光审视发亮的致人于死地的手枪，在手上掂量它的分量，举起它，又放下。他早已对自己宣告了判决。只有图像依然前来，迅疾飞来，一如飞翔的燕子。首先是青春的岁月，直至学校里要命的一堂课，当时一次愚蠢的冒险使他憧憬诱人的未来的头猛然撞到这混乱的世界。随之而来的是无休无止的行程、辛劳和打工，一再失败的尝试，直至人们称之为命运的巨大的阴暗的波浪把他的骄傲撞得粉碎，将他扔在一个没有尊严的工作位置上。许多彩色的回忆旋转过去。末了，最近这些天的柔和的印象还从清醒的梦境中闪射出光辉；它们蓦然又撞开他不得不通过的现实阴暗的大门。他想，他要今天死去。

他考虑了一会儿几种通向死亡的方式，比较它们的苦痛和利索的程度。一个念头突然使他全身一抖，朦胧感觉中一下子

闪出一个阴暗的象征：既然她匆匆而去，不理睬他的命运，而没有意识到毁灭了它，那就要她也碾碎他的肉体，要她自己来做这件事。她自己完成她的作品。于是思想无比坚定地迅速发展。从他那儿诱走她的特快列车八点开车，剩下不到一小时。他要扑到这次列车的车轮下，让夺走他的梦想中的妇人的暴风雨般的力量把他压碎。他的血要流淌在她的脚下。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不断涌来，如在欢呼。他也知道那个地方。在山坡上森林的上方，那里沙沙作响的树梢遮住俯瞰近处海湾的最后视线。他看手表：秒针和他的脉搏以同一节拍跳动。是时候了，该上路了。他的疲乏无力的脚步忽然有了弹性，目标明确，具有那种在向前迈进中抑制梦想的生硬而匆忙的节奏。他在美丽的南国暮色渐浓的夜晚来到一处地方，那里的天空嵌在远处林木葱茏的山丘之间，状若紫色长带。他急急忙忙往前走，一直走到路轨那儿，铁轨的两条银线在他面前闪闪发亮，为他引路，引导他穿过暗淡的月光给朦胧的雾纱投下一层银白的芬芳的低洼山谷，蜿蜒向上，引导他爬上一处山丘，从那里看得见有着灯火闪耀的海岸的寥廓的黑夜的海洋遥遥地闪光。他终于看见不安地沙沙作响的森林，森林把铁轨埋在它投下的黑影里。

当他气喘吁吁地站在森林中阴暗的山坡上，天已经晚了。一行行树在他周围，黑黝黝的，令人毛骨悚然。只在高高的上方，微光闪烁的树冠中，才有一脉苍白的颤抖的月光投进微风起时发出呻吟的树枝。有时忽有远处夜鸟奇异的鸣叫打破这沉闷的寂静。在这让人害怕的孤寂中，他的思想完全停滞了。他只等着，等着，注视下面第一个上行弯道的拐弯处是否出现列车的红灯。有时他又精神紧张地看表，数秒。随即又细听机车远远的呼号。但，这是个错觉。四处复归沉寂。时间似乎凝固了。

终于，下边远处有灯光闪亮。在这一秒钟，他心里感觉到一下撞击，可是他不知道这是恐惧，还是欢呼。他猛然扑倒在铁轨上。起初一瞬间只感到贴着太阳穴的铁轨舒适的清凉。接着他凝神谛听。火车离此尚远。可能还要几分钟。除了风中林木细语似的沙沙声，别的什么都还听不到。思绪如潮乱纷纷。突然，一个驱不散的念头似利箭穿心；他为她而死，她却浑然不觉。他的泛起泡沫的生命连一个细小的波纹也没有接触到她的生命的波浪。她永远不会知道有一个陌生的生命曾经迷恋她，为她粉身碎骨。

静静的空中传来远处爬上山峦的机车有节奏地行进的轻轻的喘息声。可是那心思依然强烈不减，直至最后几分钟还在折磨这将死的人。列车在轰隆轰隆声中越驶越近。他再次睁开眼睛。他头顶上是一片沉默的蓝黑色的天空和一些沙沙响的树冠。森林上空，有一颗白色的闪亮的星。森林上空一颗孤寂的星……他头枕着的铁轨已经开始轻轻晃动、低声吟唱。可是那点心思依然在他心中、在他目光中如火焰般燃烧，满含他的爱恋的全部炽热情感和绝望。全部渴望和这最后的痛苦的问题都涌流到温柔地俯望着他的白色的闪光的星中。列车隆隆，越驶越近。将死的人又一次用一道最后的无法形容的目光拥抱那颗闪亮的星，森林上空的星。然后他闭上眼睛。铁轨颤抖，摇晃，列车飞驰，车轮咔嗒咔嗒的声音越来越近，森林发出隆隆的声响，犹如众多巨钟长鸣。大地似在摇晃。还有令人目眩的飞驰、回旋的呼啸，随之，一声尖锐刺耳的吹哨声，汽笛野兽似地惊叫，陡然刹车的尖声呻吟……

美丽的伯爵夫人奥斯特罗夫斯卡在火车上有一个自己的保留包厢。启程以来，她在车辆颠簸行进的轻轻摇晃中，一直在

读一部法文长篇小说。狭窄的空间空气闷热，充满许多枯萎的花朵令人窒息的香气。临别馈赠的几个豪华富丽的花篮里，白丁香花已经像熟过头的水果疲惫地垂下了头，花儿无精打采地挂在茎上，玫瑰又重又宽的花萼似乎在醉人的香气的热云中凋谢了。令人窒息的闷热使这些沉甸甸的芳香气变成温暖的波浪，即使在列车飞奔之时，也让人感到懒散压抑。

突然，书本从她无力的手指掉落。她自己也不知道何以如此。是一种隐秘的情感使她失态。她感到一股沉闷的、痛楚的压力。一阵骤然而至的、不可理解、令人窒息的疼痛压迫着她的心脏。她觉得在郁闷的致人眩晕的花的香雾中她非窒息不可。还有那令人心悸的疼痛并不减弱，她感觉到奔驰的滚滚车轮的每一震荡，那盲目的奔向前方的隆隆运转残酷地折磨着她。她突然产生一种渴望：刹住飞速奔驰的列车，把它从神秘的痛楚中拉回来，此时它正朝向它奔去。

她感到一种不可言喻的痛楚和莫明其妙的恐惧紧紧地钳制着她的心，在她的一生中，即使面对可怕之事、不可测之事、残酷之事的时候，也从未体验过与此相似的恐惧感。这种无法形容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喉咙被掐得越来越紧。但愿列车停下才好，这念头在她心中呻吟，犹如一句祷词。

突然响起尖锐刺耳的哨音，机车警笛狂叫，制动闸凄惨呻吟，飞奔的车轮的节奏慢了下来，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接着咔嚓一声，一股停顿时的冲力……

她迈着笨重的脚步，费力地走近窗口，呼吸清凉的空气。旋下窗玻璃。外面，黑色的、急奔的人影……几个人仓促的词语声：一个自杀者……卧轨……死了……在旷野……

她全身一颤。她的目光本能地注视高高的沉默的天空和那

边沙沙作响的黝黑的林木。林木之上，森林上空，一颗孤寂的星。她觉得它的目光如一滴闪光的泪。她凝视这颗星，一种她从不知道的悲哀忽然袭上心头。一种在她自己的生活中从未出现的悲哀，充满炽热情感和渴望……

列车缓慢地继续行驶。她倚在角落，感觉泪珠轻轻沿面颊滴落。沉闷的恐惧感消失了，只是她仍感到一种深沉而奇异的痛楚，她陡然寻思它的来龙去脉。一种如同在漆黑一团难以琢磨的夜里忽然醒来，感觉自己孤零零的受惊吓的小孩子们所感到的痛苦……

潘子立 译

一个不能忘记的人

一次经历

一个人在人生的两桩最困难的事情上使我受到了教育：为了完全的内在的自由不屈从于世上最强大的力量，金钱的力量；另一桩是生活在人们中间使所有人都成为朋友，连一个敌人都没有。我要是忘记这样一个人，那就是忘恩负义。

我是在一个完全平常的情况下认识了这个极为独特的人的。那时我住在一座小城里，一天下午我带着我的那只西班牙狗去散步。突然狗显得极端不安，它在地上翻滚，在树上蹭痒，同时不断地狂叫和发出呼噜的声音。

还非常奇怪的是，就在狗反常的当儿，我发现有人正经过我的身边，是一个差不多三十岁的男人，他衣着褴褛，没有领子，没戴帽子。一个乞丐，我想并准备从口袋里掏出小钱。可这个陌

生人非常安闲地朝我微笑，用他的两只清澈的蓝色眼睛望着我，像似一个老熟人。

“这只可怜的动物有些不舒服，”他说并用手指着狗。“你到这儿来，我们马上会弄好的。”

他用你来称呼我，仿佛我们是好朋友似的；从他的气质中流露出的这样一种热心的友情，使我根本不能对这种亲切表示拒绝。我随他走到一条长凳，坐在他旁边。他用一声尖厉的口哨来召唤狗。

于是怪得出奇的事情就发生了：我的这只向来对生人极为不友好的卡斯巴尔竟跑过来，顺从地把头伏在陌生人的膝上。他开始用他那长长的敏感的手指在检查狗的皮肤。终于他发出了一声满意的“啊哈”，随即进行了一种看来是非常痛苦的手术，因为我的卡斯巴尔多次狂叫了起来，可即使如此它并没有跑开的样子。突然这个人把狗放开，让它又自由了。

“好了，”他笑着说道，把个什么东西捏在手上举了起来。“可爱的小狗，你现在又能跳了。”狗跑开了，这当儿陌生人立起身来，说了声再见，点了点头就又走自己的路了。他这样匆忙地离去，我都没有来得及想给他点什么作为对他的回报，更谈不到去表示我的感谢了。他出现时带着一种笃定的自信，他消失时也同样如此。

回到了家，我还一直在想这个男人的奇怪举动，把这次邂逅告诉给我的厨娘。

“这是安东，”她说：“他对这类事情可在行了。”

我问她，这个人是什么职业，他做什么来维持生活。

好像我的问题多么离谱似的，她回答说：“根本没有。一种职业？他要职业干什么？”

"唿，就算是吧，"我说，"但每一个人毕竟得做某种工作来养活自己吧？"

"可安东不是，"她说，"每个人都给他所需要的。钱对他毫无所谓，他根本不需要钱。"

每一口面包和每一杯啤酒人们都必须付钱的，必须为他的住处和他的服装付钱的。这样一个衣着破旧的不起眼的人怎么能绕开这个牢不可破的法则而无忧无虑地生活？

我决定去探索这个人所作所为的秘密，不久就证实了我的厨娘说的完全是对的。这个安东真的没有固定的职业。他优哉游哉，从早到晚在城里游荡，看来毫无目的，但却用一双警醒的眼睛观察一切。他拦住一辆车的车夫，让他注意他的马的挽具松了。我看他发现了一个篱笆里的一根柱已经烂了，于是他就去喊主人，建议他把篱笆加牢。多半情况人们就委托他来做这项工作，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从来不是出于贪心才给人出主意的，而是出于真正的善意。

我看到他给多少人帮过忙啊！有一次我看到他在一个鞋店里在修补鞋，另一次是在一家公司里当临时服务工，还有一次是在领孩子们散步。我发现，所有的人都是困难的时候去找他帮忙。真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坐在市集的女小贩们中间在叫卖苹果，原来是摊位的女主人在坐月子，她请他来代替她。

在所有的城市里，有许多人什么工作都能做，这是肯定的。但安东的独特之处是不管工作多么劳累，他总是坚持拒绝多拿一分钱，够一天生活的就行了。若是这天他恰巧日子过得去，那他根本就不要报酬。

"我会再次来找您的，"他说，"若是我真的需要什么的话。"

不久我就清楚了，这位奇怪的小个子男人，尽管他工作热

情，衣衫褴褛，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完全新的经济来源。与其把钱存在储蓄所，他宁愿在他的周围世界里放进一笔道义存款。在所谓无形的信贷上他积蓄了一笔小小的财富。甚至那些极端冷酷的人面对一个心甘情愿为他们服务且不索取报酬的人也不能无动于衷。

只需在大街上见到安东就能看出人们是以什么样特殊的方式敬重他。各个地方都亲切地向他致意，每个人都向他伸出手来。这个平凡的正直的人穿着破旧的衣服在城市穿行就像一个慷慨大方和蔼可亲的地产占有者一样在看管他的财产。所有的大门都朝他敞开，他可以在任何一张凳旁坐下来，一切都供他支配。我从来没有如此清楚地理解，一个不为明天担忧，而只简单地信赖上帝的人能有这样的力量。

我必须老实地承认，在安东那次与我的狗打交道的事之后，每当在路上他经过我身边只是轻轻地点下头向我致意时，在他眼里仿佛我是随便某个陌生人一样，开头这使我感到恼火。显然他不希望为这件小事受人感谢，可这种客气的无拘无束的态度却使我觉得自己被排除在一种伟大的和亲密的团体之外。于是当我的房子要进行修理时——屋檐水槽滴水——我就让我的厨娘去叫安东。“他这个人不能随便去叫的。他从不长时间呆在同一个地方。但我能把消息告诉他。”她这样回答说。

我知道了，这个奇怪的人根本就没有住处。尽管如此，再没有比找他更容易的了，仿佛他有一种无绳电话与每个城市联在一起似的。人们只消对他遇到的第一个人说：“我现在需要安东。”于是这个消息就会一个人一个人传下去，直到某个人偶然碰到他为止。事实上他就在同一天下午到我这儿来了。他用审视的目光环顾四周，在穿越花园时说，这儿得加一道树篱笆，那

儿需移植一棵小树。最后他仔细地检查了下屋檐水槽，就开始工作。

两个小时后，他说修好了，随即走掉——又是在我向他道谢之前。但这次我至少委托我的厨娘郑重其事地付给他钱。我问她，安东是否满意。

“当然啰，”她回答说，“他从来都是满意的。我要给他六个先令，但他只拿了两个，这就够他今明两天用的了。但是，如果博士先生或许有一件多余的旧大衣能给他的话——他说。”

我很难描述我的喜悦之情，能去满足这样一个人的愿望，在我熟悉的人中他是第一个奉献得多索取得少的人。我急忙尾追他去。

“安东，安东，”我朝下坡喊道，“我有一件大衣给你！”

我的眼睛又看到了他那明亮安详的目光。他对我跟在他的后面跑来一点也不感到惊奇。在他看来，一个人把他多余的一件大衣送给另一个极为需要的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我的厨娘翻找我的那些旧衣服。安东看了看，从一堆里拿出一件大衣，试了试，随即非常平静地说：“这件我穿着合适！”

说这句话时，他带着一个主人的表情，有点像在一家商店从陈列的货物里挑选自己需要的那样。随后他对其他的衣服又投去了一瞥。

“你可以把这双鞋送给住在萨尔泽巷的弗里茨，他太需要了！那些衬衣给正阳大街的约瑟夫，它们对他有用处。若是你认为合适的话，我替你把这些东西带去。”

他是用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表示一种自然而然的善意所带有的慷慨大度的语气说这番话的。我感到我必须为此感谢他，他把我的这些衣服分配给了那些我根本不可能认识的人。他把鞋

和衬衣包了起来并补充说道：

“你真的是一位高尚的人，这些东西就这样送掉了！”

他走掉了。

可事实上，我写的那些书得到称赞的评论从来没有像这句朴素无华的话使我如此兴高采烈。在此后的年代我还一直怀着感激之情想到安东，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人在道德上给予我如此多的帮助。每当我锱铢必较时，我就经常忆起这个人，他生活得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因为他从不要求更多，够一天用的足矣。这总是引我去做同样的思想：如果世界彼此信赖的话，那就不会有警察，不会有法庭，不会有监狱和……不会有金钱。若是所有的人都像这个人一样生活，总是全力投入而只取其所需，那我们的复杂的经济生活不也该做些改进吗？

多年来我再也没有听到安东的消息。但是我几乎能向任何人表明，我对此一点毫不担心：他从不会被上帝抛弃，并且，更为少有的是，也从不会被人们抛弃。

(1939)

高中甫 译

被遗忘的梦

一别墅紧靠在海边。

咸腥味的海的氤氲弥漫在静谧的朦胧的五针松甬道中间，不断吹来的微风戏弄着橘子树的四周，拂来掠去，宛如用谨慎的手指抚摸着一朵绚丽多彩的鲜花。阳光闪耀中的远方，山丘，它们中间秀丽的房屋有如白色的珍珠在熠熠发光。几里之遥有一座灯塔，它像一根蜡烛似的笔直地矗向天际，在清晰明显、界限清楚的轮廓中间，一切都泛着亮光并浸入大海的湛蓝之中，如一幅闪光的镶嵌图案。白色的光华映进大海，在远处点缀着孤寂的闪光的船帆，大海动情地把它的波浪紧紧偎依在带有台阶的平台旁边——别墅就在上面——，越来越深入地升到一个宽大的阴影下的庭院中的绿地并消失在疲惫的，童话般寂静的公园里。

上午的炎热压在沉睡的房屋上面，一条狭窄

的铺着沙砾的小路像一条白线从房屋通向凉爽的望景台，台下波浪粗暴地不停地在冲击，噼啪响，这些闪光的水原子不时四下飞溅，由于刺眼的阳光扩散成钻石般彩虹的光华。熠熠发亮的太阳光芒一部分洒落在五针松树叶上，这些树叶浓密地靠在一起，宛如在窃窃私语；另一部分一把张开的日本雨伞遮挡住它，被刺眼的不舒服的颜色固定在欢快的形状上。

在这把伞的阴影中间，一个女人倚在一把柔软的草椅上，她把她漂亮的身躯舒适地偎依在软塌塌的纺织物里。一只消瘦的没有带指环的手像被遗忘似地垂了下来，轻轻地惬意地戏弄着一条狗的发亮的丝绸般的皮毛，另一只手拿着一本书，深色的长有黑色睫毛的眸子把它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书本上，一刻也没有间断，眼睛里含着一丝强忍住的微笑。这是一双不安静的眼睛，长得大大的，在呆滞的模模糊糊的光亮里显得更为秀丽。线条清晰的瓜子面庞所散发出的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并不是一种天然的，和谐的，而是把经过精心修饰的个别部分的美以一种精心的方式显露出来。表面看来是零乱的卷发闪闪发光，散发着芳香，是一位艺术家精心之作，在阅读时围绕唇边现出的微笑露出牙齿的洁白光滑的珐琅质，可就是这种微笑也是一种多年揽镜得出的结果，但现在已经成了固定的，无法摆脱的一种习惯的艺术了。

沙砾上响起了一种轻微的沙沙声。

她望去，姿态没有任何改变，像一只躺在耀眼的灼热的阳光里沐浴的猫一样，她用磷磷发光的眼睛迎向来人。

脚步迅速走近，一个身着号衣的仆人站到她的面前，递上一张狭长的拜访名片，然后后退少许等在那里。

她读着名片，表情显得惊愕，在马路上当一个陌生人向你

亲切打招呼时，你就会有这样的表情。眼睛上面清晰而又浓黑的眉毛显出一道小小的皱纹，这是在费力思考的一种表示，随即突然在她的面庞上流露出一种欢快的光辉，眼睛在傲慢的光亮里闪动，她像在回想早就逝去的，完全遗忘的青春年华一样，这个名字重新唤起了那个岁月的明快的画面。形象和梦幻重又获得结实的形体，清晰得如实实在在的一样。

“那么，”她突然清醒过来，转向仆人说：“这位先生当然可以前来。”

仆人迈着卑恭的脚步走开了。有一分钟的时间寂静无声，只有永不疲倦的风儿在轻轻吟唱，从充满强烈的正午阳光的山峰那边飘来。

突然间听到了轻快的脚步，它在沙砾路上有力地发出了响声，一条长长的身影直落到她的双足跟前，随着一个高大的男人站到了她的前面，她从她那臃肿的座位上伶俐地立起身来。

先是他们的目光相遇。他朝绰约娇丽的身躯抛去飞快的一瞥，而她在眸子里闪烁出一丝嘲弄的微笑。

“你真正太好了，还记得起我来。”她开始说，同时她把消瘦发亮，精心保养的手递给了他，他敬畏地用嘴唇吻了吻。

“仁慈的夫人，我要坦诚地对您，因为这是阔别多年以来的一次重逢，并且是，我感到害怕，好多年了。我到这里来，纯系一种偶然，这座宫殿的占有者的名字重又使我想起了你。我是因为他的杰出的地位才打听到这幢别墅的。这就是说我本来是一个深感内疚的人来到这里。”

“但这不会使你不受欢迎，因为我也不是立刻就想起了您，尽管你对我说来是相当重要的。”

现在两人都笑了。半是隐蔽的青年时代的初恋所有的那种

甘美的淡淡的芬芳同它整个的迷人的甜蜜感在他们心中苏醒了，犹如一个梦，一个人们在醒来时会轻蔑地撇一下嘴唇的梦，尽管他还是希望再去做一次。美梦的有头没尾，这只能是希望而无法要求，这只能应允而不能给予。

他们继续谈下去。但在语调里已经有了一种真诚，一种温柔的信赖感，它能保守一种玫瑰色的，业已半是苍白的秘密。她吐出的轻松的字眼，一种欢愉的笑声不时像落在玉盘的流动的珍珠。他们谈起过去的事情，谈起忘掉的诗歌，枯萎的花朵，丢失的和抛掉的饰带，这是他们当中的故事像无痕迹的传说一样在他们心里撞击起多年沉默的尘封的大钟慢慢地慢慢地充满了一种痛苦的、疲惫的庄重感，他们业已死去的青年时代爱情的结局在他们的谈话中有着一种深沉的，几乎是悲哀的严肃性。

他讲道："在美国那边我得到一个消息，说您订婚了，那是在婚礼早已举行了的时候。"在讲这段话时，他的富有旋律的声音有些轻轻的颤抖。

她什么也没有回答。她的思想已退回到了十年前。

一阵郁闷的沉默压在两人身上，几分钟的时间过去了。

随后她轻轻地问，几乎听不到声音：

"您当时对我是怎样想的？"

他惊愕地朝她望去。

"我可以坦白地告诉您，因为明天我就又回到我的新的故乡去了。我没有惹过您生气，瞬间都没有过混乱的充满敌意的念头，因为生活当时已经把爱情的斑斓的火焰冷却成一种同情的发出微光的火苗了。我不理解您，只是——惋惜。"

一片轻微的深红泛上她的面颊，她的眸子里光华变得强烈了，当即激动地喊道：

“惋惜我！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想到您未来的丈夫，一个冷漠的，总是去想赚钱的人——您不要反驳我，我完全不是想去污辱您的丈夫，我一直尊重他——，我是因为想到您，一个少女，我是怎么离开她的。因为我无法想象，像您这样一个孤独的人，理想的人，对日常生活有的只是一种轻蔑的嘲弄，怎么能成为一个常人的诚实的妻子。”

“如果情况果真这样，那我为什么同他结婚？”

“我知道得不很清楚。也许他有一些隐藏起来的优点，表面上看不到，只有在私下交往中才开始显露出来。这对我是一个容易解开的谜，因为我不能也不愿意相信。”

“这是什么意思？”

“他有伯爵的头衔和百万的家财，这是我惟一所缺少的。”

她好像是没有听到最后一句话，因为她用手指遮在眼睛上方，在阳光中手指透出深色的玫瑰红，像是紫色的贝壳在发光，她向远方，向很远的模糊不清的天水一线的地方望去，在那里天空把它淡蓝色的衣裳浸入海浪的深色的绚丽之中。

他也陷入沉思，几乎忘记最后的话，当她避开他，突然用听不到的声音说：

“是这么回事。”

他吃惊地，几乎是畏惧地向她望去。她用一种慢慢地，显然是做作般的安详姿态重新坐进她的圈手椅里，以一种平静的感伤，单调的，嘴唇几乎不动的继续说道：

“那时您们没有一个人理解我，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说着怯生生的孩子话时，连您跟我那么要好也不理解我。也许我自己也不理解。我现在还时常想到，我不明白自己，因为女人对她们的迷恋奇迹的少女灵魂都知道些什么呢？她们的梦想像柔

弱的，细小的白色花朵，现实呵出的头一口气就使它枯萎。我不像其他的少女，她们梦想着健壮有阳刚之气的英雄，他们应当使她们寻觅的渴望变成闪光的幸福，使她们的平静的预感成为欢愉的领悟，并把她们从那种模糊不清，莫明所以，无法把握，但却是感觉得到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这种痛苦把它的阴影越来越浓烈越咄咄逼人和越来越沉重地笼罩在少女的时光。我从来不知道这种痛苦，我的灵魂乘着另一种梦的小舟驶向未来的遮蔽起来的丛林，这丛林隐藏在未来岁月的浓密雾霭的后面。我的梦是我特有的。我总是做一个国王的孩子去做的梦，这些梦像古老童话书里的那样，他们用熠熠闪烁，光彩耀眼的宝石玩耍，他们的手发射出童话宝藏的金色光华，他们穿的飘动的衣服价值连城。我梦想豪华和富丽，因为我爱这两样东西。当我的双手可以抚摩飒飒颤动，轻吟浅唱的丝绸时，当我的手指能够在一块贵重的天鹅绒衣料的质地柔软的长绒中像睡眠一样伸张开来时，我是多么快乐！当我能够把珠宝像一条锁链似的戴在我那因喜悦而发抖的手指上时，当洁白的宝石从我的头发的波浪里像珍珠一样闪耀时，我是多么幸福！我的最高的目的就是坐到一辆时髦的汽车的柔软座位里。我当时醉心于艺术的美，这种陶醉使我瞧不起我的现实生活。当我身着日常普通的衣服时，像一个修女一样的朴素和简陋并经常整天地呆在房子时，我恨自己，因为我为我的平庸感到羞愧，我躲在自己狭小的丑陋的房间里。我的最美好的梦就是一个人单独地生活在海边，在属于自己的家产上，这家产是豪华的，同时也富有艺术性；在树荫遮盖，绿叶浓密的甬道上，那里没有脏兮兮的爪子来干些卑下的工作，那里是一种丰腴的祥和——几乎就像这儿一样。我梦里所要的，我的丈夫都满足了我，也正因他能够这

样做，他才成了我的夫君。”

她沉默不语了，脸上泛出一种放肆的美。她眼睛里的光亮变得强烈而逼人，面颊的红晕燃烧得越来越灼人。

深沉的寂静。

只有粼粼波浪在下面发出节奏单调的歌声，浪花把自己抛向平台的台阶，就像投入一个可亲的胸脯中似的。

这时他轻声地说，仿佛自言自语：

“但是爱情呢？”

她听到了。嘴唇上露出一丝微笑。

“您今天还有您的那些理想，所有的那些，您当时不都带到远方的世界去了？难道所有的您都保留下来，一点没有损害，或者有一些已经死去了，枯萎了？或者有人最终把它们用暴力从您的胸膛撕扯了出来，并抛到污泥里去，被成千上万奔向生活目的的车轮碾得粉碎？或者您什么也没有失掉？”

他忧郁地点了点头，一声不响。

突然他握住她的手，放在嘴唇上，沉默地吻了吻。随后他用动情的声音说：“永别了！”

她有力和真诚地对他做出了反应。她向一个由于久别而变得陌生的人袒露了她内心深处的秘密和展示了她的灵魂，她并不为此感到羞愧。她目送他而去，露出微笑。她想到他谈到爱情这个词儿，往昔重又用轻轻的听不到的脚步把她和现实隔离开来。突然她想到，那个人本来是能引导她的生活的，这种想法用色彩描绘着这个古怪的念头。

慢慢地，慢慢地，完全察觉不到的，这种微笑在她那梦幻般的嘴唇上消逝了……

高中甫 译

塞德拉克(片断)

路琴娜·塞德拉克，是远近闻名的“骷髅头”；这个丑陋的女人生了一个孩子。一八九九年秋天，这个不可信不足信的消息在南波希米亚的小城多比岑引起了数不清的街谈巷议。她那可怕的，简直能把人吓破胆的丑陋是常常引起哗然的原因，与其说是幸灾乐祸，不如说是怜悯同情；即使最不拘俗套的爱开玩笑的人也不敢相信，这么一个无用的脏罐子还能找到它的盖子。但是这个叫人胃口倒尽的奇迹却被一个年轻的猎人证实了：在塞德拉克居住的那片远离城市的森林里，他曾看见一个呱呱直叫的婴儿偎依在她怀里咂着嘴吃奶。与此同时，那些农家女便带着她们的提桶把这个五光十色的新闻传进了多比岑城所有的商店、小铺、饭馆和住宅。在整个十月的灰暗的晚上，大家不谈别的，只谈这个意外诞生的婴儿和

他的假定的父亲。在老主顾固定不变的餐桌上，两个地道的酒徒狡黠地相互碰杯，一个人格格地笑着怀疑另一个人是那孩子的倒胃口的制造者，而那个正儿八经的药剂师则用那么逼真的色彩描述他想象中的作爱场面，弄得他们又喝了不少烧酒才恢复平静。二十八年以来，这个不幸的造物第一次给她的同胞带来一个节疤横生、含义莫测的笑谈。

诚然，第一个笑谈是一个无比残酷的，但在很久以前大自然就允许它与这个可怜的畸形人同在了；大自然使她这个长梅毒的啤酒工人的私生女在娘胎里就给压扁了鼻子，而那个令人恐怖地附着在她身上的浑名是跟她本人同时降生的。因为还没来得及细看这个新生儿，那个四十年里看见过无数丑胎怪胎的接生婆便手画十字，失口喊了一声："一个骷髅头！"在一张人的脸里，为了保护眼睛和把嘴唇罩在阴影里，那鼻子的线条应向上耸立着，光和影在脸上不停地变化着。但在这孩子打呵欠的地方却是一个低低的虚无所在：只有两个呼吸的窟窿，黑得像两块弹伤似的，空荡荡地令人作呕地点在粉红色的肉的平面上；这么看上一眼（不忍久看的一眼），便逼着你想起死人的头颅，在那瘦骨嶙峋的前额和白白的牙齿之间也是这样的一个虚无所在，一个这样令人胆战心惊的虚无所在。后来，当那位被第一阵惊恐紧紧缚住的接生婆继续检查婴儿时，她发现婴儿形体正常，器官良好，十分健康。这个可怜的孩子和别的幼儿一样，除了一英寸的骨头和软骨，除了一指宽的肉，什么也不缺少。但大自然使我们如此习惯了它的正常的匀称性，以致同它的经过考验的和谐有微小的偏离也使我们反感、惊惧，并激起对这失败的造物的愤怒。我们是以令人吃惊的方式，把这厌恶不是投向随心所欲的创造者，而投向无辜的被创造者了：在个

人的痛苦之上，每个致残者和发育不全者都不得不像吞食恶果似的蒙受健全发育者的令人难以忍受的不快。这样一来，由大自然的一次错误造成的一只斜眼，一片错位的唇，一张豁嘴就逐渐变成一个人持续增长的痛苦，一个灵魂的不可消除的灾难，一种恶魔似的灾难，由于它的缘故人们竟很难相信在我们这个旋转着的星体——地球上还有什么精神和正义可言。

路琴娜·塞德拉克叫骷髅头，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她就理所当然地知道：人们在教给她说话的同时也告诉了她的缺陷是什么；每一秒钟都使她重新记起：她由于骨头的缺分短寸而被无情地驱逐出公正的人群。孕妇要是在大街上遇到她，就急忙转身离去；到市场上来卖鸡蛋的陌生的农家女，见到她就用手在胸前画十字，因为这些纯朴的女人除了以为是魔鬼压扁了这孩子的鼻子外，别的任何原因也想不出来。就连那些亲切友好地照料她的人在交谈时也露骨地低下眼睛。动物看不出人的丑陋，只能感受到人的善，除了在动物那里，她从来也记不起她曾清楚地从近处看到一只眼睛的瞳孔。幸运的是她有些呆钝，感觉不灵。所以，由于神的不公正，她在众人面前只是阴郁地忍受。她无力恨他们，但也无心爱他们。她很少关心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因此当好心的牧师诺萨尔从中斡旋在城外森林里为她找到一个看房人的位置时，她非常满意，那森林离城有八小时步行的路程，十分偏僻，几乎见不到一个人影。那无尽的树林从多比岑一直延伸到遥远的黑山森林地带，就在那树林中间R伯爵命人按照外国的风格为他的狩猎客人建造了一座原木垒成的木屋。那木屋除了秋天的几个星期，一直无人居住；就在那里，在与人隔离的时间里，路琴娜·塞德拉克被安排在一个底层房间里当看守。除了看房子和在严冬喂鹿和野生动物，她没有别

的事情要做。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一切，实际上，她也就是这么做的；她饲养山羊、家兔、母鸡和其他小动物，捣腾些鸡蛋、母鸡和小母山羊的小买卖。她就这样完全在森林里生活了八年，由于有心爱的小动物在身边，她把人都给忘记了，人们也忘记了她。都说是出了这样的奇迹，一个双目失明的或喝醉了酒的汉子找到了她，给骷髅头弄出了一个孩子（对生孩子这件令人迷惑不解的事他们也不可能有别的解释）；过了多少年月之后，就是这件奇事又把多比岑人注意的热点引到神的这个被遗忘了的丑陋的造物身上。

然而在城里只有一个人听到这奇闻不发笑，而愤怒地吼叫，他就是市长。尽管大自然有时会不友好地处置它的一个生物，上帝会忘记他的一个造物，但是如果可以允许政府忘记一个人，政府就不成其为政府了，一部管理得有条不紊的纳税人名册不能容忍违反法规。一个五个月的孩子竟然还没有呈报，还没有登记入册，——市长（此外又是面包师）愤愤地抱怨不止，牧师也跟他一起气哼哼地说：一个五个月的孩子竟然还没有洗礼！这是异教徒行为。在世俗和神权的两位掌权者进行了详细对话以后，市区书记长万德拉克便被派到森林里去劝说路琴娜·塞德拉克牢记她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一开始，她就粗暴地斥责了他一顿，她说孩子是她的，谁也休想插进来管闲事，这事只跟魔鬼有关。但胖得发喘的万德拉克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她是完全正确的，一个未洗礼的孩子当然属于魔鬼，魔鬼很快就会来管这事了，如果她拒绝给孩子洗礼，她将同他一起进地狱。这时，这个糊涂女人对那好心的牧师诺萨尔怕得要死，便在第二个星期日用蓝花布裹起孩子顺从地把孩子带到城里去了。为了避开好奇的发笑者，洗礼被安排在大清早举行，证人是一个半失明

的女乞丐和为人正直的万德拉克，那又哭又闹的男孩取了他的前名，也叫卡莱尔。难堪的事是在官府办手续，当时为了填清表格，市长询问孩子的父亲，无论他或者好心的万德拉克都无意中露出不该有的微笑。路琴娜没有回答，只是紧紧地咬着嘴唇。于是，这个未知者的儿子便写上了她的姓，从此名叫卡莱尔·塞德拉克。

谁是这个小卡莱尔的父亲，事实上，路琴娜这个“骷髅头”也说不上来。在去年十月一个多雾的晚上，她背了个木桶，很晚才出城。在树林深处，迎面出现三个小伙子，也许是偷木贼，也许是野贼或吉普赛人，总之是生人。浓密的树叶遮得阴暗无光，看不清他们的脸；他们也同样弄不清站在他们眼前的是谁（这也许就避免了对她的自作多情），他们仅只从胸前鼓胀的衣衫上辨认出眼前是一个女人，便色迷迷地向她逼近。路琴娜急忙转身想逃，但一个人比她还快，从背后跳过去，狠狠地把她摔倒在地，使她的后背在被压碎的木桶下边格格作响。她想喊，但那三个人急速把她的裙子拉到她头上，撕开衬衫，用打成结的布条把她乱抓乱推、狠命猛击的双手捆绑起来。于是，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是三个人，在被蒙上衣衫以后她分辨不清他们的面孔，他们全都一句话也不说。她只听到一阵笑声，是咕咕的深沉的狞笑，然后是一阵舒适的满足的喘息声。她只闻到烟味，觉察到胡子拉碴的脸，突然在痛苦中被死死地抓住，用力地翻转，然后又是疼痛。当最后那个汉子离开她的身子，她想站起身来摆脱他们时，一个人用棍子使劲打她的头，使她又栽倒了：跟他们是开不得玩笑的。

他们已经跑得远远的了，她才敢站起来，浑身是血，满腔愤怒，受尽侮辱，筋疲力尽。由于疲倦和愤怒，她的膝盖索索

发抖。倒不是她感到羞臊：她自己的令人厌憎的身体对她没有什么重要，她经受过太多的虐待，以至对这可恶的袭击不再感到有什么特别；但她的衬衣被撕碎了，绿裙子和围裙也被撕碎了，此外，这些无赖还打碎了她的宝贵的木桶。她思索，要不要回城立刻告发这些毛贼，但城里那些人只知嘲弄她，能帮她的人一个也没有。想到这里，她便愤怒地吃力地一步一步回家去。跟她的温柔善良的动物在一起，那些动物还不时用柔软的嘴轻轻地舔她的手呢，——这时，她便把那卑鄙无耻的突然袭击完全忘在脑后了。

几个月以后，当她发觉她就要做母亲了，她才感到惊恐。她立刻下决心把这个不受欢迎的孩子消灭。可不能像她自己那样再生一个怪胎！可不能让一个无辜的孩子去经受她本人所经受的一切。最好立刻把它弄掉，清除，埋葬。为了不让人知道她的现状，她在最近几个星期避免到城里去，后来在产期快临近的时候，她预先在沤肥的烘堆旁边挖了一个深坑。她打算在孩子出生时立刻把它埋进坑里；谁会知道呢，她想。甚至没有一个人到林子里来。

在五月的一个夜里，阵痛突然可怕地向她袭来。就好像有一些灼热的利爪狠抓她的五脏六腑，她蜷缩在地上嗷嗷叫个不停，老天爷竟连点灯的时间都没给她留。嘴唇被牙齿咬得直流血；像动物一样，孤零零，没有帮助，受尽折磨，她在赤裸裸的地面上生下她的孩子。余下足够的力量让她正好蹭到自己的床上去。她一头扑在床上，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简直是一堆湿漉漉、血淋淋的东西。她一觉睡到大天亮。在光亮中醒来，她才想起发生了什么事，而且立刻想到该做什么。所幸，她无须再去杀死这个野孩子了；所幸，他已经死了。她侧耳细听，她

听到有一丝线那么细的尖尖的声音悄悄地从地上传来。她缓步蹭过去一看，原来那孩子还活着。她用颤抖的手轻轻地触摸孩子。先是前额，然后又摸那小小的耳朵，下巴，鼻子，她颤抖得越来越厉害，一阵恐惧，一阵既粗野又惬意的恐惧攫住她的心：一件闻所未闻的事发生了，那孩子长得很健全。生来奇形怪状的她，竟生了一个纯粹的，真正的，健康的孩子；耻辱已到了尽头。她惊异地呆呆望着这个粉红色的肉团。那孩子看上去很伶俐，她甚至认为很美，他不是骷髅头，他长得跟所有的孩子一样，蝌蚪似的小嘴上还露出一丝细浅的微笑呢。于是，她再也无力去实现她的决心了，她把那轻柔呼吸的小东西抱在了怀里。

现在，许多事都好了。现在，日子过得不再百无聊赖了，孩子细浅地呼吸着小声地哭叫着偎依过来，用两只小小的婴儿的手触摸她。直至今日，她除了自己的构造坏的身体以外从未占有过什么，现在则有点什么属于她了。她创造的这个东西，要比她寿命长，比她存在得久，她需要这东西，这东西也需要她。在这五个月时光里，路琴娜·塞德拉克完全沉浸在幸福中。孩子为她一个人成长着，所有其他人都不知道他：这很好。他没有父亲：这很好。世上没有人知道他父亲是谁：这很好。因此，这孩子完全属于她，完全属于她一个人。

正因如此，当可怜的万德拉克从官署带来消息，让孩子去洗礼并登记入册的时候她才如此愤怒地朝他大喊大叫。她那模糊的农民的自私心理以不可理解的直觉认为：人们一旦知道了她的孩子，就会从她手里把孩子夺走。眼下，这孩子属于她，只属于她一个人，但是如果官府里的人、市长，国家要把他的名字写进一个讨厌的册子里，那么这个原本只属于一个人的人就

属于国家了。然后，国家就以某种方式把他缚住，然后它就可以召唤他，命令他。实际上，她把她的卡莱尔带到城里人们中间去，那也是惟一的一次。而使她自己无比惊异的是，他长成了一个宽脖颈、黑红脸膛的英俊少年，有一个漂亮的令人好奇的鼻子，两条敏捷的笔直的腿；他长成了一个爱好音乐的小家伙，全会画眉鸟似的吹口哨，会模仿鸟和杜鹃的鸣叫，同时能像猫一样轻捷地爬树，跟那个名叫霍赛克的白狗赛跑。他远离人群，看见她那扭曲变形的脸根本不知道害怕，他总是嘿嘿地笑，没有一点儿恶意；当她跟他说话，他那栗子般圆圆的眼睛只看自己时，她感到很幸福。他已经能用他的结实有力的手帮她挤羊奶，采浆果，劈木柴了。这时，很少到教堂的她，又开始作祈祷了。不过恐惧却从来没有离开她，就像他来到她身边一样，他很可能被人从她身边夺走。

但是，有一次当她进城卖小山羊的时候，万德拉克突然挡住她的去路，这对他简直是轻而易举的，因为七年以来他那个地道的波希米亚肚子变得更宽更松弛了。他喃喃地对她说，他突然碰到她，这很好，这样就省得他作讨厌的旅行，进森林里去了。他必须跟她一起商量着办一件事。塞德拉克是否不知道，一个七岁的男孩需要进学校。她则气哼哼地回答道，她的男孩几岁了，需要干什么，这关他什么屁事。这时，万德拉克紧了紧裤腰带，在那宽阔的圆脸上罩了一层官方人士带威胁性的庄严的阴影，现在市区书记长先生坚定地说，因为她不听话他要对她采取严厉措施。她是不是从未听说过国民教育法，她是否相信人们在两年前就修建了宝贵的新校舍。她必须马上到市长先生那儿去，市长将向她讲解在奥地利王国人们是否可以让一个基督教徒孩子像可爱的动物一样地成长。如果她不乐意，那

么狗棚里总还有一个角落给她留个空位置，孩子嘛，人们会从她手里夺走，送进孤儿院。

听到最后的警告，路琴娜脸色变得煞白。诚然，这一点她早就想到了，但她又总希望他们忘却她的孩子。不过，那早就在市政公署的那本该死的册子里了。谁进了那个名册，谁就不再属于他自己了。现在他们已经开始要从她手里夺走他了。因为她的卡莱尔尽管有两条强健的腿，也不能每天走八个小时的路去上学呀，再说，要是住在城里，他靠什么生活呢？最后，向她伸出援助之手的，和经常一样，还是诺萨尔牧师。他愿意每星期都把孩子接到他那儿去，每星期六星期日和假期孩子到她身边。在他那里，女管家会无微不至地照顾孩子。路琴娜用凶狠的目光凝视那个善良的胖女人，而她却对她友好地确认此事。她真想纵身向她扑去，因为那个女人拥有她的卡莱尔的时间比她自己多得多。但在牧师面前，她没敢那么做。她别无良策，只好同意。然而，她变得面如死灰，从她那畸形的脸上突然愤怒地出现两个漆黑可怕的窟窿，女管家好像看见了魔鬼似的，吓得在厨房里直画十字。

从此以后，她经常进城。整个夜里她必须步行八个小时，才能从一个角落自豪地张望那么一小会儿，只见她的卡莱尔穿着整洁，写字石板上有一块擦拭用的海绵来回摆动着，在其他小男孩中间向学校走去，他强壮，活泼。比大多数孩子英俊，不像她似的胆怯而可憎。看这么一次也就只有几分钟，她却要八个钟头走来，又八个小时走回去。从森林里来，她总带着一些鸡蛋和奶油，而且变得更热情更会做生意，一心想给他做一件新衣服。如今，她也第一次知道有星期天了，上帝是把这样的日子当作庆典的礼物送给众人的。他学习踏实，成绩良好，牧

师甚至说起要出资送他到别的大城市里去进高级学校。但这时她像发疯似地坚决反对，说：不，他必须留在这里，现在就指定他到她的森林里去做伐木工人。这是一个重活，但离她更近，从她开辟的森林小道走只需四个小时。这样一来，她就能时不时地给他送饭，在他那里坐上一个钟头了。即使她见不到他，只远远地听到那结实有力的斧头砍树的声音，她在心里也就欢快地鸣响：这是她自己的血液，她自己的力量啊！

除了他，她什么都不认识了。就连那些动物她也不怎么放在心上了。除了他，世界上别无他人。因此，她几乎没有发觉，一九一四年爆发了战争。很奇怪，她从这里发觉的事却只是令人高兴的。因为成年男人走了，林场给青少年工人加了工资；当她带着鸡蛋和母鸡进城送上门时，也无须像从前那样恭顺地站在门厅里等待那些妇人了，不，她们总是到街上来老远地追她，迅速地出高价用镍币买走她的新鲜鸡蛋。她藏了一满箱银币和钞票；再有这样三年时间她就能跟她的卡莱尔一起搬城里住了。这便是她从战争得知和想到的惟一的一件事。

但是在这几乎不能用月份计算的时间里，有一次，当她把饭送到儿子的劳动场所时，他，低着头，一边喝汤一边说：这个星期天他不能回到她那里去了。她很惊讶。为什么呢？这是自她把他生下来以后他第一次不在她身边过星期日。他一边咀嚼，一边说：因他必须跟其他人一起去布德威斯入伍服兵役。服兵役，这个词她不懂。他解释说，现在男子到了十八岁都要去当兵，报上早就刊登了，昨天他们又从官府收到了通知。

路琴娜立时脸色苍白了。一个趔趄，血液从她脸上飞散了。她从来不曾想过他也十八岁了，这孩子人们也可以从她身边夺走了。现在她才明白：他们当初把他登在市公署的那本该死的

册子上，原来就是为了这个，这些强盗，原来是为了把他拖进他们的战争，那该诅咒的战争。她僵直地坐着，当卡莱尔惊异地抬头朝她望去时，他头一回被他母亲吓了一跳。因为坐在那里的，简直不再是人了，他第一次亲自感觉到“骷髅头”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这个词儿他还给了他那个鲁莽的伙伴下巴上一拳呢。从一张骨白色的失血的脸里两只黑咕隆咚的眼睛直勾勾地向虚无望着，那个嘴很刺眼地陷在肉上两个黑窟窿下边的一个空空的洞穴里。他不禁有些战栗。这时，她站起身来，抓住他的手。“来，到那边去，”她命令道。她的声音沙哑地跳动，像坚硬的骨头一样。她把他领到旁边那个工人堆放工具的谷仓里。那里没有人；她把门关上。“你站在那儿，”她严厉地要求他，然后又从黑暗里发出声音，像发自彼岸世界。她解开衣服钮扣。用了好一阵时间她才用发抖的手指把那个银质的耶稣受难像解下来——她是用一个有穗的带子系着它挂在脖子上。她把它放在窗台上。“好了，”她命令道，“发誓吧！”他有些惊恐……“要我发什么誓？”

“对着圣父、圣灵，还有那个耶稣受难像，你发誓听我的话！”

他想问，但她用枯瘦如柴的手指把他的手放在耶稣受难像上。可以听到从外面传来的盘子相撞的声音，工人的笑声和大吃大嚼的咂嘴声，对面田野里是蟋蟀吱啦吱啦的叫声，而在谷仓这里却是鸦雀无声，只有她的头颅骨从阴暗中威胁地闪着光辉。面对这黑色的热情，他很害怕。但他发誓了。

她舒了一口气，把耶稣受难像系到衣服里边。“你已经对着耶稣受难像发誓，听话了。你不去参加这该死的战争，让他们到维也纳去找别人好了。你不去！”

他很惊讶，像孩子似的心中充满恐惧。“但是，……要受惩

罚的。人人都必须去，报上说过。他们大家都去了。”

她凶狠地笑了两声。“你不去让皇帝老儿买别人去吧。”

“他们找我怎么办?”

她又凶狠地尖笑了两声。“这些蠢驴，他们抓不到你。你跟我到林子里去让他们到那儿去找你吧！现在我到城里去，对所有的人说你星期日到布德威斯去，辞去工作，说你打仗去了。”

卡莱尔听从了。他继承她那能适应一切的模糊的意志。——她预先一件一件地为他准备了衣服，于是在星期六夜里，他就偷偷地跑到森林管理所去，她指给他看阁楼下的一张床，告诉他说白天他必须待在那里，夜里他可以出去（那时他们不会来)，但不要走得离城太近，那条狗霍赛克他必须一直带在身边。只要一英里远有人动，它就会叫。他没有必要害怕城里的那些人，除了万德拉克和那个猎人，还没有一个人到她的这所房子里来过呢。但是，那个猎人早就被掩埋在意大利的喀斯特荒原里了。而那大肚皮万德拉克也已被她治服了，哈哈哈。

她笑了，只不过为了鼓起她儿子的勇气；实际上，每到夜里，恐惧就像原木一样压在她的胸膛上。她说得是，除了伯爵和那帮打猎的人，没有人试图出城到这所偏僻的隐秘的房子里来。然而，这个小小的糊涂无知的东西，这里是指她本人，确实害怕她现在与之进行宣战的那个政权的不相识者。在多比岑，在布德威斯，在维也纳，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些本本，里面都写些什么？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由于这些该死的册子，他们对什么事对每个人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把裁缝乌尔巴的兄弟从美国召了回来，天晓得是怎么回事，也有一个人是从荷兰回来的：这些可恶的家伙，他们把所有的人都找到了。难道他们就抓不着这个卡莱尔吗？难道他们就查不出，他没去布德威斯，

而是藏在森林里了？嗳，就这样没有人可以商量，单独一个人反对他们大家，多么难啊！难道她也不该跟牧师说一说吗！难道他不会劝告她吗，她在那里住了这么久了呀。从上面传来的她儿子那有力的呼吸声穿过薄墙均匀地锯碎寂静，她一直在痛苦中受着熬煎，一位母亲，单枪匹马反抗世界上的这个庞然大物，人们真是把她看错了，这伙人啊，他们住在城里，手中握有无耻的本本，条子，票子。她在床上辗转反侧，紧咬嘴唇，生怕那上面毫无觉察的孩子听见她在叹息，她就这样睁着眼睛躺在那里，面对夜间和黎明的黑暗，直至清晨。终于，她好像发现了什么似的，立刻跳下床，收拾好她的东西，急匆匆地一瘸一拐地进城去了。

她随身带了好些鸡蛋和几只小鸡，她带着这些东西挨门挨户地走。一个妇人想把所有的东西都买下，但她只卖给她两个鸡蛋，因为她想跟许多人说话——这是她事先想好了的诡计——，她想跟城里所有的人说话，好让她的话迅速传播开来。就这样，她从这一家到那一家到处抱怨：真不像话，她的卡莱尔，她的儿子被带走了，被带到布德威斯去了，今天他们把这样一些小青年也拖去打仗了。不，上帝也不能容忍啊，他们竟把养活穷老婆子的人给夺走了。难道皇上就看不出，要是他们连这样一些孩子都需要，那不就要完蛋了吗，难道他不想罢手吗。大家都很注意地听她说，阴沉着脸深表同情，眼睛上像压着块乌云似的紧皱眉头。有些人小心地转过身去，把手指放在嘴唇上，提醒她多加小心。因为捷克全体人民早就从心里摆脱了哈布斯堡人，在维也纳的外国王子；他们早就秘密地做了旗帜和蜡烛，准备迎接俄国人，宣告成立他们自己的王国。通过秘密的看不见的途径，他们大家口口相传得知：他们的领袖克拉马斯和克

罗皮奇被监禁了，人们把对他们有影响的马萨里克监视起来了，士兵从前线带来不确切的消息，说在俄国或西伯利亚组建了德国军团。这样，在个别人付诸行动之前，一个秘密的协调一致早已在整个地区发生作用，他们一致同意起义和暴动。因此，他们也带着惋惜的目光满怀同情地注意倾听路琴娜，她窃喜感觉到，全城都相信了她的谎言。当她从旁走过去时，她听到背后有人说，他们连她这个可怜的人的孩子也给夺走了；甚至好心的牧师诺萨尔也跟她打招呼，奇怪地眨着眼睛，对她说，她不要忧虑，据他所知，这事延续不了多久了。当她听到大家说这些人多么愚蠢时，这个可怜的傻女人的心猛烈跳动起来。现在她可是一个人愚弄全城了，他们会再把卡莱尔入伍的消息传到布德威斯，从布德威斯再传到维也纳。这样，他们就会忘了他，将来战争过去了，她会承担一切责任的。为了把她的谎言夯实，为了使别人确信不疑，她现在每周都进城去继续编造她的谎言，说卡莱尔来信了，他开到意大利去了，在战争中他吃的是多么糟。每周她都寄黄油给他，但天晓得会不会半路被偷走，啊，要是他打完仗能再回来，要是他能再待在她身边，该多好！

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星期，但有一次，当她又来到城里唠叨她那一套的时候，万德拉克奇怪地碰了碰她，说"到我屋里喝一杯茶吧！"她不敢说不去。但是，当她在屋子单独站在万德拉克对面，感到他想跟她说什么特别的事儿的时候，她全身一直凉到膝盖。他起初来回走着，有些犹豫，然后他小心地关上窗，在她对面坐下。"喂，你的卡莱尔在做什么？"她结结巴巴地说，他该知道，卡莱尔在团队里，昨天刚出发到意大利去了。但愿战争能够结束，她每天都为她的儿子祈祷。万德拉克一声也没应答，他只是自顾自地小声吹着口哨。随后，他站起身来，去

检查门关好了没有。她从中发觉，他对她没有半点恶意，虽然他始终连看都不去看她一眼。他喃喃地说，那就好，他万德拉克只是想她的卡莱尔是不是没有偷偷地溜掉。天啊，这跟他根本没有关系呀。最后人们就会明白，谁也不愿意把他的骨头扔到外人的汤里，德国应该自己去煮它，这蠢到了极点的战争。但是（他又转身看了看门），三天前来了一个作战小分队，一个带着克罗地亚士兵的来自布拉格的宪兵队，他们现在正挨家搜查没入伍的青年：锁匠杰尼什弄残了自己的食指，昨天也被从家里抓出来，五花大绑的被牵着穿过市场。作孽啊，这样一个守规矩的诚实的小伙子。在邻村，他们开枪打伤一个人，因为他逃跑了。真不像话，他们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从布德威斯或布拉克格来了一张完整的名单，上面写着所有没有入伍的人的名字。他不该透露官府的事情，但说不定有些是不对的呢，错误地坚持那么做呢。

在说话的时候，他没去看她，这个万德拉克只是一直十分好奇地呆呆望着他烟斗形成的小圆圈升到顶棚。接着，站起身来，冷静地说道："如果你的卡莱尔真的入伍，他们也就白辛苦了。这样，一切都很好。"

路琴娜坐在那里发怔。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他们的名单帮不了什么忙，维也纳的那些该死的家伙利用他们的册子，探查了她的儿子没有入伍。但她没有追问，她站了起来。万德拉克没有看她，只笨手笨脚地磕他的烟斗：他们二人相互是理解的。她说了声"谢谢"，便走出去了。

她用僵直的冒着冷风的膝盖一直走到街的尽头，然后就突然奔跑起来。只要他们还没有来到半路上就好——那个傻孩子还不会自卫呢。她越跑越快，筐也扔了，汗湿粘在身上的裙子

也撕破了，现在她就知道跑啊跑，更深更深地跑进森林，她有生以来还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地跑过呢。

夜黑沉沉地罩住了那所房子，这时她从远处听到狗吠，她想：这是忠实的霍赛克，它及时地向我们发出了警告。一切都沉浸在寂静中。谢天谢地，她总算赶到了。她大口喘着粗气，此刻才觉得疲倦了。她想，我要让人给做一次弥撒！她又补充了一下：要做两次弥撒，三次弥撒，捐献蜡烛，一生中捐献许多蜡烛。然后，她轻手轻脚地走进屋里，屏住呼吸，侧身细听。当她一听到睡觉的人安然无恙，无忧无虑，当她听到从她身上生出长大的孩子的呼吸时，突然，血液又强有力地顺顺当当地流回她的全身。她从梯子爬上去来到阁楼，摇摇晃晃的手里拿着一枝点燃了的蜡烛。卡莱尔正在酣睡。他那又厚又密的棕色的头发湿呼呼沉甸甸地耷拉在前额上，那是男子汉的俊俏的前额，宽大的嘴微微张开，露出结实、尖利、闪着光亮的牙齿。烛光一颤一颤地微微摇摆着在那孩子般天真烂漫的脸上，时而现出阴影，时而放出光亮。她又看了看他，他是多么英俊，多么年轻。在他那裸露地交叉搭在毯子上面的胳膊上隆起白色树根一般的肌肉，宽宽的、壮健的、结实有力的肩膀像光滑的大理石把她照亮：在这肌肉里蕴藏着数十年用之不尽的力量，这是她给他的，在这几乎还没完全成熟的身体里有着惊人充沛的生命力。可是却要她把他交给维也纳的那些人，就为了那么一张愚蠢至极的废纸，想到这里她情不自禁地从牙逢里挤出一声尖利的笑。卡莱尔被吓醒坐起来，摇晃一下身子，怔怔地对着烛光眨着眼睛。随后，认出了是她，他便笑了，是他那波希米亚到处都听得到的善良的孩子的笑：“有什么事吗，”他懒洋洋地打了个呵欠，关节都嘎巴嘎巴响，“天亮了吗？”

但她把他完全摇醒了。她说：他必须立刻起床，离开这所房子，她将告诉他最近几天的住处，那是林子的最深处，他绝对不要离开那里，一个星期的光景她去叫他。她把一捆干草捆在一个大行李卷里，然后背起来就领他走上一条秘密的小径，大约一刻钟后他们来到人迹罕至的森林最稠密的地带，那里早已建有一个很小的猎屋，……

（打字稿在这里中断；下面的文字是根据一份手稿由出版者整理出来的，补充了一些省略的词。）

她命令他说：他必须待在这里，白天不能露面，什么也不能碰。她又抚慰他，说她会给他送吃的东西来。卡莱尔像往常一样听话。他不明白，但他听从了。每天中午她将给他送饭和烟草来，她这样抚慰他。然后她便轻松地走了。感谢上帝，她救了他。那所房子腾空了。现在他们可以来了。

他们果真来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势力。他们为它学过手艺，读过大学。万德拉克巧妙地警告过她。她几乎没怎么睡觉，只躺了两个小时，五点钟（她不得不整夜地走！）狗就叫起来了。她醒着躺在那里，心在震颤。这是他们。敌人来了。但没动弹，就是下面一个强硬的声音喊“开门”，她也没动。她慢腾腾，一步一步地走下来，故意大声抱怨，骂骂咧咧，好像她是被人从酣睡中惊醒似的。装模作样是她天生的本事，这个糊涂人。她大声地打着呵欠。然后，她才开门。下边，在惨淡的雾蒙蒙的晨光里，站着一个宪兵队的军官，帽子上挂着露珠，一个外国人，带着四个士兵和一条狗，那军官立刻迈步走进门来。他想知道，她的儿子卡莱尔·塞德拉克是不是住在这里。“以前是，

他走了很久了。他到布德威斯当兵去了，全城人都知道。”她回答得很快，有点太快了，惹人注意的快。同时也没忘记，人家要察颜观色的。人们看出她很不讨人喜欢，说话太快，无拘无束，或者说看出了她的恐惧。她也想到了这一点。“我们要看一看。”那军官没好气地说，被雾打湿的红色的胡子一动一动的。接着，他用德语发出命令。两个兵站在门前，两个兵站在房后，枪都下了肩。狗跳来跳去，嗅了嗅那个叫贝罗的狗，贝罗不信任地躲避着。士兵各就各位，军官又用德语对他们说了点什么，然后用捷克话对她说：“现在进屋。”

她跟在后面。她心里又害怕，又充满愤怒的喜悦。她想，他不在屋子里，你尽管搜好了。你将一无所获。他迅速走进房间，推开窗板，灰色的空气飘浮在一切物件的上面，他四下里看。他打开柜子，望了望床下，掀了掀垫子——什么也没有。“别的房间。”他命令道。好像她把他当傻子累他似的，她回答说：“我没有别的房间，别的房间都是仁慈的伯爵大人的。在这所房子里，伯爵大人只准许别人走到这儿，我发誓。他没听她的只喊：“打开。”她让他看了伯爵大人的餐室，厨房，用人居室，老爷的睡房。他检查了所有的房间。他很有经验，依次敲了敲墙壁。什么也没有。他一脸怒色；而她心里却笑开了花，那是辛辣的笑，凶狠的笑。他指了指梯阶。然后他命令道：“上阁楼。”又是一层喜悦的波涛跃上她的心头。一点儿不假，卡莱尔在阁楼上睡过觉；幸亏好心的万德拉克向她发出过警告，不然他们就在这儿抓住他了，这些狗。他顺着梯阶，走上阁楼，她跟随在后。那里摆着他的床。在一个箱子里放着他的衣服（现在她刚想起应该把衣服拿走才是）。她发现，那个垫子没有竖起来。她把它忘了。他也看见了那个垫子。他想知道，谁睡在这里，她

装傻。“是一个仆人一直睡在这里。伯爵大人的私人猎手，每次打猎的时候来；有时他带两个私人猎手来。”

“现在并没有打猎。最近谁在这儿睡过?”

没有人在这儿睡过。冬天的时候，那条狗常躺在上面。“这样——”他尖刻地说，“是那条狗，”然后照桌子捶了一拳。桌上有一个烟斗，还剩半烟斗烟呢。阁楼上灰尘飞扬。“他还抽烟斗呢——怎么回事?”路琴娜没有回答。她急得说不出话来。他压根儿不等她回答，而是打开箱子，掏出衣服，问那是谁的。“卡莱尔的，他去当兵时留在这儿的。”军官恼怒地站在那里。什么问题怎么回答，她都心中有数。什么地方他都敲，他在阁楼上搜寻着。但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那个垫子。终于他停止了搜查。她的心激烈地跳动着，她感到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把裤子拉直，当他转向梯阶时，她想：现在他要走了。可得救了！她的血又在涌流。但那军官在门槛那儿站住了，他举起手，把两个手指放在嘴上，吹了一声口哨。

路琴娜有些害怕。她哆嗦了一下。那口哨通过她的耳朵撞击她的心底。这是怎么了？现在她有点害怕这个陌生人了。狗已经盘旋而上。它骄傲地来了，因为有人唤它，它跳跳蹦蹦的，发出急促的微小的响声。

这是一种有一双机敏的眼睛的牧羊狗，尾巴的毛很密，它偎依在那军官的胫骨旁，抬头望着他，同时使劲摔打尾巴刷着地面。“注意，海克托，”军官命令道。接着，他从箱子里拿出一些衣物，一双鞋，一件衬衫，都抛在地上。“这儿，去找吧!”海克托走近前来。它稍微朝前探了探它的尖头，把嘴巴拱到衣服里，又嗅了嗅一只鞋。它的鼻子颤抖着，伸进靴子里去闻了闻，抬头干叫了几声，就此屏住呼吸。它颤抖着，使劲摇着长

而多毛的尾巴，又兴奋又焦急，它的肋骨，它的内心都在索索发抖，闻到了什么。一个任务已经派给它了。那军官大声对它说了点什么。他举起手臂指向床的位置，狗就跑过去闻。然后，它低下头朝着地面，按对角线来回跑。

真是狗肚子里藏了一个魔鬼。它的眼睛闪闪发光。它闻到了在这对角线里存在过的东西的气味，现在沿着气味的踪迹嗅过去，最后是沿着上边的梯阶嗅。那军官跟着它。“找……找！”他在激励它。现在，狗到了门槛旁：它跟着气味的踪迹，顺着梯阶往下嗅去。宪兵队长官目送着它。

到了下边，他高声向士兵发出一道命令。四个士兵走过来，然后紧跟着那条狗走。海克托摇摇摆摆地神经质地从这个树丛跑到那个房子里去。最后，它用鼻子哼哼唧唧地叫着慢腾腾地走出门，然后一直向前，进了森林。路琴娜的心都抽紧在一起了。她跑下梯阶，不由自主地走到门前，她想在它后面，或在它前面，叫喊，警告，阻拦……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但宪兵队长官两手掐腰站在门框中，封锁住她的路，专横地对她说：“不要走了！坐下！”他指了指绕炉一圈的长凳。她没敢答话，一屁股蹲坐在那里。

她听到士兵的脚步声。皮带在抽打。这时，只有她和宪兵长官单独在一起。那军官坐在桌旁边，好像她不存在似的。他从容不迫地磕净他的高级烟丝烟斗，装上烟丝。抽起来，他慢慢地一口一口地吸着烟，他尽可耐心地等待，因为他对他的事是有把握的。四周变得寂静无声。路琴娜甚至能听见他怎样从肺里喷出烟来的声音：他的从容不迫弄得她直发毛。她坐在那里，垂着冰冷的双手凝视着他。她的血液仿佛冲向了肺脏，这血液一遇空气就凝固了。同时，她身上的一切都被绷紧被撕碎

了，简直要使人瘫痪了。她使劲憋住呼吸，想听到点从森林里传来的声音，她感觉到她的呼吸在耳根上跳动，她在自己糊涂的脑子里自问，掏心窝子地问，卡莱尔能不能脱身。突然，她抬起双手隔着衬衣摸寻。她触到了挂着耶稣受难像的位置。她用手攥住把它压在胸前。她开始祈祷了。她祷告着，祷告着：我们的主啊；还说了一些她所知道的祈祷词。她无意中出声地说出了一个词。那军官侧转身子，严厉地，如她所想，嘲讽地望着她。他想：你攥在我的手心里。骷髅头，走着瞧吧。此刻她是这个样子：散落的头发下面是骨白色的前额，张着嘴，牙齿闪着刺眼的光，接着就是那些黑色的窟窿，眼睛和鼻子。他把身子转了过去。他无意地吐了口唾沫，用脚擦着黏糊糊的烟斗油，慢慢地，平静地，不慌不忙地擦着。

这气氛逼得她好像非大声喊叫不可。她简直忍受不了啦，但她身上承受着时间的重压。这是无限的时间啊。她颤抖着：她想冲到他面前，向他跪拜，向他祈求，吻他的脚，他毕竟是人嘛，不过是穿着军服的，不可接近的，裹在权力的这种不可理解的外表里面的，……敌人派来的人。但这种做法无疑是违背她的意志的。说不定他们找不到他呢。她又侧耳细听，她凝神谛听，可以说她使尽了一切听觉能力。这无限的时间啊。这比她迄今所承受的一切还要可怕，她已经忍受了四十年了。她觉得她等待的时间比她怀胎九个月之久还要长。实际上，她才等了半个小时。后来，外面传来什么的叮当声，听见脚步。接着是杂沓的脚步声，最后是一个轻微的叮当声。那军官站起来，隔门瞅了一眼，嘿嘿地笑了两声。狗跳跳蹦蹦地来了，他讨好它说："好极了，海克托，太好了。"接着，他头也没回就走出去了。一阵恐惧揪住了路琴娜的心。

她就这样呆滞地站了一会儿。接着，她猛地抬起重似千斤的腿，冲到外边去。太可怕了，他们抓到了他！卡莱尔，她的卡莱尔站在他们中间，两手倒背着被锁在手铐里，人都走了形，佝偻着腰，目光羞涩地瞅着地面：他正去小溪边洗脸的时候，他们抓到了他，把他带来了，他光着脚，穿着裤子，衬衫敞着怀。母亲突然刺耳地尖叫一声，扑向那个军官，跪倒在他面前，抓住他的脚。她恳求他把儿子留给她，儿子是她惟一的亲人，她的惟一的亲人啊！看在救世主的分上，把他留下吧，卡莱尔还是一个孩子啊，还不满十七岁呢。他十六岁，才十六岁啊，他们弄错了。他有病，病得很重，她可以起誓，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他一直卧床不起。

这个宪兵军官很不舒服（士兵们都阴沉着脸注视着他），想拔开他的脚。但这个疯女人把他的脚抱得更紧了。如果他能可怜这个无辜的孩子，主会为此酬谢他的。为什么偏偏要带走这个孩子，这个病弱的孩子，天哪！怜悯怜悯他吧，不是还有别的人吗，那些高大、强壮、结实的人，全国有那么多人，为什么偏偏要带走他呢。看在主的分上，把儿子留给她吧。——上帝会酬答他的善行的，她会天天为他祈祷的，天天。为他的母亲。他的脚，她简直想要吻他的脚。果不其然，这个疯女人俯伏在地上吻起这个宪兵军官那双沾满黏土的肮脏的鞋来。

由于羞怯，那军官变得很粗暴。他把脚挣脱出来，把那个绝望的女人踢开。她在这儿搞什么丑剧！有成千上万的人为了皇上开赴前线，没有一个人开口叫苦。至于这小子是否有病，那得问医生。只要不把这个逃跑者立即枪毙，她就应该高兴。这样一个逃脱兵役的人，本该依法枪决，如果再犯，他就要……

他说不下去了。这时，就在话说到一半的时候，她朝他跳

了过去。她抽冷子从底下对着他猛撞，他一趔趄，她就用两手去掐他的脖子。这个强壮的汉子摇摇晃晃地向后退。他连踢带打，终于打中了她。他捶打她的身体，一拳打在她前额上。接着，他用他那两个坚硬的拳头抓住她，翻来复去挤压她的关节，她疼得辗转反侧。但她已经没有反抗能力了，她像野兽似的咔嚓一声咬住他的胳膊，用牙齿死死叼在上面不放。他猛兽般咆哮起来。士兵们跑过来拽开她，把她踩在地下。

宪兵军官因为疼痛和愤怒（他羞于士兵见到他这个样子）而全身发抖。“戴上手铐，”他命令道。“要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这个下流坯。”他的胳膊火辣辣地钻心地疼。牙齿咬穿了大衣和军服，鲜红的颜色透到外面来，他感觉到血在一滴一滴地流。但他不愿让人看到。在他们给她带手铐的时候，他卷起手帕垫在衬衣下边，然后他又相当冷静地命令道：“出发！两个人带着那个小伙子，两个人带着她。”母子的手已被他们绑在背后。那军官掏出他的左轮手枪说：“谁动一动，就打死他。”

士兵把卡莱尔架在中间。他掉过头去。人家对他说：“走！”他就走了。他目光呆滞地、机械地、毫无反抗地走着，惊恐摧毁了他的力量。母亲也毫无自卫能力地走着。暴力已不再需要了。她可以跟卡莱尔一起走向任何地方，直至天涯海角。只要现在有他在，只要和他呆在一起！只要还能看见他：他的宽阔的美好的背，他的棕色的浓密卷曲的头发披在壮实的脖子上，哦，他的受着折磨的美好的手，现在被背着绑起来了，粉红色的指甲，还有细小的可爱的皱纹。没有士兵，没有命令，她也会走的，只要不离开他。只要她知道他在左右。她不感觉疲倦，虽然她已经走了很长时间，走了八个钟头了；她没感觉到她的脚火烧火燎地疼，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她一直没有穿鞋；她也感

觉不到被绑着的双手的重压；她只感觉到，他还在近旁，只感觉到她拥有他，她在他身边。

他们穿过树林，沿着积满尘土的乡间道路行进。当这不寻常的一行人穿过多比岑主要街道时，正赶上中午报时，钟声在城市上空震响，一切都静止不动。卡莱尔走在前面，左右有累得无精打采的士兵看着，接着是路琴娜·塞德拉克，目光没有一点表情，被打得破衣烂衫、血肉模糊，同样倒背手戴着手铐，最后是宪兵队长官。明显的精疲力竭疲惫不堪，可竭力保持一本正经，摆着姿势。（他又把左轮手枪插到皮套里了。）市场的嗡嗡声沉寂下来。人们走出门来，脸色阴沉地朝他们看。车夫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愤怒地甩着响鞭抽打马匹，像偶然似的吐着唾沫。男人们使劲皱着眉头，胡子一动一动地咕哝着什么，他们扭过头去不看，实际是朝着这边看，真丢人啊，还是个孩子，才十七岁呀，现在倒好，连女人也给抓走了。这是全体的不满，一个民族的怨恨，这个民族早就感到这场奥地利王国的战争是外人的事，只是还不敢握紧拳头冲上前去反对罢了。这不满，这怨恨是无声的，但却颇具威慑力地表现在多比岑居民千百双眼睛里。没有一个人说话。所有的人都一声不吭。只听见大街上士兵嚓嚓的脚步声。

随便怎样，路琴娜的动物本性也必定会感觉到这种怨恨的带磁性的威力。突然，在街心，夹在士兵中间的这个戴手铐的女人躺倒在地，衣裙都飞飘起来，她用响得刺耳的声音喊道："弟兄们，帮帮我吧！看在上帝的份上帮帮我。不能容许这种暴行。"士兵不得不抓住她。接着她又朝卡莱尔高声说："躺下！他们是把我们往屠宰台上拖呀！上帝睁眼看看吧。"卡莱尔顺从地躺在潮湿的大街中间了。

那个宪兵队军官愤怒地赶了过去。“拉起来！”他冲着不情愿干这差事的士兵喊了一声。他们力图把路琴娜和她的儿子拽起来。但是她打起滚来，像鱼被捆起来抛在沙滩上，她尖声嘶叫着，喘着气，撕咬着：看着这情景，真令人震惊。“上帝睁眼看看吧，上帝睁眼看看吧！”她这样吼叫着。最后他们只好把他们母子两个拖着地走，活像把家畜拖到屠夫那里去一样。而她发出非常刺耳，非常难听的尖叫声，一遍一遍地喊着“上帝睁眼看看吧，上帝睁眼看看吧！”她被拖来拖去，直至增援的士兵到来，他们才把她推到城区拘留所里去，这时她已半裸着身子，一头被撕得乱糟糟的石灰一样灰白的头发。是时候了。城里的人都愤愤不平地聚集起来。目光变得更阴沉了。一个农民唾了一口。几个女人大声说起话来。响起了口哨声；人们看见，男人们向他们拥去，警告他们；孩子瞪大眼睛呆呆地望着，心惊胆战地面对这残暴的骚乱。

他们被拖进了拘留所，两人在一起。可以感到对权势的仇恨。

城区司令官气愤地撕开他绣着金线的领子，一边愤怒地在他的办公室里来回走着，一边呵斥那宪兵队军官。大白天押着戴着手铐的逃兵，甚至押着一个戴手铐的女人在大街上走，那不是笨蛋吗，不是连上帝都不要的蠢货吗！全县都在谈论这件事，他应该自己跟维也纳交涉去。难道在波希米亚这个地方被煽动起来进行反抗的事还不够吗！天黑以前本来是有时间收容那个小伙子的。至于那个女人，活见鬼，为什么把她也一块抓来了。宪兵队军官指着他那被撕破的大衣说，她攻击他了，还咬了他，这个疯狂的下流女人；为了士兵的安全，他不得不逮捕她。但司令官还在继续骂。“那就非得大白天拖着他们从城里

走吗！不可以这样对待女人。这是大家不能忍受的。干这种事！要是把女人也牵扯进来，就会惹出事情来。在这里，一定要把女人置于局外。”最后，宪兵队军官吓得小心翼翼地问，他现在应该怎么办。“把那个小伙子弄走，就在今天晚上，跟别人一起送到布德威斯去。这跟我们有什么相干，让那些该……（他本想说：该诅咒的军队头子，但他及时想起，收了口），让那该负责任的机关去管好了，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职责。在他被送走之前，今天让路琴娜留在拘留所里。明天她就会安静下来了。他一离开，就放她走。她一走，那些女人就安静了。最后她们也就不嚎了。然后，她们不是上教堂，就是上别人的床。”宪兵队军官退了出去，他极为恼火的是，为此他要行军一整夜了。暗地里他想，他是最后一次受这个罪了。

确实，估计正确也不难。路琴娜在拘留所完全安静下来了。她一动也不动。她静静地躺在她的板铺上。但是，她不感觉疲倦。她仔细地听着。她知道，她的儿子就在这所房子中某处的另一个房间里。卡莱尔仍然在这里，她只不过看不见他，听不见他说话，但她能感觉到他。她只知道，他就在近处。尽管她天生愚钝，她仍然能感觉到，她不是孤单的，大门外有同盟者。为了她，还有可能发生点什么事。也许牧师会伸出援救的手，他一定会听说人们怎样把他们母子俩拖进了拘留所。说不定战争已经结束了呢。她听到某处的一个信号，一句话。卡莱尔还在这儿。只要他在这儿，就还有希望。因此，一切都这样静，静得连呼吸的声音也听不到。监狱看守走到上面城区司令官那儿去，他得悉塞德拉克现在安静了，这他不是刚才说过了吗。明天人们将把卡莱尔送走，然后又会恢复平静。

关惠文 译

寂寞黄泉路

去诺曼底的路程长得令人厌烦，但是到达库贝潘的第一天，她已恢复了欢快活泼的天性。她性情好动，贪玩，总是喜新厌旧，这种性格使她发现夏日农村像水晶般纯净，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魅力。她忘乎所以，干出千种傻事，在头发上扎一个白蝴蝶结，穿一件洁白的连衣裙，活像一个小姑娘。她以此自乐。她从前就是这样的小姑娘，跳跳蹦蹦，跑过林荫道，跳过篱笆，捕捉成群飞舞嗡嗡有声的蝴蝶。但是她觉得这样的小姑娘在自己身上早已死去了。她走呀走呀，多年来第一次感到，她四肢放松地有节奏地大步走，这有什么样的快感。她欣喜若狂地又发现她在宫廷的日子里已忘掉的原始生活的种种事物。她躺在翠绿的草地上，仰望着浮云。这多么罕见啊！多年来她一直未见过云了。她思忖：巴黎房屋上空的白

云是否也镶上了美丽的边，一团一团的，那么纯洁和轻飘飘的。她第一次仰望天空，像望着一个具体的东西一样。蔚蓝色的，带有白色斑点的苍穹使她想起了最近一个德国侯爵送给她的非常漂亮的中国花瓶，只是天空更美，更充实，更蓝，充满了温和的芳香的空气，像丝绸一样柔软。无所事事使她心情舒畅，她在巴黎总是从一个地方被撵到另一个地方，她周围的寂静像一口清凉饮料那么宝贵。现在她第一次意识到，她对在凡尔赛包围她的所有的人都漠不关心。她对他们既不爱也不恨，她对他们漠不关心，好像在那里遇到的农民一样，农民站在树林边拿着锃亮的大镰刀，有时候用阴郁的眼睛好奇地朝她张望。她变得越来越无所顾忌；她同小树闹着玩，向上跳，直到抓住垂下的树枝为止，然后让它猛然弹出，如果有几朵白花像中的之箭一样落下来，落到她去抓的手里，落到多年来第一次又披散的头发上，她就大笑不止。由于轻佻的女人在其生活的每一瞬间都有奇怪的健忘症，她说她记不起她被流放过，也记不得她从前是法国的统治者。就像现在与蝴蝶和闪光的树戏要一样，她可以那么随便地玩弄命运。她失去了五年、十年、十五年，只不过是普洛诺伊夫小姐，日内瓦银行家的女儿，一个更瘦小，目空一切的十五岁姑娘，她在修道院庭院里玩要，对巴黎和全世界毫无所知。

下午她帮助女仆收粮食，她觉得可以捆大禾把；然后使猛劲把禾把扔到车上，这使她感到极大的快乐。在那些拘谨、表示敬畏的所有的人中间，她高高地坐在满载禾把的车上，两只腿摇摆着，与青年们一起哈哈大笑，然后像去跳舞一样，旋转到人们中间去。她感到这一切都像一曲在宫廷成功演出的假面戏。她高兴的是能在巴黎叙述她度过了多么宝贵的时间，她怎

样头发上插着野花，跳着轮舞，与农民喝一个罐子里的水，她觉得在凡尔赛演的牧羊剧是欺骗，她未注意到这是现实，她的心总是想念那个时刻，说真话时是欺骗，想欺骗时倒是真心实意。因为她总是知道她感觉到什么。现在她感觉到全身血管里都充满着幸福和激情洋溢。她失宠的想法使她笑了起来。

翌晨，她正在兴头上却被浇了一瓢冷水。只是醒着失眠，一夜无眠到天明，令人痛苦。好像从温暖闷热的空中掉进冰水里。她不知道什么唤醒了她。这不是光亮，因为雨天窗子打湿了，光线暗淡。也不是喧闹声，因为这里没有声音，她只有瞪着一双大眼睛凝视墙上，看着她想象中的死人。她醒着，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没有什么东西在这里呼唤她和引诱她。

她想，在巴黎怎么会睡不着呢。晚上人们跳舞，聊天，与朋友们一起度过了半夜，然后精疲力竭，奇怪的睡神来了。兴奋的意识在睡眠中让一幅幅彩画继续晃动。早晨她闭着双眼，还似乎从梦中听到前厅里传出沉闷的声音，她的朝觐刚一开始，声音就传进来了。这时，法国公爵们，请愿者、情妇、朋友，全都邀恩争宠，带来献礼，故意装着轻松愉快。每个人都叙述什么，哈哈大笑，夸夸其谈，天南海北，在她床边讲些新闻，甚至干脆讲些五花八门的怪梦，使她醒着，投入到生活的潮流中去，她在睡梦中嘴上露出的笑容一直不消失，仍挂在嘴角上，像一个笼中之鸟高傲地摇来晃去。白天她从人的观念想到人自身。在她身上，在穿衣，吃饭、外出的时候一直有这些观念，又直到深夜。她不断地抱怨，感到自己受到了这种像波涛不停息地引起的涨潮的推动。涨潮以不停的节奏舞动着，使她的生活的小船摇晃不停。

但是白天来临，这里的礁石渐渐苏醒。它稳坐在那里，一

动不动，在当今的海滩旁毫无用处。没有任何东西引诱她起床。昨日种种无害的娱乐不再具有魅力。她向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她迅速地喜新厌旧。房间空荡荡的，好像没有空气，她感觉到自己在过谁也没有要求她过的寂寞生活，空虚，空虚，无益，消失了，精疲力尽了。她不得不慢慢地回忆她为什么在这里和她怎么来这里的。她对白天期望什么？她凝视着壁钟，钟的指针颤抖地轻轻地无休止地走着，穿过沉默的世界。

终于她想起来了。她曾请求她所倾心的以前惟一的爱人阿兰库亲王，每天通过一个救命的使者给她带来宫廷的消息。她昨天一整天忘记了，她的失踪使巴黎惊慌失措，现在取得这个胜利，使她高兴。使者也马上到达，但是没有带来口信。阿兰库给她写了几句冷漠的空洞的客套话，关于国王身体状况，外国王子来访的消息，使这封信变成了祝她身体健康的友好祝愿。对她和她失踪却只字未提。她生气了。这个消息真的没有公开吗？还是说她去这个讨人厌的鸟巢里休养去了，使人真的相信了他们的骗人鬼话呢？

信使是一个单纯的、脖子粗短的马夫。他耸耸肩，表示对此一无所知。她压住自己的怒气，给阿兰库写了回信，但未露出自己的不满。她感谢他带来消息，迫切地请他继续向她报告详情。她希望在这里呆不长久，但是她仍然特别喜欢这里。她根本未注意到她已经欺骗了他。

但是这一天还过多久才会到来？这里的时钟似乎像人本身一边迈着更缓慢的步子。她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来使时钟加速，她不知道从自己动手作起，她内心一切都沉默，她内心里一切精神丰富的音乐都像玩具钟一样停止了。钟的钥匙丢了。她作了多种尝试，她求教于书本，但是思想丰富的书本在她看来不过

是印刷品。一种不安掠过她的心头。许多人她未见到，多年来她曾生活在他们之中。她反复地用固执的命令来驱赶仆人们，毫无益处。她本想听到上台阶的脚步声响，见见人，人为地制造信息的混乱，自欺欺人，但是她没有得逞，正如现在她一切计划一样。饭食使她恶心，正如房间、天空和仆人使她讨厌一样。她只想要一件东西：黑夜，熟睡无梦，一觉到天明，明天传来更好的信息。

终于到了晚上。但是这里晚上多叫人伤心！只是天黑、万物消失，暗淡无光。这里晚上就是完蛋，可是巴黎的晚上才是一切娱乐的开始。这里晚上铸造了黑夜，在那里的晚上，国王的多个大厅里灯火辉煌，闪光耀眼，使人们的心燃烧、温暖、陶醉、激动，这里晚上使人更可怕。她挨房挨门地走错，像一头猛兽蹲在多个房间里，一声不响，随着岁月失去而发胖，因为谁也没来过这里。她感到恐惧，她想跳起来，天花板发出叹息。一本本书堆起来，只要人们抓住它，就弄得咔咔响。在小柜子里有些东西像一个挨打的孩子那样发出可怕的叹气。因为她能摸到按键，发出哭一般的声音。万物都抵抗着入侵者，在黑暗中抱成一团。

这个簌簌发抖的女人叫人在满屋点上灯。她试图呆在一间房里，但是恐惧又将她赶走，她吓得从一间房逃到另一间房，仿佛在那间房里有一种安宁。但是她到处碰到沉默的看不透的墙壁。多年来沉默一直在这里有统治权，并且不想让人撵走。甚至灯烛似乎也感到这一点，灯烛咬牙切齿地轻微地哧哧响，滴下一滴滴热泪。

但是从外面看王宫，有三十个窗子，闪闪发光，仿佛这里在庆祝节日。村里人成群结队站在王宫前，感到惊奇，胡吹闲

聊。突然从那儿来了许多人，但是时而在这一扇窗玻璃、时而在另一扇窗玻璃上看到她的人影晃过去，总是同一个人影：德普里夫人，她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野兽，内心孤独，拼命地来回瞎跑，从窗缝里窥望外面有什么东西没有来。

第三天，她不耐烦地失去了镇定，变得粗暴。孤独压抑着她，她需要人，或者说至少需要关于人们、关于宫廷（她整个人与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关于她的朋友们的消息，以及她需要了解的某些使她激动或只是涉及到她的事情。她不能指望信使，她一清早骑马朝他跑去三个小时。正在下雨和下暴风雨，雨水淋湿了她的头发，使她把头缩回来。她的眼睛看不见了，暴风雨迎面扑来，手冻僵了，几乎不能动弹，最后把她撵了回来。她脱掉湿衣服，又往床上躺下。她焦急地等待着，咬得牙板格格直响，现在她懂得了德贝勒—伊斯勒伯爵的威胁性微笑是什么意思，好像他说，她一定忍受不了长时间的孤独。现在才三天哩！

信使终于来了。她不再介绍自己，而是迫不及待地用指甲撕破封签，活像一个饿汉见到了一盘水果。这里有许多宫廷的东西。她的眼睛继续望过去，她寻找自己的名字。没有，没有，但是有一个名字刺眼：交给阿兰库夫人，而不是写交给宫女。

她颤抖了一下。她身体十分虚弱。这不是暂时的不舒服，而是长期的流放，这是宣判死刑。她热爱生活，她半裸体，在信使面前不害羞，猛地一下从床上跳起来，冷得打颤，贪婪地看一封封信。她放弃自己骄傲的喜剧。虽然她恨国王，她仍用低三下四的吹拍得肉麻的语言承诺，再不想干预国事。她写信给勒什申斯卡，使她回忆起，她只是通过她的介绍当上法国王后的。她写信给大臣们，给他们钱，转向她的朋友们。她向她从

巴士底狱救出来的伏尔泰发誓，他能以她之死为题材创作出一首哀歌并且朗读。她命令她的秘书收罗讽刺作家对付她的敌人，散发传单。她这样用发烧的手撕毁了二十封信，这些信全都恳求一点：巴黎这个世界，拯救它们免于孤独。这是呼喊，不再是信。然后她掏小钱包，给信使一把金币。他可以骑马去死，但是他必须夜间呆在巴黎。她在这里才学到，一小时究竟是什么。他本想非常感谢，但她把他赶了出去。

然后她逃回床上。她感到寒冷，严重的咳嗽摇晃她那瘦弱的身体。她躺着，凝视前方发呆，总是等着，直等到壁架上的时钟敲响为止。但是时钟是固定的，人无法用诅咒、请求和金钱驱赶它。它慢腾腾地转着圈圈。仆人们来了，她叫所有人都出去，她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她。绝望。她不想吃，不想讲话，不想了解任何人。外面的雨下个不停，她冷得发抖，仿佛她站在外面，伸开双臂，像灌木那样战栗。一个问题不时掠过她心头，一句话像钟摆一样：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这样惩罚她？她犯了太多的罪吗？

她按了按门铃，叫人去镇上接神甫。这个思想安慰她，有个人住在这里，她可以与他谈话，她可以告诉他她害怕。

神甫不让人久等他。之所以这样，因为有人向他报告了情况，说夫人病了。他进来时，她不由自主地笑起来。她记得她在巴黎的那位神甫，他那双手柔和、细腻，眼光炯炯有神，给人几乎一种柔情蜜意的感觉，她也记得他那上流社会的傲慢和谈话，这使人忘记他是在听人忏悔。库贝潘的神甫身材魁梧，宽肩阔背，脚步沉重地走向房门，翻口鞋发出嘎嘎的响声。他身上的一切，粗笨的手，风吹过的脸和大蒲扇耳朵，都通红通红。但是他总显得那么亲切友好，他向她伸出熊掌似的大手表示问

候，然后在一个靠背椅上就座。由于他这个庞然大物呆在这里，房间里的恐惧感都吓跑了，躲到角落里去了。室内似乎变暖和了，更有生气。只听到他那洪亮的声音，他在场时，德普里夫人呼吸更自由些。他不知道为什么叫他来，他开始漫谈，谈他的神甫工作，谈巴黎，只是道听途说来的情况。他说了自己的教训，谈到卡尔特西乌斯和蒙塔涅先生的有危险性的著作。她漫不经心地翻来复去说一句话：他们的思想像一群蚊子嗡嗡响，她只想听，听到人的声音，人声像在大海上建起的一条大坝，能抵住孤独，以免她被淹死。当他害怕打扰她而想起身告辞的时候，她用热情的款待争取他。她只是担忧，她向这个极其受尊敬的人许愿，邀请他常来拜访她。她把在巴黎迷人本能的诱惑力尽量施展出来，打破了她的沉默。神甫留下来，直到天黑才走。

但是他一走，沉默加倍地向她压下来，仿佛她必须独力托住高高的天花板，独自移走这逼近的黑暗。她从来不知道一个单独的人能对另一个人有多少价值，因为她从来没有孤独过。她总是把人评价为空气，人感觉不到，但是现在被孤独勒紧喉咙的时候，她才感觉到需要它。她认识到人有多么宝贵，即使他们撒谎行骗，她从自己的存在中得到一切：自己的方便、安全和愉快。几十年来，她在社会中游泳，从来不知道这个潮水养育她，载着她，但是现在她像一条鱼被投掷到孤寂的海滩上。她在绝望和受惊吓的痛苦中抽搐。她又发冷又发烧。她摸摸自己的身体，吓得倒抽一口冷气。她的身体多冷呀！体温似乎全失去了。血液像冻胶一样很难流过血管。她觉得她仿佛躺在已在这里静悄悄地入殓了的自己的尸体上。突然她身上发热，拚命吞咽一口。她起初吓了一跳，本想反抗，但是这里没有人。在

这里她不必介绍自己。她第一次独处。她情愿献身于痛苦的甜蜜，感到热泪流过冰凉的双颊，在万籁俱寂时听到自己的吞咽声。

她赶快回访这位神甫。房子荒凉，没有信来。她自己知道，人们在巴黎没有很多时间为申请者和请愿者办事。她想做点什么，做些事情，下十五子棋，或者聊天，或者看看另一个人怎样说，她想用某些事情打发无聊，无聊越来越威胁着、越来越凶杀般地侵袭她的心。她迅速地走过村子。她尤其恶心的是，库贝潘这个名字的某个部分是什么，这使她想起自己的流放。神甫的小房子坐落在村子街道的尽头，完全在万绿丛中，它几乎同一座粮仓一样高。但是百花围绕着小窗户，在门上方爬满的藤蔓垂下来，她不得不弯着背，以免被缠进可爱的藤蔓网里。

神甫并不孤单。他身旁，他的工作台旁，坐着一个年轻人。神甫被这样的崇高的拜访弄得神魂颠倒，把他看作自己的侄儿。神甫使他成为博学多才的人，当然不要他当神甫。他在这方面耽误得太多了。这也许是一件风流趣事。德普里夫人并不大嘲笑显得有点愚笨的恭维态度，而是嘲笑这个青年人的令人愉快的窘态。他的脸齐耳根红着，不知道眼光投向何处是好。他是一个高个子农民青年，瘦骨嶙峋、面色红润，黄发，有点皱纹的眼睛。他笨手笨脚，但是现在过分的敬畏压倒了他的乡巴佬习气，使他有些像孩子一般孤立无援。他几乎不敢回答她的问题，支支吾吾，结结巴巴，把手插进口袋里，又把手拿出来。他的窘态使她好笑。德普里夫人不断地问他，她三问两问就把他搞糊涂了。他低三下四地向她乞求，卑躬屈膝。这个神甫替他说话，赞扬他重视学习的热情，他的优点，说道：他最大的愿

望就是能在巴黎的大学里完成学业。当然，他本人贫穷，几乎不能资助这个侄儿。他也缺乏靠山，使他有可能在巴黎打通取得国家部门资助的唯一渠道。他恳切地将他侄儿引见给她。他说，她在宫廷大权在握，一句话就足以实现这个青年大学生的最大胆的梦想。

德普里夫人只有躲进暗处苦笑不迭。说她在宫廷大权在握，实际上她根本就不能对一封信，对惟一的请求作出答复。但是她感到高兴的是，这里的人对她的无能，对她已经下台一无所知。现在她对虚有其表感到高兴，她控制自己。诚然她想推荐这个年青人，说他根据一个如此受人尊重的代言人的话肯定值得获取一切恩宠的，他明天可以在她那里应试叫他朗诵一下，她可以考一考他的业务能力，她要把他推荐给宫廷，给他一封致其女友、女王和科学院的先生们的引见信（她在说这些话的同时，想起了，所有这些人中无人对她的信回答了片言只字）。

老神甫高兴得发抖。眼泪从厚脸颊上滚滚而下。他吻她的双手，像一个醉汉一样来回瞎跑，而青年人像一个聋子站在那里发呆，一时语塞。当德普里夫人决心启程时，他一动不动，像在站的地方生了根似的，直到神甫悄悄用力推他，示意他应该护送他的女恩主去宫殿为止。

他在她侧面走着，结结巴巴地说着感谢的话。每当她看他时，他都讲不出话来。这使她十分高兴。她又第一次感到这种带有轻微蔑视的乐趣。她见到的人在他面前失去了一切威力。她同其他人游玩的乐趣又觉醒了。这在权力的年代是生活的需要。在宫殿门口他站住了，笨手笨脚地鞠了一躬，迈着农民的僵硬的步子匆匆地走了。她几乎还没有时间去回忆他的来访。

她目送他走了，笑弯了腰。他又笨又天真，但是一般来说，

他有生气，有热情，不是像周围的一切死去了。他是火，她冻了，她的身体也冻了，习惯于爱抚和拥抱，在这里她饿了，为了获得生的辉煌，她的目光需要青年时代光辉要求的反光，它在巴黎每天都迎着她。她长时间目送他。这可能是一个玩具，当然是硬木头做的，又笨又单纯，但毕竟是欺骗时光的一个玩具。

第二天早晨，这个青年人来访。德普里夫人决定在床上接待他。她由于无所事事和无乐趣而感到厌倦，大半在下午晚些时候才起床。她先叫女仆精心地给她梳洗打扮，在越来越苍白的嘴唇上涂一点口红，然后她命令把客人引进来。

房门嘎嘎地慢慢打开，青年人犹豫不决，十分笨拙地移步进来。他穿了最好的服装，当然是农村节日穿的，仍然有些土里土气。各种油膏发出过浓的香气。他的目光从地上乱搜索，往上直到变暗的房间的屋梁。因为他找不到人，本来已经安心，她从床上起来，在华盖的紫云下表示热烈的欢迎。他吓成一团，因为他不知道巴黎的贵妇人在起床时接见人，要么他已经忘了。他倒抽一口冷气，仿佛进了深水似的。顿时他脸上飞满红霞，她则以他发窘为乐，寻开心。她用谄媚讨好的声音邀请他走近一些。她对他彬彬有礼，这使她觉得好玩。

他小心翼翼地走过来，仿佛他走过一条窄窄的木板，左右两边都是冒泡的浅滩。她向他伸出细瘦苍白的小手，他小心翼翼地用他那粗壮的手握住它，仿佛害怕握断它似的，敬畏地把它放到嘴唇上。她用友好的手势招呼他在她床旁的安乐椅上就座。他坐下，膝盖像突然折断了似的。

他坐下时，感到更有点不安了。现在整个房间不再凶猛地围绕他旋转，地不那么像波浪一样摇晃了。但是不习惯的目光

仍然使他心慌意乱。宽松的绸被似乎露出了她的裸体，华盖的紫云似乎像雾一样飘下。他不敢往前看，但觉得要是地上能找到个缝儿，他准能钻进去。他的一双手，一双非常大的不灵活的红手来回地摸着椅子靠背，仿佛他必须抓牢，可这双手被自己的不安吓了一跳，像冻成一团似地回在他怀里。他眼里流露出炙热的感情，差一点流出泪来。他全身肌肉都吓得绷紧了，他感到嗓子眼里没有力气，说不出一句话来。

她见他满副窘态，感到开心。使她愉快的是，沉默好长时间，微笑着观察他怎样挤出第一句话，他怎样结结巴巴，看这个魁梧的大汉如何颤抖，睁着孤立无援的眼睛四处张望。

终于她同情他，开始问他有什么想法。她善于装出对他的想法非常感兴趣。因此，他又逐渐得到了勇气。他叙述他的学习、教父和哲学家的情况。她参加聊天，但对此知之不多。他提出和讨论自己看法时采取的傲慢态度开始使她讨厌。她用各种动作使他心慌意乱，她却感到开心。她有时候拉住被子，仿佛它要滑下来；她从破绸被子中伸出光胳膊，打了一个突然说话的手势，脚在被子下面晃动；他总是中断谈话，急促匆忙，说话模模糊糊，或者像连珠炮似地说出来。他的面部越来越显出一种痛苦的、紧张的表情，她看过去，又看到一条血管像一条蛇一样急急地爬过额头。这种游戏使她高兴。她喜欢他，这种儿童般的困惑胜过他善用的修辞。她试图也用言辞使他不安。

“您并不总是这样思考您的学习和功绩吧！在巴黎，灵活起决定性作用。您必须学会突出自己，您是一个漂亮的人，请您聪明些，充分利用自己的青春，首先不忘记女人们，女人在巴黎意味着一切，我们的弱点必定是您的强处。您要学习如何挑选好和利用自己的情人。您一定会当大臣的。您现在已经有一

个情人了吗?”

这个年青人身子缩成一团。他的脸刷地一下铁青。他感到自己身上不可忍受的痛苦占了上风。它撕扯着他，把他推向门去，但是在他身上也有难处。他对香水味，对妇人的香气麻木不仁。他身上的所有肌肉都痉挛抽搐成一团。他的胸部绷紧，他感到粗野和无意义。

这时嘎地一声。他用僵硬的手指折断了椅背。他吓得跳了起来。他对自己的笨拙感到非常羞愧。但是她对骨子里的热情感到高兴。她只是笑着说:“如果有人向您提出不习惯的问题，您不可立即那么害怕。但是您还必须学习一点待人处世之道，我想帮助您。我一般是少不了秘书，如果您在这里想替代他，那倒是合我的心意的。”

他结结巴巴地说了些感情奔放的感谢话，眼里闪烁出光辉。他握住她的手，她感到疼痛。她微笑着，她脸色阴沉地微笑着。这又是骗人的老伎俩，使人误以为被人爱上了。这一个认为有地位，另一个空虚，第三个飞黄腾达。但是无论如何，一再沉湎此中，总是好的。那样一来，她在这里就不得不欺骗自己了。

三天以后他成为她的情人。

但是危险的厌烦只是被赶走了，并未被置于死命。厌烦情绪继续走进没有人住的房间，在门房后面窥视着。从巴黎只有令人生气的消息传来。国王一般不回答。勒什申斯卡寄来几行冷冰冰的信。这封信只讲她的健康状况，尽力避而不谈任何友好情谊的感受。在她看来，诽谤文章是不干净的和没有兴趣的，也太露骨地泄露出是谁使她，就宫廷里的人还记得她而论，使她在宫廷的地位恶化。她的朋友阿兰库的信里也只字未提回来

的事。根本没有一丝希望。她宁愿假死，醒着躺在地下的棺材里，狂喊乱叫，敲打棺壁，但是上面没有人能听到她喊叫，地面上的人轻轻地大步走着，她的声音在寂寞中窒息。德普里夫人还写了几封信，但是有同样的感觉，像被埋葬者一样喊叫，完全意识到谁也不会听到她的声音，她朝寂寞的柜子敲打，但失去了知觉。她以此欺骗时代，时代在库贝潘这里是她的最凶恶的敌人。

同这个青年人一起玩也使她厌烦。她以前从来没有坚持她的爱好（这也主要归罪于她的倒台），几句爱情话（他笨嘴笨舌地学不会，她必须给他送去好衣服、丝袜和鞋扣，他才会说）不能使她去同他玩。她的天性是与许多人在一起，一个人很快使她厌烦，一旦她单身独处，她自己也会厌烦自己的，会饿死。引诱这个土包子，教他这个笨蛋如何举止温柔，让笨熊跳舞，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游乐，占有他是令人讨厌的，简直令她难堪。

以后，他不再使她愉快，曾使她高兴的是他尊敬她，他的献身精神和糊涂。但是他很快变了，变得同她亲昵，这使她反感。他本来那么低三下四的眼光现在充满着舒适和洋洋得意。他穿上新衣服，她感到，他在村子里炫耀。她心头渐渐滋长出仇恨，因为他从她的不幸，她的孤寂中得到了这一切，因为他身体健康，吃得饱，嚼得香，而她怒火直冒，体弱多病，吃得越来越少，逐渐消瘦，身体虚弱。这个粗汉已经完全理所当然地把她当作自己的情人。他满意地在他拥有的躺椅上伸懒腰，而不像以前羞于接受礼物，他变得迟钝和懒惰。而她，由于不幸和耻辱而怒火如焚，十分忌恨他那讨厌的心满意足，他那农民般的金钱欲和他趾高气扬。她恨自己，因为她陷得那么深，对这样的笨人本当伸开手臂，以免不沉入孤寂的泥泞就行了。

她开始刺激他，折磨他。她本无恶意，但是她心里觉得有这种需要，对某个人要报仇，为了一切，为了战胜敌人，为了那些未作答复的信，为了库贝潘，为了将她赶出巴黎。她并没有新欢。她不过想刺激他，不让他那么吃得饱，嚼得香，要使他再变得卑微，卑躬屈膝和不大愉快。她毫不留情地指责他手上沾满鲜血，没有教养，行为不轨，但是男人的健康本能不再很尊重曾召唤他的妇女。他固执，大笑，不情愿地说出些下流话。但是她不放松，这是厌烦刺激某人时的一个好游戏。他试图使他嫉妒，利用任何机会，述说她在巴黎的情人，用指头数一共有多少个，她给他看她收到的一件件礼物。她夸大其词，撒谎。但是这一切，只是向他讨好，说她是根据公爵和亲王们的意见选拔他的。他愉快地吧嗒吧嗒地吃，心慌意乱。这更是刺激她。她向他讲述其他事情，更糟的是，她向他编造关于马夫、男仆的事。终于他双肩紧锁。她注意到了，大笑着，继续讲述着。突然他举起拳头：

“够了！为什么你向我讲述这一切?”

她面带完全无辜的表情。

“因为我喜欢这样。”

“我却不愿意!”

“亲爱的，但是我愿意，否则我就不这样作了。”

他一言不发，咬着嘴唇。她听到了一种命令式的，当然是命令式的声音：他感到自己像一个奴隶。他捏着拳头。她想，他愤怒时多么像野兽，她感到恶心同时又感到恐惧。她感觉到气氛的危险。但是在她心头埋藏的愤怒太多了。她还必须继续折磨他。她重新开始。

“你对生活如何看，小伙子。你相信，在巴黎生活像这里你

们的狗窝里一样，慢慢地厌烦至死吗?”

他的鼻翼嗅闻着，然后他说：

“如果人觉得太无聊，就不必来这里。”

她感到内心深处受到刺激。他也知道自己的流放，男仆一直大吹大擂过。她感到，自从他得知此事以来，她越来越软弱了，由于恐惧露出一丝微笑。

“亲爱的，这里有人们不可理解的理由，即使人们学过一点拉丁文。也许改变行为举止更有益处。”

他一直沉默不语。但是她听见他气得小声地呼哧。这仍然刺激他。她使他痛苦，她却感到快乐。

“总的来说，你像长在肥料堆里的一株草，那么傲慢。为什么你这么发火?你的行为像一个粗野的家伙!”

“不是每个人都能当王子、公爵和马夫。”

他脸色通红，捏着拳头。但是她，受到一切不幸的毒害，跳了起来。

“安静!你忘了我是谁。我禁止用农民小伙子的粗鲁话!”

他作了一个手势。

“安静!要不……”

“要不?”

他淘气地站在那里。她想道，她没有什么“要不”。她不再能叫人把谁送往巴士底狱，给人降级、驱逐。她不再能对人发号施令。她什么也不是，她是位手无寸铁的妇女，正如法国几十万人一样，遭人臭骂和侮辱。

“要不，”她气呼呼地说，“我叫仆人把你赶出去。”

他耸耸肩，转身欲走。

但是她不让他走。不，不是他可以向她告辞，而是还有人

要踢开她，至少这个人要踢开她。她突然怒火直冒，多少天来的积怨爆发了。对他大发雷霆，装做像一个醉鬼似的。

“你滚吧！你以为我需要你，你这个笨猪，因为我同情你吗？滚！不要弄脏了我的地板。滚，你爱到哪儿就到哪儿去，但是不要去巴黎，不要来找我，滚吧！我烦你。讨厌你这贪得无厌的家伙，讨厌你的愚笨，讨厌你愚蠢的自满。我厌恶你，滚吧！”

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当她充满仇恨这么突然地攻击他时，他已捏紧拳头，像拿一张看不见的盾牌一样，现在拳头突然像扔出的石头一样朝她身上落下来。她大喊大叫，凝望着他。但是他盲目复仇，一拳又一拳地朝她打下去，没有想到他的力量那么大。他发泄他一个农民对一个富有的、高尚的、聪明的女贵族的一切嫉妒，一个不受尊重的丈夫对妻子的恨。他一拳拳打到她那软弱的、缩成一团的身体上。她先叫唤，然后轻声地呻吟，最后一声不吭了。耻辱比拳击更使她痛苦。此时此刻，在她身上有些东西死去了。她沉默着，感觉到他的愤怒，沉默不语，一声不吭。

他停止打了，筋疲力竭，因自己的行动吓呆了。她的身体突然一震。他以为她要站起来。在她眼前他感到害怕，逃了出去。但是这只是低三下四的哭泣，终于她的身体一阵痉挛。

她毁坏了自己最后一个玩具。

房门在他身后早已关上了。她仍然一动不动。她仍然像一头被追猎致死的野兽，躺在地上，只有轻微的呼噜声。完全没有恐惧，没有感情，没有痛苦或羞辱的意识。她非常疲倦，她没有感觉到要复仇，不再愤怒，只是疲惫不堪，仿佛她全身的血同眼泪一起流干了。这里躺着的只是她那无生命的躯壳，被

他的重拳打倒的。她根本不想站起来，她不再知道她起来后要到哪里去。

夜晚渐渐降临到这个房间。她没有感觉到它，因为夜晚是轻悄悄来的。它不像中午那样淘气地透过窗子，它像黑水从墙壁里流出来了。天花板升高，隐入虚无世界。万物都降下来，落进无声的潮流里漂走了。她抬头一望，周围一片漆黑，万籁俱寂，只有某处一个小钟嘀嗒嘀嗒地走着，永不停息。窗帘皱折地挂在暗处。仿佛它的反面隐藏着一个庞然大物。房门怎么也嵌进墙里，因此房间四周似乎密闭着，黑黢黢的，活像一口被钉死了的棺木，没有入口和出口，一切都是无限的，但被封锁了的。万物似乎都逼进过来，空气如此压抑，使得人们只能打呼噜，不能畅快地呼吸。

只有往后才有一条道路通向模糊的地方，在闪烁光辉。那是一面高大的镜子，它在暗处闪着微光，好像一个大沼泽池塘之夜，现在她朝着镜子站起来，好像一个白点在缓缓移动。她站起身来，向镜子靠近，好像一团烟雾从中产生，不断扩大，变成一个幽灵。她本人在靠近，又迅速退回去。

她恐惧万分，朝着光亮处大喊大叫些什么。但是她不想呼叫任何人。她自己点燃引火绒菌，然后接二连三地点燃大厅里大理石柱上微微发光的青铜灯上的蜡烛。火苗摇曳，簌簌发抖似地试探着伸进暗处，好像暖和的人去洗冷水浴，胆怯地退了回来，又钻进冷水里，终于颤巍巍的光云笼罩着灯架，逐步扩大光圈，往上直飘浮到天花板。房顶上，裸体带有双翅的柔和的小爱神平常在青云中翩翩飞翔，现在躺在一片灰蒙蒙的雾氛里，闪烁的火苗好像发出微弱的闪光，不安地掠过小天使画像。四周的东西似乎从睡梦中惊醒了，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在这

些东西后面的高处，阴影像一个小动物爬着，使它害怕。

但是镜子越来越诱人。她看着它，见到总有些东西在动。通常她周围的一切都沉默和有敌意。万物都睡过头了。人们都把她踢开了。她不能问任何人，无法向人申诉。但是在那里还有些东西，有的已给予答复，有的仍然不迟钝，有的在动，边说边看着她。但是她该问他什么呢？她在巴黎很少问过，她是否美。她的镜子就在那些渴求得到她的男人的闪闪发亮的眼睛里。在胜利的时候，在炎热的夜里，她很美，在她乘车去凡尔赛的时候，人们都用惊奇的眼光望着她。她信任他们，即使他们欺骗她，因为对她的力量的信任这本身就已经是她的权力。可现在，她受到屈辱，她是什么人？

她充满恐惧地看着那块闪光的玻璃，仿佛她的命运就在镜子里面，并且反过来看着她。她吓坏了。这是真的吗？她的两颊似乎消瘦了。没有精神。一副凶恶的嘴脸嘲笑她。眼睛深陷在眼窝里，恐惧地向外望着，好像求助的样子。她摇晃着，这是个幽灵，向镜子微笑。但是微笑又回到冷若冰霜和嘲笑。她摸了摸自己的身体。镜子没有撒谎。她是瘦了，像孩子般消瘦了。戒指戴在手指上松垮垮的。她感到血更凉地流过血管。她感到害怕，难道这一切都成为过去了？青年时代也过去了？她压抑着愤怒，嘲笑自己。这个著名的、法国的女统治者，她好像从一个梦里醒过来，谈伏尔泰的诗，他将自己的剧本连同这些诗献给她，讨好她的人十分乐意地反复吟诵他的诗：

你真美丽

朴素无华

有着勃勃生气

从不轻率

神明给你

自然的光辉

匀称、妩媚

坚实在于认真

魅力蕴藏在小事里

每个字似乎都在嘲笑她。她凝视着，凝视着镜子，看看是否那边的人未嘲笑她。

她举起灯，好好地看看自己。她越靠近灯，她似乎越显得苍老。她照镜子的每一分钟，似乎短寿几年。她看自己越来越苍白，越来越没有血色，越来越憔悴，越来越白发苍苍。她感到自己老了，她整个生命似乎完了。她颤抖着，她恐怖地注意到镜子里她的整个命运，她的完全毁灭。她不可能看厌，越来越注视着这个老妇扭曲了的白色面具，这就是她自己的面目。

蓦然间，蜡烛全都同时像害怕似地痉挛震颤，火苗暗了一下，从灯芯往上蹿得老高。一个暗影站在镜子里，她的手抓着她。

她一声尖叫，为了自卫，将铜烛台掷向镜子，从镜子里跳出千朵灯花，蜡烛坠下来，熄灭了。她身子四周，她心头，一片漆黑。她昏倒了，崩溃了。她看到了自己的命运。

信使到了，带来了巴黎的消息。他突然出现，把德普里夫人吓了一跳。他只见到碎镜片闪闪发光，听到有个沉重的东西在暗处坠下的声音。他跑出去，叫来了仆人。他们在闪光的碎镜片和熄灭的蜡烛之间找到了德普里夫人。她四肢摊开，一动不动了。两眼紧闭着。只有青紫的嘴唇还在翕动着，表明还没有断气，他们把她抬到床上，仆人赶快骑马去安弗雷维耶叫医

生。

但是她不久苏醒过来了，竭力挣扎着坐起来，面露惧色。她不知道她怎么来这里的，但是她压住自已的恐惧心，不让别人看出自己疲惫不堪。她那无血色的嘴唇总是堆满微笑，但是笑得不自然，好像戴了一个面具一样。她问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竭力装得若无其事，差不多爽朗愉快。仆人们作了可怕的、闪烁其词的报道，她未作答。微笑着，抓这封信。

但是她很难笑出来。她的男朋友告诉她，他终于能同国王谈话。国王仍然对她愤怒异常，因为她搞垮了国家的财政，刺激了人民，但是有希望在二三年之后她回巴黎。这张信纸在她手里抖动。他要她在远离巴黎的地方生活两年。没有人，没有权力，好不紧张，可怎能耐住寂寞？这是判她死刑。她知道，她活着不能没有幸福，财富，权力，青春和爱情。在她成为法国女统治者之后，怎能在这里当农民？

她一下子明白了那个抓她的人是镜中人。灯火灭了。她快完了，然后完全变老，非常丑陋，十分不幸。在这期间来的医生，她不接待，只有国王才能帮助她。他不愿意，因此她必须自助。这个想法并不使她痛苦。她早已死了。当时军官站在她房间里，取走了她赖以生存的一切：她惟一呼吸的巴黎的空气，她的玩具——权力，崇拜和赋予她有力量的胜利。在这里寂寞无聊，独守空房，四处溜达的女人，不再是德普里夫人，是一个变老变丑的不幸的人。她必须自杀，以便她不再侮辱曾一度统治法国的辉煌的名字。

自从这个女流亡者下定决心作自我了断以来，她一下子就摆脱开了僵化、沉重，迫在眉睫的不安。她又有了一个目标，一

个工作，不让她喘息，使她紧张，用各种方法刺激她的一些东西。因为她不想在这里像一个动物蜷缩在角落里呼噜呼噜地死去，她打算给死亡蒙上某些充满秘密和神秘的色彩。她要像传说中的英雄般地死去，像古希腊的女王们一样，她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她的死亡也要这样。她的死要再一次从睡梦中唤醒千万人，使他们景仰她。在巴黎没有人料到她会在这里痛苦地死去，因为孤寂和失宠而窒息，因为未实现权力欲而被流放，任何人都想用一部死的喜剧来欺骗她。她一生的乐趣就是欺骗，这又撕裂她的心。她本想在偶然的一场熊熊燃烧的欢快的大火中结束自己的一生，她不会像扔在地上的蜡烛，摔弯了，被人可怜地踏上一脚，闪烁几下，熄灭掉。她要跳着舞走向深渊。

第二天，一大堆请柬从她的写字台上飘起来了。上面有着充满柔情、请求、诱惑、粗暴、许诺，有着软绵绵的香水味的几行词语。她在巴黎全城和乡间散发请帖，投其所好，让这个打猎，让那个游乐，让其他人参加化装，狂欢，她通过在巴黎的代理人雇佣喜剧演员、歌手和舞蹈家。订做贵重的服装，宣布在法国成立第二个宫廷国家，其精致和娱乐如同凡尔赛宫一样。她诱惑和邀请敌人和熟人，绅士和下等人。她要任何人都到这里来，要许多人，许多观众来看幸福和满意的喜剧。她要表演给他们看，然后结束一生。

不久在库贝潘开始了新生活。一贯追求娱乐的巴黎社会追奇猎艳。这时他们都有一种秘而不宣的、嘲笑的好奇心，想看看这个被推翻的法国王后如何在流亡中生活。庆祝活动一个接一个。带有贵族徽章的豪华马车、宽大的四轮轻便马车，满载着傲慢的人群，军官们骑着马，每天车如流水马如龙，蜂拥而来，此外还有一群寄生虫和仆人。有些人还带来了牧羊剧服装，

活像一个农村的狂欢节。其他人大摆排场，使这个小村子像一座军营。

宫殿苏醒了。它那玻璃窗映着朝阳，骄傲地闪出火红的光芒，因为笑声和讲话，游乐和音乐赋予了它生气。人来人往，在平常只是灰溜溜的沉默的角落里，三三两两，耳语私议。在小丛林的树荫里，妇女五颜六色的衣服的明快色调引人注目。曼陀林琴弹出骄傲的琴音，活泼的歌曲划破夜空，仆人沿着通道跑着，鲜花排满窗台，彩灯从灌木林放出五光十色的灯光，人们经历了凡尔赛的轻松生活，悠闲自在，无忧无虑。虽然不在宫廷，有点减色，但是增加了骄傲，这使人们无拘无束地去跳舞。

德普里夫人感到，在这人潮中，她凝滞的血又火一般地开始循环。她是完全由别人情绪摆布的那些少见的妇人中的一个。她美丽，有人追求她，与聪明人在一起富有才智，她高傲，有人向她谄媚讨好，她恋爱，有人爱她；人们对她期望越多，她给予越多。但是在无人见到她，跟她说话，听到她的声音和要求她什么的孤寂之时，她变得丑恶，愚蠢，无助和不幸。她在生活中才会有生气，在孤寂中就会垂头丧气，情绪阴沉。现在，当她以前生活的余辉围绕她的时候，她一切的欢乐，她无忧无虑的悠闲又在起作用。她又是那么有才智，讨人喜欢，有迷人的魅力，与人谈话，她眼里又焕发出热情的光辉。她忘了，她想通过快乐欺骗这些人。她真正骄傲，她把每一丝微笑都看作幸福，把每句话都当作真理，热衷于享受长期缺乏的社交活动，正如投入情人的怀抱一样。

她让这些庆祝活动越来越粗野，越来越多的人叫喊，引诱她过来。越来越多的人来了，因为根据当时的破产法，这个国

家贫困了，但是她一掷千金，将她在摄政时讹诈来的几百万钱财都挥霍一空。这笔钱滚滚流入赌桌上，消耗到宝贵的焰火上，消失在异国的情调里。但是她越来越猖狂地扔掉它，像扔掉一个绝望的东西一样。客人们惊讶，出乎意料，无人知道这些庆祝活动的挥霍浪费情况，也不知道她究竟是为谁举办的庆祝活动。她在凶猛的漩涡中几乎忘记了自己。

整个八月份都在搞庆祝活动。九月里，在树的青丝中露出了一个个色彩斑斓的果实和金光万道的晚霞。客人们已经越来越少，时间催人归。

但是德普里夫人在娱乐活动中几乎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意图。她想用大讲排场欺骗别人，从而也欺骗自己。她的轻浮失去了，虽然再现了她以前的生活。她把这当真，以为自己又有了权力，美丽，生活乐趣。

当然，一个人总会变的。这使她痛苦。自从她不再是以前那样，变得更热情但又更冷淡以来，人们都对她友好。妇女们不再嫉妒她，不是带着恶意讥讽她。男人们不再团团围住她。人们同她一起笑，把她当作好伙伴，但是不再骗取爱，不乞求，不讨好，不对她怀有敌意。她由此感到，她完全无权无势了。没有嫉妒，没有仇恨，没有谎言的生活是没有生活价值的。她恐惧地认识到，她真的已经被忘记了：漩涡还像以前一样汹涌澎湃，但是她不再是中心。男人们同其他妇女笑，她第一次注意到那些妇女的青春和朝气。是使世人又回忆起她的时候了，不要等到她老了和同妇女们格格不入的时候。

她一天又一天犹豫不决。她心里七上八下，半是恐惧，半是希望。她还想坚持某些东西，还想悬崖勒马。她忙得要命，举

行宴会，在舞会上拥抱妇女，拿金钱上赌桌，这未尝不是她想作而又能作的事。反正现在没有人这么爱她，她何必不安心地参加许多人的丰富多彩的游戏,用它来交换王室权力的滑落?她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她尝试，向所有的男人追求情欲，因为她以此追求自己的人生。但是他们都不理会她，从她身边过去了。

有一天她遇到皇家卫队的一位年轻的上尉，他是一个漂亮的快活的小伙子。她早已对他侧目而视。在傍晚的公园里，他有着扭曲的目光和坚韧的牙齿，在树木之间来回乱走，有时候用拳头朝树干打去。她对他说话，他回答得语无伦次。她注意到，有某种秘密使他不安。她调查他为什么绝望。最后他承认，他在赌博时输了一百个金路易,这笔钱是团部委托他保管的。现在他是一个小偷，不得不自首。她感到这多么罕见，这提醒她，在这里，在欢乐的嘈杂声中，还有另一个人暗地里作出同样的决定。但是，这个人年轻，红脸颊，又能笑。他还需要帮助。她把他叫到自己房间，赠送给他五百金路易。他喜得发抖，吻了她的双手。她留住他很长时间。但是他对她没有贪欲，没有送秋波，也没有作手势。她身子发抖。她无法买到爱情。这又鼓励她结束一生的决心。

她让他走了，迅速下楼到客厅里。她开房门时，一片哄笑扑面而来。快乐的声音像云一样飘来，各色人等挤满了大厅。突然她感到对所有的人怀有一股仇恨。他们在这里这么高兴，在她的坟墓上跳舞和大笑，嫉妒心抓住她。她心里嘀咕：让你们这些人生活并且满意吧!

她恶作剧，放了把火，扰乱、吓唬这群人，使他们摸不着头脑，使他们没法笑自己。突然，在高傲的笑声停下来、整个大厅沉默的一瞬间，她立即说："房子里有一个死人。你们没有

注意到吗?”

一瞬间，一阵混乱。因为即使醉汉，这个“死”字也会像锤子一样重重地打到他心上。他们乱成一团，相互询问。但是德普里夫人面无表情，冷冷地说:“是我自己，我一定不会活过冬天!”

她说得这么认真，这么阴郁，以致大家面面相觑，全场哑然。当然只是持续一秒钟之久。然后从一个角落里好像一个彩球一样，飞出来一句玩笑话。另一个人顶了回去。由于这罕见的想法的激励，高傲的浪潮再次汹涌澎湃，压倒了一开始被惊吓的不快感。

德普里夫人仍然心情很平静。她感到现在没有后退的余地。这刺激她制造更吓人的预言。她走向许多张圆桌中正在玩法老牌的一张圆桌，等着打出下一张牌。那是一张黑桃七。那就是“在十月七日”。她不由自主地小声说。

身旁观众中有一个人问道:“十月七日有什么事?”

她平心静气地望着他说:“我死的日子!”

大家哄堂大笑。有人继续说笑话。德普里夫人感到无限快乐。她发现无人相信她。她活着，没有人信任她，她死了，他们才会认识到，她多么可怜地同他们演了一场喜剧。一种奇怪的优越感、快乐感、轻松感掠过她的四肢。她仿佛因高傲和嘲笑而要高兴得跳起来了。

音乐令人陶醉。舞会开始。她走进队列，跳得比任何时候都好。

她的生活从这分钟又获得意义。她知道，她准备采取一个必须使她不朽的行动，如果她的死的预言在那一天实现，她就可以想象出国王如何惊异，客人如何恐惧。她极其仔细地准备

了她死的喜剧，她邀请越来越多的客人，将费用翻了一番，她像造一个艺术品一样要制造近日内多种多样的堂皇建筑，以便使突然坠落更加具体。她要让人有一切机会又明显可知她的死的预言，她总是给这种快乐放下闪光的帷幕。她想，人人都知道这项决定了。但是没有人相信她。死才应该将她的名字又提升到不可忘怀的人之列，国王曾把她从名单中删除了。

在她要执行自己不可更改的决定之前两天，她举行了最后的庆祝活动，这是一切庆祝活动中最盛大的活动。自从波斯和其他伊斯兰国家公使在巴黎第一次露面以来，法国已成为东方的模特。人们写了许多介绍东方的书，翻译童话和传说，喜欢穿阿拉伯式的服装，仿效辞藻华丽的讲话风格，德普里夫人花了大量费用，叫人将整个宫殿变成东方的宫殿，华贵的地毯装饰着地面，窗杆上用银锁锁着的白羽毛的鹦鹉嘶哑地叫着。仆人们戴着土耳其头巾，穿着肥大的绸裤子，无声地快步穿过走廊，端着当时人十分不熟悉的土耳其糖果和饮料，献给雍容华贵的贵宾。花园里搭起了彩色的帐篷，手持大扇的侍童扇风。音乐从小丛林的暗处传出来 。已尽一切力量使今晚成为童话世界，令人不可忘怀。半个月亮在夜空高悬，满天星斗的天空，清辉洒满大地，使人们更便于作预计好的异想天开的游戏，使得博斯普鲁斯海峡旁的充满神秘的闷热夜晚更加迷人。

但是真正令人惊异的是一个其大无比的帐篷。红天鹅绒的帷幕遮着舞台。德普里夫人为了自己誉满全国，艳压群芳，在宾客如云时出场亮相，决定亲自演出喜剧：这应该是她最后一次令人拍案叫绝的欺骗，在她死前再一次将自己生活的轻松愉快示给人们。在她还活着的几天里，她向一个青年诗人订购了一个剧本，他要完全根据她的要求编剧。时间短，亚历山大诗

体很蹩脚，但这对她来说不是主要的。悲剧故事发生在东方。她决定演岑加妮一角，一个年轻的女王，女王是她的王国从敌人那里掳来的，她骄傲地走向死亡，虽然慷慨的胜利者向她表示愿意娶她为妻同她一起分享国王的全部权力。她提了自己的条件：她要当着毫不知情的观众演出自己自愿的死，然后才真正自尽，在演出的时候，虽然只是歌剧，她还将再一次体会她的过去，再次当女王，她想表明，她是为此而生，一旦有人夺走她的权力，她就一定死去。

她的抱负是在那最后晚上的美丽的威严。她要用看不见的王冠装饰她的过去的画像。确保她的名字有纯洁的敬畏的观众，给他们带来一切崇高的东西。化妆品使苍白的凹陷的双颊有了红色，飘动的东方衣服遮掩了她的瘦弱的身躯。她头发上的宝石熠熠发光，好像浑暗的花朵上的朝露一样光灿灿。它那漫射光使她疲劳的眼睛显得格外明亮。她内心的激情更增添了无限光辉。当她出现在掀开的帷幕后面，被一群跪着的仆人，一群恭恭敬敬，惊得目瞪口呆的人包围着的时候，她的客人的队伍中出现沙沙声。她的心怦怦地跳。自从那痛苦的几周以来，她第一次感觉到掀起的敬佩她的美好浪潮，正是这个浪潮支持她生活了这么长时间。她的心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她感到甜蜜的忧郁，混合着忧郁的快乐，她感到遗憾，再次像潮水一般往后退到一条大的幸福河里。她前面仿佛是激浪，她看不到单个的人，那只是群众，也许是她的客人，也许是整个法国。也许是后代，也许是永恒。她只是幸福地感到这一个世界：她站在最上面，又一次在顶上，受到所有这些无名人士好奇的眼光的嫉妒、敬佩和景仰。经过好长时间，她终于意识到要再活下去。这一秒钟生命是用死来买到的，代价不算太高。

她演戏真妙极了。她从来没尝试过演戏。因为其他人阻止的一切，在其他人面前体现恐惧、忧虑、差距、拘束等感情，这一切她都没有，她真正只演事情本身。她想要当女王，再当一小时之久，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我去死，又要同情我！"因为她感觉到，她说出了自己内心最深处的生活愿望。她害怕人们不想让人欺骗自己，人们想理解她。警告她，使她谨慎持重，但是在别人看来，在叫喊之后自杀似乎是绝对可信的，一阵恐惧掠过四肢。当她以凶猛的姿势挥动匕首刺向心脏倒下，似乎露出一丝微笑时，当才刚刚开始的这出戏结束时，人们冲向她。围着她欢呼，向她表示崇敬，那股高兴劲头连她自己在拥有最高权力的日子里也未见过。

但是她只对一切骚乱笑笑而已。当人们对她百般恭维，说她表演岑加妮之死演得多好的时候，她心安理得地说："难道我今天还不知道怎样死吗？死神已经占据我心头，后天一切就会过去。"

人们又哈哈大笑。但是这不再使她痛苦。她心里已经出现解除痛苦的欢快，一种儿童般高傲的、欺骗了这所有的兴高采烈的人之后产生的愉快。她不由自主地附和这哄堂大笑。她以前总是玩弄人们和权力。而现在她觉察到，这不是比死亡更愉快的玩具。

第二天，她生命的最后一整天，失去了客人。她想单独地接待死神。豪华马车滚滚而去，远方抛起一溜尘烟。骑手骑马而去。大厅空荡荡的，没有笑声和灯光，风吹得烟囱的烟飘动，仿佛血从她的血管里慢慢地往外流，她感到越来越冰冷，越来越弱，越来越无防御能力和越来越恐惧。昨天对她来说似乎像作游戏一样的死亡，一下子又给这个孤寂的女人显出死的恐怖

和威力。

一切又变得清醒。她以为已经被驯服和被践踏了。最后一晚来了。灯光下许多东西后面拖着吓人的长蛇一般的影子，好像由它们的藏身之所牵制着。曾被大笑的声音窒息，用许多人的彩照掩饰了的恐怖恶魔现在又威力十足地走进了这孤寂的房间。沉默只是屈从于声浪，现在声音又像雾一样弥漫全室、大厅、楼梯、走廊，也充满这害怕的心。

她想，她最好立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她已选择十月七日，决不能破坏骗局。这座人造的，用许多谎言装饰的她胜利的大厦不能因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毁于一旦。她必须等待。但是这比死更令人生气，等待死亡的时刻，外面风在嘲笑，这里黑暗的阴影攫取了她的心。死前她最后一个漫漫长夜，直到朝露出来，她怎么忍受得了？黑暗的东西越来越像幽灵般逼近。她昔日生活的影子从沟里升腾出来——她避开它们，从一个房间逃到另一个房间，但是彩画盯着她，在窗子后面狞笑着，在柜子后面蜷缩着，死神已经抓着这个还活着，还想只活一夜的女人。她渴望见某一个人，像渴望一件大衣来蔽体御寒直到天明一样。

突然她按门铃，铃声尖锐刺耳。门开了，一个仆人睡眼惺忪地进门来。她吩咐他立即去神甫的侄儿那里，叫醒他并把他带来。她有重要消息告诉他。仆人像一个疯子般凝望着她，但是她未感到，根本没有觉察到什么。她已心灰意冷。她不羞于把打过她的人叫来，她在男仆人面前毫不犹豫地在夜里把一个男人叫进自己的卧室。她心里只有一片空虚，寒冷，她感到，她那可怜的发抖的身体需要温暖，以免冻僵。她的心灵已经死了，她只需要杀死躯体。

过了些时，门开了。她以前的情人进来。他的脸露出冰冷和嘲笑的眼光，她感到十分陌生。但是恐怖一下屈服于这些东西。他开了门，她不再完全单独地与物件在一起了。

他力图显得很坚定，不流露出内心的惊异。因为对他来说这个呼声完全不用传达的，他已经听到几天了。现在宫中的庆祝活动正在高潮。他的眼睛由于愤怒而眯缝着，他在公园的格子门周围乱溜达。他折磨自己，责备自己作为情人，本可以光明正大行事。他折磨自己，愤恨自己当时那么贬低她。因为在这挥金如土的地方，他一下明白了财富的整个威力，他耽误了时机去利用这笔财产。那时候，同德普里夫人在一起的时刻，使他有兴趣去玩弄这些穿绸着缎、香艳堕落的女人，她们那柔嫩的纤纤细手，激起异性的快感。她把自己推回到可怜兮兮的教士住宅。房子里一切东西似乎一下子变得粗笨不堪，肮脏和陈旧了。他曾一度受到刺激的性欲使他的眼光盯着来自巴黎的女人，但是没有一个巴黎女人瞧他一眼。她的豪华马车经过他身旁，车轮溅起的污水弄脏了他一身。高贵的老爷看见他脱帽致意，根本不予理睬。他们上百次打发他去宫里，投身于德普里夫人脚下，恐惧总是使他退避三舍。

但是现在她派人叫他来，这使他骄傲。他内心里受到鼓舞，这是他平生最骄傲的时刻：她又需要他了。

他们相对而视一瞬间，他们几乎不能隐藏住仇恨的目光。在这时刻每个人都轻视对方，因为要糟蹋对方。德普里夫人强忍着，她的声音十分冷淡：

“伯林顿公爵昨天问我，我是否能给他推荐一位秘书，如果你想得到工作岗位，那么我明天派你去巴黎给他送一封信。”

这个青年人颤抖着，他已经作了一个高傲的姿势。如果她

求他的话，他愿意友善地表示宽容和仁慈。但是现在破碎了。贪欲在主宰着他。巴黎在他的眼前闪光。

“如果夫人有事吩咐，——我，我知道对我没有更大的幸福了。”他结结巴巴地说。他的眼光流露出一个挨鞭打的狗乞求的神情。

她点头，然后望着他，既有统治者的威严，又很温和。他明白了。一切又变得像当年一样……

她忘不了那个炎热的夜晚。她恨他，蔑视他，欺骗他，因为根本没有伯林顿公爵。她知道，她自己多么卑鄙。她必须用诺言来收买一个人的爱抚。但是这是生活，她用四肢感觉到的生气勃勃的生活。她用嘴唇喝到生命之泉。这不是黑暗，不是她想要保持的沉默。她感觉到，他青年的温暖如何驱走了死神。她在那一秒钟知道，她只是想欺骗死神。死神越来越逼近了。她第一次预感到了死神的威力。

十月七日早晨，天气晴朗，太阳在田野上空跳动着。连阴处也纯洁透明，德普里夫人精心穿着打扮，好像过节似的。她整理好东西，烧毁了信件。她把她的全是贵重的首饰锁进乌木盒子里，将一切债券与合同撕得粉碎。天亮以来，她心里一切又明白了和肯定了，她自称对万物都很明白。

她的情人走进来，她亲切地对他说话，没有恼怒。使她感到痛苦的是，她这么无情地欺骗了这最后一个人，对她来说，他总算有点分量，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她希望谁也不恼怒地谈论她，每个人都只是钦佩和感谢她。她高兴地把这个装满首饰的盒子在这一夜送给他。这是一笔财产。

但是他睡过头了，又懒惰。他有着乡巴佬的贪财欲，只想

到自己的地位和前途。他记起她爱抚的情欲之火，这使他更加放肆。他粗声粗气地说，他现在必须立即去巴黎，否则也许他去得太晚了。他求她，再次要求给他介绍信。她心头感到冰冷。她雇佣了他，现在他要求付款。

她写了一封信，写给一个已不在人世，他永远找不到的人。但是她还犹豫不决，不想掏出来。她再次推迟做出决定。她问：他是否还想呆一天，她很希望这样。同时她掂了掂手里首饰盒子的重量。她感到，如果他说肯留下，也许这能拯救她一命。但是一切决定立即毁了。他急于要走，不想留下。要是他不那么粗声粗气地说，那么使人感到他可以让人收买呆一夜。她本可以把价值几十万利弗尔的首饰赠送给他。但是他很粗鲁。他的目光无耻，没有爱情。她便把惟一的十分小的耀花人眼睛的钻石作为给他的送信的报酬。他应该把这个首饰盒——他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送到巴黎的乌尔苏利纳修道院。她附上一封信，请求修道院为她作安魂弥撒。然后她派这个急不可耐的人去找伯林顿公爵。他没说多少感谢话就走了。关于对他带走的盒子多贵重，他一无所知。在她给大家演出感情剧以后，又这样欺骗由她打发上路的最后一个人。

接着她关上房门，仓促地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小瓶子。这是精美的中国瓷瓶，上面绘着罕见的巨龙，弯弯曲曲，相互争斗，龙身上有景泰蓝。她好奇地望着瓶子，无忧无虑地玩弄它，正如她以前玩弄人们、君王、法国、爱情和死亡一样。她旋开密封处，将浅色的液体倒进一个小碗。她犹豫了一瞬间，这只是出于孩子般的恐惧，以为它是苦的，她小心翼翼地伸舌头进去，好像小猫舔一舔热牛奶一样。味道不坏。于是她一口气将一碗喝下去了。

在这一瞬间，她感到这整个事情有些可笑，十分可笑。她只能喝一小口，明天她就再也看不到白云，草原和森林，信使走了，国王吓坏了，全法国惊呆了。这是她害怕的伟大的创举。她想到客人们的惊讶，想到因此联系起来的她预言她会在那一天死去的传闻，她只是不理解这一点，她把死亡给予了自已，是因为她没有了那样一些人，那些她用这么渺小的喜剧就可以欺骗的头脑简单的蠢人。对她说来死似乎容易，甚至可以百带微笑地死去，真的——她试着这样去做——她能笑得满好，在死时保持一张美丽的，平和的面孔，洋溢出一种超凡的幸福，这并不难。事实上，除了死以外，她可能满怀喜悦地演出喜剧。以前她不了解这点。她现在一下子，人们，世界，死与生，一切都是那么令人高兴，因此，早已准备好的微笑不由自主地会在她那轻浮的嘴唇上变成真实。她端坐着，仿佛她对面某个地方有一面镜子，她等着死神，微笑着，微笑、微笑。

但是死神不容欺骗，破坏了笑，当人们发现德普里夫人时，她的脸扭曲成一副惊人的鬼相。脸上一切都显出十分痛苦的样子。近几周内她一直忍受着愤怒，痛苦，无意义的恐惧，严重绝望的痛苦。她那么热衷争取的虚假的微笑，不知不觉地化成了乌有。她的双脚因蜷曲的痛苦而脱臼了。两只手痉挛地抓着窗帘，破布片留在手指中间，她的嘴张着，好像在尖叫。

这个表面上兴高采烈的盛大演出，神秘地宣布她的死亡日是枉费心机的。她自杀的消息当晚传到巴黎，正好一个意大利魔术师在宫廷显示了他的技艺。他让一只小兔在帽子里变没了，从蛋碗里变出几只鹅来。这条报道传来，引起一阵轰动，惊讶和背后议论，德普里夫人的名字几分钟内一传十，十传百。但

是那位魔术师正好又在变出一个令人惊异的魔术。人们忘记了德普里夫人，正如她本人在这一瞬间曾经忘记了陌生的命运一样。法国对她奇怪死去的兴趣持续时间不长。她拼命努力要演出一场不可忘怀的喜剧，却是枉费心机。她渴求的荣誉，她想以自己的死而夺取的千古不朽随着她的名字飘走了。种种无人关心的事件的尘土和瓦砾埋葬了她的命运。因为世界史不容忍入侵者，它选择自己的英雄，无情地拒绝那些无资格的人，尽管他们做出那么多的努力，谁从滚动的命运之车上摔下来，就不再能赶得上车。关于德普里夫人的奇怪之死，关于她的真实生活和那么精心策划的她死的欺骗，只是在某一本回忆录里有寥寥几行。回忆录也没有让人了解她过去的命运有什么激动人心之处，正如一朵被压扁的鲜花使人想象不出它在早已过去的春天有多么芬芳一样。

(1910)

赵乾龙 译

猩红热

在家的时候，朋友们对他说过：如果他往维也纳去，那么，就应该在约瑟夫施塔特找一间自己的房子。这里靠近大学，大学生们都喜欢在这里居住。因为这里是一个安静的，略有古色古香的市区；还因为，由于传统的关系，这里成了大学生们的大本营。因此他把行李暂时留存在火车站，立即进行打听，然后穿行了许多陌生而喧闹的街道。他从许多匆匆忙忙的人旁走过。那些人像是被雨追着跑一样，都不大乐意答复他，只给个简略的回答。

秋天的天气是严峻无情的。刺人肌肤和湿漉漉的阵雨噼里啪啦下个不停，冲刷掉了灰黄色的树上还在颤抖的那些最后的树叶。点点滴滴的雨都发出敲鼓的声响，并且把忧伤的天空撕成无数根灰线。有时候风吹着雨往前走，如同吹起一个

飘动的手帕，有时候风把雨抛向墙壁，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有时候风撕裂行人的雨伞。没有多久，街道上便只能看到颠簸行驶的黑色马车，拉车的马都喷吐着热气。有时候还能看到从他身旁飞快跑过的几个人的身影。

这个年轻大学生从一家到一家不停地走，上上下下了许多楼梯。他很高兴，在那些短暂的时间里他躲开了来势很凶的风雨。他看到很多房间，但是没有一处中他的意。也许这要归咎于这一场雨和那令人战栗的苍白灯光——那灯光使所有的房间都显得沮丧，都充满容易生病的沉闷空气。他顺着弯曲和潮湿的楼梯爬到上边，看到许多寄住宿舍既粗陋又肮脏，这时候他的内心里一种受到轻微的约束的感觉清醒了。不知怎地总有种初步的预感：在这些伛曲、破旧和低矮的郊区房子正面后边隐藏有重大的忧伤。他对于找房子越来越绝望了。

终于他选定了自己的房间，这个房间在约瑟夫施塔特里的高处，离绿化带不远。他的宿舍就在一所很古老但粗陋宽敞，而且具有旧式市民那种舒适的房子里。这个房间陈设简朴，也实在比他所期望的还差。但是窗子向外对着一个大院子，对着一个古老的市郊院落。那院子里有几棵树，现在正在雨中发出簌簌响声，而且冷得轻微地颤动。这片最后的，畏缩的绿色，也就是完全失去的，对自己故乡花园的回忆，把他吸引来了。随后当他在前室里上钟表的时候，有个金丝雀在钟壳里边开始啾啾鸣叫起来。在他察看房子期间，金丝雀的花腔一直在不倦地唱。他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他也喜欢女房东。那是一个上了些年纪和形容憔悴的女人，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是一个公职人员的孀妻。她和她的小女儿只住了一个简陋的小房间，另外还有个大学生住在隔壁的房间。房间门上的名片已经表明了他住

在这里。

还有几个小时才到晚上，他本想再走马观花地看看这个陌生的，几年来所渴望看到的城市，但是冷飕飕的风雨消除了他的欲望。他走进一家咖啡馆，然后便长时间心不在焉地观看，台球桌上那个白色球如何随着那个红色球跑。他听到自己周围许多陌生人的谈话。他努力抑制住自己嗓子眼儿里慢慢涌起来而且想一吐为快的，失望的痛苦感受。然后他又一次想要逛逛大街，但是雨势太猛了。他浑身湿透，雨水淋淋地走进一家饭店，很快但是毫无乐趣地吃了顿晚饭，然后便回自己的家了。

现在他站在自己的房间里环顾四周。靠墙并排放的两个东西好像被遗忘了，那是两只旧箱子，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没有优美的形象，也没有生动的活力。如果人们走到近处弯腰一看，就会叹一口气。床上的床罩已经褪了颜色。一盏白色的灯散射的光在昏暗的阴森森房间里忧伤地不住摇曳。还有一个旧式的维也纳火炉。房间里还有几张彩色画片和照片，颜色都已苍白，而且是没有关联地堆放在一起。这些也许在这里凝望了许多年的陌生面孔都不能辨认了。不平的地板出现了颤抖。这扇窗户也关闭不严，如果风助雨势打到玻璃上，便会啪嗒啪嗒地响个不停。

他冷得发抖，拘谨地站在这些陈旧的破烂中间。谁在这张床上睡过?谁在这只靠背椅上休息过?谁往这面镜子里看过？——现在他自己苍白的儿童面孔正异常恐惧，几乎是在哭泣地从镜子里看他呢。在这里没有什么使他想起过去的事和经历过的事。一切都是陌生的。因此，他觉得直透骨髓都是冰凉的。

他已经该去睡觉了吗？现在是九点钟。他这是第一次在陌生的房子里睡觉。家里的人现在大概都在金黄色的灯光照射下

围着圆桌亲切地进行着从容不迫的交谈。现在他知道，他的金黄色头发的姐姐埃迪特很快就要起身，向钢琴走去，还要弹奏起来，完全如他要求她的那样，弹奏一首忧郁的奏鸣曲或者是随便一首欢快的华尔兹。但是他今天是在哪里呢？往常在家里他是站在钢琴旁边的阴影里，随着音调进行着梦想，一直到埃迪特站起身来，真挚地对他道声晚安的时候为止。

不行，现在他还不能去睡觉。他走过去，从已经让人取来的箱子里拿出几样东西。一切东西都是他家里的人细心包裹好的。他在拆开整齐的包装的时候，必定会想起怀着爱心为他包装东西的那双手。他格外高兴的是在书籍中间发现了一个惊喜：他姐姐的照片。这是她偷偷地给他放进书里边的。照片上还写有一行真诚的话。他长时间凝视着这张爽朗微笑的面孔。然后他又把照片摆放在写字台上，让照片亲切地看着他，给他这个无家可归的人以安慰。但是他觉得，照片上的微笑好像越来越模糊起来。好像她在模糊之中正与他一起悲伤。他觉得照片已经完全模糊了，他简直不敢再去看照片了。

他还得从这个昏暗的，无所慰藉的小房间里再一次走出去吗？他走到窗口，看到雨还在下个不停。许多雨滴聚集在模糊不清的窗玻璃上，停住不动，一直到又来一个雨滴把它们带走。于是这些雨滴便急转直下奔流，就像眼泪从孩子的面颊流下那样。总是有新的雨滴从四面八方而来，所以雨滴便不住地奔流而下，仿佛外边的整个世界把它的悲伤都哭成了无数的泪水。他站着不动，也许有半个小时之久吧。这种充满沉闷痛苦的，含糊不清的低声演奏，这种持续不断的雨滴流淌，这些诉苦的树木奏出的令人难解的音乐——这种泪珠滚滚的奇异景象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他感到一阵猛烈的，呼唤眼泪的悲伤。

他很想放声呼喊。可是这就是他在维也纳的第一个晚上吗？他在梦中，在与姐姐和朋友们的交谈中，已经预先多次想到了这个晚上。当时没有任何什么是明确的，但是有着某种激烈的东西，明亮的东西，穿行在光亮闪耀的大街上，向前，一直向前走去，仿佛一切豪华到明天就不复存在了，仿佛要在这第一个小时里就体会到难以忘怀的事情。在愉快的谈话中他想象到过自己忘乎所以地歌唱，往空中抛掷帽子，心里怦怦直跳。现在他站着不动，站在模糊不清的窗玻璃前边，冷得发抖，而且是孤单一人。他凝视雨滴是如何往下流动的：最初是两个雨滴，然后是三个雨滴，现在又变成了两个雨滴。他注视着雨滴如何修成看不见的，运载雨滴往下滑动的轨道。现在他紧闭上眼睛，以免自己的热泪突然间流淌下来，流到他冰凉的手上。多年以来他所渴望的就是这样吗？

然而时间过得多么缓慢呀！古老摆钟木壳上的指针很不引人注意地向前爬动。他感觉到晚上的恐惧愈来愈有威胁。这是一个孤独的人在这个陌生房间里说不清道不明的，孩子气的恐惧。这是他再也无法否认的，强烈的思乡之苦。在这个大城市里他是孤单一人。这里上百万人的心脏都在突突地跳动，但是除了这场噼里啪啦地下着的，幸灾乐祸的雨水以外，没有一个人对他说话，也没有人听他讲话，或者对他这个正在强忍啜泣和眼泪，像孩子一样害羞的人看上一眼。他确实不知道如何躲开那藏在黑暗身后，用发光的眼睛无情地盯住他的恐惧。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过讲话。

这时候隔壁房间的门发出哗啦响声，砰的一下又关上了。这个蹲在地上的人猛地站起身来，仔细地听。隔壁房间有个粗壮但是经过训练的声音在哼唱一段大学生的歌曲。然后他听见嚓

的一声划着了火柴。显然这是点着了灯的声音。这人可能就是他的邻居。就像女房东所讲的那样，是面临最后考试的法律系学生。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因为他觉得他的孤独短暂地平静了下来。隔壁房间传来沉重而紧张的，来回走动的脚步声。歌声越来越清晰可闻。他这个偷听的人突然感到了羞愧，颤抖地站着谛听。他一声不响地回身到桌子跟前，好像是怕隔壁的人透过墙壁看到他似的。

现在隔壁房间的歌声沉默了,来回的走动也归之于静寂了。显而易见，他的邻居已经坐下来了。现在簌簌的雨滴又开始向他诉说了，令人恐怖的孤寂又在从黑暗中向外窥视了。

他觉得好像要闷死在这个狭小的地方一样。不,现在他不能仍然孤单一人。他鼓起劲来,等到面颊不再因久躺而发红,清了清嗓子,然后便轻步出门,向邻居的房门走去。他曾经两次停住了脚步,不过最后还是心存犹疑地用手指敲响了陌生的房门。

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显然感到惊讶的沉默。然后是一声响亮的“进来”。

他把房门拉开，一团蓝色烟雾迎面扑来。狭窄的房间里烟雾弥漫。乍一看，一切东西都模模糊糊地处于浓浊的，遇风便蒸腾而升的云雾里。他的邻居挺身直立，惊讶地看着走进门来的客人。他已经脱掉了外衣和马甲，衬衣也半敞开着怀，很随便地露出一个广阔和长有护心毛的胸膛。他的鞋在地板上到处堆放。他的体格强健，像农民一样的结实。与其说他像一个大学生，不如说更像一个工人。他站在房里边，嘴里衔着一个短杆的烟斗。现在他用劲把烟斗上的烟吹到了房门口。

进来的人讷讷地说两句话:“我是今天住到这里来的，作为邻居，我想来对您作个自我介绍。”

迎对来客的人机械地迅速并拢双腿说："非常欢迎。我是法律系学生施拉梅克。"

造访者现在为了不失时机，也赶快报出了自己的名字："我是贝尔托尔德·贝格尔。"

施拉梅克用眼飞快把他打量了一番说："您是上第一学期吧？"

贝格尔作了肯定的回答，接着还补充说，今天也是他到维也纳的第一天。

"您当然是学法律的吧？比较多的人是学法律。"

"不是。我是想到医学系注册的。"

"是这样，那太好了。终于来了一位……不过还是请您坐一会儿吧！"

请求是诚心实意的。

"同学，您要来支烟吗？"

"谢谢。我不吸烟。"

"噢……那很好呀。现在不吸烟的人快要灭绝了。那么，来一杯法国白兰地酒吧，一种好的白兰地。"

"谢谢……多谢了。"

施拉梅克耸了耸肩膀，笑着说："亲爱的同学，您不要生气。但是我相信，您是人们所说的那么一种怪人。不喝法国白兰地，也不吸烟，这是很令人生疑的。"

贝格尔的脸变红了。他为自己之如此笨拙，也为立刻把自己的笨拙如此暴露无遗而羞愧难当。但是他觉得，迟延的答应必定显得更加可笑。为了找点话说，他便再次请求原谅他的夜晚造访。可是施拉梅克不让他把话说完，而是用一连几个问题紧紧抓住了他。他们近乎是同乡：一个来自讲德语的波希米亚；

另一个来自摩拉维亚。没有多久他们也在记忆中找到了共同的熟人。于是他们的交谈很快便活跃起来。施拉梅克讲到自己的考试和他参加的大学生联合会，讲到好像是大学生本性内容的无数蠢事。在他的讲述中有一种生气勃勃的真诚，有一种嗓门儿洪亮的欢乐，有一种故意为之，甚至是虚荣的习惯做法。显而易见，他很高兴自己能使一个新来者，一个同省区的老乡，表示钦佩。他取得的成功比他所知道的更多。贝格尔渴求知识的好奇心无比强烈。他仔细听取了施拉梅克给他所讲述的一切事情，因为他觉得这些事情就是在维也纳等待他的新生活。他喜欢那充满活力的讲话，喜欢施拉梅克吸烟时在粗大的蓝色圆锥形里喷云吐雾的神态。他对一切琐碎的事都很重视。因为这是他所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大学生，所以他就不加选择地把施拉梅克看作是最完美的大学生。

他也很想对施拉梅克讲述一些自己的事情。但是他突然觉得，与这些新鲜事情相比，家里的那些事情无关紧要，毫不引人注意。文科中学里的那些趣闻笑话，在外省的经历，都是没有意义的。他突然觉得，迄今为止，他所有的思想和他的语言都属于童年时代，今天他才开始了成人时期。施拉梅克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沉默，只是为这个见习修士畏缩的惊叹眼神感到高兴。应施拉梅克的要求，贝格尔小心翼翼地用手抚摸了经过施拉梅克的短发头顶形成一条显眼红线的三处伤疤。对于施拉梅克所讲述的约定决斗和进行比剑，他更是惊叹不已。想到不久以后，他也要与一个敌手四目相对而立，他就觉得既很可怕，但又是热呼呼的。他请施拉梅克把在墙角落放的剑给他一把，让他拿一 小会儿。当然到他很吃力地举起那把剑的时候，他是有些疼痛的感受的。这时候他才发觉自己瘦如幼童，两臂绵软无

力。他还觉察到了自己与这位壮实有力的小伙子的差别，于是油然产生了妒意。轻松自如地舞动这支剑，呼啸生风，全力以赴拨开阻拦，直刺对方的面部——他觉得这都是闻所未闻的事。他觉得所有这些日常的事情都很重要，都值得赞叹，就像值得追求的伟大事业一样。他讲话时的那种胆怯的惊叹使得施拉梅克越发健谈，越发亲切了。施拉梅克对他说话如同对一个朋友，展开了他从不会超出学生理想的全部生活的彩色画卷。贝格尔着迷似地注视着这个画卷。他在这个画卷中看到了他的新生活的先行者。

到了夜半时分，他们终于互道了"再见"。施拉梅克真诚地与贝格尔握手，拍打贝格尔的肩膀，并用这个年龄里那种人们称为自发友谊的感情向贝格尔保证他是一个"可爱的家伙"，会使年轻着迷的人感到无限快乐。

他为这种印象陶醉，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突然觉得这个房间不再孤寂，不再昏暗了，尽管雨滴还在不断地敲打窗子，各处的缝隙都还在涌进冷气。他心中想的净是这些陌生的，闪光耀眼的事情。到达这里的第一天就立即结识了这么一个朋友，他觉得这是难以形容的幸运。然而没有多久他又掺和进了一种轻微的忧伤。他感觉到，与这个两脚坚定地站在生活中的人相比，自己显得多么软弱，多么幼稚，多么小学生气。在自己的同学中他向来是最软弱的人，最无力的人，最多病的人。在娱乐活动和放肆欢闹方面他总是落在后边。但是到了今天他才觉得这是令人很痛苦的。将来他能变得像施拉梅克那样的坚强、有力和无拘无束吗？他产生了一种狂热的渴望：讲话要能够那么机灵，那么果断，要长出健壮的肌肉，要能够坚强地对待生活，无论如何也不在生活中随波逐流。他将来能够成为那个样子吗？他

心存疑虑地端详着镜子中自己腼腆、瘦削和没有胡子的娃娃面容。他又想起，他用这只绷不起肌肉的娇嫩胳膊很勉强地才把剑举起来。他想起来，两个小时以前他还像个孩子似地几乎哭一场，原因不过是昏暗、天冷和身边没有一个人。一种忧虑悄悄地降临到了他的身上：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在这种需要力量、勇气和傲慢的新生活里，他这样软弱的人，幼稚的人，会是什么情况呢？不行，——他努力振作了起来——他要战斗到成为完整价值的人的时候为止。这就是说，他要像他的朋友那样强壮有力。他要向他的朋友学会一切：摇摇晃晃的闲逛步态；爽朗果断的讲话风格；他要增强自己的肌肉，要成为像他的朋友那样的一个男人。现在忧虑和欢乐，希望和沮丧互相掺杂到了一起。他的梦幻愈来愈混乱了。当残灯冒起浓烟的时候，他才看到夜色已晚，赶紧上床。这时候窗外边严峻无情的九月秋雨还在不停地进行敲击。

这就是贝尔托尔德·贝格尔来到维也纳的第一天。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的情况依然是这样：忧伤和欢乐，希望和失望不断地混杂在一起。这是一处错综复杂的感受，但是他始终感到生疏，而不是感到适应。他对于自己的独立，对于大学生时代，对于维也纳所期待的重大事件，意外事件和新鲜的事件兴许不会出现。倒是有几样东西很美：柔和的九月阳光中的丽泉宫和金黄色的林荫大道。林荫大道逐渐升高抵达丽泉宫中的制高点得胜门①。从得胜门上可以看到这个名贵花园和

①得胜门（Gloriette）建于丽泉宫的一个小山顶上，是为纪念科林大捷在1765年建造的。

这处皇宫富有活力和宏伟气势的景象。还有一些进行演出和聚集起众多名人的剧院很吸引人。节日聚会与庆祝活动表现出高雅景象。大街上有时候从身旁走过许多漂亮和罕见的面孔，有时候闪烁着千百种许诺和诱惑。但是这些始终还只是外貌，而决非深入了内部，好比始终只是贪婪地阅一本打开的书，而决非直接的交谈和亲身的经历。

过了几天以后他立刻对这个新世界的内部进行了一次独特的探究。他有些亲戚住在维也纳。这是些高贵的人。他去看望了他们，随后他们便请他吃饭。他们对他都很亲切，连他那些差不多同年岁的表兄弟也都很亲切。不过他感到太过分了。他觉得人家只是用邀请来尽到一种责任，还觉得人家在用克制的和同情的微笑打量他的西服。他很为乡下的时尚感到羞愧，为他的腼腆感到羞愧。与表兄弟们充满自信的举止性格相比，他的腼腆必定令人感到可怜。他为今天告辞感到高兴。他也再没有到他们那里去。

就这样，各种事情都把他压回了那个第一天晚上的友谊里。他是满怀一个小伙子的全部热情沉醉于这场友谊的。他完全信赖那个健壮有力的人。那人乐于接受他感情奔放的爱戴，而且用内心冷淡的人那种随时乐于帮助的诚意来回报他。过了几天以后，施拉梅克就向高兴得红光满面的贝格尔建议用“你”相称了。可是贝格尔在相当长时间以后用起“你”来还是笨拙的和畏缩的。他对这位朋友的优势的尊重异乎寻常。他们一起同行的时候，他经常从侧面偷眼观看这位朋友，为的是学习他那阔步和自信的行走姿态。后来他就有了把头伸到每个漂亮姑娘鼻子下边去的大方自然的举止方式。他甚至喜欢一些不良习惯，比如用棍棒在街上格斗闹事，衣服里总是散发出优质烟草的气

味，在饭馆酒店里发表高声挑衅性的讲话，以及其他没有见识的恶作剧。每当施拉梅克讲述关于女孩子的，约定决斗的，以及远足郊游的等无关紧要的故事的时候，贝格尔都能一连几个小时洗耳恭听。他甚至觉得这些根本与他无关的事情都很重要。他为这些故事激动不已。他觉得这些故事就是实在的生活，就是原来的生活。所以他非常渴望也能体验一番这类事情。他暗自希望，施拉梅克会有一天把他推进一场这样的惊险活动。但是施拉梅克态度怪异，总把他排除在重要的活动以外。显而易见，他觉得这副幼稚的，嘴上无毛的面孔太没有派头。他去参加大学生协会的时候，很少把贝格尔带去，他们主要是在咖啡馆或者宿舍里相遇。

没过多久贝格尔就觉察到了这一点，暗自苦恼。在他的友谊中正如在每个小青年的友谊中一样，有某种爱情的东西：先是异常的激情，然后是轻微的猜忌。当他看到施拉梅克对一个刚刚认识的很单纯和无足轻重的人也像对他一样热诚，经常还更加无拘无束的时候，便产生一种当然不敢表露出来的愤怒。后来他还感觉到，在他认识施拉梅克的几个星期里，尽管他非常热衷于接近人家，却始终没有比那第一个晚上更近一步。施拉梅克对他的一切事情丝毫没有表现出他对施拉梅克的事情所表现出的那种热情洋溢的兴趣。施拉梅克对他表示衷心问候，仅此而已，接着便讲述起了自己的事情，如果贝格尔讲述自己的事，他就勉强听一听。贝格尔对此感到恼怒。

后来又发生了最不愉快的事：贝格尔从每一句话里都感觉到，施拉梅克没把他当作一回事儿。就像对他的称呼那样！现在施拉梅克总是叫他“毛孩子”，而不说最初的贝尔托尔德。这样叫听起来亲切，热诚，但是总是使他痛苦。因为这样叫正碰

到多年来他心中没愈合的伤口：他总是被人看作一个孩子。有几年他渴望的是，他在学校里像个女孩子那样，人们都觉得他很柔弱，也很畏缩。所以现在他应该成为一个男子汉的时候，他的外相还像个小男孩。他还有男孩子的那种胆怯和神经过敏。人们都不肯相信，他已经是个大学生了。诚然他还不满十八周岁，但是他的样子看起来比他幼稚的行为还要年幼得很多。他心中日益坚定起了一种怀疑：施拉梅克只是当着同学们的面在外表上对他很客气。

一天晚上，他完全确信自己的怀疑。他在市区里长时间漫游。在人群潮涌的大街上他再度痛苦地感觉到了绝对的孤单。所以他仍然到施拉梅克房间里去聊天。施拉梅克对他表示衷心欢迎，但是坐在沙发上，没有站起身来。

桌子上放着大学生协会的软帽，火样的鲜红，很引贝格尔注目。他最心爱和最机密的愿望就是，被施拉梅克带进他的协会。到了协会里他就会有了他现在痛苦地缺少的一切，就会有亲密的交往，有个俱乐部。他到那里就会变成他想要成为的样子：强壮有力，男子气概，一条成人的汉子。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等待施拉梅克的建议。他经常暗自作些谨慎的暗示，但是显然没有受到理会。现在他急切想有一顶这样的帽子。他觉得这顶帽子犹如旺盛的火焰一样在桌子上不住地颤动。这火焰在闪烁，在发红，在使他的全部思想为之陶醉。他不得不说到这顶帽子。

“明天你去参加大学生酒会吗？”

“当然了，”施拉梅克立刻兴奋地说，“到了那里就非常愉快。新近吸收了三名一年级新生。的确，都是很出色的健壮青年。再说我作为大学生协会的第二号干事必须到场。情况会非常好的。

不要在星期四两点钟之前去叫我，我们准定到早上才回到家里来。”

“是的，我想那是非常愉快的。”贝格尔说。他还想等待下文，施拉梅克却缄口不言了。为什么还要谈下去呢？但是桌子旁边的那只便帽很吸引人。那是火一样的鲜红色，火一样的鲜红色……那只便帽像血一样的闪光耀眼。

“你说……你就不能把我领进大学生协会吗?当然只是带着去而已……你要知道，我是很想去那里看看的。”

“但是，好吧，你就来一次吧。不过明天不行。但你去一次看看，只作为客人。你肯定不会喜欢那里，毛孩子，因为那里常常表现得粗野放荡。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

贝格尔觉得有话在喉咙里涌上来了。他突然看到这只便帽，这个红色的，吸引人的梦，好像是在浓雾中一样。这就是眼泪吧？他狂怒起来，但又忍气吞声地脱口说出：

“为什么我就不会喜欢呢？你到底是如何看待我的呢？我是一个小孩子吗?”

在这话音里，在这语调里是有些内容的，因为施拉梅克猛地站了起来。现在他真的是诚心实意地向贝格尔走过来，拍着贝格尔的肩膀说：

“不，毛孩子，你可不要生气，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根据我对你的了解，我相信，这样的事对你是不合适的，你太文雅，太正派，太诚实了。到那里去的人必须是粗暴的，必须是其他人望而生畏的汉子，而且就是为了喝酒才去的。现在你能设想在礼堂里面随时可能出现的一个酗酒场面，或者一个殴斗的场面吗？想不出来吧？这决不是坏事。不过你是不适合到那里去的。”

是呀，他是不适于到那里去的，现在他觉得施拉梅克说的是对的。但是他适于干什么事情呢？生活需要他去干什么呢？他不知道，为了这场坦诚相待的谈话，他应该对施拉梅克生气呢，还是应该对他表示感谢呢。对这次谈话，施拉梅克当然一分钟以后便完全忘光了，他继续闲谈。但是在贝格尔的心里却愈来愈深刻地铭记着这样的思想：所有的人都认为他的质量是低劣的。桌子旁边的那只红色便帽像是生气的眼睛一样注视着他。这个晚上他没有再呆多久，便回自己的房间了。他坐了下来，两手支在桌子上，纹丝不动地呆看着灯，一直到半夜以后。

第二天，贝尔托尔德·贝格尔干了一件蠢事。他通宵没有入睡。一想到施拉梅克认为他低能，他怯懦，他是一个孩子，他便非常痛苦。于是他便下定决心，要向人们证明，他并不缺少勇气。他想寻衅斗殴，想去进行一次决斗，向施拉梅克表明，他不是胆怯的。

他没有取得成功。在与施拉梅克交往的谈话中他知道了，这样的事情是如何开始的。在一家郊区饭店的一间低矮狭小的房间里，他每天都坐在几个佩戴同样颜色徽章的大学生的对面。与他们接近并不困难，因为他们从来不谈论其他问题，他们的全部思维活动围绕的就是所说的名誉损害的问题。

他从他们的餐桌旁走过的时候，故意碰碰撞撞，带倒一只椅子。他平静地径自走去，没有表示道歉。他的心在胸膛里跳得急速起来。

这时候传来一个威吓性的严厉声音："你不会小心点儿吗？"

"您是在管教别人呀！"

"竟然如此放肆！"

这时他转回头来，索要名片，并且递过去自己的名片。他感到高兴的是，递名片的时候他的手没有发颤。一分钟过后整个事情就无可挽回了。他在骄傲地走出餐馆的时候，还听见他们坐在餐桌旁的笑声。其中一个兴高采烈地说："一个十足的无赖！"这句话败坏了他骄傲的兴致。

然后他便跑回家去。他面色发红，兴奋得口吃，对刚刚起床的施拉梅克进行突然访问。在房间里他把一切都讲给了施拉梅克。当然他隐瞒了人家那句最后的评语，他也闭口不提他是故意弄倒一把椅子的。不言而喻，施拉梅克必须去当他进行决斗的助手。

他原来的希望是，施拉梅克会拍拍他的肩膀，祝贺他成了一个健壮的小伙子。然而施拉梅克看着名片，陷入了沉思，牙缝里还发出吱吱的响声，十分生气地说："你可真是找对了人！他是一个像树一样壮实的人。他是我们中间最优秀的击剑手之一。他会使得你粉身碎骨的。"

贝格尔却无惊惧之感。对他来说，在击剑中失败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的手还从来没有拿过佩剑呢。他甚至还会为脸上有道可怕的伤疤而感到高兴，因为那样就再不会有人来问他是不是一个大学生了。但是施拉梅克的态度使他感到很不愉快。现在施拉梅克手里拿着名片，不住地来回走动，还咕咕哝哝地说："这可不是轻率的事。他说你是放肆，对吧？"

最后，施拉梅克穿戴整齐后对贝格尔说："我马上就到我们的协会去，给你找一位第二代理人。你放心好了，我会把事情准备妥当的。"

贝格尔真的是无忧无虑，他感到一种狂热的，简直是感情奔放的喜悦，因为现在他第一次正式被人作为大学生，作为成

年人对待了，而且他也有自己的事情了。他突然几乎感觉到了关节里的力量。当他现在拿起佩剑舞动旋转的时候，他觉得坚定地进行劈刺几乎是一种乐趣。整个下午他都在激烈地走来走去，梦想这场决斗。他确信自己将要失败，但是这一点并不使他痛苦。恰恰相反，他的失败就能向施拉梅克和其他人表明：他不是胆怯的。即使他要血溅满脸，也会岿然不动。不管他们是否要把他撕得粉碎，他都会丝毫不动摇。然后他们就会愿意给他一只红帽子了。

贝格尔的血完全变热了。施拉梅克晚上七点钟回来的时候，贝格尔情绪激动，跳起来迎了上去！施拉梅克也很轻松愉快地说：

“你看呀，怎么样？毛孩子，一切顺利，事情已经办妥当了。”

“我们在什么时候举行？”

“毛孩子，我们可是不会让你与那个人进行决斗的。当然事情已经调停好了。”

贝格尔立刻变得脸色苍白，两手颤抖，心中勃然大怒，眼睛里饱含着泪水。这时施拉梅克对他说：“这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下一次可要多加谨慎！不是每次问题都能这样顺利了结的！”

贝格尔竭力想搜索出一句恰当的话，但是白费力气。失望可是太可怕了。最后他流着眼泪哽咽地说：“不管怎样我要多多谢你。不过你这样作并没有使我满意。”说罢他就走了出来。施拉梅克惊愕地目送他走出房间，认为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应归咎于新生的激动，没有继续思考这一件事。

贝格尔开始环顾四周了。他的生活终于要摸到底了。他到这里已经几个星期了，但是他的见识并不比第一天更多。一幅幅景象慢慢地飞向远方，如同散乱地飘动的白云。他童年时代

那些充满幻想的诺言现在都变得苍白无力，零零散散地消解在雾中了。这真的就是维也纳吗？就是那个大城市吗？就是从他第一次用生硬笨拙的字母在纸上涂抹出这个名字那天起多年以来的梦想吗？也许当初他只想到许多楼房，还想到旋转木马必定比教堂年集上的旋转木马个头更高大，色彩更漂亮。然后他慢慢地从许多书本里找出各种颜色，让那些吸引人的，值得追求的女子卖弄风骚地在大街上行走，房子里住的都是胆大包天的冒险家，夜里到处都是疯狂的大学生协会活动，所有这一切都出现在呼啸纷乱的旋涡中，这就叫青春和生活。

而如今有什么呢？一个房间，既很狭小，又是空荡荡的。为了在汗湿衣衫的书房里度过几个小时，他在早上就跑出了自己的房间。一处是去匆匆忙忙吃顿饭的客店，还有一处是咖啡馆，他在那里专心阅报和看人，竟会忘了时间。他还漫无目的地在喧闹的大街上转游，直到筋疲力竭后又回到狭小空荡的房间这个家里为止。他也到剧院里去过一两次。但是对于他来说，到剧院里去始终是一种痛苦的经历。这是因为，如果他站在顶层楼座上边，挤在对他素不相识的众人中间，那么，他看到下边正厅中间以后排位上净是体态优雅和善于辞令的男士们，净是珠光宝气，袒胸露背的女士们。他看到他们如何互相问候，如何取笑和傲慢地互相对待。大家都互相熟悉，互相需要。书本没有撒谎，形形色色奇遇的真情实况就在这里。对于这些奇遇，他原来都是怀疑的，因为和他无缘。平时隐藏在沉默的房子里的人世生活就在这里。恋爱事件、冒险艳遇、人生命运都在这里了。他觉得，在这里要从许多井筒子中下到生活的财富里去。但是他站在这个地方，远远望去，不能进入其中。实际上他在童年时代的看法是对的：这里涂了色彩和不停颤动的旋转木马

比家里的旋转木马高大。这里的音乐比家里的音乐更响亮和更令人着迷。这里的热情也比家里的热情更疯狂和更令人窒息。不过现在他只是站着旁观，而没有参与进去。

使得他站立旁观的并不只是他的胆怯，贫穷也束缚他的手脚。他从家里得到的是够的，但是他觉得太少了。正是这种仅仅足以过安静而简单的日常生活的收入，才使他没有从匮乏的悬崖上摔下来。对于那种成为青年时代意义的奢华浪费来说，他的日常生活的收入绝对不够。他知道没有可供挥霍的钱。他意识到那些他模模糊糊感到很美好，很迷人的事情都办不成，这使他为之羞愧。比如坐上出租马车在普拉特游场里风驰电掣般地兜风，又如在某个豪华酒店里与女人和朋友们喝香槟酒通宵厮混，再如任性挥金如土，不加查点。对于烟雾弥漫的酒店里那种粗野的大学生夜生活他感到厌恶。他愈来愈放肆地滋长起一个热切的愿望：待到经济充裕时要从无聊的日常惯例中逃出来，投入更有生气的，伴随生活有力节拍，伴随青年人无拘无束的律动一起活跃起来的情绪中去。但是这一切他都办不到。每天的结局都是在晚上沉闷地回到这个狭小和惹人厌烦的房间里来。各种阴影在这里都拖得长长的，很像是被凶恶的手散撒开似的。镜子发出的亮光就像是被冻僵了一样。在这里晚上他害怕早上的苏醒，而在早上他又害怕漫长的，令人昏睡的，无聊单调的一天要一直拖到晚上。

在这期间，他怀着某种绝望，非常勤奋地埋头于学习。他第一个到教室和实验室，也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和实验室的。他怀着一种麻木的贪欲进行工作，从来不关心同学。于是没过多久他便在同学中不得人心了。他在这种疯狂的工作中寻求战胜对其他问题的思念，他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在晚上工作

以后，经常几乎再不觉得需要与施拉梅克交谈了。他只是完全盲目地埋头工作，没有任何野心。他只是为了麻醉自己，而不考虑他必须放弃的许多问题。他懂得，在这种激情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秘密，很多人都用这种秘密掩饰了自己一生的无用和空虚。所以他希望也能够赋予他的生活一种意义。当然他忘记了，青年人最早想要的不是生活的一种意义，而是纷繁多样的全部生活。

一天下午，他比往常略早一些丢开工作回家。在走过他朋友的房门的时候，他忽然想起来，已经四天没有见过他了。他上前敲门，没有人回答他。但是他在施拉梅克这里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情况：施拉梅克如果与朋友们胡闹了通宵，那么，他经常是要睡到很晚的。

现在他把门打开，觉得这个昏暗的房间空荡荡的。但是这时候在窗子前的靠背椅旁边忽然有什么东西活动：原来是一个坐在施拉梅克怀里的高个子纵声大笑的姑娘跳了起来。

贝格尔本想立刻退出房间。显而易见，他们没有听到他的敲门声。他感到很不自在。但是施拉梅克呼地站起身来，抓住要挣脱的贝格尔的胳膊，把他拉到跟前：“你看呀，这就是他。他对于姑娘像对于蜘蛛一样害怕。噢，不行，现在你溜不掉的。喂，卡尔拉，你看呀，这就是我给你说起过的那个毛孩子。”

“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呀。”这是一个有点尖的响亮声音。的确，房间里太黑暗了。透过一片朦胧，贝格尔只是隐隐约约地看到了白色的牙齿和两只欢笑闪光的眼睛。

“怎么样？要灯光吧？”施拉梅克说着就去点灯。贝格尔感到很不愉快。他的心不安地跳着，但是再也逃不走了。

对这位卡尔拉贝格尔早有耳闻。近几个星期以来，她是施拉梅克的情人。她是某个商店里的姑娘，一个很快乐的小东西。贝格尔在自己的房间里就听到过他们两人的说笑和耳语。但是他很胆怯，曾经想过不要与她相遇。

灯点亮了。现在他看到她是站着的，高个儿，很漂亮，是个体态丰满，胸宽肩厚，健康结实的姑娘。她有一头火一样鲜红的头发，还有一双欢乐的大眼睛。她是一个有点土气的人，有点儿像使女，衣着和发式也很随便。也许正是施拉梅克才使得她这样一塌糊涂的吧？看来事情简直就是这样。但是现在当她向他走来，向他伸出手来并说“你好！”的时候，她那无拘无束，放纵自负的风度是令人愉快的。

“怎么样？你感到中意吗？”施拉梅克问道。他是要开一个使得贝格尔狼狈不堪的大玩笑。

“他可是比你可爱呀！”卡尔拉笑着说，“只是太可惜了：他是一个哑巴。”

贝格尔的脸红了起来。他想要说点什么。这时候卡尔拉笑着向施拉梅克跳了过去说：“你看呀，有人和他说话，他就会脸红起来。”

“你让他平静下来，”施拉梅克说，“他不会伤害姑娘们的。他只是很害羞，但是你会鼓起他的勇气的。”

“那当然，这可不坏。您过来吧！我不会咬您一口的。”

她果断地抓住贝格尔的胳膊，强迫他坐了下来。

“可是，小姐……”无可奈何的贝格尔结结巴巴地说。

“你听见了吗？他说的是小姐，小姐。亲爱的毛孩子先生，您不要叫我小姐，你要永远叫我‘卡尔拉’。”

施拉梅克和卡尔拉，两人都无拘无束地大笑起来。贝格尔

觉得他一定显得手足无措。于是为了不显得非常可怜，他也随着笑了起来。

“你知道吗?”施拉梅克说，“让人拿来一瓶酒。饮了酒也许他就不再那么羞答答的了。怎么样？毛孩子，前进吧，畅饮上一瓶，要不最好是两瓶，愿意吗?”

“当然愿意。”贝格尔说。他逐渐觉得比较自信了。最初他们只是这样对他突然袭击。他便出门喊叫女房东。女房东送来酒，酒杯。现在他们三人围桌而坐，聊天，欢笑。卡尔拉坐在贝格尔的旁边，还向他祝酒。贝格尔的胆子变得显然大了起来。在卡尔拉转身对施拉梅克说话的时候，贝格尔敢于充分端详她了。现在他比较喜欢她了。她那纯净白皙的脖颈与头顶上火焰般金黄色的头发形成一种诱人的反差。她那不受约束的活泼，她那粗狂、强大而且充满热情的力量吸引住了他。他不停地看她那富有性感的鲜红嘴唇，看她在大笑时张口露出来的坚实雪白的牙齿。

有一回他正在盯住她看的时候，她突然向他提出一个问题，把他捉住了。“你喜欢我吗?”她无所顾忌地笑着说。“我也喜欢你!”她毫无恶意地这样说，没有奉承讨好的意思，但是这话使他听得舒畅，甚至使得他短暂地陶醉。

贝格尔变得越来越活跃。被掩饰起来的他那文科中学生目空一切的态度在他心中像温泉一样突然出现了。他开始讲述，说笑话。在酒劲的鼓舞下，他的全部讲述都闪射他自己从来不了解的那种狂热的青春火花。连施拉梅克也为之感到惊讶。“哎呀，毛孩子，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呢？你看呀，难道你一向是这个样子，而不是一个胆小鬼!”“是的!”卡尔拉笑着说，“我不是刚才对你说过吗？我会从他的鼻孔里把蠕虫拉出来的。”

女房东又一次前来送酒。他们三个人兴高采烈，声音愈来愈响。往常几乎从来不饮酒的贝格尔觉得被这种不常见的欢乐气氛提高了情绪。于是他放声大笑，乱开玩笑，完全没有了羞涩。喝第三瓶酒的时候，卡尔拉开始唱歌了。然后她便向贝格尔建议相互以“你”相称。

“你说不是吗？施拉梅克，你是允许这样的。他是个很可爱的小伙子。”

“当然。前进！友爱之吻！”

贝格尔还没有来得及仔细考虑，就感到湿润的两片嘴唇已经贴到他的嘴上。这个吻使他既不痛苦，也不愉快，一样高低摇晃的欢乐无影无踪地消失在粗野和薄雾般的欢乐之中，使他上下摇晃个不停。现在他只有一个愿望：把这种美好的，无拘无束的混乱喧闹，这种来自姑娘，来自美酒，也来自他的青春的轻度陶醉继续下去。卡尔拉的面颊也红润了。她还在不时地对施拉梅克挤眉弄眼。

施拉梅克突然对贝格尔说：“你看到过我的新佩剑了吗？”

贝格尔没有这种好奇心。但是施拉梅克拉着他走。在他们弯腰的时候，施拉梅克低声对贝格尔说：“就这样吧，毛孩子，你快走吧！现在我不再需要你了。”

贝格尔惊愕地盯住他看了片刻。然后他明白了过来，便道了一声夜安。

他站在自己房间里的时候，觉得脚下有一点晃动。他的前额上青筋直跳，四肢无力，所以他很快便躺在床上了。第二天他第一次睡觉过头耽误了上课。

不管怎么说，这次相会尽管很短暂，却在他的性格中引起

了不规则的轻微激动。他迷迷糊糊地沉思起来：这是否是一个什么错误，是否是一个神秘的谎言，是否是对友情的渴望。在他从孤寂里对无拘无束亲热的要求中是否还有另一种费力掩盖起来的要求在活动呢？

他回想起了与姐姐相处的那些日子。他想起来那些蓝色的晚上，那时候他们坐在暮色苍茫的花园里。他看不见姐姐的容貌，只在朦胧之中看到她的白色衣裙光亮闪烁，十分轻柔，就如同在夜幕笼罩的天空里还经常柔情缠绵地有一片云在闪光那样。当令人愉快的说话声从黑暗中传了出来，银铃一般，轻声细语，经常还发出响亮的笑声，然后便又充满温情体贴的时候，当这样的音乐扑到他的心上，就像表示亲热的微风或者温顺的鸟儿扑来的时候，使他充满幸福感的就是这些吧？真的这只是姐弟间的信赖吗？这里边——在最深的底层里，并且是由于无欲的友情而冷却下来的——一种隐蔽起来的对女人的愉快，一种最敏感，最甜蜜的女性感情吗？他现在模模糊糊渴求的一切，不会也许就是一种光辉，一种女性的感情在照临他的生活的痕迹吗？

从那个晚上以来，他对生活肯定有了了解，他渴望无论哪一个女人。他不是强烈地渴求一种关系，不是强烈地渴求一种爱情，而只是渴求随便一种与女人的亲切接触。如果他所希求的那些不熟悉的与奇妙的东西都是和女人联在一起的，那么，女人就不是种种秘密的守护者，是吸引人的，充满希望的，同时既渴求他人又被人渴求的。现在他开始对于街上进行更多的观察了。他看到很多年轻的女人，漂亮的女人。她们的眼睛里都闪耀着光彩，暴露出许许多多的东西。这些走起路来摇摆得像轻盈舞蹈一样的女人，这些傲慢得像皇后一样挺直腰板环顾四

周的女人，这些安坐在车厢里边，欢欢乐乐地用懒洋洋的目光扫视惊讶地观看她们和惊叹不已的人群的女人，都是属于谁的呀？在她们的心里不是也有渴望吗？在成千上万的家门里边，在大城市无数惊恐不安地拉住窗帘和满怀渴望地敞开的窗子里边，不是肯定也有许多女人吗？那些女人的心中也都有个要求，就像他的要求一样，而且像是张开双臂迎着他展现出来的。他不是像她们一样年轻吗？相同的渴望不是铸成了一切吗？

现在他很少去听课了，而是很经常地去逛大街了。他觉得，最终他必定会遇到能够看懂他的眼睛颤抖信号的某个女人，必定有偶然事件帮助他实现意外的事情。他怀着嫉妒和强烈的贪欲看到年轻小伙子们抢在他前边与姑娘们相识，看到一对对情侣情意绵绵地偎依着消失在晚上的公园里，于是他心中要有自己的恋爱事件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了。当然他渴望的不是什么放荡行为，而是一个女人，体贴、温柔，就像他的姐姐一样的亲切、可爱、儿童般的忠实，并且到晚上有那样奇妙的轻柔声音。这样的景象充满了他的梦想。

每天中午他穿过花市街回家的时候，总是遇到许多年轻姑娘热情洋溢的面孔。她们都是十五岁或者十六岁，刚从学校里出来，三五成群，喋喋不休地说话。她们蹦蹦跳跳，迈着这个年龄女孩子的步伐，不安静地到处窥视，哧哧暗笑还摆动着书包。他每天都从远处遥望她们，看到她们活泼清新，笑容可掬的面孔，身穿短裙的苗条身材，看她们轻微摇摆的臀部，看她们那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欢乐。于是他心中便急切地渴望向这些女孩子学会欢笑，学会清爽的愉快。他每天都看她们，因此她们也都认识了他。每逢他走过来，她们便以引人注目的方式互相推推搡搡。她们放声大笑，用无所畏惧的挑衅目光注视

着这个总是转开目光，匆匆走过的人。她们看到他畏畏缩缩，惊慌失措，红着脸快步走过她们面前的样子，就一天天变得更加放肆起来。而他却在几番踌躇之后还没能勇敢地同她们攀谈。她们不是比他更像男孩子，更有男子气概吗？他那畏缩羞怯的样子不是像姑娘似的惊慌失措和天真幼稚吗？

他回想起来他姐姐几年前在家乡开的一个玩笑。她秘密地把他装扮成一个姑娘，并且突然领到她的女友们中间。她的女友们最初都没有认出他来，后来都很放肆地用大量玩笑纠缠他。当时他还是个男孩子，站在那里簌簌发抖，脸上泛出红晕，几乎没有勇气睁开眼睛看她们给他拿来的镜子。当时他就是很羞怯的，但是那时候他还是个孩子。现在他差不多是个成年人了，还不善于去忍受一种欢笑的眼光，没有像生活所要求的那样强壮和粗暴。为什么他不能像施拉梅克或者其他人那个样子呢？他真的是低能吗？他真的还是像一个孩子吗？

他总是一再想起，当年他是如何伪装成姑娘站在那些哈哈大笑、无所顾忌的少女中间，不敢睁开眼看。那些姑娘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呢？她们熟悉亲吻和爱情了。她们都穿长衣裙了。其中有些人已经有了丈夫和孩子。她们全都是从当时的房间，从少年时代冲到生活中来的。而他却还一直站在原地。与其说他是一个男人，不如说他是一个姑娘，他是一个两眼迷惘低垂，呆在孤寂房间里，脸色发红的孩子，不敢抬头仰视……

有一次，那是在元月下旬，贝格尔又到了施拉梅克那里。他自从在独自一人逛大街中感觉到一些诱人的乐趣以来，很少来这里了。天气很糟，近几天下的雪已经融化了。但是风依然凛冽刺骨，要独占整个大街。乌云在像瞎子一样俯视下方的，灰

蒙蒙的天空里追逐奔忙。一阵猛烈的，打得人痛的骤雨开始了。这雨像冰凌一样刺人的皮肤。

施拉梅克勉强向他道了声日安。如果他的事情出了什么问题，他总是无所顾忌的和很粗暴的。现在他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同时不停地吸着烟斗。“事情真糟！”他从牙缝里喃喃地说。

贝格尔平静地坐了下来，他不敢问施拉梅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他知道，施拉梅克会讲出来的。

施拉梅克终于突然放声说话了：“这样一个坏天气！我还真的没经历过。现在我得为件蠢事奔波了！”

他又激怒地快步走来走去，用尺子在空中呼地急速一劈。这时候贝格尔才谨慎地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我的那个花花公子老同学前两天惹了两个家伙子碰撞了。今天四点钟干了起来，明天还要。我下一个星期就要考试，不得不为另些事情操心。再说他惹的是两个肯定比他强的人，笨蛋，傻瓜。如果我现在考试失败了，那么，我就完蛋了，还得再留一年，像小学里的男孩子一样。我怎么能不恼火呢。”

贝格尔一言不发。没过多久他对轻松诱人的光彩后边比剑的愚蠢行为有了了解——那种光彩给愚蠢行为镀了一层金。他参加过一次大学生酒会。在节庆气氛和繁琐的仪式之后，他看到那些酩酊大醉的大学生在早上的阳光下，都是苍白中带些发灰的面色。他还在郊外一个狭隘肮脏的酒馆里出席过一场比剑。自从这些活动以来，他对这类事件所奉行的那种严肃真诚就抱温和的微笑态度了；从那以后他从内心里对诸如此类的事情就彻底没有任何兴趣了。当然这个情况他从来没敢对施拉梅克说。这样做法已经成了他的习惯。现在他们两人坐在那里，都沉默不语。每人都在想自己的心事。窗外风声沙沙，越来越响了。

这时候钟声响了，紧接着有人敲门。

卡尔拉歪戴着帽子走了进来，堆满笑容的脸上散落着湿漉漉的头发。“现在我很美，不是吗？怎么样？”“你好呀！”她向施拉梅克走过去，要亲吻他。施拉梅克心绪不佳，躲开了她的吻。“我要用我的夹克衫把你沾湿。傻瓜！你害怕吗？”

她把夹克衫脱下来，扔到了沙发上。大家都默不作声。贝格尔不知怎的感到很不愉快。自从那个晚上他们饮酒结交以来，贝格尔有过一两次与卡尔拉在一起。但是他没有再感觉到那种无拘无束的友好爽快。自从那个时候起，冲击着他的生活的性爱热浪使得他在一个女人身旁感到不安和激动。他对自己的强烈感情几乎害怕起来。

施拉梅克也是一言不发，他的心绪很坏。桃色事件和考试总是萦绕在他的脑际。沉默在令人不快地延续下去。

现在卡尔拉显得很生气。“我觉得，我的到来打扰了这位仁慈的先生。为此今天下午我请了假，我要观看你们是怎样睁着眼睛睡觉的。我不能不说，你们都是可爱的人。”

施拉梅克站起身来，拿起他的冬季外套时说：“亲爱的孩子，你无论什么时候来对我都是合适的，这一点你是知道的。只有现在来对我不合适，我必须出去。现在是三点半钟，四点钟的时候，菲克斯要在奥塔克林① 下车。”

“那个小捣蛋他活该这样。他对待大家都很放肆！——那么你要现在出去了。今后你如何对待我呢？难道最终要我在情绪好的时候到大街上互相追逐吗？”

“亲爱的孩子，我到七点钟才回来。你就可以呆在这里呀。”

---

①奥塔克林是维也纳的一个区的名字。

“我在这里干什么好呢？睡觉吗？多谢你啦。我从昨天晚上九点钟一直睡到了今天早上。带上我去吧。我很想看看，是如何把菲克斯揍个稀巴烂的。”

“你有这样的想法，这可不行。”

“好吧，没有意见。那么，我就呆在这里等你。毛孩子就留在我这里。毛孩子，这样好吧？”

贝格尔不知该如何回答。面对这样的突然袭击，他束手无策。他几乎不敢仰头看她。那两个人都开始大笑起来。

“当然，”施拉梅克说。现在他的情绪又好起来了。“当然，我让你们两人独自呆在一起。你还认为这个毛孩子是个胆小的人吗？”

“他可根本不是一个小子。他是一个姑娘。”

这时他们两人又大笑起来。贝格尔这时心想，他们对我是多么轻视呀。为什么现在他不能一起大笑呢？为什么他要这样手足无措，张口结舌，不敢开玩笑，什么都不敢说呢？他心中的愤怒油然而起。

“那么，好啦，就这样吧，”施拉梅克说，“我要冒一次险。不过你们两人要是干什么勾当，我可是不饶人的。”

“那是需要两个人的。”

“你……你是知道的，我可信不过你。”

“我根本不是说的我自己。”

现在他们两人又大笑起来，那些健康生活充实欢乐的笑声毫无恶意。但是在贝格尔的心里却痛得如同受到鞭笞一样。走开吧，一走了之，走开十万八千里，他模糊地这样感觉。要不就去睡觉。要不就像他们那样轻松愉快。决不能这样无话可说地坐下去，决不可这样愚蠢畏缩，不要这样幼稚迷惘，不要让

人怜悯。

施拉梅克戴上了帽子说："好吧，我看我们就来检验吧……不过如果……你们可要吃苦头的……七点钟我就又回来了。毛孩子，好好听话！你要是干什么坏事，我会从你的眼睛里看得出来的。还有不要使我的可怜的姑娘感到无聊。再见！"

施拉梅克粗野地搂住卡尔拉的臀部，卡尔拉转开脸格格地笑了起来。他还用劲吻了卡尔拉几下，又向贝格尔挥了挥手离开。外边的房门砰的一下关上了。

现在房间里只剩下贝格尔和卡尔拉他们两个人。街道的上空这时正风雨交加。火炉里边有时候噼啪作响，好像有什么东西断裂。房间里越来越安静了，几乎可以听得见近旁摆钟细微的气息。贝格尔坐在那里，好似睡着了一样。他没有仰视就感觉到卡尔拉正在微笑着注视他。他觉得她的目光像是电的刺激一样触摸到了他的头发，并且往下一直触摸他的双脚。他觉得简直要闷死了。

卡尔拉跷起二郎腿坐在那里等待着。现在她俯身向前，面带微笑。面对一片寂静她突然说："毛孩子！你害怕了吗？"

真的，是害怕了。她是怎么知道的呢？他感到害怕。但是他抑制住害怕，冲口说出："害怕？害怕谁呢？也许是说怕你吗？"他讲得气势汹汹，而不是他想要有的样子。

沉默再一次在整个房间里颤动。卡尔拉站起身来，把自己的衣服摆弄平展，还在镜子前边梳理整齐弄乱了的头发。她看到自己的眼睛在欢笑。然后她转过半身说："坦率地说，毛孩子，你真叫人害怕。你给我讲点什么吧。"

贝格尔感觉到卡尔拉和对自己如此笨拙有一种不断增长的愤怒。他本想再给她一个怒气冲冲的回答，但是这时候她向他

走了过来，友好而亲切地坐在他的身边，像个小孩子似地恳求他说："你就给我讲点什么吧！不管讲什么聪明的事或者愚蠢的事都行。你们整天都在看书，因此你们必定知道些什么事情。"她把全身靠在他的身上。这就是她与一切人亲近相处的自由随便作风。但是她这只柔嫩、温暖的胳膊往他的胳膊上一放，就使他茫然不知所措了。

"我想不起来任何事情。"

"我觉得，你决不会想到什么聪明的事。这么漫长的白天里你究竟在干什么事？我看是在相互追逐。不久前我在约瑟夫施塔特的街道上看到过你。不过你行色匆匆，要不就是不想认识我。我觉得，你一定是正在追求一位姑娘。"

他想要表示异议。

"没什么，没什么。这没有什么关系。毛孩子，你说，你到底有没有过男女关系？"

她对他欣笑迎视，对于他的惶惑迷惘感到极大的高兴。"这就露底儿了，你脸红了。我早就知道你有这种关系，你这只胆小的耗子。我想在什么时候去看看她的长相究竟怎样？"

他在绝望中只知道一件事，总是那一件事，就是到此打住。他变得粗暴起来："这是我的事儿，与你有什么关系？你管理好你自己的关系吧！"

"可是毛孩子，你干吗这样喊叫？我对你真有点儿害怕了。"她故作惊恐万状的样子。

贝格尔猛地站起身说："那么，你永远不要再叫我毛孩子。我忍受不了这种叫法。"

"可是施拉梅克也是这样叫你的呀！"

"那是另外一回事。"

卡尔拉笑了。她非常喜欢他那孩子般生气的样子。

“那好吧，现在我讲些别的事情。毛孩子，毛孩子，毛孩子，我把它说了三遍！”

他的鼻翼翕动起来：“停止这样叫，我给你讲过了。我忍受不了这种叫法。”

“但就是叫你毛孩子——毛孩子！”

他攥紧了拳头。他的血涌到了脸上。他站在她面前一步远。她听得见他喘气的呼吸，看到了他的眼睛闪射出威胁的光芒，不由得后退了。但是稍后她又变得无所顾忌。她用两手撑住臂部笑了，露出洁白闪光的牙齿，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嘿，竟然还会这样！毛孩子现在凶狠起来了。”

这时候贝格尔向卡尔拉扑了过去。她这句讥讽话像是鞭笞一样打到了他的身上。他想把她痛打一顿，揍几下，惩罚她，使她不敢再讥讽他。但是这个结实有力的姑娘一下子就熟练地抓住了他的拳头，把他的手往下弯。他感到很疼、手腕被她紧紧地抓住了。现在他丝毫活动不得。卡尔拉抓住他如同抓住一个孩子，如同抓住一个玩具。两个人的脸相距一步远，相对注视：贝格尔的脸因愤怒而扭曲，眼中涌起盈眶的热泪；卡尔拉的脸惊愕不已。她会用力，有优越感，几乎是在微笑。她抓住贝格尔有一分钟之久，就像抓一只咂舌有声的小狗一样。他的手腕疼痛难熬，再有一分钟，肯定就要屈服了。这时候她把他放开了，和缓地把他推开说：“好了——现在你又听话了吧！”

但是他又扑了过来。他竟然软弱到被她制得束手无策，这使他很恼火。现在他必须战胜她，制服她。不许她对他进行讥讽嘲笑。于是他突然抱住她的腰部，想把她摔倒。现在他们两个人胸膛紧贴胸膛，气喘吁吁。对他那令人费解的激愤，那种

怒气冲冲，咬牙切齿，她觉得很惊讶，也很开心。他张开的手愈来愈有力地紧压在她柔软的，没有穿紧身胸衣的身上。她的身体总是灵巧躲闪开来，扭动着宽大的臀部。在扭打中贝格尔的脸碰到了她的肩膀和胸脯。他在混乱中感觉到一种柔和、暖人和使人陶醉的香气。这香气使他的胳膊越来越软弱无力。他不时地听到她的心脏颤抖的跳动声响和从她被压的胸部深处发出咯咯的笑声。他觉得自己的肌肉都麻木了。他像是摇撼树干一样摇撼她健壮有力的身体。这个身体有时候作一点让步，但是决没有弯下腰来，而且在反抗中好像劲头越来越大了。直到她觉得这样的游戏太愚蠢，才三下两下挣脱开了身。她猛然把贝格尔往后一推，就甩开了他："现在你可该安静了吧!"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甚至是威胁。

贝格尔踉跄后退。他的脸火辣辣地发烧，两眼充血，因此他觉得眼前周围的一切都是红色的，火红色的。他又第三次扑过来。他盲目地，不假思索地，张开双臂，活像个醉鬼。突然之间情况有了变化。她那散发开的浓烈香气，她的衣服的沙沙声，还有与她的身体热呼呼的接触，使得他疯狂起来了。他不再想狠狠地揍她，或者惩罚她了，而是想要占有这个刺激起他的性欲的女人。他把她拉向自己，一头拱到她那刺激人的身上。他激动地双手抱住她的整个身体，急切地咬她的衣服，想把她压倒。她一直还在大笑。他的触摸使她有些痒痒。不过在她的笑声中，现在有了一种陌生的，嘶哑的声音。她好像全身更激动了。她的胸脯惶恐不安地起伏。她的身体在扭斗中紧贴着贝格尔狂躁的身体。她强有力的双手愈来愈不安地颤抖了。她的头发披散开来，飘落到肩膀上，发出色情的香味，而且很浓。她的脸变得越来越激动。在扭打中她的短上衣被揭了起来，还被

弄掉了一个钮扣。情绪冲动的贝格尔突然看到她雪白的胸脯在紧张不安地闪动。他筋疲力竭，呻吟起来。他感觉到，她根本不想抗拒他，她是愿意被征服，被摔倒的。但是他的力量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了。他无力地在她身边摇摇晃晃。有那么一瞬间仿佛她自己想往后倒。她狂喜地把头向后边弯。他看到她的眼睛突然闪射出从未见过的光亮。现在她说"哎呀，毛孩子，毛孩子！"的时候，含有一种温情，一种不能抑制的急迫叹息。这时候他拉住她，他感觉到，她没有倒在他那瘦弱和颤抖的孩子手里，这时他突然贪婪地抓住她披散的红色头发，想一下子把她弄倒。她由于愤怒和疼痛尖叫起来。在暴怒中她用力一推就甩开了贝格尔的虚弱身体，他便像个轻轻的棉团那样跌飞出去。

贝格尔跌跌撞撞地往后退去，然后当啷一声在放佩剑的墙角他摔倒了，从他的手直到胳膊出现一道明显的伤痕。

他像昏迷了一样，有一分钟躺着没动。这时候她走了过来。她还在激动得颤抖，但是不放心地关怀说："你这是怎么啦？"

他没有回答。她扶他站立起来，还抚摩他。她的心里毫无恶意。他站立起来很是费力。因为他的左手插在上装口袋里，目的是不让她看见他的伤势。他不愿意承认，他的体力竟然虚弱得不能制服一个有意顺从的女人，这使他心中的愤怒像烈火一样燃烧起来。有一瞬间他觉得，他必须再攻击一次。同时他感到衣服口袋里的伤口已经流血，热呼呼的，湿漉漉的。

他踉跄地往前走，对惊惧地想要扶他的卡尔拉不加理睬。他的眼前是一片泪水的云雾，几乎不能透过这块潮湿云雾看见房间门。他心中觉得万事皆空，一切都无所谓了。在他的衣袋里血还在流。他模糊地觉得身上别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他盲目地摸索着向前走去……走向房门……走出房间……进入自己的

房间。

一进入自己的房间他就躺到床上，把受伤的胳膊伸到床沿以外。伤口还在流血，有时候还重重地啪哒一声落到地板上一滴，贝格尔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心中波涛翻滚，仿佛要闷死似的。终于爆发出了一阵猛烈的啼哭痉挛，一种愤怒而痛苦的趴在枕头上的抽噎。这种痉挛把他孩子似的发烧的身体一连折磨了好几分钟。然后他才觉得比较舒畅了。

他谛听隔壁房间。卡尔拉在那边故意用重步走动。他在这边纹丝不动。现在隔壁的脚步声沉寂了，她把箱子弄得咯吱咯吱响，还擂鼓似地敲打桌子，意在让人注意她。显然她是在等他回到那个房间。

他继续进行谛听。他的心跳越发响了，但是他的肢体一动不动。

她又来回走动了一会儿。然后她用口哨吹奏起一支华尔兹舞曲，同时她还敲击着节拍。过了一会儿他听到外边的门开了，并且在走动中重重地关上了。

在那个漫漫长夜里和第二天的早上，贝格尔都在等待施拉梅克前来谈他与卡尔拉之间发生的事。他确信，卡尔拉会立刻把一切告诉施拉梅克。他只是不知道，她是把事情描绘成一次凶狠的战斗呢，还是说成一次可笑的、无意义的乱发脾气。他通宵都在冥思苦想，他该如何回答施拉梅克。他构思了质问与反驳的长篇对话。如果他无路可走，他还编造出某些活动，急速切断讨论。有一点他很清楚：现在友情处于危急关头，现在一切都成了过去，或者必须彻底从头再来。

但是他白等了一场。施拉梅克没有来，一连几天都没有来。

实际上这个情况并不奇怪。因为通常施拉梅克也只是在需要人帮忙，或者是想讲述自己的什么事情的时候才来找贝格尔。往常贝格尔为了见到他总是得去登门拜访。这一次他觉得施拉梅克是不想露面，而他也不想到施拉梅克那里去。他怀着平静、含怒而且使得自己痛苦的固执心情等待着。这些天里他完全是独自一人，没有人到他这里来。他的自卑感空前地强烈：他觉得没有人需要自己，没有人喜欢自己，也没有人用得着自己。现在尽管有各种失败和屈辱，可他加倍地感受到，这种友情对他的意义。

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一天下午他坐在写字台前正想工作的时候，听到急速的脚步向房门走来。他立即听出来这是施拉梅克的脚步声，便当即站起身来。这时候房间门已经被推开，又砰的一声关上了。施拉梅克站在他的面前，气喘吁吁，一边笑，一边抓住贝格尔的胳膊，摇来晃去说：

"你好呀，毛孩子！别的人都来了，只有你缺席，我们也要看到你，因为你必须整天聚饮。还有事情也很顺利。真的，我通过了考试。谢天谢地，这是我的最后一次考试。下一个星期你就得对我说博士先生了。"

贝格尔十分惊讶。他设想过各种可能，只是没有想到，他们两人会这样相见。他正要结结巴巴地说几句表示祝贺，但是施拉梅克打断他的话说：

"好啦，好啦。现在别说了。你不要太劳累了。现在就走，到我那边去。要好好庆祝一番。我还要把一切事都讲给你听。就走吧。卡尔拉已经在那里了。"

贝格尔有些惊慌。他突然害怕与卡尔拉在一起。因为她现在还会嘲笑他，而他在她与施拉梅克之间又会像个小学生一样

脸红。他想进行回避。

“你一定要原谅我，施拉梅克。我不能去。在这里表示最好的祝贺！我就不去了，我有很多事要做呢！”

“你要做什么？你这家伙，现在我通过了最后一次考试，你要做的是什么？你必须高兴起来。你必须到一块来。其他什么事也不要去做。快点儿走！”

施拉梅克抓住贝格尔的胳膊，把他拉走了。贝格尔觉得自己太软弱，无力反抗。他只是模模糊糊地感到施拉梅克还具有支配他的威力。施拉梅克像拉一个姑娘似的把贝格尔拉了过来。他抓住贝格尔像抓住一个姑娘。他第一次完全懂得了，一个女子是如何完全违背自己的意愿，只是出于对强力渐渐萎缩的崇拜感情而不得不听任一个这样强壮、开朗、生活乐观的男人的控制。此时此刻，一个女子对丈夫的印象必定就像他对施拉梅克的印象一样。她必定有憎恨，有愤怒，然而也有受强者支配的软弱感受。贝格尔根本不觉得自己在走路，也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突然进入了施拉梅克的房间。

卡尔拉就站房间里。她看到贝格尔，便向他走过来，用引人注意的亲切目光打量他。这目光便像轻柔的波浪那样围住了他。卡尔拉还向他伸出了手，但没说话。她很好奇地又一次注视他，就像是在打量一个陌生人，但又有所不同。

施拉梅克为餐桌忙碌不停。他需要干些事情，讲讲愿望。他兴奋激动心情的强大活力需要这样的阀门。每逢有什么事情吸引他，他就需要来人，好结束他的兴奋。往常他本来是很冷漠的，更确切地说是沉默寡言的。但是今天他整个人都活动起来了，都处于孩子似的狂热喜悦之中。

“那么，我们现在用些什么呢？我这干燥的喉咙什么也不能

给你们讲。怎么，没有酒？通常我们晚上已经没有饮酒之乐，今天晚上一切都乱七八糟。我们来煮茶吧，煮一种很令人厌倦的，非常滚烫的茶。你们意下如何？”

卡尔拉和贝格尔都表示同意。他们并肩坐在餐桌旁边。但是贝格尔不与卡尔拉说话。他脑海里有一个思想翻来覆去，就像被关在房子里的灯蛾一样嗡嗡乱飞。他像个绝望的人一样与身旁这个女子搏斗过，那是一场梦吗？他不敢正视她，只觉得周围的空气令人窒息。他的喉咙就像被绳子扎住了。幸好施拉梅克毫无觉察。施拉梅克把杯盘碗碟弄得叮当响，嘴里吹着口哨，还说个不停。他很高兴为这两个人充当堂倌，精神焕发地为他们服务。然后他在他们对面的靠背椅上坐下，豪迈愉快地开始了他的讲说：

“你们看，我无需对你们讲，我从来学得不好。当我身穿报丧者的衣服缓慢地走到考试教室跟前的时候，我碰到一个老朋友卡尔——你是认识他的——，他看到我缺乏勇气，就开始给我以有力的安慰。但是我只是恐惧地问他——你们想象不到一个正人君子在考试前的一个小时里变得多么可怜——，考试是否困难，他在两年前遇到过什么问题。当他给我讲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浑身瘫软无力。我还赶快请他给我解说——那是一个宪法史的问题——，他便对我讲解了一番，随后他随同前来观看，我是如何被屠宰的。”

现在他是在讲些什么？贝格尔听不下去。他讲的一切都来自远方，声响如同说话而又没有意义。他心里一直还在颤抖的思想是，坐在他身边的是与他进行搏斗并且把他打败的女人，这个女人现在不是在讥讽他，而是在用温情、隐秘而又闪发光亮的眼睛打量他……

这时候他突然大吃一惊，有个手指轻轻地顺着他的伤痕抚摸他无意间放到餐桌上的手。他的伤痕还是一道红，像是火红的饰带。当他的手急速抽动的时候，他在卡尔拉的目光里遇到一个问题，一个几乎是柔情和同情的问题。灼热之火直冲到太阳穴上，他不得不紧紧扶住靠背椅。

施拉梅克还在那里不住地讲说："因此，你们可以想象到，我刚一坐在那里的第一个问题，正是那位卡尔讲解给我的。我听到身后有咳嗽声和哧哧笑声，但是我忽然觉得太容易了，我根本不生他们的气。我开始说了起来，就像融解的奶油那样。人一旦运动起来，就会继续运动下去。我一直讲到舌头都疼了。天知道，我是一个多么笨的家伙。但是我是讲了。"

贝格尔听不进一句。他只觉得，那个手指又一次抚摸起了他的伤痕，好像这种默默无声的动作痛苦地撕开了伤疤似的。一阵震颤传遍了他的全身。他突然把手从桌子上抽了回来，就像是从一个炽热的托盘上抽回一样。他心中产生了一种愤怒的迷惑。但是他在注视她的时候，他发现了，她闭着的嘴唇像是在睡觉时那样活动。她低声嘟哝说："可怜的毛孩子！"

这是摆在她嘴唇周围的无声的话呢，还是她真的讲出来的话呢？她的情人和朋友施拉梅克就坐在那边，还在狂热地继续讲说。这时候，贝格尔轻轻地哆嗦起来，感到眩晕，觉得自己苍白无力。这时候卡尔拉在桌子下边用手轻轻地柔和地握住他的手，并且放到自己的膝盖上。

他又觉得血涌到了脸上，同时心中淤塞不通，手上伤口痛如火烧。他还感觉到一个柔软的圆膝盖。他想把手急速离开，但是肌肉不听从他。它依然像个熟睡的孩子一样卧在那里，温柔地呆在那儿动也不动，被遗忘在奇妙的梦里。

而在那一边——烟雾中的那个声音是多么遥远呀——，他的那位朋友，也就是现在他所欺骗的人，还在无忧无虑的欢乐中大讲特讲他的幸运。“我最高兴的是那个狂妄之徒菲克斯这一次输掉了他的钱。你们想一想，这个无耻之徒与大家打赌说，我要落选。所以后来当我出考场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一定是既高兴又生气，我给你们说，他做的那副鬼脸，那副鬼脸呀……可是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我觉得，你们两人好像都睡着了吧？”

卡尔拉没有把手松开。因此贝格尔不得不一直想着“手……手……膝盖……她的手”。但是卡尔拉笑着表示异议说：“没有睡着。如果像你这种懒人也当上了博士，我们不该无话可说。实际上我是很想看看一个考试不及格和必定患有脑水肿的人是个什么样子。”

两个人都笑了。贝格尔哆嗦得越发厉害了。由于这个姑娘的伪装掩饰，他感到一种神秘的恐惧。她一直还在用自己的手握着他的手。她握得很有力，戒指都把他的手指压出了血印。她还把她那丰满的腿靠在他的腿上。与此同时她平静地，那么平静地继续下去，使得他不寒而栗。“现在你说吧，到底要怎样庆祝这样一个上帝的奇迹呢？如果这个奇迹没有夜游活动，那么，你就简直是一个卑劣的东西，你这个博士，你这个新出炉的博士。可是如果毛孩子成了博士，那就根本无可非议。你要注意，这情况会出现的。”

这时候她的臀部完全紧靠着他的臀部。他感觉到她的身体柔软温暖。他眼前的一切东西都开始摇晃起来，血从内向外痛苦地涌上额头。

这时候摆钟打响了。钟里的布谷鸟……布谷鸟用轻细的声

音鸣叫了七次。他猛然站起身来，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话。然后他便向另一个人——向他还是向她，他不知道了——伸出手来。这时有一个声音——那必定是她的声音——说："再见！"他觉得轻松和高兴，随后房门在他的身后关上了。

转瞬之间，当他站到自己的房间里的时候，他觉得一切都清楚了：现在他失去了他的朋友。如果他不想偷窃他的朋友，他就不能再和这个朋友交往了。他觉得，他可能抵抗不住这位少有的姑娘的诱惑。她的头发的香味，她的肢体热情剧烈的痉挛，那欲望的力量，这一切都在他的心里燃烧了起来。他知道，如果她像今天这样用诱人的微笑盯住他看，他是无力抗拒的。她对他突然强烈爱慕起来，以至为了他而欺骗施拉梅克那个坚定、漂亮、健壮的人，那个他贝格尔暗中非常嫉妒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对此全不理解，他感觉不到骄傲，也感觉不到愉快。他只感到一种强烈的忧伤：为了不在施拉梅克跟前变成流氓无赖，现在他必须躲避开他的这个朋友。当然与施拉梅克的友谊并没有成为像他所期望的那样。许多事情他都看透了，认清了有些一度使他感到迷惘的，可现在当事情成为过去，他觉得竟是这样多得无穷无尽。这是他在维也纳还拥有的最后的东西。一切都滑过去了，先是种种希望和好奇心，然后是好奇，学习的乐趣和勤奋，而现在还剩下的最后一样东西就是友谊了。他觉得，此时此刻他太可怜了。

这时候他听到隔壁房间里一阵声响。这是轻轻的哧哧笑声，现在声音大了。他凝神谛听，两只手放在怦怦直跳的胸口。他们是在嘲笑他贝格尔吗？卡尔拉把一切都告施拉梅克了吗？归根结底，这是引诱他的预谋游戏吗？他凝神谛听。不对，这是另外一种笑声，其间有咄咄的接吻声，还有激动的哧哧笑声，然

后又是说话，是亲热，他们丝毫不感到害羞的亲热。贝格尔不由得攥起拳头，一头栽到了床上。为了不再听到任何声响，他用枕头堵住耳朵。他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感觉，一种疯狂愤怒的厌恶，使他可能呕吐的厌恶，对他的朋友，对这个婊子，对他自己，他几乎参与了这样一种令人讨厌的游戏，一种对整个生活不假思索，筋疲力竭，异常惊惧和瘫软无力的厌恶。

在那些抑郁的日子里，他给他的姐姐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姐姐，我很感谢你给我的生日贺信。最近这些日子里我感到沉重。你的信提醒了我，告诉了我：今天我满十八岁了。我读过之后，觉得这与我无关，觉得这不是真的。因为信中所有那些关于我的自由与青春的幸福的话，如果不是出自你的可爱的手，如果不是用我幼年时代所熟悉的笔迹写的，我真要看作是一种讥笑。因为如今我生活中的一切与你所能想象到的我的样子完全不同，与我自己原来的希望也完全不同。把这一切都写给你，我很难过。但是在这里我再没有别的人可谈。这几天我没和一个人说过话。有时候我在街上跟在别人身后，听人家谈话，只是为了要知道，说话声音是否好听。我对什么也不了解，对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事情也没有办成。现在我毫无目的，正在走向毁灭。这几天我没有重要事情，没遇到一副熟悉的面孔。你不明白孤寂地处于千百个人中间意味着什么。

我和施拉梅克的关系也是一切都成了过去。这里发生的事情我不能对你一一详述。因为你不会理解这里的事。甚至我自己也几乎不能理解。我没有过错，他也没有过错，而是在我们中间有了一个类似双刃剑的东西。现在在我失去了他以后，我才知道，他是我在维也纳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

还有一件事，我只能告诉你，你可不要透露给别人。就是

现在我不再学习了。这几个星期我没有去上课，我的书本上已经积满了灰尘。我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可是我再也学不下去了，我变得愚顽不灵。这里没有什么职业吸引我，没有什么职业能帮助我摆脱这种可怕的，令人窒息的孤寂感。在这里我再不想做任何事情，这里的一切都令人厌恶。我憎恶我所走的街道上的每块石头，我憎恨我的房间，我憎恨我所遇到的人。我是带着痛苦呼吸寒冷、潮湿和肮脏的空气的。这里的一切都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要毁灭了，就像沉沦在一个泥潭里一样。也许我还太年轻，可以肯定，我太软弱。我没有铁拳，没有决心。我像一个孩子一样立身于忙忙碌碌的人群之中。

我明白了一点：我必须再回到家里。我还不能这样孤单地生活，也许要过几年。但是现在我还需要你，还需要父亲母亲。我还需要爱我的人他们在我周围并且给我以帮助。是的，这是幼稚的，是一个孩子在黑暗房间里的恐惧，但是我别无他法。你一定要告诉父母，我想放弃学业，再回到家里，当一个农民，或者当一个抄写员，或者无论当个什么。你会告诉父母亲的，会向他们说清楚的，对吧！请你赶快做这件事吧。现在我觉得脚下的土地好像燃烧起来一样。我始终不大明白，我心里的一切都催逼我回家。现在在我写信的时候，一切都令人十分渴望地苏醒起来了。我知道，我别无他法，我必须回到你们身边。

这是一次逃跑，是对生活的一次逃跑，而且不是我的第一次逃跑。你还记得吗？当初把我送到文科中学，第一次走进教室的时候，教室里边有六十个陌生的孩子，都用好奇、傲慢、讥嘲和惊讶的目光看我。那时候我也是立刻就跑掉了。我跑回家里整整哭了一天，再也不肯回到学校。现在我还是那时候的那个孩子。我还有那种愚蠢的恐惧，还有那种焦急的，要回到你

们身边，回到一切爱我的人们身边的乡思。

我必须离开，我必须离开。现在我一旦有了乡思之后，我就觉得，没有后退之路。我知道，如果我回到家里，作为一个生活所不喜欢的失败者回到家里，很多人都会嘲笑和讥讽。我知道，这么一来父母亲心爱的希望也就骤然落空。我知道这种虚弱是幼稚可笑的，是怯懦的。但是我不能做任何与此相反的事情。我觉得，在这里我无法再生活下去。谁也不会知道近几天我在这里所忍受的事情，谁也不能比我自己对我轻视得更厉害。我觉得自己如同一个命运已定的人，一个有病的人，一个残疾的人。我与别人完全不同，所以眼噙泪水。我感觉到自己更糟糕，更低劣，更无用。我是……”

他停住了。他担心自己的痛苦剧烈爆发。现在在笔尖迅速表现出他的激动感情的时候，他才注意到，自己的心里积聚了多少痛苦，而且这种痛苦要突然爆发，直奔向宽广的激流。

他可以写这些吗？他还可以使他仅有的亲人心烦意乱，把没有人能够给他解除的负担硬压在他姐姐这样一颗温柔的姑娘的心上吗？他好像在云遮雾罩的远方看到了她那有一双明亮大眼睛的面庞，她的两只眼睛在微笑中闪射光彩。他还看到，她如何惊惧地紧绷着嘴唇，脸上掠过一阵颤动，泪水从变得苍白的面颊上缓缓流了下来。为什么要骚扰这样的生活，一个呼救的喊声就会使她惊恐万状。如果要有一个人受苦，那他就独自一人承受。

他打开窗户，把信撕得粉碎，并且把碎纸片撒进了黑暗之中。不，他宁可在这里静悄悄地走向毁灭，也不去求助于人。他不是学习过，生活消灭一切不适用的东西和衰弱的东西吗？生活也会公正地对待他，不会放过他的……

白色的纸条缓慢地飘落到院子里，犹如巨大的石头沉入了深不可测的水中。夜空昏黑，没有星光。有时候云彩较为明亮地掠过昏黑的高空飞去。风把呼呼响的潮湿空气吹向无数沉睡的房舍。处处都有一种轻微的骚动不安。持久吹动的风就像是激动的呼吸一样，从不停呻吟的窗户和颤抖的树木上都发出飒飒响声，仿佛有人在黑暗中的恶梦里低声说话。风刮得越来越大了，云彩像闪电一样在天空黑色大衣的上边飞过得更快了。在这些少有的激烈动荡中，谛听的人一下子就认出来了，这是带来春天的最初几个奇妙夜晚的冲动。

随后春天来了，来得十分缓慢，像个犹疑不定的客人。贝格尔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几乎再不认识春天了。经常每逢消冰融雪的风第一次吹过白茫茫的原野的时候，每逢黑色的土块从雪底下绽开跳起的时候，他的感觉如何呢？他常常站起身来，打开窗户，感受吹到袒露的胸脯的清风，听那渴望树叶的林木的呻吟，这时候他那最初的，无法抑制的恐惧到哪里去了呢？他对千百种琐细事物的喜悦，对远方的鸟鸣和追逐飘浮的白云的喜悦，他感觉到土壤里缓缓细流的哗哗响与沙沙声的喜悦，都到哪里去了呢？听到土地里发出的细微的沙沙声，看到园中树枝梢头长出细小发粘的苞苞和它们随后长成畏畏缩缩的嫩叶以及一朵仅有的没有色彩的花时，他的喜悦到哪里去了呢？在血液深处颤动的不安何在呢？那种无拘无束的火热的欢乐何在？甩掉大衣，沉重的鞋踏在鼓胀起来的湿漉漉的土地上，跑上高冈突然放声高喊，无意义的欢呼，就像一只鸟垂直升入灿烂的高空，他的喜悦何在呢？

啊，这里的春天如此宁静，为此没有任何骚动不安。或者

是他心中轻微困倦的疲劳，这种百无聊赖使他完全感觉不到快乐，感觉不到烘暖房顶的，柔和的金黄色阳光，感觉不到街道变得爽朗明亮和充满生机。为什么这一切很少使他感动，以至他从来不到外边，不到普拉特游乐场，也不到卡楞堡山上去——他只是从远方看到了这座山，不过那好像是被活动的空气移近的一样。他的活动范围有限，从来没有走出过市区。他越来越疲倦了。他坐在往常只属于儿童和少数老人的申博恩小公园里。他是为了学习或者是阅读前去的，但是他没有触动书本。他只是看孩子们怎样游戏，他心中也产生了要与孩子们一起玩耍，重新返回到那种明快的无忧无虑中去的愿望。

他早已放弃了学习。他只是悄悄地苦度生活，静观种种事物，但却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他曾经想重新振作起来，于是就去了医院。他进入宽敞的庭院，里面的树木开满鲜花，它们无忧无虑地轻轻摇曳对周围可怕而神秘的命运好像一无所知，这时候他忘记了自己，在一条长椅上坐了下来。那些病人都穿着亚麻布的蓝色长衣走了出来，迈着初愈病人的胆怯的脚步。现在他们都在休息，双手都平静无力，没有微笑，也没有交谈，只是沉浸于觉醒的生命的麻木和迟钝的感情之中。他就这样坐在他们中间，让温暖的阳光从手指上边缓缓流去，疲倦得梦一般空无所视。他忘记了，他要来这里干什么。他只感到，现在人们都走了，在圆大门的后边那里是一条喧哗吵闹的街道，时间在慢慢流逝，而阴影在不引人注意地向前延伸。当有人给病人发出返回信号的时候，他大吃一惊。他不是作为他们中间的一员坐在那里吗？他不是也许比他们所有的人病得更重，更接近死亡吗？说也奇怪，他再没有任何追求了，他就干坐着，看时光渐渐消逝。

到了晚上，有时邪恶的灯光在他的心中跳动。他的衣着逐渐不修边幅了，他与他看不起的女人鬼混，因为他必须把她买来，感情麻木地在咖啡馆里坐若干个夜晚。但是他对所发生的这一切，既没有乐趣，也没有欲望，仅是出于对无可救药的孤寂感到的一种模糊的恐惧。自从他不再与别人交谈以来，他的嘴唇周围出现了明显的皱纹，因此他避而不看自己在镜子中的映象。还有几次他想振作起来，不过他总是又回落到若有所思，但却没有目的的冷漠状态，就像是被堆积起来的孤寂的重负压得要死一样。

然而生活把他召唤了回来。

有一次他在深夜回到房间，感到疲乏，烦恼和对沉默地等候他的房间的恐惧。这时候他发觉自己必定是把房门钥匙遗落在路上了。他按响门铃，那管给他开门的不是女房东，而是施拉梅克。这时候响起了趿里踏拉的匆忙脚步声：女房东举起煤油灯，认清来人，打开了门。灯光照到女房东凌乱的头发，照到她那使贝格尔几乎感到陌生的面孔。这时候贝格尔看到，她熬夜太久，眼皮发红，嘴周围都是忧伤的皱纹。随后他惊惧不安地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得这个女人到夜间两点钟还没有睡觉？他担心地询问她。

“哎呀，博士先生，您有所不知呀，我的女儿米齐得了猩红热。她的情况很糟，很糟！”她又开始低声哭泣起来。

贝格尔吃了一惊。他对这件事竟全然不知。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女人有一个女儿。有几次他外出或者归来的时候，在外面昏暗的前厅里看到个瘦弱的孩子，是个十二岁或者十三岁的女孩子，她说声“您好”就快步走开了。他从来没有同她说过话，

只是看到过她。他突然感到心头沉重，几个月以来，咫尺相距，一墙之隔，可他从来没有观察过。发生这样的遭遇，就在他生活的近旁，他却没有预料到。他是如何渴望得到别人的信赖的，而当死亡在隔壁房间与一个孩子搏斗的时候，他自己却像一头畜牲一样地睡觉。

他想安慰这个哭泣的妇女："情况就会好起来的……您放心好啦……"然后他又怯懦地说："也许我可以看望你的女儿吧？我固然懂得还很少……我还只是刚刚入门，但是我仍然……"他心中突然强烈地苏醒了对于学习的渴望。他真想返回去，把书打开，重新开始学习。

这女人踮着脚轻轻迈步，领着贝格尔朝病人那里走去。这是一个狭小的旅馆房间，里边闷热，弥漫着煤油灯的浓烟，迎面是一个火墙。在这里人们对春天毫无所知，只是从有时受阳光照射的窗玻璃的苍白无力反射中认识太阳。当然，现在他看不清楚这个房间是多么简陋，因为一切东西都融化在模模糊糊的昏暗之中，只有在放床的房间角落里发出微弱的黄色灯光。那姑娘在不安的睡眠中，面颊烧得发红，一只消瘦胳膊垂落在床沿外边，像是被忘了一样。她的嘴唇收拢起来，乍看她那漂亮的面孔上没有迹象表明她生了病，只有呼吸声粗大和有时候的痛苦说明有病。

女房东轻声讲说，一再因为哭泣而中断："今天医生来看过她了，但是医生对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在这里守护了三个夜晚，白天我得去工作，当然女邻居会帮助我，她白天就在这里。但是现在已经三夜了，我守在这里，情况不见好转。我的上帝，只要平安无事，怎么都行。"

一阵啜泣打断了她的讲述，在她的整个述说中流露出一种

强烈的绝望情绪。

贝格尔心中冒起一种奇妙的感觉。他第一次觉得自己能够帮助一个人，第一次愉快地觉察到某种具有他的职业光辉的东西。

“夫人，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您的身体垮了，就不能帮助孩子了。现在您去睡觉，这一夜我留在孩子身边。”

“但是博士先生！”

她惊讶地举起双手，好像她不能相信有这样的事。

“现在您一定得去睡觉，您缺少睡眠。您就相信我好了。”

“可是博士先生……不……不……您怎么能来做这样的事……不……这可不行。”

贝格尔感到心里增强了信心。某种自我感觉炸开了近几个月里聚集在他胸中的垃圾。

“这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责任。”他很自豪地说，好像他很高兴在夜里，在某个远未来临的时刻突然发现了自己整个迷误的生活的意义和目的。

他们没有争执多久。这个女人太疲倦了，睡意正重压她的双眼，很快她就让步了。贝格尔还阻止了女人怀着真诚强烈的感激之情来吻他的手。然后他便把她领到自己的房间，让她睡在长沙发上。自从孩子生病以来，这几个夜晚她都是在厨房里的一个软垫上睡觉的。所有这些琐碎的，但是在她的悲剧中却是可怕的事情，他全然不知。现在却使他感觉到，他的服务不是一种业绩，而是对严重过错的一种消除。

现在他坐在姑娘的床前，他心里有一种难以描述的感受：无论如何，生活好像变得比较温良与和善了，就像他的呼吸现在只要吸气与呼气一样。现在他才比较详细地看清了狭窄光圈环

绕的面庞。来到维也纳这段时间里，他还从来没有这么密切地感觉到过另一个人的存在，他还从来没有这么长久地端详过另一个人的面容，他还从来没有能够谛听到另一个人面部纹路中所有的一切。他在这样端详她的时候，心中产生了回想。在这个干瘦嘴唇周围某个地方十分温和地熟睡着一种与他姐姐的相似性。只是她这一张脸更加天真，更加发育不良和更加忧伤憔悴。一种好奇心慢慢向他袭来：眼睛会是什么样子？是否也像他姐姐的眼睛。他还像进行谴责一样不住地诉说自己的失误。为什么他十分冷漠地从这个姑娘和她母亲的身边走过？为什么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住在他旁边的她们母女二人？为什么她这张嘴从来没有对他微笑过？她这双眼睛对他就像现在被关闭在眼睑圣龛中这样陌生？为什么他对在柔和呼吸中起伏不停的狭小胸膛里生活的东西毫无所知呢？他很小心地把孩子伸到床沿外边的干瘦小手拿起来放到被罩上，他的触动就像爱抚一样温柔。然后他便安静地坐下来，对孩子凝目而视，痛苦地回想自己耽误了多少学习，并且默默地发誓要从根本上开始他的生活。梦想的景象已经消失。他把自己看作是医生，是助人者，这种诱人的思想使得他的血液变热了起来。他的目光总是围着这个天真女孩的苍白脸庞，严密地盯着她看，仿佛他用这样的目光就能保护她的命运，拉住她受到威胁的生命。

孩子突然活动起来，她睁开了眼。这是一双大大的，烧得发亮像在泪水中射出光芒的，闪烁不定的眼睛，她的整个面容变得开朗了。这双眼睛先是在转动，好像一定要在什么地方看穿高烧和阴影尚存的梦想的云雾。然后像是吃了一惊，它们停留在贝格尔的脸上。她的双眼询问一样探触他的面容，然后紧紧地盯住了他的目光。她干裂的嘴唇不大明显地动了一下。

贝格尔站起身来，擦干她发烧的额头，然后让她喝水。姑娘探身向前，急切地喝了水，随即又无力地躺回到枕头上，两眼目不转睛地看着贝格尔。看来他不完全理解她的目光，但是在目光的惊异里掺和有某种感激。她不住地盯着他看。现在当他为她那令人费解的深沉目光而略微颤动地转身要在房间里找事做的时候，他不需看到就知道那孩子闪烁泪水的大眼睛到处都在跟随着他。他回到床边的时候，她的嘴动了一动。他不明白，她是想要说话呢，还是想要微笑。然后她合上了眼皮，脸上的光泽便消失了。随后她又沉默地，无力地躺下睡着了，现在的呼吸更加轻微。

在气息全无的寂静中贝格尔突然觉得自己的心跳得很厉害。他心中有了某种幸福感，而且这种幸福感在无法遏制地增长。他生平第一次主动地把自己置入另外一种人的圈子里。他觉得，好像有人在对他大声诉说感激的话和肺腑之言，好像在这几个小时里他就要有重大和美好的事情发生一样。他简直是在充满深情地俯视这个姑娘，俯视托付给他的第一个人，他应该为这个人夺回生命，这个人为生命赢回了他本人。他毫不间断地望着睡着的女孩，觉得这漫长的几个小时变得轻松了。灯光在突然暴跳之后随即熄灭。这时候他发现黑暗已经逍遁，清晨已经带着最初的曦光守候在窗前，感到十分惊讶。

·

上午医生来给病人进行检查，贝格尔以医学大学生身份向医生作了自我介绍。他深感自己无知的痛苦胀到了咽喉，但还是问医生，是否还有危险。

“我看没有了，”医生说，“我觉得危机已经度过。值得注意的是，对这类病，儿童的抵抗力比成年人强得多。仿佛在孩子

们身上他们还没有用过的生命力能够抵制死亡，战胜死亡。几乎所有儿童疾病的情况都是这样：孩子们征服儿童疾病，而成年人则死于儿童疾病。”

医生检查病人。贝格尔激动地站在一旁。当他看到，医生是如何理解病人的每一句话，如何仔细观察病人的每个动作，他便在内心深处感觉到原先被他盲目选择的和长期被他轻视的这种职业的奇妙力量。他觉得这种职业全部的美就像突然出现的太阳一样升起来，照临一个床上，把希望、承诺，也许还有健康，像礼品一样放到那里。此时此刻他觉得自己整个人生的方向都明确了：他必须积极主动和于人有益，然后大家就不会觉得他是陌生的，他也就不再是孤寂的了。

他就这样开始接受了整个照料这个姑娘的工作。他没有自己的安排，而是专心致志地监视病情变化。他守在病人床边，度过夜晚和大部分的白天。那一夜确实就是危机的一夜。病人的烧退了。他能够与小女孩谈话了，他很乐于进行谈话。每次他到外边去，总是要给她带来几朵鲜花，总是要给她讲说春天。在往常只有孩子们玩耍的申博恩公园里，现在春天已经悄悄地把树木变成了绿色。他还告诉她，其他女孩子都已经穿起了鲜艳的衣服。他给她讲，明亮的太阳正在外边放射光辉。他给她讲各种故事。他给她朗诵。他许诺她不久就会康复。除了看到她的快乐以外，他没有感到更为由衷的欢愉。在这种幼稚的，故作天真的谈话中他觉得轻松自在。有时候他甚至惊异地听到自己愉快的放声大笑。

面色苍白的小姑娘躺在枕头上只是微笑。她笑得乏力，她的嘴唇周围现出一道轻轻的，可爱的线条，旋即又像一缕清风一样飞去了。但是他在注视的时候，她的目光——她那十分深

沉，呈现灰白色的眼睛从最底层发出的优美灿烂的目光——平静地落到了他的脸上，像一个孩子抱住母亲的脖子那样，完全不感到惊讶和陌生，只是热情而忧郁地依恋。现在她也可以讲话了。不久以后，她与他说话便没有刚开始时的那种畏惧了。

她最喜欢听他讲述他姐姐的事。她的相貌如何？是高个头还是矮身材？她穿什么样的衣服？她在学校里是不是听话？还是她是否和他一样，有这么一头金黄色的头发？还有他是否能够安排他姐姐有朝一日到维也纳来？维也纳肯定会比那个名字拗口，使她发笑的小城市美好。还有她是否也这样生过病？她提的都纯粹是孩子们的幼稚问题，而且不断地提新的。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使贝格尔感到厌倦，他乐意回答。他感到愉快的是，他可以满怀热情地讲说一次他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爱的姐姐。因此当这个姑娘请他讲他的姐姐的时候，他便从自己的写字台里把照片拿了出来。

她那瘦削，苍白，还完全是透明的孩子的手好奇地拿起了照片。

“在这里，”——她十分小心地用手指抚摸着照片说——“这完全是您的嘴。只是您常在她这张嘴周围加了一道好凶的皱纹，看起来您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从前每当我见到您，我就老是怕您，您就是那个样子。”

“那么现在呢？”他微笑着低声问道。

“现在不再害怕了。但是您告诉我，她也有像您这样的眼睛吗？”

“我想是的。”

“而且也像您的眼睛这样大，对吧？您的姐姐一定很漂亮。啊，您看呀，她的头发与我的完全一样，也是辫得圆圆的。母

亲最初不想让我用这样的发式。她说，这样的发式使我显得年纪太大。但是我已经不是孩子了，我已经受过坚信礼了。”

她把照片还给他。他对她注视很长时间，没有说一句话。他第一次不能完整地从照片上重新找到自己记忆中的容貌。他姐姐和这个姑娘的俊美而苍白的面容不知不觉中汇聚到了他的内心体验里。他不能把她们再区分开了，在他的心中她们两人的微笑和声音都合而为一，就像现在这两个信赖他并喜欢与他在一起的女人在他的生活中合而为一一样。卡尔拉的形象已经从他的记忆中消散净尽了。在这么多天里他一次也没有想到过卡尔拉，也没有一次想到那些时光，现在他平静地想起来，那就像一次酗酒，一次陶醉一次愤怒中的蠢行一样。他已经完全忘记了在这里度过的那些毫无生气的不幸日子。

他只是觉得，他非常幸运。他觉得，仿佛他在晚间的黑暗中走了很久，突然很高兴看到一道白光，像是远方的星星发出的光芒。这道光亮来自一所他可以在里边休息，并且作为亲爱的客人受到接待的房子。他这个幼稚的人，软弱的人，在女人跟前失去勇气的人，有过什么愿望呢？有经验的人必定觉得他太愚蠢，纯洁无辜的人必定觉得他太怯懦。他确实还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一个尚未成熟的人，一个梦幻者。他来得太早了，过早地挤到了只渴求成熟的生活果实的她们跟前。但是这里的这个孩子，女人在她身上才萌芽，快要长出蓓蕾，不过还处于潜藏状态，还是柔弱的，没有骄傲，也没有贪欲。现在迎着他成长的不是他能够做主人的命运吗？不是他自己可以培育的一种灵魂吗？不是一颗业已无意识地就倾慕他的心吗？一个比迄今所有的梦更甜蜜的梦，而且比他空虚时刻的模糊形象有如热浪一样拍击他的胸膛更为真实。

后来，他对她越是经常地观察，越是长时间地了解她时，还有她的面颊在病后轻微泛红，年轻的面庞俊美，他心中便油然而生一种默默的，完全无所希求的温情。一种兄妹间的温情，能够抚摸她瘦小的双手和看到她的嘴唇上绽开的笑容，就是幸福了。

有一次她又安静地，十分安静地躺着。他们两人都沉默无言。他突然产生一种他自己并不理解的要求。他走到她的床边，以为她睡着了，但是她只是在安静地躺着，两眼还引人注意地对他微笑。她的嘴像一朵向内卷的苍白的玫瑰花瓣。他突然知道了他所想要的东西：用自己的嘴唇只是很轻，很轻地触动一下她的嘴唇。

他弯下了身来。但是甚至面对这样一个生病的孩子他也还是没有勇气。

她仰视他说："现在您在想什么？"

这时候他感觉到，他不能再沉默了。他用很轻的声音说："我很想吻你一下，可以吗？"

她一动不动地躺着，只是微笑，那是她明亮闪光的眼睛深深触动他的内心的微笑。这不再是孩子那样的微笑，而已经是像个女人那样的微笑了……

这时候他便俯下身子，轻轻地吻起孩子那张细嫩的，没有经验的嘴。

几天以后，病人第一次可以起床了。现在她很高兴离开了床铺，坐在靠近窗户的靠背椅里。贝格尔坐在她的身边，很骄傲地看着她。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仿佛他帮忙拯救了她，仿佛他的事业就是她如今又属于了生活。她好像在生病期间长高

了，身上的孩子气也悄悄地蜕掉了。她像年轻姑娘一样坐在那里。她的愉快根本不再是任性的，孩子气的了，而已经是深思熟虑和感受深刻的了。窗外风和日暖，使人惬意。她轻步走近窗户说："如果我还不能走出去，那么，春天就应该走进来呀。"贝格尔觉得这就像是一个小奇迹，像是生活中的一个从来没人知道的可爱之处。他再也不为自己爱上一个十三岁的姑娘感到羞愧了，他知道，在她康复的这些日子里他所经历的一切几乎全部都是梦幻的和不可重复的。他奇妙地感觉到一种大胆的，完全没有被女性的羞惭迷惑的信赖，感觉到她对他亲切而愉快的喜爱。现在她经常称他的名字进行交谈，拿他开心取笑。他欢乐嬉闹中有一种强烈的幸福感，再不觉得孤寂了，从内心里又发出了欢笑。于是他记起被遗忘了的童年时光的语言。随之每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就产生温柔的梦想。他看到她成为一个女人，看到她聪明、认真和善解人意。他还看到自己与这些景象交织在一起，于是他懂得了，她应该是为他成长，为他发展。

但不这样他的孤寂也结束了。姑娘的母亲就在这里，她对他仰视如同一个神。她好像整天都在想方设法对他表示感激。他在经常与她谈话的时候，注意到了，这个可怜的女人经历坎坷，尽管地位卑微和感到失望，却保持着令人感动的善良。现在他很后悔，从前粗暴地从这些从属于他的人身边走过去，并愉快地感觉到，现在为这个过失进行了补偿。

他也又找到了施拉梅克。有一次他在郊外遇见了他。贝格尔对于自己能够与他作欢快和无忧无虑的谈话感到惊讶，他们也谈到了卡尔拉，而且在说到这个名字时再不感到难过。他心里非常高兴的是，他的走路姿势中渗进了一种自由轻快和无拘无束，这使他挺直了腰板而且富有弹性。生活好像从各个方面

在激励他，一切都顺理成章，现在他心中涌起的惟一强烈的要求就是打开尘封的书本开始学习。他的职业正以灿烂的金光吸引着他。他还想再等几天，等到这个姑娘完全康复，去尽情享受他的第一次成功，享受梦幻般的，在这些光辉日子里时时刻刻都感觉到的乐趣。

贝格尔这两个星期几乎不认识街道了，他只是偶尔从病人的房间急忙跑下楼去办点什么事。当他第一次又慢悠悠地在太阳照得闪闪发光的石块路面上散步的时候，他才完全感觉到了春天。现在春天清爽芬芳的气息颤动着传遍了节日般灯火辉煌的城市上空。他觉得，好像他今天是第一次看到了这个城市，好像这个城市是从朦胧潮湿的云雾中闪光发亮地显现出来的。他看到约瑟夫施塔特的这些他一向觉得腐朽和肮脏的古老房子。现在这片光彩熠熠的蓝天画出了古老房子和烟囱的轮廓。他对这个城市像对家一样亲切熟悉。他感觉到从宽阔大街后边遥远的地方进行窥视的卡楞堡山长出了一片嫩绿，这像是一声问候。他觉得所有的人容光焕发，有时他还觉得从身边走过的妇女的目光仿佛是对他闪烁。也许这就是他自己内心的光辉在各种事物上的反映？是从昏暗瞳孔和闪闪发亮的窗户，从微微闪光的街道和在玻璃窗后边苏醒过来的色彩艳丽的花草那里得到的反映？这一切都再不是敌对地和陌生地环绕在他的周围，而是像成熟的果实那样，展示吉兆，色彩斑斓。这是很快到来的财富和享受的奇妙预感。从周围的万物之中接连不断地奔涌出新的洪流，它带走一个人就像带走一个波浪一样。他完全被这样的幸福感所左右了。

不久以后他感觉到了轻度眩晕。他像醉酒一样，觉得两脚

沉重，仿佛有个沉沉的铅制环箍套在头上。突然间他感到体乏无力，像是一种春天的疾病。走到环形大道他就不得不坐到一条长椅上。阳光照在他的面前，照在他的手上，照在他冷得有点打颤的身上。这阳光没有经过稠密树叶的过滤，而是完整的，直射的，具有强烈的威力，使他不得不把眼睛闭起来。喧哗声从石块路面上冲过去了。人群走过去了。但是还有某种事情迫使他继续紧闭眼睛，纹丝不动，像浇铸的一样坐在粗硬的长椅上。他就这样坐了两个小时，直到天色朦胧，凉气降临的时候，他才振作起来，像个病人那样，艰难地走回家去。

他走过那个姑娘住的房间。他觉得，现在他必须独自一人，最终清算近几个星期里使他变了个样子的许多新的经历。他在写字台前坐下来，整理自己的书籍和笔记。他明天就开始学习。

这时候他手里拿起一本厚厚的，没写过字的练习本，他几乎再认不得这个本子了。他到维也纳来的时候，本来是要把它用来记日记的。他总是等待恋爱经历和重要事件，为的是要值得写到第一页上。他一直在等待，最后到日子变得越来越单调乏味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练习本彻底忘掉了。现在他觉得这个练习本是一个预兆，因为他的生活刚刚开始。现在高居于令人绝望的黑夜之上的群星开始放射出了光辉。这个练习本应该成为重要经历的日记本，而且他没有把握地觉得，也许会成为爱情经历的日记本。他心里有个声音在说，仿佛对这个女孩子的喜爱将来就会成对一个女人的爱情……

他把灯头拧高，然后取来墨水，黑色的和红色的，取来各种蘸水笔，便开始用许多字母花饰和阿拉伯式的云形图案在练习本的第一页上绘制出了但丁的话："Incipit Vita Nuova"（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喜爱写美术字这种游

戏，甚至在他想要记录下自己的未来和过去的时候，他也用涂上黑红二色飞舞飘动的漂亮字体写出这句话："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这句话应该像血一样闪耀光辉！

现在……他停了下来……一滴溅出的墨水落到了他的手上，形成一个小小的红色圆斑。他想擦掉这个斑点，可是擦不掉。他便蘸水往斑点上抹。红色斑点还是没有褪去……真是奇怪！……他又尝试一遍，还是白费力气。

这时候突然有个想法闪电一般贯穿了他的全身。他觉得他的血凝结了。这是怎么回事？……兴许是？……

于是他踌躇再三，终于满腹狐疑地把袖子捋了起来。他发觉他正在抚摸的手变冷了。他的这只手上也有了红色的圆形斑点，一个，两个，三个。他一下子了解了不久前的劳累和精神负担。他现在有了足够的了解。他的太阳穴里开始了更强烈的跳动，喉咙发紧。发冷，他觉得桌子下边的一双脚像是沉重而陌生的木头。

他踉跄着猛地站起来，带着惊惧的目光从镜子前边走过。不行，不要朝镜子看！什么事也不要干，不要喊叫，不要哭泣，不要抱什么希望，也不要有什么期待，因为这确实是无法改变的。而且这情况也是很自然的。他受到了传染，他患上了猩红热。

猩红热……这时他突然听到，好像有人在房间里大声说医生当时讲的关于儿童疾病和猩红热的话："儿童比较容易战胜，成年人则会死亡。"

猩红热……死亡……他觉得这些声音掺杂在一起。猩红热——这是一种儿童疾病！这不就是他整个一生的象征吗？——，他作为一个成年人却患上只属于儿童和童年时代的疾病，而成年人战胜这种病比儿童更加困难。真奇妙，他忽然

懂得了！

但是死亡——他心里对它极为反感。要是在三个星期以前，他会多么高兴地去了结，会多么高兴安静和不引人注目地离开既没有人听他说话，也没有人对他说话的舞台。可是现在呢？生活为什么这样戏弄他，诱人的东西在最后的时刻向他显现出来，使得他难于告别呢？为什么偏巧在他又和人们联系起来的时候，在有些人也许会遭受折磨，也许比他本人遭受更多的折磨的时候呢？

随后他感到浑身疲惫，一种无声的，不知所措的听天由命。他直愣愣地眼睛盯着那些红色的斑点，到最后这些斑点在他的眼前都像火星一样跳起舞来。他觉得一切都是乱纷纷的，他只是感到，这是一场梦，不管是幸运或是灾难，是人群或是孤寂，是过去的或是未来的。他再没有什么欲望了。他痛苦地想，在这样的时刻里的这样一种安静就是死亡。

只是，他还想去告别。

他走进这个姑娘睡觉的房间，一眼便看到她安详而又十分熟悉的面容。他不是梦想过去这里他会有什么命运吗？通过这个姑娘，他的命运不是已经变得与他所想的完全不同了，变成死亡而不是生活了吗？

他用眼光深情地抚摩她的面容。他把她在睡梦中浮现在嘴周围的微笑撷取下来放到自己的嘴唇上。当然，在他走回自己房间的时候，这微笑已经衰落，像一朵枯萎了的鲜花。

他又撕碎几封信，在一个便条上写下一个地址。然后他按铃，等候人来。

姑娘的母亲立刻疾步走了过来。她总是匆忙地赶来为她敬若神明的贝格尔做事的。

"我,"——他不得不再说一次话，声音不很坚定——"我觉得我的情况不大好。请您给我整理一下床铺，然后请您叫医生来。如果我的病情严重，请您给我的姐姐发一封电报。这是她的地址。"

两个小时之后他发高烧躺倒了。

他的血液烧得可怕，仿佛尚没活到的时间的全部力量，从来没有消耗过的热情，要在他漫长一生仅剩下的两天之内把他烧死一样。全楼一片惊惶混乱。那姑娘哭着悄悄走了过来，她不敢抬头看人，好像害怕有人会责难她似的。那个女人绝望地跪在前厅里耶稣的十字架像前，啜泣着为垂死者祈求生命。施拉梅克也来看望了他好几次,并且用很坚定的信心向大家保证,贝格尔的病情会好起来的。可医生的看法不是这样，于是就给贝格尔的姐姐拍发了电报。

这位不省人事的人全身高烧持续了两天，高烧在红色的浪花中把他抛上抛下。他还醒过来一次。他的血液变得平静了。他纹丝不动地躺着，两手无力，眼睑微闭。

然而他很清醒。他觉得这个房间现在一定很明亮，因为他的眼皮上边像是有一种玫瑰红色的云雾。

他依然纹丝不动。这时候附近的鸟开始啾啾鸣叫起来。最初是小心翼翼地叫，仿佛在试试参加看。然后开始了叽叽喳喳，接着又是欢呼，音调高亢，起伏波动。病人细心倾听。他模模糊糊地想起来，现在必定是到了春天。

鸟叫的声音愈来愈大了，简直是在用欢呼使他痛苦。他觉得鸟巢好像就在他的床的近旁。尖厉的叫声使他感到刺耳……但是，啊！现在鸟的叫声又变得很轻很远了。这鸟一定是落到

了一棵树上，是在外边的春天里。这鸟的歌声越来越低，越来越柔和，像是笛子的声音，又像是一个姑娘的歌声。或许那根本不是一只鸟吧？这不就是一个姑娘银铃般婉转曲折的美妙歌声吗？

一个姑娘，一个孩子……回忆又迟疑地飘荡起来，触动他的心。慢慢地，他又想起了许多，但是它们不是井然有序，而是一个连着一个的图像。从遗忘的黑暗中浮现出来。孩子的微笑面孔，现在变得隐隐约约，但很甜美，这是那次偷偷的一吻。随后是病和这位母亲，这整个楼房——经历的圆圈又回去了，他突然明白了，他是生病躺在这里的，也许必定要死了。

他睁开沉重的眼皮。没错儿，这就是他的房间。他是独自一人呆在这里的。附近的那只鸟不再鸣叫了。往常滴答滴答急迫走动的摆钟也沉默无声了，忘记给钟上发条了。他没有去注意，便又慢慢闭上了眼皮。他回想房间犹如回想远方一样。他到维也纳来的第一个夜晚，外边秋雨霖霖，他正是坐在这个房间里，在痛苦的孤寂中哭泣。随后与施拉梅克有关的事情，还有其他色彩缤纷的事情，都接踵而至。但这完全不是真实的了……那样陌生……这不太好，但是也不痛苦……事情都这样飞逝而过，飞进巨大的，昏暗的虚弱之中。

这时候他……突然间……听到隔壁的房门关上了，然后是脚步声。他听得出来，这是施拉梅克。没错儿，这是他的声音。他是在和谁说话呢？他的血开始在太阳穴里边砰砰跳起来……现在正在隔壁房间里放声大笑的这个人不就是卡尔拉吗?哎呀，这笑声让人多么难受呀！现在她应该安静了！他想休息……沉默……安静。但是不，他们在干什么呢？他听到他们在欢笑。他忽然像是透过玻璃一样看到了隔壁房间里边。施拉梅克站在那

里，搂抱着卡尔拉，正在吻她。她的臀部向后边弯下去，眼睛在笑，像当时那样，完全像当时那样……

他的双手在发烧。隔壁房间里他们怎么笑得这样发疯！这使得他痛苦。他们不知道，他是要死在这里的吗？孤独一人，没有朋友。他觉得泪水往上涌，胸中有某种东西沸腾了起来。他用两手拍击周围。他们就不能够等到他死去吗？但就在这时候……一只靠背椅哗啦一声倒在地板上了……他什么都看到了，看到她在怎样躲开施拉梅克。现在他在追她，啊，他是多么粗野呀，多么有力呀，他抓住她，隔着桌子把她拉了过来……她又跑开了……她在哪里呀？……真的，她藏了起来……他们在跳跃和追逐。房间开始颤动了……现在整个房子不是在轰轰作响？……真的，一切东西都在摇来晃去，空中是一片乱哄哄的喧闹。这些该死的人，他们为什么不珍惜他最后的时间呢……他们还在继续跑动追逐。现在，现在他抓住了她。你这样恐惧和拼命地在尖声呼叫些什么呀？……病人痛苦地高声呻吟起来。现在施拉梅克抓住了她，松散开的红头发像血一样洒了下来……现在他扯下了她的外衣……衬衫雪白闪光……她的身体雪白的和赤裸露……他们就这样围着桌子追赶，追过来，追过去，又追过来，又追过去……她怎么只是笑呀！她怎么只是笑呀！……可是现在——这是怎么回事？——她穿过墙壁，冲进他的房间，站在他的面前……站在他的床前了……雪白闪光，裸体……或者……

或者，——他吃力地睁开沉重的眼皮——或者，现在站在他面前的这人不就是他身穿白色衣裙的姐姐吗？放在他前额上的不就是她那可爱的冰凉的手吗？……

火光还燃烧了两个小时。然后一切都熄灭了。他的姐姐站

在他的床边，还有那个孩子和施拉梅克。他所爱的这三个人，在他永远见不到他们的时候，现在合在一起就意味着他的整个一生。他们三个人都一言不发。小姑娘在低声啜泣。这种最后的诉说声音也逐渐止住了。房间里变得异常寂静。他们三个人全都神色庄严而且痛苦。在这里除了窗外这个陌生大城市喧嚣的，愤怒的声音之外——它不停地滚动，不管人们的死活——，什么声音也听不到。

(1908)

申文林 译

雷泼莱拉

她有一个平民的名字，叫克莱岑莎·安娜·阿罗依佳·冯肯胡伯，今年三十九岁，生在齐勒塔尔一个小山村里，是个私生子。在她的身份证的“特征”一栏里画着一条表示“无”的斜线；但是，如果一定要警官描述她的特征，那末，只要很快地朝那一栏里瞥一眼就必定会看见这样的附注：像一匹骨骼宽大、精疲力竭的山区瘦马。因为在她那过分下垂的下唇轮廓上，在那张晒得黝黑的又长又尖的鸭蛋形脸上，在那忧郁的无光的眼神上，特别是在那蓬乱、厚密、一绺绺油滋滋地粘在前额的头发上，可以说有一些不可忽视的马的特征。她走路的姿态也不禁令人联想到阿尔卑斯山民的一匹驮马所生的傻骡子那样的耐力，它们总是在那里不分冬夏迈着同样笨重、迟缓的步子，拉着同样的木制大车，愁闷地沿着山间车路爬上

爬下。干完活休息时，克莱岑莎常常胳膊肘稍稍张开一点，把松松地握在一起的长着大骨节的双手沉闷地往膝盖上一放，便出神地坐在那儿打起盹儿来，就像骡马站在马厩里，一切感官似乎都麻木不仁了。她身上的一切都是坚硬的，笨拙的，沉重的。她思想迟钝，往往百思不得其解：每一种新的思想，好像都必须很费劲地经过粗筛子才能一点一滴地进入她的脑海。可是一旦她最终接受了什么新的东西，她便顽强地如饥似渴地抓住它不放。她从来不读书，既不读报也不读祈祷书，写字很困难，她在厨房账本上写的歪歪扭扭的字母使人很奇怪地想到她本人那粗笨的遍身格外凹凸不平的体型，谁都看得出，她的体型连半点女性固有的特点也没有。她的声音像她的骨头、前额、两髋和双手一样硬，这声音虽然有蒂罗尔人重浊的喉音，但听起来总有些发涩，——本来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克莱岑莎向来不对任何人说半句无用的话。没有一个人看见她笑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她完全像个动物，因为，也许比丧失了语言还要残忍的是，对上帝的无意识的创造物说来，笑这种内心自然流露情感的表现，它们根本就不会。

作为一个私生子，她是社会抚养起来的，十二岁就自己谋生了，曾经在一个客店里当过清洁工，最后她在一家车夫小酒馆里因为干活肯吃苦，像牛一样顽强，被人看中了，便一步登天进了一家像样的旅馆，当了厨师。在那里，她每天清晨五点钟就起床干活，扫地，擦桌子，生火，掸灰，收拾屋子，做饭，发面，揉面擀面，又是洗又是涮，把锅碗瓢盆弄得噼啪乱响，一直忙到深夜。她从来不休假，除了上教堂做弥撒，从不上街：灶口那一小团火对她说来就是太阳，她一年到头劈的成千上万块木柴就是她的森林。

男人都不搅扰她，也许是因为这二十五年的繁重劳动使她丧失了女人的一切特征，也许是因为她执执拗拗、三言两语就回绝了男人的每次亲近。在以乡下女人和未出嫁的姑娘土拨鼠一般的直觉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金钱里，她找到了她惟一的欢乐，这样，到了老年也就用不着到救济院里再啃别人赏赐的酸面包了。

仅仅是为了钱，这个愚昧的生物三十七岁时也第一次离开了她的故乡蒂罗尔。一个来避暑的职业女经纪人看见她一天到晚都在厨房和客房里操劳不息，就以答应给她双倍的工资作为钓饵，把她带到维也纳去了。在火车里，一路上，克莱岑莎什么东西也不吃，跟谁也不说一句话，始终把那个装着她全部财产的沉甸甸的稻草筐横放在压得生疼的膝盖上，同路乘客亲切友好地想帮她把筐放在行李架上，她连理都不理，因为在她那笨拙的一团浆糊的农民脑子里，对大城市的惟一的概念就是欺骗和盗窃。到了维也纳，最初几天总得有人陪她到市场去才行，因为她害怕车辆，就像牛怕汽车一样。但等她认识了到市场去的那四条街，她就不需要人陪了，她挎着篮子慢腾腾地闷头从家门口走到菜摊，然后就回家，像在以前的灶台前一样在那个新灶台边扫地，生火，忙这忙那，看不出有什么变化。九点，按照乡下的习惯时间，她上床休息，像一个牲口似的张着嘴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被闹钟吵醒。谁也不知道她对新的差事满意不满意，大概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她谁也不接近，只是用发音模糊的“好，好”来应答主人的吩咐，或者当她的看法不同时，只是惊愕地耸一耸肩膀。邻居和家里别的女仆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她那些爱说爱笑的女伴一双双嘲弄人的目光从她那冷漠的脸皮上扫过，就像水在光滑的皮革上滑下去一样。只是

有一次，一个侍女模仿她的蒂罗尔方言嘲笑她，一步也不放松地捉弄这个闷声不响的人，她突然从炉灶里扯出一块带火的木柴向那个吓得嗷嗷直叫的女仆追去。从此以后，大家都躲着这个一脸怒气的女人，谁也不敢再讥笑她了。

但每个星期天，克莱岑莎都穿着满是皱褶、飞了边的裙子，戴着农民的平顶女帽到教堂去。只是她到维也纳后第一次获准外出时，曾试探着散过步。这是因为她不想坐电车，小心翼翼地游逛着，一直看着石头墙穿过一条条使她晕头转向的街道走，她竟一直走到了多瑙河的河湾；在那里，她呆望着这奔腾的江流，觉得有点眼熟，当她返身回来，重步踏着原路走时，老是靠着房子，胆怯地避开大街，结果又走回去了。这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试探性的漫步，显然是使她大失所望了，因为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离开过那座房子，每逢星期天她便坐在窗前，不是做针线活就是空手闲呆着。所以，这个大城市并没有给她那像老式脚踏水磨一样的周而复始的日子带来任何变化，只是现在每到月底落到她那布满皱纹、多处烧焦过、撞得到处都是伤痕的手里的，是四张而不是二张贬了值的钞票。每次她都是长时间不信任地察看这些钞票，她笨手笨脚地把它们分开来，最后又几乎是温柔地把它们抹平了，然后才把这些新票子跟别的票子合在一起，放到她从乡下带来的那个黄色的小木箱里去。这个粗笨的小钱箱就是她的全部秘密，就是她的生活的意义。夜里她总是把钥匙放在枕头底下。白天她把钥匙藏在什么地方，全家没有一个人知道。

这种特殊的人的本性就是这样（正如人们提到她时这么说的，虽然这种人性只是刚刚相当模糊、隐隐约约地从她的举止言行中显露出来）——但是，也许恰恰需要一个视而不见、听

而不闻的人，才能忍痛在年轻的男爵封·弗××这个同样极特殊的家里当佣人。因为一般说来，那里的仆人只要按照契约规定的雇佣期限做满，就一天也忍受不了那吵闹的环境了。那被激怒的、简直是被逼到了发疯地步的喊声是女主人发出来的。这个爱森城一家殷实的工厂主的青春已过的女儿，她在一个疗养地认识了这位（出身没落贵族，家境窘困）年轻的男爵，很快就同这个漂亮的贵族风度十足的浪荡哥儿结了婚。但是几乎连蜜月还没度完，这个新婚的女子就不得不承认，她的更看重为人可靠和精明强干的父母当初反对如此匆忙成婚是对的。因为抛开那无数被隐瞒的债务不谈，不久人们便发现了：这个很快就变得懒懒散散的丈夫对单身汉的种种娱乐要比对夫妻的本分感兴趣得多。他并不是不怀好意，甚至可以说在内心深处像一切放荡的人一样温和，然而照他的人生观来说那只不过是随随便便，无拘无束而已，他这个漂亮的半骑士的人物，像对待出身卑微的人们狭隘的吝啬心理一样鄙视任何有利可图的投资。他想过一种轻松愉快的生活，而她却想过莱茵河市民那种正派的有秩序的家庭生活：这使他感到很不舒服。尽管她很有钱，他也不得不为每笔较大的开销跟她讨价还价，他那会算计的妻子甚至拒绝满足他想盖赛马厩的最大心愿，于是，他看到已经没有理由再把这个粗俗的瘦得皮包骨的北德意志女人当妻子看待了，她那粗野的高腔他听起来是那样的不快。这样一来，如同人们常说的，他便让她坐冷板凳了，虽然没有露出丝毫严酷的表情，却毅然决然地把这个伤心失望的女人丢在一边不管了。要是她责备他，他就老老实实地听着，而且装出心有同感的样子，但她的这套经一念完，他就把这热情的劝戒连同他口里喷出的香烟烟雾全都吹得不见踪影了，照样毫无约束地干他爱干的事。

这种圆滑的官样文章的对爱情的尊重比任何反抗都使这个失望的女人愤慨。因为面对他这有教养、不失礼，然而却十分令人讨厌的客客气气的态度，她无可奈何，所以便把堵在心口的愤怒无情地向别处发泄：她对仆人破口大骂，她那本来正当的，但在这里却是无来由的气愤竟一古脑儿倾泻在这些没有过失的人的头上。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二年之内她不得不更换使女有十六次之多，有一次甚至是在动手打了一架之后，这次吵架花了好多赔偿费才算了结了。

只有克莱岑莎一个人像风雨中拉出租车的马一样，毫不动摇地站在这暴风雨般的骚动之中。她不参与任何一派，不关心任何变化，好像没有发现跟她住一间下房的陌生的同伴不断地更换着呼唤用的名字、头发的颜色、身体的气味和言谈举止。因为她自己不跟任何人说话，不注意噼啪山响的关门声，被中断了的午餐，昏昏然、疯颠颠的吵闹。她冷漠地从厨房走到市场，再从市场走回厨房，干她的事：在一墙之隔以外发生的事，她一概不闻不问。像一个连枷坚持不懈地没有知觉地工作着，她一天一天地打发着时光，在大城市里的两年岁月就这样平平安安地从她身边流逝过去了，她的内心世界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她那只小木箱里摞起来的贬值钞票增高了二三厘米，到年底她用温润的手指一张一张数完这些钱时，发现离那神奇的一千已经不远了。

但偶然事件像金刚钻一样能穿透一切铜墙铁壁，而危险四伏、变幻莫测的命运，常常会从完全意料不到的地点为自己开辟一条通向悬崖峭壁的大自然的道路，并震撼它的基础。在克莱岑莎的生活里，偶然事件发生的外部原因就像她本人不惹人注意一样，是披着一层外衣的：间断了十年以后，国家又心血

来潮，要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为了精确地填写每人的情况，向各家各户分发了一张极复杂的登记表。男爵对仆人们那字体难看、仅仅发音正确的书写能力很不放心，他宁愿亲自动手填写表格。为了这件事，也把她叫到他房间去了。当他问起她的名字、年龄和出生地时，他发现，作为那个地区主人的热情的猎手和朋友，他恰恰常在她那个阿尔卑斯山的一角打羚羊，而且正是她家乡村落里来的一个向导陪了他两个星期之久。令人奇怪的是，说来说去，原来这个向导恰巧还是克莱岑莎的舅舅，男爵的兴致上来了，竟因这个偶然的巧合又谈了好一会儿；谈着谈着又想起另一件愉快的事，那就是他当时正好在她当厨娘的那个旅馆里吃过一顿味道非常好的烤鹿肉——所有这一切都是琐事，但由于存在偶然机遇而显得格外特别，而对克莱岑莎来说简直就像一个奇迹，她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一个了解她家乡的人。她站在他面前，脸红红的，心情很激动，笨拙地受宠若惊地弯下腰去，这时他话题一转，开起玩笑来了，他学着蒂罗尔人的方言，连连问她会不会唱山歌，是不是像男孩子那样顽皮淘气等等。最后，因为自己心里着实高兴，他便按照农民最亲切的方式，用手掌朝她那硬邦邦的屁股上打了一巴掌，哈哈笑着打发她走了："现在去吧，亲爱的克莱岑莎，看来还得给你二克朗，因为你是从齐勒塔尔来的。"

无疑，这件事就其本身的含义而言并不是感情冲动和值得注意的表现。但这五分钟的谈话对这个迟钝的人那鱼一般潜在感觉的影响，却像把一块石头投进了沼泽地一样：先是渐渐地懒懒地形成一些动荡的圆圈，然后这些圆圈就强有力地波动起来，慢慢地到达意识的边缘。这个终日闷声不响的女人，多年后竟然第一次跟这样一个人谈到了她自己，命运超出常规为她

做了这样的安排：偏偏是这第一个跟她谈话的人，这个生活在这无情的骚乱状态之中的人，知道她家乡的山岭，甚至还吃过一次她亲手做的烤鹿肉，而且又像年轻人那样照她屁股上来了那么一巴掌；按照乡间的说法，这一巴掌本是以最简洁的方式向女人进行试探和求婚。虽然克莱岑莎连想都不敢想，现在这位衣着讲究的高贵的先生会真的是以这种方式向她提出类似的要求，但这种肉体上亲昵的举动确实相当有力地震动了她那沉睡的欲念。

这样，由于这次偶然事件的推动，在她的内心深处便开始出现了一种牵引和运动的过程，它一层一层地移动着，到了最后，一种新的感觉先是粗线条地接着便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了，好比突然认识到：有一条狗活动在它周围的所有那些两条腿的人中间，不料有一天，这些人之中的一个竟宣称做它的主人了；从这个时刻起，它就总跟随在他身后跑，向这位命运为它安排的上司摇着尾巴或汪汪叫着表示致意，它对他将心甘情愿地唯命是从，亦步亦趋地追随着他的足迹。跟这种情形完全一样，现在有一种新的东西渗入了克莱岑莎的麻木不仁的生活范围，从前这个范围里只有金钱、市场、灶台、厨房和床铺这五个惯常的概念，没有任何余地；这个新东西要求占有空间，它就干脆用力把从前的一切东西挤到一边去了。她怀着农民那种一旦把什么抓住就死也不肯放手的占有欲，把这个新东西深深地拉进她的肉体，一直拉至她那充满欲念的混乱而又迟钝的感官里。当然，经过一些时候，这个变化才明显地表现出来；最早的那些迹象一点也不显眼，比如，她掸男爵的衣服，刷他的鞋，总是热情洋溢，分外精心，而把男爵夫人的衣服和鞋帽全都转给了那个收拾屋子的使女去照应。另外，时常可以在过道

和前室里见到她，刚刚听到外面门锁啪啦一响，她就赶忙喜滋滋地迎出去接他的大衣和手杖。伙食呢，她加倍上心，甚至特地为了搞到一盘烤鹿肉，不辞辛苦地一路打听去大市场的生道。就是在她那外罩的衣服上也看得出格外细心的征象。

过了一两周，她的新感觉的这些最初的苗头才好不容易从她的内心世界冲了出来。大概又过了好几周，第二个思想才从第一个内心冲动中滋生出来，从不稳定变得内容清楚，意义明确。这第二个感觉只不过是第一个感觉的补充而已：一种对男爵的妻子，对那个可以跟他一起住一起睡一起说话但对他却不像她自己那样虔心敬重的女人的仇恨，这种仇恨起初还是模模糊糊的，但慢慢地就变成了不加掩饰地、赤裸裸地流露在外的仇恨。也许是因为她——无意中，现在是更留神地——卷进了那神圣的主人受他疯女人无耻凌辱的一场叫人难为情的戏里去，也许是因为跟他的令人欣慰的亲近相比，对那个受北德思想束缚的女人傲气十足的疏远感觉更强烈，她总是突然之间便相当倔强地来对抗这个莫名其妙的女人，并且含着刺人的敌意没完没了地旁敲侧击、恶言恶语。因此，男爵夫人总得至少按两次铃，才能把故意慢腾腾、一脸不愿意的克莱岑莎唤来，而她那高高耸起的肩膀总是一开头就表示坚决顶牛了。什么差事和嘱托她都沉着脸接受，弄得男爵夫人根本不知道她到底明白了没有；如果为了慎重起见再问一遍，只能看到她不耐烦地点点头，或听到她鄙视地说一声“我听见了”作为回答。要么就是在夫人马上就要去看戏急匆匆地各屋跑来跑去时，一把重要的钥匙忽然不见了，过了半个钟头才意想不到地在一个角落里找着。夫人的信件和电话，一般她都置之脑后不理不睬；追问她时，她一点遗憾的表示也没有，只是气哼哼地生硬地回她一

句“可巧我忘了”。她并不抬头看她的眼睛，说不定她正是怕抑制不住内心的仇恨。

在这段时间里，家里的种种不和总要引出男爵夫妇之间的一些不愉快的场面。那一周一周变得更加激动的夫人的兴奋心理很可能也跟克莱岑莎的不自觉地拨弄是非的怨气有关。由于漫长的孤独生活而变得神经脆弱，再加上他丈夫的冷淡和仆人们可恨的敌意所激起的愤怒，这个备受折磨的女人精神越来越失常了。给她用溴剂和烈性安眠药‘维罗那尔’，也毫不见效；后来经过会诊，她的过分紧张的神经末梢分裂得更厉害了，她无缘无故地就会大哭大闹，歇斯底里发作一阵子，然而没有一个人对她表示一丝一毫的同情，也看不到一个好心人出面帮助她的迹象。末了，请来的大夫只好建议她到疗养院去休养两个月。这个建议被那位一向冷漠无情的丈夫突然如此热心地采纳了，结果弄得这位夫人又起了疑心；开初极力反对，但最后还是决定去了，让侍女陪伴她，而让克莱岑莎一个人留在这个宽大的寓所里侍候主人。把这位高贵的主人托付给她照顾的消息，就像给克莱岑莎打了一针兴奋剂，使她的迟钝的感官兴奋起来。像人们摇动一只有魔力的瓶子一样，她整个生命的活力似乎都被猛烈地摇得混乱不堪了，这时便有一种秘密地沉在心底的热情浮了上来，她的一举一动全都焕然一新了。那神志不清的表现，那迟钝的动作突然开始从她那冻僵了的肢体中融化了，消失了；自从这通了电一般的消息出现以来，好像她的关节也灵活了，步子也又快又轻了。她在各间屋子里跑来跑去，在楼梯上跑上跑下，刚刚着手准备旅行，她就主动地装好了所有的箱子，亲手抱起这些箱子送到车里去。当深夜时分男爵从火车站回来时，他把手杖和大衣交到这个干完了活现在急忙来迎他的

女人手里，轻松地叹了口气说："总算打发走了！"这时，发生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因为突然之间在克莱岑莎一向像动物一样从不发笑的多皱的双唇四周开始用力拉开来伸展出去了。嘴变歪了，咧开了，突然从她那痴呆呆的发光的脸中间儿涌现出一丝动物般无所约束地傻笑来。一看到这个情形，男爵都惊呆了，对这种使他极不舒服的亲昵表示他感到很羞愧，于是便一声不响地走进了他的房间。

但这刹那间的不舒服很快就过去了，翌日，这两个人，主人和女仆，就被一种无语相通的共同呼吸和快意的无拘无束联在一起了。夫人不在，好像头顶上的一团云消散了似的，整个气氛都换了样：这个摆脱了束缚的丈夫幸运地免除了不断作解释的义务，头一个晚上就很晚才回到家里，而克莱岑莎的默默无言的热心服侍恰好跟他夫人的能说会道的接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克莱岑莎又激情满怀地投入了日常的劳作，她起得特别早，把一切都刷得闪闪发光，像着了魔似的把门窗的把手都擦得锃亮，仿佛变戏法般端上来了美味佳肴，尤其使男爵惊诧的是，他的头一顿午餐桌上发现专门为他选出了一套往常只在特别宴会时才从银器橱里取出来用的贵重的餐具。通常他并不留心，但现在他却没法不注意这个特殊的人表现出来的这种小心谨慎地、简直是体贴入微地照顾了；他一向心地善良，没有再掩饰他的满意心情。他翻动着她做的饭菜，时不时地说一两句亲切的话。而第二天早上，那天是他的命名日，当他看到一个做得非常艺术的、有他名字开头大写字母的、上面撒了糖的圆形大蛋糕时，他纵情大笑着对她说："你会把我宠坏了的，岑莎！要是我夫人回来了的话，上帝保佑，我可怎么办呢？"

还好，他总算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约束了那么几天，然后

才抛弃了最后的一些顾虑。他从她的多种表示看出她不会泄露机密，便又像单身汉那样开始在自己的寓所里过起舒舒服服的日子来了。

妻子走后，他单独生活的第四天，他把克莱岑莎喊去，不作详细地说明，只是漫不经心地吩咐她晚上准备好一顿两个人的夜餐冷食就可以去睡觉了；其余一切都由他自己去办。她没有抬头看他，也没有眨一眨眼，很难猜得透这些话的本意是不是印入了她的大脑。但是，她对他的本来意图理解得多么好，他很快就又高兴又惊奇地发觉了，因为他深夜看完歌剧带着一个娇小的歌剧院女学生回来时不仅发现桌子整理得非常雅致，上面还点缀着鲜花，而且在他的卧室里见到旁边那张床也铺上了，真叫人喜欢得不得了，绸睡衣和他夫人的拖鞋也早早地准备下了。这个挣脱了枷锁的丈夫不免觉得这个女人如此心领神会地加意照顾真是有点好笑。这样，在这个忠实可靠的知情人面前的一切障碍便自行瓦解了。早上他拉铃唤她来，让她帮他的娇滴滴的小宝贝穿衣服；于是，二人之间的默契便完全建立起来了。

在这些日子里，克莱岑莎还得到了一个新的名字。那个活泼可爱的年轻的女演员，她正在学爱尔维拉女士的一段唱腔，总喜欢嬉皮笑脸地管她的情人叫唐璜，有一次她嘿嘿地笑着对他说："把你的雷泼莱拉① 叫进来吧！"这个名字使他很开心，那是因为他老是那么怪声怪气地模仿这个枯瘦的蒂罗尔女人。于

①莫扎特的歌剧《唐璜》（唐吉万尼）中的主人公唐璜有一得力男仆，名叫雷泼莱罗。此处，女演员戏称男爵的女仆克莱岑莎为雷泼莱拉。

是，从此以后，他就只喊她雷泼莱拉了。克莱岑莎头一回听到这个名字时呆立在那里觉得很奇怪，但后来却喜欢上这个名字的好听的声音来，虽然这个名字的意思她一点儿也不了解。她兴高采烈地把这次重新命名看作是一次加封贵族称号：每当那个浪荡哥儿这样喊她的时候，她那薄薄的嘴唇就咧开来，露出一大排褐色的马一般的牙齿，显出低声下气的样子，活像一条狗摇着尾巴挤到跟前去听候这位高贵的可爱的主人的吩咐。

这个名字不过是一个人们取乐的插曲。但通过灵机一动的巧妙的构词，这个未来的歌剧女主角用这个名字给这个奇特的女人披上了一件真正神奇地合体的语言的外衣。因为跟达邦特① 写的那个共享欢乐的同谋雷泼莱罗相似，这个不懂爱情的僵化了的老处女对她主人的寻花问柳同样感到了一种异常自豪的欢乐。难道她的快乐只是因为每天早上发现那个极端可恨的夫人的床时而被这个、时而被那个年轻的身体滚得乱糟糟的，留下了通奸的痕迹，或者说是因为在她的感官里也麻苏苏地接受了一种秘密的共同享乐么——不管怎么说，这个极虔诚极冷漠的老处女是表现出了一种尽心为她主人的那些风流韵事服务的热情。她那操劳过度的、由于几十年的劳动而失去性要求的身体，早就没有什么性冲动的压抑感了，几天以后她就眯缝着眼睛目送第二个，接着便是第三个女人走进了寝室，她高兴拉这个皮条，因此心里舒舒服服的，觉得很温暖：像泡菜汁一样，对这种色情气氛的了解和它的刺激性感的香水味影响了她沉睡的感官。克莱岑莎真的变成了雷泼莱拉，像那个快活的小伙子一

①达邦特（Daponte，Lorenzo，1749—1838）意大利作家，曾为莫扎特写歌剧脚本《费加罗》《唐璜》等。

样好动，活泼，有朝气；稀奇的特点显露出来，仿佛被这种难耐的同感所激起的不断上涨的热情驱赶着她一般，在她身上出现了各种小动作，狡猾的行为和为琐事盘算，出现了某些偷听，好奇，窥伺和鲁莽的行为。她在门边窃听，从锁孔偷看，又搜查房间又翻床，刚刚嗅到一个新的猎获物，就像有一种古怪的感情冲动出现了似的，在楼梯上跑上跑下。慢慢地，这种苏醒状态，这种好奇的、想看新鲜事儿的同情心理，使她脱离了先前那种像裹了一层木头外壳似的昏睡状态，变成一种有生气的人。使周围的人个个感到诧异的是她突然善于跟人交往了，她跟女仆们一起聊天，粗言粗语地跟邮差开玩笑，开始插进去跟女店员喋喋不休地说长道短。一天晚上，院子里的灯都熄了，女仆们听到对过房间那扇以往早已静默了的窗里有人在低声哼着一支奇特的歌曲：克莱岑莎在笨拙地操着半高的粗糙的嗓音唱着一支阿尔卑斯山里人的歌曲，就像她们那些深山牧女夜间在草场上哼唱一样。那单调的曲子是用完全破碎了的声音颠颤出来的，因为嘴唇不灵活而走了调；但是可以肯定，那声音是十分动人的，而且充满异乡的情调。自童年时代以来，克莱岑莎还是头一回又试着开口唱歌，而在那从与世隔绝的岁月的黑暗猛力向光明升起的结结巴巴的声音里，确实隐藏着一些扣人心弦的情感。

这个爱慕他的女人心中的这种奇妙的变化，她的那个不自觉的引发者男爵看到的比谁都少，因为有谁回身去看过自己的影子呢？你知道她总是尾随在后，跟着你的脚步一声不响地走，有时为了满足你还没有意识到的愿望，快步赶到你前面去，但是，你对她的一言一行的观察，对从这种异常变化中来的那个大写的“我”的认识，又是多么少啊！男爵没有发现克莱岑莎

的变化，他只觉察到了她愿意伺候他，完全是默不作声的，令人信赖的，甚至可以说是肯于牺牲一切的。正是这样的默不作声，在一切二人独处的场合也保持这样心照不宣的距离，使他感到格外愉快；有时，他像抚爱一条狗似的随便跟她说上几句贴心的话，隔三差五地也跟她开开玩笑，大大方方地拧一下她的耳垂，送给她一张钞票或戏票，——对他说来这都是小意思，是他无意中从背心衣袋里掏出来的，但对她却成了珍贵的纪念品，她怀着崇敬的心情把这些东西放在她那只小木箱里保存起来。慢慢地，他养成了习惯，老是当着她的面自言自语地考虑事儿，甚至把一些难办的事交给她去办，——他对她的信任越大，她便越感谢他，越热心服侍他。在她身上逐渐显露出一种奇异的侦察、寻找和感觉的本能，像狩猎般探察他的一切愿望，甚至把事情办在这些愿望表现出来之前：她的整个生命、追求和愿望仿佛离开了自己的肉体，转移到了他的肉体里去；一切她都用他的眼光来观察，用他的耳朵来倾听，出于一种近乎罪恶的热情，她跟他分享着他的一切喜悦和偷情的欢乐。每当一个新的女性跨进门来，她都显得很愉快，但又带着失望的神情，好像忍受着意料之中的侮辱；如果他晚上不带情人回来，那末，她从前那样昏睡的思想就会像先前只用两只手工作一样，敏捷地活动起来，于是便从她眼里一闪一闪地射出一道新的敏锐的光来。一个人本来像一匹终日奔走、劳累过度的驮马，现在醒来了，但这个人沉闷，孤僻，又狡猾又危险，整天冥思苦想，随时准备玩弄阴谋诡计。

有一天，男爵回来得比平常早，走到过道里他惊奇地停住了脚步：难道那怪声怪气的咻咻的嘻笑和哈哈的笑声，真的是从那间一向寂然无声的厨房里发出来的吗？而克莱岑莎，两手

斜拽着围裙擦来擦去，从半开的门里蹭出来，显得很大胆，同时又很尴尬。“请原谅，尊贵的先生，”她不安地瞅着地面说。“糕点铺掌柜的女儿在屋里……一个漂亮的姑娘……她早就想跟您认识认识了。”男爵吃惊地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不知怎样表态才好：是对她这厚颜无耻的亲热举动表示气愤呢，还是对她的好意的诱人上钩的行为表示感兴趣？最后还是他的男人的好奇心占了上风，他说：“叫她来让我看看吧！”

这个少女，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十六岁的金发女郎。雷泼莱拉好说歹说劝她过来，并且一再心急地向前推着她，她才红着脸走出门来，但一来到这位讲究的先生面前就又笨拙地转过身去了，实际上她在对面的店铺里是常常怀着半孩子气的钦佩心情观察他。男爵发现她很美，便请她到他屋里去一起喝茶。这个姑娘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接受这个邀请，便回过身去找克莱岑莎；但她已经趁人不注意赶忙跑到厨房里边去了。这样一来，这个被诱进艳遇情境中的少女无可奈何，只好红着脸，好奇地接受了这个有危险性的邀请。

大自然的变化总是缓慢的：虽然有一种反常的荒唐的热情从这个思想僵化、感觉迟钝的生物体内唤起了某种精神活动，但克莱岑莎的这种新学会的偏狭的思想活动仍然超不出眼前的范围，好像一直离不开那动物的短视的本能一样。克莱岑莎像着了魔似的沉湎在痴情中，百般殷勤地服侍着她盲目迷恋的先生，竟把不在家的夫人忘得一干二净。因此，她的觉醒便显得更惊人了：男爵愁眉不展，一脸怒气，手里拿着一封信，走进来关照她把屋子收拾停当，因为他夫人明天就要从疗养院回来了；克莱岑莎脸色煞白，吓得目瞪口呆，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这个消息好比一把钢刀捅进了她的心窝。她只是呆呆地，呆呆地瞪

着眼睛出神，仿佛她什么也没有听懂。这一声霹雳使她的脸像被撕裂了似的，显得那样的不可名状，那样的吓人，男爵觉得有必要用一句亲切的话来安慰安慰她，他说："我看得出，你也很不高兴，岑莎。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于是，她那呆滞的脸上又有了一点生气。一阵剧烈的痉挛从内心深处出现了，它好像从五脏六腑中升上来一样，慢慢地把她刚才那苍白的脸颊染上了一层暗红色。有一种东西，好像被心脏激烈的跳动抽出来了似的，非常缓慢地涌了上来：咽喉被挤压得不停地颤抖。最后，它终于经过喉头，从紧咬的牙关瓮声瓮气地冲了出来："也许……也许……会有办法的。"

这句话像一声致命的枪击，好不容易说了出来。克莱岑莎的扭歪的面孔同时现出恶狠狠、阴森森的坚决神情，男爵吓得一哆嗦，不由得惊诧地向后倒退了一步。但克莱岑莎又转过身去，开始抽风般气哼哼地擦她的小铜臼，好像故意要把自己的手指弄断似的乱戳。

随着夫人的归来，家里又起了风波：一扇扇门被摔得噼啪直响，像有一阵穿堂风无情地从各个房间疾驰而过，把那寻欢作乐的安逸气氛从这所住宅里横扫了出去。也许是因为邻居多嘴多舌给她写了信，她已经知道了丈夫怎样滥施家长的威权干了一些有失体统的事，或者在迎接她时，他那神经质的显而易见的心绪不佳惹恼了她，——不管怎么说，这两个月的疗养似乎对她那紧张得近于分裂的神经疗效很小，因为现在是恐吓和歇斯底里的大吵大闹代替了过去的那种无来由的哭喊和抽搐。他们的关系一天天坏下去。好几个星期之久，男爵都以他历来行之有效的彬彬有礼的态度勇敢地对抗夫人的谴责；等夫人拿离婚和给她父母写信来要挟他的时候，他才温和地支吾搪塞了

她几句。但正是他的这种毫无作用的冷漠无情的态度促使他那悲伤的、被秘密的敌意包围着的夫人越来越深地陷在越来越容易冲动的心境之中。

克莱岑莎完全龟缩到她往日的沉默里去了。但这沉默已经变成进攻性和危险性的了。她的女主人到家时，她执意留在厨房，最后她被叫了出去，她仍然没有问候这个返回家来的女人。她倔强地端着肩膀，像木头似的站在那里，粗暴地回答着一切问题，结果那个暴躁的女主人很快就掉过脸去不理她了，但克莱岑莎却用一种特有的目光把她淤积在心的全部仇恨向着那个一无所知的女主人背后发泄了出去。她觉得她的贪求心理由于夫人的这次归来被非法地偷走了，热情服侍男爵所享受到的欢乐被剥夺了，她又被推回了厨房和灶台边，那个亲切的名字“雷泼莱拉”也被取缔了。因为男爵需要特别留神，不能在夫人面前表示出半点对克莱岑莎的好感。但有时，当他因为经过恼人的大吵大闹觉得累了，需要某种安慰，想透一透空气的时候，他就悄悄地跑到厨房里去找她，他在一个硬木凳上坐下，就会脱口说道：“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

这位被她奉若神明的先生到她身边来，以便从过度紧张的处境中寻求解脱，这是雷泼莱拉最愉快的时刻。她从来都不敢回答或安慰他一句话；她坐在那里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只是有时用一种表示细心倾听的目光，又怜悯又痛苦地朝这位变成了奴隶的神看上一眼，这种无言的同情使他感到很舒畅。但过一会他离开了厨房，她便勃然大怒，又马上皱起眉头，她的手愤怒地重重地拍打着没有抵抗能力的猪肉，噼里啪拉地刷洗盘碗刀叉，发泄愤怒。

夫人归来后越来越郁闷的气氛终于酿成了一场风暴：在一

次阴森可怖的吵闹中，男爵最后实在忍无可忍，蓦地摆脱了小学生般的恭顺、冷淡的态度，一跃而起，把门啪嚓一摔走了出去。“现在我真是够了！”他怒气冲冲地喊着，震得每间屋子的窗玻璃都颤巍巍地铮铮作响。还在盛怒未消、满脸涨得通红的时候，他就跑出来，进了厨房，冲着那个像一张拉满的弓似的发抖的克莱岑莎说：“马上去把我的箱子和猎枪拿来，我要打一个星期猎。在这个活地狱里，就是魔鬼也一天都忍受不下去：非得彻底完结不可了。”

克莱岑莎兴奋地瞧着他：现在，他又是她的主人了。于是格格地响起了粗野的笑声：“先生您是对的，是非得彻底完结不可了。”她满腔热忱，匆匆忙忙地走进一个个房间，飞快地从柜子里和桌子上抓着一切必备的东西。这个野人的每根神经都因情绪过分激动而不停地颤抖。然后，她便亲自把箱子和猎枪扛下去放在车子里。但当他想找一句话，对她的热心照料表示感谢时，他的目光却吓得缩了回去。因为在她那皱褶重叠的嘴唇上又出现了咧着大嘴的恶意的笑容，他一见她这样笑总不免大吃一惊。他一见她这样偷偷看他，便不由得想起一匹马在准备跳跃时那拳身勾腿的姿态。但这时她已经又俯下身来，亲昵得超出了主仆的界限，用沙哑的声音悄悄地说：“先生您一路保重，我会料理好一切的。”

三天以后，一封紧急电报把男爵从打猎的地方叫回来了。在火车站上迎接他的是他的表兄。第一眼，这个心神不宁的男爵就看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因为表兄的目光躲躲闪闪的，有些失常。听过几句事先斟酌好的话，他知道了：原来是人们早上发现他的妻子死在床上了，整个房间都充满了煤气。他

表兄告诉他，遗憾的是已经排除了工作疏忽发生事故的可能，因为现在是五月份，煤气炉早就不用了，自杀的意图看得很清楚，就是不幸的死者夜里服了烈性安眠药“维罗那尔”。此外，那天晚上只有厨娘克莱岑莎一个人在家，据她说，她听见那个不幸的死者夜里还到前厅去过，显然是故意把关得好好的煤气罐打开了。根据这个陈述，陪同前来的法医也就宣布了排除任何事故的可能性，确认属于自杀。

男爵浑身哆嗦起来。当他表兄提到克莱岑莎的证词时，他觉得手上的血液都突然变冷了：一个不快的讨厌的想法像一阵恶心一样从他心里直往上涌。但他尽力把这种不断增长的恼人的感觉压了下去，任凭他的表兄把他带到家里。尸体已经抬走了，他的亲友脸色阴沉地坐在会客室里：他们的吊唁冷若刀光。他们以一种告发的口吻说：必须强调指出，这件“丑闻”可惜已经掩盖不住了，因为早上女仆就尖叫着“夫人她自杀了！”从楼上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他们还说，已经安排了一个不兴师动众的葬礼——那道寒气逼人的刀光又冲着他来了——，因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的传言早就引起了社会上的好奇心理，实在令人不快。死气沉沉的男爵心神不定地听着，不由自主地抬头朝那扇通往卧室的紧闭着的门望了一眼，又胆怯地把目光收了回去。有一种思想在他心中不停地痛苦地翻腾着，他想要理出一个头绪来，但这些空泛的、充满敌意的言语弄得他精神无法集中。这些亲友悲痛地唠唠叨叨地说着话，又围着他站了半个小时，才陆续向他道别而去。只有他一个人留在那间空荡荡的半明半暗的屋子里，像挨了一闷棍似的，浑身打颤，头痛腿软。

这时，有人敲了敲门。他吓得跳了起来，喊道：“进来！”话音未落，就从他背后传来了一种迟疑的脚步声，一种他很熟悉

的沉重、缓慢、拖沓的脚步声。一阵恐惧突然向他袭来：他感到他的颈项好像被螺栓固定在那里似的僵直了，同时感到皮肤上有一股颤动不停的冰冷的寒气从太阳穴一直流到膝盖。他想转过身去，但肌肉不听使唤。他就这样停在屋中间了，浑身发抖，一言不发，两手僵直地垂着，同时他明确地意识到，这样知罪地站在那里毕竟显得太怯懦。但他使出了全身的气力也无济于事：周身的肌肉就是不听话。这时，从他身后传来了说话的声音，那语调十分镇静，讲的是最不动听最枯燥的话题："我只是想问一问，先生您是在家里还是到外面去吃饭。"男爵颤抖得越来越凶，现在那股寒气已经进入了他的胸腔。他匆匆地张了三次嘴，终于憋出了这么一句话："不，我现在什么也不吃。"于是那脚步声便拖拖沓沓地离开了房间。他没有勇气转过身去。他突然僵在那里了：一种厌恶感或一阵痉挛摇动着全身。他不禁猛地一动，直对着门跳了过去，哆哆嗦嗦地扭了一下门锁，心想：这样一来，那脚步，那像鬼一样跟在他身后的可恨的脚步，就再也不会来到他身边了。然后，他跌坐在单人沙发上，想把一种自己本不想去触动、但却像蜗牛般一再冷丝丝黏滋滋在他心里向上爬的思想压下去。可是这个使他反感、连碰都不想碰的、被压抑的思想，却塞满了他的大脑，它是那样的不可抗御，那样的粘住不放，那样的令人厌恶；在整个不眠的夜里和以后的多少个小时，包括他身穿黑衣送葬时默默地站在棺材前面的时刻，这个思想都一直伴随着他。

送葬后的第一天，男爵就匆匆离开了这个城市：现在他觉得一切人的面孔都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在同情之中他们的目光全是在奇怪地观察，在痛苦地审讯（也许这只是他的感觉）。就

是那些死的物件也在愤怒地控诉：只要他不由自主地去拧那些门把手，住宅里、特别是那难闻的煤气味仿佛还附着在所有物体上的卧室里的每件家具，都在向外赶他。但他醒里梦里最无法忍受的可怕的情形却是他往日所信赖的那个女人的满不在乎和冷漠无情的态度，这个女人在空荡荡的屋子里走来走去，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自从他表兄在火车站上提到她的名字那个时刻起，每次见到她，他都发抖。刚一听到她的脚步声，他便六神无主，想要逃避：他再也不愿见到，再也不能忍受这拖沓的不在意的步履，这冷冰冰的哑口无言的镇静神情了。他只要一想到她，一想到她那刺耳的声音，那浓密的头发，那阴郁的动物般残忍而又无知觉的本性，厌恶感便涌上心头，而在他的愤怒中也包含着对自己的愤怒，因为他没有力量像扯断一根绳索般勇猛地挣脱这勒在他脖子上的无形的枷锁。他只看到了这样一条出路：逃避。他一句话也没对她说，悄悄地装好了箱子，只留下了一张字迹潦草的纸条，说他到凯伦特恩他朋友那儿去了。

男爵整个夏天都不在。有一次为了清理遗产，他被火急地叫回了维也纳，但也宁肯秘密地归来，住在旅馆里，根本没让那个一直坐在家里静候他的讨厌的女人知道半点音信。克莱岑莎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在城里，因为她跟谁都不说话。她无所事事，像一只猫头鹰一样阴沉，终日呆呆地坐在厨房里。现在，上教堂不像从前一周一次了，而是一周两次，吩咐她差事，跟她结算账目，都是经过男爵的代理人：关于男爵本人，她丝毫消息也听不到。他不给她写一个字，也不托人向她转达一句话。她就这样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等着，她的脸变得更严峻、更憔悴了，她的动作又像木墩子一样笨重了，她就这样望眼欲穿地等

待着，在一种神秘的死水一潭般的处境里度过了好多星期。

但到了秋天，有一些紧急的事非办不可，男爵不能再继续休息下去了，他不得不回到家里来。刚到门口他就停住脚步，迟疑不前了。在他亲密的朋友周围度过了两个月的时光，几乎有许多事他都忘却了，但现在当他又亲身迎着他的恶魔——可能就是他的同谋——走去时，他又深切地感到了那种令人作呕的压抑心胸的抽搐。他上楼时越走越慢，每上一个梯阶，就感到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向他喉咙抓来。最后，他只好拿出最大的毅力来强制自己僵硬的手指把钥匙插在锁孔里转动。

刚刚听到钥匙在锁孔里咔啦一响，克莱岑莎便欣喜若狂地从厨房里跑了出去。当她看见他时，她脸色苍白地站了一会儿，接着就好像不由自主似地俯下身去把他放在地上的手提包拿了起来。但她忘了说一句问候的话。他也一句话没有讲。她默默地把手提包提到他的屋里，男爵也默默地跟着她走了进去。他望着窗外，默默地等她离开了这个房间，然后他就赶快拧了一下门锁。

这便是她在几个月之后对他的第一次迎接。

克莱岑莎在等待着。男爵同样在等待着，看那种一见她就出现的厌恶的恐怖感会不会离去。但情况并没有好转。还没见到她，仅仅在外面听见她的脚步声从走廊里传来，他心中便不禁一颤，很不舒服。早餐他动也没动，一句话也不对她说，就早早地匆忙离家，在外面一直呆到深夜，仅仅是为了避免跟她见面。他需要吩咐她做的那两三件事，他总是背过脸去才同她说的。他觉得跟这个魔怪呼吸同一个房间里的空气，简直能把人憋死。

这当儿，克莱岑莎整天默不作声地坐在她的矮板凳上。她

不再给自己做饭了。什么东西她也吃不下去，任何人她都回避。她一味坐在那里，像一只意识到自己做了错事、被痛打过的狗一样，带着胆怯的目光等待着主人的第一声呼哨。她那迟钝的头脑不十分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她的主人，她的神，在躲避她，不想要她了；只有这件事沉重地压在她的心上。

男爵归来的第三天，门铃响了。一个白发苍苍、仪表端庄的男人，脸刮得光光的，手里提着一个箱子，站在门前。克莱岑莎想把他赶走，但这个闯来的人却坚持说，他是新来的仆人，先生要他十点钟来，让她给通禀一声。克莱岑莎的脸色变得像石灰一样的白，她站了一会儿，张开的手指停在了空中。尔后，这只手便像一只被射死了的鸟一样突然落了下来。“你自己进去吧!”她气恼地对那个呆立在那里的人说，转身走进厨房，哐的一声关上了门。

这个仆人留下来了。从这一天起，主人就不需要再直接跟她说话了，对她的一切吩咐都是通过这个庄重的老管家。家里发生的事，她一概不知道，一切都像波浪越过岩石一样无情地越过她向前流去。

这种恼人的处境继续了两个星期，使她像得了一场大病一样变虚弱了。她的脸变得棱角格外分明，两鬓的头发也忽然白了许多。她的动作变得笨如顽石。她像一块木墩似的几乎总是默默地坐在她的矮木凳上，脑子空空地凝视着空空的窗户；但她要是干活的话，就像突然发起怒来，气得把什么都摔得噼啪乱响。

两个星期以后，那个仆人特地到主人屋里来了一次。他安安静静地等待了一会儿，男爵看出了他是想跟他说什么特别的事情，那个仆人已经向他告过一状了，用他的轻蔑的语气说，他

对这个"蒂罗尔笨蛋"的阴郁的女人很不满，建议解雇她。但不知怎么触到了男爵的痛处，男爵起初对他的建议似乎充耳不闻。那回，这个仆人鞠了一躬就走了，而这一回他却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见解，脸上现出羞惭、甚至窘迫的表情来，最后结结巴巴地说，尊贵的先生不要认为他太可笑……但是……他只能，他只能说……他怕她。这个沉默的阴险的女人是不可容忍的，男爵老爷根本不明白他在家里留着一个多么危险的人。

受到警告的男爵不由得警觉起来。男爵问他对这件事怎么想，他想对此说些什么？这时仆人总算拐弯抹角地说出了他的看法：很肯定的东西他现在固然说不出来，但他总有那么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人是一只愤怒的野兽，很容易伤人的。比如昨天他想要让她做件事，刚转过身去跟她打了个照面，不料竟遇到了那样一种目光，当然对一瞥目光你是说不出多少名堂来的，但他觉得她好像要跳过来用手卡住他的脖子似的。所以现在他怕她，怕得连她做的饭都不敢碰了。"男爵大人根本不知道，"他这样结束他的话，"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人。她一句话也不说，她什么表示也没有，但我敢说，她说不定会杀人的。"男爵突然吃惊地向这个控告者望了一眼。莫非他听到了什么？是谁暗中挑起了这种猜疑呢？他觉得他的手指颤抖起来了，他急忙把香烟放下，免得它在手中抖来抖去暴露出他情绪的激动。但老管家的脸是毫无恶意的，——不，他什么也不可能知道。男爵踌躇了一下。他紧张地思索了片刻，突然想到了他的隐秘的愿望，于是坚决地说："要稍等一等。但是，要是她再对你粗暴无礼的话，你就直接辞退她好了，就说是我的意思。"

仆人鞠了一躬，走了。男爵如释重负，向椅背一靠。每当想到这个神秘的危险的人，他就会整日闷闷不乐。他考虑，最

好是他不在家，也许在过圣诞节的时候，再辞退她。想到那期待之中的解脱，他心里十分愉快。是啊，这样是再好不过的，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不在家，他会更坚定。

但是第二天，他吃过饭刚刚走进他的房间，就听见有人敲门。他心不在焉地从报纸上抬起目光，不满地说："进来！"于是，拖拖沓沓地传来了那一直萦绕在他睡梦中的沉重的可恨的脚步声。好像一个死人的头颅，脸色惨白，一张死板的面孔在那瘦削的黑色的身影上面不停地晃动，男爵不禁大吃一惊。当他见到这个内心受尽折磨的女人那小心翼翼的脚步恭顺地停在地毯边上时，在他的恐惧中便混进了某种同情的成分。为了掩饰他的精神恍惚，他竭力装出诚心诚意的样子。"喏，究竟怎么了，克莱岑莎？"他问。但话一出口，听起来就不像他预想的那样和蔼可亲；跟他的意愿相反，提这个问题的语调竟显得那样冷淡，那样心烦。

克莱岑莎纹丝未动。她呆呆地望着地毯。最后，就像用脚把什么障碍物踢开了似的，她终于说话了："管家说不用我了。他说是先生您要解雇我。"

男爵心情痛苦地站起身来。事情来得这么快，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因此，他便结结巴巴地兜起圈子来，说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要她尽力跟那个老仆人和睦相处，照他说来，这类偶然发生的不和是很多的。

但克莱岑莎仍然站在那里，两肩耸得高高的，目不转睛地望着地毯，她像公牛般极其固执地低着头，对他的那些客套话只当耳边风，单单等着一句话。但这句话却一直没有出现。男爵很快就讨厌自己现在不得不在一个佣人面前扮演说客这个不光彩的角色了。等他终于因疲倦而住了声，克莱岑莎依然是那

样倔强，那样缄默。过了一会，她才勉强冒出了这么一句话："我只是想知道，是不是男爵大人亲自嘱咐过安东，让他解雇我。"

她说这句话，听起来真是又严厉，又倔强，又辛辣。听她这么一问，男爵好像心上被撞击了一下似的，每根神经都受了强烈的刺激。难道这是威胁吗？她是不是在向他挑战呢？突然之间，他心中的一切怯懦、一切同情都飞到了九霄云外；那长时间充塞他胸膛的整个的仇恨和厌恶，连同那想要彻底了结这件事的愿望，像火焰一般喷发出来。他的语声也忽然全部变了调，他以那种在部里养成的大胆处理公务的精神肯定地说：是，是，一点不错，事实上他是给了管家处理一切家务的全权。他本人倒希望她好，也愿意设法撤消这个解雇决定。但是，如果她今后还要执意对管家采取不友好的态度，那末，当然了，他也就不得不舍弃她的效劳了。

他奋然集聚起全部的毅力，决心不因任何隐晦的暗示或强求的言词而畏葸不前，当他说到最后那句话的时候，他便对着那个被误认为来进行威胁的女人瞪了一眼，坚定地望着她。

但克莱岑莎现在胆怯地从地板上抬起的目光，只不过是一只受了致命伤的动物的目光而已，这只动物刚好看到一群猎犬从它眼前的树丛中蹿了出来。"我很感谢……"她用相当微弱的声音说。"我就走……我不愿意再给先生您添麻烦……"

她没有回头再看一眼，只是垂着双肩，踏着僵直、笨重的步子，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出门去。

晚上，男爵看完歌剧回来，伸手去取放在写字台上的新到的信件时，他发现那里摆着一个陌生的四方形的东西。点着了灯，他才看出那是一只农民做的小木板箱。箱子没有锁，里边

整整齐齐地放着他从前送给克莱岑莎的全部小物件：从狩猎地寄来的几张明信片，两张戏票，一枚银戒指，她那一整叠长方形的钞票，中间还夹着一张快照。这张照片是二十年前在蒂罗尔拍摄的，很明显，她当时有点怕镁光灯，那双眼睛含着一种中了冷箭和被痛打过的神情，在痴呆地望着什么，跟她离别几小时前的眼神一模一样。

男爵茫然若失地把小木箱推到一边，走出去问老管家，克莱岑莎的这些东西怎么会放在了他的写字台上。管家立刻亲自去找他的那个仇敌，想要责问她。但是，不管是在厨房里，还是在别的房间里，都找不到克莱岑莎。第二天，警察报告：有一个大约四十岁的女人从多瑙河河湾的桥上跳河自杀了。这时，主仆二人也就不必继续查问雷泼莱拉逃到哪里去了。

关惠文 译

恐　惧

依莱娜太太离开她情人的住所，迈步下楼时，那无名的恐惧又猛然揪住了她的心。一个像陀螺似的黑色的东西忽然在她眼前旋转着，嗡嗡地响起来，两个膝盖冷得硬挺挺的，她不得不赶快抓住栏杆，免得一头栽下去。她壮着胆子来作这种十分危险的会面，已经不是头一次了，这突然袭来的震颤，她一点儿也不觉得陌生；尽管每次回家时她都竭力抵御，但每次她都在那荒唐可笑的恐惧如此毫无来由地袭击面前败下阵来。来会面时，不用说，一路上要轻松得多了。那时，她让车子在街拐角停住，快步走来，头也不抬，几步就到了楼门口，然后匆匆上楼，她知道他正在屋里刚刚急速打开的门后等着她呢，然而这第一阵恐惧，这确实也包含着急不可耐的心情的恐惧，却在见面时热烈的拥抱里消散了。但没过多久，当

她想要回家时，那神秘的恐怖便涌上心头，她直打寒战，这里掺杂着深感内疚的惶恐不安和这样一种痴呆的幻觉：似乎街上每一个陌生的目光都能从她的神态上看出她是从哪儿来的，并且对她慌乱的举止毫无礼貌地微微一笑。这种预感引起的时时增长的不安，在她偎依在她情人身边的最后几分钟就盘踞着她整个的心灵了。要走的时候，她的两手由于精神紧张而哆哆嗦嗦颤抖起来，她心不在焉地听着他的话，急切地制止他的热情在临别时爆发出来；走开，但愿她心中的一切也跟着永远走开，离开他的寓所，离开他住的楼房，离开这冒险的爱情生活，回到自己安静的市民小天地里去。她几乎不敢朝镜子里看，因为她怕看见自己目光中的狐疑神情，然而却很有必要检点一下，看是否由于慌张会在她的服装上留下什么痕迹，把这欢乐的时刻泄露出去。接着又是那些离别前白费唇舌的安慰人心的话语，由于激动她几乎一句也没听进去，那几秒钟她正藏在门后窃听有没有上楼下楼的声音。但外面已经潜伏着恐惧了，它焦躁地抓住她，粗暴地使她的心停止了跳动，她只好上气不接下气地走下几级楼梯，直到她感到那神经质地积聚起来的力量完全用尽了才停下来。

于是，她闭着眼睛站了一分钟，贪婪地吸了吸半明半暗的前厅里凉爽的空气。这时，楼上有一扇房门砰的关上了。她吃惊地震动了一下，赶快走下楼梯，两只发抖的手往下拉了拉那块厚厚的面纱。现在，那最后的可怕时刻又在威胁着她，使她不敢穿过楼门走上大街，说不定会碰上路过的熟人劈面问她从哪儿来，也许会陷入谎言的混乱和危险中：她像一个准备助跑的跳远运动员一样低下头，突然下了决心朝着半开的大门急跑过去。

到了门口，她跟一个刚好想进来的女人撞了个满怀。“对不起！”她惶惑不安地说，打算赶紧从她身旁走过去。但那个女人迎面拦住了门，闪着恶意嘲弄的目光，气冲冲地凝视着她。“这回我可把您当场逮住了，”她毫无顾忌地扯着粗野的嗓门喊道。“当然啰，一个规规矩矩的太太，所谓的规规矩矩！她有丈夫，有钱，什么都有，但还不知足，还要变着法儿从一个可怜的姑娘手里把她的情人夺走……”

“天哪……你怎么了……你弄错了……”依莱娜太太断断续续地说，笨手笨脚地想要逃跑，但那个女人用她粗壮的身体严严实实地堵住了门，冲着她尖声大骂起来：“不，我没有搞错……我认得您……您是从我的朋友艾都阿德那儿来，……现在我终于把您逮住了，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他近来跟我在一起的时间这么少了……原来是为了您的缘故……您这个下贱的……”

“发发慈悲吧，”依莱娜太太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打断她的话，“请你不要这么大声嚷嚷好不好。”她无意中又退回楼道里来。那个女人讥诮地望着她。看到依莱娜吓得发抖，看到她这样明显的一筹莫展，她觉得心中有说不出的快乐，因为她现在正面带自以为是的、因嘲弄人而洋洋得意的微笑打量着她的牺牲者。由于心怀恶意的怡然自得，她的声音变得很宽，相当得意。

“这么看来，那些偷汉的女人，她们原来都是结了婚的太太，一些又高贵又讲究的太太。蒙着面纱，当然要蒙着面纱啦，好让人在事过之后还可以到处都装扮成这种正经女人……”

“什么……你到底想跟我要什么？……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我得走了……”

“走……那是当然的啦……到您丈夫那儿去，走进那个温暖

的小房间，装扮成高贵的太太，让仆人给脱大衣……但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人谁管你是不是像狗一样的饿死，当然这跟您这样的一个高贵的太太是不相干的……就是对我们这样的一个人，她们那些规规矩矩的夫人也要把她最后的一点东西偷走……”

依莱娜猛地打定了主意，在一种暧昧的启示下屈服了，她把手伸到钱包里，可劲地抓了一把钞票。“这儿，这是给你的……但你现在要放我走……我决不会再来的……我向你发誓。”

那个女人恶狠狠地瞪着她，把钱接过去。“没廉耻的东西”，她同时嘟哝道。依莱娜太太听到这句话，不禁吓得一颤，但她看见对方给她让开了门，便急忙冲了出去，活像一个自杀的人从塔顶噗的一声落在地上，急促地喘着气。她向前奔跑着，觉得一个个面孔就像变了形的鬼脸似的从眼前晃过去，她两眼昏花，拚命挣扎着跑到停在拐角的一辆汽车里。像扔一个沉重的包袱似的，她把自己的身体甩在靠垫上，随后她心中的一切就全僵化、不动了，当司机终于吃惊地问这位古怪的乘客要到什么地方去的时候，她木然地朝他望了好一会儿，她那神志恍惚的大脑才最后明白了他的话。“到南站”，她慌忙顺口说道，可是想到那个女人说不定会跟踪她，便又说“快，快，请您快点开！”

汽车走在路上，她才明白这次相遇使她多么震惊。她轻轻地动了动自己又僵又冷的像麻木的东西垂在身边的双手，忽然周身战栗起来，好像打寒颤似的。喉头有苦丝丝的东西往上涌，她觉得恶心，同时产生一种无名的憋人的愤怒，像抽筋一样抓她的心搔她的肝。最好让她大喊一阵，或者让她挥拳大闹一番，以便摆脱这种像钓钩扎在大脑里的回忆所引起的恐怖感；那副带着嘲讽笑意的粗野的面孔，那股从那个穷女人恶浊呼吸中发

出的卑鄙龌龊的气息，那张充满仇恨紧对她脸一个劲儿往外喷下流话的放荡的嘴，那个举得高高的威胁过她的像要革谁命的拳头，时时浮现在她的脑际。这种厌恶感越来越强烈，向她的咽喉越爬越高，此外，那迅速滚动的汽车在马路上摇来摇去，当她及早想起她手头的钱也许不够付车费的时候，她才让司机减慢车速，因为她把所有的钞票都给了那个敲竹杠的女人。她赶快示意停车，倏地跳出车去，又把司机吓了一大跳。幸而她剩下的钱够用了。但她不一会就发现自己懵懵懂懂地闯到另一个区里来了，来到终日忙碌的人群之中，他们的每句话，每一瞥目光都使她的肉体感到痛苦不堪。这时，她的膝盖好像由于恐惧而变得瘫软了似的，不想往前迈步了，但她必须回家，于是她便拿出全身的力气，以一种非凡的毅力，跌跌撞撞地从一条胡同走到另一条胡同，好像跋涉在沼泽地或没膝的雪里一样。终于她到了家，冲上楼梯，起初有些慌张，但为了避免因烦躁不安而惹人注意，她立刻克制住了自己。

现在，年轻的女仆帮她脱下大衣，她听见隔壁房间里她的男孩跟小妹妹吵吵嚷嚷地玩耍，安详的目光看到处处都是自己的一切，又亲切又可靠，她的脸上才又恢复了泰然自若的神采，同时那秘密的心潮也就从她那痛苦而紧张的胸膛滚动过去了。她取下面纱，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满面春风地走进餐室，她丈夫正坐在准备用晚餐的桌子旁边看报。

“晚了，晚了，亲爱的依莱娜，”他用温和的责备口吻说着，站起身来，吻了吻她的面颊，这不由得在她心里唤起了一种说不出的羞愧感。他们在餐桌旁边坐下来，他一边看着报纸，一边漫不经心地问：“你到哪儿去了这么久？”

“我去……去……阿麦丽那儿了……她需要去办点事……

我陪她走了一趟。"她补充说，可是已经对自己这么欠考虑，说谎说得这么糟，生气了。从前她总是预先准备好一套细心想出、经得起任何询问的谎话；可今天这恐惧竟使她忘了这一点，被逼得只好笨嘴拙舌地临时编造。她突然想到：如果她丈夫像他们最近在剧院里看过的那个剧里的人物一样打电话去探问呢？……

"你怎么了？……我觉得你好像有点精神恍惚……你为什么还不把帽子摘下来呀？"她丈夫问。她不禁吓得一哆嗦，因为她又产生了刚才被当场抓住的那种狼狈不堪的感觉。她赶忙站起来，走进她的房间，摘掉帽子，顺便对着镜子朝那不安的眼睛瞧了好久，一直到她觉得这目光重新变得坚定而又自信的时候，她才回到餐室里来。

女仆端来了晚饭；像往常一样度过了一个夜晚，也许比以前话说得更少，气氛显得更寂寞，那天晚上的谈话都是乏味的、懒洋洋的、往往颠三倒四的。她的思绪不停地飘回原路，每当她想到那个时刻，心惊胆战地接近那个敲竹杠的女人，她的思想便一直惊恐不安地向后躲闪；这当儿，她总是抬起目光，才觉得安全，她柔情地逐件望着那些象征友谊的物品，要知道，每件物品都是为了回忆和纪念才摆到这几间屋子里来的，于是她的心便渐渐轻松、平静下来。墙上的挂钟以钢铁般的步履从容地打破沉寂，又人不知鬼不觉地在她的心上增添了一些均匀的、无忧无虑的安然节奏。

第二天早上，她丈夫到自己的办事处去，孩子们出去散步，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呆在家里的时候，在明媚的晨光中，那次吓人的相遇事后细究起来已经失去了许多令人焦虑的成分。依莱娜太太首先想起的是她的面纱很厚，因此那个女人不可能看

清她的脸部特征，也不能再认出她来。现在，她冷静地权衡着一切预防措施。她决不能再到他的住所看她的情人了，这样一来，说不定也就铲除了那恐惧再度袭来的可能性。虽然跟那个女人偶然相遇的危险依旧存在，但这在一个二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又是多么不大可能呵，因为她坐在汽车里逃掉了，那个女人是不可能跟踪她的。名字和住所她全然不知道，不必担心那个女人根据不清晰的面影像通常那样满有把握地认出她来。但依莱娜太太对这种极特殊的情况也要有所准备。于是她就摆脱了恐惧，她立刻这样决定：保持安静的态度，什么也不承认，冷静地说那是一种误解，因为除了借机敲诈她的那个女人当场指责过她以外，对于她的那次会面谁也提不出任何证据。依莱娜太太真不愧是首都最著名的一个辩护律师的夫人，她从她丈夫跟他的同行朋友的谈话中知道得很清楚，各种敲诈勾当都可能由于极端无情而立刻改变行情，因为被勒索的人表现出来的任何犹豫、任何刹那间的不安都只会促使他的对手提高价码。

她采取的第一个对策是给她的情人写了一封短信，说她明天不能按约定的钟点来，而且最近几天也都不行。重读时，她觉得她头一次用伪装笔体写的这张便条仿佛语气有点冷冰冰的，她本想把这些令人不快的语句改成亲切的话语，这时她回想起了昨天的那次相遇，突然私下里火冒三丈，这恼恨便不知不觉地酿成了字里行间的这种冷若冰霜的语气。她痛心地发现，她情人的宠爱只不过是把她变成了这么一个低贱的主动者而已，她觉得自己的骄傲受了伤害，现在，她心怀敌意地思量着这些话，正因想到这种报复方式而得意：那便是字条上冷漠的语气说明来不来会面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取决于她愿意不愿意。

这个年轻人，一个有名的钢琴家，她是在一次偶然参加的

晚会上认识的，当然那是一个很小的团体，然而她却想都没想过，甚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很快就成了他的情人。他其实一点儿也没有激发起她的热情，而在她的身上也没有丝毫性感的东西和精神的魅力吸引着他；她委身于他，并不是需要他，也不是渴望得到他，而是出于对抗他的意志的某种惰性，出于一种抑制不住的好奇心理。她既没有由于婚姻幸福而完全满足的心理，也没有那种女人身上常见的精神兴趣衰退的感觉，在她心里没有任何东西促使她产生找一个情人的需求；从一般社会眼光来看，她确实很幸福，因为她有一个富有的，智力胜她一筹的丈夫，还有两个孩子，懒散而满意地过着她那舒适、平庸、安静的日子。但这里存在着一种松弛的气氛，它在感官上正如闷热和风暴，形成了一种平稳的幸福状态，这状态比不幸更富于刺激性，而且对于许多女人说来，由于她们一无所求才正像由于绝望而长期得不到满足一样致人以死命。饱人的贪欲不见得比饿人的小，正是这种生活上的闲适、安逸使她产生了一种追求风流韵事的好奇心理。在她的生活中，哪里也没有阻力。她处处碰到的都是柔情蜜意，处处显现的都是安稳，温情，冷漠的爱，家庭的尊敬，她没有想到这样适度的生活从来也不能从表面来衡量，它总是一种内心空虚的反映，她觉得这种安逸不知怎么竟骗去了她的真正生活。

她少女时期对伟大爱情的朦胧梦想，对陶醉在新婚初年亲切友好的平静生活和做年轻母亲的有趣诱惑中那种喜悦的朦胧梦想，如今在她将近三十岁的时候，又开始苏醒了，而且像每个女人一样在内心中滋生出一种应付巨大热情的能力，但并没有同时产生决计体验这热情的勇气，为这种风流韵事付出应有代价、赴汤蹈火的勇气。就在她觉得无力增添新色彩的一种称

心如意的时刻，这个年轻人怀着毫不掩饰的强烈欲望跟她接近，带着艺术的罗曼蒂克神秘气氛走进了她的安谧的小天地，在这里，那些男人通常只是说几句平淡无奇的笑话，献点小殷勤，毕恭毕敬地称赞“美丽的夫人”，却不曾当真把她看成女人。而今，她的内心深处又感受到她长大成人以来头一次领略过的那种激情。在她看来，他本人身上也许一点儿迷人之处也没有，只有一层淡淡的哀愁罩在他那怪惹人注目的脸上，对这层悲愁的阴影她竟辨认不清，因为它本来就像他的演奏技巧和那种黯然伤感的沉思一样全是装出来的，他正是在这种沉思中进行（早已事先准备好的）即兴演奏。对她这样一个生活在不愁温饱的人们周围的人说来，这种忧伤意味着对更高级生活的向往，这种生活曾经从许多书中五彩缤纷地跃入她的眼帘，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出现在许多剧本中。于是，她便无意中被拖出她的日常感情界限之外来观察这新的生活现象了。但是，一个女人的好奇心总是不自觉地跟性感联在一起的。一声赞扬使他从钢琴上抬起头来瞥了这位太太一眼，从这声喝彩里反映出来的对艺术家感染力的印象比一般礼貌性的表示也许更富有热情，而这第一瞥目光一下子就拨动了她的春心。她大吃一惊，同时感到一种充满一切恐惧的欢乐：在一次谈话中仿佛一切都被这种神秘的情火照得透亮，烧得通红，这次谈话使她那不可按捺的好奇心得到了鼓励，变得更强烈，以至她在一次公开举办的音乐会上也不回避跟他再次相见。接着，他们便经常会面，很快就不再单靠偶然机遇相会了。她至今为止很少想到她对音乐的品评会有什么价值，她一直理直气壮地否认她的艺术感会有什么意义，可是现在，正像他对她一再强调的那样，她在很多方面都成了他这个真正艺术家的知音和顾问，就是能以这样的身分出

现的虚荣心促使她几周之后就轻率地相信了他的提议：他想在家里给她，只给她一个人演奏他最新的作品。可能他心里有一半这样的善良意图，但到了一起就接起吻来，最后她竟不胜惊讶地把自己的身体也给了他。她的第一个感觉便是对这意想不到的肉欲的冲动感到震惊；起先由那蒙着神秘色彩的关系引起的精神上的战栗，突然不见了。而那种对这并非出自本心通奸的罪恶感，由于有了要装出全然自愿的这种虚荣心作怪，由于以为是自己第一次下决心脱离她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安谧的小天地，也就部分地减轻了。就这样，她的虚荣心竟然把她对那种在最初几天里深感不安的丑行的畏惧变成了一种新的骄傲。但这种种神秘的情绪的激动，也只是在最初的时日里才经常出现。私下里，她本能地防范着这个人，大都是防卫他心中产生新的东西，也就是最初挑起她好奇心的那种异样的东西。他的奇装异服，他家中的流浪人习气，他那永远摇摆在挥霍和困窘之间的经济状况的杂乱无章，从她的资产阶级眼光来看，是令人反感的；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她们希望艺术家一眼望去就很浪漫，在个人交往方面很文明，是一只狂怒的猛兽，但必须关在道德的铁笼子里。使她陶醉在他的演奏里的那股热情，在偎依在他怀里的时候，完全平静下来；她的确不喜欢这种突如其来的疯狂的拥抱，她往往不自觉地把这拥抱的纯属个人意志的不顾一切跟她丈夫的那多年后仍然羞答答、充满敬意的激情相比较。但现在失足一次以后，她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到他那里去，不觉得幸福，也不觉得失望，只是出自某种尽义务的感情和一种习以为常的惰性。她这样的女人，在轻佻的女人甚至在妓女中间也并不少见，而内在的市民习性却十分顽固，甚至在有外遇的情况下也要亲自维持一种正常的秩序，在放荡的生活中也要保

持一种居家过日子的方式，在日常生活里尽量装出少有的十分耐心的样子。没过几个星期，她便使这个年轻人，她的情人，在一些细小的地方也适应了她的生活习惯，像对待公婆一样，也规定了一周有一天来看他，但她并没有因为有了这层新的关系而放弃自己旧日的生活秩序，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为自己的生活增添了一点新的东西。很快，她的情人就成了为她的存在而装备精良的机器，他像第三个孩子或一辆汽车似的，成了她平淡的幸福生活的某种扩充物，不久，她便觉得这冒险的爱情生活像合法的享乐一样毫无意义了。

然而，第一次，当她本应为这奇遇付出真正的代价，也就是担着风险的时候，她就开始打小算盘，考虑值得不值得了。她是天生任性，娇生惯养，因有像样的财产而毫无他求的，她的不能容忍的第一次不快似乎多得不得了。她不愿意立刻舍弃哪怕一点点自己内心的安宁，但也几乎从未想过为自己的安逸而抛弃她的情人。

她情人的回音，一封像一个人从梦中惊醒，因神经受刺激而断断续续写出的信，下午就由一个信差递到了，满篇信里都是精神恍惚的恳求、哀怨和悲诉，这使她想结束这种不正当关系的决心又有些动摇了。她的情人用最恳切的语言请求她至少跟他短时间的见上一面，如果他不知因为什么伤了她的感情，也好让他请求她的宽恕。现在，这套新把戏惹得她对他更为不满，她想不分青红皂白地回绝了事，让他明白她要高贵得多。于是她便约他到临时想起的一个咖啡馆里去会面，还是做姑娘的时候她就在那里跟一个男演员会过面，当然这件事现在在她看来是幼稚可笑的了，因为那个演员是又恭敬又不在意的样子。她心里偷偷地笑着想，这种浪漫事儿在她的生活中是很稀奇的，这

种事在她婚后这些年月里已经枯竭了，现在却又繁盛起来。她几乎对昨天与那个女人的唐突相遇感到一种内心的喜悦了，在这次相遇中，她又如此强烈、如此兴奋地体验到长久以来就有的一种真正的感情，她平素相当容易松弛下来的神经因此又神秘地震颤起来。

为了防备万一遇见那个女人，被认出来，这回她穿了一身暗色的不显眼的衣服，戴了另一顶帽子。为了不让人看清她的容貌，面纱她也准备好了，但一个突然涌上心头的固执想法使她把它放到了一边。难道像她这样一个可尊敬的有身份的女人竟能因为害怕见到一个根本不相识的女人而不敢上街吗？

一瞬间的恐惧感只在她走上街头的一刹那才掠过她的心头，那是一种如同人们投身波涛前把脚伸进水里试探时因为觉得冷突然出现的神经性的战栗。但这凉气一秒钟就从她身上飞过去了，接着便是一种稀有的愉快而自得的情绪突然在她心中冉冉地升起来。她高高兴兴地，轻捷、有力、颤悠悠地向前走去，步子拉得紧，腿也抬得高，她觉得自己从来不曾迈着这样的步伐走过路。那个咖啡馆离得这么近，甚至她也感到遗憾了，因为此刻有一种意愿正驱使她有节奏地向前走，一直走进这爱情生活的神秘的磁石般的吸引圈。但她为这次会面规定的时间太紧了，不过，她非常放心，确信她的情人早就在等她了。果真不假，他正在角落里坐着呢。她一进来，他便心情激动地跳了起来，她觉得他的情绪激动，又感人又讨厌。她不得不劝他压低声音，他由于内心过分激动，像漩涡猛卷一般，朝她连连质问和抱怨。她呢，根本不说明她不来践约的真正原因，一味玩弄隐晦的词句，这些话因为含混不清使他更加恼火。这一次，她虽然没有满足他的愿望，但对自己说过的话还是有些犹疑了，

因为她觉得这回突然地不可测的逃避和拒绝相见对他的刺激太大了……可是当她经过半小时最紧张的谈话离开他的时候，她在感情方面对他既没有最起码的表示，也没有丝毫的暗示，她内心中燃烧着一种只在少女时代才有的奇异的情感。她觉得仿佛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小火花深藏在心底，只等一阵风吹来使它变成火焰，燃遍她的全身。她大步走过来，同时急急地捕捉着整条街向她射出的目光，很多男人这种赞赏的目光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结果，强烈地撩拨着她想看看自己面容的好奇心，于是她便在一个花店陈列品的镜子前面突然停住脚步，好在红玫瑰和露珠晶莹的紫罗兰的镜框里瞧一瞧自己的美貌。自她少女时代以来，她还从来没有过这样轻松愉快的感觉，全身的每一个感官也从来没有这样充满过活力，婚后最初的日子里也好，跟她情人拥抱时也好，在她身体里都不曾闪现过半点这样的火星；现在只能把所有这一切甜蜜的如醉如痴的热情消耗在少得可怜的被限定的时刻里，这种想法在她已经变得不可忍受了。她心情烦恼地继续向前走去。到了家门口，她又迟疑地站住了，为的是再舒展胸怀深深地吸上一口这炎热醉人的空气，把此时此刻迷乱的心绪压入心底，为的是在内心深处再体味一下它——这冒险爱情生活的渐渐平息下来的最后一个浪花。

这时，有一个人拍了拍她的肩头。她转过身去。“你到底又想干……干什么？”突然看见那张可憎的脸，她像吓掉了魂似的结结巴巴地说，使她更吃惊的是听见自己说了这么一句致命的话。她本来早就打定了主意，如果什么时候再碰到那个女人，就说不认识，否认一切，要面对面朝着那敲诈钱财的女人走过去……现在太晚了。

“我在这儿已经等您半个小时了，瓦格纳夫人。”

依莱娜吓得一颤。原来这个女人知道她的名字和住处。现在一切都完了，只好听天由命任她摆布了。

“我等了半个小时，瓦格纳夫人。”这个女人像责备她似的咄咄逼人地重复着她的话。

“你想干什么……你究竟想跟我要什么……”

“您是知道的，瓦格纳夫人，”——依莱娜听到这个名字又吓得一阵痉挛——“您知道得很清楚，我为什么来。”

“我根本没有再见到过他……你不要缠着我了……我再也不会去看他了……再也不……”

那个女人静静地等着。一直等到依莱娜由于情绪激动说不下去了，她才像对待一个部下似的粗暴地说：

“你不要说谎！我一直在你身后跟到咖啡店，”她见依莱娜在往后退缩，又嘲讽地补充说：“我反正没什么事情可做。他们把我从公司解雇了，照他们的说法，是因为没有那么多工作，因为赶上了经济萧条时期。喏，干吗不好好利用这个空闲时间呢。像我们这样的人也要出来散散步的……跟那些规规矩矩的太太们完全一样。”

她说这些话时用的是一种刺痛依莱娜心窝的冷酷无情、恶意中伤的语言。面对这种卑劣言行所表现出来的赤裸裸的冷酷无情，她觉得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她的心越抖越凶，害怕那个女人现在又大声说话，或者她丈夫经过这里，那样一来，一切可就全完了。她赶快把手伸进皮手筒，拽出银丝编织的钱包，把她手指触到的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

但这一回，那只无耻的手触到钱的时候，却没有像上次那样顺从地慢慢卷起来，而是伸着巴掌在空中摆动着，那张开的手活像一只野兽的利爪。

“那个银丝钱包你也干脆给我吧，免得我把钱丢了！”她嘲弄地撇着嘴，似乎露出了一丝满意的微笑，补充说。

依莱娜凝视着她的眼睛，但只一秒钟而已。这样狂妄的、卑劣的讽刺真叫人无法容忍。像产生了一种钻心的疼痛似的，她觉得有一阵厌恶感穿透了全身。只好走开，走开，不再看这张脸！她掉过脸去，动作迅速地把那个贵重的钱包塞给她，随即跑上楼梯，好像身后有什么恐怖的东西追赶着她似的。

她丈夫还没有回家，于是，她便一头栽倒在沙发里。仿佛被打了一锤，她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她听见她丈夫从外面回来的声音时，才强打起精神，拖着缓慢的步子来到另外一个房间，每个动作都是那样的无意识，每个感官都是那样的没有知觉。

现在，恐怖伴着她留在这所房子里，没有一点离开这些房间的意思。在这么多空虚的时刻里，那次可怕的相遇的每个细节都像滚滚波涛似的冲进她的记忆;她的处境已经毫无希望,这一点她是心明如镜的。这个女人知道她的名字和住处——怎么会如此，简直不可思议——，因为她最初的几次尝试干得这么出色，无疑，她会不择手段地利用她的知情身份无尽无休地敲诈勒索下去。她的生活恐怕要像压了一座阿尔卑斯山，不知要压多少年，怎么努力，包括最大的努力，也甩不掉这个重负，尽管依莱娜太太有钱，尽管她是一个富有的丈夫的妻子，她也不可能瞒着她丈夫筹措到那么大一笔钱，一劳永逸地把自己从那个敲竹杠女人的手中解放出来。另外，她从她丈夫的偶然谈话和他的诉讼中得知，那些刁钻无耻之徒的具结和诺言全都一文不值。她盘算着，一个月，或许两个月，这个厄运还可以躲过去，随后她家庭幸福的这座外表威严的大厦可就非坍塌不可了，

叫人略感宽慰的是她确信她很可能把那个敲诈钱财的女人也同时拖进这崩溃的深渊。

厄运是不可避免的，逃避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她觉得非常明确。但是会发生什么事呢？从早到晚她都被这个问题纠缠着。说不定会有一天寄来一封写给她丈夫的信，她看见他走进屋来，脸色苍白，目光阴沉，一把抓住她的胳膊问她……但以后……以后又会怎么样呢？他会怎么办呢？想到这里，这些画面便突然全都消逝了，消逝在充满混乱而恐怖的黑暗之中。她想不下去了，所有这一切猜想都摇摇晃晃地陷入无底的深渊。但经过这样的冥思苦想，有一点她是再清楚不过的：原来她是多么不了解她的丈夫，因此她就预料不到他会干出什么事来。她是遵照自己父母的意愿嫁给他的，但她并无不乐意的表示，而且还怀着一种几年后一直未曾淡漠的对他的好感，现在已经在他身边度过了八年舒适愉快、静谧幸福的生活，为他生了两个孩子，有了一个家，还有数不清的肉体温存的时刻，但是现在，当她问自己他会采取什么态度时，她才清楚，他在她眼里是多么陌生，她对他是多么不了解。现在她才开始从那些能够说明他的性格的个别特征来估量他的全部生活。为了找到打开他的心灵密室的钥匙，现在她正心怀恐惧、小心翼翼地搜索着每个细小的回忆。

因为他不说那句泄露自己内心秘密的话，她只好用探询的目光在他脸上扫来扫去，这时他正坐在安乐椅里读书，周遭闪耀着明亮的电灯光。她看着他的脸，就好像看的是一张陌生的面孔，想试着用那些熟悉的，然而忽然又变得陌生的面部特征来说明这个她在八年夫妻生活中因不在意而不曾发现的性格。前额光亮而气度轩昂，仿佛里面蕴藏着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嘴

却显得很严厉，遇事决不相让。一切都表现着典型男子的威严特点，精神抖擞，充满力量。令人惊异的是在这张脸上居然发现了一种美，她怀着一种敬佩的心理静静地观察着他这种若有所思的严肃神态，这种明显的坚强神情。而眼睛呢，里边肯定隐藏着那真正的秘密，却一直注视着书本，躲起来不让她看。这样，她只能始终疑惑地凝视着他的侧影，似乎那富有生气的轮廓意味着这么一句话：宽恕或者诅咒。这个陌生侧影的顽强性使她很吃惊，但这个侧影的坚定性又使她第一次意识到一种奇异的美。她突然明白了，她是正在用羡慕的神态打量着他，心里是又愉快又自豪。这时，他的目光离开书本，抬起头来。她赶快走回浓重的暗影里，以防她那充满焦虑的目光引起他的怀疑。

三天她都没离开这座房子了。她早就心情不快地发现，她当前突然坚守的生活方式已经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因为一般说来，根据她那爱交际的天性，一连好几个钟头或整天呆在家里，确实罕见。

最早注意到这种变化的，是她的两个孩子，特别是那个最大的男孩，他见妈妈老是这么久地呆在家里，十分明显地现出了天真可爱的诧异神情，而仆人们总在小声议论，还跟家庭女教师相互交换他们的种种猜测。她极力找各种各样的、部分是碰巧想出来的非做不可的事来做，想证明她如此惹人注目地留在家里是有正当理由的，但是全然无济于事，她想在哪里帮忙，就把哪里搞得一团糟，她在哪里插一脚，便在哪里引起怀疑。同时她又缺乏老练的才干，不能用理智克制自己，譬如安静地留在一个房间里看看书、做点什么事，好让人家看不出她自愿软

禁在家的这种奇怪举动。那内心的恐惧，在她身上如同每一个强烈的感觉，变成了一种神经质的东西，不断地把她从一个房间赶到另一个房间。每当听见电话铃响，每当听见门铃的声音，她都要吓得一颤：由于这样神经过敏，她心中预感到整个生活已被打得粉碎。像坐牢一样呆在房间里的这三天，她觉得比她婚后的八年还要长。

可是第三天晚上，她接受了一个几周以来不曾有过的陪同丈夫赴宴的请柬，对此她现在竟忽然找不到充分的理由拒绝了。最后，为了不毁掉自己，至今在她生活四周筑起的那些看不见的恐怖的栅栏，也就必须打断了。她需要跟人接触，脱离单人独处的状态，脱离这恐惧造成的慢性自杀的孤独心境，休息几小时。确实：除了到陌生的房子里在朋友身边躲一阵子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地方呢？在她常走的道路周围总有那个人暗地跟踪的情况下，有什么地方会更安全？走出家门，她只颤抖了一秒钟，短短的一秒钟，这还是她跟那个女人在门口相遇以后第一次走上街头呢。她情不自禁地抓住她丈夫的胳膊，闭上眼睛，紧走了几步，穿过人行道奔向停在那里的小汽车，只是当她埋身靠在她丈夫的一侧，坐在车里经过夜间孤寂的街道时，她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而当她迈步登上那所陌生房屋的楼梯时，她才觉得脱了险。她现在可以像以往那漫长的岁月一样呆几个小时了：无忧无虑，欢天喜地，不同的是还怀有从监狱来到阳光下的那种越来越清醒的喜悦心情。这里是防御一切追击的壁垒，仇恨是钻不进来的。这里只有爱她、尊敬她、崇拜她的人。一些优雅的、时髦的人，他们全在那里谈天说地，热情洋溢，一种给人以享乐的轮舞终于把她卷了进去。因为她一走进来，她便感到别人向她投去的目光似乎在说“她真美”，由

于有了这种自我意识到的长时间缺乏的感情，她显得更美了。

隔壁的音乐吸引着她，深深地刺入了她灼热的皮肉，跳舞开始了，还没明白过来，她已置身在那嘈杂而又拥挤的人群之中了。有生以来，她从来没有这样跳过舞。这样绕场不停地旋转把她心中一切沉重的负担都甩了出去，那音乐的旋律激荡着她的四肢，使她那激烈活动着的身体充满了朝气。只要音乐停息片刻，这寂静便给她带来痛苦，因为在寂静中，人可以思想，可以回忆，回忆起“那件事”。内心不安的火花在她颤抖的四肢上噗噗地向上蹿动；就像进了一个游泳池，浸在勉强受得住的使人镇静的冷水里，她又投入了那旋转不停的舞蹈。往常，她只不过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舞伴，一举一动太庄重、太冷静、太无情、太小心，但这回陶醉在毫无拘束的欢乐中，身体上的一切拘谨表现全都消失了。她觉得自己在消溶，在不断地、无休止地、愉快地消溶。她感觉有两只胳膊、两只手搂着自己，时而接触在一起，时而又离开一点，她感觉到了对方说话时的呼吸，使人心醉的笑声，在浑身血液里颤动不停的音乐。她全身紧张，紧张得不得了，觉得衣服箍在身上火烧火燎的热，恨不得不知不觉地把一切罩在身上的东西都扯下来，好去赤裸裸地体味这深深的自我陶醉之情。

“依莱娜，你怎么了？”——她转过身去，踉踉跄跄地走着，眨着笑盈盈的眼睛，情绪还完全像同她的舞伴搂在一起那样热烈。这时，她丈夫那惊讶、呆滞的目光冷酷地穿透了她的心。她吃了一惊。刚才她是不是太疯狂了呢？她的狂热举止是不是把什么暴露出来了呢？

“什么……你说什么，弗里茨？”她结结巴巴地说，因突然碰到他的目光而惶惑不安。这目光似乎越来越深地射向她的心

中，她现在已经完全从内在感觉上，完全从她的心灵上体验到了它。在这双眼睛死死的逼视下，她真想大叫一声。

“真稀奇！”他终于喃喃地说道。在他的语声里隐藏着一种困惑不解的心理。她不敢问他干吗要这么说。但是，当他无言地转身走开，她看见他的两肩又宽又挺又大，使劲儿向那个硬挺挺的颈项端着的时候，一阵寒战不禁穿过她的肢体。像遇到一个凶手似的，这寒战倏地经过她的额头飞过去，有如闪电，一闪即逝。她好像第一次看见他——自己的丈夫，现在才感到心中充满了恐怖，因为他是强大而危险的。

音乐又响起来。一位先生走过来，她机械地扶着他的胳膊。但现在，她心中的一切都变得沉重起来，那快乐的曲调再也不能鼓舞她抬起自己僵硬的双腿了。一种郁闷的沉重感从内心深处传到了双脚，每迈一步都使她感到很痛苦。她不得不请求她的舞伴放开她。她在往回走的时候不由得左顾右盼，看看她丈夫是不是就在附近。她吓得全身打了一个寒战。他正好站在她身后，好像在等着她，他那咄咄逼人的目光直勾勾地望着她的眼睛。他想干什么？他知道了什么？她不自觉地往上扯了一下上衣，好像怕他看见那袒露的胸背似的。他的沉默是倔强的，他的目光也一样。

“咱们走吧？”她怯生生地问。

“好。”他的声音显得那样生硬，那样无情。他先走了。她又看见了那宽宽的、吓人的颈项。人们帮她披上大衣，但她还是觉得冷。他们默默地并排坐在车里。她一句话也不敢说。她模模糊糊地感到正面临着一种新的危险。现在她遭到了内外夹攻。

这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恶梦。一种陌生的音乐响起来，一个客厅又明亮又高大，她走了进去，许多人和各种颜色跟她的动作混杂在一起。这时，有一个年轻人冲到她跟前，拉起她的胳膊，于是她便跟他一起跳起舞来；这个年轻人她觉得认识，可又没完全看出是谁。她感到很舒畅，很轻快，一种独特的音乐掀起的波涛把她举了起来，她觉得两脚离开了地面，就这样飘飘荡荡地跳着穿过了很多大厅。每个大厅里的金色的灯架挂得高高的，像烛光似的闪耀着微弱的火苗，墙挨墙有许多面镜子在没完没了的反射中把自己的 笑脸抛过来又带到远处去。舞跳得越来越热烈，音乐奏得越来越灼人心窝。她发觉那青年跟她挨得更紧了，他的手埋藏在她的裸露的臂膀里，她不免因这充满痛苦的欢乐而悲叹，现在，她跟他四目相对了，这才觉得认出了他。他使她想起一个演员，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就暗暗地狂热地爱过他；她刚想高高兴兴地说出他的名字，但他用一个热烈的吻堵住了她的低声呼唤。就这样，嘴唇胶合在一起，相互拥抱着宛如变成了一体，他们像被一阵幸运的风托起来了似的，飞过那些大厅。一面面墙像急流般掠过，她不再感到有那浮在空中的顶棚，此时此刻，她身心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仿佛手脚上的锁链全被砸碎了一般。就在这时，突然间有一个人扳了一下她的肩膀。她蓦地停住脚步，音乐也随之戛然而止，灯火熄灭了，黑魆魆的墙壁紧逼过来，那个舞伴不见了。“把他给我，你这个女扒手！”那个可怕的女人喊道，——一点不错，就是她！她的喊声震得四壁发出刺耳的轰鸣，而那冰冷的手指又紧紧地扣住她的手腕不放。依莱娜奋身反抗，同时听到自己在叫喊，是一声惊恐中慌乱的尖叫，但那个女人更有劲，扯下了她的珍珠项链，同时把她的上衣撕下了半边，使她的胸脯和

臂膀全都裸露出来，上面只搭着向下垂挂的撕碎的布片。忽然，人们又来了，他们在不断增长的喧闹声中从所有的大厅里涌到这里来，呆呆地面带讥笑地望着她这个半裸体的妇女和那个正在尖声喊叫的女人。那女人喊着："她从我这儿把他偷走了，这个娼妇，这个婊子。"依莱娜不知道身子往哪里藏，眼光往哪里看，因为那些人越走越近了，充满好奇的嘴脸一下子就被她裸露的上身吸引住了，而现在，当她游移不定的渴求救援的目光避开他们时，她突然看见她丈夫站在暗处的门框里，右手藏在背后。她大叫一声，从他眼前逃开，跑过几个房间，看得眼红的人群在她身后横冲直撞，她觉得她的上衣向下滑得越来越厉害，她几乎都拉不住了。这时，一扇门在她面前砰地开了，她迫不及待地冲下楼去，想脱身，但在楼下又是那个卑鄙的女人穿着毛料裙子张牙舞爪地等在那里。她跳到一边，像疯了似的朝远处跑去，但那个女人从她身后猛扑过来，她们俩就这样在夜色中沿着长长的寂静的街道追逐着，连路灯都弯下腰来讥笑地向她们眨眼。她听见身后老有那个女人的木板鞋格格地响着，但每当她来到一个街拐角，那里就跳出那个女人来，在下一条街拐角还是照样，她埋伏在所有的房子后边，墙左墙右。她总是先一步守在那里，简直是多得不得了，无法超越，她总是从前面跳出来追捕她，依莱娜已经感到两膝不听使唤了。不过终于到了她的家，她直奔过去，但当她一把拉开门的时候，她丈夫却手里握着一把刀站在那里用威胁的目光凝视着她。"你到哪儿去了？"他瓮声瓮气地问。"哪儿也没有去。"她听见自己说道，可马上又听到身边发出一声尖笑。"我看见了！我看见了！"那个女人突然又站在她身边了，她狂笑着，讥讽地喊道。她丈夫把那把刀举了起来。"救命啊！"她喊出声来。"救命啊！"……

她两眼发直，那惊恐的目光跟她丈夫的目光碰在一起了。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她在自己的房间里，吊灯闪着黯淡的光，她在家里躺在自己的床上，原来她是做了一个梦。但她的丈夫干么坐在她床边，像对待一个病人似的瞪眼瞧着她呢？是谁把灯点着了，他为什么这样严肃、一动不动地坐在这儿呢？她吓得要死。她不禁朝他的手看了一眼：没有，手里没有刀。她慢慢地从昏沉沉的睡梦中醒来，梦中的景象仿佛无声的雷电不见了。她想必是做了一个梦，大声说过梦话，把他惊醒了。但他为什么这样严肃，这样钻心，这样无比严厉地看着她呢？

她强作笑脸，说："怎么，究竟怎么了？你为什么这样瞅着我？我觉得，我是做了一个恶梦。"——"是的，你大声喊过。我是从那间屋子里听到的。"

我喊什么了，我泄露了什么呢？她心里是不是怕他知道了什么呢？她几乎连抬眼再看看他的目光都不敢了。但他却低头异常安详、严肃地看着她。

"你怎么了，依莱娜？你有什么心事吧。这几天你完全变样了。你的生活好像发热病似的，疯疯癫癫，心神不宁，在睡梦里还大喊救命。"她又勉强地微微一笑。"不，"他坚持说下去，"你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你有什么忧虑，还是有什么事给你带来了痛苦？家里所有的人都看出你变了。你应该信赖我才是，依莱娜。"

他悄悄地向她身边挪了挪，她感觉到他的手指在轻轻抚摸她那裸露的胳膊向她讨好，他的眼睛里射出一道奇异的光。她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要求：现在就紧贴到他那健壮的身子上，紧紧地抱住他，把一切都坦白出来，他不宽恕她，就不放开他，就趁眼前他看出她的心在受折磨的时刻。

但那盏吊灯在闪着微弱的光，照亮她的脸，于是，她害羞了。她怕说出那句话。

“不必担心，弗里茨，”她努力微微一笑，她的身体却从头到脚都在发颤。“我只不过是有点神经过敏。很快就会过去的。”

她蓦地把搂着他的手撤了回来。她望了望他，周身抖动了一下，因为他的脸色在电灯光下显得很苍白，他的眉头皱得很紧，好像心里有什么犯愁的事。他缓缓地站起身来。

“我说不清，只觉得，好像你会把这些天的事情都跟我讲的。一件只跟你我有关的事。我们现在就只是两个人了，依莱娜。”

她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好像在这严厉而又模糊的目光下进入了昏昏欲睡的状态。她想，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了，只是有一句话她需要说出来，就是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宽恕我吧。”他不会问为什么的。但是，灯光为什么亮着呢，那大胆的，无礼的，好奇的灯光？在黑暗里她倒会说出来的，她感觉到了这一点。但这灯光却使她失去了勇气。

“噢，真的什么也没有？你根本什么也没有要跟我讲的吗？”

这诱惑多么可怕，他的声音多么柔和啊！她从来没有听他这样说过话。但这灯光，这吊灯，这昏黄的贪婪的光，叫人有什么办法呢！

她振作了一下精神。“你想到哪儿去了，”她嘿嘿地笑着，对自己的尖声细语也大吃一惊。“难道因为我觉睡得不好就有什么秘密不成？到头来是什么风流韵事吧？”

这话听起来多么荒谬，多么不真实，她自己心里也不免微微发抖了。她对自己怕到了极点，于是，她不知不觉地移开了目光。

“那末，你好好睡吧。”他极快地说了这么一句话，相当尖

刻，声音都完全变了，像一声恐吓，或者说像恶意的、危险的嘲笑。

随后，她熄了灯。她看见他那白色的身影消逝在门框那里，无声的，惨然的，活像一个夜间的魔怪。门关上了，她觉得好像是一个棺材封了盖。她感到所有的生灵都死尽了，只在她那空洞而麻木的身体里有一颗心怦怦地猛烈地冲击着她的胸膛，每一跳动，都疼上加疼。

第二天，他们正一起坐在那里吃午饭——孩子们刚刚打过架，被申斥了一顿才好不容易安静下来——，使女拿来了一封信。是写给尊贵的夫人的，人还在等着回音呢。她不胜惊异地细看了一下生疏的笔迹，急急忙忙拆开了信封，刚看个开头，脸色就刷的变得煞白。她一跃而起，等到从别人诧异的神情上看到她的慌张会成为泄露机密的轻率行为时，她就更害怕了。

信很短。一共三行字："请您立刻给送信人一百克朗。"没有签名，没有日期，全是明显伪装的笔体，只有这么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命令。依莱娜太太跑到她的房间里去取钱，但她把钥匙放在柜橱里忘了地方，她心急手忙地拉开所有的抽屉来回乱翻，最后终于找到了它。她索索发抖地把钞票折叠起来装进信封，亲自到门口交给了等候回音的仆人。她完全是下意识地做着这一切，好像在梦游，根本不容有半点犹疑的余地。过了一会儿——她离开还不到两分钟——她就又回到那间屋子里去了。

所有的人都不做声。她羞怯不安地坐下来，正想临时找一个什么借口，却惊恐万状地发现：她好像遭了雷击，被这意外事件搞昏了头脑，竟把那封展开的信搁在她的盘子旁边了，这

时，她的手抖动得特别厉害，她不得不赶快把举起来的杯子放下。偷偷地一伸手，她把那张便条揉做一团，但当她顺手把它塞进衣袋时，她抬眼碰到了她丈夫那恨不得钻透人心的、严厉而又痛苦的目光，这样的目光她还从来没见他有过。现在才几天他就用这种目光多次突如其来地狐疑地瞪着她，这使她感到内心深处都在战栗，不知怎么应付才好。那回跳舞的时候他就用这样的目光盯视过她，这目光跟昨夜睡梦中那把钢刀闪烁的光芒一模一样。她想寻找一句话，打破这紧张的沉默，这时，一个早已忘却了的回忆突然浮现在她的脑际。那就是她丈夫曾经说过：作为律师，面对着一个预审法官，他的诀窍就是在审讯过程中装作眼睛近视，埋头查阅案卷，以便随后在听到真正关键性的问题时闪电般地抬起眼睛，目光就像举起的一把匕首刺入被告人的突然惊缩的心窝，而那被告人也就在这注意力集中的有如耀眼闪电照射的目光逼视下失去自制，使那精心编造的谎言彻底破产。难道现在他要亲自来试一试这种危险的诀窍吗？她知道，因为职业的关系，他心里蕴藏着极大的心理学家的热情，这热情是远远超出了法学要求的，想到这里，她不禁吓得直发抖，而且越抖越凶。一个刑事案件的侦破、审理和宣判，他做起来就像别人赌博和恋爱一样着迷，在进行心理感觉跟踪的这几天里，他整个内心都是热情洋溢的。一种灼人的焦躁不安，促使他夜间常常搜寻到种种被遗忘了的事，使他外表上渐渐变得铁面无情了。他吃得少，喝得也不多，只是一个劲儿地吸烟，话语也尽量节省，仿佛留待法庭上用。她曾在法庭的律师总结发言时看见过他一次，后来再没见过，那时她真被他那阴森可怖的激情，他讲话时恶毒的语气和他脸上那种郁闷、悲苦的神色惊呆了。她觉得现在在他凛然皱起的眉宇间那直勾勾的目光

里又突然发现了那种脸部表情。

所有这些被遗忘了的记忆都在这一秒钟时间内涌现了，妨碍她越来越难于说出流到嘴边的话。她一声不响，她感到这沉默是很危险的，于是她就变得更心慌意乱了。幸而午饭很快就吃完了，孩子们跳起来，快活地大声喊叫着冲进侧室，那纵情的欢叫家庭女教师怎么也压不下去。她丈夫也站起身来，迈着沉重的脚步，目不转睛地走进侧室。

好容易只剩她一个人了，她又掏出那封充满不祥之兆的信，迅速扫了一眼那几行字："请您立刻给送信人一百克朗。"然后，她就用手把它撕成了一条一条的。她把这些碎纸片团成一团，想扔到纸篓里去，但她猛然想到，说不定会有什么人把这些碎纸片拼在一起呢！沉吟片刻，她弯腰凑近壁炉，把那个纸团抛进嗞嗞作响的壁炉里去了。那白色的火舌向上一跳，贪婪地把这威胁人的东西吞吃了，她这才镇定下来。

就在此刻，她听到她丈夫返身回来的脚步声已经到了门口。她飞快地跃身而起，由于火焰的反光和措手不及，满脸涨得通红。炉门还泄密般地开着，她笨手笨脚地想用身子挡住它。但他似乎懒洋洋地走到桌边，划着一根火柴点香烟，当火苗移近他的面孔时，她似乎看见了他的鼻翼正在颤抖，他一生气就这样。这时，他安详地朝这边看着，说："我只想提醒你注意，你用不着把你的信拿给我看。如果你希望对我严守秘密，那你完全有这个自由。"她一声不吭，也不敢抬头看他。他等了一会儿，然后像深呼吸一样从胸腔的最底层吐出一口烟气来，就拖着沉重的步子离开了这个房间。

她现在什么也不愿意想，只打算浑浑噩噩地多活几天，把

全副精力都放在空洞而无意义的活动上去。这所房子她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她觉得她必须走上街头，到人群里去，才不致因恐怖而发狂。用这一百克朗总可以从那个敲诈钱财的女人那里买到短短的几天自由吧，这是她的愿望。她决定再冒险出去散散步，更何况还要购买各种各样东西呢，特别是在家里还得设法掩饰自己一反常态的惹人注目的举止行为。她现在可以采取某种逃避的方式了。她从家门走出来，像双眼一闭离开起跳板一样，冲进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总算踏上了坚硬的石砌路面，周围是热烘烘的人流，她以不失太太体面的速度东躲西闪地昂奋地紧走，毫不引人注意的盲目地向前奔去，两眼呆呆地盯着地面，可以理解，她是生怕再碰到那威逼的目光。如果有人偷偷看她，她起码可以装不知道。确实，她觉得她什么也没想，可是每当有人偶然从她旁边擦身而过时，她还是不免吓得一哆嗦。每当听见一个声音，每当身后传来脚步声，每当一个身影从旁掠过，她的每根神经都觉得很痛苦；只有坐在汽车里或呆在别人家里，她才能正常的呼吸。

一位先生问她好。抬头一看，她认出这是自己家里从前的一个朋友，一个好说话的可爱的白发老人，从前她总躲着他，因为他会拿他身上的也许只是想象出来的小毛病跟人家纠缠一个钟头。但是她现在只答了他一声谢谢而没有约他同行，实在感到很后悔，因为有一个熟识的男人在身边说不定真能防止那个敲竹杠的女人意外地凑过来攀谈。她踌躇了一下，想回过身去再追补一句；这时，她觉得有人从身后快步向她走来，她连想都没想，便本能地继续向前奔去。但因为心怀恐惧，她变得十分敏感，她觉得背后的人好像越来越近了，她便越跑越快，虽然她知道到头来是甩不掉人家的跟踪的。她发觉脚步声越来越

近，预感到那只手眨眼之间就要搭在她身上，她的两肩都吓得颤抖起来了。她越想加快她的步子，她的双膝就变得越沉重。现在她觉得那跟踪的人已经靠近了，而且听到一个声音又激动又轻柔地喊着“依莱娜！”她才不得不捉摸了一下这个语声，明白这并不是那个令人惧怕的声音，不是那恐怖的给人带来灾难的女人。她舒了一口气，转过身来一看：原来是她的情人。他突然一纵身使她停住了脚步，差点儿跌到她的怀里。他的面孔很苍白，显得很慌乱，露出万分激动的神色，现在见到她的惊慌失措的眼神，又觉得难为情了。他迟疑地举起手来想跟她握手，但见她没有把手伸给他，就又把手放下去了。她只是呆呆地望着他，一秒钟，二秒钟，她觉得他出现得太突然了。在这些充满恐惧的日子里，她偏偏把他给忘了。但现在当她就近看着他那苍白而困惑的面孔时，见他脸上带着茫然若失的神态，眼神里现出种种捉摸不定的感情，她的心头不禁怒火猛起。她的嘴唇直打哆嗦，想要说句什么，她脸上的激动情绪是那样明显，他见了竟吓得只能结结巴巴地说着她的名字：“依——依莱娜，你怎么了？”可是，当他见到她那不耐烦的样子，就又知罪地添补了一句：“我究竟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呢？”

她呆呆地望着他，难以压制心头的怒火。“您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她嘲讽地笑了笑。“没有！压根儿就没有！只有好处！只有愉快。”

他吓得目瞪口呆，那模样使他的表情显得更天真更可笑了。“可是，依莱娜……依莱娜！”

“您不要在这儿叫人看热闹好不好！”她粗暴地斥责他。“也不要跟我做戏了。不用说，她又在附近埋伏着呢，您的那个宝贝的女朋友，一会儿她就又要来攻击我了……”

“谁？……究竟是谁？”

她真想朝他的脸，朝这张呆傻的扭歪的脸揍一拳。她觉得她的手使劲儿握了一下那把伞。她从来没有这样瞧不起、这样恨过一个人。

“可是，依莱娜……依莱娜，”他不连贯地说着，越来越慌乱。“我究竟有什么对你不起呢？……你突然就不来了……我白天黑夜都在等你……今天我在你家门口站了整整一天，等着跟你说几句话。”

“你在等我……原来这样……也有你。”她觉得她都气糊涂了。要是能朝他面门揍一拳，那该多好啊！但她控制住了自己，又不胜厌恶地望了望他，好像是在考虑她该不该把整个淤积在心的愤怒发泄出来，当着他的面痛骂一顿。过了一会儿，她突然转过身去，头也不回地钻进了拥挤的人群。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依然恳切地伸着一只手，直到大街上拥来挤去的人群也把他裹住，像汹涌的波涛推着一块正在下沉的木板，那木板摇晃着，旋转着，拚命抵抗，但最终仍不由自主地被冲走了。

但令人忧虑的是，她不能抱什么好转的希望了。就在第二天，又来了一个便条，又来了一皮鞭，惊醒了她那已经减弱了的恐惧。这一回是要二百克朗，她乖乖地给了人家。在她看来，敲诈的钱数这样猛增，是很可怕的，她也感到财力上应付不了了，因为即使是生活在一个富有的家庭里，她也没有办法私下里弄到大笔的现钱。那末，以后可怎么办呢？她知道，明天可能就要四百克朗，很快就是一千克朗，她给的愈多，对方要的也越多，到最后她的财源枯竭了，还会送来类似的信，那可就彻底垮台了。她所买的仅仅是时间，一段喘息的时间，休息那么两三天，也许是一星期，但这是一种充满痛苦和紧张心情的

毫无用处的时间。她读不下书，什么事情也不能做，像着了魔似的经受着内心恐惧的追击。她觉得自己真的生病了。有时她不得不突然坐下来，因为心跳得太厉害，一种深沉的忧虑好像铅水一样灌满了她的身体。她感到又痛苦又疲倦，尽管这样，她还是不能安眠。虽然每根神经都在震颤，她还得面带微笑，装作愉快，谁也想象不出她为装出这副高兴的样子做了多大的努力，这是天天如此徒劳无益地克制自己情感的壮举。

在她周围所有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她这样想——好像从她内心产生的可怕的情绪上看出了一点什么，而这个人所以会这样，只是因为他一直在窥视着她。她觉得她丈夫在不停地研究她的心理，像她对他所作的一样，这样一想，她便不得不加倍小心了。他们日夜都在相互窥测，好像在相互兜圈子，为的是彼此窥探出对方的隐秘，而把各自的秘密隐藏在背后。最近，她丈夫也完全变了。最初审讯般的那几天里他那吓人的严厉已经让位于他的一种独特的亲切关怀，这使她情不自禁地想起新婚的岁月。他待她像照料一个病人，是那样的无微不至，竟使她感到很窘。当她看到他怎样时不时地就帮她补上那么一句使她摆脱困境的话，他怎样向她说明“承认”是多么轻松愉快的时候，她的心似乎都停止了跳动。她明白他的心意，感谢他的爱怜，心情变得愉快起来。但她也觉察到了：随着爱慕心理的滋长，她在他面前的羞愧感也在增强，由于有了这种羞愧感，她的口反而比以前她不信任他时更严了。

在这些日子里，有一天，他跟她面对面相当露骨地谈了一次话。她回到家，走进前厅就听到了震耳的声音，那是她丈夫的声音，又尖锐又果断，还有家庭女教师的吵吵嚷嚷的唠叨声，而且夹杂着哭泣和抽噎的声音。她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大吃一惊。

每当她听到高声说话或发现家里有人情绪激动时，她都要吓得浑身一哆嗦。这是害怕要她回答一切的感觉，特别是极怕又来了那样一封信，揭穿了秘密。她打开门的时候，总是先用询问的目光看一看每个人的脸，查考她不在时是不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她离开以后灾难是不是并没有降临。她弄明白了，这次只是孩子们吵了架，正在进行一次小规模的法庭审讯，便很快镇定下来。一个姑妈几天前给男孩带来了一件玩具，是一匹小花马，小妹很生气，因为她得到的是差一等的礼物。她企图为自己争得同等的权利，而且是那样的迫不及待，结果白费心思，反而使得男孩一口回绝了她，说他的玩具连碰也不让她碰，这最先是引起那个女孩公然的愤怒，接着她便不再作声了，她满腹愁闷，显得无可奈何，但又相当倔强。但第二天早上，小马忽然不见了，连点踪迹都没有，怎么找也找不着，最后才偶然在炉子里发现。那丢失了的小花马，已经被剪得稀碎，木头骨架折断了，花色的毛皮撕掉了，塞在肚子里的东西也被掏出来了。嫌疑自然是落到了小女孩的头上；男孩又哭又嚎地去找父亲告发那个可恶的小女孩，于是就开始了审讯。

这次小小的法庭审讯很快就作出了判决。那个小女孩起先拒不承认，当然是羞愧地垂着目光，心虚得声音发颤。家庭女教师出面证明她有错；她曾经听小女孩在气头上威胁过人家，说要把小马扔到窗外去，女孩拚命否认也没有用。她绝望地哭着喊着闹了好一阵子。依莱娜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丈夫；她觉得，他好像不是在审问孩子，而是在审问她自己，因为说不定明天她就可能这样站在他面前，声音同样的颤抖和一样的结结巴巴。起先，她丈夫目光很严厉，只要孩子硬是不说实话，他就一句句地逼着她放弃反抗，而在她每说一句不承认的话时他却从不生

气。后来，遇到沉着脸顽固地否认时，他却好心好意地劝说她了。他直截了当地向她表示，说这种行为从心理上看是有它的必然性的，她最初一气之下轻率地干出这样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根本没考虑这么做会真的伤她哥哥的心，是可以原谅的。他亲口向她保证，说一切都可以得到谅解，那样温和、那样令人信服地对这个变得越来越没主见的孩子解释：她的行为尽管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这样一来，那女孩终于忍不住泪流满面，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不一会，她哭得像个泪人似的，断断续续地吐口承认了。

依莱娜急忙奔过去，想搂住那个哭得满脸泪水的孩子，但那小女孩却气哼哼地推开了她。她丈夫以劝告的口气责备她不该这样过急地表示怜悯，因为他不想一点惩罚不给就了结这件事；因此，他决定不准小妹明天去参加她盼了好几个星期的娱乐活动，这虽然是无足轻重的，但对小妹说来却是很严厉的惩罚。女孩听了他的判词，呜呜地哭了起来；男孩喜出望外，大声叫好，但这样过早的恶意讥笑立刻也把他卷进了这项惩罚之中，因为他幸灾乐祸，也取消了他去参加那个儿童娱乐活动的权利。两个孩子都很悲哀，只是因共同受了惩罚而各有安慰。最后他们离开了房间，依莱娜单独跟她丈夫留在了那里。

她觉得现在终于找到机会，借口谈孩子的过错和认错来谈谈她自己的事了。如果他现在能宽宏大量地接受她为孩子说情，她知道，她也许就有可能大胆地为自己说话了。“告诉我，弗里茨，”她开口说道，“你真的不想让孩子们明天到那儿去了吗？他们会大为扫兴的，特别是小妹。她干的事，根本没有那么严重。为什么要给她这么严的惩罚呢？难道你不同情小妹她吗？”

他朝她望了一眼。

“你问我是不是可怜她？嗳，我说：今天不能了。事实上是她受了惩罚以后，现在刚刚感到心情轻松了。昨天她把那个可怜的小马撕碎了塞到炉子里，全家人都东寻西找，而她一天到晚都怕人家可能或必定发现它，那才是大为扫兴呢。恐惧比惩罚还要坏，因为惩罚总算有了结局，不管怎么说，总比悬在那儿、比那种神经紧张的无尽无休的恐惧要好。一个罪人一旦受到了惩罚，他的心情就会变得很轻松。千万不要让哭泣把你给搞糊涂了：现在已经都说出来了。从前是埋在心里。埋在心里比说出来还要坏。”

她抬头看了看。她觉得，好像他的每句话都是针对她说的。但他仿佛对她根本没有注意。

“事实上就是这么回事，你相信我没错。我是从法庭上和多次审讯中了解到这种情形的。被告人大多数都是由于百般隐瞒真相，由于迫不得已编造谎言来对付千百次隐蔽的小规模攻心，不得不忍受痛苦折磨的。被告人怎样闪烁其辞，怎样装死躺下，看起来是很可怕的，因为人们要让他说出个‘是’字，就得像一把钩子往外拉才行。有时，这个‘是’字已经到了嗓子眼，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从里边往上顶它。他们被憋得透不过气来，几乎就要说出来了。这时，那股邪恶的力量，那不可思议的顽抗和恐惧的感觉，突然向他们袭来，他们就又把它吞下去了。于是，斗争又重新开始。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有时比那些被告人还要痛苦。然而，被告人总还是把他看作仇敌，其实他是他们的帮手。我作为他们的律师、辩护人，确实应该警告我的诉讼人，让他们撒谎撒到底，别改口，但我从内心里常常不敢这么做，因为他们不招认比招认和受罚要痛苦得多了。我一直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一个人明知有危险也能去干那桩事，可是

后来却没有勇气承认，这样没骨气地否认，我认为比任何犯罪行为都可悲可叹。”

“你认为……一直是……一直只是恐惧在妨碍着人们吗?难道不可能……不可能是羞愧吗……因在所有局外人面前说出心里话，因揭穿自己而感到羞愧吗?”

他惊奇地抬起头来看了看。他向来不习惯从她那里接受答案。这句话却扣住了他的心弦。

“羞愧,你说的……这……这自然也只能是一种恐惧……但这是一种较好的……不是怕惩罚，而是……是啊，我懂……”

他站起身来，显然很激动，来回踱着步。这个想法好像在他心里击中了什么似的，他不禁心头一颤，变得十分不安。他突然站住了。

“我承认……羞愧，那是当着人们的面，当着生人的面，在那些像吃黄油面包似的从报上饱餐别人不幸遭遇的贱民面前……但至少总可以向那些关系亲密的人供认嘛……”

“也许”——她不得不掉过脸去，因为他是那样死死地盯着她，她觉得自己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也许……这种羞愧……在那些自认最亲近的人面前……最厉害。”

他又站住了，好像被内心中一种巨大的力量抓住了似的。

“那末，你是说……你是说……”他的声音一下子就变了，变得非常柔和、低沉——“……你是说……海莱娜① 可能对别的什么人更容易承认她的过错……也许是对那个家庭女教师……她会……”

“这一点我完全确信……她恰恰是只对你才抗拒得这么顽

---

①他们女儿的名字。

强……因为……因为你的判决对她是最重要的……因为……因为……她……最爱你……”

他又站住不动了。

“你……你也许是对的……简直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对……真奇怪……我怎么就从未想到呢！但你是对的，我希望你别以为我不会宽恕她……我不愿意这样做……正是为了你我才不愿意这样做，依莱娜……”

他望着她，她感到自己在他的注视下脸红了。他是故意这么说呢，还是偶然碰巧，一种阴险狡诈的偶然巧合？她一直觉得非常难以确定。

“这个判决已经撤消了，”——现在仿佛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涌上他的心头——“海莱娜自由了，我亲自去通知她，现在你对我满意了吧？或者说，你还有什么愿望……你呀……你看……你看我今天性情够温和的了吧……也许是因为我及时认识了一个错误，心情愉快的缘故。这种情形总是叫人感到轻松的，依莱娜，总是……”

她仿佛心里明白了他强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不知不觉地，她走近他的身边，她感到那句话都要从她心里蹦出来了，他也向前挪动了几步，好像他想要急忙从她手里接过什么东西似的，这举动竟如此明显地使她感到一种内心的压力。这时，她的目光跟他那渴望对方供认的贪婪的目光相遇了，她的全部勇气立刻化为乌有。她的手疲惫地放了下来，她转过脸去。她感到那是徒劳的，她根本不能说出那句话，那句使人获得自由的话，就是它在心中燃烧着，吞没了她的安宁。这警告像近处的雷声在滚动，但她知道，她是不可能逃脱这场风暴的。她的最隐秘的愿望是极想见到那至今使她胆战心寒的扫荡一切的闪

电：把真理暴露出来。

看来，她的愿望就要实现了，真是比她预想的还要快。现在这个斗争已经延续了十四天，而依莱娜也感到精疲力尽了。这时，那个人已经四天没来叫人通禀了，可是如此渗透她全身的，如此使她心神不宁的，依然是恐惧，门铃一响，她总是一跃而起，想赶在仆人前面亲口及时查问清楚是不是那个敲诈钱财的女人的信息。是的，每付一次款，她就买到一个夜晚的安宁，跟孩子静心相处的几个小时，一次户外的散心。

这回听到了铃声，她便离开屋子赶到房门前；她打开门，头一眼就惊奇地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女人，接着便吓得往后一缩，因为她认出了那个服饰一新、头戴时髦帽子的敲竹杠女人的可憎的脸。

"噢，是您本人啊，瓦格纳夫人，这叫我真高兴。我有重要的事找您谈。"不等这位用发抖的手扶着门把手的惊恐的女主人答话，她就走了进来，把伞放下，那是一把鲜艳的红色的阳伞，显然是她以诈骗的方式多次掠夺的第一件赃物。她的动作显得非常自信，好像在自己的住宅里一样，又心满意足、又仿佛镇定自若地观察着室内豪华的陈设，什么请求也不提，就继续朝着通向会客室的半开半闭的门走去。"从这儿进，对不对？"她用一种克制的讥讽口吻问。那惊恐的女主人想阻拦她，还一直没找到适当的话，她又沉着地补充说："如果您觉得不痛快，我们可以很快地把事情办完。"

依莱娜跟着她走，一句反驳的话也不说。一想到这个敲竹杠的女人呆在她的住宅里，这样的胆大妄为，完全不顾她的种种最可怕的忧虑，她便觉得头昏脑涨。她觉得，这一切好像都

在梦中一样。

“您在这儿日子过得很美啊，太美了，”那个女人坐下来时，带着明显的舒适感赞叹着。“啊，坐在这儿多舒服！还有这么多画。到这儿来一看，才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是多穷困了。您的生活真好，太好了，瓦格纳夫人。”

她在人家自己家里这么喜出望外地望着那个有罪的女主人，那个受折磨的女主人忍无可忍，终于冒火了。“你究竟想干什么，你这个女诈骗犯！你竟然跑到我家里来迫害我了。但我决不会让你把我折磨死的。我要……”

“您不要这么大声嚷嚷嘛，”那个女人打断了她的话，现出一副侮辱人的秘密神态。“门可是开着呢，仆人会听见您的话的。这可怪不得我呀。我什么也不否认，上帝保佑，归根结蒂，现在过着这种像我们这类人过的肮脏的生活，我觉得还不如坐牢好呢。但是您，瓦格纳夫人，可要谨慎些呀。如果您实在忍不住要发怒的话，我想不妨先把门关上。但我要同时告诉您，吵骂我是不在乎的。”

依莱娜太太的力量，由于愤怒曾经加强了那么一瞬间，现在见这个女人如此坚定，又明显地衰微下来。她站在那里，像一个孩子等着听老师口头提问一般，真是又谦卑又不安。

“那末，瓦格纳夫人，我不想兜圈子。我的境况很糟，这您是知道的。我早就跟您说过了。现在我需要钱拿去付房租。我已经拖欠好久了，而且还有别的花消。我想总得把生活弄得像个样子。所以我就到您这儿来了，您现在只好援助我——，喏，四百克朗就够了。”

“我不能，”依莱娜结结巴巴地说，被这个数目吓呆了，她确实没有这么多现钱了。“我现在手头真的没有这么多钱。这个

月我已经给你三百克朗了。要我到哪儿弄钱去呢?”

“唉，会有办法的，您好好想一想。像您这样一个有钱的夫人还不是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就看您愿意不愿意了。”

“可我真的没有钱。我倒是很愿意给的。但这么多我的确没有。我可以给你一些……也许有一百克朗吧……”

“我需要四百克朗，我已经说过了。”像被这非分要求伤害了似的，她粗暴地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但我没有那么多呀。”依莱娜绝望地喊道。这时她想：要是她丈夫现在闯进来不就糟糕了吗，他随时都可能来的。“我向你发誓，我没有这么多钱……”

“还是请您尽量筹措一下，肯定会有人借给您的。”

“我不能。”

那个女人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着她，好像在盘算她的身上有什么值钱东西似的。

“喏……比方说这枚戒指……把它当出去，不就结了。当然对首饰我并不怎么在行……我从来就一件首饰也没有……但四百克朗，我相信是可以抵押到的……”

“当戒指?”依莱娜太太突然尖叫一声。这是她的订婚戒指，她惟一不曾摘下来的戒指，上面镶着一枚很值钱的珍贵而美丽的宝石。

“喏，到底为什么不行呢?我把当票给您送来，您什么时候想赎就什么时候把它赎回来。您不是又把它弄到手了吗。我不会把它留在手里的。像我这样一个穷女人要这么一个贵重的戒指有什么用呢?”

“为什么你要跟踪我?为什么你要折磨我?我不能……我不能。这一点你必须理解……你看到我已经尽我的可能做了。这

一点你可必须理解。你可怜可怜我吧！"

"还没有一个人可怜过我呢。我差一点儿没饿死。为什么偏偏要我来怜悯您这样一个有钱的夫人呢？"

依莱娜想要狠狠地回击她一下。恰在此刻，她听到外面有人关门，——她的血液都凝结了。这肯定是她丈夫从办公处回来了。她连想都没想，就从手指上把那枚戒指抹下来，塞给在跟前等着的那个女人，那个女人飞快地把它藏了起来。

"您不要害怕。我走了。"那个女人点了点头，同时，她满意地发现依莱娜产生了一种无名的恐惧，正心情紧张地朝前厅侧耳细听，从那里果然清楚地传来了男人的脚步声。她开开门，向走进屋来的依莱娜的丈夫问了声好，就走掉了；他呢，抬眼看了她一小会儿，仿佛对她并不特别注意似的。

"一位太太，是来打听事的。"那个女人走出去，门一关上，依莱娜就有气无力地解释道。最严重的一刹那总算平安地过去了。她的丈夫没有应声，他安详地走进摆好午饭的那个房间。

依莱娜觉得，她手指上那个一向有凉丝丝的指环保护着的地方好像空气在燃烧似的，似乎每个人都必定要像看一块烙痕般朝她手指上那个光秃秃的地方望去。在吃饭的时候，她老是掩藏那只手；她一边这么做，一边讥笑自己那种非常敏锐的感觉，那就是她丈夫的目光不停地对着她的手扫视，手挪到哪里视线也跟到哪里。她千方百计地想引开他的注意力，不间断地提问题，力图使谈话滔滔不绝地继续下去。她说呀说的，一会儿对他，一会儿对孩子们，一会儿又对家庭女教师，她一再用微弱易燃的火花点燃谈话的火焰，但气总不够用，胸中一再出现憋气的现象。她试着装出高兴得忘乎所以的样子，想诱引别人也都欢欣雀跃起来，她挑逗着孩子，煽动他们相互斗殴，但

他们并没有打起来，也没有笑；她自己有这样的感觉，想必在她的快活举止里有什么不对头的东西使别人不由得感到诧异。她越尽力去做，她的尝试便越不见成效。最后她疲倦了，也就一声不响了。

别人也都沉默不语；她只听得见盘子的叮当声和越来越明显的恐惧的心跳声。这时，他丈夫突然说道："今天你把戒指弄到哪儿去了？"

她吓得周身一颤。心里冒出一句话，像用相当大的声音说：完了！但她还本能地防守着。她觉得，现在应该把一切力量都集中起来。只是为了找出一句话，一个词。只是为了再找到一个谎言，最后的一个谎言。

"我……我把它送到外面擦洗去了。"

好像是为了加强这句假话，她果断地补充说："后天我就把它取回来。"后天。现在她把自己的手脚捆住了。如果她取不回来，这个谎非破产不可，她自己也不能幸免。现在她是自己给自己提出的期限，所有这些乱糟糟的恐惧心理现在突然使人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一种因意识到事情很快就要结束而产生的愉快感觉。后天：现在她知道她的期限了，感到从这既定事实里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压倒了恐惧的安宁。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东西，一种新的力量，求生的力量和寻死的力量。

她坚信事情很快就要完结，便感到心中的一切都意想不到地豁亮起来。心慌意乱奇妙地让位于清醒的思维，恐惧让位于一种她本人业已陌生的清澈的安宁，多亏这样她才一眼看清了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事体和它们的真正价值。她估量自己的生活，觉得它毕竟没有完全失去意义，如果她要保持这种生活，而且

使它在新的高度上变得更有意义，这一点她是在这些充满恐惧的日子里认识到的，如果还能够没有污点、没有恐惧、没有谎言地重新开始生活，她是很愿意的。但是要以离了婚的女人、丑行昭著的荡妇的身份生活下去，对此她却实在没有这种气力了，同时对继续干那种花钱购买时间有限的安宁的冒险勾当也完全厌倦了。她觉得，反抗么，现在已经是不能设想的了，结局临近了，被她丈夫、被她的孩子们、被她周围的一切、包括她自己所抛弃，已经迫在眉睫了。从一个随时都会出现的敌手眼皮底下逃走，是不可能的。可靠的出路是承认。但她决不能，这她现在很明白。只有一条道路是畅通的，但一踏上这条路就永远也回不来了。

第二天上午，她把信件全烧了，按部就班地干起各种琐事来，但她却尽量避免见到孩子们，乃至她所喜爱的一切。她现在一心想的是，生活千万不要再用寻欢作乐来诱惑她，千万不要使她空犹豫，破坏她的既定决心。于是，她便又走上街头，想最后碰一碰运气，现在她竟愿意，简直是渴望碰到那个敲竹杠的女人了。她又一步不停地穿过一条条大街，但再也没有以前那种提心吊胆的感觉了。她已经从内心里懒得抗争了，她走呀走的，像履行职责似的走了两个小时。什么地方也见不着那个女人。但失望不再使她感到痛苦了。她是这样地浑身无力，简直不再想见到她了。她仔细地瞅着人们的脸，她觉得所有的人都是陌生的，所有的人都是无用的，可以说是没有生命的。所有这一切不知怎么已经变得遥远了，消逝了，不再属于她了。

现在，她计算了一下到晚上还有几个小时，结果不禁大吃一惊，多么奇怪：还剩这么多时间呢，一个人为了与世永别本

来只要很少一点时间就够了。当你知道你什么也带不走时，一切也就显得没有多大价值了。一种睡意向她袭来。她又机械地走上那条大街，漫无目的地走着，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看。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一个马车夫在危急的刹那勒住了马，她才看见车辕已经紧贴她的前胸了。车夫骂了一句难听的话，而她还没转过身来就想到了：这可能就是得救或迁延时间的征兆。来一次车祸，她就不必下那个决心了。她疲惫地继续向前走去：这样什么也不想，只是心中有一种乱糟糟的死之将临的阴暗感觉，觉得有一层雾轻轻地向下飘来，遮住了一切，倒也使人感到很舒适。

她偶然抬头看了一眼街名，结果吓得全身颤抖起来：她信步走来，已经快走到她以前情人的家门口了。难道这是一种预兆不成？他也许还能帮她一把，因为他肯定知道那个女人的住址。她几乎高兴得全身都在抖动。她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没想到这最简单不过的事呢？他现在就一定会跟她一起到那个坏女人家里去，把事情彻底了结了。他一定会逼着她停止敲诈，甚至可能给她一大笔钱，让她离开这个城市。现在，她想到近来对这个可怜的人这么不好，感到很后悔，但他会帮助她，这一点她是完全相信的。多么奇妙：这个救星现在才来临，就在现在这最后的时刻！

她匆匆跑到楼上去按门铃。没人开门。她听了听：觉得好像听到了门后有蹑手蹑脚的脚步声。她又按了一次门铃。又是一阵静寂。从里边又传来了轻轻的响声。这时，她实在忍耐不下去了：她不停地按起铃来。要知道，对她说来，这是生命攸关的呀。

里边终于有人走过来，门锁咔哒一响，开了一道门缝。“是

我。”她赶忙小声说。

这时，他开开了门，好像很尴尬。“是你……噢是您……尊贵的夫人，”他结结巴巴地说，显得很窘。“我本来……请您原谅……我本来……对此毫无精神准备……对您的来访……请您原谅我这个装束。”说着，他指了指他的衬衫袖子。他的衬衫半敞着怀，没有系领带。

“我有急事要跟您谈……您必须帮助我，”她激动地说，因为他像对待一个乞丐似的一直让她在走廊里站着。“莫非您不愿意让我进来，听我说一分钟话？”她愤愤地补充说。

“请——”，他困惑地讷讷道，斜瞟了一眼，“只是我现在……我不很方便……”

“您非听我说不可，这是您的过错呀。您有义务帮助我……您必须把那个戒指给我要回来。您责无旁贷。要么，您起码得把地址告诉我……她一直不让我安宁，可是现在她不见了……您是责无旁贷的，您听见了么，您责无旁贷。”

他木然地凝视着她。这时她才发觉她气喘吁吁地说的这些话是很不连贯的。

“唉，是这么回事……您不知道……就是您的情人，您以前的情人，这个混账东西有一次看见了我从您这儿走出去，从那个时候起她就跟踪我，敲诈我……她都要把我逼死了……现在她拿走了我的戒指，可这枚戒指我不能没有。今天晚上以前我必须把它弄回来，您知道了吧，在今天晚上以前……您帮我找那个女人去要，好吗？”

“但是……但是我……”

“您愿意，还是不愿意？”

“但我的的确确不知道您说的是谁。我从来没跟女诈骗犯打

过交道。"他近乎粗暴地说。

"原来如此，……您不认识她。那么说，她是凭空捏造了。可她知道您的名字和我的住址。这样说来，她敲诈我也不是真的了。我呢，也是只不过做了这么一场梦罢了。"

她尖声笑起来。他觉得很不舒服。霎时，他脑子里闪过这么一个念头：她可能是疯了，她眼里射出的光就是癫狂的嘛。她的举止很不正常，说的这些话也毫无意义。他胆怯地环顾了一下四周。

"请您镇静镇静……尊贵的夫人……我敢肯定，您弄错了。这根本不可能，这想必是……不，我自己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我不认识这类女人……我可以向您保证，这肯定是一个误会……"

"那么，您是不愿意帮助我了？"

"不不，……只要我办得到。"

"那好……您来。咱们一起到她那儿去……"

"到谁那儿去……究竟到谁那儿去？"见她现在抓住了他的胳膊，他又心惊胆战地想：莫非她疯了？

"到她那儿去……您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当然……当然愿意"——他疑心她是精神失常了，因为她这样迫不及待地催逼他，他便越来越相信这个想法是对的了。——"当然……当然愿意……"

"那您倒走呀……这可是跟我生死攸关的呀！"

他强忍着不笑出来。接着，他突然变成了一本正经的样子。

"对不起，尊贵的夫人……我此刻不行……我有钢琴课，现在我不能中断……"

"原来这样……这样……"她直冲着他的脸尖声地笑起来，

“您就这样上钢琴课呀……光穿一件衬衫……您不是骗人是什么?”突然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她朝屋里冲过去。他想拦住她。“那么说，她，那个女骗子，现在是在您这儿?原来你们是唱的双簧啊。说不定你们是平分你们从我那儿勒索来的一切东西。但我要亲手抓住她，现在我什么也不怕了。”她大声嚷着。他拉住她不放，但她跟他扭斗了几下，挣脱了身子，便朝着他卧室的门奔去。

一个身影向后紧退，那个人显然是在门边偷听来着。依莱娜失神地凝视着站在稍嫌凌乱的盥洗室里的一个陌生女人，那个女人急忙把脸掉了过去。她的情人从后面扑过来，想拉住他认为精神失常了的依莱娜，想阻止不幸事件的发生，但她又从那个房间走出来了。“请您原谅”，她喃喃地说。她的脑子嗡的一声全乱了。她给搞糊涂了，只感到憎恶，无限的憎恶和疲倦。

“请您原谅。”当她看见他在身后不安地望着她时，她又说了一遍。“明天……明天您就会什么都明白了……就是说……我……我自己也一点儿都不明白了……”她对他说，像对一个陌生人似的。没有一点东西能使她想起她曾经委身于这个人，她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躯体还存在了。现在，一切都比先前要乱得多，她只知道，肯定是哪里有人扯了谎。但是她太疲倦了，不能想了，太疲倦了，不能看了。她闭上眼睛，走下楼梯，像一个被判处绞刑的罪人。

她从楼里走出来，大街上已经昏黑了。她转念想到，也许那个女刽子手现在正在街对面等着呢，也许现在到了最后的时刻还会得救吧。她觉得，她似乎应该合起掌来向被遗忘了的上帝祈祷。啊，要是再能买到几个月的时光，夏日到来前的几个

月时光，该多好呵！等夏天一来，就到那里去过一阵宁静的日子，让那个女骗子找都找不着，生活在草原和田野之间，只要一个夏天就行。她放心大胆地张望着已经隐没在黑暗中的街道。她似乎看到有一个人守候在街对面一个人家的房门口，但现在她走近时，那个人却向后远远地退到走廊里去了。有那么一瞬间，她觉得那个人很像她的丈夫。今天她这是第二次产生怕在街上突然见到他和他的目光的恐惧心理了。为了看得真切些，她迟疑地站了一会儿。但那个人消失在黑暗里了。她心神不宁地继续向前走，心情紧张得出奇，总觉得好像后边有一道逼人的目光看着她的颈项。她又转过身来，但那里连个人影都没有了。

不远就是药房。微微颤抖了一下，她就走了进去。药剂师助手拿起药方，准备取药。就在这一分钟里她便把一切东西都看在眼里了，光亮的天平，小巧的砝码，不大的标签，还有柜子上边那些标着形体生疏的拉丁文名称的小药瓶。她下意识地随着目光拼读着这些药名。她听见钟在嘀嗒嘀嗒地走着，她闻到特殊的香味，各种药品散发出来的那种腻人的甜味，于是，她突然想起童年时代她母亲总是要她去买这类药，因为她喜欢闻这种药味，喜欢看那许多闪着奇光异彩的小瓶小罐。这时，她猛然记起，她有一次出门忘了跟母亲说一声，她可怜的老母亲对她多么挂念。依莱娜惊恐地想，她当时是多么害怕呀……但药房的店员已经在数那些从一个大肚瓶往一个小蓝瓶里滴的明亮的水滴了。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仿佛是死神从这个大肚瓶进到了那个小瓶里，很快它就要从这个小瓶流入她的血管，她不禁感到有一股寒气嗞嗞地通过了全身。她麻木地，如同昏昏欲睡般呆望着他的手指，那几个手指现在正在把瓶塞塞在装满了药水的小玻璃瓶的瓶口上，在那潜伏着危险的圆瓶上包了一张

纸。可怕的思想一露头，她的一切感官就都被箝制住了，完全麻木了。

“您给两克朗吧。”那个店员说。她从沉思中醒来，出神地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她机械地把手伸到钱包里去掏钱。她心里觉得还像做梦一样，她瞧着那些硬币，就是不能立刻辨认出大小，不自觉地拖延了付款。

就在此刻，她觉得她的胳膊冷不防被人推到了一边，听到硬币落到玻璃盘子里的响声。一只手从她身边伸过来，抓住了那个小瓶子。

她不由得转过身来。她的目光忽然呆愣愣地不动了。原来是她的丈夫紧闭着双唇站在那里。他的脸很苍白，脑门上冒出了汗珠。

她觉得自己就要昏过去了，只好用力扶住桌子。突然她明白了，刚才在那家房门口窥视的就是他呀；她心里早就预感到是他在那里，在那一瞬间她的思想就全乱了。

“走吧。”他用沉闷、梗塞的声音说。她呆呆地望了望他。因在自己内心深处最秘密的角落意识到要服从他而惊讶不已。她身不由己地移动脚步跟着他走。

他们并排沿大街走着，彼此谁也不看谁。他手里一直拿着那个小瓶子。有一回，他站住擦了擦额头的汗。她也不知不觉地放慢了脚步。但她不敢朝他那边看。谁也不说一句话，街上的喧闹声在他们之间起伏波动。

到了楼梯口，他让她走在前面。他一不在她身边走了，她的步履立刻摇摆起来。她停住脚步，镇定了一下。他一把扶住了她的胳膊。这一碰反而把她吓得一哆嗦，她赶紧加快步伐，走完最后几级楼梯，来到楼上。

她走进屋。他随她进来。四壁漆黑，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他们一直没说一句话。他把包瓶子的纸撕下来，打开小瓶，倒掉药水，然后就使劲把它扔到一个墙角里去了。听到啪啦地一声响动，她吓得周身一颤。

他们沉默不语，一声不响。不朝他看，她也感觉到了他是在克制着自己的情感。终于他向她走了过去。近了，现在就要到她跟前了。她都能感到他粗重的呼吸了，她瞪着呆滞的像蒙了一层云雾似的眼睛，看到他两眼射出的光一闪一闪地从房间的黑暗里向前移动。她等着听他大发雷霆，她怕他的手猛力一把把她抓住，吓得四肢僵硬，全身发抖。依莱娜的心停止了跳动，只有每根神经像绷得紧紧的琴弦在震颤；一切都在等待着惩罚，甚至可以说，她是盼他发怒了。但他始终都不做声，她不胜惊奇地感到他走到身边来竟是那样的温柔。“依莱娜，”他说，他的声音显得格外柔和。“你我还要彼此折磨多久呢?”

这时，犹如一种野兽的下意识的哀号，突然间，像抽风似的，以极大的冲力从她心里爆发了，终于冲出来了这几周以来一直闷在胸膛、压在心底的抽泣。仿佛有一只愤怒的手揪住她的心拼命地摇动，她像喝醉了酒似地摇晃起来，要不是她丈夫一把扶住了她，她就摔倒了。

“依莱娜”，他抚慰着她，“依莱娜，依莱娜”，他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温和地叫着她的名字，好像他用这越来越轻柔的语调就能使她那痉挛神经的绝望的骚动平息下来似的。但是回答他的，只是抽泣；狂乱的骚动，痛苦的心潮滚过她的整个躯体。他托住她的不住战栗的身体，把她抱到沙发上，让她躺在那里。但抽泣并没有停止。像触电一般，她边哭边抽搐，全身都在耸动，仿佛有无数因恐惧和寒冷而产生的波缓缓地流遍这

受折磨的肉体。全部神经，几周以来就在紧张地等待着这最难忍受的一刻，现在已经被撕得粉碎；巨大的痛苦肆无忌惮地折磨着这毫无知觉的躯体。

他极其不安地靠住她那筛糠般抖动的身体，抓着她冰冷的手，先是镇静地，然后便怀着恐惧和激情，发狂地吻着她的上衣，她的脖颈，但她那蜷缩的身躯依然像被撕裂似的不停地颤抖，那抽泣像一泻千里的翻卷的波涛从她的内心滚滚地上升。他触到了她的脸，脸是凉的，像泪洗的一般，而且还感到了她太阳穴那里的血管在嘭嘭地跳动。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惧向他袭来。他跪下了，想凑近她的脸去说话。

“依莱娜，”他不停地抚摸着她说，“你哭什么呀……现在……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干么你还要折磨自己呢……你不必再害怕了……她再也不会来了，再也不会……”

她的身体又抽搐起来，但他用双手按住了她。他不停地吻着她，东一句西一句断断续续地说着，表示道歉：

“不会了……再也不会了……我向你发誓……我真没想到你会吓成这个样子……我只不过想向你大喝一声……唤你回来尽你的义务……只是要你离开他……永远离开……回到我们中间来……我偶然听说了这件事的时候，我确实没有别的好选择……我又不能对你直说……我想……我总认为，你会回头的……因此我就委派她，那个可怜的女人，追逐你。她是一个可怜的人，一个女演员，一个被解雇了的……她当然也不愿意干这种事，是我想要这么做的……我看出，这是不对的……但我的确是想要把你拉回来……难道你没有看出我愿意宽恕你吗？但你并不理解我呀。但是……我可没想把你逼到这个地步……看到这一切，我自己心里更难过了……我步步严密地监视过你

……都是为了孩子，你知道，为了孩子我不得不逼着你……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说话的声音很近，但她听起来好像很远很远，模模糊糊的，并没有听懂。一种哗哗的声音在她心中震荡，把一切声音都压了下去，每个感觉都消逝在各种感官的躁动不安之中。她感到有人触动她的皮肤，一次又一次地吻她，抚摸她，感到了自己的变冷了的眼泪，但身内的血液却在鸣响着，充满一种沉闷的吓人的闹声，这声响猛烈地膨胀起来，现在竟像急剧的钟声一样在轰鸣。接着，她便陷入了昏迷状态。在昏迷中她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有人给她脱衣服，她像透过一层层云雾似的看见了她丈夫的面孔，那张面孔现出又亲切又关心的神情。然后她便坠入了黑暗的深渊，进入长时间未有过的、黑沉沉的、无梦的睡眠中。

第二天早上，她睁开眼，屋里已经全亮了。她觉得心里也豁然开朗了，她的血液像被暴雨洗净了一般，变得清清亮亮的了。她试图回想一下她所经历的，但她仍然觉得一切都好像是一场梦。一切都是不真实的，轻飘飘的，没有拘束的，就像在梦中飘飘摇摇地穿过一个又一个厅堂，她想起了那次憋得要死的感觉；为了证实醒来的经历是真实的，她试探着摸了摸自己的手。

突然，她吃惊地全身一颤：那枚戒指在她手指上闪着微光。她猛然间完全醒过来了。她在半昏迷状态中听到了又好像没听见的那些杂乱无章的话，一种使她不敢想也不敢猜疑的充满不祥之兆的忧郁的感觉，现在突然使人清楚地看到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她霎时间什么都明白了，明白了他丈夫提的那些问题，明白了她的情人为什么那样吃惊；所有的人都潮水般地涌

现出来了，她看见了那个把她缠了进去的罗网。她很愤怒，也很羞愧。每根神经又颤抖起来，她几乎后悔不该从那无梦的、没有恐惧的睡眠中醒来了。

这时，从隔壁房间传来了笑声。孩子们起床了，像清晨刚刚醒过来的鸟雀叽叽喳喳地叫着。她清楚地辨出了男孩的声音，初次惊奇地感到他的声音真是太像他父亲了。她双唇微微一动，露出一丝微笑，那微笑一直静静地留在她的嘴边。她闭上眼睛躺在那里，为的是更深地体味体味她过去的生活情景，还有她现在的幸福境遇。心中不免仍然有些隐隐作痛，但这是有益于身心的痛苦，灼人而又温和，就像伤口完全愈合之前那样钻心地疼痛。

关惠文 译

一对酷似而又迥异的孪生姐妹

在南方国家的一座城市——我不愿说出她的名字——，当我在该城的某处拐出一条小巷时，一幢古老式样建筑的巍峨景象猝然使我惊讶不已。两座气势雄伟的塔楼兀然屹立，它们的形状大小竟是如此一模一样，在朦胧的暮色中就像彼此是对方的影子。它既不是一座教堂，似乎也不像是在那早已忘怀的年代里建筑的宫殿；它有一点修道院的气派，可从它的宽阔、厚实的壁墙来看，它又像是一座世俗的建筑。总之，很难确定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类。这时，一位两颊红润的市民正在一家小咖啡馆的阳台上，喝着一杯藁草色的葡萄酒，于是我彬彬有礼地脱下帽子，向他打听这座犹如鹤立鸡群的硕大建筑的名字。这位神态安详闲适的人好奇地抬头望了我一眼，一边津津有味地品尝着酒，一边慢慢地微笑着，然后才回答我

这样的话："我也不可能告诉您完全可靠的说法。在城市地图上，这座建筑可能会有另一种名称，不过我们总还是沿用古老的说法：把它叫做姐妹楼。这或许是因为这两座并排矗立的塔楼竟是如此酷似，或许是因为……"他停住了说话，慎重地收敛起笑容，好像是要看看，他是否已经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当然，一半的回答总是使人焦急地等待着全部的回答——我们就这样进入了交谈。我愉快地听从他的要求，也要了一杯这种微酸的金黄色的葡萄酒。这时，我们面前这两座塔楼的尖顶在渐渐明亮的月光中梦幻般地闪耀着。葡萄酒很可口，质地也好。就在那个和风温煦的夜晚，他向我讲述了这个关于一对既酷似而又迥异的孪生姐妹的小小传说。我在这里尽可能忠实地把它复述出来，尽管对于这个传说的历史真实性，我也很难担保。

那是忒奥多西①国王的军队在当时阿奎泰尼亚②的首都驻扎冬营的时候。军队由于过度的养息，那些疲惫不堪的战马固然重新养得体壮膘肥，身上的皮毛光滑得像绸缎一般，然而士兵们却感到百无聊赖。就在那个时候，骑士首领——一个名叫海利戈特的伦巴人③热恋上了一个美貌的小杂货铺女店主——她在城里低洼地区的一个阴冷潮湿的角落里出售调味香料和甜味的蜂蜜面包。热切的情欲把这个骑士首领完全制服了。他不顾她的出身微贱，匆匆忙忙与她结婚，就是为了尽快地同床共衾。他带着她一起搬进了一幢坐落在市集广场旁的王公贵族的

①忒奥多西（Theodosius），古罗马时代一位国王。

②阿奎泰尼亚（Aquitanien），古罗马时代高卢境内一领地，位于今法国，比利时地方。

③伦巴人（Langobarde），日耳曼民族之一种。

住宅。他们在那里住了许多个星期，没人看见。他们彼此迷恋陶醉，忘却了世人，忘却了时间，忘却了国王和战争。他们完全沉溺于爱情之中，每天夜里都是互相搂抱着迷迷糊糊地睡觉，可是时间并没有睡觉。暖风一下子从南方吹来，热烘烘的暖风，足迹所至，江河冰雪消融，草地上番红花和紫罗兰含苞欲放，色彩斑斓。一夜之间，万木吐翠；在冻僵的树枝上，从湿润的树节间，绽出绿色的嫩芽。春天从冒着热气的大地上苏醒，可是随着春天的到来，战争也重新开始了。一天清早，大门上的铜环被急促地敲得砰砰直响，敲醒了这对正在清晨睡乡中的情人：国王的一位使者来命令这位骑士首领整装出征。战鼓催醒了各个营帐；风在晴空中把旗帜吹得猎猎作响；配上了马鞍的战马顷刻在市集广场上发出橐橐的马蹄声。海利龙特迅快地从他冬天夫人的柔软的缠抱中脱身出来，因为他的爱情还没有如此灼热；而功名心和男子对于戎马疆场的乐趣在他内心燃烧得更炽烈。他对她的眼泪无动于衷，并且严词拒绝了她要伴随他的愿望。他把妻子留在宽敞的住宅里，自己带着一大队人马出征到毛里塔尼亚去了。他在七次战斗中很快击溃了敌人，一鼓作气地扫平了萨拉森人① 强占的城堡，摧毁了他们的城池，并且乘胜掳掠，一直追到海边。他不得不在大海边上雇用一些帆船，然后连同战船一起，把战利品送回家乡。所有的船只都装载得满满登登。从来没有一次胜利能取得如此之快，也从来没有一次出征能这样闪电般地完成。毫不奇怪，国王为了感谢这位如此勇敢的功臣，把所夺得的领土的南北边陲，以极少的佃金转让给他作为采邑。戎马一生的海利龙特就可从此舒适安逸地享乐

①萨拉森人，阿拉伯一带之游牧民族，泛指回教徒。

余年，一生荣华富贵。然而他的虚荣心远甚于那得之极易的犒赏。他不愿成为一个臣仆，不愿使自己向领主承担佃赋的责任。他觉得，惟有国王的王冠才有足够的光辉和他女人洁亮的额角相配。于是他秘密地鼓动自己的部队起来反对国王，并且策划一次暴动；可惜这次暴动事先被人叛卖了，阴谋破产。海利龙特在战斗中被击败，他被逐出教门，离开了自己的骑士，不得不逃向深山；而当地的一些农民为了得到高价的悬赏，终于用棍棒在这个逃犯睡着的时候把他打死了。

国王的追捕人马在谷仓的干草床上找到了这个叛逆者鲜血淋漓的尸体，剥去了他的服饰和衣装，然后把他赤条条的躯体扔进了剥皮场。可是就在这同一时刻，他的妻子在那座住宅的锦缎床上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一对孪生姐妹，而全然不知他丈夫已身毁名裂；城里来的贺客云集门庭，主教亲自为这两个女孩举行了洗礼，命名为海伦娜和索菲娅。正当钟楼上的钟声响个不停、宴会上杯觥交错之际，关于海利龙特谋反和身败的消息突然传来；紧接着又很快传来了第二个消息：国王按照惯用的法律没收了这个叛逆者的住宅和一切所有，纳入国王的财库。于是，这位美貌的杂货铺女店主在她几乎还没有恢复元气，仅仅享受了如此短暂的荣华之后，终于重又穿上破旧的薄衣，回到了城里低洼区那条散发着霉味的小巷。所不同的是，她现在还要带着两个尚未及笄的孩子，去饱尝绝望的辛酸与痛苦。她又重新从早到晚坐在她小铺的那只矮木凳上，向邻近的人出售调味香料和甜味的蜂蜜商品，当她收下那些少得可怜的铜币时，还常常要咽下那恶意讥诮的冷言冷语。她那明亮的目光很快就忧伤地消失了。鬓发也早早地灰白。不过，这一对惹人喜欢的孪生姐妹的活泼可爱却使她感到慰藉；弥补了她的不幸遭遇和

痛苦。这两姐妹都从她们母亲身上继承了非凡的美貌，并且长得十分相像，无论是体态容貌、言谈举止，都是一模一样，以致人们误以为，这一个是另一个娇美形象的一面活镜子。不仅是陌生人，即使是她们自己的母亲也无法把这两个年龄和形貌都相同的海伦娜和索菲娅辨认出来。由于她们长得完全一模一样，母亲只好在索菲娅的手臂上系上一块廉价的麻布臂章，作为辨认的标志。不过当她只听见她女儿的声音，或者只看到她女儿的脸面时，她还是不知道该叫谁的名字好。

正如这对孪生姐妹从母亲身上继承了绝伦的美貌一样，她们也像命中注定似地继承了父亲的那种不顾一切的虚荣心和权势欲。所以，尽管她们年龄完全相同，但是谁都想处处超过对方。当一般的孩子还在无所芥蒂、不怀邪念地一起玩耍的时候，这一对孪生姐妹却已经在各种活动中互相较量，彼此嫉妒。要是有个陌生人觉得其中的一个孩子非常可爱，高高兴兴地把一只装饰用的指环戴到她的手指上，而没有给另一个孩子相同的礼物，那么，那个孩子就会像陀螺似地在地上打滚，母亲会看到这个感到屈辱的孩子平躺在地上，痉挛地咬着双拳，愤怒地在地上跺着脚跟。她们两人，谁也不夸谁，没有丝毫亲昵的感情。尽管她们长得如此相像，左邻右舍风趣地把她们称为是彼此的一面小镜子，可是她们互相又是这样的妒嫉，这就使得她们的日子过得非常没有趣味，甚至感到痛苦。母亲曾想阻止这种毫无手足之情的过分的虚荣心，但无济于事；母亲也曾想缓和一下这种剑拔弩张、互相争斗的紧张状态，同样没有奏效。不久，母亲终于认识到，这种不祥的遗产在这两个尚未成熟的孩子身上愈来愈严重。惟一能弥补她忧愁的小小慰藉，就是由于这种毫不示弱的竞争，反倒使这两个姑娘很快变得十分精明能

干，可以说在她们那个年龄是最精明能干不过的了。因为总是这样：当一个女孩开始学习点什么，另一个孩子也就急不可待地立刻去做，竭力要超过对方；又由于这对孪生姐妹都有着灵活的身体和敏捷的头脑，所以她们两人在极短的时间里学会了各种有用的和妇女们羡慕的技艺：织布、染布、镶嵌金银首饰、吹奏笛子、翩翩舞蹈、吟诗作赋，随后伴着琴弦悦耳地歌唱；到后来，她们甚至比宫廷中的一般妇女还要更高一筹呢，她们会拉丁文、几何学，还懂得哲学方面的高深学问。这些都是一个年老的神父出于一片好心教她们的。很快，在阿奎泰尼亚再也找不出一个姑娘可以在体态的妩媚、举止的娴雅、思想的机智方面与这两个杂货铺女店主的女儿媲美。不过谁也说不清，在这两个一模一样的孪生姐妹中，究竟哪一个更应受到称赞，是海伦娜呢，还是索菲娅。因为她们无论是形貌、动作、谈吐，都是难以区别的。

随着她们对各种优美的艺术的热爱，随着她们对温柔多情的事情的了解——这些事情给她们的心灵和肉体倾注了一股热情，使她们想入非非，渴望着脱离这狭窄的小天地。这两个姑娘很快就对她们母亲的卑微地位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她们在学院里和博士们辩论过，在舞会上听到过各种音乐，每当她们从学院或者舞会回到那条被烟雾熏得漆黑的小巷，看到头发邋遢的母亲坐在一堆香料后面，为了一点点胡椒饼和几块发霉的铜钱讨价还价一直忙到深夜时，她们就为这种含辛茹苦的生活感到羞辱恼怒。她们睡的是硬梗梗的旧草垫，粗糙不平的垫褥磨得她们已经青春火旺然而还是处女的身体发痛。她们常常夜不成寐，躺在床上叹息自己的命运。要论风姿的妩媚、心智的聪颖，她们超过那些珠光宝气、穿着柔软飘忽的服装、蹓跶漫步

的贵夫人，但她们却被埋在这潮湿发霉的小窝里。她们最好的前景，不过是给箍桶匠或者铸剑匠当主妇。可她们是那个伟大统帅的女儿，她们生来就有高贵的血统和傲慢的思想。她们渴望着富丽堂皇的闺房和一大群侍从；渴望着财富和权势。所以当一个穿着轻裘的贵夫人坐在微微颤动的轿子里，被侍从、保镖簇拥着，偶尔从她们身旁路过时，她们的脸颊顿时就会变得刷白，就像嘴里洁白的牙齿一样。而她们那个叛逆的父亲的那种暴躁和虚荣心这时就在她们的血液里激荡起来。——她们的父亲同样不安于平庸的生活和区区的命运。她们日日夜夜所想的，无非就是她们能有什么办法来摆脱这种卑贱的生活。

一天早晨，终于发生了一件没有料想到、然而也不是不可解释的事：索菲娅醒来时，发现她的床边是空的。海伦娜——她自身的一面镜子、同时又是她一切愿望的竞争对手在夜间神秘地失踪了。骇怕得要命的母亲担心她是被一个贵族男子抢走的，因为许多年轻男子早已被这两个美貌出众的姑娘弄得神魂颠倒。母亲连衣服都没有穿整齐，就急急忙忙跑到那个代表国王管理着这座城市的行政长官那里，哀求他去捉拿那个歹徒。长官答应了她。可是第二天，四处的传闻却使这位母亲羞愧难言。传闻愈来愈清楚地表明，这个刚刚达到性成熟的海伦娜完全是自觉自愿跟着一个贵族青年私奔的。那个青年还为了她的缘故，撬开了自己父亲的衣箱和橱柜。一星期之后，又传来了比第一个更坏的消息。旅行回来的人说，这个年少的情女和她的情郎在那个城市过着何等奢华的生活。她穿的是裘皮和绚丽的锦缎，周围是一群佣人、鹰隼和南方的各种飞禽走兽；然而却使那个地方所有品行端庄的妇女看了就生气。当这样的坏消息还在那些爱饶舌的人们口中嚼来嚼去时，又传来了更坏的消息：海伦

娜刚刚把这个乳臭未干的纨绔少年的钱囊掏空，就厌烦他了。她投身到一个管财库的老头子家里了，为新的富贵出卖自己年轻的肉体，毫不留情地巧取豪夺那个从前十分吝啬的老头子。过了几个星期，当她把那个老头的金羽毛全部拔光，弄得像只秃鸡似的时候，她又把他扔下而去另寻新欢了。用不了多少日子，也就没有什么可遮掩的了：在邻居们心目中，海伦娜只不过是在用她自己年轻的肉体作交易，买卖做得和她母亲在家里做调味香料和甜味蜂蜜面包生意一样的精明。这个不幸的寡妇曾接连不断地给她那个堕落的女儿捎信去，叫她不要再这样不知羞耻地玷辱她父亲的名誉，可又有什么用呢。伤风败俗的事愈演愈烈，使母亲羞辱不堪。一天，一支华丽壮观的队伍从城门那头沿着大街走来。走在前面的是穿着鲜红服装的人，后面是骑马的人，就像是某位公爵的仪仗队。队伍中间还有波斯的狗、稀罕的猴，环绕不离。海伦娜——这个早熟的妓女，娇艳俏丽得像妓女的鼻祖希台拉一样。使一切富翁为之迷乱倾倒的海伦娜，打扮得像是一个萨巴① 的不信神的女王，正要到耶路撒冷去似的。街上的人瞠目结舌，呆若木鸡：手工匠们离开了他们的作坊；文人们放下了他们的笔墨。一堆麇集的人群好奇地围观着这支队伍，一直到那些轻佻的佣人和骑马的人在市集广场重整队伍，去接受隆重的召见。门帘终于掀启，这个还是一副孩子气的妓女骄傲地径直向大厦的大门走去。这座大厦正是从前属于她父亲的；而现在一个挥霍无度的情夫却为了在这里度过三个热烈的夜晚，替她从国王的财产中买回了这座住宅。她俨若一位公爵夫人，踏进了那间放着富丽堂皇卧床的寝室。她的母

①萨巴（Saba），古时阿拉伯一城市。

亲曾在这张床上荣耀地生下了她。在那些久别的房间里，现在又摆满了各种贵重的、起源于异教时代的塑像。大理石使木质的楼梯显出一股凉意。瓷砖和镶嵌的地面上铺着织有各种图像和故事情节的地毯；墙壁四周环绕着绿色的常春藤，使人感到温暖。金质的杯盘在叮当作响，音乐一直伴奏着盛宴——因为她谙熟各种艺术。她的青春是如此迷人，她的神态令人心醉。海伦娜就这样在极短的时期内成了一名爱情游戏中的佼佼者，一名最富有的妓女。从毗邻的城镇，甚至从外国，涌来许多富翁，有基督教徒、异教徒和各种不信教的人。他们到这里来，至少要博她一次欢心。又由于她对追求权势的野心一点都不亚于她的父亲，因此她对那些钟情于她的人经常是喜怒无常，颐指气使，狠狠地卡紧那些情欲旺盛的男人们的脖子，直到把他们最后一点钱财都压榨出来。这样，纵使是国王自己的儿子，当他寻欢作乐一周之后，一边喝得酩酊大醉，一边被冷酷无情地敲醒了头脑，离开海伦娜的怀抱和住所时，他也不得不向典当商人和高利贷者付出痛苦的赎金。

毫不奇怪，这种放荡行径使城里受人尊敬的女人，尤其是年老的妇女痛心疾首。在教堂里，神父们痛斥她年纪轻轻就如此道德败坏。在市集广场上，女人们愤怒地攥起拳头。而在夜里，经常有石块向她的窗户和大门扔去。不过，尽管这些讲究道德的人是如此忿懑；所有丈夫不在身边的有夫之妇和孤单冷清的怨女啧啧有言；一些年老女佣更是嬉笑怒骂得不堪入耳；但是，最生气的还是她的孪生妹妹索菲娅，她的心里最不痛快。这倒并不是海伦娜的那种肆无忌惮的荒唐行为使她的心灵受到了创伤，而是她悔恨自己当初没有接受那个贵族青年的求爱，让现在所有的一切落到了海伦娜的手里。海伦娜此刻所过的奢侈

生活和左右人们的力量，也正是索菲娅心里所偷偷渴望的。可是她仍然住在窗不蔽风、户不挡雨的冰凉小屋里，每天夜里和好唠叨的母亲一起哭泣，一个比一个哭得伤心。虽然海伦娜仰仗着自己有钱，假惺惺地一再给妹妹送来贵重的衣服，但生性骄傲的索菲娅拒绝了一切施舍。她的虚荣心并没有减退，她打算不声不响地和大胆泼辣的姐姐比个高低，和她一起争夺自己的钟爱者，就像早先为了争夺一块甜味的胡椒面包一样。她觉得，她一定要取得更大的胜利。所以，索菲娅日夜思忖着的是，她能用什么方式在荣誉和赞美方面超过海伦娜。这时候她发觉她仅有的微薄的财富，不过是处女的童贞和贞洁的名誉。这在愈来愈放肆的男人们的追慕中，是一种十分引人的诱饵，同时也是一笔抵押；一个聪明的女人能用这笔抵押赚来可观的利益。于是她决定把她孪生姐姐已经付之东流的处女的童贞和贞洁的名誉当作自己最贵重的财产。她要炫耀她的美德，如同那个当妓女的姐姐炫耀她的少女的肉体一样。如果说，她的姐姐是用奢侈豪华来显示她的高傲，那么她就要用清苦温顺来表现。正当关于她姐姐的流言蜚语还没有停息之时，一天早晨又传来了一个奇怪的轰动全城的新消息：索菲娅——妓女海伦娜的孪生妹妹，由于对她姐姐那种有失体统的生活感到耻辱，同时也是为了替她姐姐的罪孽去忏悔，终于隐遁尘世，到一个虔诚的慈善会去当修女。这个慈善会是以不厌其烦地精心照料和看护病院患者为宗旨。这时，那些追慕索菲娅的钟情者才发觉自己来晚了一步，他们懊恼地狠抓自己的头发，因为这样一颗无瑕的珠宝竟从他们手中失落了。而那些善男信女们则相反，他们正想好好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拿这美人的修善形象来与那种满足于肉欲的卑鄙下流作对比。消息飞也似地传遍所有国家，而

在阿奎泰尼亚，除了谈论和赞美这个自我献身的姑娘索菲娅之外，再也不去谈别的少女了。索菲娅日日夜夜地照料着那些溃脓的、气息奄奄的病人，即使是些麻风病人，她也面无惧色地去伺候。当她裹着白色的头巾，低垂着目光，走过街道时，妇女们都在她面前屈膝致意。主教在他多次的讲话中称誉她是妇女美德的最杰出的典范；孩子们抬头朝她仰望时，就像在观看一颗罕见的星辰。全国的注意力突然之间不再对着海伦娜，而是全都对着这个穿着白色服装、为赎罪而献身的姑娘了。她为了躲避尘世的罪孽而像一只鸽子似地飞向了谦逊温顺的天空——人们一定会想到，这将会使海伦娜怎样恼怒。

在以后几个月的时间里，这对孪生姐妹宛如两颗难分难离的星宿，照耀着这惊讶的国土。她们既能使罪孽的人满意，又能使虔诚的人高兴，因为前者是从海伦娜的肉体的乐趣中得到满足；后者是从索菲娅这面闪耀着美德光辉的镜子中启迪了自己的灵魂。这种矛盾的现象好像在阿奎泰尼亚的这座城里创立了有世以来人间第一个神的王国。这个神的王国把美德与肉欲一目了然地、清清楚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对热爱纯洁的人来说，造福于人类的女圣人就在他的身边；对沉湎于肉欲的人来说，到那个堕落的姐姐怀中去享受尘世的欢乐，随时都在向他召唤。诚然，在每一个凡人的心坎里，都会在这种善与恶、灵与肉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上私地里来往徘徊。可是没有多长时间，就显露出这种意想不到的矛盾现象怎样破坏了人们灵魂的安宁。因为这对孪生姐妹尽管她们的生活态度迥然不同，但她们身态容貌却几乎没有一丝一毫的区别。她们身材一样，眼睛的颜色一样，同样的微笑，同样的美貌可爱，就像天生的一般。这就使这座城里的男人们迷惑不解，霎时失魂落魄。因为当一

个小伙子在海伦娜的怀抱里度过了那热烈的一夜之后，第二天一早，仿佛是为了洗涤自己灵魂上的罪孽似的急急忙忙冲出门去时，他就会惊异地不断擦揉自己的眼睛，好像受到了什么恶作剧的嘲弄：因为他忽然看见一位穿着朴素的灰色护士衣服的美貌修女正推着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气喘吁吁的老翁，穿过病院空旷的花园，并且不时给那个老翁从没有牙齿的嘴上擦去口水，她的神情温文尔雅，一点没有感到恶心的样子。他觉得，这个修女岂不就是他刚刚离开的那个躺在妓女床上裸体而又浑身燥热的女子吗。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一点不错，瞧，那两片一模一样圆圆的嘴唇和那多情的动作。可是她此刻显露出来的不是那种凡俗的爱情，而是人性的高尚之爱。他盯着直看，眼睛似乎在燃烧，他好像要慢慢地去望穿那没有任何装饰的灰色衣裳，让那非常熟悉的妓女的肉体在他面前闪光。同样，这种感觉上的变幻莫测的把戏也使另一些人变傻了。有的人刚刚恭恭敬敬地去造访过这位病院里的女看护，怀着崇敬的心情看过她一眼，可是当他们刚一拐过街角，却发现方才还庄重贞洁的索菲娅突然之间变成了另一副样子：袒胸露肩，穿着豪华的服饰，被一群情夫和佣人簇拥着，急急忙忙去参加欢宴。当然，这是海伦娜，而不是索菲娅，他们大概也会这样对自己说。不过，从这时开始，他们也不能想象，这位修女就没有裸露的时候，一想到此，他们对她的尊敬也就不那么真诚了。人们的思想也就这样变得游移不定，常常从这个女子身上联想到另一个女子，而且变得疑惑迷惘、神志错乱。有时候官能的感觉又往往与自己的愿望背道而驰——小伙子们从这个卖淫女子的肉体梦想到了那个贞洁的肉体，因而经常是用垂涎三尺的邪恶目光盯着那个修善的女看护。因为创世主不管怎样管束男人们的官能，但是

他们的欲望总还是要求从女人的官能中得到他们的一切满足。倘若一个女人轻率地把自己的肉体委身给他们，他们只知道报以微薄的酬谢，并且装得他们完全没有过错，问心无愧；不过，要是一个女人竭力保持了自己的贞洁，那么她对于男人们真是有着七倍的诱惑力，驱使他们去夺取她身上的这种贞洁，所以男人们对于这种灵与肉的自相矛盾的欲望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更何况一个爱开玩笑的魔鬼竟打上了这样纠缠不清的结扣。因为妓女与修女，海伦娜与索菲娅，在外表上是如此相同，犹如同一个身体，人们无法把她们辨认出来，因此也就没有一个男子自己能确切地知道，他究竟想占有谁。人们看到，城里的放荡少年突然之间都拥集到病院的门口来，人数之多胜过酒馆；有时候，酒色之徒为了寻欢作乐，用金钱诱骗妓女海伦娜换上灰色的看护服装，企图用这种自欺欺人的方法，好像使自己尝到了贞洁的索菲娅的滋味。整座城市，甚至整个国家渐渐地被这种毫无意义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换人把戏所吸引。主教的话、城市行政长官的警告，都对这种每天花样翻新的恼火事无能为力。

然而，这对孪生姐妹却并不安分，也不仅仅满足于：一个是城里的最富有者和一个是城里的最纯洁者——两人都已满载着赞叹与声誉；虚荣心仍然在这两人的内心熊熊地燃烧。她们两人都在互相算计着能用什么办法拆对方的台。当索菲娅听到海伦娜是怎样把她的那种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生活诋毁为罪恶的假面具游戏时，她在盛怒之中咬破了自己的嘴唇；而当海伦娜听到佣人们向她报告外国的朝山进香者怎样怀着崇敬在她妹妹面前鞠躬，女人们怎样吻她的妹妹从鞋子上掸下来的灰尘时，她是用鞭子把她的怒气迁发到佣人们的身上。不过，这对孪生姐妹愈是彼此怀有恶意，愈是仇深，她们愈是互相假装出伪善

的同情。海伦娜在餐桌上用激动的声音惋惜她的妹妹把欢乐与青春如此没有意义地消磨在照顾萎缩的老人们身上——这些老人的生活很明显是在度死罢了;而索菲娅则在每天的晚祷告中,用一段特别的言辞为这些可怜的女罪人祈求——这些女罪人愚蠢地为了转瞬即逝的享乐而错过了替自己赎罪,祈求上天能把她们的生活转变为善良有益的工作。但是,当她们两人都发现,她们既不能通过信差,也不能通过多嘴多舌的人,把对方从自己所走的道路上引开时,她们又开始慢慢地互相接近了,这正好比两个搏斗者一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一边却看准对方,随时准备用手把对方摔倒在地。她们愈来愈频繁地互相串门,假惺惺地表示温情的关心,同时又都用尽全副心计,要对自己的同胞姐妹做出最恶毒的事情。

有一次,这个出于傲慢而故意谦卑恭顺的索菲娅,在教堂的晚间钟声敲过之后,又到她姐姐这里来,劝姐姐和那种令人不快的生活一刀两断。她先是用委婉的言辞规劝这个早已听得不耐烦的姐姐。她说她姐姐所干的一切是如何没有道理,她把上帝赋予她的肉体堕落成为罪恶的渊薮。这时,海伦娜刚刚让侍女在上帝赋予她的肉体上涂抹了一层香脂,从而使肉体显得强壮有力,正准备着去干卖淫的行业。她一边恼羞成怒,一边却强作笑颜,倾听着妹妹的话,同时琢磨着,她究竟是用一番公然不顾礼仪的讥诮辱骂来使唠叨不休的妹妹勃然大怒呢,还是把一些少年召到房间里来,也让她的妹妹看得心神迷乱。突然,一个奇异的念头,像一只轻声地营营嗡叫的苍蝇掠过她的额角。这是一个相当恶毒的念头,狡黠、危险,海伦娜想到这里,真禁不住要笑出声来。这个方才还是放浪不羁的女子突然之间一反常态。她把那些侍女和帮她洗澡的佣人赶出房间。当

她刚刚和妹妹单独在一起时，她就蓦然在恨得发红的眼睛上罩了一副悔恨的假面具。这个惯于放浪的海伦娜就这样开始了她的絮絮诉说，她说她妹妹大概没有想到，她不仅常常为她自己陷于这种罪恶而又愚蠢的生活感到羞耻，而且她对男人们的那种下流的肉欲已经非常憎恶，她已下过无数次决心，要在肉欲面前自重自爱，开始过一种朴素诚实的生活，可是她觉得，任何抗拒都是徒劳的。因为索菲娅具有精神的力量，所以不像她似的有这种肉体上的软弱性；不过索菲娅大概从来没有想到过，男人们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女人一旦尝过这种滋味，便无法抗拒；她——索菲娅，一个幸运的人，从未想象到男人们压到身上的力量是多么有力，而正是在这种压迫的强力中使人感到一种异样的甜蜜，任何人都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志，屈服于这种甜蜜。

索菲娅对她这番出人意外的表白大吃一惊。她根本没有想到会从这个耽于金钱和淫乐的姐姐口中听到这样的话，于是她赶紧施展了她的全部口才，开始进行说教。她说，海伦娜既然这样，也就总算接触到了神圣的光辉，因为憎恨罪恶的行为也正是正确认识的开始，不过海伦娜认为在肉欲面前无法抗拒，这是错误的，是一种自暴自弃。她说，刚毅的意志能战胜肉体的一切诱惑，也就是说，只要从善的意志坚如磐石，就能抵住一切的引诱。在这方面，无论是信教的或不信教的人都在历史上树立了无数的范例。说到这里，海伦娜忧伤地垂下了头，叹息着说，是呀，她也曾怀着钦佩的心情读过那些与官能享乐的魔鬼作顽强斗争的书籍，然而上帝赐予男人们的不仅仅是强壮的体力，而且还赐予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甚至能使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在与神的斗争中成为得胜的战士。当她说着下面最后

几句话时，她更是长吁短叹，她说，可是一个软弱的女子是从来不可能抗拒男人们的各种奸计和诱惑的；在她一生中，她还从未看到过这样的事例：一个女人一旦受到男人的紧逼穷追，还能抵抗得住男性的爱。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索菲娅生气地喊着，显出无比的自傲。“我自己不就是一个例子吗？——坚强的意志能抵御男人们的阿谀逢迎。从早到晚总有一群人围着我转，尾随着我一直走到病院。到了晚上，我总要在卧室里发现一大堆用最恶心的语言写的诱人的信件。可是又有谁看到过我曾向一个男人瞥过一眼呢。因为我的意志保护我不受任何引诱。你说的话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总而言之，只要一个女人具有真正的意志，那她就能保护自己。我自己便是一个例子。”

“是呀，我知道你是直到如今都能抵住任何引诱的，”海伦娜假惺惺地说，装出一副谦卑的神情，向妹妹瞟了一眼，“但这也只有你能做到，因为你是一个幸运的人。你的衣服和你所担负的严格的职务保护了你。在你周围是一群虔诚的女护士，你是在集体生活的保护墙后面。你不像我这样孤单单一个人，没有任何的防护！我是说，你的高尚纯洁并不是依靠你自己的力量，我甚至可以肯定，索菲娅，即便是你，一旦有一个少年站在你面前，你也无法、甚至也不愿意反抗他。你同样会屈服于他，就像我们所有人都会屈服于他一样。”

“绝不可能！我绝不可能！”虚荣心极强的妹妹冲着姐姐大嚷。“我敢担保，纵使没有我的衣服保护，我也能凭借我自己的意志经得住任何考验。”

海伦娜想从索菲娅嘴里听到的恰恰正是这样一些话。于是这个自负的妹妹终于一步一步地被引诱到了早已设置好的陷

阱。姐姐丝毫不放松，一个劲地说，她怀疑她能抵抗得住，一直到最后，终于是索菲娅自己迫切要求能去经受一次决定性的考验。是的，是她自己要求的，甚至可以说是她渴望着有这样一次考验，以便让意志薄弱的姐姐最终承认：她的贞洁不是依靠外来的保护，而是由于内在的力量。这时，海伦娜看来像是在慢慢沉思，而她那颗心却在胸内急得咚咚直跳，她按捺不住自己的幸灾乐祸，最后她终于说："听我说，索菲娅，或许这正是一次最好的考验：明天晚上我要接待我们国家最英俊的小伙子聚尔凡德，至今还没有一个女人见到他而不动心的，但他最钟爱的首先是我。他骑着马，走了二十八里路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我，他还带来七磅纯金和许许多多礼品，惟一的目的就是要做我夜里的伴侣。不过，即使他是空着手来，我也不会将他拒之门外，我甚至会用同样多的金子去买他的同床之欢，因为再也没有一个人比他长得更英俊、更潇洒风雅的了；而上帝又把我们两人的身体创造得如此相像，无论是容貌、谈吐、身姿都是一模一样，所以，假如你穿上我的衣衫冒充我，谁也不会想到他受了骗。明天你就在我家里，在我原来的地方等着这个聚尔凡德，和他一起进餐。不过，当他随后把你误以为是我而要得到你的肉体时，你就得用各种借口不让他近身。我就在隔壁房间里等着，细细倾听，看你能不能把你的情欲一直克制到半夜。但是，我要再说一遍，妹妹，我警告你，他在你身边的那种诱惑力是巨大的，比我们自己软弱的心更危险。妹妹，我怕你很容易就脱离清心寡欲的状态，而堕入难以预测的魅力之中。所以，我还是恳求你最好放弃这种冒险的游戏。"

诡计多端的姐姐就是这样又怂恿又劝阻，用这种圆滑的话给自己妹妹的自负傲慢火上加油。索菲娅自信地夸口说，如果

就是这么一点小小的考验，那么她轻而易举就能经住，不仅能坚持到午夜，而且能坚持到黎明。她敢于抵抗他的一切逼迫而始终成为自己的主人。她只有一事相求：她要随身携带一把匕首，倘若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敢于妄动，她就要用武力对付。

当索菲娅说着这样一些豪言壮语时，海伦娜顷刻跪倒在她妹妹面前，好像钦佩得五体投地，而实际上她只不过是要掩饰眼睛里闪耀着的幸灾乐祸的快意。她们商量好了：第二天晚上由虔诚的修女索菲娅接待聚尔凡德。海伦娜再三发誓，如果她的妹妹抗拒成功，那她就永远抛弃这种罪恶的生活。随后，索菲娅急急忙忙动身到她的女伴们那里去，希望从那些经过天长日久考验的、与花花世界早已隔绝了的女人们身上汲取自己的力量。——这些女人只是为了他人罕见的病痛与苦难生活着。接着她又用双倍的献身精神去照料那些最严重、最困难的病人，以便从他们残废、憔悴的躯体上感觉到尘世间的一切莫不都是空幻。因为这些两颊深陷、身体霉烂的形象正是当年沉溺于色欲的人，纵欲使他们全身溃烂：现在只留下一堆活着的废物、一个苟延残喘、即将倒毙的躯壳。

海伦娜在这段时间也不是闲着无事。在她所有的技艺中，最拿手的就是播弄爱神，她常常把这喜怒无常的性爱之神召之而来，挥之而去。她首先让她那个来自意大利喀拉布里亚的厨师替她准备好最最珍奇的佳肴，然后居心叵测地加上各种能激起性欲的香料。她又让人在馅饼里掺进各种春药——河狸胶、春情草、含有斑蝥素的胡椒；在葡萄酒里调进了大量的迷魂药，喝了这种酒，就会使人酥软倦怠，神志昏迷。此外，她还安排好了音乐，音乐也像是一个拉皮条的老手似的，不可缺少，它会像一股暖风似地溜进人的胸怀，使人春心荡漾。她吩咐那些奉

迎谄媚的吹笛手和性情急躁的锣鼓手藏在隔壁的房间里，避人眼目，这样也就更加危险，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这种骤然而来的春情是怎样引起的。当她事先如此这般地精心燃起了这只魔鬼的火炉之后，她就焦急地等待着这一次较量的到来。那天夜里，在这个既自负又虔诚的索菲娅到达时，由于睡眠不足，她显得脸色苍白，又由于自知周围密布着各种阴谋而惴惴不安。她刚一跨进门槛，就被蜂拥而上的年轻侍女团团围住，转眼就把这位惊奇得不知所措的索菲娅引进一间弥漫着芳草香味的浴室。她们在那里从这位羞涩得面红耳赤的女子身上脱下了她每日穿戴的灰色修女衣帽，露出她那少女的身体；她们用揉碎的花卉和散发着浓郁芳香的油脂，既亲热又用力地擦遍她的双臂、大腿和背脊，使她感到浑身发痒，血液好像就要从汗毛孔里流出来似的。她们一会儿给她浇上冰凉的冷水，一会儿又在冷得哆嗦的皮肤上浇上很烫的热水，接着又有几双飞快的手用滑润的水仙花露抹遍她发烫的全身，轻柔地按摩她的身体，再用沙沙作响的猫皮把她发亮的身体擦得火热，直擦得头发的尖端冒出蓝色火花。总之一句话，她们把这虔诚的修女打扮得像海伦娜每天晚上要去寻欢作乐时一模一样——她也不敢违抗。就在这时，笛子吹出令人战栗紧张的声音，壁炉里檀香木还在燃烧，滴下的木油散发出浓香。索菲娅被这些奇怪的举动弄得糊里糊涂，终于躺在卧榻上，舒展着身体。从金属镜面上映出她自己的容貌，她觉得自己是如此的陌生，然而又是空前的美丽。她感到全身轻飘飘的，而当她觉得这是一种生活的乐趣时，她又对这种为舒服而舒服的感情觉得羞愧。她的姐姐却没有让她在这种矛盾的感情中多停留。她像一只猫似的轻轻来到她的身边，用漂亮动听的话恭维她妹妹的美貌，一直到她妹妹对她起了疑

心，不客气地打断了她的话。这对孪生姐妹又虚伪地拥抱了一次：一个在不安与惧怕中战栗，另一个在急躁与邪恶的欲望中颤抖。然后，海伦娜让人点起灯盏，她自己像影子似的消失在隔壁房间里，去窃听这出大胆想出来的活剧。

在此之前，妓女海伦娜早已给聚尔凡德通了消息，告诉他，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无比奇特的艳遇，还再三叮嘱他，要他用矜持的姿态和十分的庄重羞涩先使这位傲慢的女人失去介意和顾虑。而当聚尔凡德为了在这场如此奇特的较量中取胜，终于好奇而又自命不凡地跨进房门时，索菲娅不由自主地用左手摸了摸那把为了抵抗暴力而随身携带的匕首。可是她感到非常奇怪，这个误以为是相当粗鲁的嫖客竟对她如此彬彬有礼。他既没有试图把这个骇怕得气喘吁吁的女子拉到自己的怀里——这大概也是姐姐教他的，也没有用亲昵的称呼和他寒暄，而只不过先是谦逊文雅地屈了一下膝盖，然后从正要退缩规避的仆人那里取来一条沉甸甸的金项链和一件紫色的、用普罗旺斯① 绸缎做的上衣。他很有礼貌地请求把上衣替她穿上，把项链戴到她肩上。他是如此的举止得体，以致索菲娅除了顺从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她一动不动地让他把项链戴上，把她富丽的上衣穿上。她不是没有感觉到他那发热的手指顺着凉飕飕的项链温柔地抚过她的颈脖。可是由于聚尔凡德随后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冒失的动作，索菲娅也就没有机会匆匆发怒。这个伪君子一点都不着急，他又鞠了一躬，显得非常惭愧，他说，他觉得自己不配和她一起进餐，因为街上的尘土还沾在他的外衣上。如果她允许的话，他是否可以先洗一洗头发和身体。索菲娅窘迫地唤来几

①普罗旺斯（Provence），今法国东南部一地方名，产绸缎著称。

个女仆，吩咐她们把聚尔凡德引到浴室去。可是这些婢女们遵照她们自己女主人的密令，故意装作没有听懂索菲娅的话，敏捷地剥下青年的全部衣服，让他精赤条条然而英俊秀美地暴露在她面前。他真是长得像古代阿波罗神像一样——这尊异教时代的阿波罗神像先前曾耸立在市集广场上，后来主教让人把它砸得粉碎。然后，婢女们又在他身上涂抹香脂，用热水替他烫脚，她们不慌不忙地在这个微笑着的裸体男子的头发上编戴玫瑰花，最后才给他披上一件闪闪发亮的新上衣。当他重新打扮之后向她迎面走来时，他显得比先前更漂亮了。可是当她刚刚意识到，她已在观察他的非凡丰采时，她就立刻怨恨自己这双眼睛，她赶紧摸了摸那把藏在衣服里随手可得的救命匕首。不过，她这时没有理由去拿它，因为这个美少年只不过礼貌地同她保持着一定距离，用友好的无关紧要的话同她聊天，就像她病院里那些有学问的医学士一样。这样她也就一直没有机会向在隔壁房间里窃听的姐姐炫耀她自己那种女性的坚贞——她对这样的处境觉得很懊恼而并不愉快。因为大家知道，为了保住自己的贞德，首先得由别人挑逗才行。可是在聚尔凡德身上似乎完全没有那种激起情欲的热流；他谈话时的呼吸是如此的平静，口气是这样的礼貌文雅。而在隔壁房间演奏的笛子倒是已渐渐提高了急促的声音，显得比那少年从鲜红和迷人的嘴巴里说出来的话还要多情。而他却只管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各次战斗和出征的情形，不谈任何别的内容，好像他是坐在男人们的餐桌上似的。他把这种漫不经心表演得如此出色，使索菲娅完全失去了戒心。她毫无顾虑地吃着各种放了春药的食物，喝着偷偷地放了迷药的葡萄酒。她不耐烦了，而且渐渐地对这个冷漠无情的人生起气来——他没有给她提供任何微小的因由，以使

她显露一下自己坚贞的美德，让她愠怒地向姐姐证明她的力量。到最后，这场危险的考验还是她自己开始挑起的。她喉咙里忽然发出笑声，她自己都觉得奇怪，不知怎么就引起了寻欢的欲望。她纵情逗乐，笑得前俯后仰，她既不克制自己，也不感到难为情。这时离午夜已不太远了。她的身边是那把匕首和那个原以为性急火烈而现在竟比那把匕首的刀刃还要冰凉的小伙子。索菲娅向他愈挨愈近，好像是在寻找最后的机会来显示自己光荣地保住了贞操。她的这种自负完全是出于不由自主的虚荣心，她要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的坚定不移，就像出卖色相的姐姐千方百计地、不惜一切代价要引诱她下水一样。

不过，正如一句智睿的谚语所说，你最好不要去碰魔鬼胡须的一根毫毛，否则魔鬼就会出其不意抓住你的脖子。现在，这个喜好争斗的自负的女斗士正处于类似的境地。因为她没有预料到这种不同寻常的酒含有迷药，食物里含有春药，这时候，她又被渐渐郁闷的烟雾香味熏得迷迷糊糊。笛子软绵绵的声音使她浑身酥软，她的神志愈来愈不清楚了，她的笑声已变得含含糊糊，她的纵情取乐已转为全身的骚痒、性欲的冲动。两院的博士，谁也无法在法院面前作证：这一切究竟是在她醒着的时候还是在瞌睡的时候；是在清醒的状态下还是在醉酒的状态下；是自愿还是被迫——发生的。总而言之，不管是神的意志还是魔鬼的意志，在离夜半钟声还相当远的时间里，终于发生了女人和男人终究要发生的事。突然之间，叮当一响，从脱下的衣服中滑下了那把偷偷准备着的匕首，掉在大理石的地面上。奇怪的是，这个浑身瘫软的修女并没有像当年的卢克莱蒂娅那样去拾起匕首，向朝她迎面而来的危险少年刺去。隔壁的房间里也没有听到这里有什么哭泣和反抗的声音。到了午夜时分，早

已堕落败坏的姐姐带着一帮佣人，像胜利者似的破门而入，来到这间已经变成了洞房的卧室。她举着一把火炬好奇地在失败了的妹妹的床上摇晃，到了这时候，也已经没有什么可隐讳、可羞愧的了。几个厚颜无耻的婢女按照异教徒方式把玫瑰花撒在卧床上。玫瑰花朵比这个羞得满面通红的妹妹的面颊还要红。她现在昏昏沉沉，但她感觉到她已碰上了女人不幸的事，然而为时已晚。而姐姐却热烈地把这惘然若失的妹妹搂在怀里。这时，笛子欢呼，铙钹齐鸣，好像潘神①重新回到了基督教的世界，婢女们袒胸露臂，疯狂地跳舞唱歌，赞美早已被斥逐的爱神厄洛斯②。然后，这狂饮烂醉、乱成一团的人群，用散发着香味的木料点起火堆。火焰用它贪婪的舌头吞噬了那件招人嘲笑的修女的外衣。这个新妓女羞于承认自己的失败，笑嘻嘻地装出一副她是自觉自愿把自己的肉体献给这个美少年的样子。狂饮乱舞的婢女又在这个新妓女和她姐姐的各自周围放了同样多的玫瑰花。这时候，两姐妹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一个羞愧得脸上发烧；一个焕发着胜利的红光，但谁也无法再把表面上谦逊的索菲娅和傲慢的海伦娜区别开来。而那个小伙的目光则是贪婪地在两个女子之间转来转去，流露出一股重新勾起的急不可待的双倍欲望。

这些恣情纵乐的人群在嘈杂声中打开了宅邸的大门和窗户。夜游人和那些很快就被闹醒了的轻浮之徒欢笑着源源而来。因此，当太阳还没有照到家家户户的屋顶之前，消息就已像流水一样从各家的屋檐上流到了街上，说海伦娜对智慧的索菲娅

①潘神（pan），希腊神话中的畜牧神，人身羊足，头上有角。

②厄洛斯（Eros），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形如孩童。

取得了如何辉煌的胜利，淫荡如何战胜了贞节。城里的男人们刚一听到索菲娅保持了如此之久的贞操终于被破之后，就急急忙忙赶来。他们受到了索菲娅很好的接待——对那件丑事也已不再讳言，因为索菲娅已留在姐姐海伦娜那里，而且尽力干得像姐姐一样殷勤热烈。她的转变之快就像是换了一件衣服似的。现在一切的争斗和嫉妒都结束了。自从她们同操这种卑贱的行业之后，这两个品行恶劣的姐妹就一直同住在那座住宅里，互相紧挨着，和睦相处，心情极为愉快。她们梳同样的发式，戴同样的首饰，穿同样的衣裳，甚至连笑声和谈情说爱的话都已难以区别。这对那些好色之徒来说可是一种永远翻新、趣味无穷的游戏，当他和自己怀抱里的女子亲吻、眉目传情、做着各种抚爱的调情动作时，他真像猜谜语一般，不知自己怀里的女子究竟是谁，是淫荡的海伦娜呢，还是曾一度虔诚纯洁的索菲娅。很少有人知道他究竟是在哪个女人身上挥霍了自己的钱财，因为这对聪明的孪生姐妹总是打扮得完全一模一样出场，故意愚弄那些好奇的男人，对此她们自己也感到特别有趣。

海伦娜就这样战胜了索菲娅，美貌战胜了良知，邪恶战胜了贞德，始终充满着欲望的肉体战胜了自诩而又动摇的灵魂，这在我们这个自欺欺人的世界上并不是第一次，然而它却再一次证实了约伯① 曾叹息过的意味深长的话：在这个尘世，恶人无恙，善人受毁，正义之士遭讥笑。因为没有一个关卡官吏、没有一个征税人、没有一个箍桶匠和高利贷者、没有一个金匠和面包师，能用他们辛劳的工作攒下像这两姐妹只要稍加努力就

①约伯（Hiob），旧约全书中之人物，有约伯记，常比喻坚韧不拔的人。

能攒下的这么多钱。她们两人真诚合作，吸尽了男人们胀鼓鼓的钱囊，倾空了他们充盈的衣柜。金银财宝滚滚而来，轻巧得就像夜间的老鼠跑进屋里一样。不过，由于这两姐妹不仅从她们的母亲那里继承了美貌，而且也继承了母亲的那种小商贩的心计，所以她们并没有像大多数的妓女那样为了虚荣而把金钱全部挥霍光；不，她们比那些人要聪明，她们精打细算地把钱拿去放利生息，为了发财致富把钱放给基督教徒、异教徒和犹太人。她们就这样本生利，利变本，扒进了好多好多钱。不久，没有一处地方能像在她们的那幢令人诅咒的房子里似的，堆有这么多的钱财——硬币、玉石、借据、契约。这个国家的年轻姑娘们看到眼前这样的事例，当然不愿再去做清洁女工，在洗涤槽里把自己的手指冻得发紫。这一点也不奇怪。由于存在着这两个最终同流合污的孪生姐妹的劣迹，这座城市变成了一个新的罪恶渊薮——梭多姆①。这座城市也就很快在其他城市中臭名昭著。

诚如古老的格言说得好：不管魔鬼骑马骑得多快，在他到达目的地之前总要跌断腿。所以，这种令人愤慨的事，它的结局最终还是启迪人的灵魂。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男人们对这种老一套的猜谜游戏渐渐厌倦了。客人们来得愈来愈少；屋子里的灯光也熄灭得愈来愈早；别人是早已知道，只有这对孪生姐妹自己不知道——镜子在默默地向闪烁跳动的灯盏诉说：在那纵欲过度的眼睛底下，鱼尾皱纹已愈积愈多了；在渐渐松弛

①梭多姆（Sodom），源出《圣经》，相传梭多姆为一城池，位于今巴勒斯坦死海地方，因该城居民罪恶深重而为上天降火毁灭。故梭多姆常比喻为罪恶渊薮。

的皮肤上开始叠起珠母似的褶皱。现在，这对孪生姐妹想千方百计买回自然界毫不留情地每时每刻从她们身上夺去的一切。可又有什么用呢。她们拔掉两鬓的白发；用象牙刀抚平皱纹；顺着干瘪的嘴巴给嘴唇涂上红胭脂——这些同样都是徒劳枉然。那些风流岁月留下的痕迹再也隐藏不住了。两姐妹的青春刚一消失，男人们就对她们厌倦了。因为当她们像花儿一样凋谢的时候，街邻四周的年轻姑娘一批一批地在成长。每年都有一代新的丽人——微微隆起的胸脯，调皮的卖俏，尤其是她们处女的身子更是加倍地诱惑着男人们的好奇心。因此，这幢市集广场旁的邸宅愈来愈冷落，门轴开始生锈了，火炬白白地在燃烧，松脂白白地飘散着香味，没有人到壁炉前来取暖，这两姐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身体无人问津。吹笛手们只是在无聊地练习罢了，没有人来聆听，他们也没有去献艺取宠，而只是不停地玩着掷骰子的游戏。看门人本来应该通宵达旦地等候客人，而现在却因酣睡得过多而显得肥胖。两姐妹孤寂地坐在楼上的长餐桌旁——从前在餐桌旁总是叮当声响不停，哄堂大笑不止。如今再也没有一个钟情者到这里来消磨时光，因而两姐妹有许多空闲时间来回首往事。尤其是索菲娅痛苦地回想着过去的日子，那时候她摆脱了一切尘世的欲念，专心致志献身于严肃、虔敬的修行生活；现在她又重新拿起那些积满了灰尘的修行书籍——因为在女人身上，美貌一旦消失，良知即刻抬头。一种幡然自新的想法也就这样在两姐妹的心中酝酿成熟了。正如她们青春焕发的当年，妓女海伦娜战胜了修女索菲娅一样，当现在索菲娅劝她的姐姐抛弃这种生活时，却是饱经红尘的姐姐听从了妹妹的话——尽管为时已晚，而且是在犯了深重的罪孽之后。于是她们开始在早晨的时间里悄悄地来来往往：先是索菲娅一

个人偷偷地溜回到那家离开时伤透了感情的病院，去请求原谅，随后是她陪着海伦娜一起去。而当她们两人宣布，她们要把用邪恶攫取来的全部钱财永远转送给这家病院时，就连那些最会猜疑的人也不怀疑她们忏悔的真诚了。

一天早晨，当守门人还在迷迷糊糊地打着瞌睡的时候，两个穿着朴素、蒙着脸的女人，像影子似地从市集广场旁那座豪华的房子里走出来。她们那种胆怯、屈辱的步履正恰似五十年前她们的母亲从这飞黄腾达的豪富之门走回到那贫穷的小巷里一样。她们小心翼翼地挤过那条战战兢兢打开的门缝。这两个一生为了无聊的虚荣心而进行了无休止争斗并且吸引了整个国家注意力的孪生姐妹，现在终于怯弱地遮起了自己的面容，这是为了不让人知道她们所要走的路，用谦卑的隐居来让人忘却她们的命运：她们来到了外国的一家修道院——这里的人不知道她们的来路。她们在这里度过了默默无闻的几年隐居生活之后离开了人间——详情无人知晓。可是她们遗留给这家仁慈的避难所的财宝竟是如此之丰：用首饰、硬币、宝石、债券可以兑换几麻袋金子。于是修道院的人决定建立一座新的壮丽的病院，为这座城市增色。这座病院要比当年在阿奎泰尼亚的那家病院更大、更漂亮。一位北方来的匠师设计出了图纸；一群干活的人日日夜夜建造了二十年。当这座高大的建筑最后竣工揭幕时，站着围观的人都感到惊讶，因为它完全没有按照迄今为止的习俗——在四方的屋宇上矗立一座气势雄伟、四角方方的塔楼。这座建筑完全不是这种式样，它的塔楼像女人身姿一样纤细瘦长，用石片镶成的两个尖顶塔楼一左一右地耸入高空，它们的形状大小，甚至它们秀丽柔和的气派都是一模一样，因此，从这第一天开始，这里的人就把这两座塔楼称为“姐妹楼”。这

或许是仅仅因为它们的外貌形状完全一样；或许是因为民间的百姓不愿意忘却关于这一对既像又不像的孪生姐妹的生涯与变化的并非确切的传说，因为人民总是喜欢把那些永远值得思念的事情世世代代留传下去——这就是那个老实憨厚的市民在午夜的月光中向我讲述的传说……也许葡萄酒已经使他有点微醉了罢。

舒昌善 译

里昂的婚礼

一七九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巴雷尔[①] 在法兰西国民公会[②] 针对发动叛乱、终被攻克的里昂城提出了那项杀气腾腾的提案，该提案以下面这两个简洁凝练的句子结尾："里昂反对自由，里昂不复存在。"他要求拆除城里全部房屋，把这叛乱之城夷为平地，城里的纪念性建筑物应该全部化为灰烬，甚至该城的城名也应该取消。国民公会犹豫了八天之久，迟迟没有同意把法国的第二大城这样彻底地毁掉，即使在法令签署之后，人民代表库东[③]也只是采取拖拉的态度来对付这道杀人放火的命令，他心里有底，知道罗伯斯庇尔会默许

①巴雷尔·德·维安差克（1755—1841），法国大革命时的激进分子。

②国民公会，1792 年 9 月 21 日至 1795 年 10 月 26 日期间的法国最高权力机构。

③乔治·库东（1755—1794），法国革命时的激进分子。

他这种态度。为了虚张声势，他把民众召集到贝勒古广场上，场面非常壮观。他象征性地用银锤敲击一下决定毁掉的房屋。可是去砸那些建造得气派华丽的门面时，镐头总是迟疑不决，断头机用得更少，难得看见铡刀闷声闷气地隆隆直响地砍将下来。这出人意料的温和态度使人渐渐放下心来，被内战和长达几个月之久的围困弄得惊慌不安的城市又缓过劲来，敢于暗抱一线希望。可是这位心地仁慈、执行命令不力的人民代表被突然召回，取代他的是科洛·德布瓦① 和富歇②。他们两个便身佩人民代表的绶带出现在阿弗朗希城——因为在共和国的法令里，里昂从此就叫这个名字。于是一夜之间，原来仅仅是一道措辞慷慨激昂借以吓唬百姓的敕令变成了狰狞可怕的现实。这两位新上任的人民代表在给公安委员会的第一个报告里这样写道："迄今为止，这里毫无行动。"急迫之情，跃然纸上，他们想以此证明自己的爱国主义热忱，并且把那位态度较为温和的前任告了一状。他们立刻采取可怕的行动，来执行那道法令。人称"里昂的刽子手"的富歇，日后当了奥特兰多③ 公爵。这位一切合法原则的捍卫者很不喜欢人家向他再提这些往事。

现在不再用镐头一下一下慢慢地挖掘，去拆除房子，而是埋上火药，把最最富丽豪华的房屋一排一排地炸塌。不再用"极不可靠、不敷需要"的断头机来行刑，而是用霰弹射击，集体枪杀，把几百个犯人一举消灭。司法机构每天得到新的严令，

---

①让·玛丽·科洛·德布瓦(1750—1796)，法国大革命的激进分子，里昂大屠杀的执行者。

②约瑟夫·富歇（1759—1820），法国大革命时的三朝元老。

③富歇在拿破仑手下被封为奥特兰多公爵，任警察大臣。

变得异常狠毒，大杀无辜，像把镰刀似的，一天天把一大堆人像麦秸似的割倒在地。把死尸装进棺材挖坑掩埋实在过于迟缓，那迅急奔流的罗纳河水早已把尸体冲走。嫌疑犯人山人海，几座监狱早有人满为患。于是公共建筑物的地窖、学校和修道院都用来收容犯人，当然只能暂时收容，因为死神的镰刀很快就会砍来，同一个人躺在同一堆稻草上取暖的时间，难得会长达一夜以上。

在血淋淋的那个月的某一天，冰冷酷寒，又有一群犯人被驱赶到市政厅的地窖里，在那里暂时呆在一起，相处的时间短得可悲。中午的时候，这些犯人挨个带到政府委员面前，草草了事地随便一问，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如今这六十四个犯人，有男有女，杂乱地坐在低矮的有拱顶的地窖里。那里一片昏黑，水气浓重，散发着酒桶和腐物的霉味。在前屋的壁炉里，有一点微弱的炉火，与其说给这黝暗的地窖增添了热气，毋宁说给它染上了一抹红色。大部分犯人躺在各自的草袋上面，神情漠然，其余的人凑到那张惟一获准放在这里的木桌旁边，借着摇曳的烛光，急急忙忙地书写诀别信，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将比这冷屋里发出蓝色幽光的蜡烛结束得更早。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不是用耳语的声调说话，于是从冰冷寂静的大街上传来的轰隆隆地雷爆炸的声音以及紧接着哗啦啦房屋倒塌的声音，听上去便分外清晰、沉重。可是由于事件的发展迅速异常，这批备受厄运折磨的苦命人已失去了细致感受、清晰思维的一切能力。他们大多数人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地靠在这阴暗的地窖里，就像呆在他们的坟墓旁边，不再抱任何希望，也不关心周围的世界，心如死水，不起波澜。

晚上快七点钟的时候，突然在门口响起一阵坚定有力的脚

步声，枪托碰得直响，生锈的门闩被拉开，发出刺耳的尖声。大家吃了一惊，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莫非一反平素那可怜的习惯，连一夜也不让过，他们最后的时刻现在就已经来临？门开处，一阵寒风吹来，蜡烛的火苗直窜，蓝幽幽的，仿佛想摆脱蜡烛，凌空飞去。随着烛光的颤动，人们心怀恐惧，不知即将来临的事情是凶是吉。可是一会儿人们又惊魂复定，狱卒带来的无非是一拨新增添的犯人，人数大约二十左右。他默默无言地把他们带下阶梯，送进这间挤满了人的房间，并没有指给他们什么特定的位置。然后沉重的铁门又轰隆隆地重新关上。

囚徒们望着新来的犯人，目光并不友好，因为在人们的天性里有个奇怪的特点，不论在哪里，总是急急忙忙地适应环境，哪怕为时极其短暂，也希望安顿妥帖，仿佛这是他们的权利。所以，先来的囚徒已经不由自主地把这间空气滞重、发出霉味的房间，长了绿毛的草垫，壁炉旁的位置看成他们的私有财产。每一个新来的犯人在他们看来都是不招自来、会侵犯他们利益的家伙。而刚才带进来的这批犯人想必也清楚感觉到先来的囚徒身上发出的冷森森的敌意，尽管这种敌意在这死亡将至的时刻显得多么无谓。因为，说也奇怪，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和先来的囚徒既不互相问候，也不彼此攀谈，他们并不要求在桌子旁边或草垫上面分得一角，而只是挤在一个角落里，沉默不语，心情沉郁。如果说在这之前，悬在拱顶上的寂静已经压得人难以忍受，那么现在由于无谓地激起的紧张空气，这种寂静更使人感到阴森逼人。

因此，有人突然发出一声呼喊，听上去就分外悦耳、爽朗，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这是一声响亮的、几乎是颤抖的呼喊，它打破了室内的寂静，以不可阻挡之势，把最最麻木不仁的人也

都从死水槁木般的心境中惊醒。这是刚才和别的犯人一起新来的一个少女，她突然跳了起来，像要摔倒似的，向前伸去双臂，颤声连呼：“罗伯特！罗伯特！”向一个青年男子直扑过去。那个青年和另外一些囚犯隔开几步，呆在一旁，靠着窗前的铁栅栏，这时也向那少女奔了过来。紧接着这两个年轻人身体紧紧偎依，嘴唇紧紧吻合，就像两股火焰合在一起熊熊燃烧那样恳切真挚。那涌流不止的欢乐之泪在他俩的面颊上交流，他们的呜咽就像是发自同一个行将爆裂的咽喉。他们停顿片刻，不相信他们真地拥抱在一起，眼前的事情简直难以置信，不由得惊恐万状。可是一转眼，他们又重新紧紧拥抱，可能情绪更加炽热。他们一个劲地痛哭流涕，哀哀抽泣，连说带嚷，旁若无人，沉溺于无限的柔情之中，完全不顾身边的同伴。这些难友无比惊讶，因而也都振作起来，慢慢地挨近这对年轻人。

原来这位少女和市政府一位高级官员的儿子罗伯特·德·L……自幼青梅竹马，几个月前刚刚订婚。教堂里已经贴出两人即将结婚的公告，婚配的日子恰好订在鲜血横流的那一天。就在这一天，公安委员会的军队攻进里昂。新郎在佩西将军的军队里和共和国作战，这时自然有责任陪伴这位保王党的将军去进行那绝望的突围。一连几个星期，都得不到新郎的消息，姑娘于是壮起胆子，暗存希望，认为新郎业已越过边境，安全到达瑞士境内。突然，市里的一个文书告诉她，密探打听出新郎躲在一个农家的田庄里，昨天他已被押送革命法庭。这大胆的姑娘刚一听到未婚夫被俘，无疑会被判处死刑的消息，立即以神秘莫测、不可理解的勇气把办不到的事情办到了，只有妇女在极端危险的瞬间才会有这种勇气。她亲自一直闯到不可接近的人民代表的身边，乞求人民代表为她的未婚夫开恩。她先匍

匐在科洛·德布瓦的脚下，这位人民代表态度粗暴地一口回绝，说他对叛徒绝不开恩。姑娘紧接着便跑去找富歇。此人心肠冷酷，并不亚于科洛·德布瓦，不过手段更加狡猾。他看见这个年轻姑娘已经绝望，也受到感动，为了不让自己动心，便信口撒谎，说他很愿干预这事，去偏袒姑娘的未婚夫，可是他看见——说到这里，这位老奸巨猾、善于蒙骗别人心智的家伙便懒洋洋地透过手提的长柄眼镜向一张毫不相干的纸上扫了一眼——今天上午罗伯特·德·L……已在勃罗多的田野上被枪毙。这个诡计多端的家伙把这姑娘完全给蒙住了：姑娘立刻相信未婚夫已经死去，可是她并没有像一般女人那样，沉溺于痛苦之中，不作任何反抗。此刻生命对她已经毫无意义，活不活都无所谓。她从头发上摘下革命的徽章，扔在地上用双脚猛踩，一面大叫大嚷，透过所有洞开的房门，到处都听得见。她骂富歇和他急急忙忙赶来的手下人全是嗜血如命的暴徒、刽子手、胆小如鼠的罪犯。士兵们把她捆绑起来拖出房去的时候，她已经听见富歇在向他的麻脸秘书口授逮捕她的命令。

所有这一切——这个烈性姑娘几乎可说是欢欢喜喜地向围在旁边的人们说道——她已觉得无足轻重，不再放在心上。相反，一想到很快就能追随她那已被处死的未婚夫，感到心满意足，无比陶醉。一切转瞬即逝，这种感觉透过她的全身，使她暗自欢欣。在审讯时她干脆什么问题也不回答，甚至当看守把她和后来的那批犯人一起推进这座监狱的时候，她连眼皮也不抬一下。因为她知道心上人已死，她自己正幸福地在这死亡的路上向他靠近，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使她牵肠挂肚？所以她也就完全漠不关心地在一个犄角里坐下。后来，她的目光刚刚适应屋里的黑暗，就发现一个年轻人的姿态与众不

同。这个青年靠着窗口默默沉思，那模样和她未婚夫平常出神凝视的神情真是出奇地相似。她拚命地不许自己心里产生这样一个荒谬虚妄的希望，可是尽管如此，她还是站了起来。恰好在这一瞬间，那个青年几乎同时走近了蜡烛的光圈。她大吃一惊，真不明白在这惊魂四散的一秒钟里，她竟然没有死去，因为她清楚地感觉到，当她突然发现，那早已被认为惨遭杀害的未婚夫竟然活生生地站在她面前时，她的心像是一个活物要从她胸口跳将出来。事后她说起来还一直激动不已。

姑娘以飞快的速度急急忙忙讲了上面这番话。与此同时，她的手一直紧握着她心上人的手，一刻也不放开。她一个劲地紧紧偎依着她的未婚夫，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投入他的怀抱，仿佛她对心上人就在她的身边还一直心里不太踏实。这两个年轻人表现出真挚缠绵的柔情，这动人的场景奇妙地使他们的难友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这些人方才还麻木不仁，疲惫不堪，漠不关心，不动任何感情，此刻突然之间变得热情洋溢，情绪活跃，挤在这一对如此奇特地结合在一起的情侣周围。看到他俩这极不寻常的遭遇，每个人都忘却了自己的命运。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对他们说句话，表示关怀、赞许或者同情，但是这感情激昂的姑娘抱着一种如醉似狂的自豪的神气拒绝接受别人的惋惜。她说，不，她很幸福，无比的幸福，因为他现在知道，她将在同一时刻和她的心上人一同死去，谁也不必去为对方悲泣。只有一点美中不足，那就是她不得不用她娘家的姓，她还不能作为她心上人已经婚配的妻子和他一同去见天主。

她这番话说得非常坦然，毫无企图，几乎刚一说完就已忘记。她一次又一次地和她的心上人热烈拥抱，所以也没有注意

到，罗伯特的一位战友被她的这一愿望所深深地感动，这时已小心翼翼地溜到一旁，和一位年纪大一些的男子开始低声耳语。他悄声说出的那些话似乎使那人非常震动，因为那人马上挣扎着站起身来，艰难地挪动脚步向这对情侣走去。他对他们两个说，他是都隆的一个拒绝宣誓①的神父——他身上农民的装束其实根本叫人看不出他的身份——因为有人告密才被逮捕来到这里。但是尽管他现在没有神父的衣裳，可他心里依然一成不变地感觉到他所担负的职务和他拥有的神父的权力。既然他俩结婚的公告早已宣布，何况两人已被判决，婚礼不容拖延，所以他乐于冒着风险，立即满足他俩的这一完全合法的强烈愿望，在这儿，由他们的这些难友和那无所不在的天主作证，把他俩结为夫妻。

年轻的姑娘做梦也没有想到，她的愿望能够又一次实现，她不胜惊讶地凝望着她的未婚夫，脸上带着疑问的神情。她的未婚夫回答她的是一道喜出望外的发亮的目光。于是少女便在坚硬的石板地上屈膝下跪，亲吻神父的手，请求他就在这鄙陋的屋里为他们举行婚礼，因为她感到自己思想纯净，此刻完全充满了神圣的感情。在场的人听说这阴郁的死屋一刹那间将变成教堂，内心深受震撼，不由自主地都被这位未婚妻的激动心情所感染，急急忙忙地分头去做各式各样的事情，借以拚命掩饰自己内心的激动。男人们把为数甚少的几把椅子搬来排好，在一个铁制的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旁边把几支蜡烛排成笔直的一行，就这样凑合着把那张桌子布置成一个祭坛。妇女们则把富有同情心的人在她们入狱时惠然相赠的少量鲜花匆匆编成一

①法国大革命时凡拒绝宣誓效忠革命政府的神父均遭迫害。

顶细细的花冠，戴在姑娘的头上。这时候神父就和她的未婚夫一起走进旁边的房间，先听新郎的忏悔，再听新娘的忏悔。等到这对恋人走近这座临时的祭坛，屋里顿时鸦雀无声。有几分钟之久，屋里静得出奇，以至于看守的士兵怀疑里面发生了什么可疑的事情，突然一下打开牢门，走进屋来。他一看见屋里正在准备进行的奇怪事情，他那张黝黑的农民面孔不由自主地变得神情严肃，充满了敬畏之情。他站在门口，不打扰他们，就这样在这不寻常的婚礼上，他自己也变成了沉默的证人。

神父走到桌前，用简短的几句话宣布，人们若想谦恭地在天主面前互相结合，那么教堂到处都是，祭坛哪里都有。说罢屈膝下跪，在场的人全都随着一起跪下。屋里是那样的宁静，连微弱的蜡烛光也稳稳的，一动不动。然后神父在寂静中问道，他们两人是否愿意同生共死，永远结合。姑娘用坚定的声音回答："愿意同生共死"。这个"死"字刚才还叫人不寒而栗，现在响彻这寂静无声的房间，清越，爽朗，不再有丝毫恐惧的味道。于是神父把他俩的手放在一起，宣布他们结为夫妻："我奉慈母圣教会的使命，以圣父圣子圣神的名义把你们结为夫妻①。"

婚配仪式到此结束。新婚夫妇亲吻神父的手，囚犯们纷纷挤上前来，每个人都要向他们说一句特别亲切的话语来表示心意。此时此刻没有人想到死。就是感觉到死的人，也不再感到恐惧。

与此同时，方才婚配时担任证婚人的那个朋友又和另外几个难友低声耳语，接着只见他们又开始奇怪地忙乱起来。男人们从旁边的小屋里把草包一个个搬出来，新婚夫妇还完全沉浸

①此处原文为拉丁文。

在梦幻般的婚礼之中，对于屋里的忙乱景象丝毫没有觉察。这时，这位朋友走到他们跟前，笑吟吟地告诉他们，在他俩新婚的大喜日子里，他和难友们很想赠送给新婚夫妇一件礼物，可是对于自己的生命都朝不保夕的人来说，还有什么人间的礼物可以馈赠！所以他们只想奉献一样东西，只有这个礼品才会使新婚夫妇感到愉快，觉得珍贵，那就是让他们两人安安静静地单独度过这一新婚之夜，这最后一夜。难友们宁愿自己在外屋里再挤一挤，以便腾出那间比较小的里屋，完全供他们两人支配。那个朋友又补了一句："充分利用这短暂的几小时光阴吧，生命流逝，片刻也不会再还给我们。在这种瞬间谁若有幸还能得到爱情，就该尽情享受。"

姑娘羞得满面通红，一直红到发根，可是她的丈夫却坦然地直视这位朋友的眼睛，感动地紧握他那兄弟般的手。他们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互相凝视。于是，没人大声指挥，男人们自动地排在新郎身边，妇女们排在新娘身边，大家神情庄严地举着蜡烛把一对新人送进那间从死神手里借来的斗室。由于心里充满了同情，他们竟无意识地又想出了这种无比古老的婚礼习俗。

接着他们在新娘新郎身后轻轻地关上房门，谁也不敢对他俩即将度过的新婚之夜说一句不得体的话或者开一个庸俗的玩笑。因为自从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可是还能分给别人一点幸福以来，一种特别庄严的感情一直默默地笼罩在大家心头。每个人心里都对这个婚礼暗自感激，它使他们分散心神，不去思考自己不可避免的命运。于是这些囚犯在黑暗中东一个西一个或醒或睡，各自躺在自己的草垫上，直到黎明。在这充满了众人呼吸的房间里，难得响起一声叹息。

等到第二天早上士兵们进来，要把这八十四个犯人带上刑场去的时候，发现大家都早已醒来，并且一切准备就绪。只有新婚夫妇睡的那间屋子还毫无动静，他们两人疲惫不堪，甚至枪托撞击的沉重响声也没有把他们惊醒。那位傧相便轻手轻脚地跑进那屋，免得刽子手去粗暴地把这对幸福的新人唤醒。他俩松松地搂抱在一起，躺在那里。新娘的手放在新郎的颈后，像是忘了抽回来。即使在睡梦中脸上的表情凝固不动，他俩的脸庞也散发出幸福的光辉，松弛平和，使得那位富有同情心的朋友不忍心扰乱这样的安宁。但是他不得迟疑，只好先摇醒新郎，以急迫的心情提醒他身在何处。新郎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猛的一下子想到自己的处境，满腔柔情地把自己的妻子扶着坐了起来。新娘睁眼一看，像个孩子似地大吃一惊，这只是因为冰冷无情的现实来得过于突然。然后她冲着丈夫会心地微微一笑，说道："我已经准备好了！"

新郎新娘手拉着手走进外屋，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往两边闪开，给他们让道，于是无意之中这对新婚夫妇就在头里带路，领着犯人们走上死亡的道路。尽管人们对上刑场的悲哀的队伍早已习以为常，大家还是无比惊愕地目送这支奇怪的队伍渐渐走去。因为打头的这两个人，一个青年军官和那个头戴新娘花冠的姑娘身上散发出一种如此不同寻常的欢快情绪，可说是满有把握的幸福神情，即便是感觉迟钝的心灵也会充满敬畏之情，感觉到这里蕴藏着一个崇高的秘密。其他的囚犯也不是像平时上法场去行刑的死囚那样脚步踉跄、步履蹒跚地往前挪动脚步，而是每个人都用火辣辣的目光，怀着坚定不移的信任，紧紧盯着这对新婚夫妇。他们两人出乎意料地三次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两个幸福的人身上想必会再发生一个奇迹，一定会再发生一个

奇迹，那最后的奇迹，从而使他们大家在九死一生的绝境中获救。

然而人生中虽常有奇妙的事情，但真正的奇迹并不多见：当时在里昂城里成为家常便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一伙人被带过大桥，领到布洛多的沼泽地里，十二队步兵在那里等候着他们。平均三支步枪的枪筒瞄准着一个人。人们把这些囚犯一队队排好。一梭子子弹打来，把他们大家都撂倒在地。接着士兵们就把还在流血不止的尸体扔进罗纳河，河里湍急的水流麻木不仁地把这些陌生人的面孔和命运都冲到河底。只有那顶新娘的花冠从那位即将沉入江心的新娘头上轻轻地脱落，还在漫无目的地、非常异样地在滚滚向前的波浪上面漂浮了一阵。最后这顶花冠也终于消失了。关于那个从死神嘴边夺得的、因而值得纪念的新婚之夜的记忆也随之消失，久久被人遗忘。

张玉书 译

桎梏

太太还酣睡着，发出圆润而大声的呼吸。她微张着嘴，似乎要笑或说什么，她年轻、丰满的胸脯在被子下面柔软地起伏着。窗外晨曦初现，可是冬天的早晨朦朦胧胧，万物沉睡在半明半暗之中，轮廓模糊依稀。

斐迪南轻轻地起了床，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他经常这样：工作当中突然拿起帽子，匆匆走出家门，跑到田野里，他越跑越快，越跑越快，直跑得精疲力尽，突然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停住，双膝颤抖，太阳穴直跳；或者在热烈的交谈中突然瞪着眼睛，不知所云，答非所问，必须强制自己才能恢复常态；或者晚上脱衣服的时候一阵糊涂，手里提着脱下的鞋子恍恍惚惚坐在床沿发呆，直到他妻子叫他，或者长统靴砰的一声掉在地板上，才会把他惊醒过来。

此刻他从有点闷热的卧室走到阳台上，他感到一阵凉意，不由自主地将双肘压着腹部，好暖和些。他眼前的景色还完全笼罩在晨雾之中。往常从他坐落在高处的小屋子眺望，苏黎士湖宛如一面明镜，湖里倒映出天空中匆匆驰去的朵朵白云。今天苏黎士湖上，乳白色的浓雾在滚滚翻动。他目光所及，手所触摸之处，一切都很潮湿、昏黑、粘滑和灰暗，树上滴着水珠，阳台上一片潮气。正在升起来的世界像一个刚从洪水中逃出来，身上还淋着串串水珠的人。透过雾霭传来人说话的声音，但是咕咕噜噜，模糊不清，犹如溺水者嗓子里噜噜的哮喘声。有时也有锤击声和从远方传来的教堂钟声。这种往常是清脆的声音，现在听来却显得潮湿，像生了锈一样。他和他周围世界之间笼罩着一片阴湿。

他感到阵阵凉意，可是却站着不走，两手深深插在口袋里，等着雾气消散，可以放眼远眺。雾像一张灰纸，开始慢慢地从下面卷起，对于这可爱的景色，他心头涌起一种强烈的眷恋，他知道，下面的景物井然有序，只不过是被晨雾遮掩起来了，而往常那景色的明晰的线条则使他自己也感到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往常心烦意乱的时候，他总是走到窗前，眼底的景色使他赏心悦目，心情也就平静下来了；湖的对岸房屋鳞次栉比，一艘汽艇轻巧地划开湛蓝的湖水，海鸥快乐地麇集在湖岸上，缕缕炊烟呈银色螺旋状从红色烟囱里袅袅升起，飘入回响着正午钟声的天空——显然这一切都在告诉他：多么升平的世界！而他呢，虽然他明知这个世界是疯狂的，也竟相信了这些美好的标志，因为有了这个他所挑选的地方而把自己的祖国忘掉了若干时辰。几个月前，为了躲避时代和周围的人，从正在打仗的国家来到瑞士，他感到，他那饱经风霜忧患的、被恐惧和惊吓

啮碎了的心灵，在这里得到了平静和慰藉，愈合了创伤。这里的风景使他心旷神怡，明净的线条和色彩唤起了他艺术创作的欲望。正因为此，每当像今天这个大雾弥漫的早晨，视野模糊，景色暗淡的时候，他总有一种被疏远和被遗弃的感觉。这时候他对下面笼罩在朦胧中的一切，对他祖国的，也是沉沦在远方的人民油然生出一种无限的同情，渴望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

从迷雾中传来四下教堂钟楼上的钟声，随后八下清脆的报时钟声响彻在三月的清晨。他觉得自己像在塔尖上似的，感到无可名状的孤独。世界在他面前，妻子在他身后，还在昏暗中酣睡。他的内心深处萌起一种欲望，真想把这堵迷雾的软墙捣毁，随便在什么地方感受一下苏醒的信息和可靠的生活。当他放眼远望，觉得在那边下面灰蒙蒙的地方，亦即村子的尽头，有条蜿蜒曲折的爬山险道通往这里的山冈，那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往上蠕动，不是人就是动物。隐约之中，那小东西在往上走来，他先是感到一阵高兴，因为睡醒了的不只是他，此时他还夹杂着一种急不可待的、病态的好奇心。在通向那灰色的东西正在移动的地方，是个岔路口，一条路通往临近的村子，一条路通向这儿山冈上。那灰东西好像在那里深深吸了口气，迟疑片刻，接着就顺着狭窄的山路蹒跚地往山上攀登。

一阵不安向斐迪南袭来。“上来的这个陌生人是谁?”他自己问自己，“是什么事迫使他离开他昏暗、温暖的卧室，像我一样，一大早就跑到外头来呢？他要到我这里来？他来找我干吗呢?”近处的雾气比较稀薄，现在他认出他来了：是邮差。每天清晨，八下钟声一响，他就爬山到这里来，斐迪南对他很熟悉，呆板的脸上蓄着红水手胡须，两鬓业已斑白，鼻梁上架着一副蓝色的眼镜。他叫“胡桃树”。由于他动作硬邦邦的，再加上他

把信件郑重其事地交给人家之前，总是先把他那黑色的大皮包往右边一甩的那副庄严的神气，他就管他叫“胡桃老头”。斐迪南见他把邮包甩到左边，一步一蹭地走着，以及由于腿短，步子走得不伦不类的姿态，就不由自主地好笑。

可是他突然觉得自己双膝在颤抖。在眼睛上搭着凉棚的双手也像瘫痪了似地掉了下来。今天、昨天、这些个星期以来的不安，现在一下子又袭来了。他心里感觉到，这个人是一步一步朝他走来，是专门来找他的。他下意识地把门打开，蹑手蹑脚地走过还在酣睡的妻子，急忙下了楼，来到两侧都是篱笆的小路上，以迎候来人。在花园门口，他碰上了他。“您……您有……”他接连说了三次才说出来。“您有我的信件吗?”

邮递员把蒙着湿气的眼镜抬了抬，目光盯着他说：“有，有。”他猛地把黑邮包甩到右边，用被雾冻得又红又湿、像大蚯蚓一样的手指在信堆里翻找着。斐迪南直哆嗦。终于他拣出来一封信。褐色的大信封上宽宽地盖着“公事”两个字，下面就是他的姓名。“得签字。”邮差说着，舔湿复写笔，把登记本递给了他。由于激动，斐迪南签的字很难认，而且把登记本都划破了。

随后斐迪南从邮递员那又肥又红的手中接过信，可是他的手指竟如此僵硬不灵，以致信从手中滑了下来，掉到地上，掉到了湿土和湿树叶上。他俯身去捡信时，一股难闻的霉味扑鼻而来。

这就是那件事情，现在他完全明白，几个星期来阴森森地扰乱他的平静的，就是这封信，这封他不愿要、但却等待着的信，这封信是从丧失了理智和礼仪的远方给他寄来的，这封信朝他摸索着，它那打字机打出的呆板语句攫取了他温暖的生活

和他的自由。他曾经感到这封信从什么地方寄来了，犹如一个在茂密的森林中巡逻的骑兵，感觉到有一枝看不见的冷冰冰的枪管在瞄准他，枪管里装着一颗小铅丸，要射进他的肌体。他进行了反击，但是毫无用处。多少个夜晚他想的全是这些事，现在终于找上门来了。那还是不到八个月的事，当时他光着身子，在边界那边站在一位军医面前，寒冷和厌恶使他浑身哆嗦。那军医像一个马贩子似地抓着他胳膊上的肌肉，他认识到，这种对人格的侮辱就是当代对人的尊严的鄙视和那在欧洲蔓延的奴役。在一片乌烟瘴气的爱国滥调中生活两个月，他还可以忍受，但是他慢慢就感到憋气了，每当他周围的人启口说话的时候，他就看出全是信口雌黄，令人不胜厌恶。看到妇女们提着盛土豆的空口袋，天色微明就冷得瑟缩着身体坐在市场的台阶上，他的心都要碎了。他紧攥拳头，悄悄地走来走去，怒不可遏，恨得痒痒的，但是自己的愤怒又无济于事，他为此而生自己的闷气。后来他托了情，才和他的妻子一起来到瑞士。当他跨过边界，突然感到热血涌上面颊，踉踉跄跄，不得不紧紧抓着柱子。人、生活、事业、意志、力量，他感到再一次获得了这一切。他敞开胸怀，尽情地呼吸自由的空气。祖国现在对他来说，只不过意味着监狱与桎梏，外国则是世界故乡，欧洲是人类集中的地方。

然而好景不长，这种轻松愉快的感觉并没有维持很久；接着恐惧又重新来临了。他觉得背上写着他的名字，好像还被挂在血淋淋的丛林中似的。他感到有个什么东西，他对它既不了解，也不认识，而它却很了解他，而且不肯放过他；有一只彻夜不眠的冷酷的眼睛正在从一个看不见的地方窥视着他。于是他便深居简出，蛰居起来，报也不读，唯恐看到军人召集令。他

变换住址，以销声匿迹，他让把信件都寄给他妻子，都写上留局待取。他不与人来往，以免人家寻根问底。他从不进城，画布和颜料都让他妻子去买。他隐姓埋名，在苏黎士湖畔的这个小村子里向农民租了一幢小房子蛰居起来。然而他时时都清楚：在某个抽屉里，在成千上万页材料中保存着一张纸。他知道有朝一日，不知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这抽屉将会打开——他听到有人在拉抽屉，听见打字机嘀嘀嗒嗒打下了他的名字，他知道这封信将转来转去，直到最终找到他为止。

此刻信在他手里窸窣作响，他感到身子发冷。斐迪南竭力使自己保持镇静。这张纸片关我什么事！他自言自语：明天，后天这些小树上会长出千张、万张、十万张纸片来的，每张纸片都跟这张一样，都与我无关。什么叫“公事”？我干吗要看它？现在我在这些人中间没有担任什么职务，因而没有任何职务可以管住我。这就是我的名字——就是我本人啦？谁能强迫我说，这张纸片就是我，谁能强迫我来看那上面所写的东西？如果不看这张纸片就把它撕毁，那末碎片就会一直飘落到湖里，我什么也不知道，别人什么也不知道，世界依然是老样子，我也依然如故！这么一张纸片，这么一张只有我愿意才去了解其内容的纸片，怎么会弄得我心神不宁？我不要它，除了我的自由，我什么都不要。

他伸开手指，准备把这个硬信封撕开，把它撕成碎片。可是奇怪：肌肉一点也不听他使唤。他自己的手上有某种东西在违抗他的意志，因为他的手不听他使唤了。他一心想用手把信封撕开，但是手却小心翼翼地启开了信封，哆哆嗦嗦地展开了那张白纸。信的内容本是他已经知道的：“F 三四七二九号。据 M 地区司令部规定，务请阁下最晚于三月二十二日前往 M 地

区司令部八号房间重新进行兵役体检。此军函由苏黎士领事馆转交，务请阁下前往该领事馆面洽此事为荷。”

斐迪南重新走进房间，一小时以后，他妻子笑眯眯地朝他走来，手里捧着一束零散的春花。她面庞光彩照人，无忧无虑。“瞧，”她说，“我找到了什么！屋子后面草地上的花已经开了，而树阴下面却还有积雪呢。”为了讨她喜欢，他接过花束，把脸深深地俯埋在花枝中，以免看见他心爱的人那双无忧无虑的眼睛，随后便匆匆上楼躲进那间作为他的画室的顶楼。

然而他却没法进行工作。刚把那块空白的画布放在面前，画布上就突然出现了那封信上用打字机打的字句。调色板上的颜色，在他眼前变成了污泥浊血。他不由得想到脓包和伤口。他的自画像立在半阴的地方，他看到颏下带着军队的领章。“胡闹！胡闹！”他大声地嚷叫起来，跺着脚，想驱散脑袋里这些乱七八糟的图像。然而他双手发抖，脚下的地板在晃动。他快要倒下去了，于是赶紧往小矮凳上坐下，缩成一团，一直到他太太叫他去吃午饭才起来。

每口饭他都梗塞难咽。嗓子眼里有一种苦东西，先得把这东西咽下去，可一咽下就又泛了上来。他弯着腰，默默地坐着，发现他太太在端详他。忽然他感到她的手轻轻地放在了他的手上。“你怎么啦，斐迪南？”他没有回答。“你是不是得到不祥的消息了？”他只是点了点头，喉咙哽塞了。“军事当局来的吗？”他又点了点头。她沉默不语，他也默不作声。对这件事的思考一下子占据了整个房间，把其他东西都推到一边去了。这种思想粘粘糊糊，囫囵地盖住了只吃了一点点的饭菜。这种思想像是一只湿腻腻的蜗牛，爬在他们的脊梁上，使他们直打寒颤。他

们彼此都不敢看一眼，只是弯着腰默默地坐着，思想的千斤重担压在他们身上，很难经受得住。

“他们约你到领事馆去吗？”她终于问道，声音显得有些破碎。“是的！”——“那你去吗？”他哆嗦着。“我不知道，不过我还得去。”——“为什么一定要去？你现在在瑞士，他们不能对你发号施令。在这里你是自由的。”他从紧咬的牙缝中迸出几句话来：“自由！今天究竟谁还有自由？”——“每个希望自由的人，尤其是你。这是什么？”她轻蔑地一把抓起他面前的那封信。“这张破纸，一个潦倒的小文书乱涂了几笔的破纸，居然对你，对你这个活人，对你这个自由人具有那么大的力量？它会把你怎么样？”——“这封信倒不会把我怎么样，可是寄这封信的人可是惹不起的啊！”——“信是谁寄的？什么人？是一架机器，那架巨大的杀人机器。可是机器却抓不着你。”——“它已经抓住好几百万人了，为什么偏偏抓不到我？”——“因为你不愿意。”——“那几百万人也是不愿意的呀。”——“但是他们失去了自由。他们是在枪口威逼下才去的，没有一个人是自愿的。谁也不会愿意从瑞士再回到那个地狱里去。”

她看到他很痛苦，就控制着自己的激动。像是对一个孩子似的，怜悯之心在她身上油然而生。“斐迪南，”说着，她便靠在他的身上，“现在好好想一想。你是给吓傻了，我明白，这只凶恶的野兽突如其来地向你扑来的时候，是会使人惊慌失措的。你想一想，这封信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我们已上百次估计到了这种可能性，我为你感到骄傲，我知道，你会把这封信撕成碎片，你决不会去干杀人的勾当的，你不明白吗？”——“我明白，保拉，我明白，但是……”——“现在不要讲，”她硬不让他说。“你被什么迷住了心窍。想一想我们的谈话，想想你写的

那份稿子——就在写字桌左边的抽屉里——你在稿子里声明永远不拿武器。你是非常坚决的……”斐迪南却提出了异议。“我从来都不坚决！从来都没有把握。这一切都是谎话，只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恐惧。这些话是我用来陶醉自己的。只有我自由了，这一切才会是真的，我一直很明白，他们一叫我，我就非常软弱。你以为我会在他们面前发抖吗？只要在我心里没有把他们当真，他们就是虚无的，要不就是空气、语言，一种虚无的东西。然而我却在我自己面前打颤，因为我一直很明白，他们一叫我，我就会走的。”——“斐迪南，你愿意去吗？”——“不，不，不，”他跺着脚，“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我心里不愿意。可我还是会违背自己的意愿去的。这正是他们力量的可怕之处，人们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违背自己的信念去为他们效劳。假如人还有意志的话——这样的人几乎没有，手里接到这样一封信，那他的意志也就烟消云散了，变得顺从了，成了小学生：老师一叫，马上就站起来，战战兢兢的。”——“可是，斐迪南，那么谁在召唤呢？是祖国？是一个文书！一个无聊的刀笔小吏！再说，就说是国家，它也无权强迫一个人去杀人，无权……”——“我知道，我知道！现在我来引一段托尔斯泰的话！我了解全部论据：你不理解，我根本不相信他们有召唤我的权力，我不相信我有服从他们的义务。我只知道一种义务，那就是做一个人，并且干工作。离开了人类就没有我的祖国，我没有杀人的虚荣心，我什么都知道，保拉，我跟你一样，对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不过，他们已召唤我了，他们现在正在召唤我，我知道，无论如何我是要去的。”——“为什么？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他叹息着：“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当今这个世界上疯狂胜过理智。也许因为我不是英雄，因此不敢

逃避……这是无法讲得清楚的。我觉得有种什么桎梏：我无法砸断这已经绞杀了二千万人的锁链。我无能为力。”

他用手捂着脸，时钟，这位时间哨所的哨兵，在他们头上高一步，低一步地走着。她微微颤抖。“现在有人在召唤你，这我知道，虽然我对这件事并不理解。可是难道你没有听到这里也在呼唤你吗？难道这里没有什么可以使你留恋的吗？”他霍地站了起来。“我的画？我的工作？不！我不能再画了。这一点我今天就感觉到了。我现在就已经生活在那边，而不是在这里。现在那边的世界正在走向毁灭，这时候还为自己工作，这简直是犯罪。不能再为自己着想，为自己生活了！”

她站了起来，转过身去。“我不相信，你是为你自己一人生活的。我相信……我相信对你来说，我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她说不下去了，眼泪簌簌直往下掉。他想安慰她，可是她眼泪后面闪射出一种恼怒，这把他吓住了。“走，”她说，“你走好了！在你心目中我算什么？还不如一张破纸片。你想走，就走好了。”

“说真的，我不愿意，”他紧攥拳头，怒火直冒，无可奈何地捶着。“我是不愿去，可是他们要我！他们是强者，我是弱者。他们的意志经过几千年的锤炼。他们组织严密，奸诈狡猾，他们早已准备就绪，像迅雷一样，一下就落到我们头上。他们有的是意志力，而我只有神经。这是一次力量悬殊的战斗。人是奈何不了一架机器的。若是人，那倒还可以较量较量。然而那是一架机器，一架杀人机器，一台没有灵魂，没有心脏和理智的工具。你能拿它怎么样！”

“可以，只要坚决，就可以跟它斗！”现在她像疯子似的大声叫嚷着：“如果你不行，我行！你软弱你的，我可不。我决不对一张废纸卑躬屈膝。我决不用生命去换取一句话。只要我能

管着你，你就别想走。我可以发誓，你病了，你神经不正常。盘子当啷一声，也会把你吓瘫的。这一点是任何一位大夫都可以看出来的。你就在这里看看病吧，我和你一起去，我会把一切都告诉大夫的。他们肯定不会让你服兵役的。人得自己保卫自己，咬紧牙关，意志坚决。你想一想你那位巴黎的朋友让诺：他被关在疯人院里观察了三个月，用种种检查折磨他，但他坚持下来了，最后人家还是把他放了。一个人不愿干，就必须态度鲜明，不能逆来顺受。这事可关系到全局呀，别忘了，人家要夺走你的生活，你的自由，你的一切。因此得起来反抗。”

“反抗！怎么反抗法？他们比所有人都厉害，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人。”

“这话不对！只有世界上的人甘心情愿的时候，他们才是强大的。一个个的人总要比概念强大，但他必须保持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意志。他只要明白，他是一个人，将来还要做个人，那末现在他耳朵边那些用来麻醉人的词藻，什么祖国啊，责任啊，英雄主义啊，就统统成了空话，成了散发血腥味的，散发热的、活人的血腥味的空话。你说真话，对你来说你的祖国真像你的生活一样重要吗？你觉得一个正在更迭君主陛下的省份如同你用来画画的右手那么可爱吗？除了那看不见的、用我们的思想和热血筑在我们心里的正义之外，你还相信另一种正义吗？不相信，这我知道，不相信！因此，如果你要去的话，那就是自己欺骗自己……”

“我真的不想……”

“你的意志力真差劲！你压根就没有意志力了。你一味任人摆布，你这是犯罪。你自己正沉湎于那些你自己所厌恶的东西里，并豁出命去干。为什么不宁愿为你所信仰的事业去献身呢？

把鲜血献给自己的思想——很好！为什么要为那异端思想去卖命？斐迪南，别忘了，要自由，就得意志坚强，那边的那帮家伙是什么东西？是些凶恶的傻瓜！要是你意志薄弱，让他们把你弄到手，那么你自己就是个傻瓜。你总是对我说……”

“是的，我说过，这些话我都说过，唠叨来唠叨去，为的是给自己壮胆。我是在说大话，就像小孩在黝暗的森林中由于害怕而唱歌壮胆一样。这一切都是谎言，这一点我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地感觉到了。因为我一直很明白，他们召唤我，我就会去的……”

“你要去？斐迪南！斐迪南！”

“不是我！不是我！而是我内心有什么东西要去——而且已经走了。我告诉你吧，在我心里有个东西站了起来，就像是小学生站在教师面前，战战兢兢，唯命是从！这中间你讲的，我都听着，我知道这些话是千真万确的，合乎人情的，是十分必要的——这是我应当做并且必须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我对此很清楚，很清楚。因此，如果我去，那是非常卑鄙的事。可是我要去，我是鬼迷心窍了！你鄙视我吧！我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可我实在无可奈何，没有别的办法！”

他双拳捶着他面前的桌子，眼睛里射出一种迟钝的、兽性的、囚犯式的光芒。她不敢看他。她非常爱他，因而害怕自己看不起他。桌上的饭菜还没撤掉，桌上有一盆肉，已经冰冷，像腐尸似的。面包是黑的，掰成了细屑屑，像炉渣似的。房间里充满了饭菜冒出的热气。她感到嗓子里一阵恶心，对一切都感到恶心。她推开窗户，空气吹进来；她微微颤抖的肩膀上空出现了蔚蓝的三月天穹，白云抚弄着她的头发。

“看，”她轻声地说，“往外看！只看一眼好了，我求你。也

许我讲的这些并不都对。语言总是不容易表达清楚。可是我现在看到的，却是真的，这不会骗人。下头有个农民在扶犁，他多年轻、壮实啊。为什么他没遭屠杀？因为他的国家没有打仗，因为他的田地离那边只有咫尺之遥，法律就管不着他。你现在也在这个国家，所以法律也管不着你。一项法律，一项看不见的法律，它只能管到几块路牌之内，这几块路牌的那一边它就管不着了，这难道不是真的吗？你看一看这里的这番和平景象，难道不感到那项法律是毫无意义的吗？斐迪南，你瞧，湖上的天空是多么澄净。你看那色彩，多让人高兴啊！你到窗户跟前来，再对我说一遍，你愿意去……”

“我真的不愿去！我真的不愿去！这你是知道的！你要我看这些干吗呢？我对一切，一切都很清楚！你只是在折磨我！你说的每句话都使我很痛苦，任何东西都帮不了我的忙！”

她看到他那样痛苦，心就软了下来。怜悯心使她失去了力量。她悄悄地转过了身。

“那什么时候……斐迪南……叫你什么时候去领事馆？”

“明天！本来昨天就该去的，可是那封信还没有送到我这里，今天才把我找到。明天我得到那里。”

“要是你明天不去呢？让他们去等吧。在这里他们奈何你不得。我们不用那么着急。让他们等上八天。我给他们写封信，就说你卧病在床，我的弟弟也是这么干的，他赢得了十四天时间。最糟的情况无非是他们不相信，从领事馆派个大夫来这里。和这位大夫也许能谈得来，没有穿军装的人多数总还是人，也许他看看你的画，会认为这样的人是不该上前线的。即使帮不了忙，那至少总争取了八天时间。”

他沉默不语，她感到这种沉默是对她的反抗。

“斐迪南，答应我，你明天不去！让他们去等吧。我们得心里有所准备。你现在精神恍惚，他们就可以随意摆布你。明天他们就是强者，而八天以后你就是强者了。那以后我们的日子将会多好，你想一想。斐迪南，斐迪南，你听见没有？”

她摇着他的身子，他茫然若失地凝视着她。在这迟钝而若有所失的目光里，对她的一席话没有丝毫反应。他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只是他心灵深处的恐惧和不安，她过去从未见过的恐惧和不安。慢慢地他才镇定下来。

“你说得对，”他终于开了口。“你说得对。的确不必那么着忙。他们会把我怎么样？你说得对。我明天肯定不去。后天也不去。你说得对。这封信就一定会找到我？我不会正好外出旅行了吗？难道我就不会在生病吗？不——我已经给邮差签了字。这也不要紧。你说得对。得好好考虑一下。你说得对！你说得对！”

他站了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他机械地重复着，然而话里却缺乏信念。“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他心不在焉地、呆头呆脑地老是重复这句话。她觉察到，他的思想已经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到离这里很远的地方去了，已在他们那边了，已经交了厄运了。“你说得对，你说得对。”这句没完没了的话，这句只是在他嘴唇皮上打了个滚的话，她再也听不下去了。她悄悄地走了出去。可是她听到他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好几个小时，像个牢房里的囚犯一样。

晚上他也一口饭没吃，现出呆滞的、心不在焉的神情。那天夜里她才感到他内心的恐惧；他紧紧抱住她柔软、温暖的身体，仿佛要躲到她身上去似的。他那滚烫的、颤抖的身体紧紧贴着她。然而她明白，这不是爱情，而是逃遁。一阵痉挛，他

吻她的时候，她感到了一滴眼泪，又涩又咸。随后他又一声不吭地躺着。有时她听到他在叹息，于是她给他递过手去，他就紧紧地抓着她，仿佛好把自己支撑住似的。他们两人都不作声；只有一次，她听到他在啜泣，就想安慰安慰他。“还有八天时间呢，别去想这事了。”她劝他去想些别的，对此她自己也感到羞愧，因为他的手冰冷，心脏剧烈地跳动着，由此她感觉到，只有这一种思想占据着他，支配着他。她知道，绝没有什么法宝，能使他从这个思想中解脱出来。

在这所房子里，沉默和昏暗从来也没有如此沉重。整个世界上的阴森恐怖都集中在这所房子里了。只有时钟，这个铁制的时间哨兵，还依然一步上一步下地继续不停地走着自己的路程。她知道，时间每走一步，她心爱的人就离她远了一步。她再也无法忍受了，从床上跳了起来，使钟摆停止了摆动。现在时间没有了，剩下的只是恐惧和沉默。他们俩并挨着，默默地躺在床上，心里波澜起伏，睁着眼睛直到天亮。

冬日晨曦朦胧，浓重的霜雾笼罩在湖上。他起了床，匆匆穿好衣服，犹豫不决地、慌里慌张地从这间屋子走到那间屋子，来回数次。后来他突然拿起帽子和大衣，悄悄开了门。后来他还常常想起当时的情景：他的手碰到冰冷的门闩时抖个不停，怯生生地回头看看是否有人盯着他。真的，那条狗像朝着一个蹑手蹑脚的小偷那样向他扑了过来，然而它认出了他，他在它身上抚摸了几下，狗就温顺地缩了下去，不住地摇着尾巴，想要跟着他。但是他用手把它赶了回去——他不敢出声。随后他就突然从山上的羊肠小路跑了下去，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慌张。有时候他还停下来，回头看看那座渐渐消失在迷雾

中的房子，随即又跑开了，一路被石头磕磕绊绊的，仿佛有人在后面追他，一直向山下的车站奔去，到了那里才停下来，衣服都湿了，冒着热气，额头上汗水淋淋。

车站上站着几个农民和默默无言的普通人，他们都认识他，都向他打招呼，有的人看来情绪不坏，想跟他攀谈攀谈，可他避开了他们，现在和别人说话他感到又羞愧又害怕，但是站在湿漉漉的铁轨前空等着，又使他感到很难受。他不知干什么才好，于是往一台磅秤上一站，掷进一枚硬币，望着指针上面小镜子里他那张苍白的、冒着汗气的脸发呆，他跨下磅秤，钱币卡啦一声掉了下去，这时他才发觉他忘了看数字。“我疯了，完全疯了。”他轻声地喃喃自语。他对自己都感到恐惧了。他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想强迫自己把一切事情再明确考虑一遍。可这时他旁边的信号钟敲响了，他猛地站了起来。机车已经在远处长鸣。火车呼啸而来，他跳上一节车厢。地上有一张脏报纸，他捡了起来，呆呆望着这张报纸，自己也不知道看了些什么，他只是望着自己的手，那双拿着报纸不住颤抖的手。

火车停了下来。苏黎士到了。他摇摇晃晃地走下火车，他知道自己将会被弄到哪里去，他感到这是违背他自己的意愿的，然而自己的意愿很软弱，而且越来越软弱。有时他还想试一试自己的力量。他站在一块广告牌前面，强迫自己从上读到下，以证明自己是可以自由地控制自己的。“我不必那么匆忙，”他说出了声，话刚在嘴边咕噜了一下，他又继续往前走了。他焦躁不安，心烦意乱，像有一台马达在推动他朝前走似的。他束手无策，环顾四周，想找辆汽车。他双腿在颤抖。一辆汽车从他身边驶过，他叫住了车子，像个投河自杀的人钻进了汽车，说了声：“到领事馆街。”

汽车疾驶。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他觉得自己像是在奔向一个万丈深渊，汽车飞驶，把他带到他自己的命运中去，然而他从汽车的高速度中却感到一阵快意。听天由命吧，这反而使他心里好受一点。汽车停了下来，他下了车，付了钱，就乘上电梯，电梯一开，机械地把他送到楼上，他又从中感到了一阵快乐。仿佛做这一切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权力，是那强迫他的、从未见过的、不可捉摸的权力。

领事馆的门还紧闭着，他按了按门铃，没有回音。他感到浑身灼热如焚：回去，快走，下楼去！但他又按了按门铃。里面传来了缓慢的脚步声，一个仆役笨手笨脚地开了门。他的穿着寒酸，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显然正在打扫办公室。“您有何贵干？……”他粗声粗气对斐迪南嚷道。“是约我……我……到领事馆……馆来的。”他结结巴巴地回答。见了一位仆役都结结巴巴的，他自己也感到羞愧，因而准备回头跑了。

仆人傲慢无礼地转过身去。“下面牌子上写着：‘办公时间：十点至十二点’，你不认识字吗？”不等他回答，就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斐迪南站在那里，全身一阵痉挛，心里感到无比羞愧。他看了看表，才七点十分。“疯了！我真是疯了。”他结结巴巴地自语着，像个老人一样颤颤巍巍地走下楼去。

两个半小时——这段时间无事可做，真是可怕，因为他感到每等一分钟，他都要失去一份力量。刚才他曾振作起精神，作了准备，斟字酌句，胸有成竹，把整个场面在心里作了预演，然而现在在他和他积蓄的精力之间落下了一道两个小时的铁幕。他吃惊地感到，自己心里的全部热情都化成了烟，要说的话，在神经质的逃遁中相互践踏，碰撞，一句句都从他的记忆中消失

了。

他曾经这样设想过：当他到了领事馆，立刻通报给了军事科科长，他和这位科长曾有一面之交。他是有一回在朋友家认识他的，和他一般地寒暄了几句。他知道他这位对手是个贵族，英俊潇洒，八面玲珑，温文尔雅，自命不凡。他喜欢表现得宽宏大量，关心别人，而不以官员的面目出现。这种虚荣心是他们人人都有的，都希望别人把他们看作外交官，看作可以自己作主的重要人物，所以斐迪南在这里打算这样做：先通报进去，客气有礼，先一般地寒暄，然后就问起他的夫人。那位科长一定会给他让座，并递给他一支香烟，等他的话一停，科长就会客气地问道："有什么事要我为您效劳吗？"科长一定会这样问他的，这一点很重要，不能忘了。随后他得冷冰冰地、漠不关心地回答说："我接到一封信，我想去那边到M区去了解一下。一定是弄错了。那时候曾特别宣布我是不适合服兵役的。"这些话要说得非常轻描淡写，让人马上觉得他对这件事是毫不在乎的。这时科长就会拿出那封信来——他那副懒洋洋的样子他是熟悉的——向他解释说，这是一次新体检，他一定早已在报上看到过这项要求了吧，即过去退役的现在必须重新报名。听了这话，他依然非常轻描淡写地马上耸耸肩膀说："原来是这样！我是不看报的，我没那份时间，我得工作。"那位科长一定马上就会看出，他对整个战争是漠不关心的，他是自由自在、独立不羁的。当然，科长会向他解释，他必须服从这个要求，对他个人来说是很遗憾的，可是军事当局以及其他……这时候态度该厉害点了。"我理解，"他得这样说。"可是现在我不能中断我的工作。我已经与别人谈好，举行一次我个人全部作品的展览会，不能不讲信用。我已经向人家作了保证。"随后他就向科长

建议，或者给他把期限延长，或者由这里领事馆的大夫给他重新作次检查。

到此为止，一切都很有把握。但从这里开始事情就会出岔了。要么那位科长一口同意，那么无论如何总算赢得了时间。但是，假如他彬彬有礼地、以那种冷冰冰的、敷衍了事的态度，突然打起官腔来，客客气气地对他解释，说这样做就超越了他的权限，是不允许的。这时候，他就要表现得果断。他先要站起来，走近桌子，以坚定的声音，用非常坚定的、不屈不挠的、发自内心的果断的声音说："这我已经知道了。请记录在案：由于经济方面的责任，我不能立即应召，要推迟三个星期，以尽到我道义上的责任；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都由我自己承担。当然，我并不想逃避我对祖国的义务。"他挖空心思想出了这些措辞，感到十分得意。什么"记录在案"，什么"经济方面的责任"，听起来煞有介事，冠冕堂皇。如果科长还要提请他注意这件事情的法律后果的话，那这时语调就得更尖锐些，并冷冷地将这件事情收场："我懂得法律，知道此事的法律后果。但是我刚才说的话就是我的最高法律，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我甘愿承担任何风险。"说着匆匆鞠了一躬，中止了这场谈话，向房门走去！领事馆的人一定会看出，他不是工人或学徒，要等别人让走才走，而他却不一样，谈话该什么时候结束，这是由他自己来决定的。

他走来走去，把这场谈话背诵了三遍。整个构思以及语调他都非常满意。他焦急地等待着这一时刻的来到，就好像演员眼巴巴地等着别人的暗示，好把他的台词接着说下去一样。只有一个地方他觉得说得还不太妥帖，那就是"当然，我并不想逃避我对祖国的义务"这句话。谈话当中无论如何得有点爱国

之类的辞令，无论如何得有一点，以便让人看到，他不是悖逆不道，但也并非心甘情愿。虽然他承认——当然仅仅是在他们面前承认而已——其必要性，但并不认为对他是必要的。“对祖国的义务”——这话太没有文采，耳朵都听腻了。他想了一下，也许这样：“我知道，祖国需要我。”不，这话很可笑。或者这样说会好些：“我并不打算逃避祖国的召唤。”这样是好了一点，但对这句话他还是不满意，它太卑躬屈膝了，犹如鞠躬时腰多弯了几个厘米。他继续推敲着。最好还是直截了当些：“我知道什么是我的义务。”——好，这样讲最确切，这句话可以向里拐，也可以向外拐，可以理解，也可以误解。这话听起来简单明了，说的时候口气可以很蛮横：“我知道，什么是我的义务。”——简直有点威胁的味道。现在一切都就绪了。可是：他又神经质地看了一下表。时间似乎不愿往前走。现在才八点。

他面前街道纵横，真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于是他信步走进一家咖啡馆，想看看报纸，然而那些字句使他心烦意乱，报上到处都是祖国和义务。这些陈词滥调扰乱了他的计划。他喝了一杯科涅克白兰地，接着又喝第二杯，想去一去嗓子眼里的一股苦味。他苦苦地思考，怎样抢在时间前面，同时把这场虚构的谈话的各个零零散散的部分一次又一次地牢牢记在心里。突然，他摸了摸自己的面颊：“没刮脸，我还没刮脸！”他赶忙跑进对面的理发馆，把头发理了理，洗了洗，这样就打发了半小时的等候时间。后来又想到，得打扮得像样一点，这在领事馆里是很重要的。那里的人对穷鬼总是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气，而且大声斥责。但是如果你仪表堂堂，应对自如，风度潇洒，那么他们对你马上就是另一副面孔。这个想法使他感到陶醉。于是他让人把外套刷了刷，就去买手套。在挑选手套的时候，他

着实费了一番斟酌。黄的，有点锋芒毕露，而且显得太浮华；珠灰色不显眼，这比较好。买了手套之后，他又在街上游来荡去。他在一家缝衣铺的穿衣镜前端详了一番，把领带扶正。手里还太空，他突然想起需要一根手杖，去那儿的时候，可给人一种顺路而来、随随便便的感觉。于是他匆匆跑到马路对面，挑了一根手杖，他从店里出来的时候，钟楼上的钟正敲九点三刻。他把准备好的那些话又背了一遍。太妙了！“我知道，什么是我的义务”这句新措辞现在是最有力的一句。他满有把握地迈着坚定的步子走上楼去，轻快得像个孩童。

一分钟后，仆役刚把门打开，他心里就一愣，感到自己的算盘打错了。他指望的事并没有出现。他问仆役，科长在不在，仆役告诉他，秘书先生正在会客。他得等着。仆役不太客气地随手向一排椅子中间的一张一指，让他坐下，那排椅子上已经坐了三个人，脸色都很阴郁。他勉强坐了下来，他心怀敌意地感觉到，在这里他只不过相当于一桩事情，一份材料，没有自己的人格。他旁边的人正在相互诉说自己不幸的命运；其中一个带着快要哭出来的可怜的声音说，他在法国被监禁了二年，而这里又不愿意发给他回家的路费，另一位诉说，无人肯帮他找个职位，可是他有三个孩子。斐迪南不由心里气得发抖——真是岂有此理，竟让他和乞丐坐在一条板凳上！他发现，这些卑贱人，他们那种沮丧而牢骚满腹的样子搅得他心烦意乱。他想把那席谈话再回忆一遍，可是这些家伙，他们那讨厌的唠叨却打乱了他的思绪。他真想对他们大吼一声：“别说了，贱货！”或者从口袋里掏出钱来，送他们回家，然而他的意志完全瘫痪了，跟他们一样，手里拿着帽子，跟他们坐在一起。另外，那里人

来人往不断，这也弄得他不知所措。他真怕有熟人看见他同乞丐坐在一条凳子上。他心里作了准备，一开门他就立即跳起来，离开这里。可是他仍旧只是失望地低着脑袋坐在那里。他越来越意识到，趁现在精力还未消耗殆尽的时候，必须赶快离开这个地方。有一次他振作精神，站了起来，对站在他旁边的门岗模样的仆役说："我明天再来吧。"可是那位仆役却宽他的心，说："秘书先生很快就有空了。"于是他又屈膝坐了下来。他在这里好像是被人抓了起来，毫无反抗。

终于，随着衣服的窸窣声，一位太太微笑着，洋洋得意地走了出来，高傲地朝那些等候的人扫了一眼，这时仆役喊道："秘书先生现在空了。"斐迪南站起身来。他的手杖和手套在窗台上放着，可是他发现得太晚了，门已经打开，他不能再转回去拿了。他半回头看着，被这些事弄得糊里糊涂，就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走了进去。科长正坐在写字桌旁看材料，此刻匆匆抬起眼睛，朝他点了点头，也没请这位久等的人坐下，就客气而又冷冰冰地说："啊，我们的美术硕士。马上就来，马上就来。"说着他起身朝隔壁房间里叫道："请把斐迪南・R……的卷宗拿来，是前天办好的，您知道，征召令已转寄给你了。"他说着又坐了下来。"您又要离开我们了！好吧，希望您在瑞士这段时间是美好的。再说，您的气色棒极了。"说着，他就匆匆翻阅文书给他送来的卷宗。"是在M地区参军的……对，对……一切都办好了……我已经让人把表格填好了……您不用申请路费吧？"斐迪南站也站不稳，只听得自己的嘴唇结结巴巴地说："不用……不用。"科长在介绍信上签了字，递给了他。"本来您明天就该去了，不过也不必如此匆忙，您先让最后一张杰作的油墨干一干吧。如果您需要一二天的时间处理一下自己的事务，这事由

我负责，这对国家的关系不大。”斐迪南感到，这是句令人发笑的玩笑，而他只是客气地啜了一啜嘴唇，这使他自己的内心里真正感到十分惊愕。说几句，现在我得说几句——他心里盘算着——不能像木棍似地呆呆地站着。他终于迸出了这么几句来："有了征兵书够了吧……其他，还要……通行证吗？”——“不用了，不用了，”科长笑着说，“边境上不会麻烦您的。再说那里已经得到了关于您的通报。好吧，祝您一路平安！”他向斐迪南伸出手来。斐迪南感到，这意思是让他走了。他眼前一阵漆黑，赶紧扶住了门，一种厌恶的心情使他透不过气来。“往右，请往右走，”科长在背后叫他。他走错了门，科长挂着一丝微笑——这时虽然他神志不清，但觉得自己还是看到了科长的笑——给他打开他出去的门。“多谢，多谢……请不必劳神了。”他还讷讷地说着。对这种多余的客套，他自己也感到生气。刚走到外面，仆役就把手杖和手套递给了他。“经济方面的责任……请记录在案”等等词句这时又在他的脑海里涌现出来了。竟还向他道谢，客客气气地向他道谢！他这辈子从来没有感到这么羞愧过。然而他并没有再怒火中烧。他有气无力地走下楼梯，感到现在走着的并不是自己，感到那种势力，那种陌生的、冷酷无情的势力，已经把他，把这整个世界踩在它的脚底下了。

他下午很晚才回家。他感到脚后跟疼得很，他漫无目的地游荡了几小时，三次到自己的家门口又缩了回来；最后他想从后面穿过葡萄园，从一条掩蔽的小路溜回家。然而，那条忠实的狗发现了他，它狂吠着向他扑来，亲热地对他摇着尾巴。门口站着他的妻子，他第一眼就看出，她什么都知道了。他默默无语地跟着她，羞愧得无地自容。

可是她并不严厉，也不看他，显然她避免再使他痛苦。她端出一些冷肉放在桌子上。他顺从地坐了下来，她走到他身边。“斐迪南，”她说道，声音哆嗦得很厉害，“你病了。现在不能和你说话。我也不想责备你，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我感到你很痛苦。不过你答应我一条：关于这件事情，要是事先没有和我商量，你再也别采取什么行动了。”

他沉默不语，她的声音激动起来了。

“我从来没有干涉过你个人的事情，我从来都让你在决定你自己的事情上有充分的自由，我并为此感到自豪。但是你现在处理这件事不仅关系到你的生活，而且也关系着我的生活呀。我们的幸福是我们多年建立起来的，我不能像你似地随随便便地去断送给国家，断送给谋杀，断送给你的虚荣心和软弱。我们的幸福我谁也不给，你听着，谁也不给！你在他们面前窝窝囊囊，我可不。我知道这件事的分量。我决不屈服。”

他仍一直不吭声，他那卑躬的、由于感到内疚而表现出来的沉默渐渐激怒了她。“我决不让一张废纸就从我这里拿走什么东西，我不承认以杀人为终结的法律。我决不在权势面前折腰。你们男人现在都被意识形态毁了，你们考虑政治和伦理，而我们女人，我们是凭直觉办事的。我也知道，祖国意味着什么，但我也明白，今天祖国又意味着什么：杀人和奴役！——个人可以属于祖国的人民，但是一旦这些人都疯了，那他就不该跟他们同流合污。在他们眼里，你不过是一个数字、号码、工具和炮灰，可是我却感到你是个活生生的人，因此我决不把你交给他们，我决不把你交出去。我从来没有擅自替你做主，但是我现在的责任就是保护你；在这以前你还是个头脑清醒的成年人，懂得自己该干什么事，可是现在你已经跟外边几百万牺牲者一

样，意志被扼杀，成了失去常态的、听命于人的破机器。他们为了得到你，已经牢牢地控制了你的神经，可是他们却把我忘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坚强。”

斐迪南依然抑郁地沉默不语，他心里没有反抗，既不反抗别的事，也不反抗她。

她霍地站了起来，显出一副吵架的气势。她的声音是强硬、严厉而绷得紧紧的。

“在领事馆他们对你说了些什么？我想知道。”这简直是一道命令。他疲惫地拿出那张纸，递给了她。她双眉紧蹙，咬着嘴唇，看了那张介绍信，随后就轻蔑地把它往桌子上一扔。

“这帮老爷倒挺急！明天就要你走！而你呢，你对他们大概还感恩戴德吧，脚跟咔的一声，一个立正，就完全俯首帖耳了。‘明天就去报到。’报到！不如说是唯命是从。不行，事情还没到这个地步。还远远没有到这个地步！”

斐迪南站了起来。他脸色苍白，扶在椅子上的手在抽搐。“保拉，我们不要再欺骗自己了。木已成舟，已经无可挽回了。我曾试图反抗来着，但办不到。我就等于是这张纸了。我就是把纸撕掉，还依然是它。你不要再给我添麻烦了。在这里也没有自由啊。每时每刻我似乎都感到，那边在召唤我，在摸索我，在拉我拽我。到那里我反而会感到轻松些；在监狱里反而倒还有一点自由。只要在外面，就总觉得是在逃命，这倒反而不自由。再说，干吗把事情想得那么糟糕？第一次他们已经放我回来了，为什么这次就不会放我回来？也许他们不给我武器，我甚至有把握会弄份轻松的差使干。干吗把事情想得那么糟？也许根本就没有那么危险，也许我会交上好运呢。”

她仍然很严厉。“事情现在已经不在于这些问题了，斐迪南，

不在于他们给你轻活或重活，而在于你是否应该去为你所厌恶的人效劳，你是否愿意违背自己的信念，去参与世界上最大的犯罪活动。因为谁不拒绝，他就是帮凶，而你是能拒绝他们的，因此你必须这样做。”

“我能够拒绝他们？我无能为力！已经不行了！对这些荒谬绝伦的东西的厌恶、憎恨和愤慨，过去曾使我意志坚强，可现在却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别再折磨我了，我求求你，别再折磨我了，别跟我再说这些了。”

“不是我说这些，而是得由你自己说，他们没有权利支配一个活生生的人。”

“权利！好一个权利！现在世界上哪里还有权利？权利已经被人扼杀了。每个人都有他的权利，可是他们，他们有权力，而权力就是一切。”

“为什么他们有权力？正因为是你们给他们的。只要你们老是胆小，他们就永远有权力。现在人们称之为庞然大物的东西，是由全世界十个意志坚强的人组成的，十个人就可以把它摧毁。一个人，一个敢于否定他们的活生生的人，他就是在摧毁这种权力。可是如果你们不敢挺起腰来，而总是想：也许我能过关，如果你们以曲求伸，心存侥幸，不去击其要害，如果你们甘当奴隶，命运依旧，他们就永远拥有权力。男子汉大丈夫就不该屈服；大家必须说：‘不’，这是当今唯一的责任，而不是去任人宰割。”

“可是保拉，你是怎么想的……我该……”

“你该说‘不’，如果你心里也想的是‘不’。你要知道，我爱你的生活，爱你的自由，爱你的工作。但如果你今天对我说，你要到那边去跟左轮手枪讲权利，如果我知道，你要这样做的

话，那我就要对你说：走！但如果你出于懦弱和神经过敏或者心存侥幸，以为能保住性命，因此受了一种连你自己也不相信的欺骗就走的话，那我就看不起你，是的，我看不起你！如果你是为了人类，为了你的信仰而去，那我决不阻拦你。但是到野兽中去当野兽，到奴隶中去当奴隶，那我坚决反对。人应该为自己的思想去献身，而不是为别人的癫狂去送死。如果有人以为是为祖国而死的……”

“保拉！”他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难道你觉得我的话太唐突了吗？恐怕是觉得背后班长的军棍在抽你了吧！别害怕！我们还在瑞士。你是想要我沉默或对你说：你会平安无事的。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来多愁善感了。现在事情关系到我和你，关系到我们整个命运。”

“保拉！”他再次想打断她的话。

“不，我再也不同情你了。我选择你、爱你是个自由的人，我瞧不起懦夫和自己欺骗自己的人。干吗我要有同情心？在你眼里，我算什么？一个小小的中士乱涂了一张破通知书，竟然使你抛弃我，而跟着他跑。可是我决不任人抛弃以后再捡起来；现在你选择吧！要他们或是要我！鄙视他们或是鄙视我！我明白，如果你留在这里，沉重的打击会落在我们头上，我将再也见不着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了，他们不会让我们回去的，但是如果你跟我在一起，那我什么都认了。可是假如你现在要使我们分开，那就永远分到底。”

他只是唉声叹气。可是她却怒气冲天，正在劲头上。

“我或是他们，第三种选择是没有的！斐迪南，现在还有时间，你好好想想。过去我常常为我们没有孩子而苦恼，现在我第一次为此而感到高兴。我不愿替懦夫生孩子，更不愿抚养一

个战争孤儿。我与你相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相亲相爱过，而现在我却弄得你很痛苦。但是我告诉你：这不是走去试一试，这是离别。你要是离开我去参军，去追随那些穿着制服的杀人犯，那你就不会回来了。我不和罪犯们共命运。我跟人，而不跟国家这个吸血鬼共命运。是国家或是我——你现在必须作出抉择。”

她走出屋门，砰的一声撞上了门，而斐迪南还站在那里哆嗦。撞门的响声使他的腿都软了。他不得不坐下来，垂头丧气，一筹莫展。他的头耷拉着，埋在两只紧捏着的拳头之中。终于，他心里忍不住了：他像小孩似的号啕大哭。

整个下午她都没回屋，但他感到她的意志就站在门口，含着敌意和戒心。可是同时他还感到另一个意志，它犹如安在他胸腔里的铁飞轮，推动他向前。有时候他想把事情一桩桩再思索一番，然而思想不翼而飞了。他坐着发呆，而看起来好像正在思考问题，这时一阵神经质的烦躁不安袭来，把他最后的一点平静都一扫而光。他感到，他的生命两侧都被超人的力量抓住，拽着，他只有一个希望：把自己从中间撕成两半。

为了找些事干，他在桌子的抽屉里翻寻了一阵，撕毁信件，眼睛呆呆地盯着其他东西，一言不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随后就坐下来，一会儿心烦意乱，就又站了起来，但是疲惫不堪又使他坐了下去。当他收拾行装，从沙发下面把背囊拖出来的时候，他突然攥紧自己的双手，紧紧凝视着这双未受自己意志的支配，而在有条不紊地做着这一切的手。等到后来把打好的背囊突然往桌上一放，他又哆嗦起来了，感到肩头沉重，似乎他把时代的全部重量都压在自己的肩上了。

门开了，他妻子手持煤油灯走了进来。她把灯往桌上一搁，圆形的灯光不住地在背囊上跳动。房间骤然照亮了。这使原来隐藏在黑暗中的羞辱之感又涌上了他的心头。“这是为了应付万一……其实时间还很宽裕……我……”他结结巴巴地说，然而他那呆滞的、铁石般的、虚饰的目光却道出了真情，把自己的话碾得粉碎。她用牙齿紧咬嘴唇，十分严峻地凝视他好几分钟。她一动不动地站着，后来好像由于昏厥而微微摇晃起来，目光紧紧盯着他。她嘴角上紧张的神情也缓和下来了。她肩头颤抖，转过身，头也不回，离开他走了。

几分钟后，女佣人来了，端来他一个人的饭菜。他身旁的位置空了，他心里充满了犹疑不定的感情。他抬头一看，就发现了那个残酷的象征：椅子上放着那只背囊。他感到，自己似乎已经离去，已经走了，对这所房子来说已经死掉了：四壁黑黝黝的，油灯的光圈已经照不到墙壁上了，外面，在生疏的灯光之后，燥热的黑夜笼罩着大地。远处万籁俱寂，高远的苍穹罩着无垠的大地，这更增添了寂寞之感。他感到他周围的一切——房子，风景，作品和妻子——在他心里都一样样死掉了，感到自己丰茂的生命突然干枯了，他那跳动着的心，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时他迫切感到需要爱情，需要温暖和亲切的话语。他准备接受一切鼓励和安慰，只要能重新回到过去的生活。忧伤压过了惴惴不安，此时他孩子气地渴望得到些微温存，这种渴望使得崇高的离愁别绪消散了。

他走到门前，轻轻地转动门把，可是转不动，门锁上了。他怯生生地敲敲门。没有回答。他又敲了敲。他的心也一起怦怦直跳。一切都寂静无声。现在他明白：一切都完了。他感到一阵寒颤。他吹灭了灯，和衣倒在沙发上，裹上被子。此刻他心

里真希望一切都坠毁和忘却。他又仔细听了一次，仿佛听到近处有什么声音。他把耳朵贴在门上悉心地听。门外依然静悄悄的，什么声音也没有。他又重新垂下了头。

这时脚下有什么东西轻轻触着了他，他吓得猛地站了起来，不过惊吓马上就变成了感动。原来是那条狗，原先随女仆溜进房里，躺在沙发底下，此时正在挨近他，用温暖的舌头舔主人的手。这只狗的无知的爱使他感到莫大的欣慰，因为这爱是来自业已死去的世界，还因为它是他已往的生活中现在仍然属于他的最后的东西了。他俯下身子，抱人似地把它抱住。他感到：世界上居然还有东西爱着我，而且没有看不起我，对它来说我还不是机器，不是杀人工具，不是任人驱使的懦弱的人，而是一个可以用爱来亲近的人。他的手不断轻轻地抚摸着它柔软的毛。狗则更紧地挨着他，仿佛它懂得主人的寂寞。主人和狗都轻轻地呼吸着，渐渐进入了睡梦。

他一觉醒来，感到精力充沛，窗户外面已经晨光熹微；燥热的风把黑暗一扫而光，湖面上闪耀着，映出远山的白色轮廓。斐迪南一跃而起，虽然由于睡过了头而感到有点眩晕，然而却完全醒了，这时他一眼就看到那已捆好的背囊。一下子，一切都又重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不过现在是白天，他心里感到轻松多了。

“干吗要收拾行装呢?”他自己问自己。“干吗？我确实想出去旅行。现在开春了，我要画画。其实用不着那么急。是他亲口对我说的，还可以有几天时间。不要像牲畜上屠宰场似的。我妻子说的对：这是对她、对我、对所有人的犯罪行为。到头来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假如我晚一点去服兵役，也许会关我

儿星期禁闭，可是服役何尝不等于坐监狱？我这人没有什么虚荣心，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不对奴役表示顺从，倒是一种光荣。我不再考虑出门旅行了，我就留在这里。首先我要把这里的风景画下来，这样将来就可知道，我以前在这儿多么幸福，不完成这张画，不等事情到了万不得已，我就不走。我不能让人像赶牛似地在后面赶我。”

他拿起背囊，举得高高地晃了晃，往角落里一掷。从这个动作中他感到自己很有力量，因而满心欢喜。由于精力充沛，他突然想试试自己的意志。他从信夹里取出那张准备撕碎的纸条，把它展开。

可是奇怪得很，军事措辞像是具有神奇的力量，又重新将他征服。他开始念道：“您务必……”那句话紧紧地抓住了他的心，这是一道命令，不允许提出任何异议。他感到有点摇晃。那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又在他心里上升了。他的手开始发颤，力气全消失了，不知从哪里袭来一阵冷风，像过堂风在劲吹，不安又滋长起来了，在他内心，外来意志的铁钟又开始走动了，他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直至每个关节里好像都安上了弹簧。他不由自主地看了看钟。“还有时间，”他喃喃地说，然而他自己也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是开往边界的早班火车呢，还是他自己定的出发日期。这时他心里又出现了那股要拉他走的神秘莫测的力量，那冲毁一切的退去的潮水，由于要对付他最后的反抗，因此来得比以前更为猛烈，同时也产生了恐惧，哪怕被压垮的茫然无措的恐惧。他明白，如果现在没人抓着他，那他就完了。

他摸索到他的妻子房间的门，好奇地贴耳细听。房间里毫无动静。他怯生生地用指节骨叩了叩门。还是沉寂无声。他又

敲了敲，还是一片寂静。于是他就小心翼翼地扭动门把。门开了，可是房间里是空的，床上也是空的，但很乱。他吃了一惊，便轻轻喊她的名字，可是没有回答。他越发不安，又喊着："保拉！"最后他好像遭到了突然袭击，在整个屋子里大声叫喊："保拉！保拉！保拉！"依然毫无动静。他摸进厨房。厨房也是空的。一种惘然的可怕的感情使他哆嗦起来，他踉跄着上了顶楼的画室，自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是告别，还是留下不走。然而那里也没有人，连那条忠实的狗也毫无踪迹。全都把他抛弃了，孤独猛烈地向他袭来，摧毁了他最后的一丝力量。

他穿过空荡荡的屋子回到自己的房间，拿起背囊。他觉得，屈从于桎梏，反倒轻松了。"这是她的过错，"他自言自语道，"是她一个人的过错，她为什么走开？她得把我留住呀，这是她的责任。她本来是能够救我的，可是她不愿了。她看不起我，她已经不爱我了，她把我摔了下来：现在我正在跌下来。这是她造成的！这是她的过错，不是我的，是她一个人的过错。"

他在房子前面，又一次转过身去，想听听，也许会从什么地方传来一声呼唤，一句爱情的话语呢。也许有什么东西能用拳头击碎他内心那台顺从的铁机器。然而依然无人说话，无人呼唤，毫无动静。一切都离开了他，他感到自己跌进了无底深渊。这时他心里起了一个念头：往前再走十步就到湖边了，从桥上往下一跳，去那永恒的和平安宁的世界，岂不更好。

教堂尖塔的钟声响了，严酷而沉重。往日那么可爱的明朗的天空传来这严酷的召唤，像鞭子抽打在他身上，催他动身。还有十分钟火车就到了，那时一切都完了，彻底完了，无可挽救了。还有十分钟，可是他不再感到这十分钟是自由的了，好像后面有人在追赶一样，他向前奔去，踉踉跄跄，跑跑停停，气

喘吁吁，生怕误了火车。他越跑越快，越跑越急，直跑到月台前面，差点儿与一个站在铁路栏杆前的人撞个满怀，这时他才停下来。

他吓了一跳，背囊从他哆哆嗦嗦的手里掉了下来。站在他面前的是他的妻子。她脸色苍白，由于睡眠不足而显得精神疲乏，她那严肃而又忧伤的目光责备地注视着他。

“我知道你会来的，三天前我就料到了。但是我不想离开你。一清早，从第一趟列车起，我就在这里等你，准备在这里一直等到最后一趟车。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他们就不会把你抓住。斐迪南，你好好想想！你自己说过，时间还充裕呢，你干吗要那么急？”

他没有把握地望着她。

“这只是……我已接到通知……他们在等着我……”

“谁等你？或许是奴役和死亡，除此以外，谁都没在等你！该清醒了，斐迪南，你要明白，你是自由的，是完全自由的，谁也无权支配你，谁也不能对你发号施令，你听着，你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我要对你说上一千遍，一万遍，每时每刻都不停地说，直到你自己也意识到为止。你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

当两个过路的农民好奇地转过身来的时候，他轻声说：“我求求你，别这样大声嚷嚷，人家在看着呢……”

“人家！人家，”她怒气冲冲地嚷道，“人家关我什么事？要是你中弹躺在地上或瘸着腿回家，他们会帮我什么忙？这些人瞧都不值得瞧一眼，什么同情，爱怜，感激，统统见鬼去吧！——我要你是一个人，一个自由的、活生生的人。我要你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人那样，是自由的，不要你去当炮灰……”

“保拉!”他想设法使狂怒的妻子平静下来。可是她推开了他。

“你那些胆小、愚蠢的恐惧，给我见鬼去吧！我在自由的国家，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不是奴仆，也不让你去受奴役！斐迪南，你若要走，我就躺在机车前面……”

“保拉!”他又抓着她。然而她的表情突然变得很痛苦。“不，”她说，“我不爱说谎。也许我也会变得太胆小的。千百万女人的胆子都太小，她们的丈夫，她们的孩子被人拉走的时候，本来是应该起来反抗的，但是她们之中却没有一个人这样做。你们的懦弱也毒害了我们。假如你走了，我会怎么做？号啕大哭，呼天唤地，跑到教堂里去祈求上帝派给你一个轻松的差事。也许还会嘲笑那些没有走的人。在这种时候，一切都是可能的。”

“保拉，”他拉着她的手，“倘若事情不得不如此，你为什么还要使我这样难过。”

“要我让你轻松一点吗？不，要叫你难过，没完没了的难过，我要尽我所能叫你难过。我就站在这里，你得用强力，用你的拳头把我赶走，你得用你的脚来踩我。反正我决不放你走。”

信号钟响了。他猛地站了起来，脸色苍白，非常激动。他伸手去拿背囊，可是她已把背囊拉过去了，并迎面挡着他。“拿来，”他痛苦地哼了一句。“不给！不给!”她一边气吁吁地说，一边使劲跟他夺背囊。周围的农民都围拢来，哈哈大笑。人们在喝彩，给他们火上加油，正在玩耍的孩子也跑过来了。他俩却还在怒不可遏地使出各自全身力气，像争夺生命似的争夺那只背囊。

正在这时，车头隆隆，列车呼啸着驶进了站。突然他放开背囊，撒腿就跑，头也不回，慌里慌张地跌跌撞撞越过铁轨，朝列车奔去，纵身跳上一节车厢。周围爆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那

些农民都兴高采烈地狂叫起来，他们大声嚷嚷："快跳，要抓住你了。""快跳，快跳，她要追上你了。"他们跟着他往前跑，在他身后爆发出一阵耻笑他的响亮的笑声。此时火车已经开动了。

她在那里站着，手里拿着背囊，人们对她劈头盖脑地倾泻他们的嘲笑。她凝望着列车，列车驶得越来越快，马上就在远处消失了。车厢的窗口里没有传来一句告别的话语，任何表示都没有。突然眼泪夺眶而出，模糊了她的视线，她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低头坐在角落里，现在火车行驶速度越来越快，但他还不敢朝窗外看一眼。外面的一切飞速地向后退去，景色被列车行驶的高速度撕成千百块碎片。他所有的一切——山丘上的小房子连同他的画、桌子、椅子、床，还有妻子、狗和多少幸福的日子——现在全完了，他经常兴致勃勃地欣赏的开阔的景色，他的自由和他的整个生活也都烟消云散了，仿佛他的生命已从所有的血管里流尽淌光，除了那张白纸，那张在他口袋里窸窣作响的白纸，他已经一无所有，现在他带着这张纸，任凭厄运的驱使，四处飘流。

他对自己所发生的一切，只是感到模糊而迷惘。列车员要他出示车票，他没有票，他像梦游者似的，说他的目的地是边界，他毫无意识地又换了另一次列车。这一切都是他心里的那台机器做的，他已不再感到痛苦。在瑞士边境站，检查人员向他索取证件，他给了他们：除了那一纸空文，他身边一无所有了。有时候那种业已失去的东西还在轻轻地提醒他，像在梦里一样，从心灵深处发出喃喃的声音："回去！你还是自由的！你不该去。"然而他血液里的那架机器，它不说话，却强有力地拨动着他的神经和肢体，用"你必须去"这个无声的命令顽固地

推着他往前去。

他站在通往他祖国的过境车站的月台上。在黯淡的光线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那边有一座桥横跨在河上：这就是边界。他闲暇无事的思绪试图理解这个字眼的含义；在这一边，人们还可以生活、呼吸、自由地说话，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从事严肃的工作；可是从那座桥向前走八百步，在那里，人的意志已经从身上取掉了，就像从动物身上取出了内脏一样，他们必须听从于陌生人，并把刀子捅进别的陌生人的胸膛。这一切就是这里的这座小桥，这座两根大梁上架着一百几十根木头的小桥的全部含义。因此有两个士兵穿着颜色不同的莫名其妙的服装，持枪站在那里守卫。此刻他心里郁闷难当，感到自己再也无法清楚地思考了，而他的思潮却在滚滚翻腾，浮想联翩。他们在那根木头旁边守卫什么呢？是不让人从一个国家跑到另一个国家去，是不让人从一个割去了人的意志的国家逃跑到另一边那个国家去？可是他自己却愿意到那边去，是的，不过是另一种意义，是从自由走向……

他想不下去了。关于边界的思考像对他施行了催眠术，自从他亲眼看到边界确确实实由两名令人生厌的公民身着士兵制服在守卫着，他心里对有些事就弄不太明白了。他竭力追思往事：这是在打仗啊。不过战事只在那边那个国家里进行，战争离这里还有一公里远，或者说战争正在那边进行，实际上离这里是一公里差二百米远。他忽然想到：也许还要近十米，那就是一千八百米差十米①。他心中忽然萌起一种荒唐的想法，想了

①原文如此。按上文文意，似应为800米差10米。

解在最后十米的土地上还有没有战争。这个滑稽可笑的念头倒使他兴致勃勃。什么地方一定有一条线，有一条分界线。要是有人走到边界上，一只脚踩在桥上，另一只脚还踩在地上，那他算什么呢——还是自由的或者已经是士兵了？或你得一只脚穿着老百姓的靴子，另只脚穿军靴。他的这些想法越来越幼稚可笑，不时在他脑袋里搅和着。往桥上一站，这就已经到了那边，要是又跑了回来，那算不算是逃兵？那么水呢？是战争的还是和平的？那河底下是不是也有一条按两国国旗的颜色从中间分开的线？那么鱼呢，是否可以游到那边战争区去？连动物也都是这样！他想到了他那条狗，如果它也来了，也许会被动员起来，要它去拉机关枪或者到枪林弹雨中去搜寻伤员的。感谢上帝，它留在了家里……

感谢上帝！他被自己这个思想吓了一跳，使自己震醒过来。自从他实地看到了这条边界——这座介于生与死之间的桥——他就感到心里开始动起来了，动的不是那台机器，而是一种意识，一种反抗，在他身上要开始觉醒了。在另一条铁轨上，他来时坐的那列火车还停着，只不过在这期间机车已调了头，那巨大的玻璃眼现在正朝另一方向凝视，准备把各节车厢重新拉回瑞士。这使他想起，现在可能还来得及，他那根渴念自己失掉的家的神经，本来已经死了，现在又痛苦地活动起来了，他感到在他心里，以前的那个他又开始恢复其本来面目了。他看到桥的那一边站着个士兵，身着外国制服，腰束皮带，肩上沉沉地挎着一条步枪，看到他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他从这个陌生人这面镜里照见了自己。现在他才恍然大悟，明白自己的命运。自从他明白了这一点，他就在自己的命运中看到了毁灭。他的灵魂中现在发出了生命的呼唤。

此时信号钟敲响了，那沉重的响声打碎了他那尚未稳定的感觉，现在他知道，一切都完了。如果他坐上这列火车，三分钟，火车就驶完二公里路程到了桥边，并开过桥去。他知道，他可能会搭这列火车的。不过还有一刻钟，他可能会得救。他如痴如醉地站在那里。

然而火车不是从他紧紧注视着的远方驶来的，而是从那边经过这座桥，缓慢地朝这边隆隆驶来。顿时，大厅里骚动起来了，人们从候车室里蜂拥而出，妇女们叫嚷着冲出来，拚命往前挤，瑞士士兵赶忙列队。此时忽然奏起了音乐——他仔细一听，不禁大吃一惊，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这音乐高昂激越，绝不会听错，是马赛曲。对一列从德国开来的火车竟奏起敌人的国歌来了！

火车隆隆驶近，吁吁地放着气，停了下来。所有的人都已一拥而上，车厢的门都打开了，伸出一张张苍白的脸，明亮的眼里流露出极度的喜悦——穿着军服的法国人，受伤的法国人，都是敌人！敌人！几秒钟的时间他像是在梦里一样，过了这阵他才弄清楚，这列火车上全是交换的受伤的战俘，在这里获得释放，他们从疯狂的战争中得救了。这一点他们都体会到、了解到和感受到了；他们挥着手，他们呼唤，他们欢笑，虽然有些人的笑声里还含着痛苦！有一个伤兵，拐着假腿，踉踉跄跄，绊绊跌跌地走了出来，扶着一根柱子大声喊道："瑞士到了！瑞士到了！上帝保佑！"妇女啜泣着奔向一个车窗又一个车窗，直到找到自己要找的人和亲爱的人，呼唤，哭泣，叫喊，各种声音混乱嘈杂，不过一切都汇成了一片高昂的欢呼声。音乐停止了。几分钟之内听到的只是喧嚷和呼唤——这击拍在人们头上的汹涌澎湃的感情的波涛。

渐渐地平静下来了。到处围成了一拨拨的人群，大家都沉浸在幸福的欢乐之中，热烈地交谈着。有几个妇女还在惘然地来回呼喊着，护士送来饮料和礼物，重伤员用担架抬了出来，裹着白纱布，脸色苍白，受到了亲切而悉心的照料。从他们身体的外形上充分表明了他们的苦难遭遇：有的截去了手臂，衣袖空空地耷拉着，有的形容憔悴，或者严重烧伤，他们的青春几乎荡然无存，个个蓬头垢面，无比苍老。但是每个人的眼睛都安详地仰望着天空：他们都感到朝圣已经到了终点。

斐迪南瘫了似地站在这些他不期而遇的人群之中。揣着那张纸条的胸口下面，他的心又重新剧烈地跳动起来了。他看到，在人群边上孤零零地停着一副担架，无人过问。他迈着缓慢而犹豫的步子走到那个被异国的欢乐所遗忘的人的身边。这个伤员脸色灰白，胡子蓬松，他那只打坏的手瘫痪地从担架上耷拉下来。他双目紧闭，嘴唇毫无血色。斐迪南颤抖着。他轻轻地把这只垂着的手抬起来，小心翼翼地放在那受难者的胸前。这时候，这个陌生人睁开了眼睛，看着他，从那无限遥远的痛苦中泛起一丝感激的笑容，并向他致意。

这件事像一道闪电从正在颤抖的斐迪南心里划过。该这样去残害人，不把人类视作兄弟，而代之以仇恨吗？甘愿去参与这桩滔天的罪行吗？感情的真理以磅礴的气势涌上他的心头，摧毁了他心里的那台机器，崇高而伟大的自由冉冉升起，它战胜了顺从。“决不去干！决不去干！”一种气吞山河的、从未有过的声音在他心里高喊，并猛烈地冲击着他。他呜咽着在担架前昏倒了。

人们跑到他跟前，以为他羊痫风发作了，医生也赶来了。然而他却自己慢慢地站了起来，也不要别人扶，神情安详而愉快。

他伸手从信夹中取出最后一张钞票，放在伤员的担架上；随后他拿出那张纸条，又慢慢地、专心致志地读了一遍，随即把它撕成碎片扔在车站上。大家望着他，以为他是疯子。他现在可不再感到什么羞耻了，倒觉得自己已经复元。这时又响起了音乐。然而他心里响亮的奏鸣盖过了所有的声音。

夜里很晚他回到了家。屋子一片漆黑，像口棺材似的关闭着。他敲了敲门。里面一阵脚步拖地走路的声音：他妻子打开了门。当她看到是他时，不禁深为惊讶。然而他却温柔地抓着她，领她进了门。他们没有说话，两人都由于幸福而震颤。他走进房间，看到他的画全部竖放在那里。这是她从画室里搬下来的，为的是好一看到他的作品就感到时刻跟他在一起。从他妻子的这个举动中，他感到无限的爱，同时他也明白自己幸免了多少灾难。他默默地捏着她的手。那条狗从厨房里冲了出来，直往他身上跳：一切都在等着他，他感到，真正的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这里，不过他感到自己像是一个死而复生的人似的。

他们俩还一直没有说话。但是她温柔地拉着他来到窗前：外面是永恒的大千世界，它对一个一时糊涂的人自寻苦恼根本无动于衷，世界为他闪着光，在无垠的太空中，繁星灿烂。他仰望天空，感触万千，现在他懂得，适用于地球上的人类的，只有一条法则：除了相亲相爱，任何东西都不能把一个人真正束缚住。他妻子挨着他的嘴唇幸福地呼吸着，有时俩人的身子由于极度欢快而挨在一起微微颤抖。但是他们沉默着，他们的心在万物永恒的自由中自由地翱翔，超脱了混乱的词汇和人类的法规。

黄湘舲 译　韩耀成 校

日内瓦湖畔的插曲

在日内瓦湖畔，靠近小小瑞士的维诺弗地方，一九一八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一个渔夫把船向岸边划来。他在湖面上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东西，划近一看，原来是一只用几根木棍松垮地捆在一起的简单木筏，上面有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用一块木板当桨在笨拙地划着。渔夫惊骇地划到跟前，把这个精疲力竭的人拖到自己的船上，用渔网盖住他的下身，随后他试着同这个蜷缩在船上一角冷得浑身发颤的畏怯的男人攀谈。可是这个人用一种陌生的语言答话，这种语言和渔夫说的没有一个字相同。不久，这个热心肠的渔夫只好作罢，他收起渔网，快速地向岸边驶去。

岸边华灯初上。这个赤身裸体的人的面孔慢慢清晰可见。他那宽大的嘴边满是胡髭，脸上泛起孩子似的笑容，举起一只手向对面指着，结结

巴巴地说着一个词，听起来像是“露西亚”①，小舟离岸越来越近，这个词说的越来越热烈。渔船终于靠岸，渔夫们的家室都在岸边守望自己的男人。她们观望渔夫的湿漉漉的捕获物，可她们一看出在渔网里的竟是一个一丝不挂的男人时，便慌乱地四下逃散，就像瑙西卡② 的侍女发现裸体的俄底修斯的情景一样。慢慢地，村里的一些男人向这稀有的“人鱼”聚拢来，他们随即负责尽职地把他送到村长那里。出于战争期间的直觉和丰富的经验，他立刻就觉察出这个人一定是个逃兵，从湖岸法国那边游到这里来的。于是他公事公办地进行审问，可是这种一板正经的做法很快就失去了严肃的意义和应有的价值，这个一丝不挂的男人（在此期间有几个居民掷给他一件上衣和一条粗布裤子）对任何问题只是重复地疑问似地说：“露西亚？露西亚？”声音越来越畏葸，越来越含混不清。村长对此感到有些恼火，于是以不容误解的手势让这个陌生人跟他走。身边围着一群吵吵嚷嚷的年轻人，这个湿漉漉的、光着大腿的男人，穿着一件上衣和一条短裤，被带到村公所去，好在那里把事情弄清楚。这个人顺从地一声不响，只是他那对明亮的眼睛由于失望而变得黯淡无光，他那高耸的肩膀像是在重压之下垂了下来。

这条被捕捞上来的“人鱼”被安置在就近的一座旅馆里。在单调的日子里，这个令人开心的插曲给人们带来了乐趣，一些女人和男人都来这里参观这个野人。一个女人带给他糖果，可

①俄语的音译，意为俄罗斯。

②古希腊神话中阿尔刻诺国王的女儿。由于雅典娜的指使，瑙西卡和她的侍女们在河边嬉戏时发现了飘流到该岛的俄底修斯。当时俄底修斯一丝不挂地出现在她们面前，侍女骇得四下逃散。

是他像个猴子似地多疑，动也不动；一个男人给他照相，所有的人都谈论他，高兴地在他周围七嘴八舌说个不停。终于，有一个曾在外国待过并能说多种语言的饭店老板来到这个惶恐不安的人身边，轮换用德语、意大利语、英语，而最终用俄语问话。刚一听到家乡话，这个惶恐不安的人就抽搐了一下，他那善良的面孔上堆起一片宽厚的笑容，突然间他镇静而直率地谈起他的全部经历。这个故事很长，也很杂乱，一些个别地方连这个临时翻译也搞不懂，但是这个人的遭遇总的说来还是清楚的：

他在俄国打仗，可有一天，他同成千上万的士兵被装进军车，走了好远好远，随后又被装上船，船走了更长时间，经过一个非常炎热的地区，用他的话来说，热得肉里的骨头都软了。最后他们在一个地方登陆，又被塞进军车，然后向一个山丘冲了上去，随后他什么都不知道了，因为冲锋一开始他的腿上就中了一弹。通过翻译，听众马上就知道了，这个逃兵是属于那个穿过西伯利亚和经过海参崴，越过大半个地球来到法国前线的俄国军团的士兵。这马上激起了人们怀有怜悯心的一种好奇，是什么促使他能够进行这次稀奇的逃亡。这个性情随和的俄国人，面带半是宽厚半是狡黠的微笑叙述说，他的伤还没有好，就问护士，俄国在什么地方，护士把方向指点给他，他通过太阳和星星的位置大体确定了方向，于是就偷偷地溜了出来，夜间走路，白天躲在干草堆里逃避巡逻兵。吃的是采到的浆果和讨来的面包，走了十天，最终他到了湖边。现在他叙述就有些不清不楚了；好像是这个来自贝加尔湖畔的人以为，在晚霞中他眺望到日内瓦湖另一岸的摇曳不定的轮廓，认定那就是俄国。他想方设法从一家农舍里偷了两根木梁，他躺卧在上面，用一条

木板做桨，划到湖中间，在那里那个渔夫发现了他。在他结束他的这段糊里糊涂的故事时，胆怯地提出了个问题，是不是他明天就可以到家，还没等翻译出来，这个愚昧无知的问题先是唤起了一阵哄堂大笑，可随即这笑声变成了一种深切的同情。每个人都塞给这个东张西望、显得手足无措、可怜巴巴的人一两个铜板或几张纸币。

在此期间，一个较高级的警官从电话中得悉此事，由蒙特沃来到这里，他费了不少气力才就此事写出了一份记录。这不仅是由于这临时的译员无能为力，也是由于这个人的无知无识，西方人对此是难以想象的，可现在总算是清楚了。他对自己的身世，除了知道他名字叫鲍里斯之外，几乎毫无所知；而对自己的家乡，他只能极为混乱地描画个大概，他是麦舍尔斯基公爵的农奴（虽然农奴制早已废除了好几十年了，可他还是说农奴这个字），他同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住在离大湖有五十俄里的地方等等。现在谈到下一步该如何办的问题了，一些人开始争论起来，而他目光呆滞地蹲在这群人中间。有些人认为应当把他送交给伯尔尼的俄国领事馆，可另一些人怕这样做他会被重新送回法国；警官在权衡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该把他当做逃兵还是当做一个无证件的外国人来对待；村秘书立刻排除上面提到的后一种可能性，这要地方上养活一个外来人，还要为他准备住处。一个法国人叫了起来，人们对这个可怜的俄国兵不该这样顾虑重重，他可以劳动或者遣送他回去；两个妇女激烈地反对说，他的不幸不是由于自己的过错，让人背井离乡去到外国打仗，这才是一种犯罪。这个偶然的事件几乎要引起一场政治上的争吵。这时突然一位老先生、丹麦人——在此期间他来到此地——断然表示，他愿为这个人付 8 天的生活费用，这

期间行政当局应同领事馆进行交涉达成协议。这个意想不到的解决办法，既使官方之间，也使持不同意见的个人之间都避免了争吵。

在越来越激烈的争辩中间，这个逃兵慢慢地抬起畏怯的目光，老是望着饭店老板的嘴唇，他知道，在这场争论中，这是惟一能告诉他该怎么办的人。他对由于他的出现而引起的这场争吵显得毫无所谓，现在当争吵声平静下来时，他不由自主地在寂静中间向老板抬起乞求的双手，就像女人在圣像面前祈祷那样。那令人感动的姿势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老板亲切地走上前去安慰他，告诉他不要怕，他可以住在这里，在旅馆会有人照料他的。这个俄国人要吻他的手，可老板迅速把手抽了回去。随后老板把邻近的一座小旅馆指点给他，他可以住在那里，有吃的东西，又再次说了几句亲切的话，安慰他；之后他顺着马路走回自己的饭店，临行时还再次和蔼地同他示意作别。

这个逃亡者动也不动地凝视着老板的背影，在人群中间，只有这个人懂得他的语言。他畏葸地躲在一边，一度明亮的脸色又阴沉下来。他眷恋的目光直到老板的背影消逝在位于高处的饭店才垂了下来，对其他人则望也不望。那些人对他的这番举止感到惊奇，笑了起来。其中一个人同情地动了动他，让他进旅馆去，他垂下沉重的双肩，耷拉着脑袋走进门去。有人给他打开睡房的房门。他蜷缩在桌旁，女仆把一杯烧酒放在桌子上表示欢迎。他整个上午动也不动地茫然地坐在那里。村里的孩子们不时地从窗外窥视，大声笑着，朝他喊叫，他连头都不抬，一些人走进房来，好奇地观察着他，他目光不动地盯着桌子，弯着腰坐在那里，畏葸、羞赧。中午吃饭的时候，饭堂里聚集着

一大群人，笑语喧哗，他周围的人都在高谈阔论，在喧嚣嘈杂的人群中间他又聋又哑地坐在这里时，他的双手哆嗦起来，几乎连用勺子舀汤都舀不出来。蓦地，两行粗大的泪水顺颊滚下，沉重地落在桌上。他畏怯地环望一下四周。其他人看到他流泪，一下子就静了下来。他感到羞愧，把沉重、蓬乱的脑袋越来越低地垂向黑色的桌面。

直到傍晚，他一直这样坐着。人们来来往往，他对此毫无感觉，而那些人也不再理会他了。他坐在火炉的阴影里，本身就像一截阴影，双手沉重地摊放在桌子上。所有的人都把他忘了，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在朦胧中突然立起身来，像只野兽似的闷闷地顺着路向那座饭店走去。走到门前，他手中托着帽子，站在那里，一个钟点、两个钟点动也不动，对谁都不看一眼。在饭店的入口处，光线黯淡，他犹如半截枯树，僵直、黑黝黝地竖在那里，像生了根似的，终于这个奇怪的景象引起了饭店的一个小伙计的注意，他把老板叫了来。当老板用俄语向他打招呼时，他那阴沉沉的脸上又泛起少许的光泽。

“你要做什么，鲍里斯？”老板亲切地问道。

“请您原谅，”这个逃亡者讷讷地说，“我想知道……我是不是可以回家。”

“当然啰，鲍里斯，你可以回家。”被问者微笑着回答说。

“明天行吗？”

这下子老板也变得认真起来。当他听到这乞求的话时，笑容从他脸上消逝了。“不行，鲍里斯，现在还不行。得战争结束才可以呐。”

“那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战争结束？”

“上帝才知道。我们这些人是不知道的。”

“不能早一些？我不能早一些走？”

“不能，鲍里斯。”

“很远吗？”

“很远。”

“得走许多天？”

“许多天。”

“先生，我还是要走！我身强力壮。我不会累的。”

“你没法走的，鲍里斯。这中间还有国境。”

“国境？”他呆钝地望着。这个词他太陌生了。随后他固执地一再说：“我会游过去的。”

老板几乎要笑起来，但这却使他感到难过呵，于是他和蔼地解释说：“不行，鲍里斯，这不行呵。国境，就是另一个国家。他们不会让你过去的。”

“可我并没有得罪他们呵！我早就把我的枪扔了。我哀求他们，看在基督的分上，为什么能不让我去我老婆那里？”

老板的心情变得越来越沉重。他感到一阵揪心的痛苦。“不行呵，”他说，“他们不会放你过去的，鲍里斯。现在人都不再听基督的话了。”

“那我该怎么办，先生？我总不能呆在这里呵！这里的人不懂得我，我也不懂得他们。”

“这你可以学会的，鲍里斯。”

“不，先生”，俄国人垂下了头，“我学不会。我只能在地里干活，除了这我什么也不会。我在这儿能做什么？我要回家！您指给我路好了！”

“现在没有路，鲍里斯。”

“可是，先生，他们总不能禁止我回家，我回到我老婆、回

到孩子跟前去呀！我现在再不是个大兵了！”

“他们还会要你当兵的，鲍里斯。”

“是沙皇？”他蓦地问道，由于期待和敬畏而浑身颤抖。

“没有沙皇了，鲍里斯。人们把他推翻了。”

“没有沙皇了？”他愁眉不展地望着老板，目光中的最后一丝光泽消逝了，最后他疲惫不堪地说：“那么我是不能回家了？”

“现在还不能。你必须等着，鲍里斯。”

“等多久？”

“我不知道。”

在暗中，他的面色越来越阴沉灰暗：“我已经等了好长时间了！我不能再等下去。告诉我路！我要自己试着回去！”

“没有路，鲍里斯。在国境上他们会抓住你的。留在这儿，我们会给你找到活干！”

“这儿的人不懂得我，我也不懂得他们，”他固执地重复说。“我在这儿不能过活！帮帮我，先生！”

“我无法帮你，鲍里斯。”

“看在基督的面上，帮帮我，先生！我实在受不了啦！”

“我无法帮你，鲍里斯。现在没有人能帮助别人。”

他俩站在那里，面面相觑。鲍里斯转动手上的帽子。“那他们为什么把我从家里弄出来？他们说，我得保卫俄国，保卫沙皇。可是俄国离这儿那么远，你刚才说，他们把沙皇……您怎么说的了？”

“推翻了。”

“推翻了。”他懂也不懂地重复了这个词。“我现在怎么办，先生？我得回家！我的孩子在喊我。在这儿我没法活下去！帮帮我，先生！帮帮我！”

“我无法帮助你，鲍里斯。”

“没有人能帮助我吗？”

“现在没有人。”

俄国人把头垂得越来越低，突然间他闷声闷气地说：“谢谢你，先生。”随后转身走开了。

他慢步顺路而下。老板长时间地望着他的背影，看到他没有回到旅馆，而是向湖边走去，感到十分奇怪。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回到自己饭店里去。

事也凑巧，翌日清晨还是那个渔夫找到了一具溺死者的赤裸裸的尸体。死者生前一丝不苟地把送给他的裤子、帽子和外套摆在岸边，然后走进水里。关于这件事做了一份记录；由于不清楚这个陌生人的姓名，只在他的坟墓上竖了一个简陋的十字架，这是那许许多多小型十字架中的一个，它象征着无名者的命运。现在整个欧洲，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到处都插满了这样的十字架。

高中甫 译

命运攸关的时刻（十二篇）

作 者 序

没有一个艺术家平日一天二十四小时始终是艺术家的，艺术家创造的重要的一切，恒久的一切，总是只在罕有的充满灵感的时刻完成的。我们视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诗人和表演家的历史亦复如此，她绝不是不息的创造者。在这歌德敬畏地称之为“上帝神秘的作坊”的历史里，平淡无奇、无足轻重之事多如牛毛。这里，玄妙莫测、令人难忘的时刻至为罕见，此种情形，在艺术上、生活上也是随处皆然。她往往仅仅作为编年史家，漠然而不懈地罗列一个个事实，一环又一环地套上那纵贯数千年的巨大链条。因为绷紧链条也要有准备的时间，真正的事件均有待于发展。……人世间数百万个闲暇的小时流逝过去，方始出现一

个真正历史性的时刻，人类星光璀璨的时辰。

倘若艺术界出现一位天才，此人必千载不朽；倘若出现这样一个决定命运的历史性时刻，这一时刻必将影响数十年乃至数百年。此时，无比丰富的事件集中发生在极短的时间里，一如整个太空的电聚集于避雷针的尖端。平素缓慢地先后或平行发生的事件，凝聚到决定性的惟一的瞬间：……它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于全人类的命运。

一个影响至为深远的决定系于惟一的一个日期，惟一的一个小时，常常还只系于一分钟，这样一些戏剧性的时刻，命运攸关的时刻，在个人的生活上，在历史的演进中，都是极为罕见的。这里，我试图描述极不同的时代、极不同的地域的若干这类星光璀璨的时辰，我之所以这样称呼它们，乃是因为它们有如星辰放射光芒，而且永恒不变，照亮空幻的暗夜。对书中描述的事件与人物心理的真实性，绝无一处企图借笔者的臆想予以冲淡或加强，因为历史在她从事完美塑造的那些玄妙的瞬间，是无需乎他人辅助的。历史作为诗人、作为戏剧家在行事，任何诗人都不应企图超越她。

潘子立 译

拜占庭的陷落[1]

一四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认识到危险

一四五一年二月五日，一名密使来到小亚细亚，给穆拉德苏丹的长子，二十一岁的马霍梅特[2]送来其父辞世的消息。狡黠而精力充沛的君侯闻讯之后，不同他的大臣和幕僚打声招呼便飞身跃上骏马，狠命鞭打胯下纯种良驹，疾驰一百二十英里直抵博斯普鲁斯海峡，随即渡过海峡在加里

①拜占庭原是希腊旧城，古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306—337 在位）为借助东部行省经济力量以挽回帝国日趋衰落的颓势，于 330 年将帝国首都从罗马城迁往拜占庭，改称君士坦丁堡（罗马仍为首都之一）。1453 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破君士坦丁堡不久，奥斯曼帝国迁都到这里，更名为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标志着延续一千余年的东罗马帝国的灭亡。

②马霍梅特(Mahomet)，即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 在位)。

波利半岛踏上欧洲海岸。到了那里，他才向他的亲信透露其父的死讯。为了将任何觊觎王位的图谋粉碎在萌芽状态，他率领一支精兵前往亚德里亚堡①。他果然被尊为奥斯曼的国君，并无人表示异议。马霍梅特即位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显示出他极其果断残忍。为了消灭同血缘的对手，免除后患，他命人将未成年的胞弟溺死在浴池里，随即又叫被他收买来干这桩勾当的凶手紧跟被害者之后一命归阴——这也证明他事有预谋，狡诈野蛮。

这个年纪轻轻、性情暴烈又有名望欲的马霍梅特嗣继比较小心谨慎的穆拉德，当上了土耳其苏丹，这消息使拜占庭惊恐万分。由于有成百个暗探，人们知道这个虚荣心很重的人曾经发誓要占领一度成为世界中心的拜占庭，又知道他虽年轻，却为其平生宏图日夜思虑谋略；同时，所有报告一致称这位新君具有卓越的军事和外交才能。马霍梅特集两种类型的品格于一身：既虔诚又残暴；既热情又阴险；既有教养，酷爱艺术，能阅读用拉丁文写的恺撒和其他古罗马人物的传记，同时又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野蛮人。此人长着一对忧郁的细眼睛，尖尖的线条分明的鹦鹉鼻子。他证明自己一身而三任：不知疲倦的工人，凶悍勇猛的战士，厚颜无耻的外交家。所有这一切危险的力量全都为了实现一个思想而集中在一起：他的祖父巴亚采特和他的父亲穆拉德曾经让欧洲领教过新土耳其民族的军事优势，马霍梅特决心远远超过他先祖的功业。人们知道，人们感觉到，他的第一个打击目标必将是君士坦丁②和查士丁尼③皇冠上硕果

①亚德里亚堡曾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1367—1453)。

②指古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274—337)。

③即查士丁尼一世，东罗马帝国皇帝(527—565 年在位)。

仅存的璀璨宝石——拜占庭。

对一只坚定的手来说，这颗宝石确实是没有保护的，近在咫尺，伸手可及，拜占庭帝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它的疆域一度宽广无垠，从波斯直至阿尔卑斯山，又延伸到亚洲的荒野。那是一个费时数月也难以从一端到达另一端的世界帝国，如今步行三小时，便可横越全境：可怜盛极一时的拜占庭帝国，只剩下个没有身躯的脑袋，没有国土的首都；甚至君士坦丁堡这个古老的拜占庭帝国的京城本身，属于巴西列乌斯皇帝①的也就只有今天斯坦波尔②这弹丸之地，加拉太③已落入热那亚人之手，城墙外面的土地尽属土耳其人所有；末代皇帝的帝国只有一个小碟子那么大，正好有一座环形大墙，把教堂、宫殿和杂乱无章的住宅围在里面，人们就管这叫拜占庭。从前，该城一度被十字军士兵洗劫一空，瘟疫肆虐，十室九空，为抵御诸曼民族的不断侵扰疲于奔命，又因民族不和，宗教纠纷而陷于四分五裂，因而该城既不能组建军队，又缺乏依靠自己力量抗击敌人的英勇气概。敌人早已将它团团围困；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德拉加塞斯的紫袍无非是一袭清风织就的大衣，他的皇冠不过是命运的戏弄。然而，恰恰因为拜占庭业已陷入土耳其人的重围，又由于它与西方世界有千年之久的共同文化而被视为神圣，因而对欧洲来说，拜占庭乃是欧洲荣誉的象征；只有罗马天主教国家同心协力保护这个业已倒塌的东方最后堡

①即东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三世。

②斯坦波尔，今土耳其城市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市区。

③加拉太是位于金角湾与博斯普鲁斯海峡交汇处的一个小据点，隔金角湾南望君士坦丁堡，当时由热那亚人控制，为“中立地区”。

垒，圣索非亚——东罗马基督教的最后、又是最美丽的大教堂才能继续成为信仰的殿堂。

君士坦丁立即认识到这一危险。尽管马霍梅特侈谈和平，他却怀着不难理解的恐惧接连遣使前往意大利，或觐见教皇，或赴威尼斯、热那亚，要求他们派遣大型木战舰，出兵相助。但罗马犹豫不决，威尼斯同样如此。因为东西方信仰之间古老的神学鸿沟①，依然未能弥合。希腊教会憎恶罗马教会，希腊教会大主教拒不承认教皇为至高无上的大主教。鉴于土耳其人的威胁，虽然在费尔拉拉和佛罗伦萨的两次教法会议上通过了两大教会重新联合的决定，保证在反抗土耳其人的斗争中向拜占庭提供援助，然而拜占庭一感到自己并非危在旦夕，希腊教的高级教会会议便拒绝使条约生效；直到这时，马霍梅特当上了苏丹，危难才折服正统观念的偏执：拜占庭在遣使赴罗马求救的同时，带去了让步的信息。于是士兵和军需运上了木制大型战舰，教皇特使另乘一船同时起航，以便举行西方两大教会和解的庄严仪式，并向世界宣告：谁进攻拜占庭，就是向联合起来的基督教挑战。

和解的弥撒

十二月的那一天，在富丽的长方形教堂举行庆祝和解的盛

①随着罗马帝国在公元395年分裂为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和以罗马城为都城的西罗马帝国，基督教不久也在实际上分为东正教和天主教两大支。君士坦丁堡大主教逐渐成为东正教领袖，罗马大主教是罗马天主教领袖，自公元四世纪起自称教皇。东正教与天主教在1054年正式分裂，史称“东西教会大分裂”。

典，场面确很壮观。在今天的清真寺里，我们决难想象那里昔日华美的大理石、豪华的镶嵌艺术、稀世奇珍、珠光宝气是何等气派！君士坦丁皇帝巴西列乌斯在帝国全体显贵簇拥下亲临教堂，以他的皇冠为永恒的和睦充当至高无上的佐证。巨大的厅堂人头涌涌，无数烛光将大厅照耀通明；罗马教皇的特使伊西多鲁斯和希腊教大主教格雷戈里乌斯亲如兄弟，一起在祭坛前做弥撒；在这座教堂里，祈祷词中第一次出现了教皇的名字，拉丁语和希腊语同时吟唱的虔诚歌声第一次升上不朽的大教堂的圆形穹窿，斯皮里迪翁的圣体由言归于好的两大教会神职人员庄严地抬进来。东方和西方，一种信仰和另一种信仰似乎永远结合在一起，经过多年罪恶的争吵，欧洲的思想，西方的意识，终于再度占了上风。

然而历史上理智与和解的瞬间总是短暂而易逝的。就在教堂里不同语言的声音在共同的祈祷中虔诚结合的当儿，博学的教士盖纳迪奥斯已在修道院外面一间房间里激烈攻讦操拉丁语的人，抨击对真正信仰的背叛；没等理智织就和平的纽带，它已被狂热撕得粉碎。说希腊语的教士不愿真正俯首臣服，同样，地中海彼岸的朋友们也把他们许诺的援助遗忘殆尽，只派来几条木制战舰，几百士兵。这座孤城最终还得听凭命运摆布。

战争开始

世上的暴君，若准备打一场战争，不到万事俱备，总是要侈谈和平的。马霍梅特登基之时，也正是以最娓娓动听、令人宽慰的词句接待君士坦丁皇帝的使节；他以神和先知的名义，以天使和《可兰经》的名义在大庭广众之前信誓旦旦，表示决心

恪守和巴西列乌斯签订的和约。同时，诡计多端的苏丹又同匈牙利人和塞尔维亚人签订双边中立协议，为期三年——这正是他要不受干扰地攻占拜占庭所需的那三年。马霍梅特允诺、发誓要维持和平的话说够了，便背信弃义，挑起战争。

直到这时，土耳其人只占有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海岸，拜占庭的海船可以自由通过海峡，进入它的谷仓——黑海。此时马霍梅特不说明任何理由便下令在欧洲岸边鲁米里·希萨尔附近建造一座要塞，扼守这一海上通道。那里正是海峡最窄的地段，当年波斯人统治时期，英勇的薛克斯①就在这里渡过海峡。一夜之间，几千几万掘土工人登上条约规定不许建造要塞的欧洲岸边（但对迷信暴力者一纸空文算得了什么?），他们以掠夺周围地里的庄稼为生。为了取得强行修建要塞所需的石料，他们不但拆毁民房，还拆毁古老闻名的圣米哈埃尔斯教堂；苏丹亲自指挥修建工程，昼夜不停施工，拜占庭无可奈何地眼睁睁看着人家违约卡死它通向黑海的自由通道。首批船舶要通过迄今自由航行的海面，未经宣战即遭袭击，初次武力试验既已成功，不久，一切伪装自属多余。一四五二年八月，马霍梅特召集文官武将，公开宣布进击并占领拜占庭的意图。宣布不久，暴力行动便告开始；传令官被派往土耳其帝国各地征集兵丁，一四五三年四月五日，望不到尽头的奥斯曼军队犹如猝然袭来的大海怒潮，铺天盖地向拜占庭平原压过来，直抵拜占庭城下。

苏丹装束华丽，策马奔驰在部队前列，以便在吕卡斯城门对面架设帐篷。他命人在地上铺开祈祷用的地毯，然后在大本营前面升起君主旗。他跣足上前，面向麦加行三鞠躬，额头触

①薛克斯，波斯国王（公元前485—465年在位）。

地，在他后面，数万大军朝同一个方向，一齐深深鞠躬，以同一个节奏向安拉诵出同一祷词，祈求他赐予他们力量和胜利。这场面确实是够壮观的。祈祷完毕，苏丹站起。卑恭者重又成为挑战者，上帝的仆人重又成为统帅和士兵，他的传令使匆匆穿越整个营盘，在鼓声和长号声伴随下反复宣告："围城开始了！"

城墙与大炮

此时的拜占庭只拥有一种力量，这就是它的城墙。它那一度囊括世界的往昔，一个比较伟大、比较幸福的时代留给它的就只有这么点儿遗产。这座城市呈三角形，有三重铁甲护卫。它南临马尔马拉海，北濒金角湾，掩护南北两侧翼的围墙虽不甚高，却很坚固；与此相反，面对开阔陆地的泰奥多西城墙巍然耸立。昔日君士坦丁皇帝由于认识到未来的危险，用方石块绕拜占庭砌了一道围墙，尤斯蒂尼安继续扩建、加固；但直到泰奥多西乌斯方才把这长达七公里的大墙建成为名副其实的要塞。时至今日，爬满长春藤的大墙遗迹尚可为其方石的威力作证。这座环形大墙雄伟壮观，上有城垛、枪眼，外有护城壕沟，高高的四方形瞭望塔昼夜瞭望，两三道城墙并列，千余年来，历代皇帝一再加固、重修，当时堪称固若金汤，实是尽善尽美的象征。这些方石曾经嘲笑过放肆地蜂拥而来的野蛮人游牧民族，嘲笑过土耳其军队，今天也还在嘲笑至今发明的一切战争工具，古代破城器、攻城车的石弹，甚至十六世纪的野战重炮和臼炮的炮弹也无力地从挺直的城墙反弹回去，泰奥多西大墙护卫下的君士坦丁堡比任何欧洲城市都更坚不可摧。

马霍梅特比谁都了解这几堵城墙和它们的威力。几个月来，

无论梦中或是夜半醒来，他心中念念不忘的只有一事：攻占这几道不可攻克的城墙，摧毁这几道坚不可摧的城墙。他的案头有成堆的敌方堡垒的图样、尺寸、平面图，他对大墙前后每一块高坡、每一处洼地、每一条河流走向，全都了如指掌，他的工程人员同他一道细致地考虑了每一个细节。然而令人失望：他们都计算过了，迄今使用的大炮无法摧毁泰奥多西城墙。

这就是说，必须建造威力更大的大炮！比战争艺术迄今所知的更长、射程更远、打击力更强的大炮！要用更坚硬的石料做炮弹，要比已经造成的一切炮弹更沉重，更有毁灭性，更有破坏力！必须组建一支新的炮兵来对付这堵难以靠近的城墙，舍此而外，别无他法，马霍梅特表示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得到这种新的攻击手段。

不惜一切代价——这类口号往往能够唤醒创造力和推动力。于是，在苏丹宣战后不久，创造才能与丰富经验都够得上举世无双的大炮铸造师，匈牙利人乌尔巴斯应运而至。此人虽说是个基督教徒，不久前还在为君士坦丁皇帝效力；他料想凭借自己的技艺，可以接受更艰巨的任务，博取马霍梅特重金酬谢，于是声称倘若拥有无限的手段，他便能铸造一尊世人从未见过的极大的大炮。他的预期正确无误。就像那些只被某件事迷住心窍的人一样，无论花费多少钱财，苏丹都不认为代价过高。他立即下令拨给工匠人等，要多少人给多少人，成千辆手推车将矿砂运往亚得里亚堡；铸炮匠费时三月，艰苦备尝，准备好一个粘土模型，用一种秘法使粘土硬化，然后便是炽热的金属熔液令人激动的浇铸。铸造成功了。敲掉泥模，露出世人迄今见所未见的硕大无朋的炮筒，使之冷却。试炮前，马霍梅特派出传令兵晓谕全城孕妇。随着轰雷似的震天巨响，火光闪

耀的炮口吐出巨大石弹，仅仅试炮一发，便轰破城墙。马霍梅特当即下令照此特大尺寸铸造装备一支炮队的全数大炮。

希腊作家惊恐地称之为第一台巨型“投石机”的这尊大炮将近顺利竣工了。但还有更难办的问题：如何将这龙形金属怪物拖过整个色雷斯，直抵拜占庭城下呢？无比艰辛的途程开始了。一整支民伕，一整支军队拖着这个僵硬的长颈庞然大物跋涉两个月之久。几队骑兵在前开路，不断巡逻，以防这宝贝遭到袭击。在他们后面，几百也许几千挖土工为运输这个超重怪物日夜不停整修道路，路修好才几个月，这怪物走过又坏了。用一百头公牛拉车，巨大金属管的重量均匀分布在车轴上，如同奥伯里斯克从埃及向罗马的漫游；二百个大汉在两边小心扶持这根因自身重量而左右摇摆的金属管，同时，五十名车伕和木匠不停忙碌着倒换圆滚木，给滚木涂油，加固支柱，铺垫路面；不难设想，这支运输队只能用水牛走路那样缓慢的速度一步一步为自己开辟道路，穿过草原，越过山冈。村民大为惊奇，纷纷在这金属怪物面前画起十字，它像战神由它的仆人和祭司从一个国度运往另一国度；过了不久，用同样的泥模子、同样的方法浇铸成的兄弟又被运往前线；人的意志又一次使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已经有二三十只这样的庞然大物冲着拜占庭张开它们乌黑浑圆的大口；重炮载入了战争史，东罗马皇帝的千年古城墙和新苏丹的新大炮之间的决战开始了。

又一次希望

古代巨炮闪光的咬啮缓慢地，顽强地，但又不可抗拒地摧毁拜占庭的城墙。起先一门巨炮只能打六七发炮弹，但苏丹的

新炮与日俱增，每次炮轰，总在将塌的石墙上打开新的缺口，硝烟弥漫，碎石横飞，缺口虽然在夜里又被困守者用越来越可怜的木栅、土块堵上了，但他们守卫的已非昔日牢不可破的城墙。大墙后面的八千人恐怖地默想穆罕默德二世的十五万大军向这岌岌可危的堡垒发起决定性攻击的决定性时刻。是时候了，欧洲、基督教该记起它的承诺了；一群群妇女带着孩子从早到晚跪在教堂里收藏圣徒遗物的柜子前面，瞭望塔上的哨兵日夜瞭望，但愿布满土耳其舰只的马尔马拉海上终于出现教皇和威尼斯答应派出的后续舰队。

一个信号终于在四月二十日凌晨三时许闪现了。有人望见远处的帆影。不是魂牵梦萦的基督教国家的强大舰队，不，但总归是舰只：三艘热那亚大船凭借风力缓缓驶来，第四艘是一条小一些的拜占庭运粮船，夹在三条大船中间受它们护卫。整个君士坦丁堡欢欣鼓舞，人们立即聚集到临海的壁垒，欢迎援军到来。就在这时，马霍梅特跃上马背，从他的帅帐风驰电掣般向土耳其舰队停泊的海港狂奔而去，下令不惜任何代价，务必阻拦热那亚船只，不使进入拜占庭海港金角湾。

土耳其舰队有一百五十艘战船，都是比较小的，数千只船桨立即伸进大海，哗啦哗啦划水前进。这一百五十艘中古时期的帆船在钩爪锚、投火器、射石机掩护下，奋力接近四艘意大利战斗帆船。风大船快，四条大船超越了矢石齐发、喊声大作的土耳其小船。它们不把这些攻击者放在眼里，扯满风帆，堂堂皇皇地驶向安全的金角湾，那里从斯坦波尔直至加拉太的著名铁链将长期保护它们不受任何攻击。此时，这四条战斗帆船离它们的目的地已经很近：大墙上的数千人已能看清船上人员的面目，男男女女已跪倒在地，为光荣的拯救感谢上帝和圣徒，

为了迎接前来解围的援军船只，海港已响起铁链的丁当声。

这时忽然发生一件可怕的事情，风突然停了。在距离安全的海港只有百米之遥的地方，四条帆船像被磁铁吸住，一动也不动。敌军的小船发出狂野的欢呼声，全体蜂拥而上，向四条大船猛扑过来，这几条船犹如四座塔楼瘫在海面，无法动弹。十六桨艇犹如猎犬紧紧咬住大船，人们用钩爪锚钩住大船的船帮，用利斧砍船，要把它凿沉，一队队士兵抓着船锚链索向上攀援，朝船帆投掷火炬和着火物，使它烧毁。土耳其无敌舰队的司令驾着他自己的旗舰猛冲过来，要从侧面撞沉运粮船；两艘舰只很快就像两个拳击手一样扭打在一起。头顶铁盔的热那亚水兵起初从高高的船舷还能抵挡攀登上来的敌兵，用钩、石块和火击退进攻者。但这场搏斗注定要很快结束。众寡悬殊。热那亚船只危在旦夕。

对作壁上观的几千人来说，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一幕啊！从前民众在竞技场从很近的距离兴致勃勃地观看血腥搏斗，如今他们痛苦万分地从近距离亲眼观察一场海战，观看他们一方的人似乎不可避免的结局。因为至多只需两个小时，四条大船就要在海上竞技场屈服于敌手。援救者来了也没用，没用！君士坦丁堡城墙上绝望的希腊人离他们的兄弟也就只有扔一块石头能达到的那么远，他们站着，攥紧拳头，高声呼喊，怒火满腔而无能为力，对前来拯救他们的人不能有所帮助。有些人作出种种狂野的姿态，激励战斗中的朋友们。另外一些人朝天上举起双手，向基督和大天使米哈埃尔，向数百年来庇佑他们的所有教会和修道院的圣徒祈祷，祈求他们显示神功。但在对岸加拉太附近，土耳其人也在等候，呐喊，以同样的激情祈祷胜利：海洋已经成为比武场，一场海战已经成了古罗马斗士的角斗。苏

丹策马亲临督战。他在一群高级将领簇拥下催马直下海滩，海水打湿了他的上衣，他双手围成传声筒，愤怒叫喊，向他的将士下达命令：不惜任何代价攻占这几条罗马天主教的船只。若有一只大桡战舰被击退，他总要怒骂不止，挥舞弯刀，威胁他的舰队司令："打不胜不要活着回来。"

四艘援军海船仍然坚持战斗。但是战斗已近尾声，用以击退土耳其大桡战舰的投石弹即将告罄，水兵们同比自己强大五十倍的敌人苦战数小时，都已手臂酸软无力。白昼将尽，地平线上，红日西沉。再过一个钟头，这几条船必将丧失抵抗力，到那时候，即便不沦入土耳其人之手，也会被海潮冲到加拉太后面土耳其人占领的岸边。完了，完了，完了！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点什么。号啕大哭、怨天尤人、心中绝望的拜占庭人感到仿佛出现了奇迹。忽然，响起轻微的飒飒声，一下子起风了。四艘大船疲软的船帆顿时鼓得又圆又大。风，人们渴念的风，祈求的风，又再苏醒了！木战舰的船头凯旋式地向上昂起，蓦然起动，一个猛冲，把包围它的小船甩在后面。它们自由了，它们得救了。这时，城墙上的数千人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声，第一艘大船，第二艘大船，第三艘，第四艘次第驶进安全的海港。降下的障碍铁链又再升高，以防敌船闯入。在他们后面，土耳其人的小船无可奈何地星散在海面；希望的欢呼声有如一团紫云，又一次飘浮在这阴郁而绝望的孤城上空。

舰队翻山越岭

困守者一夜欢欣若狂。诚然，黑夜总是激起官感丰富的想象，以梦幻甜蜜的毒汁使希望紊乱。被围困的人们有一夜之久

以为自己业已获救，安全无忧。他们梦想此后每个星期都会有新的船舶来到，像这四艘海船一样幸运地卸下粮食，运来士兵。欧洲没有忘记他们，他们怀着过于匆忙的期望，似乎看见拜占庭业已解围，敌师败绩，士无斗志。

然而马霍梅特也是一个梦想家，自然是另一种类型的、更为罕见的梦想家，这种人懂得通过意志使梦想变为现实。就在那几艘木制战舰已经安抵金角湾的当口，他拟定一个极富想象力的大胆计划，足以媲美战争史上汉尼拔和拿破仑最勇敢的行动。拜占庭在他面前犹如金色的果实，可他就是抓不到手：他攫取、攻击的主要障碍是深深凹进去的海湾，保障君士坦丁堡一翼安全的状若盲肠的金角海湾。入侵海湾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马霍梅特已订约保证位于海湾入口处的热那亚据点加拉太的中立地位，从那里有一条大铁链横贯海面，与敌城相接。因此，舰队若从正面攻击，无法进入海湾，只有从邻近热那亚领地的内港出击，或许有可能捕获基督教的战舰。但如何造就一支用于内海湾的舰队呢？不错，可以造军舰。但这要费几个月时间，而性情暴躁的马霍梅特是不愿等待这么久的。

于是马霍梅特拟定出这个天才计划，把他的舰队从无用武之地的外海经由岬角运到金角湾内港。携带数百舰只翻越嶙峋的岬角，这一极其大胆的狂想从一开始就显得如此荒谬，无法实施，以致拜占庭人和加拉太的热那亚人根本没有从战略上考虑到有这个可能性，犹如此前的罗马人和此后的奥地利人不曾想到汉尼拔和拿破仑会经由险峻陡峭的山道翻越阿尔卑斯山。根据人世间的全部经验，船舶只能在水中航行，舰队翻山越岭乃是旷古奇闻。然而，将无法实现之事付诸实现正是非凡毅力的真正标志；人们历来只把在战争中无视一般的战争规律，在

特定的瞬间不沿用屡试不爽的方法，而使出临期想到的绝招的人视为军事天才。历史年鉴中无可比拟的巨大行动开始了。马霍梅特命人悄悄备办无数圆木，由木匠制成巨橇，然后把从海里拖出来的船舶固定在上面，就像放在一座活动的干船坞里。在这时候，已有数千名挖土工平整路面，使越过培拉小山的狭窄小道尽可能适于运输。为了不使敌人对突然征集这么多工匠有所察觉，苏丹下令越过中立城加拉太上空用臼炮昼夜不断进行猛烈炮击。炮击本身并没有意义，它惟一的目的是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掩护船队翻山越岭，从一个水域运到另一水域。拜占庭人一心以为敌军只能从陆路发起攻击，加紧防备。正在此时，无数圆滚木涂上厚厚的油脂滚动起来，大圆滚木上安放巨橇，无数水牛在前拉，水手们帮着从后面推，把一艘艘船舶运过山去。夜幕低垂，视线模糊，这次不可思议的漫游便开始了。像一切伟大事业一样默默无闻，像一切办得聪明的事情一样深思熟虑，奇迹中的奇迹完成了：一支舰队越过了山冈。

出其不意的突袭时机一向是一切重大军事行动的决定性因素。在这里，马霍梅特卓越地证明了自己具有非凡才能。谁都不可能预感到他将采取什么行动——“我这把胡子里头若有哪一根胡须知道我在想些什么，我就把它拔掉”——在大炮轰击城墙的隆隆炮声中，他的命令有条不紊地在实施。七十艘船舶在四月二十二日一夜之间翻山越岭，穿过葡萄园，穿过田野和森林，从一个海域运到另一个海域。次日清晨，拜占庭人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一支敌军舰队仿佛从天而降，满载士兵，扬帆行驶在他们原以为无法进入的海湾的心脏，桅旗迎风飘扬；他们揉揉眼睛，没等弄明白这奇迹从何而来，迄今在港湾屏护下的石墙上已传来一片欢呼声，长号、铙钹、战鼓齐鸣。苏丹妙

计大获成功，除了罗马天主教舰队扼守的加拉太那一小块狭小的中立地区，整个金角湾都已落入苏丹及其军队之手。现在苏丹的军队可以通过浮桥向守备薄弱的城墙长驱直入，威胁薄弱的侧翼，迫使拜占庭方面原已不足的守城兵力分散在更加广阔的战线。卡在牺牲者喉咙上的铁拳收得越来越紧了。

救救吧，欧洲！

围城中的人们十分清楚自己的险恶处境。他们明白：侧翼已经出现缺口，如果援兵不能及时赶到，以八千兵力对十五万大军，他们是无法凭借颓垣残壁长期固守的，威尼斯的高级官吏不是已庄严允诺派船相助吗？西方最富丽堂皇的圣索非亚大教堂一旦面临沦为不信上帝的清真寺的危险，教皇难道能够泰然处之？囿于歧见，又因百十重卑劣的妒忌而陷于四分五裂的欧洲，难道还不明白西方文化的危险所在？或许——困守孤城的人们这么自我安慰——援军舰队早已集结待命，只因情况不明，迁延而未启碇，只要让他们意识到这致命的耽误的重大责任，也就够了。

可是如何告知威尼斯舰队呢？土耳其舰只遍布马尔马拉海面；整个舰队突围，无异葬送舰队，使城防减少数百兵力，而守城是一个人要顶一个人用的。因此决定只派少数几人乘一只小船去冒险。总共十二人冒险从事这桩英雄事业——倘若史书公正，他们当如阿哥船上远游的人物一样著名，可是我们却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为避免惹人注目，十二个人一式土耳其人打扮，戴上回教徒头巾。五月三日午夜时分，悄悄放松海港的障碍铁链，勇敢的小船在夜幕掩护下轻划船桨，驶出港湾。瞧，奇

迹发生了，这一叶扁舟神不知鬼不觉，穿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爱琴海。使敌人麻痹大意的，正是过人的大勇。马霍梅特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会出现这种难以想象的事情：十二名勇士，一片孤帆，竟敢闯过他的舰队作一次阿哥船式的远游。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爱琴海上并未闪现威尼斯船队的风帆。没有舰队候命待发。威尼斯和教皇全都冷落拜占庭，忘却拜占庭，他们热衷于玩弄无足轻重的教会政治，指天誓日，沽名钓誉。正当各方面力量亟待联合起来，集中起来保护欧洲文化的时候，各国和诸王侯却片刻也按捺不下彼此间无关宏旨的竞争与对抗。这种铸成悲剧的瞬间，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热那亚和威尼斯都把排挤对方看得比联合几小时抗击共同的敌人更为重要。海面上空空荡荡，勇士们心中绝望，小船从一个岛屿划到另一个岛屿。所有的海港都被敌军占领了，没有一艘友好船只敢于进入战区。

怎么办？十二勇士中有几位感到气馁了，这不是毫无道理的。为什么要再走一趟危险的路程返回君士坦丁堡呢？他们没能带回希望。也许该城已经陷落；如果他们返回，等待他们的，不是被俘，就是死亡。但是，这些无名英雄都是好样的！多数人毅然决定返回。既然任务交给了他们，就必须完成这项任务。他们是被派去送信的，必须带回消息，哪怕是最令人担忧的消息也罢。于是这一叶孤舟再度取道达达尼尔海峡，穿过马尔马拉海和敌军舰只归来。他们出海二十天后，君士坦丁堡的人们早以为这条小船报销了，谁都不以为会有什么消息传来，会有船只归来。五月二十三日，城墙上几名哨兵忽然摇动小旗，因为有一只小船急速划桨朝金角湾疾驶而来。困守城中的人们雷鸣似的欢呼声惊动了土耳其人，他们发现这条悬挂土耳其旗、驶

过他们水域的双桅小帆船原来是条敌船，很是吃惊，从四面八方驾船朝它冲来，企图在小船驶进安全港之前将它捕获。一瞬间，数千人的欢呼声使拜占庭陶醉于幸福的希望，以为欧洲没忘记它，这条船只是先派来送信的。一直到晚上，严重的真实情况才传播开来。罗马天主教国家把拜占庭忘了。围城中的人们孤立无援，如果他们不能自救，他们就要完蛋。

总攻前夕

六个星期过去了，几乎天天都有战斗，苏丹变得焦躁难耐。他的大炮轰毁了多处城墙，但至今部署的历次强攻，均被击退。作为军事统帅，他只剩下两种抉择，或者撤兵，或者在无数次进攻之后，组织大规模的决定性总攻。马霍梅特召集将领举行军事会议，他的狂热意志战胜了一切犹豫顾虑。决定在五月二十九日发起大规模的决定性总攻。苏丹一向行事果断，这一次还是以他习惯的这种作风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他下令举行节日盛典，十五万大军从最高统帅到普通一兵，都必须按照伊斯兰教规定的节庆礼仪，一天洗七次，做三次隆重祈祷。剩下的所有火药、炮弹统统用作炮火强攻，以便为攻城铺平道路。他分派各部队攻击任务。从清晨到深夜，马霍梅特没有休息一个钟头。从金角湾到马尔马拉海，他策马走遍全军广阔的驻地，从一个帐篷到另一个帐篷，所到之处，无不亲自激励将士斗志。他是精明的心理学家，懂得如何最有效地煽起十五万大军疯狂的战斗热情。他许下可怕的诺言，这诺言后来他确是毫厘不爽地履行了，使他因此既获美誉，又声名狼藉。他的宣令使在鼓声和长号声中向四面八方高声宣读他的许诺："马霍梅特以安拉的

名义发誓，以穆罕默德和四千先知的名义发誓，以他的父王穆拉德苏丹的灵魂，以他的孩子的脑袋和他的战刀发誓，破城之后，他的将士有权任意劫掠三天。城墙里面的一切，无论家具财物，金银首饰，珍珠宝石，男人、妇女、儿童，统统属于胜利的士兵。除了攻克东罗马帝国这座最后堡垒的光荣，他本人放弃分享任何战果。”

士兵们用疯狂的欢呼接受这野蛮的宣告。千万人的欢呼声和“安拉——伊尔——安拉”的狂喊声汇成巨响轰鸣，犹如风暴袭向惊惶不安的小城。“Jagma，Jagma”，“劫掠！劫掠！”这一个词变成了战斗口号，随着鼓声敲打出来，随着铙钹和长号声吹奏出来，土耳其兵营夜晚变成一片喜庆的光海。被围者心惊胆战，从大墙上但见无数灯光和火炬在平原和山丘燃烧，敌人吹着喇叭、笛子，敲打战鼓和小手鼓，在胜利之前庆祝胜利；这种场面很像异教祭司在献祭之前举行的残忍喧闹的仪式。但到午夜时分，遵从马霍梅特之命，所有灯火忽然一齐熄灭，千千万万人的热烈闹腾忽然消失。但这突如其来的沉寂和沉重的黑暗，带着决然的威胁，比闹嚷嚷的灯火狂热的欢呼使那些心慌意乱侧耳谛听的人们感到更加可怕。

圣索非亚大教堂里的最后一次弥撒

不需要报信人和倒戈者，被围困的人们也明白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他们知道总攻令已经下达。肩负巨大义务，面临巨大危险的不祥预感，如同暴风雨的云团压在整个城市的上空。在这最后几小时，往常因宗教争端陷于分裂的该城居民聚集到一起来了——往往待到大难临头，尘世才出现无比团结一致的场

面。为了使所有人作好精神准备，奋起捍卫他们的信仰，伟大的过去和共同的文化，巴西列乌斯皇帝下令举行一次感人至深的仪式。全城百姓，无论正教徒还是天主教徒，神职人员还是世俗人士，白发苍苍的老人和孩子，全都集合起来，举行一次空前绝后的游行。谁都不许呆在家里，谁也不愿呆在家里，从富豪到赤贫，全都虔诚地参加到庄严的游行队伍中来，队伍先在内城游行，后来才走到外墙。队伍前面是从教堂取来的神圣的圣像和圣人遗物。哪儿墙上打开一个缺口，就在哪儿挂上一帧圣像，他们认为圣像比尘世的武器能更有效地抵挡不信神的人的冲击。同时，君士坦丁皇帝召集元老、贵族和军事指挥官，向他们作最后训示，鼓舞他们的斗志。确实，他无法像马霍梅特那样许诺他们无穷尽的掳获物。但他向他们描述抵挡住这决定性的最后总攻，他们将为罗马天主教和整个西方世界赢得何等光荣；如果屈服于这伙杀人放火的野蛮人，又会有什么样的危险。马霍梅特和君士坦丁两人都很清楚：这一天将决定几百年的历史。

然后，最后一幕开始了，这是欧洲最感人肺腑的几幕中的一幕，沉沦之难忘的极度兴奋。命中注定必有一死的人们集合在当时举世最富丽堂皇的圣索非亚大教堂，自从那天两大教重修旧好以来，两大教的教徒都很少到这里来过。宫廷的全体臣僚、贵族，希腊与罗马神职人员，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士兵和水手，一律顶盔披甲，佩带武器，齐集在皇帝周围；成千上万口中喃喃的黑影——深感恐惧、忧心如焚的民众默默而敬畏地跪在他们后面；与弥漫在穹窿下的黑暗艰难抗争的烛光照着在祈祷中一致俯伏的群众，犹如照着一具具尸体。这是拜占庭的灵魂在向上帝祈祷。大主教威严地、发出号召似地提高嗓音，众

人齐声回答，在这殿堂再次响起神圣的音乐，西方永恒的声音。接着以皇帝为首鱼贯走到祭坛前面，领受信仰的安慰话语，不间断的祈祷声有如澎湃的波涛在巨大的厅堂震响、回旋，上升到高高的拱顶。东罗马帝国最后一次追悼亡魂的弥撒祭开始了。因为在查士丁尼的这座大教堂里，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最后一次存在了。

这次震撼人心的仪式结束之后，皇帝匆匆回宫，请求全体臣仆原谅他平生可能对他们作出的不公处置。接着他翻身上马——同他的大敌手马霍梅特一样，在同一个小时——从城墙这一头跑到那一头，鼓舞战士斗志。时已夜深。没有人说话，没有兵器撞击声。但围墙内的几千人心情激动，他们等待着白昼，等待着死亡。

凯卡波尔塔，被遗忘的小门

凌晨一点钟，苏丹发出攻击信号。巨大的君主旗展开了，十万人口呼“安拉”，手执武器、云梯、绳索、挠钩向城墙猛冲过来。战鼓齐鸣，长号劲吹，大鼓、铙钹、笛子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杀声震耳，炮声如雷，汇成一场绝无仅有的大风暴。尚不熟练的非正规军首先被无情地驱去攻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批半裸的身躯在苏丹的进攻方案中只是某种缓冲器而已，为的是使守敌疲劳不堪并受到削弱，然后他再投入精锐部队，发起决定性攻击。被驱使者抬着成百架云梯在黑暗中奔跑，攀爬上城垛，被击落，再冲上前去，又被打退，如此几度反复，因为他们实在是后退无路：这批毫无价值的“人肉材料”只是派来作牺牲的，精锐部队在他们后面，一再驱赶他们奔赴几乎肯

定无疑的死地。守军还占着上风，他们身穿网眼铁甲，矢石如雨，也没有伤害他们。但马霍梅特算计得不差，他们真正的危险是疲乏。他们身穿铠甲，不停迎战一批又一批势如潮涌的轻装敌军，老是从一个受到攻击的地方跳跃到另一个受到攻击的地方，这种被动防御消耗掉他们一大部分体力。激战开始两小时后，东方开始发白，此时亚细亚人组成的第二突击梯队开始出击，战局变得更危险了。这些亚细亚兵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同样身围网眼铁甲，此外，他们人数上占优势，又是经过充分休息的，而守城士兵却不得不忽此忽彼地去抗击入侵者。不过不管在什么地方，攻城部队都没能得手，苏丹只好动用他最后的后备部队，奥斯曼大军的精锐卫队——御林军。他亲自率领两万名精选的年轻士兵，他们是当时欧洲公认的最优秀战士，一声呐喊，向精疲力竭的敌人猛扑过去。是时候了，现在城里钟声齐鸣，召唤最后一批还有点儿战斗力的人们去守城，把船上的水兵调过来，因为真正的决定性战斗展开了。不幸一块石头击中英勇的热那亚将领孔多蒂拉·吉乌斯蒂尼安尼，他身负重伤，被送到船上，他的阵亡使守军的斗志发生片刻动摇。皇帝很快亲自赶到，阻止危险的突破，攻城云梯又一次被推下墙头：果断对最后的果断，呼吸之间，拜占庭似乎得救了，巨大苦难战胜最野蛮的进攻。这时，一个悲剧性的意外事件，往往对历史作出奥秘莫测的裁决的那种神秘的一秒钟，一下子决定了拜占庭的命运。

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几个土耳其人通过外墙缺口侵入到距离攻击点不远的地方。他们不敢攻打内墙，就在第一道城墙和第二道城墙之间随便来回转悠，却发现内城墙的小门中有一个，就是人称凯卡波尔塔的小门，出于难以理解的疏忽，

完全敞开着。这只是一个小门而已，和平时期大门紧闭的那几个钟头，行人可以由此出入；正因它不具有军事意义，最后一夜人们普遍情绪激动，显然忘却了它的存在。御林军发现坚固的堡垒中间此门敞开，可以从容进入，十分惊异。他们起初以为这是一种诡计，因为堡垒的每一处缺口，每一个天窗，每一座大门前，死者数以千计，尸积如山，熊熊燃烧的油脂、投枪呼啸着掷下城墙，而这里凯卡波尔塔小门却如过节一般，一片升平景象，敞开直通城中心，如此荒唐之事，他们难以置信。他们立即召来增援部队，丝毫未受抵抗，整个部队突入内城，出其不意地从背后突袭还蒙在鼓里的守军。几个战士发觉自己队伍后面出现土耳其人。这时响起了比每一场血战中所有大炮还要可怕的那种致命的喊声，虚假谣言的喊声："占领城市了！"土耳其人继续欢呼："占领城市了！"声音越来越响亮，喊声瓦解了抵抗。雇佣军感到自己已被出卖，便撤离守地，好及时奔回港湾上船，保全自己。君士坦丁皇帝率少数亲随迎战入侵敌兵，死于乱军之中。直到次日在乱尸堆中发现一双饰有金莺的紫鞋，这才断定东罗马的末代皇帝已同他的帝国同归于尽。以罗马人的观念论，这是光荣的死。一个微不足道的偶然事件，凯卡波尔塔，被遗忘的小门，决定了世界的历史。

十字架倒下了

有时候历史是在作数字游戏。因为正好在汪达尔人如此值得纪念地劫掠罗马一千年之后，拜占庭开始被劫掠。胜利者马霍梅特忠于他的誓言，可怕地履行了他的诺言。在第一场大屠杀之后，他听任麾下将士肆意掳掠全城的屋舍殿宇、教堂、修

道院，男人、妇人、儿童，成千上万人像地狱里的魔鬼在大街小巷狂奔，每个人都想抢在别人前面。冲锋的目标第一是教堂，那里金器熠熠耀眼，珠宝毫光四射。他们冲进哪一家，立刻在门前竖起旗子，使后来者知道此处的战利品已有所属；战利品不仅包括宝石、衣料、钱币和可动产，妇女也是卖给土耳其后宫的商品，男人和儿童则在奴隶市场上出售。逃进教堂避难的苦命人被鞭打驱赶出来，老年人被当作浪费粮食的废物、卖不出去的累赘惨遭杀害，年轻人像牲畜一样被捆绑拉走。抢劫之外，又肆行毫无意义的破坏。经过十字军或许同样可怕的劫掠之后幸而保存下来的宝贵圣物，艺术珍品，都被疯狂的胜利者捣毁、撕碎，名贵图画、精美雕塑，悉遭破坏，数百年智慧结晶的典籍文书，希腊人思想和创作的不朽财富，本应妥为保存，流传久远，却被付诸一炬，或漫不经心地随意抛掷。人类永远无法完全知悉在那个命运注定的时辰通过敞开的凯卡波尔塔小门侵入的是何等深重的灾难，对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和拜占庭的洗劫又使精神世界丧失几多宝贵财富！

土军大获全胜，直到当天下午巷战结束之后，马霍梅特才进入这座被占领的城市。他跨着漂亮的坐骑，一脸骄矜与严峻的神色，沿途抢劫掳掠的野蛮场面他都视若无睹。他信守诺言，不干预为他赢得胜利的士兵所干的令人发指的勾当。但他首先察看的不是战利品，因他已赢得一切，他傲然策马前往大教堂，察看拜占庭金碧辉煌的冠冕。五十多天来他从帐篷翘望圣索非亚大教堂光芒四射却无法企及的半球形圆屋顶；如今他可以用胜利者的姿态跨过它的青铜大门了。但马霍梅特又一次克制住自己的焦躁心情：他要先感谢安拉，然后将这座教堂永远永远地奉献给他。苏丹卑恭地下马，深深低头祈祷。他从地上抓起

一把土撒在头上，这是为了提醒自己：他本人也是一个凡人，切不可妄自炫耀胜利。对神祇表示过恭顺谦卑，安拉的首席仆人苏丹这才昂首挺胸迈步跨进查士丁尼大帝修建的神圣智慧的殿堂圣索非亚大教堂。

苏丹观看这座豪华的屋宇，高高的拱顶在大理石和镶嵌图案映衬下微光闪烁，柔和的弧形线条从昏暗中向明亮处延伸，苏丹心中又是好奇，又是感动；他觉得这座祈祷的崇高殿宇不属于他，而属于他的尊神。他随即派人唤来一个伊马姆，登上布道坛宣告穆罕默德的信仰，同时，土耳其君王面向麦加，在这基督教的大教堂向三界的主宰者安拉作首次祈祷。次日，工匠奉命清除原信仰的一切标志：拆毁祭坛，粉刷掉虔诚的镶嵌图案，一千年来伸展双臂，欲图包容尘世万般苦难的圣索非亚大教堂无比崇高的十字架掉到地上，发出轰然巨响。

巨石坠毁的声音在教堂，在教堂外的远方回荡。整个西方为它的倒塌而震颤。惊耗在罗马，在热那亚，在威尼斯发出回响，有如告警的隆隆雷声，传往法国和德国。欧洲悚然认识到，由于它的麻木不仁，命运注定的一股破坏的暴力从不祥的凯卡波尔塔这被遗忘的小门突然冲了进来，这股势力将束缚欧洲达数百年之久，使其无从发挥自己的力量。然而历史好比人生，业已失去的一瞬不因抱憾的心情而重返，绝无仅有的一小时所贻误的，千载难以赎回。

潘子立 译

因逃亡而名垂千古

太平洋的发现一五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船队整装待发

哥伦布从新发现的美洲第一次胜利归来，在他的凯旋行列经过塞维利亚城和巴塞罗那城的拥挤街道时，展出了无数奇珍异宝：一个迄今不为人知的红种人，从未见过的动物，惯学人语的五彩鹦鹉，拙态毕露的貘，还有不久将在欧洲安家落户的奇异植物和瓜果——印度①谷种、烟草和椰子等。欢庆凯旋的人群新奇地观赏着这一切。但最受国王和王后及其枢密大臣们赞赏的则是几只小箱小篮，里面装着哥伦布从新印度带回来的少量黄金，是哥伦布同土著居民交换或掠夺来的几

①指西印度群岛。哥伦布航行到达这一地带，误认为是印度。

件装饰品、几只小金锭、几把零散的金粒以及比前者多些的金粉——全部虏获物充其量只够铸造几百个杜卡特①。可是天才的幻想家哥伦布总是狂热地相信他所相信的事业。他准确地记住通向“印度”的海路，他信口雌黄地大肆吹嘘，把事情说得天花乱坠，说什么这只是他首次小小的尝试，说他得到了关于这些新岛屿上有无数金矿的确切消息。许多田野里矿藏很浅，在薄薄的地层下面埋藏着珍贵的黄金，用一把普通的铁锹便可轻易地挖到。王国的疆域又得以进一步向南扩张，今后国王可用金器来宴饮，在西班牙黄金将比铅还要便宜。这位财迷心窍的国王对他得到这个新俄斐如痴如狂，没有识破哥伦布的冠冕堂皇的谎言，也没有怀疑他的诺言。一支庞大的船队立刻整装待发去作第二次航行，现在已不再需要招募人和吹鼓手去征招船员。关于在新发现的俄斐垂手可以拾到黄金的消息使整个西班牙都疯狂了起来，人们成百上千地蜂拥而来，要求到黄金国去旅行。

从全国各个城乡涌出来一股什么样的浊流，什么样的贪婪的欲望啊！不仅是想光耀门楣的正直贵族，也不仅是大胆的冒险家和勇敢的士兵报了名，而且西班牙的一切社会渣滓和污泥浊水都一齐冲向帕洛斯城和加的斯城。想去黄金国找个赚钱手艺的面烙金印的小偷、强盗和土匪，想躲避债主的欠债人，想抛弃自己好吵嘴妻子的丈夫，所有绝望的人和心灰意懒的人，面烙金印并为警察通缉的逃犯都涌到舰队上报了名，这伙疯狂汇集拢来的一事无成者想由此而大发横财，为此不惜使用一切暴力和作奸犯科。他们相互竭力劝导别人相信哥伦布荒诞的想象，

①杜卡特：古代威尼斯的金币。

说在那些地方只要用铁锹向地下挖，便可挖出一块块金光灿灿的金子。有钱的移民还带了仆人和骡马，好去驮运大量珍贵的黄金。没能参加探险队的人，不得不另寻出路。放荡残暴的冒险家为了能尽快渡海去掠夺多多益善的黄金，在没有征得国王恩准的情况下，都擅自去武装自己的船只。西班牙一下子清除了许多不安分守己的人和最危险的犯罪分子，

新西班牙（即后来的圣多明各或海地）的总督眼睁睁地望着这些不速之客淹没了他所管辖的岛屿。船舶年年运来新的货物和无数凶神恶煞。但是这些外来人都痛苦失望，因为这里根本没有遍地的黄金，从遭到这群恶魔侵袭的不幸土著居民身上再也榨不出一粒粮食。于是这群匪徒像强盗似地到处瞎窜乱闯，这引起了不幸的印第安人的恐慌，引起了总督的恐慌。他想方设法使他们成为拓荒者，他分配给他们土地，分给他们牲畜，甚至于相当多的人畜，即给每一个人分配六十至七十个土著居民作奴隶，但全都白费。无论是世袭名门的骑士，还是昔日的盗匪对经营农场都一窍不通。他们既不会耕种，又不会放牧。他们不关心播种和收成，只知道残酷地折磨不幸的印第安人——不多几年，他们便灭绝了全部土著居民。他们躲在赌窟里鬼混。不久，大多数人都负债累累，于是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衣帽，甚至连最后一件衬衫都典卖精光，最后只好去敲商人和高利贷者的竹杠。

因此，新西班牙岛上所有这些堕落的人都欢迎这样一个消息，即岛上来了一个德高望重的法学家马丁·费尔南德斯·德·恩西索"学士"，他于一五一零年装备了一艘船，以帮助殖民地上新来的人到大陆上去。两个著名的冒险家阿龙苏·德·奥赫达和迭戈·德·尼库萨于一五零九年奉国王斐迪南的

特旨，在巴拿马海峡和委内瑞拉海岸附近的大陆上建立了一个新的殖民地，他们过于仓促地把它称为黄金城堡。这位世界上并不出名的法学家受到蛊惑，同时也为了沽名钓誉，不惜捐出全部家财来这里从事冒险，但从新建立在乌拉巴湾圣塞瓦斯蒂安的殖民地并没能得到黄金，得到的只是凄楚的呼救声。他的一半人死于同土著居民的战斗，一半则濒临于饿死。恩西索为了挽回投资，又用他剩下的财产去装备了一支救援队。新西班牙岛上所有的盗匪，所有无业游民听到恩西索需要人的消息，都想利用这个机会出逃。要逃走，只要逃过债主和严厉总督的警戒就行。但债主也很警惕，他们发现他们最大的债户要逃之夭夭，于是恳求总督，未经他的特许，任何人都不得放行。总督同意他们的请求，进行了严密的监视，恩西索的船只得停泊在港外，政府的巡逻船在巡逻，以防潜逃者偷渡。当恩西索的船没能带上他们扬帆出海去冒险时，所有这些绝望的人只好无限愤怒地干瞪着眼，他们倒不是怕死，而是怕繁重的劳动、债务或监狱。

箱中人

恩西索的船从新西班牙岛扬帆向美洲大陆驶去，新西班牙岛的轮廓在蓝色的水平线上渐渐消失。这是一次平安的航行，起先并没有发生任何异常情况，至多只有一条凶猛的猎狗——它是有名的贝塞里科种猎狗的后代，被冠之以莱昂西科而闻名——在甲板上来去跑个不停，到处嗅嗅闻闻。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条凶猛的猎狗主人是谁，又是怎样登上船的。使人感到奇怪的是，这条狗从不离开那只在最后几天装上船的特大的食品箱。

这只箱子突然自动打开，从里面爬出一个宛若黄金城堡的圣徒圣地亚哥一样的人。他头戴钢盔、身佩宝剑、手执盾牌，35岁光景，他就是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博亚。他用这种方式来尝试尝试他那惊人的胆略和智慧。他出生于赫雷斯德洛斯卡巴莱勒斯的一个贵族家庭，是以一个普通士兵的身份同罗德里戈·德·巴斯蒂达一起漂洋过海来到这个新世界的。他乘的船多次迷航，最终在新西班牙岛靠岸。总督企图使巴尔博亚成为一个勤劳能干的拓荒者，但也枉然。几个月后，他荒芜了分给他的田产，穷得无法躲避自己的债主。正当别的债主攥紧拳头从岸上注视着执行反偷渡任务的政府巡逻船时，巴尔博亚已勇敢地闯过了哥伦布的警戒线，躲上了恩西索的船。他藏在一只空食品箱里由其同伙搬上甲板，在启航的忙乱中，谁也没有注意到这种大胆的诡计。当他知道船已航行到离岸很远，无法再为他返航时，这位躲藏起来的旅客才露了面。现在他就呆在船上。

恩西索"学士"是一位精通法律的人，他通常像许多法学家一样，不懂得富于浪漫色彩的事情。他作为市长，作为新殖民地的警察局长不允许这里有逃账的酒客和形迹可疑的人。因此，他粗暴地对巴尔博亚说，他不想带他走，但可以让他在他们经过的最近一个岛屿上岸，至于他是否留居在岛上，他就不管了。

当船向黄金城堡驶出不远时，遇到了一条载满了人的小船——这在当时是个奇迹。当时总共只有二三十条船在这不知名的海洋中航行——这条小船是由一个不久就扬名于世的人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率领的。他的乘客都是从恩西索的殖民地圣塞瓦斯蒂安来的。起初，他们被看作是擅离自己岗位的叛逆者，但

他们向恩西索报告了悲惨的情况：圣塞瓦斯蒂安已不复存在，他们自己就是这个前殖民地的最后一批人，司令官奥赫达已乘船逃走，其余的人只有两条双桅帆船，他们必须等待着，直至死到剩下七十个人时，才能在这两条小船中找到个位置。这两条双桅帆船中又坏了一条；皮萨罗的三十四个人是黄金城堡的最后幸存者。现在向何处去？恩西索的人在听了皮萨罗叙述以后，已没有兴趣再去领略那荒芜的村落、令人生畏的沼泽气候和土著居民的毒箭。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回到新西班牙岛去。就在这危险的时刻，巴尔博亚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他解释说，同巴斯蒂达的第一次旅行他还记忆犹新，他知道中美洲的全部海岸，他记得他们当时在一条含金的河岸边找到一个名叫达里安的地方，那里住着友好的土著居民，人们应在那里，而不是在这不幸的地方建立新的殖民地。

所有的人立刻声明同意巴尔博亚的意见。按照他的建议，他们向巴拿马地峡的达里安航行。他们抵达那里就首先在土著居民中进行屠杀，从掠夺的财产中他们发现了黄金。于是这伙绝望的人决定在这里定居，后来为了表示衷心的感谢而将这座新的城堡称之为达里安阿根廷圣玛丽亚。

冒险攀登

殖民地的这位不幸的金融家——恩西索学士非常后悔，当时没有及时将躲着巴尔博亚的箱子抛到海里去，因为几个星期以后，这个亡命之徒便篡夺了一切权力。恩西索是由遵纪守法思想培育起来的法学家，他为了西班牙王国的利益，想以当时已失踪的总督的市长身份来管理殖民地。他在那简陋破烂的印

第安人的茅屋里，仍像坐在塞维利亚自己法学家房子里一样，秉公发布自己的命令，禁止士兵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向土著居民购买黄金。因为这是王朝的特权，他试图迫使这群亡命之徒奉公守法，但这些冒险家都是些天生的兵痞，他们一致起来反对这位文弱书生。不久，巴尔博亚成了殖民地的真正主人。恩西索为了保命，不得不逃走。当国王钦命的大陆总督之一尼奎萨来整顿秩序时，巴尔博亚根本不让他登陆。这位不幸的尼奎萨从国王给他的封地逃走时，在归途中被大海吞没。

现在箱中人巴尔博亚成了殖民地的主人。他虽成就显赫，但并不舒心。因他公开背叛了国王，使钦命的总督因他的过错而葬身鱼腹，他很少有希望能获得赦免。他知道，逃走的恩西索正在去西班牙的途中，他将控告他，法庭迟早要审判他的叛逆罪行。但西班牙毕竟路途遥远，待船往返横渡大洋，他仍有足够的时间。他机智勇敢地玩弄各种手腕，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他所篡夺的权力。他知道，那时成就可使每一条罪行都洗刷干净，向王室大量贿赂黄金可以延缓或平息每一件刑事诉讼案件。首先要筹集黄金，因为黄金就是权力！他同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一起奴役和掠夺邻近的土著居民，他在这场大屠杀中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他粗暴地破坏了殷勤好客的传统，阴险地袭击了一个名叫卡雷塔的酋长，并决定处死他。但酋长向他建议，希望他最好不要把印第安人当成敌人，而与他的种族订立同盟，并愿将自己的女儿奉献给他以示忠心。巴尔博亚立即认识到在土著居民中有一个可靠的有权势朋友的重要性。他接受了卡雷塔的建议。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他对那个印第安姑娘至死都表现得无限多情。他同卡雷塔酋长一起去征服附近所有的印第安人，并在他们中间赢得了威信，以至受到最强大的酋长科马格雷的

恭敬邀请。

这次对最强大酋长的访问是巴尔博亚一生中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决定。他现在已不再是一个强盗和背叛朝廷的罪大恶极的叛逆者，也不会再被城堡法庭判处杀头或绞刑。科马格雷酋长在一间雄伟壮丽的石屋中接见了他，屋内陈设的财宝使巴尔博亚感到极度震惊。酋长自动赏赐给这位贵宾四千盎斯黄金，但现在却轮到这位酋长感到震惊了。因为他如此虔诚接待的天之骄子，像神一样威武的外来人，一发现黄金，他们的尊严便消失得干干净净。他们像群去掉链条的疯狗一般相互嘶咬，他们剑拔弩张，挥拳相向，相互叫骂，一片喧嚣，每个人都想要他一份特殊的黄金。这位酋长惊讶而轻蔑地注视着这片吵闹：这是地球上各处自然人对文明人的永恒惊讶。对文明人来讲，一把黄金竟比他们的一切文化精神和技术成就更加宝贵。

酋长终于对他们谈了一席话，这些西班牙人听到译员译出时都感到极其惊讶。科马格雷说，多么奇怪，你们竟为了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而相互争吵，你们为了这样一种普通金属竟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在那边，在那些山脉的后边有一个大海，所有通向这个海的河流都含有黄金。那里居住着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像你们一样，都乘着配备有帆和桨的船航行，他们的国王在宴饮时都用金器。你们在那里可以找到这种黄色金属，你们想要多少就有多少。这是一条艰险的道路，因为酋长们肯定不会让你们通行。但是只有几天的路程。

巴尔博亚听得心花怒放，终于发现了他们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传说中的黄金国踪迹，从南到北到处都有他的先行者在探寻踪迹。如果酋长所说的是真的话，那末只有几天的路程，同时终于证实了另一个海洋的存在。哥伦布、卡博特、科雷列尔

等所有这些伟大著名的航海家都没能找到通向这个海洋的道路——这实际上是发现了一条环绕地球的路线。谁要是第一个发现，并为其祖国占有这个新海的话，谁便将名垂千古。巴尔博亚认识到他必须要做的事，以便尽赎前愆，永垂不朽：他是第一个渡过地峡抵达通向印度的南海，并为西班牙王国征服新俄斐的人。他的命运在这一小时里便在科马格雷酋长家里决定了。从这一时刻起，这位意外冒险家的一生便具有了一种崇高的、永恒的意义。

因逃亡而名垂千古

一个人的命运再也没有比在中年，即在一个人最富创造性的年岁里，发现了自己人生目的更加幸福了。巴尔博亚知道，在这场游戏中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是绞架上的惨死，或是名垂千古。要使他的篡权罪行合法合理，首先要贿赂得到王国赦免！因此，昨天的叛逆者变成最最忠诚的臣仆，不仅从科马格雷的财礼中向驻新西班牙岛的王国司库帕塞蒙特奉献了按法律应该属于王国的五分之一财礼，而且他也像瘦削的法学家恩西索一样，深知世上的阴谋诡计，他在公开的奉献之外，私下里又给司库加上一份厚礼，以求他任命自己为殖民地的队长。金库司库帕塞蒙特虽然无权这样做，但为了这金光灿灿的黄金，他交给巴尔博亚一份临时的、实际上毫无价值的公文。巴尔博亚为了在各个方面都保证万无一失，同时又向西班牙派出两个心腹，叫他们向宫廷报告他对王国效劳的功绩和从一个酋长那里骗到的重要消息。他希望让他率领一支一千人的队伍到塞尔维亚去，他同这支队伍愿比他以前的任何一个西班牙人为城堡承担更多

的责任：发现新的海洋，去占领终于被发现的黄金国。这个黄金国，哥伦布仅空口作了许诺，而他，巴尔博亚则将去占领。

现在这些堕落的人，即叛逆者和强盗认为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变化。但最近从西班牙来的一条船则带来一个坏消息——当初他为了反驳被剥夺了一切的恩西索向宫廷的控告，派了叛乱的帮手去西班牙，其中一个帮手报告说，事态对他不利，甚至有生命的危险。这位受骗的"学士"终于成功地向西班牙法庭控告了篡夺他权力的人，巴尔博亚被判处赔偿他的损失。相反地，那可以拯救他的关于南海在望的消息似乎还没来得及呈递上去。总之，一位法官将随下一条船到达，要巴尔博亚为其叛乱承担责任，不是就地处决，就是押回西班牙判刑。

巴尔博亚知道自己输了。人们在知道他的关于南海和黄金海岸在望的消息之前，已对他作了判决，不言而喻，当他的头在沙土上滚动时，人们将会利用这个消息。任何一个人都会完成他的事业，即他梦寐以求的事业，他别再想从西班牙得到什么。众所周知，他逼死了国王的合法总督，他擅自赶跑了市长——由于这犯上作乱，如果他不被判处绞刑，而只被判处监禁的话，那他必然要称颂这次判决的慈悲了。他不可能把希望寄托在有势力的朋友身上，因为他自己已失去权力，他的最好的辩护人——黄金也不足以保证他得到宽宥。

现在只有一件事才能使他由于自己的越轨行为——较大的越轨行为而免受惩处：在执法人到达及密探抓住他并给他铐上手铐以前，如果他发现另一个海洋和新的俄斐，他才能得救。在这尘世的边远地区，他只有逃亡，去从事伟大的事业，向着名垂千古的方向逃去。

于是，巴尔博亚决定不再等他向西班牙请求派一千名士兵

去占领这个陌生的海洋，也不等执法人到来。这个作恶多端的人宁愿下决心去冒险，宁愿永远作为一个胆大妄为的冒险家去牺牲，而不愿可耻地束手就擒被处以绞刑。巴尔博亚召集起全体侨民，毫不隐瞒困难地向大家说明了他横渡地峡的目的，并问谁愿意跟他去。他的勇气鼓舞了别人。一百九十名士兵，殖民地上差不多所有有战斗能力的人都声明乐意跟从。装备也不用担心，因为这些人反正是靠连年的战争为生。一五一三年九月一日，英雄兼强盗、冒险家兼叛逆者巴尔博亚为了逃避绞刑和监禁，开始向名垂千古进军。

不朽的时刻

横渡巴拿马地峡是从科伊巴省，即卡雷塔酋长的小王国开始的，卡雷塔酋长的女儿是巴尔博亚的妻子。正如后来所证实的那样，巴尔博亚没有选择最狭窄的地方，他对这条危险的通道不了解，因而延误了几天。对他特别重要的是，在勇敢进入未知世界时，在补给和撤退方面要能得到友好的印第安人的保证。从达里安来的士兵，即一百九十名配备有矛剑、前膛火枪和弩的士兵同一群数目可观的凶猛猎狗，分乘十条大独木舟向科伊巴省进发。这位联盟酋长派了些印第安人当驮畜和向导。于是在九月六日开始了横渡地峡的光荣进军，这次进军本身对勇敢而有经验的冒险家们的意志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在赤道炎热窒人的气候条件下，西班牙人必须首先穿过一片洼地，该地的沼泽和瘴疠一百年后在建设巴拿马运河时曾使成千上万的人丧生。他们从第一个小时起就用斧和剑来开辟一条通向人迹罕至、荆棘遍地、热带有毒丛林的道路。先头部队为后续部队开出了

一条穿过密林的狭窄通道，如同穿过绿色矿山一样，西班牙征服者的队伍一人接一人地以无限漫长的行列穿过这条狭窄的通道，他们在穿越时总是日夜手执武器，警惕地注视着一切，以防土著居民的突然袭击。无情的烈日在上空燃烧，参天古树结成一个拱顶，丛林里一片漆黑，烟雾漫漫，密不通风，暑气窒人。人们全身汗湿，口焦唇裂，背着沉重的装备，一英里一英里地蹒跚前进。后来突然降下一阵暴雨，小溪转眼变成了湍急的河流，他们不是蹚水过河，便是从印第安人临时用韧树皮迅速搭成的便桥上过去。西班牙人在路上只能以玉米充饥。他们往往通宵不睡，饥渴交加，又受到无数吸血的蚊虫困扰，衣服都被勾破，双脚伤痕累累，两眼发红，双颊被蚊子叮得红肿，日不安宁，夜不能寐，不久个个都精疲力竭。行军一个星期以后，大部分士兵已经受不住艰苦。巴尔博亚知道，真正的危险在等待着他们，他命令所有的热病患者和过度疲劳的人宁可留下，他只同他军队中经过挑选的人去作决定性的冒险。

地势终于开始缓缓上升，丛林逐渐稀疏，热带丛林只有在低洼沼泽地带才能充分显示其热带的茂盛。现在当丛林不能再给他们遮荫时，赤道的炎阳当空，发射出耀眼的光辉，直射在他们沉重的装备上。这些极度疲乏的人在短短的一段路程中一段一段地慢慢爬上一座山冈，那座山冈像条石脊一样将两个海洋隔开一段狭窄的距离。视线逐渐开阔，空气渐渐凉爽。经过十八天英勇艰苦奋斗之后，最严重的困难看来已被克服；他们眼前出现了一座山脊。按照印第安人向导的说法，从山脊的顶峰可以看到两个海洋，即大西洋和另一个还不知道的、还没命名的太平洋。刚刚战胜了自然界凶猛顽强的对抗，他们在半路上又遇到了新的敌人，即该省的酋长，他率领数百名武士来阻

止这些外来人通行。巴尔博亚同印第安人斗争有丰富的经验。用前膛火枪来一次齐射就够了，人工的雷电对土著居民产生了有效的魔力。这些惊慌失措的土著居民惊叫着四散奔逃，遭到尾追着的西班牙人和猎犬的残杀。但巴尔博亚像所有西班牙的征服者一样，对这种轻易获得的胜利没有感到满足。卑鄙的残暴行为损坏了他的名声，他让一群饿狗活活地咬死、撕裂、扯碎一群无抵抗能力的、被捆绑起来的俘虏——以代替斗牛和格斗游戏。这场敌对的大屠杀玷污了巴尔博亚名垂千古日子之前的最后一夜。

这些西班牙征服者的性格和行为中掺杂着某种奇妙的、无法说明的混合物。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像基督教徒那样虔诚地笃信上帝，衷心地祈求上帝保祐，同时又借上帝的名义犯下历史上最可耻的暴行。他们可以作出英勇无畏、自我牺牲、经受苦难等壮丽的业绩，同时又以最无耻的手段互相明争暗斗，在他们鄙薄一切的态度中还有一种明显的荣誉感，对其伟大的历史任务有一种惊人的、真正值得赞赏的爱好。巴尔博亚前一夜曾将无辜的、被绑住的俘虏任意抛给猎狗去吃，或许他曾心满意足地抚摸过那沾满了鲜红人血的狗嘴。正是这个巴尔博亚坚信自己事业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并在决定性的时刻完成了一件名垂千古的英雄业绩。他知道这九月二十五日将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日子。当他充分理解了自己超时间使命的意义时，这位顽强果敢的冒险家便显示出了西班牙人的惊人的激情。

巴尔博亚的英雄业绩是：晚上，在大屠杀以后，一个土著居民直接向他报告和证实了附近的一个山峰，从山顶上可以看到一个海，即那陌生的南海。巴尔博亚立即下达了命令。他让伤病员留在惨遭抢掠的村庄里，命令那些还能行军的士兵——

以前同他一起从达里安开始行军的一百九十名中只剩下了六十七名——登上那座山顶。他们大约在早上十点钟接近了山顶。还需爬一个小小的光秃的圆形山顶，然后视线便可一览无遗。

这时，巴尔博亚命令士兵们停下。任何人都不许跟着他前进，因为他不愿同任何人分享对这陌生海洋的最初的一瞥。他要永远独一无二地成为在横渡我们世界上一个大洋——大西洋以后，现在又发现另一个大洋，即尚未命名的太平洋的第一个西班牙人，第一个欧洲人，第一个基督教徒。他左手拿旗，右手执剑，孤身只影地向那圆形巨顶缓缓攀登，他的心在激烈跳动，他深刻地体验这一时刻的意义。他不慌不忙地缓缓攀登，因为他在完成一件真正伟大的事业。只有几步了，不多几步，越来越少的几步。真的，现在他已到达顶点，他的视线一览无遗。在那缓缓下降的山峦后边，即在森林覆盖、苍色莽莽的低矮的山冈后面出现了一只一望无际的、晶莹夺目的金属大盘——海。这是一个新的、不知名的、至今还在梦寐以求的、从没见过的海洋，这是哥伦布及其所有后继者多少年来一直没有找到的、流经美洲、印度和中国的传说中的海洋。巴尔博亚在观看、眺望、欣赏，他感到骄傲和幸福，他的眼睛成了第一个反映出这浩瀚无垠、蓝色海洋的欧洲人的眼睛。

巴尔博亚极度兴奋地久久望着这辽阔的海洋。随后他便召唤自己的同伴、自己的朋友来分享他的骄傲。他们兴奋、激动、喘着气、呼喊着爬山，向上攀登，一直爬到山顶。他们伫望着大海，感到无限惊讶，这一切都从那兴奋的目光中表现了出来。他的同伴彼得·安德烈·德·巴拉开始唱起了《天主呀，我们赞颂您》之歌，吵闹声和叫喊声立刻静了下来。这些士兵、冒险家和强盗的所有粗犷刺耳的声音汇合成一首虔诚的赞美诗。

印第安人在一旁都惊奇地看着他们如何按照神父的话，砍倒了一棵树做十字架，他们在十字架的木头上刻上西班牙国王名字开头的大写字母。现在当这个十字架竖立起来时，十字架的两条木臂好像要将两个海洋，即大西洋和太平洋连同所有它所看不见的远方都紧紧地抱在怀里一样。

巴尔博亚在这可怕的沉默中向前走了一步，对士兵们作了一次讲话。他们衷心感谢赐予他们这种荣誉和恩惠的上帝，并祈祷上帝能够帮助他们占领这个海洋和所有这些土地。如果他们今后仍一如既往继续忠实地追随他的话，那么他们从这新"印度"返回家园时便会成为最富有的西班牙人。他庄严地按照四个风向挥舞着旗帜，以便为西班牙占领所有这些风所吹到的地方。后来，他叫文书安德列斯·德巴尔德拉巴诺草拟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歪曲了这一壮举。安德列斯·德巴尔德拉巴诺展开一张羊皮纸，他曾把这张羊皮纸连同墨水瓶和羽毛笔一起放在上了锁的木箱里带过原始森林。所有贵族、骑士和士兵都要求证实"卓越的、尊敬的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搏亚队长——总督阁下——发现南海时他们在场，这位巴斯科·努涅斯先生是第一个看见这海洋，并向其追随者指出这海洋的人"。

随后，这六十七个人便从山上下来，人类于一五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便知道了地球上最后一个迄今还不知道的海洋。

黄金和珍珠

毋庸置疑，他们看到了海洋。现在他们正从山上走向海滨。他们已感到了潮气弥漫的海水，他们抚摸、感受、嗅闻，收集纪念品！下山的路持续走了两天，为了了解从山上到海边的捷

径，巴尔博亚将自己的士兵分成几个小组。由阿隆索·马丁率领的第三小组首先到达海滨，甚至连这冒险家小组的普通士兵都充满了虚荣心，都渴望名垂千古，一个普通人阿隆索·马丁立刻让文书用白纸黑字证明，他是第一个在这无名海洋里洗了自己手和脚的人。在他向自己的小我里加入一点不朽的灰烬之后，他才向巴尔博亚报告说，他已到过海边，亲手接触过海水。巴尔博亚立即准备去完成新的、激动人心的壮举。第二天，即圣迈克尔教历一昼夜以后，他仅仅由二十二个同伙陪同出现在海滩上，他自己像圣迈克尔一样，全副武装，身佩绶带，在隆重的仪式中占领这个新海。他没有立即迈步走到潮水中去，他像潮水的主人和主宰一样，站在一棵树下休息，傲慢地等待着，直到涨潮的波浪打到他为止，潮水像条驯服的狗一样用舌头舐他的脚。后来，他站起来，背上盾，盾像面镜子一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一手执剑，一手拿着绣有圣母像的城堡旗帜，迈步向海里走去。当海水齐腰深时，他把自己整个身子浸没在这巨大而陌生的海洋里，以前的反叛者和强盗，现在国王最忠实的仆人和凯旋者巴尔博亚向四面八方挥舞着旗帜，同时大声宣誓："西班牙各城堡、各省市的至高无上的君主斐迪南和约翰娜万岁！我以伟大君主的名义，为了城堡王国的利益，将真正身体力行永久占领所有这些海洋、土地、海岸、港口和岛屿。要是有哪一位君主或别的队长，无论是基督教徒，还是某种信仰或地位的异教徒对这些土地和海洋提出某种权利，那我发誓将以城堡各位君主的名义来保卫它们，它们将永远是各位君主的财产，直到天久地长。"

所有西班牙人都重复宣读了誓词，他们的宣誓声刹那间淹没了潮水的咆哮声。每个人用海水湿了湿嘴唇。文书安德列斯·

德巴尔德拉巴诺再次记下了这次占有的仪式，用下列一段话来结束自己的文件："这二十二个人，还有文书安德列斯·德巴尔德拉巴诺，是第一批走进南海的基督教徒，他们所有的人都用手去试了试海水，并用水来湿了湿嘴，试试这咸的海水是否像别的海水一样。感谢上帝，他们发现，完全一样。"

伟大的事业完成了。现在从英勇的冒险行为中已得到一些尘世的好处。西班牙人从土著居民那里掠夺或骗得了一些金子。在他们辉煌成就中又有新的意外礼物等待着他们，因为印第安人奉献给他们许许多多附近岛屿上所出产的珍贵珍珠，其中有一颗称之为"佩列格里纳"珠，该珠曾受到塞万提斯和洛佩·德维加的赞扬，因为它是作为所有珍珠中最美丽的一颗珍珠装饰在西班牙和英国国王的王冠上的。西班牙人将所有的衣袋和麻袋都装满了珍珠，珍珠在这里像贝壳和沙子一样不值钱。当他们继续追问地球上最重要的东西——黄金时，一个酋长指向了南方，那里的山峦隐约地消失在地平线上。他解释说，那里有一个有无数宝藏的国家，那里的统治者都用金器来宴饮，大的四腿动物——这是酋长所指的美洲驼——将最好的宝物都驮运给国王。他说出了那个位于大海之南，山峦后边的国家的名字。名字听起来像叫"比鲁"，既悦耳又陌生。

巴尔博亚沿着酋长向前伸出的手注视着远方，远方的山峦隐隐约约地消失在天边。"比鲁"这一诱人、动听的词立即深深印入他的脑海。他的心在激烈地跳动。他一生中又要第二次意外地庄重宣誓。第一个消息，即科马格雷关于附近海洋的消息已经证实，他找到了珍珠海岸和南海。他或许还会成功地作第二次发现，即占领印加国，占领地球上的黄金国。

上帝难以同意……

巴尔博亚总是用渴望的目光注视着远方。“比鲁”、“比鲁”一词像只金铃一样在他的脑海里叮当作响，但是要令人痛心地放弃！——他这次不敢再进一步打听。二三十个极度疲惫的士兵是不可能征服一个国家的。首先要回到达里安，然后再集中力量，在现在已发现的道路上向新的俄斐进军。但回程也很艰难。西班牙人必须再一次为穿过热带丛林而斗争，必须再一次经受住土著居民的袭击。这已不是一支部队，只是一群热病患者，是一群只靠最后一点力量在摇摇晃晃走路的士兵——巴尔博亚自己也气息奄奄，他由印第安人用吊床抬着走。他在历经了四个月之久的艰苦历程之后，于一五一四年一月十九日又回到达里安。历史上最伟大的一项事业已经完成，巴尔博亚实现了他的使每一个敢于同他一起进入陌生世界的参加者都成为富人的诺言。他的士兵从南海之滨带回许多珍宝，而决不像哥伦布和别的征服者，以及所有其他殖民主义者那样，只获得他们自己的一份。五分之一财宝将献给王国，也没人责怪这位胜利者在分配时，也给自己的猎狗莱昂西科，即凶残地将不幸的土著居民撕成肉块的狗分了独特的一份，就像用五百个金比索来酬谢任何一个参战的战士一样。按照他的业绩，殖民地没人再会否认他作为总督的威信。这位冒险家和叛逆者像上帝一样受到赞美，他可以骄傲地向西班牙报告说，他自哥伦布以来为王国完成了最伟大的事业。他的幸福太阳正穿过至今仍笼罩着他一生的乌云冉冉上升，现正处于红日中天。

但巴尔博亚好景不常。几个月以后，在一个光辉灿烂的六

月天，达里安人都惊讶地拥向海滨，一张帆在水平面上闪闪发光，在这被遗忘的世界角落里这是一个奇迹。可以看到，在旁边相继出现了第二张帆，第三张帆，第四张帆，第五张帆，不久便出现了十张帆。不是十五张，不是二十张，而是朝港口驶来的整整一支舰队。他们不久便知道：这全是由巴尔博亚的信引起的，而不是他的胜利消息所引起的——胜利的消息还没有到达西班牙——是那较早的信所引起的，在那封信中他首先报告了酋长关于附近的南海和黄金国的消息，并请求派一支千人的军队去征服这些国家。西班牙王国毫不犹豫地配备了一支庞大的舰队来作这次远征。但塞维利亚人和巴塞罗那人绝不想把这样一个重要任务委托给像巴尔博亚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冒险家和叛逆者，而是派遣一个非常认真的总督，即出身高贵、受人尊敬、年已花甲的老人佩德罗·阿里亚斯·达维亚（大多数人称之为佩德拉里亚斯）作为国王的总督来维持殖民地秩序，审判一切至今所犯的罪行，寻找南海，并占领所许诺的黄金国。

现在产生了一个使佩德拉里亚斯感到恼火的情形。一方面，他的任务是要使叛逆者巴尔博亚为其以前赶走总督负责，如果他的罪证确凿，就要判他监禁；另一方面，他又有发现南海的任务。他的船刚靠岸，他便知道，他要控告的这位巴尔博亚擅自完成了伟大的事业，这位叛逆者已庆祝过他所取得的胜利，自美洲被发现以来他为西班牙王国建立了最大的功勋。当然，他现在不能把这样一个人像个普通罪犯那样吊死，他必须有礼貌地向他致敬，真诚地向他祝贺。从这时起，巴尔博亚已经输了。佩德拉里亚斯绝不会原谅这位竞争者独自去完成应该由他去完成的、并保证他永享光荣的事业。为了不要过早地激怒这些拓荒者，他必须隐藏起对英雄们的仇恨，调查延期，甚至建立起

一种虚伪的和平。与此同时，佩德拉里亚斯令其仍呆在西班牙的女儿同巴尔博亚订了婚。但他对巴尔博亚的仇恨和嫉妒丝毫没有减少，相反只有加深。现在从终于知道巴尔博亚事业的西班牙传来了一道圣旨，追认这位以前的叛逆者擅自取得的称号，同时将巴尔博亚封为贵族。给佩德拉里亚斯的任务是要他在每项大事上都要与他共同商量。这块土地对两个总督来讲显得太小，一个必须离开，两人中必须有一个要灭亡。巴尔博亚感到随时有生命危险，因为佩德拉里亚斯手里掌握着军权和司法。于是他想第二次逃亡，他第一次逃亡成功，因逃亡而名垂千古。他请求佩德拉里亚斯允许他组织一支探险队去侦察南海海岸和占领其周围广大地区。但这老叛逆者的私下打算是在海的另一边不受任何监督地建立一支舰队，并成为他自己地盘的主人。如果可能的话，便去占领这个传说中的“比鲁”，这个新世界的俄斐。

佩德拉里亚斯阴险地同意了。要是巴尔博亚在冒险中遭难更好；要是他的事业成功，那么总会有时间除掉这个沽名钓誉的人。

于是巴尔博亚开始了他的新的逃亡，向名垂千古逃去。他的第二次行动也许比第一次更伟大，即使历史上未赋予第二次行动以同样的荣誉，但历史总是歌颂成功的人。这一次，巴尔博亚不仅率领自己的士兵穿过地峡，而且还让数千名土著居民将建造四条双桅帆船用的木料、木板、帆、锚、绞盘等都运过崇山峻岭。因为他若在那里有了舰队，往后便能占领所有海岸，征服所有珍珠岛和传说中的比鲁。但这次命运是反对敢于冒险的人的，他不断遭到新的抵抗，在穿过潮湿的热带丛林的行军路上，蛀虫蛀坏了木头，木板都烂得无法使用。巴尔博亚毫不

气馁地在巴拿马湾又砍伐了一些新的木材，制作了一些新的木板。他的干劲创造了真正的奇迹——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太平洋的第一批双桅帆船也已造好。这时，一场龙卷风突然把停泊着已造好的双桅帆船的河水全部卷走。已造好的船只都被撞毁在海里。必须第三次从头开始。现在终于又造好了两条双桅帆船。巴尔博亚还需要两条、三条、以至更多，才能出发去征服一个国家——自从那个酋长当时用那宽大的手指向南方和他第一次听到那诱人的“比鲁”一词以来，他梦寐以求的国家。虽然几个胆大的军官来要求发给士兵们较好的补给品，他还是能建立起自己的国家！虽然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幸亏有了这种内在的大无畏的精神，世界历史才没有将皮萨罗，而是将巴尔博亚称为印加人的战胜者，秘鲁的占领者。

死亡

巴尔博亚用一种钢铁般的意志来准备自己的伟大事业。正是这种大胆的成就造成了他的危险，因为佩德拉里亚斯猜疑的目光一直忐忑不安地注视着自己部下的意图。或许由于告密，他听到了关于巴尔博亚追名逐利、幻想统治的消息，或许他只是由于嫉妒而害怕这个老叛逆者的第二次获得成功。总之，他突然送给巴尔博亚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说，他希望在巴尔博亚开始进军之前，能回到达里安附近的小城阿克拉来商议一下。巴尔博亚希望佩德拉里亚斯继续支援兵力，于是他接受了这一邀请，并立即赶了回去。在城门前迎面走来一小队士兵，表面上好像是为了欢迎他。他满怀喜悦地迎着他们走去，以便拥抱他们的队长——他多年的战友，发现南海时的伙伴，他的可信

赖的朋友，弗朗西斯科·皮萨罗。

但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把手重重地放在他的肩上，宣布他被捕了。皮萨罗也想名垂青史，也想去占领黄金国，或许他也高兴除掉这样一个勇敢的人。总督佩德拉里亚斯以所谓叛乱罪对他提出诉讼，很快举行了不公正的审判。几天以后，巴尔博亚及其最忠实的伙伴们都被送上了断台头。刽子手的刀光一闪，刹时间，在那滚落下来的人头上永远睁着一只眼睛，这是人类同时看到包围着我们地球的两个海洋的第一只眼睛。

郑开琪 译

亨德尔[①] 的复活

一七四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一七三七年四月十三日下午，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的男仆坐在布鲁克街寓所楼下窗前，干着很奇特的事。他发现烟叶抽完了，十分恼火。其实只要走过两条街，就能在他的女友多莉的小货摊上买到新收获的劣质烟草。但主人狂怒未息，他不敢擅自离家外出。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排练完毕回家，怒气冲冲，热血激荡，满脸通红，太阳穴上青筋隆起，砰地一声关上大门。此刻他正在二楼走来走去，仆人听得见主人的脚步如此猛烈，以致楼板微微震颤：在主人这般暴怒的日子，还是小心周到地侍候为好。

男仆不能从他那陶制短烟斗吐出一环环美丽

①亨德尔 (Georg Friedrich Hāndel，1685—1759)，英国籍德国人，世界著名音乐家，本文涉及的清唱剧《弥赛亚》是使他名满天下的传世之作。

的蓝色烟圈，就想法吹肥皂泡消遣。他泡好一小碗肥皂水放在身边，快活地把五彩缤纷的肥皂泡吹到街上。行人停下脚步，开心地拿手杖戳破一个又一个彩色小圆球。他们挥手，欢笑，但并不感到惊奇。因为人们知道在布鲁克街这幢房子里什么事情都会发生；这里，深夜会突然响起羽翼琴① 震耳的琴声；这里，人们会听到女歌唱家号啕大哭或低声抽泣。她们若把一个八分之一音符唱得太高或太低，那个性情暴躁的德国人狂怒之下，就要吓唬她们。对格罗斯文诺尔街区的邻人来说，布鲁克街二十五号早就是一座疯人院了。

男仆一声不吭，不住地吹他的彩色肥皂泡。过一会儿，他的技术大有长进，类似大理石花纹的肥皂泡球越吹越大，越薄，越来越轻，飘得越来越高，有个肥皂泡甚至于飘过对面房屋低矮的屋脊。就在这时，突然砰的一声响动，把他吓了一跳，沉闷的拍打声震动了整个房屋。窗玻璃颤动作响，窗帘晃动；准是楼上什么又大又沉的东西摔倒在地上了。男仆一跃而起，飞步上楼，径奔工作室。

大师工作时坐的圈椅上没有人，房间里空无人影，仆人正要奔向卧室，忽然发现亨德尔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睁着两只眼睛，目光呆滞。仆人一惊之下，呆呆站着，只听主人喉咙里发出沉闷吃力的哮喘声。这个壮汉仰面朝天躺着喘气，或者毋宁说：从他嘴里发出一声声短促的、越来越微弱的呻吟。

仆人大惊失色，以为亨德尔就要死了，急忙跪下去救助处于半昏迷状态的主人。他尽力要扶他起来，把他抱到沙发上，可是亨德尔异常魁伟，他的身体实在太重，无法挪动。仆人于是

①羽翼琴，一种古钢琴。

解开紧紧束着亨德尔脖颈的蝴蝶结，这么一来，他喉头的哮喘声也就随着停止了。

这时，大师的助理克里斯托夫·施密特已经从楼下赶来。

他是为了抄几首咏叹调到这里来的，方才一声沉闷的巨响也使他大吃一惊。现在他俩合力抬起这沉重的大汉——他的胳膊像死人一般疲软下垂——把他安放好，头部垫高。“把他的衣服脱下来，”施密特用命令的口气对仆人说，“我去请医生。给他喷冷水，直到他苏醒。”

时间紧迫。克里斯托夫·施密特没顾上穿外衣就走了。他穿过布鲁克街向榜德街匆匆走去，见一辆马车就挥手招呼，可是威武华贵的马车全都疾驰而过，对这个只穿衬衣，气喘吁吁的胖子谁都不屑一顾。终于有一辆马车停了下来，钱多斯公爵的马车夫认得施密特。施密特忘了一切礼仪，一把拉开马车的车门。“亨德尔快死了！”他朝公爵喊道，他知道公爵极欣赏他敬爱的大师的音乐，又是大师的恩人。“我得去请大夫。”公爵马上邀他上车，鞭子无情地抽打奔马。就这样，他们接走正在舰队街的一间小屋里紧张地化验小便样品的詹金斯大夫。大夫当即同施密特登上他那辆漂亮的轻便马车，驰赴布鲁克街。“这是时常发怒造成的，”助理在途中绝望地埋怨说，“是他们把他折磨死的，这些该死的歌唱家、骗马、滑头、蹩脚的评论家，统统都是害人虫！他为拯救歌剧院，今年写了四部歌剧，别人却躲在女人和庭院后面，那个意大利人还让他们都发疯了，这个蹩脚的评论家，这只抽搐的吼猴。啊，他们叫咱们善良的亨德尔受多大罪！他拿出自己的全部储蓄，十万英镑，他们还拿着债券向他逼债，往死里逼他。从来没有一个人取得这么辉煌的

成就，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呕心沥血，全神贯注。像他这么干，就是巨人也要累垮的。啊，多么高尚的男子！多么辉煌的天才！”詹金斯大夫冷静地侧耳倾听，一言不发。进屋前，他又吸一口烟，敲掉烟斗里的烟灰。“他多大年纪？”

“五十二岁。”施密特回答。

“危险的年龄。他像牛一样拼命干，他的体魄也像牛一样强壮。好吧，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能够做些什么。”

仆人捧着碗，克里斯托夫·施密特抬起亨德尔的手臂，现在大夫对准血管扎下针去。血液喷射出来，淡红的，温热的鲜血，病人紧闭的双唇随即吐出一声如释重负的叹息。亨德尔深深吸一口气，睁开双眼。这双眼睛依然疲乏，异样，没有意识。往日眼里的光辉业已熄灭。

大夫包扎手臂。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他正要站起来，却见亨德尔双唇微动。他凑近前去。很轻很轻地，简直像是呼吸声，亨德尔费劲地喘着气说：“完了……我完了……没有力量……没有力量，我不活了……”詹金斯大夫把腰弯得更低，俯身注视病人。他发现亨德尔右眼呆滞直视，左眼却依旧有神。他试着提起他的右臂。一撒手，右臂就垂落下去，似乎毫无知觉。又提起左臂。左臂能保持住新的姿势。现在詹金斯大夫心里完全明白了。

大夫走出房间，施密特紧紧尾随在后，向楼梯口走去，胆怯地、惶惑地问：“怎么样？”

“中风。右侧瘫痪。”

“那——”——施密特一时说不出话来——“好得了吗？”

詹金斯大夫慢条斯理地捏出一小撮鼻烟。他不爱听这一类问题。

“也许吧。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他会永远瘫痪吗？”

“很可能，如果不出现奇迹的话。”

施密特仍然不肯罢休，他已发誓为了大师不惜牺牲一切。

“将来他，将来他至少还可以工作吧？他不创作是不可想象的。”

詹金斯大夫已经站在楼梯口。

“创作是永远休想了。”他说这话的声音很轻、很轻。“也许我们能够保全他的生命，至于这位音乐家，我们已经失去了。他是脑中风。”

施密特呆呆望着他。他那万分绝望的目光使大夫深感惊诧。“刚才我说过，”他又把无法恢复工作的话说了一遍，“除非出现奇迹。自然啰，我还没见过这种奇迹。”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疲软无力地活过四个月，而力量一向就是他的生命。他的右半身毫无知觉。他走不了路，写不了字，无法用右手按下琴键，让它发出音响。他说不了话。可怕的裂痕贯穿他的躯体，裂痕一侧，嘴唇歪斜牵拉着。口中流出的字音含混不清。友人为他演奏乐曲，他的眼里便流动些许光辉，接着，沉重的不驯顺的身体扭动起来，像一个睡梦中的病人。他想和着音乐的节拍动作，但四肢之中像有一股冷气，一种骇人的僵硬，意念与肌肉均已不再听从指挥；从前的伟丈夫感到自己被禁锢在无形的墓穴之中，无能为力。一曲终了，眼皮又沉重地垂下，他又像一具死尸一般僵卧不动。医生进退维谷——大师显然无法治愈——最后只好建议把他送去阿亨①那

①阿亨（Achen），今联邦德国一城市名，城郊有温泉。

里的温泉浴场对他恢复健康也许不无裨益。

犹如地下神秘的热泉，在僵硬的躯壳中尚有难以捉摸的活力在，那是亨德尔的意志，他那尚未被毁灭性的一击触动过的原始的生命力，在濒临死亡的肉体中依然不肯放弃对“不朽”的追求。伟男子还不心甘情愿低头认输。他还要生活，他还要创作。这种意志终于战胜自然规律而创造出奇迹。在阿亨，大夫极力告诫他在地热泉水中沐浴不得超过三小时，否则心脏可能无法支持，甚至可能致命。然而为了生命，为了狂野的生之欢乐，为了恢复健康，他决意甘冒死亡的风险。亨德尔每天泡在热浪蒸腾的浴池长达九小时之久，可把大夫们给吓坏了。但他的力气与意志力与日俱增。一星期后，他又能艰难移步，又过一个星期，他已能活动手臂。这是意志和信心的巨大胜利。他又一次挣脱死神致人瘫痪的桎梏，以大病初愈者独具的那种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幸福感，怀着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激越、更炽烈的感情去拥抱生活。

亨德尔已能完全主宰自己的身体，临离开阿亨的最后一天，他在教堂前停下脚步。他一向不是特别虔诚的人，可是现在，当他有幸康复，自由地迈步登上放着大风琴的教堂高座，心中深感世事难测。他试着用左手触按琴键。大风琴鸣响了，琴音清亮、纯净，流过若有所待的大厅。犹犹豫豫地，久已僵硬、久已不用的右手也来试一试。瞧，右手弹出的琴音也如银白清泉叮当喷涌。渐渐地，他开始即兴弹奏起来，琴声也把他带到奔腾的浩川大河。音响的方块奇妙地自行建造，堆高，直抵目力不及的处所，他那天才的缥缈的楼阁愈升愈高，光华灿烂，纤影皆无，这是空灵而明丽的音乐之光。台下，不知名的修女和虔诚的教徒侧耳聆听。他们有生以来从未听过尘寰中人奏出这

等音乐。亨德尔卑恭地俯首弹奏。他又找到向上帝、向永恒、向人类倾诉心曲的语言。他又能奏乐，又能创作了。此时此刻，他才感觉自己真正康复了。

“我从地狱归来了，”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挺起宽阔的胸膛，伸开结实的手臂，骄傲地对他的伦敦医生说。大夫对这医学上的奇迹不胜惊讶。他怀着无法抑止的工作热忱和初愈者加倍强烈的欲望，立即精力充沛地重新投入创作。昔日的战斗豪情再度在这五十三岁的音乐家胸中奔腾激荡。康愈的手活动灵巧，随心所欲，他写作一部歌剧，又一部歌剧，第三部歌剧，又创作大型清唱剧①《以色列王扫罗》《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和《欢乐与忧思》②；他的创作兴致如久被堵塞的泉水喷涌而出，源源不尽。然而时世偏偏和他作对。演出因女王逝世而中断，西班牙战争接踵而来，广场上人群麇集，呐喊、歌唱，歌剧院却无人问津，亨德尔债台高筑。这时已经到了严峻的冬天。严寒笼罩着伦敦。泰晤士河冰封雪冻；铃儿叮当，雪橇驶过光洁可鉴的河面；在这倒霉的季节，一切厅堂尽皆闭门大吉，因为无论什么美妙的音乐也敌不过大厅里的彻骨严寒。歌唱演员也病倒了，一场场演出只好告吹；亨德尔的境况原已欠佳，这一来更加不妙。债主逼债，评论家讪笑，观众漠然无动于衷，噤若寒蝉；绝望苦斗的亨德尔渐渐失去勇气。举行一次募捐义演可望偿还若干债务，然而靠乞讨度日，简直是奇耻大辱！亨德尔愈来愈深居简出，心境愈来愈阴郁。先前的半身不遂，比起眼下的心如槁木，不是还略胜一筹？早在一七四零年，亨德尔

①指以《圣经》故事为题材创作的音乐。又译“神剧”“圣剧”。
②原文为意大利语。

便又觉得自己是被征服的人，是战败者，是他一度煊赫荣名的熔渣与灰烬。他费力地从自己早先的作品中拼凑些断简残篇，偶尔也写点小玩意儿。但是滔滔滚滚的奔流已经干涸，他康复的体内原始的生命力业已消失；这个魁梧的壮汉破题儿第一遭感到自己筋疲力尽，英勇的斗士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已被击败，他心中创作兴致的圣河初次干涸枯竭，这是五十三年来流过一个世界的创造之河啊。完了，又一次完了。他明白，或者说，这个绝望的人自以为明了：永远完了。他仰天长叹：既然世人重新将我埋葬，上帝又何必让我从病中复活？与其在这寒冷空虚的尘世无声无息地苟延残喘，不如一死了之。盛怒之下，他常嘟囔着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说过的这句话："上帝啊，我的上帝，你为什么将我抛弃？"

那几个月，亨德尔惘然若失，灰心绝望，晚间常在伦敦四处徘徊，对自己感到厌倦，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兴许也不相信上帝。他要等到天晚了才敢出门，因为白天持有债券的债主们守在门口要抓他，他讨厌街上行人冷漠、轻蔑的目光。有时候他想，是不是该逃到爱尔兰，那里人们还相信他的荣誉——啊，他们万万没有料到他的精力已经消耗殆尽——或是逃往德国，逃往意大利；或许到了那里，心灵的冰冻会再次消融，在甘美的南风吹拂之下，旋律会再次冲破心灵荒芜的岩层喷薄而出。不，不能创作，不能活动，这是他无法忍受的，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被征服，这是他无法忍受的。他有时在教堂前驻足停立。但他明白，言语不能使他得到慰藉。有时他到小酒店稍坐片刻；然而对劣等烧酒感到恶心的人们，又有谁能领略创作的纯洁而近乎陶醉的欢欣？有时候他从泰晤士河桥上凝眸俯视暗夜中黝黑静默的河水，心想不如断然一跃，一切尽皆

付诸东流！只要不再背负这虚空的重压，只要能驱除被上帝、被人群遗弃的可怖的孤独感，那就好了！

他近来又常独自踯躅徘徊。一七四一年八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天气灼热。伦敦上空，云蒸雾绕，天幕低垂，有如熔融的金属；直到夜间，亨德尔才步出家门，到绿园呼吸点儿清新空气。在那谁也看不见他，谁也没法去折磨他的幽深的树荫里，他倦然坐下。倦意犹如疾患，成为他的千钧重负，他已倦于说话，倦于书写、弹奏、思索，倦于感受，倦于生活。究竟为了什么，为了谁，要作这一切呢？然后他像一个醉汉，沿着波尔林荫路，沿着圣詹姆斯大街走回家去，心中念念不忘的惟有一件事情：睡觉去，睡觉去，什么也不想知道，只要休息，安静，最好是永远安息。到了布鲁克大街他的家里，人们都已沉入梦乡。他缓慢地——啊，他多么劳累，这些人逼得他多么劳累啊！——一级一级爬上楼梯，每迈出沉重的一步，楼梯木板都震得吱吱嘎嘎响。终于到了自己房间。他打火点亮写字台上的蜡烛：他只是机械地，不动脑子地做这些动作，多年来他要坐下来工作的时候都是这么做的。从前——他的唇间不由嘘出一声悲叹——散步回来，脑海里总浮现一段旋律，一个主题，每次他都匆匆写下，以免一觉醒来，想好的乐句又遗忘了。可现在桌上空空如也。一张乐谱纸也没有。神圣的磨坊水车在冰封的河上停止转动。没有什么可以开始，没有什么可以完成。桌上空空如也。

否，不是空无一物！那儿，淡颜色的四方形里，不是有纸一类白色的什么东西在闪亮吗？亨德尔伸手一把抓了过来。这是一件包裹，他感觉到里面有书写品。他迅速打开包裹。最上面是一封信，《以色列王扫罗》和《在埃及的以色列人》的词作

者，诗人詹南斯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上说，寄上一部新的神剧脚本，但愿音乐的崇高的守护神 Phonenix musicae 垂怜作者贫乏的语汇，用她的翅膀载着这部歌词在“不朽”的天空翱翔。

亨德尔像触到什么令人恶心的东西，霍然跳起来。难道他这个瘫痪过的人，垂死之际，还要受詹南斯一番羞辱？他把信扯碎，揉成一团，扔到地上，再踩上一脚。“流氓！无赖！”他咆哮着；不太机灵的诗人捅到了亨德尔内心深处灼痛的伤疤，撕开新的伤口，令他心中痛楚无以复加。他愤然吹灭烛火，浑浑噩噩地摸黑进了卧室，一头栽倒在床上：两行热泪骤然夺眶而出，浑身战栗，怒火中烧而无可奈何。被掠夺者还要被嘲笑，受难者又得受折磨，如此世界，何其可悲！在他心如死灰、精疲力竭之际，为什么还要呼唤他？在他灵魂麻木、理智无力之时，为什么还要求他谱写一部新的作品？眼下只要睡觉，像动物一般鲁钝，只要遗忘，只要什么都不是！他沉重地躺在卧榻上，精神恍惚，惘然若失。

但他睡不着觉。愤怒激起他内心的不安，一种神秘的，恶毒的不安，有如风暴激起大海的怒涛。他辗转反侧，不能成眠，反而愈来愈少睡意。是不是起来看一看歌词好？不，他已行将就木，歌词于他又有何用?！不，上帝让他坠入深渊，让他游离于生活的圣河之外，人间于他已不复有慰藉可言！然而在他心中，仍有一种异常好奇的力量在搏动，在催促他，而他对此却无力抗拒。亨德尔站起来，回到工作间，激动得发抖的双手又一次点燃烛火。不是已经出现一次奇迹，使他从半身不遂的桎梏中获得解放？也许上帝还知道救治灵魂的良方，能给心灵以

慰藉。亨德尔将烛台移近文稿。第一页上写着："The Messiah①!"啊，又一部神剧！最近这几部都失败了。他带着不安的心情翻过扉页，开始读起来。

看到第一句，他就跳起来，"Comfort ye!"（"鼓起勇气!"）歌词这样开始。这句话简直像是魔术。不，这不是一句话，这是上帝给予的回答，是诸天之上天使的呼唤流进他那沮丧的心灵。"Comfort ye"——一读出声，胆怯的灵魂便为这创造之语衷心震撼。语音刚落，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亨德尔便已听到这句歌词业已成为音乐，飘浮于音响之中，呼唤着，歌唱着，有如松涛流水之声。啊，多么幸福啊！在这段音乐中，他感到，他听到，天门已经开启！

他一页一页翻过去，双手微微颤抖。是的，他被召唤、被呼唤，字字句句以万钧之力深入他的肺腑。"Thus saith the Lord!"（"上帝这样说!"）这不是对他，对他一个人说的吗？这不是将他击倒在地，现在又慈爱地把他从地上扶起来的同一只手吗？"And he shall purify."（"他将使你纯净"）——是的，这在他身上已经应验；黑暗从他心头一扫而尽，光明骤然降临，音响之光，水晶般晶莹剔透。只有他才熟知他的艰难困顿，不是他又有谁能促使柯伯索尔的三流诗人，可怜的詹南斯写出如此气势雄浑的词句？"That they may offer unto the Lord."（"以使他们向上帝奉献祭品"）——是的，从燃烧的心中点燃起牺牲的火焰，烈焰猝然上升直抵霄汉，对这庄严的召唤给予回答。"你雄健的词句传达的呼唤"是对他说的，只对他一人，——啊，

①英语：弥赛亚。弥赛亚一词源出于希伯来文，意为救世主。下文出现多处《弥赛亚》英语歌词的句子，作者已译成德语的，就不再加注了。

大声宣布这件事，用隆隆的长号宣示，用震耳的合唱的威力，用大风琴雷鸣般的音响宣示，让这句话，让这神圣的理智又一次如太初时那样唤醒所有其他犹在黑暗中绝望行走的芸芸众生，因为，确实，“Behold，darkness shall cover the earth.”① 黑暗还笼罩大地，他们尚不知此时向他昭示的解脱的极大幸福。刚一读完“Wonderful，counsellor，the mighty God.”② 这感激的呼声便以完成式在他胸中激荡。——是的，如此赞美他，这有良策、善实行的绝妙者，是他给恍惚的心带来安宁！“上帝的天使趋近他们。”——是的，天使抖动银白的翅膀飞进屋里，抚摸了他，解脱了他。怎能不衷心感激，欢呼歌唱，用千百种不同的声音汇成巨大的声音，赞美“光荣属于我主！”

亨德尔俯首读稿，犹如置身于大风暴之下。他从来不曾这么感受过他的力量，从来不曾感受过类似的创作的快感流贯他的整个身心。语句依旧如同温暖的、令人心旷神怡的光流，向他源源倾泻过来，一句句一字字，全都说到他的心坎上，全都拥有驱魔辟邪、解除桎梏的力量！“Rejoice”（“欢欣吧”）——随着这一合唱的华丽展现，他不由抬起头，伸展开双臂。“他是真正的拯救者”——是的，他决心证明这一点，尘世上的人们谁都没有这样做过，但他要在世人的头顶上高高举起他的证据，犹如一块闪亮的牌子。惟有饱经忧患的人真正懂得欢乐，惟有备受磨难的人能预感赦免的最后恩惠，他的职责是在人类面前证明他曾亲历死而复活。当亨德尔读“He was despised”（“他受歧视”），沉痛的回忆迅即化为忧伤、沉重的音响。他们以为

①英语：“看，黑暗将笼罩大地。”

②英语：“妙哉，顾问，万能的上帝。”

已经将他征服，把他活活埋葬，对他嘲讽讥诮—— “And they that see him, laugh.”（“看见他，他们都笑了。”）“无一人给忍气吞声者以安慰。”没有人帮助他，在他软弱无力的时候，没有人安慰他，然而，奇异的力量，“He trusted in God. But thou didst not leave his soul in hell.”（“他信赖主，看吧，你没让他在墓中安息。”）不，上帝没有让他这个桎梏中的人，已消失的人的灵魂留在他那绝望的墓穴，无力的地狱，不，他再一次号召他把欢乐的信息送给人类。“Lift up your heads”（“抬起你们的头”）——这时，这句话从他心胸中化为音响迸发出来，这道庄严宣布的伟大命令！他猝然惊呆了，因为可怜的詹南斯写下的是 “The Lord gave the word.”①

他屏住呼吸。这里，借偶然选中的凡人之口道出了真理：上帝向他传话，从天上传话给他。“The Lord gave the word”：话语是从他那儿传来的，音响是从他那儿发出的，恩惠是他赐予的！这话语必须回归到他身旁，由激涨的心潮载到他身旁，赞美我主乃是每一个创作者的最大欢欣，最大义务。啊，对这句话要理解它，把握它，举起它，挥动它，使它扩大伸张，广阔一如世界，使它包容世间一切欢呼，使它如同说出这句话的上帝一样伟大！啊，要让这句平凡的话，易朽的话，因美与无穷的激情而回归天上，化为永恒！看吧，它已经写下了，它发出音响，是可以无限重复，可以转化的，这就是：“阿里路亚②！阿里路亚！阿里路亚！”是的，要让这个词包容尘世上的一切声音，嘹亮的和低沉的声音，刚毅的男声和柔顺的女声，充盈，升高，

①英语：“这是主说的话。”

②阿里路亚：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欢呼语，意为“赞美神”。

变化，在节奏鲜明的合唱中让它们有合有分，登上又走下雅各①梦中的音响之梯，用小提琴甘美的琴声系住它，用长号激越的吹奏赋予它火一样的热情，用大风琴奏出雷鸣般的咆哮：阿里路亚！阿里路亚！阿里路亚！——用这个词语，这样的感谢之情，创造一阵欢呼声，从尘寰发出隆隆巨响，复又回归到宇宙的创造者身旁！

泪水模糊了亨德尔的眼睛，热情在他心中燃烧。还有没读完的诗稿，神剧的第三篇。但在这“阿里路亚，阿里路亚”之后他已无法继续读下去。这欢呼声的字音充满他的整个心灵，它扩大，伸展，已如流体火焰令人灼痛难耐，它要倾泻，它要奔流而去。啊，多么憋闷，多么挤迫，因为它仿佛要从他心中脱颖而出，飞腾云天。亨德尔匆匆抓起鹅毛笔，写下乐谱，一个个音符如被神灵驱使，极迅速地奔赴笔端。他无法停下，犹如被暴风中鼓帆疾驰的小舟负载着遥遥而去。周遭是万籁俱寂的静夜，这座大城市的上空，潮湿昏暗，渊默无声。然而在他心中，光明在奔涌，在这间斗室轰然鸣响着别人听不见的宇宙之音乐。

次日清晨仆人蹑手蹑脚走进房间的时候，亨德尔还坐在书桌旁写作。他的助理克里斯托夫·施密特怯生生地问他要不要帮他誊抄，他不答话，只用低沉的声音不满地嘟囔着，样子很吓人。谁都不敢再走近他身边，这三个星期他寸步不离工作室。给他端饭来，他就用左手急匆匆掰下点儿面包塞进嘴里，右手继续挥笔疾书，就像酩酊大醉，身不由己似的，停不下来。有

①雅各：《圣经》中的人名，这里指犹太人的祖先之一以色列。相传他在梦中看见天使上下的天梯。

时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大声唱，一边打拍子，这时他的眼神与平日的判若两人；有人跟他说话，他会忽然吓一大跳，糊里糊涂，答非所问。那些天，仆人的日子真不好过。有来逼兑债券的债主，有来恳求参加节庆合唱的歌唱家，还有奉命传邀亨德尔进宫的使臣；所有这些人，都得由仆人婉言谢绝，因为只要他想跟聚精会神在创作的亨德尔哪怕只说一句话，亨德尔也会大发雷霆。那几星期，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不再知道时间是什么，分不清白昼与黑夜，在他全神贯注于其中的领域，衡量时间的惟有节奏与节拍。他心潮起伏，他的身心被从心中奔涌而出的激流席卷而去，作品愈近尾声，愈接近神圣的流速，激流便愈见狂野、愈见急骤。他成了自身的俘虏。他用有力的脚步踏着拍子，丈量他自设的囚室面积，他歌唱，他弹羽翼琴，又再坐下来挥笔疾书，直至手指发疼；他平生还不曾感受过这样炽烈的创作欲，还不曾这样生活过，从来还不曾在音乐中尝受过这么大的苦楚。

过了不到三个星期——即使在今天也是不可理解的，永远不可理解！——，在九月十四日，这部作品终于完成了。不久前还是干巴巴的词句，如今已经变成音乐，鸣响着，如同永不凋谢的鲜花。被点燃的灵魂又一次成就了意志的奇迹，一如先前瘫痪的躯体成就了复活的奇迹。一切都已写了，创作了，塑造了，在旋律中，在激情中展开了——只差一个词，这部作品的最后一个词："阿门"。可是，亨德尔要用这只有两个音节的"阿门"来建造一座直达上苍的阶梯。在变化不定的合唱中，他把它们分配给不同的声部，使这两个音节延展，一再拉开距离，而后又倍加炽热地融合在一起。他的热情有如上帝的嘘息，流贯他这部伟大的诗词的结束语，使它像世界一样广阔无垠，一

样饱满丰富。这最后一个词不让他罢手，他也不将它轻轻一带而过。他用第一个字母，响亮的A，鸿蒙初辟时最早发出的声音，以壮丽的赋格曲式建造这“阿门”，直至它成为一座大教堂，轰然鸣响，又丰富充实。大教堂的顶端高耸云霄，还在不断地升高、下降，又升高，终于被大风琴的风暴攫住，被联合一致的人声的伟力一次又一次地掷向高处，充满所有空间，直至这感谢的赞歌声中似乎也有天使在同声歌唱，桁架被永不止息的“阿门！阿门！阿门！”所震撼，裂成碎片，纷纷坠落。

亨德尔疲惫地站起身。笔从他手里掉下来。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他看不见，听不见，只感觉疲乏困顿，深不可测的困倦。他步履踉跄，站不住脚，不得不倚着墙壁。他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身体疲惫万分，感觉迟钝混乱。他像盲人一样一步一步扶着墙走，随后便一头栽倒在床上，睡得像个死人。

上午，仆人轻轻按了三次门铃。大师酣睡未醒；他深沉的面孔一动也不动，宛如白石雕成。中午，仆人第四次来唤醒他。他大声咳嗽，门敲得很响，但什么声音都打不破他那深深的熟睡，什么话都到不了他耳朵里。下午，克里斯托夫·施密特前来帮忙，亨德尔依然僵卧着，纹丝不动。他俯身望着睡梦中的亨德尔：像赢得胜利之后战死疆场的英雄，他躺在那儿，在完成了不可言说的壮举之后死于过度疲劳。但克里斯托夫和仆人对英雄伟业和胜利全都毫无所知；他们只感到害怕，因为他们见他长时间一动不动地躺着，心中不安；他们担心又一次中风会把他彻底整垮。到了晚上，怎么摇晃也没把亨德尔叫醒——他已经像死尸一样毫无知觉地躺了十七个小时了——克里斯托夫·施密特又跑去请医生了。他没能马上找到他，詹金斯大夫利用温和的晚上去泰晤士河岸边钓鱼。终于找到了，大夫对这

不受欢迎的打搅喃喃抱怨几句。直到听见请他给亨德尔看病，他才收拾绳索钓具，取了外科手术器械——这已费去很长时间——以备万一需要放血时使用。轻便马车终于载着他俩奔向布鲁克大街。

到了那里，仆人已经举起双臂冲着他们招手。“他起床了，”他隔街向他们喊道。“他现在吃得有六个搬运工人那么多，狼吞虎咽，吃了半条约克夏种白猪做的火腿，我不得不给他倒了四品脱啤酒，他还要吃。”

确实，亨德尔坐在摆得满满的餐桌前，俨然主显节的豆王①。如同他一昼夜补了三星期睡眠，此刻他以他那魁伟的体格的全部兴致和力量又吃又喝，仿佛想把几星期来消耗在创作上的精力一下子全都攫取回来似的。一见大夫，他就笑了，渐渐变成一阵响亮、震耳、夸张的大笑；施密特回忆说，在那几星期，他始终没见亨德尔嘴角露出一丝笑容，见到的只有紧张和愤怒的神情；可现在，他的天性中被抑制的欢快心绪显露出来，有如春潮撞击岩石发出震耳轰鸣，泛起泡沫，咆哮而去——亨德尔毕生没有像现在这样纵情欢笑，因为此刻他确知自己健康无恙，生之欢乐流遍身心，令他陶然若醉。他高举啤酒杯，迎上前去，向身穿黑礼服的大夫表示欢迎。“是哪一位要我看病？”詹金斯大夫愕然问道。“您这是怎么啦？刚才您喝的是什么补酒？您的日子过得满惬意啊！您这是怎么回事？”

亨德尔望着他笑，眼里闪耀着光辉。他渐渐恢复严肃的神情，慢慢站起来，走到羽翼琴前坐下。双手先在琴键上方掠过，

①西俗在主显节（1月6日，祝耶稣出现的日子）得到馅中有豆的点心者为“豆王”(Bohnenkönig)。

然后回头异样地微微一笑，轻轻地，半说半唱地开始了宣叙调“听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的旋律——这是《弥赛亚》中的歌词，开头诙谐戏谑。可是他的手指一伸进温和的空气，便不能自已。演奏中亨德尔忘却旁人，也忘却自我，滚滚心潮将他席卷而去。猝然，他又进入创作。他且歌且奏全曲最后几段合唱，那乐句他迄今只如在梦中塑造的，而今初次听到它业已苏醒：“Oh death where is thy sting”（“何处是你的利刺，啊，死神？”），他感觉生之热望充盈五内，更有力地提高嗓音，自己既是合唱，又是欢呼、喝彩者，他继续边弹边唱，直至“阿门，阿门，阿门”，他投入音乐的力量如此强大有力，巨大的音响几乎震塌房间。

詹金斯大夫站在那儿，如醉如痴。亨德尔终于站起身来的时候，大夫简直不知如何表达自己景仰的心情，但总得说句话，他只说：“这样的音乐我从来没听过。您真是巧夺天工啊。”

亨德尔脸色突然变得阴沉。他自己也为这部作品大吃一惊，为像在睡梦中降临到他头上的恩惠大吃一惊。同时，他心中羞愧，背过身子，用旁人几乎听不见的很低很低的声音说：“不，我倒相信它是上帝同我一起创作的。”

数月之后，两位衣冠楚楚的先生来到来自伦敦的音乐大师亨德尔在都柏林租赁的寓所前敲门。他们诚惶诚恐地提出要求：亨德尔数月之中以当地听众从未欣赏过的如此辉煌的音乐作品令爱尔兰首都为之倾倒。他们听说大师还将在这里首次演出他的又一部神剧新作《弥赛亚》，恰恰是这座城市，甚至在伦敦之前，得以聆听他的这一近作，实属莫大荣幸。鉴于这首协奏曲非同寻常，可望获致特丰收益。大师一向慷慨乐施乃人所共知，他们此次前来，意在探询大师是否愿将首场演出的全部收入捐

赠给他们所代表的慈善机构。

亨德尔亲切地望着他们。他爱这座城市，因为它给了他爱，他的心扉已经敞开。他微笑，欣然首肯，要求他们说明捐赠这笔收入拟作何用。“接济几个监狱的囚犯，”和蔼的白发男子首先答道。“还有慈惠医院的病人，”另一人补充说。不言而喻，慷慨捐赠的数目只限于首场演出的收入，其余悉归大师所有。

然而亨德尔一口拒绝。“不，”他轻声说，“不要这部作品的钱。我永远不要这部作品一文钱，永远不要，我还欠另一人的债。无论什么时候，它都属于病人，属于犯人。我自己曾经是个病人，因它而得以康复。我曾是个囚徒，是它解救了我。”

两位先生不无惊愕地抬起头。他们虽然不完全明白，但是深深道谢，鞠躬，离去，在都柏林传播这令人愉快的消息。

一七四二年四月七日，最后一次彩排终于来到。只允许两个大教堂的合唱队员的少数亲戚进去听，为了节省开支，费沙姆伯尔大街上音乐厅的大厅只有微弱的灯光照明。人们这里一两个，那里三五个，稀稀落落，分散在长条椅上，准备听一听来自伦敦的音乐大师新的清唱剧。大厅又冷又暗，朦朦胧胧。但合唱歌声一开始如飞流瀑布奔腾倾泻，就出了一件怪事。分散坐在长条椅上的人们不由自主地凑集拢来，渐渐聚集成为黑压压的聆听与惊讶的一群，因为人人觉得他们平生从未听到过的这音乐的重量，对于单独的个人来说仿佛太大，仿佛要把他冲走、拽开似的。他们愈来愈紧地挤在一起，仿佛要一起用一颗心脏来聆听，作为唯一虔诚的宗教团体接受“信心”这个词；它向他们呼啸而来，交织着种种声音，每次出现的形式各各不同。在这异乎寻常的强大力量面前，人人感到自己脆弱，然而又都欣欣然愿被它所把握，所负载，所有的人们都像一个人一样感

受着欢快的战栗。第一次响起雷鸣般的“阿里路亚”的时候，其中一人蓦然站了起来，其他人不约而同也一下子随他一齐起立；他们觉得被这么宏伟的力量攫住，人们是不能够粘着在地面上的，他们站起来，要让他们的声音更接近上帝一寸，并且恭顺地向他呈献自己的敬畏之感。嗣后他们离去，挨家挨户诉说一部旷世未闻的音响作品已经问世。为能聆听这部杰作，全城怀着紧张的心情，快乐得战栗了。

六天以后，四月十三日晚上，音乐厅门庭若市。为使大厅容纳更多听众，女士不穿有箍环扩撑的衣裙，骑士不佩剑；七百人——空前的数字——蜂拥而来，作品尚未公演，美誉已迅速传扬；乐曲开始时，大厅里肃静无哗，连呼吸声也听不到，人们愈来愈肃穆地侧耳聆听。接着迸发出合唱的歌声，拥有暴风雨般的力量，人们的心开始颤抖了。亨德尔站在大风琴旁边。本来他是要亲自监督、亲自指挥这部作品演出的，但它挣脱他的控制，他自己迷失在这作品中，感到它变得陌生了，仿佛自己从未听过、从未创作过这部作品似的，他又一次被心中奔腾的波涛负载而去。到了最后开始唱“阿门”，他的双唇不自觉地张开，同合唱队员齐声歌唱，像这样唱法在他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但当其他人的欢呼声闹嚷嚷充塞大厅之时，他迅即从边上悄悄离去，为了不向要向他致谢的人群，而向赐予他这部作品的神灵表示感谢。

闸门已经打开。音响之河又年复一年奔流不息。从此以后，无论什么都不能使亨德尔低头屈服，无论什么都不能使复活者再度失去生活的勇气。他在伦敦创建的歌剧院再次破产，持有债券的债权人再次对他催逼：但他昂首挺立，经受住了一切令人不快的事件，年已六旬的老人沿着他的作品的里程碑无忧无

虑，毫不在乎地走他自己的路。有人给他制造麻烦，但他懂得如何体面地战胜它们。他日渐年迈力衰，双臂瘫痪，两腿风湿痉挛，但他依旧以不知疲倦的心从事创作，永不中断。最后，视力也不行了；在写作《耶弗塔》的过程中，他失明了。犹如失聪后的贝多芬，他虽双目俱眇，依然不知疲倦地、不可战胜地创作不已；然而他在人世间的胜利愈辉煌，他在上帝面前便愈谦卑。

如同一切真正的严谨的艺术家，亨德尔从不称道自己的作品。但有一部作品是他由衷地挚爱的，这就是《弥赛亚》。他满怀感激之情爱这部作品，因为它把他从自身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因为他在这作品中得到了解脱。他在伦敦年复一年演奏《弥赛亚》，每次演出的收入（一次演出五百英镑）全部捐给医院。这是康愈者对病人，已获解放的人对身陷囹圄的人的捐助。他曾带着这部作品走出阴曹地府，他也要以这部作品告别人世。一七五九年四月六日，已经病重的七十四岁老翁让人把自己领到考文特花园的讲坛。忠诚的朋友——音乐家、歌唱家们，围拥着魁伟的盲者：他那空虚的、失去光辉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他们。但当音响的巨浪有如海涛汹涌澎湃，数百人朝向他发出风暴似的确信的欢呼声，此时疲惫的面孔顿时容光焕发。他挥动手臂打拍子，严肃而虔诚地歌唱，仿佛他是牧师，正站在自己和众人棺木前，同大家一道，为自己、为众人的解脱祈祷。只有一次，他哆嗦了一下，那时，随着“要吹响长号”的呼喊声响起了激越的长号声，他抬起呆滞的双眼仰望上苍，仿佛此时他已面临末日审判；他知道，他工作得不错。他可以昂首走到上帝面前。

朋友们深受感动，把老盲人送回家去。他们同样觉得：这

是一次告别。他在床上还嘴唇微动，喃喃自语，想在耶稣受难日那一天死去。大夫惊讶不置，不能理解，因为他们不知道那年的耶稣受难日是四月十三日，从前那只沉重的手① 正是在这一天将他击倒在地的，他的《弥赛亚》又是在这一天第一次奏响问世。在万念俱灰的那一天，他复活了。他要死在复活的那一天，以获取为永生而复活的确信。

果然，同主宰生一样，这唯一的意志也主宰死。四月十三日，亨德尔精力耗尽了。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庞大的身躯一动不动地躺在床褥上，已是一具空虚、沉重的躯壳。一如空贝壳发出大海喧嚣的涛声，他的心里响起无法听见的音乐，比他平生听过的都更奇异，更瑰丽。催促的渐强音使灵魂缓缓脱离疲惫的躯壳，将它送上失重之境。涛声阵阵，永恒的音响飘上永恒之境。翌日，复活节的钟声还没敲响，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终有一死的东西终于逝去了。

潘子立 译

①指上帝。

一夜天才

马赛曲

一七九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七九二年，法国国民会议对皇帝和国王联盟是“战”还是“和”的问题犹豫不决地拖了两三个月之久。路易十六也拿不定主意，他既担心革命党人获得胜利的危险，又担心他们失败的危险。各政党的态度也不明朗。吉伦特党人为了维持政权，急于要进行战争，而罗伯斯比尔和雅各宾党人为了夺取政权力主和平。局势日趋紧张，报刊沸沸扬扬，俱乐部在热烈争论，谣言四起，激起了舆论的恐慌。四月二十日，法国国王终于对奥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宣战，这一决定对上述情况倒是一种解放。

近几个星期来，巴黎上空的电压强大，人心惶惶。边境城市里的恐慌气氛更加令人压抑和惊

怕。军队已在营地集中待命，每座城市和乡村里的志愿人员和国民警卫队都被武装了起来，各处要塞也得到了加强。特别在阿尔萨斯地区，人人都知道，战争将在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这块土地上爆发。莱茵河对岸就是敌人。这里不像在巴黎，敌人是一个模糊的、修辞上慷慨激昂的概念，而是一个可以看得见、感觉得到的现实，因为人们在加固的桥头堡旁，从大教堂的塔楼上用肉眼就可以看到逼近的普鲁士军队。夜间，晚风将敌人炮轮的滚动声、武器碰撞的叮当声、号角声送过在月光下波光粼粼的河流这边来。大家知道，只要一声令下，普鲁士大炮沉默的炮口将喷射出隆隆炮声和阵阵火光。德法两国之间经历过的千百年战斗将再次开始——这次一方是以新自由的名义，而另一方则以旧秩序的名义。

在一七九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这一空前的日子里，信使从巴黎给施特拉斯堡带来了宣战的消息。人群立即从各个胡同和家里拥向广场，整个驻军为了备战在作最后的检阅，一个团接着一个团地在前进。在中央广场上检阅驻军的是市长迪特里希，他身披三色绶带，挥动着缀着帽徽的帽子向士兵们致敬，嘹亮的军号和频催的战鼓提醒大家安静。迪特里希用法语和德语向这个广场和市内所有其他广场大声宣读宣战书的全文。在他讲完话之后，军乐队的队员奏起了第一支临时的革命战歌《前进吧!》。这实际上是一支刺激性感的、纵情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舞曲，但出征军人却以雷鸣般震动大地的脚步声发出了他们勇猛的节奏。随后，人群四散，将被激起的热情带至各个胡同和家庭。咖啡馆、俱乐部里，人们都在发表激昂的演说，散发声明。“公民们，武装起来！树起战旗，警钟响了!”人们开始发出诸如此类的呼声。一切讲演，所有报纸，各种广告，到处都

异口同声重复这种有战斗力的、有节奏的呼声："公民们，武装起来，让那些加冕的暴君们发抖吧！前进！自由的孩子们！"群众每每都为这些激烈的话欢呼。

大批人群在街道和广场上不停地为宣战而欢呼。在满街人群欢呼的时刻，也传来了一些不同的嗡嗡声。宣战也引起了恐惧和忧虑，人们只是私下在屋子里窃窃私语，老人都沉默不语。遍天下的母亲都会自我宽慰说：外国兵不会杀害我们的孩子，各国都有关心他们自己的财产、自己的土地、自己的茅屋、自己的家畜和自己收成的农民。他们的庄稼会不会遭到践踏？他们的农舍会不会遭到暴徒的抢劫？他们劳动的土地会不会遭到血洗？可是出身于贵族的施特拉斯堡市长弗里德里希·巴龙·迪特里希，就像当时法国最进步的贵族阶层献身于新的自由事业一样，一心要用洪亮的声音表示出战斗的信念；他有意识地将宣战日变为公开的节日，他胸前斜披着绶带，从一个集会赶到另一个集会去鼓励人民。他向出征的士兵犒劳酒食，晚上他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军官和最重要的官员来到他那坐落在德·布罗格利广场上的宽敞官邸，参加在这里举行的欢送会，激情从一开始就使欢送会具有一种胜利节日的性质。将军们，通常对胜利充满信心的将军们成了会上的主角，认为战争使自己的生命充满了意义的青年军官们都在自由交谈。有的在鼓励别人，有的在挥舞军刀，有的在相互拥抱，有的在祝酒，有的举着美酒在作慷慨激昂的讲演。所有的讲演都一再重复报刊和宣言上那些鼓舞人心的话："公民们，武装起来！前进！拯救我们的祖国！让那些加冕的暴君们发抖吧！现在，将胜利的旗帜展开，三色旗插遍世界的日子已经来临！现在，每个人都应该为了国王，为了旗帜，为了自由而尽力！"在这个时刻，全体人民，整个国家

要充满胜利的信心和对自由事业的热情，以实现神圣的团结。

在讲演和祝酒的过程中，市长迪特里希突然转向坐在自己身旁的要塞部队年轻的上尉鲁日。他记得这位仪表堂堂、不怎样漂亮、但却富有同情心的军官，半年前在宪法公布之际，写过一支相当优美的自由颂歌。军乐队的音乐家普莱叶立即给这支颂歌谱了曲。这支朴质的作品音调和谐，军乐队将它练熟，并在广场上演奏和合唱。现在，宣战和出征不是也需要进行类似的庆祝吗？当市长迪特里希请求好友鲁日上尉（他完全无权自封贵族而取名为鲁日·德·李尔）的帮助时，很随便地问他，愿不愿意利用这种爱国主义的热情，为出征的队伍谱写些什么，为明天将要出发去征讨敌人的莱茵军写首战歌。

鲁日是一位谦虚而质朴的人。他从来没有自诩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他的诗从来没有刊印过，他的歌剧也被拒绝上演。他知道自己善于写即兴诗歌。他为了博得显贵和好友们的赏识，表示愿意试试。啊，他愿意试试。“好啊，鲁日！”坐在对面的一位将军一面向他祝酒，一面提醒说，他应该立即把战歌送到战场上去；莱茵军确实需要一支加快步伐的爱国主义的进行曲。同时，另一个人又开始讲话。又是祝酒，又是喧闹，又是饮酒。对这次偶然的无关紧要对话的普遍热情像一片激浪似的扩散开去。酒宴变得更加热闹，更加喧哗，更加疯狂，时已深夜，客人们才渐渐散去。

时已深夜，施特拉斯堡激动人心的宣战日——四月二十五日——已经结束，实际上四月二十六日已经来临。夜幕笼罩着千家万户，但这夜幕只是种假象，因为全城由于激动仍在沸腾。兵营里士兵在准备出征，许多躲在紧闭着的店门后面的胆小鬼

或许私下已在准备逃命。大街上一队队步兵在进军，其中夹杂着通信骑兵的嗒嗒马蹄声，接着是炮兵沉重炮车的嘎嘎声，时而单调地回响着各站哨兵发出的口令声。敌人太近了，太不安全了，全城的人都激动得无法在这决定性的时刻入睡。

此刻，鲁日正在大街一百二十六号他自己简朴的小房里走上一座旋形楼梯，他觉得特别激动。他没有忘记自己要尽快为莱茵军写一支进行曲，即一支战歌的诺言。他在自己狭小的房里不安地重步跑上跑下。怎样开头？怎样开头？宣言、演讲、祝酒等所有那些激动人心的呼声杂乱地在他脑子里一幕幕闪现。“公民们，武装起来！……前进！自由的孩子们！……消灭专制！树起战旗！……”他还想起其他一些顺便听到的话，想起为自己的子女忧心忡忡的妇女们的呼声，想起农民们对法国的土地可能会遭到外国军队的践踏和血洗的忧虑。他近于下意识地写下头两行，这头两行只是那些呼声的反响、回声和重复：

前进，前进，祖国的儿郎，
那光荣的时刻已来临！

接着，他突然停下笔愣怔起来。就这样定了。开端是好的。现在只是要马上找到适当的节奏，找到配合歌词的旋律。他从橱上拿下自己的小提琴，试了试。绝妙的奇迹：节奏在头几拍上立即与歌词完全适配。他急忙继续写下去，这时乐曲显得平缓庄严，感到有一股力量从全身流过。所有的一切：所有这时爆发出来的感情，所有那些他在大街上、在宴会上听到的话以及对暴君的仇恨、对国土的忧虑、对胜利的信念、对自由的热爱等等一下子都涌上了心头。鲁日一点也不需要创作，一点也

不需要编造，他只需押上韵，只需将歌词配上，他那具有迷人魅力的旋律节奏就行了。这些歌词在今天，在这几天里都异口同声地在被歌唱。它表达了、说出了和唱出了国民在其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的一切。他无须作曲，因为大街上的节奏，时间的节奏，这种在士兵们的行军步伐声中、号角高奏声中、大炮的嘎嘎声中反映出来的反抗和挑战的节奏，钻进了紧闭的百叶窗。也许他甚至没有听到这种节奏，不是他自己灵敏的耳朵，而是在这唯一的夜晚寄居在他那必死躯体里的时间之神听到了这种节奏。旋律更加和谐地合乎强有力欢呼的节拍，这种节拍正是全国人民心脏的跳动。鲁日如同在别人的口授下越来越匆忙地听写歌词、乐谱，激情涌上了心头，但激情从没充实他那狭隘的资产阶级灵魂。一种过度兴奋，一种不是自己力量，而是具有神奇威力的热情在这特别紧张的刹那间聚集了起来，以千百倍强大的力量推出了这个可怜的门外汉，把他像枚火箭一样——刹那间的光芒和耀眼的火焰——射向群星。一个夜晚使海军上尉鲁日·德·李尔成了不朽者的同伴：从街头、报刊上吸收来的最初呼声构成了他那创造性的歌词，并像不朽的旋律一样升华为一段为用诗歌形式的表现出来的不朽的诗节：

我们在神圣的祖国面前，
立誓向敌人复仇！
我们渴望珍贵的自由，
决心要为它而战斗！

接着是第五行诗，直到最后一行，他出于激情一气呵成，并把歌词和旋律完美地结合了起来。终于在破晓之前完成了这支

不朽的歌曲。鲁日吹熄了烛光，躺到自己床上。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燃起了他从未感觉到的思想的光辉，不知是什么东西现在又使他陷入一种极度的疲劳，他死一般地昏沉睡去。作家、诗人和天才在他身上确已死去，可是台子上仍放着这件已完成的作品，作品已离开了睡着的人，在神圣的醉意中，奇迹突然确确实实地来到了他的身上。在各国人民的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一支歌曲的词和曲像这支歌一样，如此迅速、同时又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教堂相同的钟声照样宣告新的一天开始。阵风从莱茵河上送来了已开始的、初期小规模冲突的枪声。鲁日惊醒了，他从沉睡中费力地用手摸索。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他模模糊糊地记起他所经历的事。接着，他首先注意到台子上这张刚写好的纸。诗，我什么时候写的？音乐，是我自己的笔迹？我什么时候为这支歌配的曲？哎呀！果然不错！这是朋友迪特里希昨天要求的歌——莱茵军进行曲！鲁日读着自己的诗，同时哼着旋律，但他的神情就像一个作者对刚写好的作品总是感到不完全满意那样。一个团里的同事住在隔壁，他把这支歌拿给他看，并唱给他听，这位朋友显得非常满意，只是建议作些小小的改动。鲁日对这种最初的同意表示了某种信任。他为自己能迅速实现诺言而感到自豪。他驾着一辆飞驰的汽车，立刻赶到市长迪特里希家里。市长早上正在花园里散步，并全神贯注地在思考一篇新的演讲。鲁日，怎样？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立即来试试。两个人从花园走进一间客厅，迪特里希坐到钢琴边上去伴奏，鲁日在唱着歌词。市长夫人被这意外的早晨的音乐吸引到这客厅里来了，并希望抄下这首新歌。她作为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音乐家立即精心创作了伴奏曲，为的是在今晚

的晚会上可以为家里的朋友们在演唱各种其他歌曲之中试唱这支歌。市长迪特里希为其优美的男高音感到自豪，他现在仔细地研究着这支歌。在四月二十六日凌晨，这支歌刚写好，歌词刚配好曲，同一天晚上就将首次在市长沙龙里为偶然选择的上流社会演唱。

听众都友好地鼓掌表示欢迎，这可能是向在场的作者致以一种极有礼貌的敬意。当然，坐落在施特拉斯堡大广场上的德·布罗格利旅馆的客人们丝毫也没有预感到，一支不朽的旋律将振动它那无形的双翅飞向人类的现代。同时代的人也很少有人一眼就能识出一个人的伟大或一部作品的伟大，正如市长夫人也很少意识到那惊人的时刻一样，——她给自己兄弟的一封信就是证明——她在信中将一件奇迹庸俗地说成是一个社会事件。“你知道，我们在家里接待了许多人，大家都要编些什么来作消遣。我的丈夫出了个主意，让人为一支即兴歌词配曲。工程兵团的上尉鲁日·德·李尔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诗人和作曲家，他很快地创作了一支军歌的音乐。我的丈夫是一位优秀的男高音，他立即演唱了这支歌曲，歌曲很吸引人，显示出某种特色。这是一个较大的成功，歌曲颇为生动活泼。我为了将歌曲改编成管弦乐曲而运用了自己的才能，并改编了总谱使之适合于钢琴和其他乐器演奏，所以我要做许多工作。我们将演奏这支乐曲，这会使整个社会感到极大的满意。”

“这会使整个社会感到极大的满意”，——这句话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非常冷漠的。可是这种纯粹友好的印象，这种纯粹半心半意的赞词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马赛曲在第一次演出时还没能真正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马赛曲不是一支为悦耳的男高音创作的演唱乐曲，也没规定要在小资产阶级的沙龙里用介乎浪漫

曲和意大利咏叹调的一种独特的歌唱嗓音来演唱。这支响着刚烈、抑扬和挑战式节拍的歌曲“公民们，武装起来！”是面向群众、面向许多人的。歌曲真正的管弦乐是有声的武器，是响亮的号角，是出征的团队，这乐曲不是为了听众，不是为了那些坐享其成的人创作的，而是为了出征的军人，为了战友。这支典型的进行曲，胜利的凯歌，死亡之曲，祖国颂歌，全国人民的国歌，不是为个别女高音歌唱家和为一个男高音歌唱家创作的，而是为千百万放声高歌的群众创作的。正是当初产生这支歌曲的热情给鲁日的歌曲增添了鼓舞力量。这支歌还没有燃烧起来，歌词还没有引起神奇的共鸣，旋律还没有获得整个民族的灵魂。军队还没有认识自己的进行曲，自己胜利的凯歌，革命还没认识自己永恒的战歌。

在一夜之间产生了这种奇迹的鲁日·德·李尔自己也像别人一样，没有预料到他在那一夜会由于一种虚假的创造力，像个梦游人那样进行什么创作。他，这位勇敢而可爱的门外汉，当然由衷地感到高兴，因为应邀的来宾都在用力鼓掌，大家都彬彬有礼地向他这位作者致敬。他力图在省内自己的小圈子中以一个小人物的小小的虚荣心来利用这种微不足道的成就。他在咖啡馆里为自己的同伴演唱这支新曲，他让人抄了许多复本，分送给莱茵军的将军们。与此同时，施特拉斯堡的乐队根据市长的命令和军事当局的建议练熟了这支《莱茵军战歌》。四天后，在军队出征时，施特拉斯堡国民警卫队的军乐队在大广场上演奏了这支新的进行曲。施特拉斯堡的出版者声明，准备用一种爱国主义的方式来印刷《莱茵军战歌》。吕克内将军的军事部下将这支歌敬献给了吕克内将军。但莱茵军军中这位唯一的将军

并不想让人在进军时真正演奏或演唱这支新曲，就像鲁日迄今为止的一切努力一样，“前进，前进，祖国的儿郎！”的沙龙成就仍是只具有一天生命力的成就，一件没有超越本省的事件，随之而被人们遗忘。

但一件作品的固有力量从来不会被长期地埋没或禁锢。一件艺术品可能被时间遗忘，可能遭到查禁，可能被埋进棺材，但威力强大的东西总要战胜没有远大前途的东西。一个月，两个月，人们对莱茵军战歌毫无所闻，印刷的和手抄的复本总在那些无关紧要的人的手里流传。要是一件作品哪怕只能真正感动一个人，那也就满足了，因为每种真正的热情本身都是创造性的。在法国的另一端，在马赛，宪法之友俱乐部于六月二十二日为出征的志愿人员举行了宴会。长桌旁坐着五百名穿着国民警卫队新制服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在这群人中恰好也爆发出如四月二十五日在施特拉斯堡爆发出的同样的情绪，只是由于南方马赛人的性格活跃而变得更加热情，更加激烈，更加冲动，并且不再像宣战头几个小时那样，虚夸对胜利稳操胜券。与将军们的高谈阔论不同，革命的法国军队立即向莱茵河进军，到处都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与此相反，敌人正向法国本土纵深推进，自由遭到威胁，自由的事业正处于危险之中。

在宴会进行中间，一个人——他叫米勒，是蒙特利埃大学医学院的学生——突然将他的玻璃杯用力往桌子上一放，站了起来。大家安静下来，向他望去，等着他演讲或致词。但这个青年没作演讲，而是挥舞右手，唱起了一支歌，一支他们大家都不知道的新歌。他们谁也不知道。这支歌是怎么到他手里的。“前进，前进，祖国的儿郎！”现在，当火星落入火药桶的时候，火星燃烧起来了。感情与感情，永恒的两极，息息相通。所有

这些明天将要出发，要为自由而战，准备为祖国献身的青年人都从这些歌词中感受到了他们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愿望，这些歌词表达了他们自己固有的思想。音乐的节奏使他们无法抗拒地产生了一种异口同声的狂热的热情，每个诗节都受到了热烈的欢呼，歌曲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歌唱，旋律已成了他们自己的旋律。他们激动得突然跳了起来，高举起玻璃杯，一起雷鸣般地唱起了副歌。“公民们，武装起来！公民们，投入战斗！”街上的人都好奇地挤了过来，听这里如此热情地唱些什么，甚至自己也一起跟着唱了起来，接连几天，成千上万的人都异口同声地高唱。他们散发了重印的歌曲。当五百名志愿人员七月二日出征时，这支歌随着他们一起传播。当他们在公路上感到疲倦时，当他们的脚步显得软弱无力时，一个人只要开始唱起圣歌，迷人的节奏就赋予他们一种充沛的力量。当他们行军经过村庄时，农民们都感到惊讶不已，居民们也好奇地集合拢来，开始合唱这支歌。这支歌成了他们的歌。他们不知道这支歌是为莱茵军写的，不知道这支歌是由谁写的和什么时候写的，他们将这支圣歌看作是他们营队的圣歌，看作是他们生和死的信条。这支歌像旗帜一样属于他们，他们要在热情的进军中把这支歌传遍全世界。

马赛曲——鲁日的圣歌不久将得到这一名称——第一次伟大的胜利是在巴黎。队伍于七月三十日到达巴黎市郊时，就是以旗帜和这支歌为前导的。成千上万的人站在街上等着隆重地迎接他们。当马赛人，五百名年轻人的队伍踏着有节奏的脚步，一遍接着一遍地唱着这支歌开进来时，许多人都在谛听，马赛人唱的是一支什么样的美妙动人的圣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激动所有人心的军号声呀！这声音并伴有咚咚鼓点，这就是“公

民们，武装起来!”两三个小时以后，副歌部分在大街小巷里都发出回声。《前进吧!》这支歌被人遗忘了，旧的进行曲，旧的讽刺歌曲都被人遗忘了，革命辨别出了自己的声音，革命找到了自己的歌曲。

现在歌声雪崩似地传播开去，凯旋之势不可阻挡。宴会上，剧院和俱乐部里，都在唱着圣歌，后来甚至教堂里在感恩赞美诗之后，也唱起了这支歌，不久又代替了感恩赞美诗。马赛曲在一两个月里就成了人民的歌曲，全军的歌曲。共和国第一任军事部长赛尔旺以聪慧的眼光认识到这支优秀民族战歌具有高昂的、鼓舞人心的力量。他在一道紧急命令中要求向所有的部队分发十万份歌曲。这位陌生人的歌曲在两三夜之间传播得比莫里哀、拉西纳和伏尔泰的所有著作还要快。没有一个节日不是用马赛曲来结束的，没有一次战斗不是军乐队首先演奏这支自由的军歌的。军队在热马普和内尔万当时，大家列好队，齐声高唱着军歌去作决定性的进攻。那些只会用加倍烧酒量的老方法去刺激自己士兵的敌军将领们也惊奇地发现，如果成千上万的人齐声高唱这支军歌的话，那就像一道汹涌澎湃、咆哮不停的海浪冲向自己队伍一样，毫无办法对付这支“可怕”圣歌的爆炸力量。无数伴随着热情和死亡的马赛曲歌声，像生着双翅的胜利女神奈基一样，在法国所有战斗上空翱翔。

与此同时，一个极不著名的要塞上尉鲁日坐在于南冈小城驻地里，正在规规矩矩地作加强要塞堡垒和构筑防御工事的方案。他或许已将他在一七九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那已消逝的夜晚所创作的《莱茵军战歌》遗忘了。要是他从报纸上读到了那首在风暴中征服了巴黎的圣歌，即那首军歌的话，他完全不敢想象，这支对胜利充满信心的“马赛人之歌”逐字逐节都只不过

是那夜在他身上和在他身旁发生的奇迹而已。乐曲响彻天空，气贯长虹，由于命运的残酷戏弄，一个无比出众的人，即创作了这支歌曲的人并未因此而享有盛名。全法国没有一个人关心鲁日·德·李尔上尉，歌曲所获得的极大荣誉仍属于歌曲本身，没有一丝影子落到它的作者鲁日身上。他的名字没同歌词印在一起，他自己也被时间的主人完全遗忘，甚至他本人也没有什么恼人的回忆。因为——天才的悖论，就像它只会创造历史那样——革命圣歌的作者并不是一个革命者；正相反，他不同于别人，他是通过他那不朽的歌曲来进行革命的，而他现在又想用全力来阻止革命。当马赛人和巴黎群众——唱着他的歌——猛攻杜尹勒里宫，并推翻了国王的时候，鲁日·德·李尔对革命已感到厌倦。他拒绝为共和国宣誓，他宁愿辞去他的职务，不为雅各宾党人服务。他那圣歌中关于珍贵的自由“Liberté chérie”一词对这位正直的人来讲并不是一句空话：他对国民会议上的新暴君和独裁者的憎恨要超过他对边界那边加冕的国王和君主的憎恨。当他的朋友，马赛曲的教父，市长迪特里希，当被奉献马赛曲的吕克内将军，当所有那些在那一天晚上曾是马赛曲第一批听众的军官和贵族们被推上断头台时，他常常对救国委员会表示愤懑。不久又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情况，即革命诗人被当作反革命逮捕了，人们控告他，控告他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只是推翻了罗伯斯比尔、并打开监狱大门的热月九日，才使法国革命免遭将最不朽歌曲的诗人引渡给“国民剃刀”的耻辱。

纵然如此，这毕竟是英雄就义，而不像鲁日所蒙受的那样，是一种可叹的不白之冤。不幸的鲁日一生四十多年来，在成千上万的日子里只过了几天真正创造性的日子。他被赶出了军队，

被取消了年金；他写的诗歌、戏剧、文章不再印刷，不再演出。命运并没有原谅这位门外汉可以任意闯进不朽者的行列。这个小人物干着各种并非总是干净的小生意，困苦地度过他那渺小的一生。卡尔诺以及后来的波拿巴出于同情想帮助他，却都是枉费心机。鲁日的性格不可救药地中了某种毒，并由于那偶然事件的残酷性而变得更加怪僻。那偶然事件使他当了三个小时之久的上帝和守护神，接着又轻蔑地把他变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他咒骂和怨恨一切政权，他给想帮助他的波拿巴写了一些慷慨激昂和狂妄无礼的信，他公然为在全民投票表决时投票反对他而感到自豪。他的生意导致他参与了一些暧昧的活动，他甚至为了一张没有付清的期票而不得不进了圣佩拉尔热债务监狱。他在一切地方都不受人欢迎，到处都受到债主的追寻，经常受到警察的侦查，他终于躲到省内的某一个地方去了。他从那里，像从一座被人遗忘的、与世隔绝的坟墓里一样，来偷听他那不朽歌曲的命运；他还探听到马赛曲随着常胜的军队征服了欧洲所有的国家，接着又探听到拿破仑一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就把马赛曲作为革命歌曲从所有节目单中勾划掉了，以致波旁王朝的后裔完全禁止了这支歌。不过使痛苦的老人感到惊讶的是：三十年后，一八三零年的七月革命又使他的歌词、他的旋律在巴黎的街垒中恢复了旧有的力量，资产阶级国王路易·菲力普则给予他这位诗人一笔为数很少的养老金。这位与世隔绝、被人遗忘的老人看来就像是在做梦一样，人们一般还记得他，但只不过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回忆而已。他终于在一八三六年以七十六岁的高龄在舒瓦齐勒罗瓦逝世了。没有人再叫得出和知道他的名字。人的一生时间再度消逝了：直到在世界大战中，由于马赛曲早已成了国歌，在法国各条战线又响起了枪炮声，因

此规定，小上尉鲁日的遗体像小少尉波拿巴的遗体一样被安葬在荣誉军人院的同一个地方，一支不朽歌曲的极不著名的作者终于如此失望地在自己祖国荣誉教堂地下室中安息了，只不过是作为惟一的一夜诗人而已。

郑开琪 译

滑铁卢具有世界意义的一瞬间

拿 破 仑

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

命运推崇强暴的人。多少年来，它奴颜婢膝地屈从于个别人：恺撒，亚历山大，拿破仑等。因为它喜欢同它自己，即难以捉摸的大自然威力相似的伟人。

但命运有时——向来极少发生——在奇特的变幻中会拜倒在任何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的面前。有时——这是世界史上最惊人的时刻——命运之线在匆忙的刹那间会落入一个非常渺小的人物的手里。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人面对把他们推入英勇的世界游戏的责任狂飙总是感到害怕，而不是感到高兴。他们几乎总是胆战心惊地从手里放走这个降落下来的命运，极少有人会有力地抓住时机，和它紧密相联，因为伟大的事业只是刹那间

才降落到小人物身上。谁错过这刹那间，它便绝对不会再次赋予那个人。

格鲁希

拿破仑——这头被囚禁的雄狮——挣脱了他在厄尔巴岛兽笼的消息，像枚呼啸的炮弹在维也纳的翩翩舞会、谈情说爱、议会的明争暗斗之间飞行。其他信使随即把消息赶送到各地；拿破仑已占领了里昂，赶走了国王，军队举着起义的旗帜纷纷倒戈归顺，他已到了巴黎，到了杜伊勒里宫，莱比锡大会战和二十年来人们相互残杀的战争变得白费。正在喋喋争吵不休的大臣们，像被一只利爪抓住一样，惊跳了起来。一支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的军队再次被匆匆忙忙集聚起来，以彻底打倒篡权者；这个皇帝和国王的合法欧洲从来还没有比在这最初惊骇的时刻更为团结。威灵顿从北方向法国推进，布吕歇尔率领的普鲁士军队向威灵顿侧翼靠拢，施瓦尔岑贝格在莱茵河畔整装待发，作为后备力量的俄国部队则缓慢而艰难地横越德国在进军。

拿破仑立即洞察到这一致命的危险。他知道，时不我待，不能坐等这伙人集聚起来，他必须把普鲁士人、英国人、奥地利人分割开来，必须在他们结成欧洲联军来灭亡他的帝国之前，把他们各个击破。他必须赶紧行动，否则自己国内的不满分子就要觉醒。在共和党人壮大起来，并和保皇党人联合之前，在富歇这个两面派和权变多诈的家伙同其对手和影子塔列朗结成联盟，并从背后搞垮他之前，他必须打赢这场战争。他必须利用军队高涨的士气，一鼓作气向敌人发起进攻；耽搁一天就是失

利，耽搁一个小时就是危险。所以，他匆匆忙忙将叮当作响的骰子投入比利时——欧洲这一浴血的战场。六月十五日凌晨三点，拿破仑大军——现在也是他仅有的军队——的尖刀部队已越过边界。十六日，他们在里尼村向普鲁士军队发起冲锋，并把他们击退。这是挣脱牢笼的雄狮的首次出击，一次可怕的、但不是致命的出击。普鲁士军队遭到了打击——并非毁灭性的——便向布鲁塞尔撤退。

现在拿破仑准备乘势第二次出击，即攻打威灵顿。他不喘息地、一鼓作气前进，因为敌手每天都在增援，而在他后面的国家，即流尽鲜血、不安的法国人民不得不用胜利捷报的烈性烧酒来自我陶醉。十七日，他率领全军到达奈特——布拉高地。威灵顿这位头脑冷静、意志刚强的敌手已在那里修筑好防御工事。拿破仑的作战部署从来没有比这天更为周密，他的军令从来没有比这天更为清楚：他不仅考虑进攻，而且也考虑到自己的危险，即遭到打击、但尚未被消灭的布吕歇尔的军队可能同威灵顿的军队会合。为了防备这一着，他分出自己部分兵力跟踪追击普鲁士军队，阻止他们同英国人会合。

他将这项尾追敌军的命令交给了格鲁希元帅。格鲁希是一个平庸的人，他为人老实、正直、强悍、可靠，是个骑兵将帅，历经考验，但他仅仅是个骑兵将帅，别无其他了。他不是缪拉那样的英勇无畏的猛帅，不是圣西尔和贝尔蒂埃那样的战略家，不是内伊那样的英雄。没有威武的铠甲装饰他的胸膛，没有神话般的传说修饰他的形象，没有显著的特征使他在拿破仑传奇的英雄人物中赋有荣誉和地位；只是他的不幸，只是他的厄运才使他成了名。他转战了二十年，从西班牙到俄国，从荷兰到意大利。他在等级阶梯上缓慢地爬到元帅的军阶，虽非不配，但

没有特殊的业绩。奥地利人的子弹，埃及的太阳，阿拉伯人的匕首，俄国的严寒为他清除掉了前任——德塞克斯死于马伦歌村，克莱贝尔死于开罗城，拉纳死于瓦格拉姆——扫清了通向最高军阶的道路。他不是在征战中打开了这条道路，而是二十年的战争为他开通了这条道路。

拿破仑清楚地知道，格鲁希不是英雄，不是战略家，只是个可靠、忠诚、平庸的老实人。但是他的元帅一半已经长眠地下，另一些也已解甲归田，他们对于长期风餐露宿感到厌倦。出于无奈，他才将这一决定性的行动委任给一个平庸的人。

六月十七日上午十一点钟，在里尼获胜后的一天，在滑铁卢战役的前一天，拿破仑头一回授予格鲁希元帅以独立指挥权。一瞬间，一日间，这位平庸的格鲁希跳出了军阶制而载入世界史。只是一瞬间，但是怎样的一瞬间呀！拿破仑的命令是清楚的，在他自己向英国人出击时，格鲁希应该率领三分之一的军队去追击普鲁士军队。看起来这是一个简单的任务，是明确无误的，但也是可灵活的，就像利剑一般应是双刃的，因为格鲁希在追击的同时，又被要求经常同主力部队保持联系。

元帅迟疑不决地接受了这一命令，全不习惯于独立行动，只在皇帝的天才目光指派他行动时，他那缺乏主动性的审慎才觉得有了保证。此外，他还感到背地里自己将领们的不满，也许还感到那看不见的命运之神双翼在扑扇。只有靠近大本营才使他安定：好歹他的军队离开皇帝的军队只有三小时的急行军的路程。

格鲁希在倾盆大雨中告别。他的士兵在那软如海绵的泥泞土地上缓缓地追赶着普鲁士人，或者至少朝着他们估计的布吕歇尔及其人马所去方向移动。

卡卢之夜

北方的大雨哗哗下个不停。拿破仑的部队在夜色苍茫中像群落汤鸡似地缓慢前进，每个人鞋底上的烂泥约有两磅重。无处宿营，没有房屋，没有隐蔽处。海绵般的湿草使士兵无法在上面休息——只好总是十个或十二个士兵挤在一起，背靠背地坐在倾盆大雨中睡觉。皇帝自己也不得休息，他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由于能见度差，侦察失灵，侦察兵的报告极其混乱。他还不知道威灵顿是否应战，也没有从格鲁希那里得到关于普鲁士人的消息。于是他自己不顾风雨大作，在深夜一点钟，沿着前哨阵地向在雨雾中透出光线依稀而朦胧的英军营地走去，直至大炮射程之内。他在拟定进攻计划。直到曙光初露时，他才回到卡卢小茅屋，回到他那可怜的大本营；在屋里他发现了格鲁希发来的头几份急件，关于普鲁士人撤退的消息含糊不清，但毕竟有一些追踪普鲁士人的宽人心绪的诺言。雨渐渐地停了。皇帝在房间里焦躁地来回踱步，注视着微露晨曦的地平线，看看天日最终是否愿意显露出来，以便做出决定。

清晨五点——雨已停止——做出决定的内心疑云已经消散。命令已经下达，全军要在九点钟做好进攻的准备，传令兵向各个方向飞驰而去。不久响起了集合的擂鼓声。直到这时，拿破仑才躺到自己的行军床上睡了两个小时。

滑铁卢的早晨

早晨九点，部队还没有完全集合起来。三天大雨浸透的泥

泞土地增加了每次运动的困难，妨碍了炮兵的转移。太阳渐渐露头，在刺骨的寒风下发出亮光，但这不是光芒四射、预示幸福的奥斯德立兹的阳光，这种北方的光线只是阴沉沉地显得一片昏黄。部队终于准备就绪，在战役开始之前的现场，拿破仑再次骑上他的白马巡视整个战线。旗帜上的雄鹰像在狂风中作低空飞翔，骑兵勇敢地挥舞着自己的军刀，步兵将自己的熊皮帽挑在刺刀尖上致敬。所有战鼓擂得震天价响，号手向统帅吹起响亮的欢快乐曲，可是所有这些嘹亮的声音都被声震全军、由七万士兵异口同声发出的低沉洪亮的欢呼声“皇帝万岁！”所淹没。

拿破仑二十年来的任何一次检阅都没有他这最后一次的检阅壮观和热烈。欢呼声好容易才逐渐地停了下来，十一点整——比预定的迟了两小时，迟了致命的两小时！——他才向炮手发布了向山冈上穿红色军服的人开炮的命令。随后“勇敢者中最勇敢的人”内伊率领步兵部队向前推进，拿破仑的决定性时刻开始了。这次战役曾得到无数次的描述，可是人们仍不厌其烦地去阅读瓦尔特·司各特对激动人心的战役变化的壮观场面的描述和司汤达对其细节的描述。战役是伟大的，而且无论从远处和近处来看，就像从统帅的山冈和从胸甲骑兵的马鞍上来看一样，都是多种多样的。它是一部紧张和戏剧性的艺术品，它充满了恐惧和希望不断交替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最危急的灾难性时刻戛然而止，战役成了一种真正悲剧的样板，因为这一个人的命运决定了欧洲的命运，拿破仑生存的幻想焰火像枚火箭一样，再次壮丽地升上天空，后来又颤抖着掉了下来，永远熄灭。

法国军队从十一点至一点向高地发起了冲锋，占领了一些

村庄和阵地，一被击退，就又发起进攻，成千上万具尸体布满了这座空旷泥泞的山冈，这边和那边都筋疲力尽而毫无进展。双方军队都已疲惫不堪，两个统帅都深感不安。两人都知道，胜利将属于首先得到增援的人，是威灵顿从布吕歇尔那里得到增援，还是拿破仑从格鲁希那里得到增援。拿破仑一再神经质地拿起望远镜，向那边频频派出新的传令兵；如果他的元帅及时赶到，那么奥斯德立兹的太阳将再次普照着法国大地。

格鲁希失误

与此同时，无意识地掌握了拿破仑命运的格鲁希已按照命令于六月十七日晚出发，正在按照规定的方向追击普鲁士人。雨已停止。昨天第一次尝到火药味的年轻的连队士兵在那里像在法国一样无忧无虑地前进，他们还没有看见敌人，始终没有发现遭受打击的普鲁士军队的踪影。

正当元帅在一户农家匆匆吃早餐时，他们脚下的土地突然轻轻抖动了起来。大家都在注意倾听。一再传来低沉的隆隆响声，声音传到这里即消逝：这是炮声，是从远处（并不太远，至多三个小时的路程）传来的炮声。几名军官按照印第安人的方法伏在地上，倾听声音的方向。这种来自远方的隆隆炮声持久而低沉。这是来自圣·让的炮声，是滑铁卢战幕揭开了。格鲁希召集了会议。他的副司令热拉尔激烈地要求："必须迎着炮火方向前进！"另一名军官表示同意：到那边去，快些到那边去！他们所有的人都认为皇帝遭遇上了英国人，一场艰苦的战役已经开始。格鲁希拿不定主意，他已习惯于服从，胆怯地坚持一纸手令，即皇帝规定的跟踪追击普鲁士人的命令。热拉尔看到

他犹豫不决，便更加激动。“迎着炮火前进!”这位副司令的要求在二十位军官和文职人员面前听起来像道命令而不像是请求，这激怒了格鲁希。他更加强硬和严厉地说，只要没有接到皇帝变更的命令，就决不允许背弃自己的职责。军官们非常失望，只有隆隆炮声划破这片可怕的寂静。

热拉尔作了最后的尝试：他恳求至少准许他率领自己的师和一些骑兵奔赴战场，并保证按时赶到约定的地点。格鲁希思量着。他考虑了一秒钟。

一瞬间的世界史

格鲁希考虑了一秒钟，这一秒钟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拿破仑的命运，世界的命运。一秒钟，在瓦尔埃姆一户农家的这一秒钟决定了整个十九世纪，这一秒钟不朽地系于一个颇为正直、但又颇为平庸的人的嘴里，这一秒钟明显地掌握在一个用手指将皇帝灾难性的命令神经质地夹得沙沙作响的人的手里。如果此刻格鲁希鼓起勇气，相信自己，相信明显的征兆，而果断地违拗命令的话，那么法国便得救了。可是这个惟命是听的人总是遵从规定的命令，决不听从命运的召唤。

于是格鲁希坚决拒绝了。不，把这么少的兵力再分散，委实是不负责任。他的任务是跟踪追击普鲁士人，而不是别的。他拒绝违反皇帝命令的行动。军官们都悒悒不乐地一声不吭。他周围一片寂静。这决定性的一秒钟已不容变更地飘然而去，再也无法把握住它。威灵顿胜利了。

于是他们又继续行军，热拉尔·旺达姆气得攥紧拳头，格鲁希不久便感到不安，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越来越无把握，奇

怪的总是不见普鲁士人的踪影，他们显然已离开了去布鲁塞尔的方向。不久，侦察兵报告了可疑的迹象，普鲁士人的撤退已变为从侧翼奔赴战场。现在赶紧去救援皇帝也许还是时候，可是格鲁希仍然在焦急地等候消息，等候回军的命令。但毫无音信，只有炮弹——滑铁卢的铁骰子——从那边发出的沉沉轰击声飞越颤抖的大地，炮声越来越远。

滑铁卢的下午

时已下午一点。四次进攻虽被击退，但它们已重创了威灵顿的中路军；拿破仑已准备好作决定性的冲击。他命令加强贝尔—阿莱昂斯正面的炮兵连。当炮战还未把烟幕引到山冈之间以前，拿破仑向战场投去了最后的一瞥。

这时，他发现东北方向有一片隐隐向前推移的阴影，它好像是从森林里涌出来似的：那是新的部队！每一架望远镜立刻都转向那边。这是果敢地违拗命令，现在奇迹般地及时赶来的格鲁希吗？不，一个被抓来的俘虏报告说，那是布吕歇尔将军军队的先头部队，是普鲁士的军队。皇帝第一次预感到，那支遭受打击的普鲁士军队可能已摆脱了跟踪，提前同英国人会合，而他自己却有三分之一部队在空旷的原野作无益的演习。他立即给格鲁希写了一个手谕，要他千方百计地保持联系，阻止普鲁士人参加这次战役。

与此同时，内伊元帅接到了进攻的命令。在普鲁士人到达之前，必须把威灵顿消灭：在成功的机会突然减少的情况下，再不投入战斗看来太冒险。现在，整个下午，新投入的步兵向高地发起了可怕的攻击。他们占领了一些遭到破坏的村庄，可是

又被打退，进攻的梯队又一次高举起迎风飘扬的旗帜向遭受严重打击的方阵冲去。但威灵顿仍在坚守。格鲁希仍旧没有消息。当皇帝看到普鲁士的先头部队逐渐投入战斗时，他神经质似地喃喃自语道："格鲁希在哪里？格鲁希呆在哪里？"他手下的将领们也都焦急起来了。内伊元帅像格鲁希一样，有勇无谋，而行动又太迟缓（他已有三匹坐骑被打死，他决心强行结束战斗，孤注一掷地将全部法国骑兵投入最后一次进攻）上万名骠骑兵和轻骑兵参与了这次可怕的殊死的战斗，冲破了方阵，砍倒了炮手，冲垮了第一线的队伍。虽然他们自己又被打退，但英军的力量也在耗损，包围每座山冈的突击部队已开始松动。现在，当遭受重大损失的法国骑兵在炮火之下退却时，拿破仑的最后一支后备队，即那些久经考验的老近卫军正迈着沉重而缓慢的脚步开上来，向山冈发起进攻，占领这些山冈便保证了欧洲的命运。

决　定

从中午起，双方四百门大炮的炮声便隆隆响个不停。在前线，骑兵队的骑兵铃声叮当地向着开火的方阵猛冲，频催的战鼓擂得震天价响，大地被各种各样声音震得发抖。但在上面，在两座山冈上，两个统帅透过嘈杂的人声在倾听，他们两人在倾听一种更轻微的声音。

他们手里两只表像鸟的心脏一样在轻轻嘀嗒作响，它的声音盖过了嘈杂的人声。拿破仑和威灵顿两人不停地握着标准表，计算着那可能给他们带来最后决定性援兵的分分秒秒。威灵顿知道布吕歇尔已在附近，拿破仑在盼望格鲁希。双方都已没有

后备队。谁先到达，谁就决定这次战役。他们两人都用望远镜向林边观望，普鲁士的先头部队现在就像朵浮云一样开始在那里出现。但这只是在格鲁希前面逃窜的散兵游勇，还是军队本身？英国人只能作最后的抵抗，而法国军队也已筋疲力尽。他们像两个摔跤运动员一样在喘气，他们垂着那已软弱无力的双臂相互面对面地站着吸气，准备最后一次抓住对方：不可更改的决定性回合已经来临。

这时普鲁士人的侧翼响起了枪声：发生了小冲突，是轻武器的射击！拿破仑深深地舒了口气说："格鲁希终于来了！"他相信侧翼现在已有了保障，便集中自己最后一些兵力，再次进攻威灵顿的中路军，以便砸断横在布鲁塞尔前面的英国门闩，强行打开欧洲的大门。

可是那种轻武器的射击只不过是一次发生误会的小冲突，这是向前推进的普鲁士人由于军服的混淆而向汉诺威人开了火。他们很快便停止了误射，现在黑压压一大片生力军从树林里毫无阻挡地涌了出来。不，这不是格鲁希率领自己军队靠拢过来，而是布吕歇尔，这真是劫数。消息在皇帝的军队中迅速传开，他们开始有秩序地退却。但威灵顿抓住这个重要战机，他骑马来到胜利保卫住的山冈边上，脱下了帽子，将它举过头顶，朝着退却的敌人挥动。他的部下立即理解这种胜利的手势。英军所剩人马猛然奋起，扑向那撤退的人群。普鲁士的骑兵同时从侧面冲进这疲惫的、被击溃了的法军，四周响起了撕人心肺的呼喊声："各自逃命吧！"只有几分钟，一支威武的军队就变成了一股一泻千里的恐惧的洪流。这股洪流将一切，也包括拿破仑自己在内，都一起冲走。那些跃马扬鞭的骑兵就像是在没有抵抗力、没有感情的水流中追击着这股流水般迅速后撤的人

流。他们散开队伍，在恐惧和惊骇的嘶叫声中捕捉拿破仑的御用车、军中财宝、全部炮兵。只是垂降的夜幕才挽救了皇帝的生命和自由。可是后来，午夜时分，这位身心麻木、满身污泥、蜷缩在一家低矮的农村客栈躺椅上的人已不再是皇帝。他的帝国，他的王朝，他的命运已经结束：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胆怯毁了这位最勇敢和最有远见的人在二十个英雄岁月中所建树的一切。

跌回到平凡中来

英国的进攻刚打垮了拿破仑，一个当时几乎还不出名的人乘了一辆特快马车向布鲁塞尔赶路，又从布鲁塞尔赶到海滨，那里有条船在等着他。他急忙扬帆向伦敦驶去，以便赶在政府信使之前到达。他靠了大家还不知道的消息，成功地炸开了交易所：这就是罗特席尔德，他以这天才的一着建立了另一个帝国，一个新的王朝。第二天，英国知道了胜利，而富歇这个老牌的叛徒在巴黎知道了失败：布鲁塞尔和德国已响起了胜利的钟声。

到第二天早晨，只有一个人——不幸的格鲁希——仍然对滑铁卢的事态一无所知，虽然离那决定命运的地点只有四个小时的路程。他仍按照命令，坚持不懈、按部就班地追击普鲁士人。但奇怪的是，他没有发现一个普鲁士人。这使他感到心神不定。附近发出的隆隆炮声仍然响个不停，越来越响，仿佛它们是在呼救。他们觉得大地在发抖，觉得每一枪都射在自己心上。现在大家都明白，这已不是小冲突，而是一次大规模的战役——决定性的战役——开始了。

格鲁希神情不安地骑着马走在自己的军官中间。他们避免

同他争论，因为他们的建议已被拒绝。

他们终于在瓦佛与一支普鲁士部队——布吕歇尔的后卫部队——遭遇，他们以为得救了。他们像狂人一样向防御工事猛冲。热拉尔一马当先，仿佛他被忧郁的预感所驱使正在寻找死神，一颗子弹将他打倒了：进谏者中声音最大的人现在沉默了。夜幕降临时，他们对村庄发起了进攻，可是他们觉得，这种对后卫部队打个小胜仗已没有意义，因为那边战场现在已变得非常平静。令人焦虑的平静，令人恐惧的宁静，一种可怕的、死一般的寂静。他们觉得，隆隆炮声总比这种恼人的情况不明要好一些。这个战役，滑铁卢战役可能已经决定。格鲁希终于（太迟了！）接到了拿破仑从滑铁卢给他送来的救援的命令。这次战役，伟大的战役可能已经决定，但究竟谁胜呢？他们等了一整夜，但白费时间。那边没有任何消息传来。仿佛大军已将他们遗忘，他们毫无意义地空呆在这阴沉昏暗的旷野里。早晨，他们收起帐篷，又继续行军，他们都筋疲力尽。他们早就意识到，他们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没有了目的性。终于在上午十点钟，总部的一个军官冲了过来，他们扶他下了马，向他提出一连串问题。但他神色惊慌，鬓发汗湿，紧张得浑身发抖，只是结结巴巴地说了些令人难以理解的话，即他们听不懂，不可能听懂，也不愿听懂的话。当他说皇帝没有了，皇帝的军队没有了，法国输了时，他们认为他疯了，是个醉鬼。但他们让他慢慢说出了全部真相，那令人沮丧的、万般折磨人的消息。格鲁希脸色苍白地站着，身子撑在自己军刀上发抖：他知道，他现在为国捐躯的时候到了。他决然承担起这倒霉任务的全部罪责。这位惟命是听、胆怯的部下——他没有看清决定性的重要时刻，令人失望——面对着一场临近的危险，现在他又成了一个大丈夫，

几乎又成了一个英雄。他立刻召集所有的军官——两眼噙着愤怒和悲伤的泪水——作了个简短的讲话，他在讲话中为自己的迟疑辩解而叹惜。那些昨天还在抱怨他的军官们默不作声地听着他讲话。每个人都可以控诉他，并为曾提出过较好的建议而自豪，可是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做，也不愿这样做。他们都一声不响，保持沉默。极度的悲伤使他们大家都保持了沉默。

格鲁希正是在他被耽误的一瞬间之后的那个小时里，才表现出——现在太迟了——他的全部军事才能。自从他又恢复了自信，不再相信书面命令以来，他的一切伟大品德、审慎、干练、谨慎和认真等都明显地显示出来了。他受到五倍优势敌人的包围。他率领自己的军队没有损失一炮一人地从敌人中间撤了回来——这是一项杰出的战术成就——他拯救了法国，拯救了帝国最后一支军队。但在他返回时，国内已没有皇帝来向他表示感谢，已没有敌人需要他的部队去对付。他来得太迟了，永远太迟了。即使他吉星高照，被任命为总司令，并成为法国贵族，而且在每个岗位上都被证明是精明能干的，也无可赎回那使他成了命运的主人，但他未能胜任的一瞬间。

于是，这极少降临到凡人生活中来的伟大的一瞬间就如此可怕地对那不善于利用它而被错误地召唤来的人进行报复。一切资产阶级的品德、谨慎、服从、热情和细心，所有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地消融在伟大的决定命运的一瞬间的激情里。这决定命运的一瞬间总是要求有创造精神，并把它铸成一幅永久的肖像。它轻蔑地把胆小鬼撞了回去。它，地球上的另一位神，用火热的双臂只把果敢者举到英雄们的天国去。

郑开琪 译

玛丽温泉的哀歌

从卡尔温泉到魏玛沿途上的歌德

一八二三年九月五日

一八二三年九月五日，一辆旅行马车从卡尔温泉启程，沿着大路向艾格尔缓缓驶去。清晨，秋寒已初袭行人，萧瑟秋风掠过已收割完的农田，蔚蓝色的天幕下是伸向远方的、无边无际的原野。在四轮轻马车里坐着三个男人，萨克森—魏玛公国的枢密顾问封·歌德（卡尔温泉的旅客登记表上就是这样尊称的）和他的两个忠诚的随从：年老的仆人斯塔德尔曼和秘书约亨——在这个新世纪里，歌德的新著几乎全部都是经过他的手首次记录下来的。这两个人沉默着，因为从卡尔温泉启程以来，这个衰老了的人就没有张过嘴。在温泉时，少妇、少女们簇拥着他，用致意和亲吻送别这位长者。这时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马车里，只有

那思索的、自我克制的目光透露出他内心的波澜。到达第一个驿站时，他下了车，那两个随从看到，他急速地用铅制蘸水笔把句子写到随手碰到的纸头上。在去魏玛的旅途中，每当休息时，他总是这样重复着写下去。将到茨沃特时，第二天在哈腾堡宫殿，在艾格尔，然后是在波涅克，每到一处，他急切要做的事便是飞速地写下他在滚滚向前的马车里所构思好的诗句。而在日记本上只做了几行简略的记载："九月六日修改一首诗。""九月七日星期日，继续写作该诗。""九月十二日，在旅途中对该诗再三斟酌推敲。"当他到达目的地魏玛时，这首诗已经脱稿。没有任何别的作品可以和这首《玛丽温泉的哀歌》相提并论，这是他晚年的一首最重要、最亲切自然、也是他最钟爱的诗。这首诗象征着他勇敢的告别，同时也是勇敢的新生。

歌德在一次谈话中曾称这首诗为"内心纪程"，是记录歌德最内在情感的一份饱含感慨、伴着喟叹的提问式文献。在他一生的日记本上，也许没有哪一页能在感情的萌发和形成方面像这首诗那样真率、那样明朗地袒露在我们的面前。他在翩翩少年时，笔下曾溢漾出许许多多的抒情诗篇，但是从没有一首是如此直接从造化赐予的艳遇中迸射出来。这是"为我们谱写的一首美妙的歌"，最深沉、最成熟的歌，是这一位七十四岁的老人以夕阳西下前才具有的瑰丽光焰和热力所谱写的暮年绝唱。没有别的作品能像这首诗那样让我们逐句、逐行、逐节地窥见情感的深化过程。他曾经当面对爱克曼说，这首诗是"热情在最高峰状态下的产物"，当然也包含着驾驭诗歌形式的卓越才能：能把生命中最炽热的时刻既醒豁又隐秘地凝聚为艺术形象。一百年后的今天，他那枝繁叶茂、澎湃喧嚣的一生中的这最壮丽的一页还没有凋谢，也没有褪色，而在未来的世纪中，世世

代代的德国人都会把九月五日这个值得纪念的一天，永远保存在自己的记忆和感情之中。

一颗罕见的、象征着新生的吉星光芒四射，高高地照耀着这一页、这一首诗、这一个人、这一个时刻。一八二二年二月，歌德战胜了一场重病。可怕的高烧袭击着他的躯体，有时使他失去知觉，他自知病情严重。医生们找不出明显的病灶，只感觉到情况不妙。他们一筹莫展，但他就像突然发病那样，又突然痊愈了。六月份，当歌德动身去玛丽温泉疗养时，他竟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看来，似乎这场暴病只是心灵年轻化、一种“新青春期”的征兆。这个沉稳、生硬又满身学究气的人，在诗歌领域的造诣已经炉火纯青，并且结晶为渊博的学识。几十年后他却又一次完全屈服于感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音乐“使他心绪不宁”。在欣赏钢琴演奏时，特别是像斯茨玛诺夫斯卡这样美丽的女人弹奏时，他总是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出于最本能的原因，他混迹于年轻人之间。同代人惊异地发现这个七十四岁的老人深夜里还和女人们宴饮作乐。他们还发现，最近几年他又开始了舞会生涯。他不无自豪地说：“在女人变换位置时，大群的漂亮姑娘向我身前涌来。”在这个夏天里，他那呆板的性格神奇地消失了，心扉洞开，他的灵魂中了古老的妖法，为永恒的魔幻力量所主宰。他的日记透露了真情，他正做着“惬意的梦”，那个“旧维特”在他的身上复活了：就像半个世纪前他邂逅丽丽·煦勒曼那样，与女人们的交往激发了他，使他写出了优美精致的小诗、妙趣横生的戏剧以及一些诙谐小品。对女性的选择仍然犹豫不决：起初是一个美丽的波兰女子，然后是十九岁的乌尔丽克·封·列维佐夫。他那复苏的感情全都倾注

在她的身上。十五年前，他曾爱慕过她的母亲。半年前，他还仅仅用父辈的口吻亲昵地称她为“小女儿”。但是，这种倾向却在顷刻之间化为一种热情，呈现出另一种病态，改变了他的整个性格。他被感情火山的爆发惊醒了。多少年来，他从未经历过如此强烈的震撼，如此炽热的烧灼。这个七十四岁的老人，像男孩子那样沉溺于幻想之中：刚听到林阴道上的笑声，他就放下手中的工作，顾不得戴上帽子，拿上手杖，便急匆匆地跑下台阶，去迎接那快乐爽朗的女孩子；而且他也能像少年人，像男子汉那样地追逐着，做出那最荒诞不经的表演，颇像那可悲的希腊山林之神。歌德和医生密谈之后，向他最老的朋友、大公爵陈述了他的想法，他切望列维佐夫夫人能允许他向她的女儿求婚。大公爵回想起五十年前他们共同和女人们一起寻欢作乐的那些疯狂的夜晚，也许还会幸灾乐祸地窃笑这个被德国和整个欧洲都誉为本世纪最智慧的智者，最成熟、最明智的哲人。大公爵庄重地佩带上星章和勋章，为这位七十四岁老人的婚事走访那个十九岁姑娘的母亲，并请求她的许诺。她答复的详细内容不为外人所知——看来她采取了拖延的办法，歌德成了无把握的追求者。当他越来越强烈地渴望着再度占有那如此温柔的人儿的艳丽青春时，却只有虚与委蛇的接吻和爱的巧妙辞令慰藉他焦渴的心。这个永远焦躁的人再次抓住最为有利的时刻，从玛丽温泉赶往卡尔温泉，他虔诚地追踪着心爱的人。在这里，那位姑娘仍然态度暧昧地回答他那火烧火燎的渴望。他的痛苦随着夏日的消逝而与日俱增。终于到了应当离去的时刻了，没有许诺，也无所期待。当车轮转动时，他敏锐地预感到，他生命中的一些无比珍贵的东西已经成为往事。但是，在最黯淡无光的时刻里，上帝这个最古老的安慰者永远是最巨大痛苦的永

恒伴侣。这个天才的人物向巨大的创痕垂下了头。在尘世上他无法找到安慰，便祈求和呼唤上帝。以往歌德经常从他生活的现实中逃向诗歌世界，现在他再一次，然而是最后一次逃遁了。这位七十四岁的老人，对造化最后恩赐的幸福怀着奇异的感激心情，为了重新体验这奇特的感觉，他把这一切写入诗章，写成四十年前他曾经写过的那种塔索① 韵文：

假如人在痛苦中沉默不语，
上帝让我倾诉，我受的是什么磨难。

这位年迈的老人沉思着坐在向前滚动的车子里，内心极度不宁，飘忽不定的情思使他灰心丧气。清晨，在送行的喧闹声中她和妹妹一起赶来送别，她那年轻娇艳的嘴唇曾经吻过他，难道这个吻是温柔的？是一个女儿所给的亲吻吗？她会爱他吗？她会记着他吗？儿子、儿媳妇正急不可耐地等候着这份巨大的遗产，难道他们会容忍这件婚事？世人不会嘲笑他吗？明年，他在她眼里不会更加衰老吗？纵使他们再相见，他能指望什么呢？

他不安地再三估量着这些问题。突然间，一个问题，而且是最本质的问题化成一行行诗句、一节节诗歌，一切忧烦痛苦都成了诗，上帝让他“倾诉，我受的是什么磨难”。直截了当地、赤裸裸地把心灵的呐喊注入诗中，这是内心活动的最强有力的冲击：

这一天，蓓蕾闭合，无意绽开它美丽的花朵，

①Tasso（1544—1595），意大利诗人。

再相逢，我能有什么希望?
天堂、地狱都向你敞开大门；
心潮起伏，没有片刻安宁！

此刻，痛苦涌进水晶般清澈明净的诗节，它奇迹般地被自己纷繁紊乱的思绪所净化。诗人在心乱情迷，感到一种“沉闷和压抑”时，也偶然举目远眺，从滚动着的马车里，可以望见晨曦笼罩下波希米亚的寂寥风光。上苍赐予的宁静和他内心的骚动形成一种对比，刚刚奔入眼帘的图像顷刻间就成了诗句：

这个世界是多余的吗？峭壁悬崖上，
不再笼罩着圣洁的暗影？
要收获，它成熟了吗？绿色的原野啊，
越过丛林，牧场是伸向河边吗?
它不是膨胀得硕大无朋，
形象丰美，顷刻间又全无形态吗?

但是这个世界对他说来却毫无生气，在热恋的时刻，他的一切都凝聚在这个无限珍爱的倩影上，青春重现的记忆让他魂牵梦萦，心旌摇荡：

轻盈与秀美，明净与温柔凝聚于一身，
像萨拉弗天使，从浓云深处降临，
又仿佛在蔚蓝色的天穹下，馨香的花丛中，
一个轻灵的潜影冉冉升起；
你看她，这般欢乐自如地舞着，跳着，

她妩媚，迷人，是最可爱的人儿。
你只能和她瞬间相亲，
拥抱的只是一片幻影，而不是她。
到内心深处去！你在那里才能找到，
在那里，她的形象飘忽不定，变幻无穷，
一个接一个，十个，百个，千个，
无尽无休，越来越可爱。

刚刚发过誓，乌尔丽克的倩影又那样性感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描绘出，她如何亲近他，一步步地让他沉浸在幸福中，在最后的吻以后，她又如何在他的双唇上再印下一次“最后的”吻。他陶醉地回忆着那迷人的快乐。这位年迈的诗圣，现在运用最庄严的艺术形式把这种对爱情的虔诚谱写成最纯洁的诗篇，德语和别的语言都曾经有过这类作品：

一种追求，激荡在我们纯净的心田上，
由于感激，甘心情愿为高贵的人，
纯洁的人和陌生的人献身，
也分明是为永存的无名者献身——
我们把这些称作“虔诚”！灵魂的高峰啊，
假如我伫立在它面前，也沾润着它的圣洁。

这个被遗弃的人恰恰在回味幸福的同时，要忍受眼前诀别的悲哀。一种痛苦迸发了，它几乎破坏了这首杰作肃穆的哀歌意境。这是内心实感的坦率宣泄，多少年来，惟有这次直接经历才自发地完成了它的艺术外化。他的悲叹感人至深：

现在我已远走他方！这一瞬间
该往何处？
她使我善良、完美，
这使我感到沉重，要挣脱它。
思念在我心中，它油然而生，
除了无尽的泪水，还能有什么？

接踵而来的是忧愤的最后呐喊，越来越激昂，几乎到了不能再强烈的地步：

忠诚的旅伴，把我留在这儿，
让我孤独地留在悬崖边，沼泽里，苔藓上。
就这样吧！世界之门已向你敞开，
大地广阔无垠，天穹圣洁深邃，
去观察，去研究，去归纳，
自然的奥秘就会步步揭开。

宇宙万物纷纭挥霍，我怎能不在其中迷失？
我还是众神的宠儿。
他们考验我，赐予我潘多拉之箱①，
那里面有无数珍宝，也藏有许多危险。
他们逼我亲近那令人羡慕的红唇，
他们使我心碎，——带我沉沦。

①来自希腊神话。箱中藏有人生之恶。

这个平素十分克制的人，心中从未腾起过类似的诗句。当他还是个翩翩少年的时候，就懂得隐藏自己的感情，成长为男子汉以后，他也能克制检点，几乎只有在作品的自绘像、隐语和象征性的比照中，才流露出自己内心最深处的隐情。而在他已是白发苍苍的老翁时，却第一次将自己的感情一泄无余地注入诗章。五十年来，这个多情善感的人，这个伟大的抒情诗人在内心中也许从未有过像在这一难忘的时刻那样地充满激情和青春活力，这是他生命史中值得纪念的转折。

歌德把这首诗也看得十分神秘，认为是命运的特殊恩赐。刚刚回到魏玛家中，着手做其他工作以及处理家庭事务之前，他首先亲自动手誊录这一艺术杰作《哀歌》的副本。他用了三天的时间，在精选的纸上用端正的大字体，像修道士在他的静修室中所做的那样，把它抄写完毕。他对这首诗严守秘密，甚至不让至亲的家属和最值得信赖的友人知道，就把诗稿当作秘密深藏起来。这件事很容易引起外界的非议，为了使消息不被随随便便地传播开去，他甚至自己动手把诗稿装订成册，然后用一根丝带把它捆在羊皮护封里（后来他又改用精美的蓝色亚麻布，今天在歌德—席勒档案馆里还能看到它）。这些日子里，他烦躁易怒，郁郁寡欢。他的结婚计划在家里成了嘲讽的对象，他的儿子对父亲怒气冲天，公开表示反对。他只有在自己的诗句中，才能伫立在心爱的人儿身边。后来，那位美丽的波兰女子斯茨玛诺夫斯卡又来看望他，使他重温了在玛丽温泉那些晴朗日子里所曾唤起的感情，到这时，他才愿意开怀畅谈。十月二十七日，他终于把爱克曼请到家中，用庄重严肃的语调向他朗读了这首诗。异常庄重肃穆的气氛说明，他对这首诗有特殊的

偏爱。他让仆人在书桌上放两只蜡台，这时爱克曼才恭谨地在烛光前落位，开始读这首《哀歌》。后来有些人，当然只是最亲密的人，对这首诗才逐渐有所耳闻，因为正如爱克曼所形容的，歌德像守护圣物那样守护着它。随后几个月的时间表明，这首《哀歌》在歌德的一生中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本来这个重返青春的老人的健康状况已日胜一日，但不久后却出现了总崩溃的征象。看上去，他又要再度濒临死亡。他心神不宁地从床上艰难地移步到安乐椅上，又从安乐椅挪回床上。这时儿媳妇正出门旅行，而儿子又满怀愤恨。没有人照顾他，也没有人替这个被抛弃的身染重病的老人出主意、想办法。显然由于得到朋友的通知，歌德最知心的密友策尔特从柏林兼程赶到，他立刻觉察到，歌德的内心在燃烧。他不无惊讶地写道："我想，他是在热恋，而这场恋爱使他的身心都淹没在青春的所有苦闷和忧烦之中。"为了医治歌德的创伤，他"怀着真切的同情"，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朗读这首独特的诗歌，歌德全无倦怠地听着。"这真是奇怪得很，"歌德在健康完全恢复以后写道，"你那充满感情，柔情脉脉的声音，使我几番领悟到，我爱得多么深沉，虽然我并不甘心承认这一点。"他接着又写道："我对这首诗真是爱不释手，而我们又恰好在一起，所以你只得不停地朗读，一直到你完全背会为止。"

事情就像策尔特所形容的那样，"爱情之矛刺中了他，而他又自己治愈了创伤。"人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歌德正是通过这首诗拯救了自己。他终于战胜了痛苦，强压下最后的可悲期待，和心爱的"小女儿"一起过恩爱夫妻生活的幻梦破灭了。他知道他永远不会再去玛丽温泉，也不会再去卡尔温泉，永远不会再在那些无忧无虑的人们游玩嬉戏的场所流连忘返了。这位经

受了巨大考验的人断然拒绝了命运的新安排，而在他的生活领域中出现了一个含义深远的词：自我完善。他认真地重新投身到他的文学创作上去——这部作品虽已经历了六十个寒暑，却仍然显得破碎、松散。他眼前无力构思新的作品，但是他想至少还可以做些自己旧作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于是签订了《文集》的合同，争取到了版权专利。刚刚挣脱了一位十九岁少女的情网，他就刻不容缓地把爱情再度奉献给他青年时代的两个最老的伙伴——《威廉·麦易斯特》和《浮士德》。他精神抖擞地进行写作。在发黄的纸上重温上个世纪订下的写作计划。未满八十岁，《威廉·麦易斯特的漫游时代》就已脱稿，八十一岁高龄时，他又以罕见的勇气开始了他毕生的“主要事业”——《浮士德》的写作。《哀歌》是命运的产物，在那些痛苦的日子过去七年以后，他完成了《浮士德》这部巨著。他怀着与对待《哀歌》同样的令人肃然起敬的虔诚，也把这部诗稿盖印封存起来，秘而不宣。

九月五日这一天，他告别了卡尔温泉，告别了爱情。在两种感情领域之间，在最后的追求和最后的舍弃之间，在新生和“自我完善”之间，九月五日是制高点，是难以忘怀的内心巨变的时刻：经过震撼灵魂的倾诉进入永恒的胜境。我们应当纪念这一天，因为从此以后德国诗歌中在情感的官能感受上再也没有如此壮丽、崇高的时刻，可以与歌德这次原发性感情爆发的时刻相提并论，它像一股巨浪，奔腾激荡着冲进这首雄伟的长诗中。

黄文华 译

黄金国的发现

约·奥·祖特尔，加利福尼亚

一八四八年一月

厌倦欧洲生活的人

一八三四年，一艘美国轮船从法国勒阿弗尔驶向纽约。在数百个绝望者中间，有一个名叫约翰·奥古斯特·祖特尔的人。他生于瑞士巴塞尔附近的纽伦堡，年方三十一岁，却已与自己国家和欧洲的法庭打过无数次交道。他是个破产者、小偷、期票伪造者。他轻率地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在巴黎设法弄了点钱和一张假身份证，现在正在寻求新的生计。七月七日，他到达了纽约，在那里干了两年各种力所能及的和力不能胜任的工作。他当过打包工、药材商、牙医、卖药者、旅店老板。他终于在一家旅馆里勉勉强强住

了下来，做些买卖。随着奇异的时代列车，他又出发到了密苏里，在那里当了农民，短期内积攒了小小一笔财产，可以过平平安安的生活了。许多人，如毛皮商、猎人、冒险家和士兵等都成了他家里的匆匆过客。他们从西部来，又到西部去。西部这个词渐渐变成一个奇妙的声音。大家知道，那里当初是一片大草原，是水牛成群的大草原，往往几天、几个星期不见人影，偶尔只有红皮肤的人疾驰而过。过了草原是一片逶迤的崇山峻岭，再过去便是那块传说十分富饶但无人详知的土地，即还没有考察过的加利福尼亚。这块牛奶和蜂蜜到处流淌的土地对每一个想要得到它的人都是敞开的，只是路途遥远，无限遥远，要到达那里则有生命危险。

可是约翰·奥古斯特·祖特尔身上流着冒险家的血液，他不贪图清闲和上好的农田。一八三七年的一天，他变卖掉自己的财产，装备了一支配备有车马和牛群的远征队，从因德彭登斯堡向未知的世界进军。

向加利福尼亚进军

一八三八年，祖特尔同两个军官、五个传教士、三个妇女乘着牛车向空旷的原野进发。他们穿过一片片草原，终于越过高山，迎向太平洋。他们行进了三个月之久，于十月底到达范库弗堡。两个军官首先离开了祖特尔，传教士们也不愿继续前进，三位妇女已在途中死于饥饿。

祖特尔孤身只影，有人想把他留在范库弗堡，给他找个工作，他谢绝了。莫名的诱惑使他血液沸腾。他乘着一艘简陋的帆船横渡太平洋，首先到达桑威奇群岛，再历尽艰险，终于抵

达阿拉斯加海岸，在一个偏僻之乡，即名叫旧金山的地方登陆。旧金山不是现在的城市，而一个地震以后升高起来的地方。它原只是一个贫穷的渔村，在圣芳济派教士来此传教以后才起了这个名字，更不用说是那不为人知的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州首府了。加利福尼亚州一片荒凉，既无花草，又无树木，在这新大陆最富饶的地带渺无人烟。

由于没有权威和暴乱，由于缺少牲口和人力，由于没有可资利用的能源，这里呈现出一片西班牙式的紊乱。祖特尔租了一匹马，奔向那土地肥沃的萨克拉曼托河谷。仅用一天时间他就一清二楚：这块肥沃的土地不仅可办农场，办个大农场，而且还是建立一个王国的好地方。第二天，他策马奔往可叹的首府蒙特里，求见总督阿尔维拉多，向他陈述自己垦荒的打算。他从岛上带来了一批卡拿卡人，还准备定期从那里补充这些勤劳肯干的有色人种，建立居民点，建立一个小王国，即新赫尔维特①，并对此承担责任。

总督问："为什么要叫新赫尔维特？"祖特尔答道："我是瑞士人，而且是个共和主义者。"

"好，您去做您愿做的事吧！我把这块地方租给您十年。"

可以看到：手续很快办好。在离文明社会有千里之遥的地方，单个人的能量具有另一种价值。

新赫尔维特

一八三九年，一支商队沿着萨克拉曼托河用手推车缓慢地

①赫尔维特是瑞士的古称。

向前输送货物。祖特尔身佩枪支，骑马走在前面，身后有两三个欧洲人，接着是一百五十个穿短衫的卡拿卡人，再后面是三十辆装着食物、种子和弹药的牛车，五十匹马，七十五头骡子，母牛和羊，最后是一支人数较少的后卫部队——这就是要去占领新赫尔维特的全部人马。

一大片烧荒的火浪在他们面前滚滚向前推进。他们放火烧林，这是消灭森林的较简便的方法。整个土地上燃烧起熊熊火焰。树干还在燃烧冒烟，他们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他们建造了仓库，挖掘了水井。处女地上都播了种，为大批牲口造了厩栏。人们从邻近各个偏僻的殖民地源源涌来。

成果辉煌。产量很快就提高了四倍。粮食满仓，牲口满栏。尽管农事困难重重，尽管要讨伐那些胆敢不断袭扰这日益繁荣的殖民地的土著居民，新赫尔维特还是发展成热带著名的城镇。磨坊和商店相继兴办起来，船舶在新开凿的运河里来往航行。祖特尔不仅给范库弗堡和桑威奇群岛供应粮食，而且给在加利福尼亚停泊的所有船只供应食品。他还种植至今仍令人赞赏的加利福尼亚的著名水果。真是一派繁荣景象。他种植引自法国和莱茵河的葡萄，不多几年，葡萄就覆盖了大片地带。他建造了许多房屋，办起了一些兴旺的农场。一架普莱叶牌钢琴从巴黎经过了一百八十天的旅程运到这里，一台六十马力的蒸汽机从纽约横越过整个大陆到达。他同英国和法国的大银行都有信贷关系。眼下他四十五岁，正处在胜利的顶峰。此刻，他想起了十四年前被遗弃在世界上某个角落里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他给他们写信，让他们到他这里来，到他的王国里来。因为他现在生活丰裕了，他是新赫尔维特的主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事实就是这样。美利坚合众国终于从墨西哥人手里夺取了这块

荒芜的殖民地。现在一切都有了保证，并得到了保护。没几年，祖特尔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引起祸患的一铲

一八四八年一月。他的木工詹姆斯·W·马歇尔突然到来，他非常激动地冲进约翰·奥古斯特·祖特尔的家，一定要同他面谈。祖特尔感到非常惊讶，昨天他刚打发马歇尔到科洛玛他的农场去建一个锯木厂，现在此人未经他的允许擅自回来，站在他的面前激动得直发抖。他把祖特尔推到他的房间里去，锁上门，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含有一粒粒金子的黄沙。昨天，他在挖掘时发现了这种特殊的金属，他认为是金子，别人则嘲笑他。祖特尔认真地拿起一粒粒的金属，试了试：这是金子。这个木匠第一个被那种不久就震撼了全世界的狂热所驱使，他在确证以后，便急不可待地连夜冒着暴风雨骑马赶了回来。祖特尔决定第二天立刻同马歇尔一起骑马到农场去。

翌晨，祖特尔到了科洛玛。他们拦河淘沙。只需把沙子放到筛子里来回筛选，一粒粒金子便在黑色筛网上闪闪发光。祖特尔将几个白人召集拢来，叫他们发誓守口如瓶，直到锯木厂建成。然后他严肃而果断地骑上马回到他自己的农场。他心潮澎湃：在他的记忆里，黄金从来还没有这样容易找到，这样露于地面，地球上的这块宝地是他的，是他——祖特尔的财产。一夜之间似乎赛过了十年，他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蜂拥而来

他是最富有的人吗？不，他是这个地球上最贫穷、最可怜、

最绝望的乞丐。八天以后，这桩秘密给泄露了出去。一个女人——总是女人！——将这件事讲给一个过路人听并给了他几粒黄金。于是出现了空前的情景。祖特尔的全部人马立即抛弃了自己的工作，锁匠从锻工房里跑掉了，牧羊人抛弃了畜群，葡萄种植工人离开了葡萄园，士兵们放下了自己的武器，大家都像着了魔似地带着匆匆做起来的筛子和锅子跑到锯木厂去淘金。一夜之间，所有的土地都被抛弃，无人挤奶的乳牛在痛苦地号叫和死亡，牛群冲破牛栏，踏坏田地，田里庄稼上结着的果实在腐烂，干酪厂停了工，粮仓倒塌，工厂里的机器无人开动。电报把人们对黄金的展望传送至四面八方。人们从各个城市和码头赶来，水手离开自己的舰只，政府官员擅离自己的岗位。淘金者像群蝗虫似地从东方、从西方蜂拥而来，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有的乘车，形成一条条漫无尽头的行列。一大帮肆无忌惮、残酷无情的人群都涌向这欣欣向荣的移民区，他们认为法律不外是拳头的法律，准则不外是手枪的准则。在他们看来，这里的一切都是没有主人的，谁也不敢反对这些强盗。他们宰了祖特尔的牛，拆掉了他的粮仓去造房子。他们踩坏了他的耕地，偷走了他的机器——一夜之间，约翰·奥古斯特·祖特尔变成了赤贫，他像国王米达斯一样，在自己的黄金里窒息。

这股史无前例的淘金风暴越刮越猛。消息传遍了全世界。单单从纽约就开出一百条船。一八四八年、一八四九年、一八五〇年、一八五一年，从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涌来大批冒险的人群。有些人绕霍恩海岬而来，但这条航线对那些最性急的人来讲是太长了，于是他们选择穿越巴拿马地峡这条更为危险的道路。一个善于钻营的公司在地峡上迅速建起了一条铁路，从而为那些性急的人节省三四个星期的路程，便于他们

早些获得黄金，可是在筑路时却有数千名工人死于热病。规模巨大的商队，各色人种和操着各种语言的人穿越整个大陆源源而来。他们都在约翰·奥古斯特·祖特尔的财产上（因为政府签署的公文证明旧金山是他的土地），像在自己的土地上一样到处挖掘，在这块土地上以神话般的速度出现了一座城市。外来人在相互买卖他的土地，新赫尔维特的名字，他的王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代替它的是一个奇异的名词：黄金国，即加利福尼亚。

又一次破产的约翰·奥古斯特·祖特尔像个呆子似地望着这大批不近情理的人。起初，他想同他们一起挖，甚至想同自己的仆人和同伙一起利用这些财富，但大家都抛弃了他。于是他从金矿区回到位于山脚下的一个偏僻的农场隐居，那可诅咒的河流和邪恶的沙子就是从山上流下来的。他的妻子和三个已长大成人的儿子终于到了他这里。但由于旅途劳累，他的妻子几乎刚到就去世了。现在三个儿子成了他的好帮手，约翰·奥古斯特·祖特尔开始同他们一起经营农业。他同自己三个儿子利用地球上这块极肥沃的土地悄悄地顽强奋斗，又一次隐秘着一项宏大的计划。

诉　讼

一八五零年，加利福尼亚被接纳为美利坚合众国的联邦。在联邦严格纪律约束下，秩序终于跟着财富的增长在这块黄金之国的土地上恢复了。无政府状态得到了克服，法律又具有了自己的权威。

现在约翰·奥古斯特·祖特尔突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

声称，建造起旧金山市的整个土地理当是属于他的，由于遭到抢劫，他的财产蒙受损失，国家有责任赔偿。他坚决要求收回从他的土地上开采出来的全部黄金中属于他的部分。诉讼开始时的场面，那些站在他面前的人都从来没有见过。约翰·奥古斯特·祖特尔控告了定居在他种植区里的一万七千二百二十一个农场主。要求他们迁出所强占的土地。他要求国家拨给加利福尼亚两千五百万美元，来赔偿由他建造的道路、运河、桥梁、水厂、磨坊等产业。他要求联邦把这两千五百万美元用来抵偿他被毁的财产和开采的黄金中他应得的一份。为了进行诉讼，他让自己的大儿子艾米尔到华盛顿去学习法律，他拿自己新农场的巨额收入来支持这场花费巨大的诉讼。他向各级法院申诉，时间长达四年之久。

一八五五年三月十五日终于作出了判决。加利福尼亚的最高行政长官，廉洁奉公的法官汤普逊承认了约翰·奥古斯特·祖特尔对土地具有完全合法的、不可侵犯的权利。

约翰·奥古斯特·祖特尔在这一天达到了目的，他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结　局

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吗？不，不，他再一次成了最贫穷的乞丐，最不幸的落难人。命运又对他进行了最残酷的捉弄，一次永远置他于死地的捉弄。判决的消息在旧金山以至在全国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成千上万的人——所有受到威胁的业主、街道上的流氓、抢掠成性的暴徒都汇集拢来，他们冲击并烧毁了法院，到处寻找法官，要用私刑来处死他。他们一大群人去抢

了约翰·奥古斯特·祖特尔的全部家产。他的大儿子被强盗们逼得自戕，二儿子遭杀害，三儿子逃了出去，但淹死在回国途中。一场大火席卷了整个新赫尔维特，祖特尔的农场被烧得一干二净，他的葡萄树荡然无存，他的家具，他的收藏品，他的钱财被抢劫一空。在群情盛怒之下，他的巨大财产都被毁坏殆尽。只有祖特尔本人幸免于难。

约翰·奥古斯特·祖特尔经此浩劫便一蹶不振。他的工厂毁了，妻子和孩子死了，他的神经错乱了，只有一种思想还在他那抑郁的脑子里错乱地闪烁：权利，诉讼。

其后，一个神情痴呆、衣衫褴褛的老人在华盛顿法院的周围徘徊了二十五年。那里各个机构里的人都认识这个穿着肮脏大衣、拖着破鞋、要求十亿美元的“将军”。那些骗他拿出自己最后一点养老金和怂恿他重新起诉的律师、冒险家和骗子一再出现。他一文不名，他仇恨使他穷困、并杀死了他的三个孩子、毁了他一生的黄金。他只要求得到自己的权利，他那好打官司的妄想狂的痛苦越来越强烈。他向参议院要求赔偿，他向国会要求赔偿。他信赖那些形形色色的帮手。而他们则将事情大肆渲染，他们用一套滑稽可笑的将军服，给他打扮起来，将这个不幸的人像个稻草人似地从一个机关拖到另一个机关，从一个议员那里拖到另一个议员那里。从一八六〇年到一八八〇年，这个可怜的乞丐如此度过了他二十个春秋。他日复一日地在议会大厦周围徘徊，受尽了所有官员的嘲笑和街头流浪儿的戏弄。世界上最富庶的土地是属于他的，在他的土地上耸立起一个大国的第二座大都市，而且这个大城市随时都在成长。事情终于发生了，这个不受欢迎的人终于在一八八〇年七月十七日下午倒毙在国会大厦的楼梯上——人们抬走了一个死了的乞丐。在他

的口袋里装着一篇论争文章，这篇文章根据一切尘世的权利保证他和他的继承人有权对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笔财产提出要求。

至今没有一个人对祖特尔的遗产提出过要求，也没有一个后裔提出过他的要求。旧金山仍旧耸立着，整个国家仍旧耸立在那陌生的土地上。这里再也没有人谈到权利，只有一位艺术家——布莱斯·逊德拉斯稍微赋予这位已被人遗忘的约翰·奥古斯特·祖特尔以伟大命运的唯一权利，即让后代人去作惊人思考的权利。

郑开琪 译

壮丽的瞬间

陀思妥耶夫斯基，彼得堡，塞门诺夫斯克广场

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黑夜，他们将他拽出睡梦，
地下掩蔽室里军刀丁当响，
几个声音发号施令；朦胧中
恐怖的黑影幽灵似地闪动。
他们推他朝前走，深深的走廊，
又长又暗，又暗又长。
门闩吱吱叫，小门嘎嘎响；
于是他感觉到天空和冰冷空气，
一辆车等候着，一座会滚动的墓穴，
他被急匆匆推了进去。

他旁边有九个同志，
带着沉重的镣铐，
脸色苍白，默默无语；

谁也不开口，
大家都清楚，
这辆车要送他们去哪里，
脚底下车轮滚滚，
轮辐间就是他们的生命。

嘎啦嘎啦响的车子停了下来，
门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一角昏暗的世界向他们凝望，
透过打开的栅栏，
带着浑浊惺忪的目光。
房屋围成正方形，
屋顶低矮，披戴肮脏的霜，
当中是阴暗积雪的广场。

雾茫茫
笼罩法场
只金色教堂周遭
有一抹血红的寒光。
囚犯默默排成行。
一名少尉来宣判：
犯叛逆罪处以死刑——枪毙！
死刑！
这字眼犹如巨石
落在“寂静”冰冻的水面，
发出粗厉的声音，

仿佛什么东西碎成两半，
空洞的响声
坠入黎明冰冷的寂静
无声的坟茔。

他依稀感觉这一切
似在梦中，
只知自己即将告别人世。
有人出列，默默为他匆匆披上
一件飘动的白色寿衣。
伙伴们用热烈的目光，
无声的呐喊，
道出最后的问候，
他亲吻十字架上的救世主，
那是牧师严肃地捧给他，催促他做的，
然后他们十人，每三人一组
被绑在各自的木柱。

转眼间
哥萨克士兵已快步上前，
给他蒙上对着步枪的双眼。
此时——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
在他失明之前的最后一瞬，
他的目光贪婪地攫取
天空展示给他的那一小角世界：
晨曦中他见教堂烈焰腾空，

一如为了永生的最后晚餐
神圣的朝霞布满教堂，
霞光把它映照得一片通红。
他带着骤然涌起的幸福感去捕捉它，
一如捕捉死神后面上帝的生命……

这时他们用黑夜蒙住他的目光。

然而在他体内
热血开始奔流，色彩缤纷。
从明镜似的潮水
从鲜血中升腾起
形象的人生，
他感觉，
在这受刑前的一秒钟，
如烟往事
一一涌上心胸：
他的毕生重又苏醒，
浮现心中历历如画：
失去了的童年，苍白而又灰色，
父亲和母亲，兄弟，妻子，
三段友情，两杯欢乐，
一场荣华梦，一束羞辱；
失去的青春的画卷
沿脉管火热地展开，
他又一次在深心之中感受到他的整个存在，

一直到他们将他绑上行刑柱上的
那一秒钟。
随后一种忧思
乌黑而沉重地
把它的阴影罩上他的灵魂。

这时候
他觉得有人向他走来
乌黑的缄默的脚步，
近了，很近了，
那人的手摸着他心脏，
心越跳……越无力……最后完全不再跳了——
再过一分钟——便万事皆休。
哥萨克兵
在那边排成射击队形……
挥动皮带，拉开扳机……
鼓声咚咚几乎震裂空气。
这一秒钟长如一千年。

这时有人大喝一声：
住手！
军官跨步上前，
挥舞一纸文书，
声音嘹亮清晰，
打破等候的沉寂：
沙皇

圣意宽仁
撤销原判，
从轻发落。

这些话乍一听
还很陌生：其含义一时难明，
但他脉管里的血液
又再度变得鲜红，
升起并开始低声歌吟。
死神
犹豫地爬出僵硬的关节，
两眼虽仍一团漆黑，
却感觉到了永恒之光的问候。

联队宪兵
默默为他松绑，
双手从他灼痛的太阳穴
撕下白绷带，
像削掉烂梨皮。
他两眼不自在地离开坟墓
笨拙地摸索着，目眩而微弱地
重新进入
已与他决绝的存在。

这时他看见
那座教堂的金色屋顶

在上升的朝霞映照下
神秘地红光四射。

朝霞成熟的玫瑰
像用虔诚的祷告拥抱教堂屋顶，
塔尖上的圆球光芒四射，
钉在十字架上的手
是一把神圣的剑，高高直指
欢乐鲜艳的红云边缘。
那里，在灿烂的晨光中，
教堂上方升起上帝的大教堂。
一条光的河流
把它那灼热燃烧的波浪
抛上乐音缭绕的诸天。
茫茫雾霭
如烟腾起，似承载
尘寰全部黑暗的重压
溶入神祇黎明的灵辉，
深渊之中，人声鼎沸，
仿佛成千人
在齐声呼唤。
于是他破天荒第一次听到，
人间至深至重的苦难
尘世的诸般痛楚
化为激情的呼声响彻大地。
他听见弱小者的声音，

徒然委身的妇女的声音，
自嘲的妓女的声音，
他听到恒被伤害者的阴沉恼怒，
忘却微笑的孤独者的悲哀，
他听见孩子们的抽咽，哭诉，
被偷偷诱拐的女人无可奈何的怨艾。

他听见这一切受苦受难的人们，
被遗弃的、麻木不仁的、受嘲弄的人们，
大街小巷平凡无奇的
无冕烈士，
他听见他们的声音，听见他们
以极强有力的旋律
升上寥廓的天宇。
他看见
惟有苦难向上帝翱翔而去，
其余人则附着于地面沉重地生活，
带着铅一样沉重的幸福。
然而尘世的苦难
一连串的齐声呼号
上冲霄汉，
天上的光明因之扩大无垠；
他知道，他们的呼声
上帝都会倾听，
他的天堂响彻怜悯的声音！
上帝

是不会审判穷人的，
无限同情
以永恒的光照耀他的殿堂。
启示录的骑士星散，
九死一生的他
苦恼变成快乐，幸福化为痛苦。
热情似火的天使
已向地面飞来，
把神圣的、产生于痛苦的爱的光辉
深深地，光彩夺目地
送进他的心扉。

于是他跌倒似地
跪下双膝。
他猛然真切地感到
全世界苦难无边。
他的身体微微颤抖，
白沫冲刷他的牙齿，
面孔因痉挛而扭曲，
然而幸福的泪水
浸湿了他的寿衣。
因为他觉得，只是在
触到死神苦涩的嘴唇，
他的心才感受到生活的甜蜜。
他的灵魂渴望酷刑和创伤，
他明白，

在这一秒钟里
他成了另一个人，
成了一千多年前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
他同他一样，
自从死神灼热的一吻
便须为苦难而热爱生活。

士兵把他从木柱拉开。
他的脸死灰一般
苍白。
他们粗暴地
推搡他回到其他囚犯身旁。
他的目光异样
而且完全内向，
抽搐的唇际挂着
卡拉马佐夫① 黄色的笑。

潘子立 译

①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年)的主人公。这部作品宣扬"灵魂净化，顺从命运"的观点，也反映了作者对人生哲理的态度。

飞越大洋的第一句话

居鲁士·W·菲尔特

一八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新的节律

自从称为人的特殊生物溜上地球以来，在几千年或几十万年的长时期内，尘世间的运动速度高不过马的奔腾、滚滚的车轮和荡桨扬帆的船只。在我们称之为世界历史的那个充满人类意识的狭小空间里，技术上的长足进步却没有明显地加速运动的节律。华伦斯坦军队的进军并不比恺撒军团的进军来得快，拿破仑军队的行军速度并不比成吉思汗游牧部队的行军速度更为迅速，纳尔逊的三桅战舰横渡大海只比诺尔曼人的海盗船和腓尼基人的商船略快一点。洛特·拜伦在他从蔡尔德到哈罗德的旅行时一天所行的里数并不比奥维

达斯去黑海流放地一天所行的里数更多。歌德在十八世纪的旅行不比使徒保罗在公元初期的旅行更舒适、更迅速。各个国家在空间和时间上相互隔离的状况，拿破仑时代如同罗马帝国统治时期一样，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物质的反抗仍然战胜人类的意志。

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尘世间的速度和节律才有了重要的变化。在十九世纪一二十年代，各族人民、各个国家之间进行交往比过去几千年都要快。从前需要一整天或很长时间的旅行，现在由于有了铁路和轮船，几刻钟或几分钟便可完成。诚然，那个时代的人对铁路和轮船的新速度感到欢欣鼓舞，但是这些发明毕竟容易为人理解，因为这些运输工具只使那迄今所知的速度增加五倍、十倍、二十倍，人们在观感上仍能跟得上这种速度，而且对这种表面的奇迹能够解释得通。而电在初期所显出的作用就完全出人意外。电，即一个已诞生在摇篮里的大力士，冲破了一切现有的法则，突破了一切有效的范畴。我们这些后来人绝不可能同样体验到那一时代的人对电报的最初功效所表现出来的无限振奋人心的惊讶——昨天从莱顿瓶还只能产生指节骨那样一英寸长的、几乎觉察不出的小小电火花，现在突然像获得魔力一样，能够越过国界，跨过山冈，传至四面八方。那种几乎还没有想完的思想，那些墨迹未干的字迹，可以在同一秒钟内被在几千里路之外的人所接收、阅读和理解；在极小的伏特电棒两极之间振动的看不见的电流可以从地球的一头传到另一头。物理实验室里的玩具似的仪器昨天还只能通过摩擦玻璃片来吸住几片小纸，今天却可以使人类肌肉的力量和速度成几百万倍和几十亿倍地增长，可以用来传递信息，变更轨道，照亮街道和房屋，就像看不见的气流在空气中流动一样。只有这

一发现才使空间和时间的关系发生了自创世以来最有决定意义的变化。

一八三七年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一年，因为这一年，电报第一次进入了迄今人类孤寂的生活。关于这一年我们的教科书里也很少提及。遗憾的是，教科书总认为，叙述一些个别统帅和民族的战争与胜利要比叙述人类真正共同的胜利更为重要。在对人们的心理影响方面，近代史上没有一个日期可以同这个时间价值的变革相比拟。自从在巴黎可以同时知道同一分钟内在阿姆斯特丹、莫斯科、那不勒斯和里斯本发生什么事情以来，世界已经变了样。还须再走最后一步，那时世界的其他部分才能加入那种伟大的联系，从而创造出全人类的共同意识。

可是大自然与这种最后的联系作对，设置了一道屏障，大海两岸的所有国家仍被相互阻隔了达二十年之久。因为电线杆上有绝缘瓷瓶，电火花可以自由地传导，可是海水却要吸收电流。在没有发明使铜线和铁线在液体中完全绝缘的方法之前，便不可能在海中铺设一条电缆。

幸好现在正是技术进步的时代，一种发明会对其他的发明有所裨益。在陆地电报推广运用之后没有几年，人们发现马来亚树胶是一种适合在水中使用的电绝缘材料。现在可以开始把大陆对岸的最重要的国家——英国同欧洲的电报网连结起来。一位名叫布雷特的工程师在布莱里奥特的地方铺设了第一条电缆，几天以后，他在同一个地方乘飞机第一个飞越英法海峡。一桩愚蠢的意外事故使即将成功的事业化为泡影，因为法国布洛涅地方的一位渔夫以为捉住了一条特别肥大的鳗鱼而把已经铺设好的电缆拖出水面。一八五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第二次铺设终于成功。从此英国就被连接了起来，欧洲因此才真正成为欧

洲，即成为同时用一个大脑、一颗心脏来体验时代所发生一切事件的生物。

不言而喻，短短的几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必然会在同时代人中产生无限的勇气——因为十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正是短暂的一瞬吗？人们试验的一切都得到成功，一切都进行得像梦幻一样的神速。仅仅几年，英格兰同爱尔兰，丹麦同瑞典，科西嘉岛同欧洲大陆便都用电报连接了起来，有人已在探索把埃及以及印度同欧洲电报网连接起来。但有一块大陆，恰恰是最重要的大陆——美洲似乎注定要被长期排除在这个伸向全世界的电报网之外。因为单独用一根电缆如何穿越大西洋或太平洋呢？这两个大洋在其广阔无垠的海洋中也无法建立中转站。在电的童年时期，一切因素还不了解：海的深度还没有测出，人们还只能大致了解大洋的地质构造，还没完全试过一条铺设得这么深的电缆是否能经受得起海水中无限地堆积起来的物质的压力。即使技术上可以在这么深的海底安全地铺设一条如此漫长的电缆的话，那么哪里又有艘能够装得下长达两千英里的铁线和铜线的大船呢？哪里又有这样大马力的发电机能不间断地远距离输送电流呢？这段距离乘轮船航行至少也要两三个星期哪！所有的条件都不具备。现在还不清楚在这世界海洋的深处是否有会使电流发生偏移的磁流在旋转，人们还没有足够的绝缘体，没有准确的测量仪器。人们只能认识电的一些早期规律，正是这些早期规律把他们从千百年的昏睡中唤醒。只要一有人提到大洋铺设计划，科学家们便激烈反对说："荒谬！不可能！"技术人员中最勇敢的人也认为"以后或许可以"，甚至为电报事业作出丰功伟绩的莫尔斯也认为这个计划太冒险。不过他预言般地补充说，要是横渡大西洋的电缆铺设成功的话，

这将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功绩”。

要完成一项奇迹或一桩奇事，先决条件是一个人要相信这种奇迹。一个平凡人的真正勇气恰恰表现在科学家们犹豫不决、不敢创新的地方。正如大多数情况一样，这里也是一个简单的偶然事件推动了这项壮丽的事业。一个名叫吉斯博恩的英国工程师于一八五四年想铺设一条从纽约到美洲最东部纽芬兰的电缆，以便能够早几天收到来自船上的消息。因为他的资金用尽，工程不得不中途停顿。于是他便到纽约去寻找财主。他在那里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邂逅了一位许多荣誉事业之父，一个牧师的儿子，名叫居鲁士·W·菲尔特的年轻人。菲尔特的事业兴旺，财运不错，年纪轻轻，便拥有大量财富，过起隐居生活。但他正青春年少，精力旺盛，难以长期过那无所事事的生活。吉斯博恩为了完成从纽约到纽芬兰的电缆铺设工程，去找这位隐士。居鲁士·W·菲尔特不是专家，不懂技术——真幸运！——他对电一窍不通，也从未见过电缆，可是这位牧师之子生性极端轻信，又是个富于冒险精神的美国人。专业工程师吉斯博恩只看到把纽约同纽芬兰连接起来的直接目标，可是热情奔放的年轻人却看得更远：为什么不用海底电缆把纽芬兰同爱尔兰连接起来呢？居鲁士·W·菲尔特立即干劲十足地开始行动，他从这时起毅然决然地把自己及周围所有的一切都投入到这一事业中去。他——这些年来，横渡两个大陆之间的世界海洋达三十一次之多——决心克服每一个困难。决定性的火花已经点燃，一种思想真正获得了爆炸性的力量。新的、功效神奇的电力同生活中另一个最强有力的能动因素——人的意志结合了起来。一个人找到了终身为之奋斗的任务，而任务也找到了完成它的人。

准　备

居鲁士・W・菲尔特以空前旺盛的精力开始行动。他同所有的专家取得了联系，向各国政府申请特许，在两个大陆发动了一场筹集必要资金的运动。从这位完全不出名的人身上迸发出来的冲击力是如此强大，信心是如此坚定，对作为新神奇力量的电的信念是如此强烈，以至在英国短短几天就筹集到三十五万英镑的基金。这已足够用来邀集最有钱的商人，在利物浦、曼彻斯特和伦敦成立电报建设和维修公司。资金源源而来。人们从认购者的名单中还发现萨克雷和拜伦夫人的名字，他们不是为了商业目的，仅仅因为怀着道义上的热情来支持这一事业。人们对一切技术和机器都表现得非常乐观，这种乐观主义的情绪使得史蒂文森、布鲁涅和其他伟大的工程师时代的英国显出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因此不难理解，一项号召就足以为这一完全幻想的冒险事业筹集到一大笔资金。

铺设电缆的大致费用差不多是开始阶段惟一可靠的依据，在实际技术实施上没有先例可以遵循。在十九世纪，人们还从来没有设想和计划过类似规模的工程。在英国多佛和法国加莱之间狭窄的海峡中铺设电缆又怎能同这次横越整个大洋的铺设电缆相提并论呢？前者只需从一艘普通轮船的光甲板上将电缆缓缓地从绞线盘上放下三十或四十英里就行了，就像铁锚从绞盘上缓缓放下一样。在海峡中铺设电缆时，可以耐心等待一个特别风平浪静的日子，也能够准确地知道海底的深度，肉眼随时可以看到海峡两岸，因此可以避免发生任何意外的危险，连接工作一天之内便可顺利完成。但横渡大洋至少需要持续航行

三个星期，而且往往气候恶劣。光甲板上也放不下一百倍长、一百倍重的线盘。此外，当时没有一艘大船能在自己船舱里装得下这种用铁、铜和马来亚树胶制成的巨大线盘，没有一艘船大得能够承受得住这种负荷。至少需要两艘大船，而且需要有其他的船只护航，以便准确地保持最短航线，在发生意外事故时能够进行救援。英国政府为此目的提供了英国最大的一艘军舰“阿伽门农号”，该舰在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中曾当过旗舰；美国政府则提供了一艘五千吨重（这在当时是最大的吨位）的三桅军舰“尼亚加拉号”。但这两艘舰首先要加以改装，使每一艘舰都能吞得下用来连接两个大陆的漫长的电缆的一半数量。不言而喻，主要问题仍然是电缆本身。对连接这两个大陆的漫长的脐带提出了难以想象的要求：这种电缆一方面必须像钢缆那样坚固和不易折断，同时又要富于弹性，易于安放。它必须经受得住任何压力，承受得起任何负重，还要像丝线一样易于铺放。它必须是实心的，但又不能太粗，一方面要坚固，另一方面又要非常精细，能使最微弱的电波传过两千多英里宽的海底。这条巨缆上任何一处只要有一条最小的裂缝，稍微有点粗糙不平就会影响这种“十四天路程”的传送。

但人是敢想敢干的！工厂日夜开工，这个年轻人魔鬼般的意志把所有的轮子都推向前进。整座整座的铁矿和铜矿被开采来生产这根电缆，整片整片的橡胶树林被砍伐来生产用以制造这样漫长的绝缘外皮的橡胶。工程规模之浩大在感性上简直无法理解，人们所知道的只是：这根电缆的单线总长长达三十六万七千英里，足够绕地球十三圈，足够将地球和月球直线连接起来。自从巴比伦钟楼建筑以来，人类在技术上还从来没有做过更为壮观的创举。

开　端

各种机器持续轰鸣了一年之久，电缆像一根流动的细线从工厂不停地流进这两艘船的船舱。经过成千上万次转动以后，每一艘船的线盘上终于各自绕起了一半的电缆。这些装有刹车和倒车装置的机器现在一口气只需一周、二周和三周的时间就可以把电缆铺设到世界海洋的海底。最好的电学家和技术人员，其中包括莫尔斯本人，都汇集在甲板上，他们在整个铺设过程中不停地用仪器来检查电流是否中断。记者和画家都蜂拥到舰队上来，竞相报道自哥伦布和麦哲伦以来这次最激动人心的航行。

起航的一切工作终于准备就绪。迄今怀疑论者还占着上风，但全英国的公众则对这一壮举表现出热情和兴趣。一八五七年八月五日，几百艘大大小小的船只在爱尔兰瓦伦西亚岛小港团团围住铺设电缆的舰队，以便亲自经历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电缆的一端是如何用小船拖上海岸，牢固地系在欧洲大陆上。舰队的告别仪式无形中成了一场隆重的庆祝典礼。政府派出了代表，许多人在会上致了祝词。神父在一篇激动人心的祝词中祈求天主为这次大胆、勇敢的行为赐福——“啊！永恒的主呀！惟有您开创了天国，惟有您统治着海洋，风浪都听从您的指挥，祈求您，可怜可怜您的奴仆……祈求您下令清除一切障碍，消除妨碍我们完成这一重大工作的任何反抗。”随后从海滨和海上举起了成千上万只手和帽子，在相互挥动致意。陆地慢慢地消失，人类最大胆的梦想之一正在尝试变成现实。

失　败

按原来计划，各自装载一半电缆的两艘大船“阿伽门农号”和“尼亚加拉号”要一起驶向大洋中部的一个预先选好的地点，先在那里将两个半根电缆接好。然后一条船向西驶往纽芬兰，另一条船向东驶往苏格兰。但在第一次试验时便冒险动用整根贵重的电缆似乎太鲁莽了。只要人们还不知道，这么长距离的海底电报是否能有效传送之前，最好还是从大陆开始先铺设一半。

两只船中，从大陆开始把电缆铺设到海洋中心的任务落到“尼亚加拉号”舰上。这艘美国三桅军舰缓慢而小心地向大洋中心驶去，就像一只蜘蛛不断在自己巨大的躯体后面分泌出细丝那样，甲板上的铺线机缓慢而有规律地发出嘎嘎声，这声响如同从绞盘上放下锚链时发出的声音，每个海员都听习惯了。几小时以后，甲板上的人对这种有节奏的嘎嘎声就像对自己心脏的跳动一样，已不再注意了。

舰只向海洋越驶越远，船的龙骨后面不断地放下电缆。这种冒险行动似乎一点也不冒险。电学家们只是坐在一间特别的小房间里不停地倾听同爱尔兰陆地上交换的信号。奇怪的是：虽然早已看不到海岸，但海底电缆传递的信息却十分清晰，就像人们从欧洲一座城市向另一座城市通话一样。船只驶过浅水区，进入位于爱尔兰后面的海岭，金属电缆如同沙子从漏沙计时器里漏出来一般，均匀地从龙骨后面流入水底，同时在收发信息。

电缆已铺设了三百三十五英里，长度已超过从多佛到加莱之间距离的十多倍，开头令人忐忑不安的五天五夜已经过去，第

六天（八月十一日）晚上，居鲁士·W·菲尔特在一连许多小时的工作和激动之后，躺上床去稍事休息。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机器的嘎嘎声中断了。就像火车猛地停下，一个睡着的旅客突然站起来一样，像磨坊水车轮突然停止，磨坊主在床上惊醒一样，舰上的人一下子都惊醒了，大家冲上了甲板。一眼就可以看出：出口处是空的。电缆突然从绞盘上滑脱了，没能及时抓住滑脱的一头，现在已不可能在大海深处找到并打捞起脱落了的一头。可怕的事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技术性差错毁掉了多年的工作。大胆出航的人像战败者一样回到了英国。在英国，一切信息的突然消失已使人们对坏消息有了准备。

又一次失败

惟有居鲁士·W·菲尔特没有动摇。他既是英雄，又是商人，他算了算账，损失了些什么呢？三百英里电缆，大约十万英镑股金。但更使他感到痛心的是损失了整整一年的时光，这是无法补偿的，因为工程只有在夏季最好的天气才能进行，可是这个夏季早已过去。不过从另一方面说也有所获。人们从这首次尝试中获得了一些实际经验。电缆本身被证明是适用的，可以用线盘绕起来供下一次使用。只有铺设机需要改造，大家把这次不幸的断裂归咎于这架机器。

在等待和筹备工作中，又一年过去了。一八五八年六月十日，原来的两艘船装着原有的电缆重新鼓起勇气再一次出航。由于第一次出航时电讯号的传递功能良好，所以这次人们按原来计划从大洋中部开始向两岸铺设电缆。新航行的头几天平安地过去了。到第七天，铺设电缆的工程就要在预定的地点开始。在

这之前，航行像是在游览一样，铺缆机闲置着，水手们悠闲地休息，欣赏着明媚的风光。晴空万里，碧海无浪。

但第三天，“阿伽门农号”舰长心里隐隐感到一阵不安。他扫了一眼气压计，发现水银柱正以惊人的速度下降，特别恶劣的天气正在酝酿。第四天果真刮起了一场风暴，这场风暴甚至连在大西洋中久经考验的海员也极少遇到过。最不幸的是，英国电缆铺设舰“阿伽门农号”正好遇上这场风暴。一条在各大海洋、甚至在战争中经过最严峻考验的卓越战舰，这条英国海军的旗舰本可以经受得住这种坏天气。但不幸的是，为了铺设电缆，它被全部进行了改装，以便能装得下大量电缆。它不像货船那样，可以把重量向各个方向均匀地装到货舱里，那巨大线盘的全部重量都压在了船的中央，船前部的负荷不重，从而引起了不良后果，使船身颠簸起来加倍地摇晃。恶劣天气就是这样同它的牺牲品开着最危险的玩笑。船只被波涛或左或右、或前或后地掀成四十五度角。汹涌的波涛拍打着甲板，毁坏了一切。一次新的厄运——风浪每一次最可怕的冲击都使船只从龙骨到桅杆发生剧烈的震动，甲板上推煤挡板倾倒下来，煤堆像碎石、像黑色冰雹一样向已血肉模糊和精疲力竭的水手砸击。一些人被煤砸伤，另一些人在厨房里被翻倒的锅炉烫伤。一名水手在十天的风暴中发了疯。有人甚至作了最坏的打算：从甲板上抛掉一部分引起灾祸的电缆。幸亏船长不愿负起这种责任，他是对的。“阿伽门农号”经历了无法形容的考验以后，终于战胜了历时十天的风暴，虽然耽误很久，还是在应该铺设电缆的世界海洋的约定地点找到了其他船只。

可是现在才看出那些由千根金属丝织成的、贵重而又容易损坏的重物，由于不断地颠簸震动而受到多么重大的损伤。电

缆好多处已紊乱不堪，马来亚树胶外皮被磨破或扯断。人们信心不足地进行了几次铺设试验，结果在海洋中白白地损失了大约二百英里的电缆。第二次就这样偃旗息鼓，无声无息而回。

第三次航行

伦敦的股东们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都脸色苍白地等着他们的领头人和引诱者居鲁士·W·菲尔特，一半股金已在这两次航行中白白浪费掉，一无所获，什么也没能证明。现在大多数人都说：够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主席建议应该挽救还可挽救的东西。他赞成从船上取下还没使用过的剩余电缆，必要时可以亏本出售，然后取消这个妄想跨洋铺设电缆的计划。副主席赞同他的意见，并提出书面辞呈，以此证明他不愿再同这荒谬的企业有任何牵连。可是居鲁士·W·菲尔特的顽强性格和理想没有动摇。他解释说，丝毫没有什么损失，电缆本身出色地经受住了考验，甲板上的电缆还足够用来进行一次试验，而且船队已经集中，船员也已招募齐全。上次航行碰到的异常恶劣天气正表明现在会有一段风平浪静的美好天气。现在需要的是勇气，需要再次鼓起勇气。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勇于坚持到底。

股东们毫无把握地面面相觑，他们是否应该把剩下的最后一点资金托付给这个傻子？但是，意志坚强的人最后总是带领犹疑不决的人前进。居鲁士·W·菲尔特以顽强的努力达到了重新出航。一八五七年七月十七日，在第二次航行失败以后的五个星期，船队第三次离开英国海港。

现在又一次证实了一条老经验：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几乎

总是悄悄获得成功的。这天出航完全是在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进行的。舰队周围没有船只环绕来表示祝贺，海滨也没有集合起人群，没有举行盛大的告别宴会，没有人祝词，甚至没有神父祈求主的保佑。舰队像去进行一次海盗活动似的，胆怯而又悄悄地驶向外洋。可是大海友好地接待了他们。“阿伽门农号”和“尼亚加拉号”两只舰船在驶离昆士顿后十一天，在预先约定的一天，即七月二十八日，在大洋中部的约定地点开始了这项伟大的工程。

真是奇景壮观：两条舰船船尾对着船尾，两条舰的电缆两头被接了起来。在没举行任何仪式，甚至连甲板上的人对此都没引起很大兴趣（他们对多次无效试验已感到厌倦）的情况下，铁和铜制成的电缆在两条舰之间下沉到还没有测锤测量过深度的大洋最底层。然后，甲板上的人挥动旗帜相互致敬，英国舰向英国方向驶去，美国舰向美国方向驶去。当两艘舰，即在浩瀚无垠的大洋中两个移动的点，背向离开的时候，电缆却一直把它们连接在一起——这是自古以来第一回，两条船得以越过风浪，超越空间，在目不能及的远距离上达到相互了解。每隔几个小时，一艘舰用电信号从大洋深处报告驶过的英里数，而另一艘舰每次都证实，它同样由于天气晴朗行驶了相同的路程。就这样一天过去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过去了。八月五日“尼亚加拉号”终于报告说，它在纽芬兰的特里尼蒂海湾已看到美洲海岸，至此它已铺设了一根一千零三十多英里的电缆。“阿伽门农号”同样也获得了胜利，它也在海底安全地铺设了一千英里的电缆，它在自己一边也看到了爱尔兰海岸。人类所说的话现在第一次可以从一个大陆传到另一个大陆，从美洲传到欧洲。但还只有这两条船，即船舱里的几百个人知道，这项事

业已经完成。世人还不得而知，他们早已忘记这项冒险行动，无论在纽芬兰，还是爱尔兰，海岸上都没有人迎候他们。当新的海底电缆同大陆电缆连接起来时，全人类在一秒钟里就会知道他们伟大的共同胜利。

伟大的和散哪①

由于欢乐像晴天霹雳一般突然来临，它就显得分外热烈。在八月的头几天，新旧大陆差不多在同一个小时里得知大功告成的消息。反应特别热烈。一向以谨慎出名的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说："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无论从哪方面说，再没有什么能比得上这一使人类活动范围大大扩大的壮举了。"整个伦敦市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里。而英国这种值得骄傲的欢乐气氛同消息传到美国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暴风骤雨般的狂热情绪相比，简直像是小巫见大巫。在美国，商店立即全部打烊，街上潮水般地挤满了好奇、喧哗和争论的人群。一个完全默默无闻的人居鲁士·W·菲尔特一夜之间成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英雄。他使弗兰克林和哥伦布都黯然失色，全纽约和其他几百座城市都群情沸腾，欢声雷动，都在等待一睹这位以自己的坚定性来使"美洲新大陆同旧世界联姻"的人。但大家的热情还没达到最高潮，因为这时传来的只是"电缆已铺设"的一条简讯而已。电缆也能说话吗？原来的计划能成功吗？一幅壮丽的场面——全城、全国都在等待和倾听飞越大洋的第一句话。人们知道，英国女王一定会首先传来她的音信，传来她的祝贺。大

①赞美上帝的话。

家急不可待地等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日复一日。因为通向纽芬兰的电缆正好由于一个偶然情况受到了干扰，维多利亚女王的音信一直延至八月十六日晚才传到纽约。

盼望已久的消息终于来到，但太晚了，报纸已经来不及作正式报道，只好在各电报局和编辑部里张贴出来。人群立即万人空巷地拥向街头。报童在人群中由于秩序混乱被推来挤去，衣服全被扯破。各个剧场和饭店宣布了这条消息。成千上万的人还不知道电报比最快的船只要快好几天，他们都涌向布鲁克林港，去欢迎“尼亚加拉号”这艘在宁静中得胜的英雄舰。第二天，即八月十七日，各报都以拳头大的大字标题庆祝：“电缆工作正常”，“每个人都高兴得发狂”，“全城轰动”，“现在正是普天同庆的时候”。胜利的欢乐情绪无比高涨：自从尘世间开始有思想以来，一种思想以其特有的速度越过了世界海洋。炮队鸣礼炮一百响，表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已给女王作了回答。现在没有人再怀疑了。入夜，纽约市和所有其他的城市，万家灯火和火炬争相辉映。每家窗口灯火通明，甚至连市政厅的半圆形屋顶失火也没影响这种欢乐的气氛。第二天又掀起了新的庆祝活动。“尼亚加拉号”抵达纽约，伟大的英雄居鲁士·W·菲尔特随船到达！在庆祝活动中，人们把剩余的电缆带进城，全体人员受到殷勤的款待。从太平洋到墨西哥湾的每一座城市相继举行了大规模游行集会，好像美洲在第二次庆祝发现新大陆的节日。

但这还远远不够！庆祝游行规模应该再大些，应该是新大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准备工作就进行了两周。八月三十一日，全城都在向居鲁士·W·菲尔特一个人表示热烈祝贺。自从罗马帝国时代以来，还没有一个胜利者被他的人民这么热烈

欢迎过。这一天，秋高气爽，庆祝游行的队伍长得从一头走到另一头，就需要六个小时。军队高举各色旗帜为前导，随后是乐队、男子合唱团、歌咏队、消防队、学生、老兵，组成一条漫长的游行队伍，穿过挂满旗帜的街道。所有能够行军的人都参加了游行队伍，每个会唱歌的人都在纵声歌唱，每个能欢呼的人都纵情欢呼。居鲁士·W·菲尔特像古代凯旋的将军一样坐在一辆四驾马车里，另一辆马车中坐着“尼亚加拉号”舰长，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则坐在第三辆马车内；市长、政府官员、教授们跟在后面。接着便不断举行演讲、宴会、火炬游行。教堂钟声齐鸣，礼炮隆隆震响，人们围着新的哥伦布，两个世界的连接者，战胜空间的人，美洲此刻最光荣和最受崇敬的人——居鲁士·W·菲尔特一次又一次地欢呼。

极大的不幸

这一天，千百万人齐声欢呼，喊叫。在这次庆祝活动中，令人奇怪的只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东西——电报仍毫无消息。或许居鲁士·W·菲尔特在欢呼声中已预感到这种可怕的事实。这确实使他感到害怕，因为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大西洋电缆最近几天只传来一些混乱的、无法辨别的信号，它在痛苦中挣扎，奄奄一息，终于恰好在今天失灵。全美洲除了几个在纽芬兰检查接收电报的人外，还没有人知道或预感到电缆在逐渐失灵。而且这几个人面对着这种狂欢的热潮，日日犹豫不决，不敢把这令人痛苦的消息告诉兴高采烈的人们。但是不久人们发现，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少。美洲原来期望，现在消息会时时从大洋彼岸传来，可是与此相反，只是时而传来一些不确切的、无法辨

别的信息。时隔不久，谣言四起，人们在焦急不安之中。为使信息传递得到改善，大大加强了电荷，使得本来就有毛病的电缆完全报废了。大家仍抱希望排除干扰。但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信息越来越断断续续，越来越难以辨别。九月一日，在那空欢喜的节日之后的早晨，没有一点清晰的声音传来，没有一点纯粹的振幅越过海洋。

人们一旦从诚挚的感情冲动中清醒过来以后，很难原谅一个原先对其抱着极大希望、现在却对之非常失望的人。关于备受赞美的电报已经失灵的谣言一经证实，暴风雨般的呼声立即一百八十度转弯，变成对居鲁士·W·菲尔特这个无罪的罪人满怀恶意的痛恨，说他欺骗了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纽约市的人甚至断言，他早就知道电报失灵，但他出于自私的目的，而让别人围着他欢呼，以便利用这个时机抛售他个人的股票，捞取巨额利润。甚至于还出现更加恶毒的诽谤，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说：大西洋电缆根本没有正常工作过，所有的报道都是骗人的假话；英国女王的电报事先早已编好，绝不是通过大洋电缆传来的。谣言还说，在这整个期间，没有一条消息是真正从大洋彼岸传来的，电报局长们只是用想象和不连贯的信号编造出虚构的电报来。于是发生了一场真正的轩然大波。昨天欢呼得最响的人现在也叫嚷得最厉害。全城、全国都为自己过分轻率的热情而感到羞愧。居鲁士·W·菲尔特成了这一愤怒的牺牲品。昨天还被看作是民族英雄和勇士的人，被看作是弗兰克林的兄弟和哥伦布的后继者的人，今天却像个罪犯一样，躲开他以前的朋友和尊敬他的人。真是成于一旦，也毁于一旦。失败已经肯定，资金已经耗尽，信用已经丧失，无用的电缆像传说中的环绕地球的巨型水蛇那样，躺在大洋深不可测的海底。

六年沉寂

被人遗忘的电缆在大洋深处闲躺了六年。两个大陆脉搏相通只维持了一个小时，两个大陆之间多年无情的沉默又持续了六年之久；美洲和欧洲曾因通过几百句话而相互接近，现在两个大陆又像数千年来一样，由于不可克服的遥远距离而分开。十九世纪最大胆的计划在昨天几乎成为现实，如今又变成神话和传说。当然无人想恢复已成功一半的事业。可怕的失败使大家丧失了信心，扼杀了全部热情。在美国，由于南北战争，人们对此已无兴趣。在英国，各种委员会有时虽然召开会议，但这些会议却花了两年时间来确定一种显然的观点，即海底电缆在原则上是可行的。而且，从学术上的认可到真正行动还有一段谁也不想走的路程。各项工作都像那根被人遗忘的海底电缆一样，完全停顿达六年之久。六年，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匆匆的一瞥，但在电这门年轻的科学中却具有上千年的意义。在这一领域中，每一年、每一月都有新的发现。发电机的功率越来越大，精密度越来越高，使用范围越来越广，仪器也越来越精密。各个大陆的内部空间都已密布电报网，电报网已横渡地中海，将非洲同欧洲连接了起来。年复一年，铺设横渡大西洋电缆的计划已越来越失去其振奋人心的意义，不为人们所重视。重新试验的时刻必然会来临。现在就缺少一个给旧计划输入新鲜力量的人。

于是这样一个人便突然出现。瞧，正是那抱有同样的信仰和信心的故人居鲁士·W·菲尔特——他已从沉默的放逐中，从众人幸灾乐祸的蔑视中苏醒。他第三十次横渡大洋，又一次

出现在伦敦，他成功地用六十万英镑的新资本来执行旧的特许。现在终于出现了长期梦寐以求的、能够装载大量货物的巨轮，即由伊沙姆巴·勃鲁耐尔建造的四只烟囱、两万二千吨级的“伟大的东方人号”巨轮。奇迹一个接着一个出现：这艘大船在一八六五年这一年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因为它也过于勇敢地超越了时代。在短短两天之内，这艘巨轮已被买下，并被装备好去作远航。

以前极难办到的事，现在一蹴而就。一八六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这艘巨轮载着新的电缆驶离泰晤士河。当铺设工程进展到距终点仅需两天时，由于电缆断裂，贪得无厌的海洋又吞噬了六十万英镑。虽然第一次尝试归于失败，但技术已可确保不会使人绝望。当“伟大的东方人号”于一八六六年七月十三日第二次出航时，航行终于成功，电缆这次把话语清晰明白地传到了欧洲。几天以后，又找到了那条滑脱了的旧电缆。现在两条电缆把新旧世界连接在一起了。昨天的奇迹今天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地球从这一时刻起，好像只有一颗心脏在跳动。人类通过自己的创造力，可以从地球的一端同时听到、看到、了解到地球另一端发生的事情。要是人类现在由于自己能战胜空间和时间而永远很好团结起来，人类便不会一再被那种常常引起不幸的幻觉所困扰，这种幻觉会不断地破坏人类的这种伟大团结，并用给人类以支配自然因素权力的同样手段来毁灭人类自身。

郑开琪　高更夫　译

走向天国

一九一〇年十月末为列夫·托尔斯泰未完成的
剧本《在黑暗中发光》所续尾声

前　言

一八九〇年，列夫·托尔斯泰着手创作一部自传性质的剧本。后来人们在他的遗稿中找出这部未完成稿，以《在黑暗中发光》为名出版并搬上了舞台。这一部没有完成的剧本（从第一场起就可以看出）并没有说明什么别的问题，仅仅是极为真切地表现了他的家庭悲剧。显然，他是在为深思熟虑过的出走行动作自我辩护，同时也是对他妻子的宽恕，这是表现一个人在深刻的精神危机中保持完美的道德平衡的一部作品。

尼古拉·米竭拉也维奇·萨棱错夫这个形象显而易见正是托尔斯泰本人的化身，而且这部悲

剧中只有极少的地方可以被认为是杜撰的。毫无疑问，列夫·托尔斯泰构思这样的一部悲剧，目的就是把自己生活的必然结局事先写出来。但是，不论是在这部作品中，还是在真实生活中，不论是一八九〇年那个时候，还是在十年后的一九〇〇年，托尔斯泰都没有找到下定最后决心结束这一切的勇气和方式。正是由于这种意志不坚的将就态度，使这个剧本的创作中途搁笔，成为残稿。在最后的那个片断中，主人公完全无能为力了，只是哀求着，把双手伸向苍天，祈求上帝帮助他结束这自相矛盾的生活。

这部悲剧的最后一幕空阙着，托尔斯泰后来也没有将它补写完，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身体力行地实践了这最后的一幕。一九一〇年十月下旬，历经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犹豫徘徊终结了，最终摆脱了危机：经过几番激烈而富于戏剧性的争吵之后，托尔斯泰出走了。他挣脱出来，正是为了寻找那种壮丽的、楷模式的死亡，这样的死亡赋予他的人生历程以完美的形式和神圣的庄严。

对我说来，没有什么比这样做更为自然，那就是把托尔斯泰生活的最后结局补充进这个没有完成的悲剧残稿之中。我以尽可能忠实于历史真实的态度，怀着对事实和文献的崇敬，尝试着把结局——仅仅是出走和死亡写出来。为了使列夫·托尔斯泰的言行畅达、真实地补充进作品，我不敢有丝毫冒昧和自作主张的地方，我并不是在续写这部作品，我只是要为原著服务。因此，我在这里所做的，不能看成是对剧本的完成，而应当看成是一部未完成作品和一个未解决的冲突的独立尾声，仅仅是要使那个未完成悲剧有一个庄严的收尾。这样做想必就能体现这一尾声部分的真实意蕴，我的崇高努力也就不至于落空。

假如上演的话务请注意，这一尾声部分和《在黑暗中发光》在时间上相距十六年之久，因此列夫·托尔斯泰出场时，在外形上必须能看得出时间的推移。在这一点上，托尔斯泰最后几年的一些很完美的肖像可资仿效，特别是他在沙马尔丁诺修道院看望他妹妹时的那一张，还有灵床上的遗像。他的工作室是无可比拟的简朴，应当恭恭敬敬地去再现这一历史真实。从纯舞台技术来看，我希望在原剧《在黑暗中发光》的第四幕演完后，要间隔一个较长的时间再接着演这一幕尾声（这一幕中要用托尔斯泰这个真实的名字）。我不希望单独演出这幕尾声。

尾声中的人物

列夫·尼古拉也维奇·托尔斯泰（他生命中的第八十三个年头）

索菲亚·安德列也夫娜·托尔斯泰　他的夫人

亚历克山德拉·日沃芙娜（剧中称**萨沙**）　他的女儿

秘书

杜尚·彼得洛维奇　家庭医生和托尔斯泰的朋友

伊万·伊万诺维奇·奥索林　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站长

基里尔·格里高洛维奇　阿斯塔波沃警官

第一个大学生

第二个大学生

三个旅客

第一二两场的时间为一九一〇年十月底，地点为雅斯纳亚·波良纳的书房。最后一场发生在一九一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的候车室里。

第一场

一九一〇年十月底在雅斯纳亚·波良纳

〔托尔斯泰的书房简朴，毫无修饰，完全像那张著名的照片上所显示的一样。〕

〔秘书领进两个大学生来。他们穿着俄国式的高领黑色上衣。两个人都很年轻，表情严肃，举止从容，桀骜不驯中又略带几分腼腆胆怯。〕

秘书：列夫·托尔斯泰不会让你们久等的，请稍坐。我只想请求你们一点，要考虑到他的高龄！列夫·托尔斯泰是那么喜欢谈话，以至常常忘记他会疲劳的。

第一个大学生：我们要向列夫·托尔斯泰提的问题是很少的——仅仅只有一个问题，自然是一个对我们，以及对他说来都是关键性的问题。我向您保证，一定会很简短——不过，应当允许我们自由谈话。

秘书：非常赞成。越少客套越好。而且重要的是，你们别称呼他伯爵——他不喜欢这样。

两个学生：（笑着）不必担心，我们也许会称什么别的，就是不可能称呼他这个。

秘书：他已经上楼来了。

〔托尔斯泰步履轻捷地走进房间，虽然年迈，动作却显得轻快，并有些神经质。当他说话时，常常在手中转动着一支铅笔或者把一张纸撕成碎片。有时由于焦躁不安甚至会抢先说话。他

快步走向两位大学生和他们握手，并用严肃和洞察一切的目光把他们逐个打量一番，然后在他们对面的蜡皮靠背椅上落座。〕

托尔斯泰：你们两位，是否就是那个委员会派到我这里……（他在一封信中找）请原谅，我把你们的名字忘了……

第一个大学生：我们的名字是无关紧要的，您不必注意。我们只是要来拜访您的成千上万个人中的两个。

托尔斯泰：（严肃地盯着他）您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

第一个大学生：有一个问题。

托尔斯泰：（转向第二个大学生）那么您呢？

第二个大学生：同样的问题。没有什么别的，列夫·托尔斯泰，我们大家，也就是整个俄国的革命青年只有一个问题要问您：为什么您不和我们站在一起？

托尔斯泰：（十分平静地）关于这方面，我想，在我的著作以及一些书信中已经说清楚了。目前这些书信已经公开发表了。——我不知道，您本人是否读过我的书？

第一个大学生：（激动地）我们是否读过您的书，列夫·托尔斯泰？您现在问我们的话真是怪极了。读过——这未免太不够了。从我们的童年时候起，我们就生活在您的书中，我们成年后，是您在我们的血肉之躯里唤醒了一颗心，假如不是您，还会有谁能教导我们去正视所有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现象？——是您的书，只有这些书才把我们的心同一个国家、一个教会和一个统治者分离开来。统治者不保护人类，而去支持对人的不公正的行为。是您，只有您才促使我们把全身心都投入战斗，直至最后彻底地摧毁这个制度……

托尔斯泰：（想要打断他，于是插话说）但是不是通过暴力……

第一个大学生：（控制不住，对着他脱口而出）自从我们会说话以来，我们对任何人没有像对您这样信赖过。假如我们问自己，谁将排除这不仁不义的现状，那么我们就对自己说：是他！假如我们问，谁能起来推翻这些无耻之徒，那么我们会说：他，列夫·托尔斯泰会这么做。我们曾是您的学生，您的仆人，您的奴隶。我相信，当时，只要您一招手我会为您而献身，要是几年前我能来到这所房子里，那么我俯身向您深深地鞠躬要超过向任何一位圣人。列夫·托尔斯泰，这就是直到几年以前您对我们的价值，对我们中的千百万人，对整个俄国青年的价值——我感到痛心，我们大家感到惋惜的是，自那以后，您疏远了我们，几乎成了我们的对立面。

托尔斯泰：（有些心软地）照你们的看法，我必须和你们结盟，是吗？

第一个大学生：我并不是狂妄地想要教训您。您自己知道，什么问题使您和我们，同整个俄国青年疏远了。

第二个大学生：何必顾及这一类客套呢？我们的事业与之相比是太重要了，那么不妨就谈谈我们的看法：由于政府对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按理您总得睁开眼睛，不再无动于衷。您该从书桌旁站起来，公开、明朗、无所顾忌地站到革命的一边来。列夫·托尔斯泰，您知道，他们是怎样残酷地镇压我们的运动。现在，被虐杀在监狱里的人要远远超过您花园里的纷纷落叶。而您，您亲眼看着所发生的一切，就像人们说的那样，您也许不时在某个英文版的报纸上写那么一篇文章，谈论神圣的人生。但是您自己知道，今天用言语是无法帮助我们和这些血腥的暴行作斗争的。您像我们一样清楚，现在只有彻底推翻他们，进行革命才是有效的。只凭您的号召，就可以为革命造就

一支军队。是您把我们锻造成革命者，现在革命已经成熟，您却小心翼翼地走开了，并以此默认了暴力的镇压。

托尔斯泰：我从来没有赞同过暴力行为，从来没有！三十年来，我放下了我的工作，仅仅是为了和一切权势者的罪恶进行斗争。三十年来——你们还没有出生呢，——我始终呼吁，而且比你们更彻底，呼吁不仅要改善，而是要完全彻底地重新建立各种社会关系。

第二个大学生：（打断他的话）还有什么呢？三十年来他们给了您一些什么许诺，又给了我们什么呢？给予执行您的使命的东正教徒们的却是皮鞭和射穿胸膛的六颗子弹。通过您温和的感化，通过您的书和宣传品，俄国在哪一点上有所改进呢？您难道看不见吗？在您向人民宣传谦让和容忍，用千年帝国来宽慰人民的时候，您就是在帮助那些压迫者。不，列夫·托尔斯泰，以爱的名义恳求这些肆无忌惮的败类是毫无用处的，纵使您用的是天使般的金玉良言。在我们给予他们以致命的打击以前，这些沙皇的奴才们决不会因您的基督精神而慷慨解囊。人民对您的兄弟之爱的等待已经够长久了。现在我们不再等待了，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

托尔斯泰：（几乎是激烈地）我知道所谓"神圣的行动"，在你们的宣言中甚至声称"神圣的行动"就是要"呼唤复仇"。但是我不懂得恨，也不愿意去懂得它，甚至不去憎恨那些对人民犯下罪行的人。因为制造罪孽的人，在灵魂深处要比忍受罪孽的人更为不幸——我怜悯他们，但是我不恨他们。

第一个大学生：（愤怒地）我却憎恨所有那些对人类犯下罪行的人——毫不留情地，像憎恶嗜血禽兽那样地憎恨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不，列夫·托尔斯泰，您千万别教我们怜悯这些罪人。

托尔斯泰：连这些有罪之人都是我的弟兄。

第一个大学生：即使这些人是我的兄弟，是我母亲生下的孩子，但是，只要他给人类带来苦难，那么我也会像痛打疯狗那样，把他们送上西天。不，不能同情那些丧尽天良的人！在沙皇和男爵们的尸体还没有入土以前，俄罗斯的土地上绝不会有片刻的平静。在我们强使他们就范以前，也不会有符合人性和德行的秩序。

托尔斯泰：用暴力是无法强行建立一个富于德行的秩序的，因为任何一种暴力都不可避免地又会产生出另一种暴力。只要你们一旦拿起武器，你们就会制造出新的专制主义。到那时候，只会把它保存下去，而不是摧毁它！

第一个大学生：但是，除了摧毁这个政权以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足以对付这些有权有势的人。

托尔斯泰：我同意。但是，千万不要采用一种连自己都要反对的方法。请您相信我，反抗暴政的真正强有力的办法并不是暴力，要通过谦让削弱它。在《福音书》里写着……

第二个大学生：（打断他）啊，您别提《福音书》。为了让人民懦弱愚昧，东正教的教士们早已把《福音书》当作醉人的烧酒了。两千年前的情况就已经这样了，《福音书》在当时就不能帮助任何人，否则，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这无边无岸的苦难和血污。不，列夫·托尔斯泰，在今天，《圣经》上的格言无法填平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主人和奴仆之间的鸿沟：在这两岸之间淤积着太多的苦难。今天成千成万有信仰和有献身精神的人，正在西伯利亚、在铁窗后面受尽折磨，明天还会有几万几十万的人遭受同样的命运。我想问您：难道这几百万无辜者都要为这一小撮罪恶滔天的人继续受苦受难吗？

托尔斯泰:(自我克制地)他们的忍受要比再次流血好得多;正是由于这种无辜受难才有助于抵制罪行。

第二个大学生:(粗暴地)您把苦难,这种俄国人民忍受了千百年的苦难说得很好听,是吗?那么就请您到监狱里走走,列夫·托尔斯泰,您去问问那些受过鞭笞刑的人,问问我们广大城乡中啼饥号寒的人们,问问他们,这一切,这种受难是不是件好事。

托尔斯泰:(气愤地)肯定要比你们的暴力行为好。你们果真相信,用你们的炸弹和手枪就能把邪恶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灭吗?不,这样做在你们自身中也会产生邪恶,我再重复告诉你们,为着一种信念去忍受苦难,要比为了一种信念去杀人要好上一百倍。

第一个大学生:(同样愤怒地)那么,假如受苦受难是这么美好,这么有益,那么,列夫·托尔斯泰——为什么您不身体力行呢?为什么您总是赞美别人的殉道精神,而自己却暖暖和和地坐在自家的寓所里,用银餐具进膳,而您的农民——我所见到的——却是衣衫褴褛,步履蹒跚,他们半饥半饿地在茅屋里挨冻呢?为什么您自己不去代替您的东正教徒们受鞭笞刑呢?他们正是因为您的学说而备受折磨的。为什么您不离开伯爵府邸,走到大街上去,在凄风苦雨里,在严寒中去体验一下那种所谓可贵的贫困呢?为什么您总是喋喋不休地宣讲,而不能亲自去实践您的学说呢?为什么您自己不做出榜样呢?

托尔斯泰:(他退缩了一下。秘书站起来,冲向这位大学生。愤怒地想斥责他,但是托尔斯泰已经克制住了自己,他轻轻地把秘书推向一边)您让他说下去,这位年轻人向我的良心提出的问题好得很……一个很好的、非常了不起的、真正必要的问

题。我要尽量真诚地回答它。（他走近了一小步，犹豫了一下又振作了起来。他的声音变得沙哑、深沉委婉）您质问我，为什么我不遵照自己的学说和言论去承受苦难？我非常惭愧地回答您说：假如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逃避我最神圣的义务，那么这是……这是……因为我……太胆怯、太软弱，或是太不正直了，我是一个低级的、微不足道的、有罪的人……因为直到今天这个日子，主还没有赐给我足够的力量，去做那些不能再迟误的事。陌生的年轻人，您真是说到我的良心上去了。我知道，必须做的事我连千分之一也没有做到，我惭愧地承认，早就应该，我很早就有义务离开这豪华的寓所，摆脱我那可鄙的生活方式，我认为我的生活是一种罪孽。我应当完全照您所说的，像一个朝圣者那样走到大街上去。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才好，我在灵魂的最深处感到羞愧，我为自己的卑劣深深内疚。（两个大学生后退了一步，霎时沉寂下来。过了一会儿托尔斯泰更加轻声地接着说）也许，……也许我还是受苦的……由于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诚实当众实践自己的主张，我也一样备受折磨。也许因此我在良心上所受到的折磨要超过肉体上的苦楚，也许主给我铸造的恰恰就是这个十字架，还有这座使我遭受无穷痛苦的府邸。我好像是被禁锢在监狱中，戴着沉重的脚镣……但是，您是对的，我徒劳地在受苦，因为这个苦难只是针对我个人的，我还要夸耀它，未免太自负了。

第二个大学生：（有点惭愧地）请您原谅，列夫·托尔斯泰，由于心情迫切，假如我侮辱了您的话……

托尔斯泰：不，不，正相反，我很感激您！谁要是能震撼我们的良心，即使用的是拳头也是为我们做了件好事。（沉默了片刻，托尔斯泰又用平静的声调问）你们两位还有别的问题要

问我吗？

第一个大学生：没有了，这是我们惟一的问题。您不肯支持我们，我相信，这是俄国的不幸，也是全人类的不幸。因为没有人能够再度阻止这次造反，这次革命了。我想，这次革命会非常激烈，要比世界上任何革命都更加激烈。坚决地进行这场革命的人，将会锻炼成铮铮铁汉，成为坚强不屈、抛弃了一切温情的伟男子。假如您能站在我们队伍的最前列，那么千百万人都会以您为榜样，从而将减少牺牲。

托尔斯泰：纵使只有一条性命因为我的罪过而死亡，在良心面前我都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府邸里的钟声在楼下响起了。〕

秘书：（为了要打断谈话，他对托尔斯泰说）中午的钟声响了。

托尔斯泰：（尖刻地）是的，吃饭，闲聊，吃饭，睡觉，休息，闲聊——我们就是这样百无聊赖地生活着，而别的人此时正在劳动，工作，并用这些为主效劳。（他转过身来，又面对着年轻人）

第二个大学生：那么，除了您的拒绝以外，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向我们的朋友们汇报的了吗？难道您对我们连一句鼓励的话都没有吗？

托尔斯泰：（严峻地望着他，思考着）请以我的名义转告你的朋友们：我爱你们，尊敬你们这些俄国的青年，因为你们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兄弟们的苦难，愿意为改善他们的处境而献出你们的生命。（他的声音变得生硬、激烈而且严厉）在其他方面我不能同意你们，而且，只要你们不肯承认对任何人都应当怀着人性的、兄弟般的爱，我就拒绝和你们站在一起。

〔大学生们沉默着。接着第二个大学生坚决地向前走了几步，生硬地说道——

第二个大学生：感谢您接待我们，感谢您的诚恳和坦率。我永远也不会再站在您的面前了——那么也请允许我这个微不足道的陌生人，在告别时说一句坦率的话。我想对您说，列夫·托尔斯泰，您错了。您认为，惟有通过爱才能改善人与人的关系。但是，只有阔老和无忧无虑者才欢迎这种说教，但是，那些从孩提时代起就饥肠辘辘，一辈子都在他们主子的淫威下备受饥渴的人，是没有耐心再继续等待基督从天上把这种兄弟之爱普降到人间了，他们宁可相信自己的拳头。列夫·尼古拉也维奇·托尔斯泰，您已到垂暮之年，但是我要对您说：这个世界将继续淹没在血泊之中，不仅主子，连同他们的子女都会被打死，被撕成碎块，这是为着让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不必担心他们再干什么坏事，但愿您能幸免亲眼看到您的错误——这是我真心诚意的祝愿！愿主赏赐给您安详平静的死亡！

〔托尔斯泰后退了一步，年轻人的强烈愤慨使他十分惊愕。他控制住自己，走到他面前，非常简单地说道——

托尔斯泰：我感谢您，特别是您最后的那句话。您所希望于我的，也正是我三十年来所向往的——愿主赐予我安详平静的死亡。（两位大学生鞠躬后离开了；托尔斯泰久久地凝视着他们的背影，然后激动地来回踱步，他激动地对秘书说）这是何等了不起的青年啊！这些俄罗斯的青年人，他们勇敢、自豪、坚强。妙极了，这些有信仰的、热情的年轻人！我在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前见过，那是六十年前的事了；带着同样无所顾忌的野性目光，面对死亡和一次又一次的危难，他们临危不惧，面带笑容，毫无目的地死去。为了一桩无足轻重的事，为了一些无

稽之谈或者荒谬的思想，仅仅出于献身的快感，他们就肯舍弃自己无比年轻的生命。妙得很，这些不朽的俄罗斯青年！他们倾注全部的热情和力量，像从事神圣的事业那样，去仇恨，去杀戮！真的，他们为我做了件大好事！他们唤醒了我。确实，这两个人说得对，至关重要，我终究要战胜自己的软弱，来维护自己的主张！我的一条腿已经踏进了棺材，岂能还老是犹豫不决！千真万确，真正的东西只能向青年人学，只能在青年人那里才能学到真正的东西。

〔门被打开了，伯爵夫人像一股强劲的穿堂风冲了进来。一望而知，她既神经质又心慌意乱。她举止失措，目光飘忽不定地从一件东西移到另一件东西上。她说话时心里还想着别的事，一种内在的、无法抑制的不安折磨着她。她故意不正眼看秘书，好像他是一团空气，根本不值得重视，她只和她的丈夫说话。在她后面，女儿萨沙急匆匆地赶来，给人的印象似乎她是为了监视母亲才尾随着进门来的。〕

伯爵夫人：午时的钟声响过了。为了你那篇反对死刑判决的文章，《每日电讯》报的编辑已经在楼下等候半个小时了，而你为了这些毛头小伙子却让他白白站在那里。这些粗俗之徒！在楼下时，仆人问他们，是不是已经和伯爵约好了，其中一个回答说：没有，没有和任何伯爵打招呼，是列夫·托尔斯泰约请我们的。你竟然和这些好出风头的浪荡子厮混，他们非得要把这个世界搅得和他们自己的脑袋瓜一样的混乱不可！（她不安地环视着这个房间）这里什么东西都乱摆乱放，书放在地上，一切都乱七八糟，到处是尘土。要是有什么像样的人来，那简直是罪孽。（她走向靠背椅，用手抓着椅背）蜡皮都破烂不堪了，应当感到不好意思，不，这里已没有什么体面可言了。幸亏明

天家具修理匠要从图拉来我们家，他得首先修理这张圈手椅了。（没有人回答她，她不安地左右顾盼着）那么请你来吧！不能让他再久等了。

托尔斯泰：（突然脸色苍白而且非常不安地）我马上就来，我这里还……要整理一下……萨沙来帮助我……您再和这位先生周旋一会儿，原谅我，我马上就来。（伯爵夫人又以闪烁不安的目光看了看这整个房间，然后走了出去。她刚出屋托尔斯泰就扑到门旁，迅速地把门锁上。）

萨沙：（被他匆忙的动作惊呆了）你要干什么？

托尔斯泰：（无比激动地把手贴到心口上，结结巴巴地说。）明天家具修理匠，要……主保佑……现在还有时间……主保佑。

萨沙：到底怎么回事……

托尔斯泰：（激动地）刀子，快拿把刀来，或是剪子……（秘书以异样的神情看着他，从书桌上递过去一把裁纸刀。在破损的圈手椅上，托尔斯泰以神经质的迅速动作，用力把那破口越捣越大，不时胆怯地看看锁着的门，然后他的双手伸进鼓鼓囊囊的马毛里摸索着，终于从中取出了一个封着口的信封）就在这里——不是吗？这很可笑……可笑而且难以置信，就像法国劣等的写实小说中所描写的……厚颜无耻至极……所以我这个神志清醒的男人，在自己家里，在八十岁的高龄还要把我自己最重要的文字隐藏起来，因为会搜查我的一切东西，他们在背后监视我，窥探我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秘密！啊，这是什么样的罪孽啊！我在这所房子里过的是地狱般的生活，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局！（他略微平静了一些，打开信封读了起来；接着对萨沙说）十三年前我写了这封信，当时我本来想离开你的母亲，从这座地狱般的房子里出走。我本想和她诀别，而又缺乏

这种诀别的勇气。(颤抖的双手捧着信，纸张发出了沙沙的声音。他用较弱的声音自言自语般地念道)“……十六年来，我所过的生活就是，一方面要和你们斗争，另一方面又要唤醒你们。现在我已经无法再继续这样生活了。因此我决定，做一件我早就应该做的事，那就是要出走了……假如我公开地这样做，后果势必不堪设想。当我应当执行我的决定时，我也许又会变得软弱无能，又下不了决心。我请求你们，假如我迈出这一步使你们痛苦的话，那么请你们原谅我！特别是你，索尼亚，真心实意地把我从你的心中放走吧！不要寻找我，不要埋怨我，不要谴责我。”(沉重地喘着气)啊！十三年过去了，我为此整整苦恼了十三年，现在每一句话都还像当年那么真切，我今天还依旧胆怯、软弱地苟活着。我一直……一直没有出走，始终是在等待，等待，也不知道我还在等待着什么。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一切，却又总是一错再错。我总是过于软弱，始终下不了决心反抗她！我把这封信保存在这里，就像一个中学生瞒着教师偷看下流书籍那样。当时我在遗嘱中请求她，把我的著作献给全人类，仅仅为了家庭的和睦，就牺牲了我的良知，没有把遗嘱交到她手里。

(停顿。)

秘书：事情是那么地意外，列夫·尼古拉也维奇·托尔斯泰，请您允许我提一个问题，您认为……假如……假如要主召唤您……您认为……您最后的、最迫切的愿望就是要放弃您著作的版权，并且要付诸实现，是吗？

托尔斯泰：(惊骇地)当然……也就是说……(不安地)不，不，我真的不知道……萨沙，你说呢？

萨沙：(转过身去，沉默着)

托尔斯泰：我的主，我没有想过这一点。或许不是的——

又已经，我又已经变得不诚实了——不，我只是不想去考虑这一点，我又回避了，就我历来回避作出任何明确、果断的决定那样。（他严峻地看着秘书）不，不，我知道，我深深地懂得，我的夫人和儿女们，他们今天不肯尊重我的信仰和我内心的义务感，将来他们也不会尊重我的最后意愿。他们将把我的著作当成可居的奇货进行讨价还价。在我死后，我在公众面前会成为背叛自己言论的伪君子。（他做了一个很坚决的动作）但是不应该，也不允许这样！终于该明白了！那个大学生，那个诚实、正直的人今天是怎么说的？全世界都要求我采取行动，终于该有一个诚实、明确而又纯洁的决定性行动了——这已经是一种预兆！一个八十三岁高龄的人不能对死亡视而不见，必须审视死神的尊容，并且作出相应的决定。是的，这两个陌生人给了我极好的提醒：无所作为的原因来自于灵魂的怯懦。不能含含糊糊，不能真真假假，我终于要这样做了，现在就开始，乘我还有最后一口气，就在我八十三岁的老耄之年这样做。（他转身向着秘书及女儿）萨沙，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哥维奇，明天我要坚定而明确地立下遗嘱，我要使遗嘱有约束力，今后不致被任意否决。我要在遗嘱中明确规定：我的所有著作，利用我的著作所赢得的肮脏的钱，我将通通赠送给大家，赠送给全人类，决不允许把我出于爱人民和为良心驱使所写的文字、所说的话用来做种种交易。请您明天上午来一下，并再带一位公证人来，我不能再犹豫了，否则死神也许会妨碍我办完这件事。

萨沙：父亲，再等一些时候吧，我不是要劝阻您，但是，假如母亲看见我们四个人在这里，恐怕这件事就难办了。她马上就会怀疑的，在这最后关头，她会动摇您的意志。

托尔斯泰：（沉思着）你说得对！不，在这所房子里我不可

能有什么纯洁、正直可言，在这里整个生活都是欺骗。（对秘书说）请您安排一下，你们明天上午十一点在格鲁蒙特和我碰头，就是在黑麦地后面的那棵大树的左边。我装成平日骑马散步那样。请你们作好一切准备，我希望在那里，主能给我力量，使我能摆脱这最后的桎梏。

〔午时的钟声急促地响了第二遍。〕

秘书：您现在别让伯爵夫人觉察出来，否则会前功尽弃。

托尔斯泰：（艰难地喘着气）可怕极了，老是要伪装自己，老是要东躲西藏。在世人面前要真实，在主面前要真实，对待自己也要真实，在自己的妻子儿女面前也不应该弄虚作假啊！不，这样没法生活，这样绝对没法生活下去！

萨沙：（惊慌地）妈妈来了！

〔秘书赶快拧开门上的锁。为了强压下自己的激动，托尔斯泰向书桌走去，止步后转过身去，背对着进屋的人。〕

托尔斯泰：（叹息着）这所宅子里的欺骗行径毒害了我——啊，哪怕只有一次能诚实也好，至少在临死之前要诚实！

伯爵夫人：（急匆匆地走进屋来）你们为什么不来？你老是这么磨时间。

托尔斯泰：（转过身来面向着她。他的面部表情已经完全恢复了平静。他慢吞吞地，用使其他人能听明白的加重语气说）是的，你说得对，我总是磨磨蹭蹭地拖时间。但是重要的一点在于：还留有时间，能够及时地做应该做的事。

第二场

同一个房间 第二天深夜

秘书：您今天必须早点就寝，列夫·托尔斯泰，您今天骑马时间很长，又很激动，您一定很累了。

托尔斯泰：不，我一点也不累。只有一件事可以让人累，那就是犹豫不决，毫无主见。只要行动，就是解脱。纵使是不高明的行动，也比无所作为要好得多。（他在屋里来回踱着）我不知道，今天是否做得对，这首先必须问自己的良心。我把自己的著作归还给人民，这使我的心灵感到宽慰，但是我想，我立下的这个遗嘱还是不要秘而不宣为好。应当向大家公开，而且还要有说服他们的勇气。也许我做得不得体，为了维护真理应当正大光明——但是，谢天谢地！这件事总算办了，在人生中，每跨出一步，离死亡也就近了一步。眼前是最困难的时刻，最后的结局是：像动物那样，及时地爬进灌木丛，等待死亡，因为在这所房子里，我无法真诚地死去，就像我无法真诚地生活一样。我已经八十三岁了，我还一直，一直没有力量挣脱这尘世的羁绊，也许我会坐失良机。

秘　书：谁也不知道自己的最后时刻！要是知道，那事情就好办了。

托尔斯泰：不，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哥维奇，这样并不好。您还记得那古老的传说吗？是一个农夫讲给我听的。说的是基督怎样执意不肯让人知道自己的死期。从前，人人都预先知道自己离开人世的时间，有一次耶稣基督来到人间，看到有些农民不种地，像犯人那样混日子。基督批评了其中的一个人，批评他们懒散、漫不经心。这小子却抱怨说：他反正活不到收获的那一天，何苦还要去浇灌禾苗呢？基督认识到，让人预先知道自己的死期是件很糟糕的事，因此他就不再让他们知道了。从此以后，农夫们似乎像会长生不老那样，一直耕田种地，直到

生命的最后一天。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永存。所以我现在也要这样做，（他指着他的日记本）每天耕耘我的田地。

〔外面有急促的脚步声，伯爵夫人进来了，已经换上了睡衣，她不怀好意地看了秘书一眼。〕

伯爵夫人：原来这样……我以为，我以为你这里终于没有别人……我想和你谈谈……

秘书：（鞠躬）我这就走。

托尔斯泰：愿您安好，再见，亲爱的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哥维奇。

伯爵夫人：（刚刚关上门，就迫不及待地说）他老是围着你转，纠缠不休……而他就是恨我，恨我，这个阴险的坏蛋，他使你和我离心离德。

托尔斯泰：索尼亚，你对他是不公平的。

伯爵夫人：我不想公平！他硬要挤进你我之间的关系中来，他把你从我身边偷走了，使你和孩子们也疏远了。自从他来到这里以后，我就不起作用了。这个宅子，你本人，现在属于全世界，只是不属于我们这些你最亲近的人。

托尔斯泰：假如我真是这样的话，该多好啊！这正是上帝的旨意，人们都要属于大家，不要为自己和亲人保留什么东西。

伯爵夫人：是的，我知道，这都是他灌输给你的。我知道，他是我孩子身边的窃贼，他鼓动你反对我们大家，我因此不能容忍他呆在这座房子里，这个挑拨离间的家伙，我不要他。

托尔斯泰：但是，索尼亚，你是知道的，为了工作，我需要他。

伯爵夫人：你可以找到上百个这样的人！（决不让步地）只

要他呆在你身边，我就无法忍受，我不希望这样的人横在你我之间。

托尔斯泰：索尼亚，我的好人，我请求你，别激动。来，坐在这儿，我们心平气和地谈谈——就像从前那样，像我们刚开始共同生活那样——想一想，索尼亚，我们没有多少好话可说，也没有多少日子可过了！（伯爵夫人不安地环顾着四周，哆哆嗦嗦地坐了下来）你瞧，索尼亚，我需要这个人——我需要他，也许仅仅因为我在信仰方面太软弱了。索尼亚，我不是我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坚强，虽然每天都在向我证明，在世界各地有千百万人正在接受我的信仰，理解这一点，我们就有一颗和世人一样的心。要使一个人有自信心，至少必须从他人那里得到一种亲切的、活生生的、可以感受到的爱。也许圣徒们可以在没有人辅助的情况下独自在净修室里恪尽圣职，没有人督促也不会松懈。但是，索尼亚，你看看，我不是圣徒——我仅仅是一个十分软弱而且已经衰老的人。因此，我需要有一个接近我的人，一个能分享我的信仰的人，现在信仰是我晚年寂寞生活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四十八年来，我始终是感激你的，假如你能，假如你自己能体谅我的宗教意识，那自然是我的最大幸福。但是，索尼亚，你没有一次肯这样做。在我的心灵中视若瑰宝的思想，你不珍爱。我怕，你恐怕是怀着憎恨看待它。（伯爵夫人移动了一下身子）不，索尼亚，别误解我，这并非是埋怨或控诉你。你给我和这个世界以你所能给予的一切，巨大的母爱，不倦的操劳；你怎能为一个你的心灵无法分享的信念而献身呢？我怎能怪你不了解我最内在的思想呢？——假如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他最后的思想还一直和天主之间隔着一道墙。但是，你瞧，我的家里终于来了这么一个人，他曾经为了他的信念在西伯利亚

饱经苦难，他现在分享我的信仰，是我的左右手，是我的贵客。他帮助我，强化了我的内心生活——你为什么不肯把这个人留给我呢？

伯爵夫人：他使你和我离心离德，对这个我无法忍受，我无法忍受！这些逼得我发狂，使我失去常态，因为我清楚地感觉到，你们两个人所做的，全都与我针锋相对。今天又是如此，中午让我撞着了，他赶紧把一张纸藏了起来，你们谁也不敢正眼看我；他不敢，你也不敢，还有萨沙！你们准有什么瞒着我的。是的，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干了些什么反对我的不怀好意的事。

托尔斯泰：我希望，在我离死亡只有一掌之遥时，主会保佑我，不蓄意去做什么坏事。

伯爵夫人：（激动地）那么你不否认，你们偷偷地干过……干过什么反对我的事。啊，你知道，你在我面前，或是在别人面前都不能撒谎。

托尔斯泰：（非常恼火地）我在别人面前撒谎？你对我说这样的话，你，那么我在众人面前成了骗子！（他强制着满腔的怒火）不，我向上帝发誓，我并非有意犯欺骗之罪。也许像我这样软弱的人永远不能说真话。但是，我仍然相信，正因为如此他不是撒谎者，不是骗子手。

伯爵夫人：那么你告诉我，你们干了些什么事——那是一封什么信？什么纸？……再也别折磨我了……

托尔斯泰：（走近她，非常柔和地）索菲亚·安德列也夫娜，不是我在折磨你，而是你自己折磨自己，因为你不爱我了。假如你还爱的话，你就会信任我——甚至信任我身上那些你所不理解的地方。索菲亚·安德列也夫娜，我请求你，看看你自己

的内心，我们共同生活了四十八个年头了！也许你还能从这些年中的某个被遗忘的时刻里，从你的天性的某个褶纹里找到一点点对我的爱，我请求你，拿出你的热情，点燃它。试一试，像过去你一直做的那样：用爱，用信任，用温情和献身精神；因为索尼亚，有时我很惊讶，你现在怎么会这样对待我。

伯爵夫人：（震惊和激动地）我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人了。是的，你说对了，我变得丑恶、凶狠了。但是谁受得了，眼睁睁地看着你在折磨自己，这不是普通人所能忍受的——就是这点使我愤愤不平，也就成了我的罪过。你是异乎寻常地笃信天主的。是的，罪孽就是我傲慢，自负，没有低三下四地去信奉天主，去寻求我们所缺少的真理。从前，从前一切都好办，都清清楚楚，所有的人都同样地生活着，诚实，纯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幸福，子女们长大了，他们也就愉快地活到自己的暮年。十三年前，这些突然间降临到你的身上，这个可怕的疯狂，这个信仰使你和我们大家都很不幸。我能说什么呢？到今天我也不理解，你自己擦炉子，挑水，修补破靴子，这些都有什么意义呢？你这个人，世界把你尊称为它最伟大的艺术家。不，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明朗的生活，勤劳而又节俭、宁静而又简朴的生活，会对别人是一种罪孽。不！我不理解，我无法理解这一切。

托尔斯泰：（非常温和地）看着我，索尼亚，我正想把这些都告诉你：对我们所不理解的东西，正应当从我们的爱的力量出发去信任它。对人应当这样，对主也应当如此。你觉得，我对人生真谛的追求是荒唐无稽的吗？不，我只相信一点：人们真诚的行动以及为此所遭受的苦难，无论是对于天主还是对于众人，都不会是毫无意义和毫无价值的。那么你也试试看，索

尼亚，稍微对我信任点，在你不信任我的地方，至少应当信任我那想做一个正派人的愿望，那么一切，一切都会又好起来的。

伯爵夫人：（不安地）那么你就把一切都告诉我……你们今天做了些什么，快把一切都告诉我。

托尔斯泰：（非常平静地）我把一切都告诉你，我不想再隐瞒什么，在我的极其有限的余生里，我不想偷偷摸摸地做什么。等谢尔哥斯卡和安德列回来以后，我就要在你们大家面前坦然地宣布我在这些日子里所做出的决定。这是个很短的期限了，索尼亚，你别再猜疑，别再侦察跟踪我。这是我惟一的、最真心的恳求，索菲亚·安德列也夫娜，你愿意这么做吗？

伯爵夫人：是的……是的……一定……一定。

托尔斯泰：我谢谢你。你看，坦率和信心使一切事都好办多了！我们这种心平气和的友好谈话有多么好啊！你又温暖了我的心。你瞧，你进门时脸上挂着猜疑的阴影，你的不安和嫌恶，这些我都觉得陌生，使我认不出往日的你了。现在你的额头又舒展明亮了，我又认出你的眼神来了，索菲亚·安德列也夫娜，认出了你从前的那双少女的眼睛，那样美好地望着我的眼睛。那么你休息吧，亲爱的，已经夜深了！我全心全意地感激你。（他吻了她的前额。伯爵夫人走了，在门口她又激动地转过身来）

伯爵夫人：那么你会把一切都告诉我吗？一切？

托尔斯泰：（还一直很平静地）一切，索尼亚。而你要记着你的诺言。

〔伯爵夫人慢慢地走了，同时还用不安的目光看了看书桌。〕

托尔斯泰：（在屋子里来回踱着，然后坐在书桌旁，在日记本上写了几句，过了片刻站了起来，又来回踱步。再次走到书

桌旁，沉思着翻了翻日记本，小声地读着刚刚写下的文字——）“在索菲亚·安德列也夫娜面前，我尽量使自己平静、坚强起来。我相信，使她安静下来的目的，或多或少是可达到的……今天我已经初次看到这种可能性，可以让她怀着善良、博爱的心作出让步……啊，假如真能……”（他放下日记本，艰难地呼吸着，终于走到对面的房间里去并把灯点亮了。然后又回来，费劲地把笨重的农民鞋从脚上脱下来，把上衣也放好。熄了灯以后就退了出去。在舞台一侧他的寝室里只能看见他那穿着肥大裤子和工作服的身影。）

〔一段时间之内，房内空无一人，灯光暗淡。毫无动静，连呼吸的声音都听不到。突然间，工作室入口的那扇门小心地、偷偷摸摸地被打开了。一个光着脚的人在漆黑的屋子里摸索着，手里拿着一盏提灯，灯光被遮挡着，只见圆锥体的光柱投射在地板上。原来是伯爵夫人。她胆怯地看着周围，先是在寝室的门旁偷听了一会儿，然后看得出是放心了，就蹑手蹑脚地溜到对面的书桌旁去了。提灯安放的位置正好只照亮着在黑暗中的书桌。在光圈里人们只能看得见伯爵夫人颤动着的两只手。她先是伸手抓那放在桌子上的文稿，在神经质的不安中开始读日记，最后又小心地一个接一个地打开写字台的抽屉，越来越急速地乱翻纸张，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她耸耸肩，伸手拿起提灯又轻轻地走了出去。她的表情极度恍惚不安，就像一个梦游者。房门在她身后刚刚关上，托尔斯泰就把卧室的门往自己这边猛力拉开。他手上拿着蜡烛，烛光晃动着，老人激动得难以抑制，他刚才暗暗地监视着夫人的行动，他想马上去追伯爵夫人，在已经抓住门柄的一刹那却又突然有力地转过身来，安详而又坚决地把蜡烛放在桌子上，走到边上的那个门旁，很小心地轻轻敲

着〕。

托尔斯泰：（小声地）杜尚……杜尚……

杜尚的声音：（从旁边那个屋里传来）是您吗，列夫·尼古拉也维奇……

托尔斯泰：小声点儿，小声点儿，杜尚！你马上出来……

杜尚：（从旁边的屋里出来，衣服还没有穿整齐）

托尔斯泰：把我的女儿亚力克山德拉·日沃芙娜叫醒，让她马上到我这里来。然后你赶快下楼，到马厩去，传话给格里高里，让他套马，但必须悄悄地进行，别让家里任何人发现。而且你也要像我一样地轻手轻脚！别穿鞋，要注意别把门碰响。我们必须离开。决不能迟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杜尚赶紧出去了。托尔斯泰坐下来，果断地穿上靴子，接着拿起上衣，很快地穿上，然后找了几张纸，迅速地把它折起来。他的动作表现了内心的刚毅，坚决，但是有时不免很冲动。当他在写字台旁往一张纸上写几个字时，双肩抽搐着。〕

萨沙：（轻轻地进来了）发生什么事了，父亲？

托尔斯泰：我要出走，我要决裂……终于……终于下决心了。一个小时前她向我发誓，要彼此信任，而刚才夜里三点钟，她偷偷地到我屋里来，乱翻这些纸……这样更好，这样更好……这不是她的意志，这是别人的意志。我经常向主祷告，请求他，在我的死亡时刻来临时给予我一个启示——现在他终于给了我这个启示。现在我有权把她一个人丢下，因为她抛弃了我的灵魂。

萨沙：但是你要到哪里去呢，父亲？

托尔斯泰：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随便到哪儿去都行，但必须离开这个充满虚伪和谎言的现实环境……随便到哪

儿去……大地上道路纵横，肯定在某个地方已经铺好麦秸，要不就是预备好了一张床，等待着一位老人躺在上面，让他宁静地死去。

萨沙：我陪着你……

托尔斯泰：不，你必须留下来，去安慰她……她会追来的，……啊，她会很痛苦，这个可怜的人！……我就是那个使她痛苦的人……但是我没有办法，我无法再……否则我将在这里憋死，闷死。你留在这儿，直到安德列和谢尔哥斯卡回到家中为止，然后你再追上我。我先去沙马尔丁诺修道院，向我的妹妹告别。我预感到，我离开人间的时刻已经到来。

杜尚：（匆忙地回来了）马车夫已经套完马了。

托尔斯泰：那么你自己赶快收拾一下，杜尚，有几张纸放在你那里……

萨沙：父亲，你必须带上皮大衣，夜里冷极了。我很快就给你收拾一些暖和的衣服……

托尔斯泰：不，不，什么也不需要了。主啊，我们不能再耽搁了……我不想等了……二十六年来，我都在等待这一时刻，等待着这个启示……快点，杜尚……很可能还有人会动摇、阻止我们的行动。这里，把这几张纸拿上，还有日记，铅笔……

萨沙：火车上要用钱，我去拿……

托尔斯泰：不，别拿钱！我不想再沾钱的边，铁路上的人认识我，会给我票子的，其他的事主会安排的。杜尚快收拾好就来。（对着萨沙）你把这封信给她。这是我的诀别书。她应当宽恕我的不辞而别！你要写信告诉我，她是怎样忍受这一切的。

萨沙：但是，父亲，我怎么给你写信呢？假如我在邮件上写了你的名字和你所停留的地点，那么他们马上就会知道的，立

即就会追赶你。你必须用一个假的名字。

托尔斯泰：啊，老是撒谎！老是撒谎，老是瞒着什么会使灵魂堕落……但是你说得对……来吧，杜尚！……你想叫什么名字呢，萨沙……这样做也是善意的……那么我该叫什么名字呢？

萨沙：（想了一下后说）在所有的快信下面，我签上伏洛洛娃这个名字，你就用T·尼古拉也夫这个名字吧！

托尔斯泰：（由于时间紧迫，他已十分冲动）T·尼古拉也夫……好……好……那么祝愿一切安好，再见！（他拥抱了她）T·尼古拉也夫，你说的，我就叫这个名字。又是一次撒谎，又一次！那么——天主保佑，这该是我在众人面前的最后一次的不诚实了。

〔他匆匆地走了。〕

第三场

三天以后，一九一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阿斯塔波沃火车站楼房的候车室里

〔候车室右边一扇镶有玻璃的大门通向月台，左边一扇较小的门通向站长伊万·伊万诺维奇·奥索林的卧室。候车室里，在木头长椅上，在一张桌子周围坐着寥寥的几个旅客，他们等候着从丹洛夫开来的快车。旅客中的农妇裹着大围巾睡觉，小商贩则裹着羊皮大衣打盹，此外还有几个从大城市里来的人，显然他们是官吏或者商人。〕

第一个旅客：（正看着报纸，突然大声说道）他干得真妙！

这个老头子真逗乐！这是谁也料想不到的事。

第二个旅客：发生什么事情了？

第一个旅客：他溜走了，列夫·托尔斯泰，谁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事先并没有做出门的准备，只穿着靴子，带着皮大衣，没有行李，也不辞行，就从家中出走了，只有他的私人医生杜尚·彼得洛维奇陪着他。

第二个旅客：他把老太婆扔在家里，这下子对索非亚·安德列也夫娜是件非同小可的事。他现在该有八十三岁了，谁能想得到他会这么干。你说说，能到什么地方去？

第一个旅客：他的家人和报社都想知道这一点。他们现在向世界各处发电报。有人说在保加利亚的边界上见过他，另外的人说在西伯利亚。谁也说不准真实的情况。他干得好，这个老头子！

第三个旅客（年轻的大学生）：你们说什么呢？列夫·托尔斯泰从家中逃走了，请你们把报纸借给我，让我自己读一下。（浏览着报纸）啊，这好极了，好极了，他终于振作起来，挣脱了。

第一个旅客：这有什么可好的？

第三个旅客：因为他所过的生活已经玷污了自己的言论。长期以来，他们强迫他扮演伯爵的角色，用阿谀奉承使他的声音窒息。现在他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从灵魂深处向人们讲话了。但愿通过他世界各地能够知道，在这里，在俄国人民中将会发生什么事件。是的，这是件好事，这位神圣的人终于自己解救了自己。对俄国说来这真是天赐良机。

第二个旅客：也许这些都是不真实的，这张报上所胡诌的。也许（他左右顾盼，看看是否有人在听着，接着低声地说）也

许他们为了制造错觉和假象才把这些登在报纸上，实际上是要逮捕，或者驱逐他……

第一个旅客：谁有兴趣要把列夫·托尔斯泰撵出去？……

第二个旅客：他们……他是教团、警察和军队的眼中钉，他们这些人惧怕他。有几个人就是这样消失的——“出国”，他们干完就这么说。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所谓的“出国”意味着什么……

第一个旅客：（也低声地）这可能意味……

第三个旅客：不，他们不敢这么做。这个人，仅他一个人的言论的力量就胜过所有他们这些人。不，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们知道，是我们用拳头把他轰出家门的。

第一个旅客：（急忙地）小心……注意……基里尔·格里高洛维奇来了……快把报纸藏起来……

〔警官基里尔·格里高洛维奇身着全套警察制服，从玻璃门后的月台上往这里走来。出场后马上转身走向站长室，敲着门。〕

伊万·伊万诺维奇·奥索林：（正从他的屋子里出来，头上戴着铁路便帽）噢，是您啊，基里尔·格里高洛维奇……

警官：我必须马上和您谈谈。尊夫人在屋里吗？

站长：是的。

警官：那么宁可在这里谈了！（用严厉的、发号施令的腔调对旅客们说）从丹洛夫来的快车马上就要到站了，请马上离开候车室到月台上去。（大家都站起来，急急忙忙地挤了出去。警官对站长说）刚才接到重要的机密电报。已经确证，列夫·托尔斯泰出走以后，前天到达他妹妹所在的地方，沙马尔丁诺修道院。某些迹象表明，他打算从那儿继续往外走，从沙马尔丁诺开往各处的火车，前天起已由警察局的侦探们监视了。

站长：但是给我讲讲吧，基里尔·格里高洛维奇老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列夫·托尔斯泰绝对不会是教唆造反的人，这个伟大的人物是我们的光荣，是我们国家的瑰宝。

警官：但是他所造成的不安和危机比所有的革命党徒都可怕。顺便提提，上司派我监视每列火车，真叫我操心。莫斯科的上司要求我们偷偷地去监视，不要明着干。伊万·伊万诺维奇，因为所有的人都能从制服上认出我来，所以我请您代替我到月台上去。火车一到站，马上就会有一名秘密警察下车来，向您报告他在这一段行程中所看到的情况，然后我马上就将这消息向上汇报。

站长：尽力照办。

〔火车进站了，传来了信号钟声。〕

警官：您和侦探打招呼时，要不引人注意，像见到老熟人一样，懂吗？不要让过路人发觉有人在监视。如果我们把这一切都办得很巧妙，对我们两人都会有好处，因为每个报告都要送到彼得堡，直到最高当局的手里。也许像我们这样的人，也能捞到一枚格奥尔格十字勋章。

〔火车轰隆隆地响着，倒着车进入车站。站长马上冲出玻璃门。几分钟后第一批旅客——一些农民和村妇带着沉甸甸的筐子、网篮，吵吵嚷嚷地挤进了玻璃门。有几个人在候车室里坐了下来，想休息一下或者是煮杯茶喝。〕

站长：（突然间进门来了。激动地向坐着的旅客喊道）马上离开房间！所有的人！马上出去！……

在场的旅客：（惊异不满地埋怨着）这是为什么……我们给钱了……为啥候车室里不让人坐坐……我们只是要等客车嘛。

站长：（喊着）马上，我告诉大家，马上都出去！（他把门

开得很大，急急忙忙地把这些人都撵走了，然后又赶到门口）这里，**请您把伯爵先生请进来！**

托尔斯泰：（由杜尚搀着右手，他的女儿萨沙搀着左手，疲惫不堪地走进来。皮大衣的领子竖得很高，脖子上围了条围巾，但是人们一眼即可看出，他那裹得严实的身躯冷得直发抖。在他的后面有五六个人嚷着也要挤进来。）

站长：（对拥挤在后面的那几个人说）不许进！

那几个人的声音：您还是让我们进……我们只是想帮助列夫·尼古拉也维奇……也许可以给他一点法国白兰地或者热茶……

站长：（勃然大怒）这里谁也不许进！（他粗暴地使劲把他们挡了回去并关上了通往月台的玻璃门；但是在以后的时间里，依然看得见一些好奇的面孔从玻璃门后经过或是往里面窥探。站长很快拉过一张安乐椅。放到桌子旁边）殿下，您是否要略事休息和坐坐呢？

托尔斯泰：我不是什么殿下……感谢天主，不会再有了……永远不会有了，这个已经结束了。（他激动地看着四周，发现了玻璃门后面的人群）走开……让这些人都走……我要单独一个人……总是有这么多人……也要有一次让我一个人……

萨沙：（赶紧走到玻璃门旁边，急急忙忙地用两件大衣把玻璃门遮挡住了）

杜尚：（此刻他小声地对站长说）我们必须马上让他躺到床上去。在火车上他突然发烧了，四十度以上。我看，他的情况很不好。这附近是否有旅馆？能找到几间像样的房间吗？

站长：不，绝对没有！整个阿斯塔波沃都没有旅馆。

杜尚：但是他必须马上卧床。您可以看到，他发高烧，可

能会有危险。

站长：当然我会认为这是无上光荣，如果旁边我这间屋子可以供列夫·托尔斯泰……但是请你原谅……房间非常寒酸、简陋……一间值班室，又矮又窄……我怎敢请列夫·托尔斯泰在此下榻呢？

杜尚：这毫无关系，无论如何我们首先要让他上床躺一下。（托尔斯泰寒冷不堪地坐在桌旁，突如其来的寒颤发作了，杜尚对他说）站长先生诚心诚意要将他的房间供我们使用。您现在必须马上休息，明天您又会很有精神的，那样我们还可以继续旅行。

托尔斯泰：继续旅行……不，不，我想，我不会再继续旅行了……这是我最后一站了，我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杜尚：（鼓励地）千万不必为这几度烧就担忧，这没有什么关系。您有点感冒——明天您的感觉就会很好的。

托尔斯泰：我现在的感觉就很好……极其良好……只是今天夜里却非常糟糕，当时我突然感到，他们可能从家里跑来追我，追上我就把我弄回到那个地狱般……这时我站起来，还把你们都叫醒了，我真是吓了一大跳。一路上我都怀有这个恐惧。牙齿在打颤，是发烧了……但是现在，从我到这儿以后……我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我没有见过这个地方……现在突然完全两样了……现在我一点也不害怕了……他们追不上我了。

杜尚：肯定不会的，肯定追不上。您可以安心地躺到床上去，没有人会来这里找您。

〔杜尚和萨沙两人把托尔斯泰扶起来。〕

站长：（向他迎了上去）我很抱歉！……我只有这间陋室可供……这是我唯一的房间……而且我的床也不好……只是一张

铁床……但是我想把这些向上司说一下，打电报要他们立即由下一趟火车另外运来一张床……

托尔斯泰：不，不，不要任何别的……实在太长了，长时间里，我用的东西比别人都好！现在对我说来越坏的就越好！农民是怎样死去的？……他们也都是好好地死去……

萨沙：（继续搀扶帮助他）来，父亲，来，你累了。

托尔斯泰：（再次停下脚步）我知道……你们说得对，我累了，全身都往下沉，我累极了，但是我却还在等待着什么……就好像一个人已经睡意朦胧，又似醒非醒，因为他正在等候着什么近在眼前的好事，所以还不想就此草草入睡……好极了，我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也许这就是死亡前的某些……多年来，长年累月，你们是知道的，我总是很怕死，害怕我不能躺在自己的床上，怕我会像野兽那样乱喊、乱叫、乱爬。死神，也许他现在已降临到这间屋子里了，他等候着我呢。真的，我毫无恐惧地向他迎面走去。（萨沙和杜尚一直把他搀扶到门口）

托尔斯泰：（在门旁止步，同时往里看了看）这里很好，很好。很小，很窄，又矮，又穷……对我说来，好像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就这样的一张陌生的床，随便什么地方的一间陌生的屋子里，放上一张床，上面躺着一个人……一个衰老疲癃的人……等待着，他叫什么？我前些年写过的，那个老人，他叫什么名字？……他曾经是富有的，后来一贫如洗地回来了，没有一个人认得他。他爬到靠近炉子的一张床上去……啊，我的脑子，我的脑子太笨了！他叫什么名字？这个老人……他，他曾经是富有的，后来身上只剩下一件衬衣了……妻子折磨他，妻子没有和他在一起。他怎么死的？……是的，是的，我记起来了，我知道，这个老人叫柯尔涅依·瓦西里也夫，我当时在一

个短篇小说里给他起了这个名字。一个夜晚，他死去了。这时主唤醒了他妻子的良心，妻子玛尔法来了，为了再看看他……但是她来得太晚了，他已经直挺挺地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紧紧地闭上了双眼。妻子无法知道，他是否还怨恨她，或是已经宽恕了她。她不知道，索菲亚·安德列也夫娜……（像是苏醒过来那样）不，她叫玛尔法……我搞错了……是的，我想躺一躺了。（萨沙和站长继续扶着他走。托尔斯泰对站长说）我谢谢你，不相识的人。你让我在你的屋子里投宿，你给予我的是动物在森林里所有的……主把我，柯尔涅依·瓦西里也夫送到这座森林里去……（突然惊恐万状地）你们把门关上，别让任何人进来，我不想再见任何人，只想独自一人和他在一起，要比以往的生活更加虔诚，更好地……（萨沙和杜尚扶着他进入卧室。站长在他们进去后，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呆呆地站在门外）

〔玻璃门外面有人使劲地敲门。站长打开门，警官急急忙忙地走进候车室。〕

警　官：他和您说了些什么？我必须马上报告一切情况，一切！他到底要在这里呆多久？

站　长：关于这一点，不但他而且别的人也说不准。只有主知道。

警　官：您怎么可以让他在国家的房子里借宿呢？这可是您的公务用房，您怎么可以转借给一个陌生人呢！

站　长：列夫·托尔斯泰在我的心目中并不是陌生人，我把他看得比兄弟还要亲。

警　官：但是您事先应该请示，这是您的职责。

站　长：我已经问过我的良心了。

警　官：那么这件事由您负责。我马上去报告……真可怕，突然间要负起这么大的责任！要是能摸到最高当局对托尔斯泰的态度就好了……

站　长：（很平静地）我相信真正的最高当局对列夫·托尔斯泰永远会怀有好意的……

警　官：（惊愕地看着他）

〔杜尚和萨沙走出房来，一面小心地把门拉上。〕

警　官：（赶紧走开）

站　长：你们怎么能离开伯爵先生呢？

杜　尚：他非常平静地躺着——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的面容如此平静。在这里，他终于找到了人们不肯给予他的东西：安宁与平静。他平生第一次和主在一起了。

站　长：请您原谅我这个简单的人，但是我的心在哆嗦，在颤抖，我无法理解这些。主怎么能把这么多的痛苦都堆到他一个人身上，逼迫列夫·托尔斯泰从家里逃走，到这里来，死在我这张贫寒、不像样的床上……人们，俄国人啊，除了崇敬和爱戴他以外，怎么可以去打搅一个如此纯洁的灵魂……

杜　尚：他们正是因为爱一个伟大的人物，才常常站立在伟人和他的使命之间，出现在他的至亲者的面前。这样，他就必须逃脱，逃到遥远遥远的地方去。这件事来得正是时候：这样死去，才能使他的生命纯洁庄严。

站　长：但……我的心不可能，也不想理解，这样一个人，这个俄罗斯的国宝，要为我们这些人受尽折磨，而这些人自己却无忧无虑地打发日子……他们应当感到羞愧……

杜　尚：您是位善良、可亲的人，您不必为他命运的艰辛而难过，不必惋惜这平民般的死亡与他的伟大不相称。如果他

不为我们大众去经受磨难，那么他今天就不会成为属于全世界的列夫·托尔斯泰了。

黄文华 译

南极探险

司各脱舰长，纬度九十度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六日

考察地球脊椎的斗争

二十世纪的人们酷爱神秘的世界。所有的土地都得到了考察，最远的海洋也被查遍。三十年前刚刚苏醒的无名地区已经卑躬屈膝地在为欧洲的需求服务，轮船力求驶近长期寻求的尼罗河之源。半个世纪前才被第一个欧洲人看到的维多利亚大瀑布已经驯服地发了电，亚马逊河流域的最后一片野林都被砍光……老的地图和地球仪上“未知世界”一词往往被专家们夸大，二十世纪的人已认识到自己生活的命运。求知欲在探索新的道路，它向下可以穷尽深海奇异的动物世界，向上可以追溯浩瀚无际的苍天。因为自从地球满足

了人类的好奇心和不再有秘密以后，尚未走过的道路只有从天上去找寻，金属制飞燕在竞赛中扶摇直上，飞向新的高度和新的远方。

但到本世纪，最后一个谜在众目睽睽之下还掩盖着自己的羞怯。地球备受折磨和痛苦的躯体上两个极小的地点逃脱了人类的贪婪。南极和北极，即地球躯体上的脊椎，这两个几乎没有生气、没有感觉的地点，数千年来绕着自己的轴在旋转，它们纯粹是在保护、而不是在侮辱地球。它们把冰块堆在这最后秘密地点的前方，将永久的冬天作为反对贪得无厌者的卫士。严寒和暴风雪肆虐地包围住通向这个地点的道路，恐惧和危险用死亡的威胁来吓退勇敢的人。甚至太阳对这封闭的地点只给以匆匆的一瞥，而人类从来连一眼也没有瞧见。

数十年来，探险队纷至沓来，但没有一个达到目的。现在人们在一处地方发现勇敢者中最勇敢的人——安德烈的尸体在玻璃似的冰棺材里已静静地躺了三十三年。他曾想乘气球飞越极点，但一去没有复返。每次进攻都在晶莹灿烂的冰墙上碰得粉碎。数千年来直至今天，这里的地球仍隐藏起自己的面貌，最后一次成功地抵抗住人类的贪婪。地球的羞怯像少女贞洁般地抵制住世人的好奇。

但年轻的二十世纪急不可待地伸出自己的双手。实验室在设计新式武器，发明了新坦克来对付危险，一切反抗只会增强人类的贪婪。所有的事实说明，二十世纪的头十年已获得了以前数千年所未能获得的东西。民族的竞争与个人的勇敢精神结合在一起。他们不再是作为个人去争夺极点，而是首先要为在新土地上高高飘扬的旗帜而斗争。各族人民对那渴望已久的神圣土地开始了十字军远征。各大陆掀起新的进军。人类已在急

不可耐地等待，他们知道，这是我们生存空间的最后秘密。“佩利号”和“库克号”准备从美洲驶往北极，还有两艘船则驶向南方；一艘船由挪威人阿门德逊指挥，另一艘船则由英国人司各脱舰长指挥。

司各脱

司各脱是英国海军的一位舰长。他的经历同军衔花名册上完全一样。他深受自己上司的赏识，后来参加了沙克尔顿的探险队。当时没有专门报道过这位英雄。他那印在照片上的、成千上万英国人所熟悉的面孔显得冷静、坚定；肌肉纹丝不动，显得充满了毅力；双眼铁灰，嘴角紧闭，脸上没有一丝浪漫主义的线条，也没有那种出于欲念和实际世俗观念的欢乐。他写的英文字一点也不花哨，就像塔西佗写的拉丁文，好似未经加工的方块石头。他写得迅速而准确；他的笔调清新、得体、切合实际，像报道文一样没有丝毫虚情假意。人们看到一位注重实际的人，一位热衷于求实精神的人，一位真正的英国人。在真正的英国人身上，甚至聪明才智都是以高度履行自己义务的纯洁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位司各脱成百次地出现在英国历史上，他始终以同样不屈不挠的毅力，同样集体的意识，同样冷静和沉着的表情征服过印度，占领过爱琴海上的无名岛屿，开发过非洲，参加过征服世界的战役。

他的意志像钢铁一样坚强：人们在事实面前已感觉到这一点。司各脱要完成沙克尔顿所开创的事业。他组织了一支探险队，但缺少资金。这没有难倒他，他捐家借债以保证事业的成功。他年轻的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他——另一个赫克

托耳① ——却毫无犹豫地离开了安德洛玛赫②。他不久便找到了朋友和同伴，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改变他的意志。将要把他们带到极海之滨去的那只奇特的船称为“新大陆号”。它之所以奇特是因为船上的装备是双重的：诺亚方舟中一半装着活的动物，一半是有上千件仪器和书籍的现代实验室，因为必须把人的身心所需要的一切都带到这空旷的、荒无人烟的世界上去。在那里，原始人的原始防卫武器、兽皮和皮大衣、活的动物和现代复杂仪器的最新精华奇特地结合在一起。整个事业的双重性也像这艘船一样离奇：一方面是像做生意一样需要加以计算的冒险，另一方面是富有谨慎小心艺术的大无畏精神，即为了防止发生许多意外事件而需精心计议的大无畏精神。

一九一六年六月一日，他们离开了英国。近几天来，盎格鲁萨克逊的岛国到处喜气洋洋，绿草如茵，百花盛开，温暖灿烂的阳光普照着这无雾的世界。他们兴叹海岸的远逝，他们知道，他们要同温暖和阳光告别几年，有的或许要永别。船头上飘扬着英国国旗，当他们想到，这一世界性标志随着他们飘往那将被征服的地球惟一无主的地区时，他们便感到欣慰。

丰富的极地生活

他们在位于永久冰层边缘的新西兰埃文斯岬附近作了短期

①赫克托耳，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的主要英雄之一，曾领导特洛伊人与希腊人战斗，为阿喀琉斯所杀。

②安德洛玛赫是厄厄提翁的女儿，赫克托耳的妻子，阿斯提阿那克斯的母亲，以对丈夫钟爱著称。

休息以后，于一月登上了南极大陆，并建成了一幢房子准备过冬。十二月和一月在那里称为夏季，因为惟有这段时间太阳才在那灰白色的、金属般的天空中照射几个小时。他们的房子完全像早期探险队那样，房壁是木制的，可是人们在里面仍感到时代的进步。当年，他们的前人坐在用幽暗而发臭的鲸油灯照明的昏暗房子里，终日过着不见阳光的生活，显得面容憔悴。而今，这些二十世纪的人在自己的房子里却能了解整个世界和整个科学。一盏乙炔灯放射出柔和的白光，电影机像变魔术似地为他们映出远方的奇景、热带明媚风光。一架自动钢琴在演奏音乐，唱机在歌唱，图书馆在传播当代的知识。打字机在一个房间里嗒嗒作响，第二个房间用作冲洗电影胶片和彩色胶片的暗室。地质学家在检查岩石的放射性，动物学家从捕获的企鹅身上寻找新的寄生虫，天文气象台在进行物理实验。每个人在那黑暗的月份里都分配到了工作，孤立的研究按照共同的计划构成一个灵巧的体系。因为这三十个人每晚都坚持作报告，坚持学习大学的关于重叠浮冰和北极严寒的课程，每个人都努力把自己的科学介绍给别人，他们在积极交换意见过程中丰富了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在这里，研究的专业化扫去了他们的自负，他们在共同的事业中寻求相互了解。这三十个人在一个最原始的、长期以来极其孤寂的世界中，相互交换着二十世纪的最新成就。在这房间里，大家不仅感觉到世界时钟的时时刻刻，而且也感觉到世界时钟的分分秒秒。特别令人感动的是：这些严肃的人在此期间会对他们的圣诞节感到高兴，会对他们出版的滑稽报纸《南极泰晤士报》上的小幽默感到高兴；在这里，小事——突然出现的一条鲸鱼，突然跌倒的一匹矮马——会引起他们的兴趣，而对大事——闪耀的极光，可怕的严寒，空前的

孤寂——却已习以为常。

在此期间，他们没敢前进，他们试验自己的自动雪橇，学习滑雪，训练猎犬。他们为长途旅行建立了一个补给站。日历非常缓慢地撕到了夏天（十二月份）。夏天，船舶可通过极地浮冰给他们带来家信。各个小组现在已敢于在严寒中进行锻炼性的昼日旅行，帐篷经历了考验，经验丰富了。并非一切顺利，恰恰是困难给他们增添了新的勇气。他们探险回来，全身冻僵，人很疲惫，他们受到热烈的欢呼，并沐浴在温暖的炉火光焰里。在他们经历了几天艰难困苦的生活之后，位于南纬七十七度线上的这间舒适的小屋似乎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处所。

但有一次，一个探险队从西面回来，他们带来的消息使得小屋里一片沉寂。他们在徒步旅行时发现了阿门德逊的冬季营地。司各脱现在突然明白，除了严寒和危险以外，还有另一个人在同他争夺荣誉：挪威人阿门德逊已抢先来揭开这倔强地球的秘密。他反复量度了地图。当他发现阿门德逊的冬季营地离极点要比他的营地近一百一十公里时，人们感到他的一举一动都流露出一种惊讶的心情。他感到吃惊，但并不因此而气馁。他骄傲地在自己的日记上写道："为了我国的荣誉，前进！"

阿门德逊这个名字在他的日记上只出现过一次。后来没有再出现。但大家感到：自从那天以后，一个恐惧的阴影一直笼罩着那幢孤独的、四周冰封的小屋。从此以后，他已没有时间去为曾使他日夜不安的名字担忧了。

向极点前进

在离小屋一英里的、作观察用的山冈上，人们不时地换岗。

陡峭的山冈上孤零零地安装着一台仪器，好似一门抵抗无形敌人的大炮，这台仪器是用来测量日益临近的太阳初升时发出的热量的。他们等了几天，太阳尚未从地平线升起，天空已映满了霞光。这片映满了太阳奇异光辉的天空鼓舞了性急的人们。山顶上终于给这些幸福的人打来了电话：太阳出来了，几个月来，太阳在这冬夜里第一次把它的头抬起了一个小时。阳光非常微弱、苍白，微弱的阳光几乎没能使冰冷的空气恢复生气，太阳的光波几乎没能使仪器上灵敏的指针移动一下，仅仅这点景象已使他们感到高兴。探险队紧张地进行准备，以便充分利用这短暂的亮光。这短暂的亮光分不出春、夏、秋三季，对我们温暖的生命概念来讲，始终是一个严寒的冬天。自动雪橇在向前飞驰。紧跟在它后面的是用西伯利亚矮种马和狗拉的雪橇。路径事先分为一段一段，每走两天路程便建立一个补给站，为返回的人们保存新的衣服、食物和最重要的石油——酷寒中的浓缩热源。全队一起出发，好使各小组陆续返回，并给最后一个小组，即给那些经过挑选的极点征服者留下最大数量的物资，最健壮的牲畜和最好的雪橇。

他们精心地制定了计划，甚至对不幸事故也作了周密的防范。但不幸还是发生了。经过了两天的行进，自动雪橇突然折断了，再也开不动，成了无用的负担。马匹的情况也不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好。但是，在这里牲口要比技术工具优越，因为那些中途被宰的牲口可以给狗作可口的热血食物，使狗的力量增强。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一日，他们分组出发，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一支奇怪的旅行队伍在荒无人烟的原始世界的白色原野上移动。这支队伍开始是三十人，后来是二十人，再后来十人，最

后只有五个人。始终走在前面的是一个披着兽皮、裹着头巾、只把胡须和眼睛露在外面的男人，煞像一只野兽。一只裹着兽皮的手牵着一匹拖着重载雪橇的马，跟在他后面是另一个同样装束、同样姿式的人，再后面又是另一个人，二十个黑点在那广袤耀眼的白色世界中形成一条流动线。夜里，他们躲在帐篷里，迎风的一面筑起一堵雪墙来保护马匹。第二天早晨又开始单调而绝望的进军，穿破那数千年来人类第一次所呼吸到的冰冷空气。

由于天公不作美，不安的情绪在不断地增长。他们有时只能走三十公里，而不是四十公里。自从他们得知另一个人在这孤寂的世界中从另一条路线向同一个目标悄悄前进后，他们每天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这里每一件小事都会导致危险，一条狗跑掉，一匹马不进食——凡此等等，都令人不安，因为价值在这荒凉的世界上发生了可怕的变化。每头牲口在这里价值千金，甚至于无法补偿。一匹马的四只马蹄也许系着不朽的名字，满天乌云和狂风怒号可能阻碍一项永恒的事业。人们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有的患了雪盲症，有的四肢冻僵。人们不得不缩减马料，马的体质越来越弱，勉强挨到比尔德摩尔冰川时，终于全部倒下。他们不得不承担起杀死这些勇敢动物的不幸责任。这些勇敢的动物在两年孤寂的共同生活中成了他们的朋友，每个人都知道它们的名字，并在它们身上倾注了无限的感情。他们把这伤心的地方称为“屠宰场”。一部分探险队员在这血迹斑斑的地方分手撤退，其余队员则准备作最后的努力——踏上冰川，横越那危险冰崖的艰辛道路。冰崖环绕在极点四周，只有人类强烈意志的热情才能把它炸开。

他们行军的成绩越来越小，因为雪在这里结成了坚硬的冰碴，他们无法再乘雪橇，只好艰难地徒步前进。坚冰割坏了划

橇，双脚在行军时被坚冰擦破，但他们并没有退缩。他们于十二月三十日到达南纬八十七度，即沙克尔顿的终极点。最后一批分手的人必须从这里返回。只有五个经过挑选的人可以继续向极点前进。司各脱淘汰了一些人，要他们从接近目标的地方撤回，并将首先看到极点的荣誉让给别人。他们不敢反对，但他们心中闷闷不乐，事已决定，无可商议。他们再次相互握手告别，并以男子汉特有的克制力来竭力掩盖自己的感情。接着该小组便分成两个小队，一队向南出发前往那未知的世界，一队向北返回祖国。他们双方相互频频举目眺望，以追寻亲人最后的身影。不久，最后的身影消失了。他们，这一事业经过挑选的五个人——司各脱、鲍沃斯、奥茨、威尔逊和埃文斯，继续向着那未知世界孤军进发。

南　极

最后几天的记录越来越令人不安，他们就像罗盘上的蓝色指针一样，开始在极点附近抖动。“身影在我们周围慢慢爬行，从我们右边爬到前边，接着又从前边悄悄爬到右边，时间真是无限长呀！”在这期间总是闪烁着越来越大的希望。司各脱始终热情地记录下已走过的路程：“离极点只有一百五十公里了，但愿我们继续这样走下去，不滞留。”疲劳终于显示出来了。两天以后他写道，“离极点还有一百三十七公里，但这一百三十七公里对我们来讲变得极度困难。”接着又突然出现一种清新的、对胜利充满信心的语气：“离极点只有九十四公里了！虽然我们还没有到达，但已走得很近了”。一月十四日，希望变得有把握了：“只有七十公里了，目的地就在我们前面！”第二天爆发出热烈

的欢呼,记录中也出现了欢快的语句:"只有短短的五十公里了,我们必须前进,要不惜任何代价前进!"从那潦草的字里行间可以深深感到,他们是抱着多么深切的希望呀!他们焦急地期待着,根根神经都在抖动。胜利就在眼前。他们伸手便可触及地球的最后秘密。只需一次最后的冲刺,便可到达目的地。

一月十六日

日记描写了"兴高采烈"的情景。清晨,迫不及待的心情早已使他们从睡袋中爬了出来,他们比往常更早地出发,以便尽早去揭开极其奥妙的秘密。到下午,这五个百折不挠的人已走了十四公里路,他们热情高涨地在这毫无生气的白色原野上前进,现在目的地就要到达,人类的决定性事业即将完成。突然一个同伴鲍沃斯显得有些不安,他的双眼紧紧盯着这一望无际的白雪原野上的一个小黑点。他不敢说出自己的猜想,但大家的心头都掠过一阵同样可怕的念头:可能已有人在这里树立了路标。他们竭力装得很镇静,就像鲁滨逊把孤岛上自己的脚印错看成是别人的脚印一样,他们自言自语地说,这可能是冰上的一条裂缝或阴影。他们神情紧张地越走越近,仍然想相互欺骗,但一切都已十分明了:挪威人阿门德逊已走在他们前头。

雪橇架上高高地插着一面黑旗,确凿事实很快打破了他们最后的怀疑,在一处被遗弃的陌生营地遗址上有许多划橇的印迹和狗的脚印:阿门德逊曾在这里扎过营。人类史上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大事:地球的极点,数千年来一直荒无人烟,数千年来,或许从原始洪荒以来从来没有受到过世人的青睐,现

在在短暂的时间里，即在十五天之内被人发现了两次。他们是第二批人——在千百万年中一个月只是短暂的一瞬——是人类史上的第二批人。从人类的历史上来讲，第一个人就有一切，第二个人则一无所有。一切努力全都白费，一切艰难困苦都变得毫无意义，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的希望也变得荒诞不经。“一切艰难，一切困苦，一切烦恼为了什么?”司各脱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只是为了现在已经完蛋的梦想。”他们双眼噙满泪水，身体尽管极度疲劳，夜里还是不能入睡。他们像罪犯一样闷闷不乐地、绝望地开始向极点作最后的进军，他们曾幻想占领极点时要热烈庆贺，可谁也不想去安慰别人，他们一声不响地拖着疲惫的双脚蹒跚前进。一月十六日，司各脱舰长和他的四个同伴到达了极点。因为他确信第一个人已到过极点，他只以迟钝的目光注视着这一片荒景。“这里一无所见，同最后一天可憎的孤寂毫无二致。”——这就是罗伯特·F·司各脱对南极所作的全部描述。他们在那里发现的唯一罕见景象不是大自然赋予的，而是由对手成就的：阿门德逊的帐篷上面插着一面挪威国旗，它满怀胜利喜悦地在人类所占领的壁垒上空高高飘扬。征服者在这里放置了一封信，等待继自己之后第二个可能到达的陌生人，并请求把它寄给挪威国王哈肯。司各脱忠实地担起了这个最艰巨的义务：为他人的事业向全世界作证，他热情地把他人的事业看作是自己的事业。

他们哀伤地把英国国旗——“迟到的英国国旗”插在阿门德逊的胜利标志旁边，然后离开了“背弃他们荣誉之心的场所”。冰冷的风从他们身后阵阵吹来，司各脱在他的日记中预感不测地写道：“我对归途感到害怕。”

遇难

归途行军的危险倍增。在去极点的路上，有指南针给他们指路。现在在归途中，他们必须注意不要失去自己的脚印，几个星期中一次也不能丢失，不使偏离补给站，补给站存放着他们的食物、衣服和几加仑石油的浓缩热能。当暴风雪遮住他们的视线时，每走一步心中都会感到一阵不安，因为任何走偏方向必然会走向死亡。第一次进军时他们的那种朝气现已消失殆尽。那时，他们身上有着丰富的食物化学能量和南极之家温暖住所给予的热能。

后来，意志的弹簧在他们的胸中松开。但是体现整个人类好奇心和渴念的神奇愿望却推动着他们奋力前进，不朽事业的意识使他们产生一种超人的力量。现在，他们只是在为完整的躯体，为他们躯体的存在，为他们必死躯体的存在，为一种没有荣誉的归返而奋斗。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与其说是盼望，不如说是害怕这种归返。

阅读那些日子的日记简直令人心惊胆战。天公老不作美，冬天比往常来得更早，松软的白雪在他们的靴底上厚厚地粘了一层又一层，严寒折磨着他们疲惫的身体。每当他们历经了几天的迷路和恐惧到达一个补给站时，常常有一场小小的欢呼和一席充满信心的激情话语。研究工作者威尔逊濒临死亡的边缘还在继续进行自己的科学考察，在自己雪橇上还装载着六十公斤各种必不可少的稀有岩石样品，没有什么比这更能雄辩地证明这几个人在极度孤寂的世界中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了。

可是人类战胜大自然的勇气在逐渐消失，大自然在这里以

数千年所铸成的力量无情地施展它的淫威来反对这五个勇敢的人，寒冷、冰冻、风雪一起袭来，他们的脚早已冻坏，一顿热餐不足以供给全身的热量。由于食物减少身体越来越衰弱，躯体开始失常。一天，同伴们惊奇地发现，他们当中最健壮的埃文斯突然做起了怪事。一路上他落在别人后面，不停地抱怨所受到的和想象中的痛苦；他们惊奇地猜测他那奇怪的饶舌，这位不幸的人可能由于跌跤或可怕的折磨而神经错乱。对他怎么办？把他留在这冰雪荒野上吗？他们必须毫不迟缓地赶到补给站，否则……司各脱犹豫不决。二月十七日夜一点钟，这位不幸的军官去世了，离那“屠宰场”仅有一天的路程，到了那里他们将第一次又吃到丰盛的食品——上个月屠宰的马匹。

现在走在归途上的只有他们四人了。真倒霉！最近的一个补给站又使他们大大地失望。这里只剩下一点儿石油，这就是说，他们不得不节省最必不可少的燃料，节省防御严寒的惟一武器——热能。在那寒冷的风雪之夜只有绝望的清醒，他们几乎已没有力量穿上毡靴。他们继续拖着疲惫的双脚蹒跚前进，他们中间的奥茨用冻僵的足趾行走着。风越刮越猛。三月二日，到达下一个补给站时又使他们大大失望：只有很少一点儿燃料。

现在句句话语都充满了焦虑不安的情绪。大家感到，司各脱在竭力掩饰自己的恐惧，一种绝望的呼声显然打破了他那故作的镇静。“不能再这样继续走了，”或“上帝和我们同在！我们再也无能为力了，”或“我们的游戏悲惨地结束了。”最后是可怕的判决：“上帝来救救我们吧！我们现在已不再期望尘世的人们了。”可是他们仍咬紧牙关，绝望地继续拖着双脚前进。奥茨行走越来越困难，他越来越成为自己朋友们的负担，而不是帮手。他们在中午零下四十二度的气温下不得不减慢行进的速

度，这位不幸者已感到，他给自己的朋友们带来了灾难。他们都为自己准备了后事，他们让研究工作者威尔逊给每人发了十片吗啡，以便在必要时加速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带着病人又艰难地行进了一天。后来，这位不幸者自己要求他们把他留在他的睡袋里听便死神来召唤。他们坚决不同意这个建议，虽然他们都很清楚，他是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病人用自己冻僵的双脚踉踉跄跄走了好几公里路，一直走到宿营地。他同大家一起睡到翌日凌晨。他们朝外望去，外面正凶猛地刮着暴风雪。

奥茨突然站起来对朋友们说："我要出去一下，""我或许在外面兜一会儿。"别人都很担心。每个人都知道兜一会儿意味着什么。但没有人敢说一句话来挽留他，没人敢伸手同他告别，因为他们都怀着崇敬的心情感到，龙骑兵上尉劳伦斯·J·C·奥茨英雄般地去迎接死亡。

三个疲惫羸弱的人拖着双脚艰难地穿过坚如钢铁的广袤原野，他们已筋疲力尽，濒临绝望，只有自我保存的低级本能推着他们蹒跚前进。天气越来越坏，他们每到一个补给站都受到新的失望的嘲弄，石油越来越少，热量也越来越低。三月二十一日，他们离下一个补给站还有二十公里，但风暴以一种可怕的力量在狂吼，以致他们无法离开自己的帐篷。他们每晚都希望第二天早晨到达目的地，可是他们的食粮已经吃完，最后的一线希望也已消失，他们的燃料已经用尽，温度表上显示了零下四十度。任何希望都已破灭，他们现在只有在饿死或冻死之间进行选择。这三个人在这白色原始世界上的一个小小帐篷里同这不可避免的死亡斗争了八天。三月二十九日，他们知道不会再有任何奇迹来拯救他们，因此，决定不再向厄运迈出一步，自豪地等待着不幸的死亡。他们钻进自己的睡袋，在这最后的

痛苦中他们没有在人世间留下丝毫的叹息。

一个垂死者的信

这时，当外面飓风像疯子一样在疯狂地撞击那单薄的帐篷墙壁时，司各脱舰长独自面对着无形的死神，想起了自己遇到过的所有的人。这里，人的呼吸声从来没有如此静寂，在这寒峭的寂静中，唯有他勇敢地意识到对自己民族、对整个人类的兄弟情谊。心灵的幻影将那些曾由于爱情、信义和友谊同他有过联系的所有的人影召唤进这白色的荒野，他要同他们说话。司各脱舰长在临死之前用那僵硬的手给他所热爱的所有活着的人写信。

信写得好极了。在凶恶的死神降临之前，他已将一切细微小事都写到信上，字里行间仿佛也吹进了一股这宁静天空的清澈的空气。信是写给某些人的，但却是对整个人类讲的；信是写给一个时代的，但却永远留传后世。

他给自己妻子写信。他提醒妻子要抚养好最宝贵的遗产——他的儿子，提醒她首先要使儿子意志坚强。在世界史上一项最伟大成就终了之际，他甚至承认："如你所知，我不得不迫使自己勤奋，因为我有惰性。"他在临死之前，还在颂扬，而不是抱怨自己的决定："我可以把这次旅行的一切都告诉你。这次旅行远远胜于在家里坐享其成！"

他还以最诚挚的友谊给同他一起赴难的难友们的妻子和母亲写信，为他们的英勇精神作证。他，甚至一个垂死的人还怀着强烈的超人感情，为这一伟大的时刻和难忘的死亡去安慰别人的亲人。

他给朋友们写信。他为人谦虚，但为整个民族感到无比自

豪。这时刻，他为能作为整个民族的儿子和受人尊敬的儿子而感到高兴。“我不知道我是否算是一个伟大的发现者，”他承认：“但我们的结局将证明，我们民族还没有丧失耐力和英勇精神。”男子汉的倔强性格、纯洁的心灵使他耻于多谈生活，现在死神剥夺了他对友谊的表白。他在给自己好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您这样我所敬爱的人，但我从来没有能向您表示过，您的友谊对我意味着什么，因为您赋予我的太多，而我对您则一无奉献。”

他还给英国民族写了最后一封信，这是所有信中最好的一封信。他感到必须再作一些说明，即他在这场为英国荣誉的斗争中输掉并不是自己的责任。他列举了同他作对的一个个偶然情况，他呼吁所有的英国人不要抛弃他的亲人，死神的回响使这种声音具有一种惊人的激情。他最后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命运，他最后谈的不是自己的死亡，而是别人的生活：“请看在上帝的面上，关怀我们的亲人！”后面纸张都空着。

司各脱舰长的日记写到最后一刻，写到他的手指发僵，铅笔从他僵硬的手中滑掉。他希望人们从他的尸体上会找到一些可资证明他和英国民族英勇精神的纸片，这种希望也支持他做出了如此超人的努力。已经冻僵的手指最后颤抖着写出这样一种愿望：“请把这本日记交给我的妻子！”接着他的手又严酷而确切地把“我的妻子”一词划去，而代之以可怕的“我的寡妇”一词。

回　音

伙伴们在小屋里等了几个星期。起初充满了信心，接着稍

感忧虑，最后则日益不安。他们两次派出探险队去营救，但险恶的天气又将他们挡回。这些失去领导的人在整个漫长的冬季都茫然不知所措地躲在小屋里，但他们的心头都深深地笼罩着一层灾难的阴影。这几个月来，罗伯特·司各脱舰长的命运和活动都被封锁在这茫茫白雪和沉寂的世界之中。冰已把他们封闭在玻璃棺材里。直到十月二十九日，即到极地春天的时候，一个探险队才动身去探寻他们的消息，至少要找到英雄们的尸体。他们于十一月十二日抵达帐篷，他们发现了冻死在睡袋里的英雄们的尸体，司各脱临死时还兄弟般地搂着威尔逊，他们发现了这些信、文件，他们为这些不幸的英雄们堆起了一座坟墓。现在一副简单的黑十字架孤独地高高耸立在这白色世界的小雪山上，它下面永远埋藏着人类英雄业绩的见证。

不，他们的事业又非常意外地复活了：真是我们现代科技领域的辉煌奇迹！朋友们把底片和影片带回家。化学槽里便显出一幅幅图景，人们再次看到司各脱及其同伴们在徒步旅行，看到了极地风光，这种极地风光除了他以外，只有另一个人——阿门德逊看到过。关于他的话和信件的消息由电线传向全世界。国王在帝国大教堂里为英雄们祈祷。看来似乎白费的事业会再次结出丰硕的果实，不向人类大声疾呼，便不可能把他们的力量引导到难以实现的事业上去。在严峻的对抗中，会由于一个崇高生命的英勇牺牲而使沉沦的意志变得永生。只有在偶然获得成就和轻易成功的情况下才会点燃起贪图功名的虚荣心，而在反对不可战胜的命运之神的斗争中，个人的死亡却能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巨大的鼓舞，这正是诗人讴歌的所有悲剧中最为壮烈的悲剧。

郑开琪 译

被封闭的列车

列　宁

一九一七年四月九日

鞋匠家的房客

在瑞士周围，烈焰腾空，烽烟滚滚，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着。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这四个年头里，在瑞士这块和平的绿洲上，侦探小说里那种惊心动魄的场面层出不穷。在奢侈豪华的旅馆里，交战国双方的使节们，像素不相识的人一样，冷冰冰地擦肩而过，虽然一年前他们还曾和和气气地坐在一起打桥牌，竞相邀请对方参加自己的家宴。一批批身份不明、高深莫测的人，悄悄地溜出他们的房间。议员、秘书、武官、商人、戴面纱的和不戴面纱的妇人们，每个人都负有秘密使命。插有外交豁

免权小国旗的轿车驶到这些旅馆门前，从车里走出来的是工业家、记者、文化界名流以及假借游山玩水之名而突然出现的冒牌旅游者。但是几乎人人都负有这样的使命：要探听什么，侦察什么。引见来客的门房、打扫房间的女仆，他们全都被逼着去干偷听、偷看的勾当。这些人无孔不入，在旅馆、包饭公寓、邮局、咖啡馆里，到处都有人在互相摸底。所谓宣传工作，实际上大半是间谍活动；标榜什么，就是出卖什么。这些来去匆匆的过客们进行的每件公开交易的背后，都隐藏着两三个目的。一切都有人汇报，一切都有人监视。无论什么级别的德国人，刚刚踏进苏黎世，设在伯尔尼的敌方大使馆就知道了，一个小时后巴黎就会接到情报。大大小小的特务们日复一日将一本本真实的和捏造的报告送交使馆随员，这些报告又一级级往上递送。墙是透风的，电话被窃听，用字纸篓、吸墨纸里的材料编造情报。终于这些兴风作浪的厉鬼荒唐到如此地步，许多人连自己也搞不清是何许人也。猎手和狩猎对象，间谍分子和反间谍分子，出卖人的和被出卖的，这些人都混杂在一起。

在那些日子里，有一个人，关于他的报告材料却少得可怜。也许他太不值得重视，他不在高雅的旅馆里下榻，也不去咖啡馆里闲坐，更没有光临宣传演出会，他只和妻子一起深深地隐居在一个鞋匠家里。在利马堤河岸的后面，有一条古老的、崎岖不平的窄巷，这里的房子都像旧城里的那样，建造得相当结实，房顶高高地耸立着，他就住在这样一所房子里的三楼上。房子已经被熏得很黑了，其原因一半由于岁月的流逝，一半也由于楼下庭院里有个煮香肠的小作坊。他的邻居一个是女面包师，一个是意大利人，一个是奥地利演员。由于他很不健谈，邻居们只知道他是一个俄国人，他的俄语名字的发音很难。他们还知道，

他是几年前才从故乡逃亡来的，他没有什么财产，也不做什么有利可图的交易。女房东最清楚，他们夫妇俩衣食十分简朴。搬来的时候，他们携带的所有家用杂物还装不满一个小筐。

这个矮小结实的人是如此地不显眼，他尽可能生活得不引人注意。他谢绝社交生活，楼里的邻居们很少碰到他那从眯缝着的双眼里射出的深沉锐利的目光。他的客人也很少。日复一日，他按严格的规律生活，每天清晨九点钟必去图书馆，在那里一直坐到十二点关门为止，十二点十分准时回到家中。下午十二点五十分他又离开家，又像早晨那样成为第一个来图书馆的人，然后在那里一直坐到晚上六点钟。情报人员历来只注意说话多、爱嚼舌头的人，殊不知那些沉默不语、埋头书堆、好学不倦的人，往往就是煽动世界革命的头等危险的人物。就这样，情报人员并没有注意到这位不引人注目的、鞋匠家的房客，也没有写过关于他的报告。可是，在社会主义者的圈子里，人们却知道：在伦敦，他曾经是一家俄国流亡者办的激进的小型杂志的编辑；在彼得堡，他是某个名字不易发音的特殊党派的领袖；但是由于他轻蔑地谈论了社会主义政党里有声望的人物，并宣称他们的方法是错误的，还由于他表现得难以接近，又丝毫不会拉交情，所以并没有多少人理睬他。有时候他在无产者出没的咖啡馆里召集会议，到会者只有寥寥的十五至二十人，而且大多是年轻人。因此，当局就像对待其他高谈阔论、头脑发热的俄国流亡者那样，把这个遁世者收容下来了。没有人重视这位矮小而严峻的男人。在苏黎世只有二三十人认为：这位住在鞋匠家里名字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人是值得注意的。当时，假如有一辆飞快地穿梭在各个使馆之间的豪华汽车，偶然把这个人撞死在大街上，那么，不论是乌里扬诺

夫，还是列宁这个名字，都不会为世人所熟知……

实　现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这一天，苏黎世图书馆管理员深感奇怪。时针已指到九点了，那个最准时的读者还没来，他每天都坐着的位子还空着。快九点半了，快十点了，那个孜孜不倦的人不来了，他不会再来了。因为在去图书馆的路上，有个俄国朋友和他谈了些什么，或者更加可能的是，俄国发生革命的传闻使他大为震惊。

开始时，列宁还不敢相信，他被这个消息惊呆了。接着他以急促、坚定的步伐赶往湖畔的售报亭。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他在报亭旁和报馆前等待着消息。事情是真的，这消息千真万确，而且对他来说一天比一天更加真实动人。起初只是一次宫廷政变的谣传，看来只是内阁大臣的更迭而已；然后是沙皇的被推翻，临时政府的产生，杜马，俄国自由了，大赦政治犯——所有这一切，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他二十年来在秘密组织里，在监狱，在西伯利亚，在流放生活中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实现了。这时他突然觉得：战争造成了千百万人的死亡，但他们的鲜血并没有白流。在他看来，这些人已不是毫无意义的牺牲品了，而是一个自由、平等和持久和平王国的殉道者。这样的王国已经诞生，这个平时是那么清醒、冷静的梦想家现在陶醉在兴奋之中。千百个流亡者困守在日内瓦、洛桑、伯尔尼自己的陋室里，这时他们的欢呼声震撼着大地，因为这个消息使他们深感欣慰：可以回俄国去了！不必用假护照，不必隐姓埋名，不必冒着被判处死刑的风险就可以回到沙皇的帝

国中去了，可以作为自由的公民，回到自由的土地上去了！他们收拾好少得可怜的行装，因为报纸上刊载了高尔基的言简意赅的电报："你们回家吧！"从四面八方飞来了信件和电报：回家，回家吧！集合起来！团结起来！再次投入生活，为着他们从懂事以来就为之献身的事业：俄国的革命！

失　望

几天以后，人们惊愕地认识到：俄国革命的消息虽然使他们想入非非、欣喜若狂，但是这个革命并不是他们所梦想的那种革命，根本不是俄国的革命。这是一次颠覆沙皇的宫廷政变，是由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官们策动的，目的无非是阻止沙皇与德国的单独媾和。这决不是人民的革命，人民所要的是和平和权利。这决不是他们曾经为之而生并准备为之而死的革命，而是好战的党派、帝国主义分子和将军们的阴谋。这些人不想让自己的计划付诸东流。

不久之后，列宁和他的同志们还认识到：让大家都回家的允诺决不包括那些进行真正彻底的革命、宣传卡尔·马克思主义的人。米留可夫和其他自由主义者们已经授意禁止这些人回国。他们一方面把温和派以及有利于延续战争的社会主义者迎接回国，例如普列汉诺夫就是在高级人员的陪同下，体面地乘着鱼雷快艇从英国回到彼得堡的；另一方面他们又把托洛茨基拦阻在哈利法克斯，其他的激进分子们也都被截留在国境线外。所有的协约国边界哨所都有第三国际齐默尔瓦尔德会议参加者的黑名单。列宁在失望中还不断地往彼得堡拍发出一封封电报，但这些电报不是被扣留就是不予受理。在苏黎世人们不了解他，

在欧洲也没什么人注意到他，但是在俄国，人们却知道得很清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对于他的对立面说来，是多么强有力，多么富有远见，多么危险可怕。

这些无能为力的隐居者们大失所望。多年来，他们在伦敦、巴黎、维也纳开过无数次讨论会，从战略上规划过俄国革命，每项组织工作的细节问题都曾经再三斟酌、反复探讨和仔细研究过。在漫长的几十年里，他们在自己的杂志上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诸如此类的困难、危险以及可能性都做过通盘的考虑。这个人的一生中总是不断审慎地酝酿着一个思想总体，最终这些思想变成了规划。现在仅仅因为他被困在瑞士，他的这个革命就要被那些温和派冲淡，甚至被糟蹋掉。那些人表面上提出解放人民的口号，实际上却在为外国人服务，为外国谋利益。平时一向那么顽强不屈，那么实事求是的列宁，这个时候也做着最不切合实际的幻梦。难道不能租用一架飞机，穿越德奥领土回家吗？然而第一个上门来的效劳者却是个特务。夺路而去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和难以遏制。他写信到瑞典，要人们给他弄一张瑞典护照。他甚至想装成哑巴，为了可以不受盘问。当然，当度过梦幻的夜晚在清晨醒来的时候，列宁自己也知道，这一切都只是幻想，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在白天，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他必须回到俄国去，进行他自己的革命，以取代别人的什么革命，用正确的、诚实的革命去取代那种侈谈政治的革命。他必须回去，尽快地回到俄国去！回去！不惜一切代价！

取道德国：行还是不行？

瑞士位于意大利、法国、德国和奥地利诸国的环抱之中。像

列宁这样的革命者要取道协约国是行不通的，同样，作为俄国臣民、交战国的公民，取道德国和奥地利也是不行的。但是反常的情况就在于：列宁要是和威廉皇帝的德国打交道，其成功的可能性要超过和米留可夫的俄国以及拜恩卡雷的法国。德国要是不惜一切代价，在美国宣战之前与俄国媾和，那么，一个在那里能给英国和法国的公使们制造麻烦的革命者，对德国说来当然是备受欢迎的帮手。

他曾在自己的文章中成百次地谴责和威胁过这个皇帝统治下的德国，如今却突然要和这个国家接触并开始磋商。迈出这一步就意味着要承担不同寻常的责任，因为两国正处于交战状态之中，从迄今为止所公认的道义观点看来，谁要是在敌国参谋部的许诺下，踏上并穿越敌国领土，显然就是一种背叛行为。列宁自然也知道，这件事会使他的党和自己开创的事业威信扫地，他将因此受到猜疑，将被当成受德国政府收买而被派到俄国去的奸细看待；而一旦他提出的立即实现和平的纲领得以实现的话，他也会被当成阻碍俄国通过打赢战争取得真正和平的千秋罪人载入史册。当列宁宣布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将走这条最危险、最足以毁名败誉的道路时，不仅温和的革命者，就连和列宁志同道合的同志们也为之震惊。他们在惊愕和不知所措中指出：瑞士的社会民主党人早就着手谈判，争取把俄国革命者通过交换战俘的合法、折中的途径送回去。但是列宁知道，这条路是何等漫长，因为俄国政府会百般刁难，把他们重返家园的问题拖延得遥遥无期。然而他更深知：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事关重大。从现行的一切法则和观念来看，采取这一行动无异是一种叛变行径，因此当那些有点玩世不恭、又颇鲁莽冒失的人也不敢问津时，列宁就已看准了目标。那时他就

已经暗下决心，为使他的同志们重返家园，他愿承担责任，开始和德国政府谈判。

协　议

列宁知道，他们的这一举动会引起轰动，也会受到攻讦，所以他们的行动要尽可能地公开化。受他的委托，瑞士工会书记弗里茨·普拉登前去和德国公使接洽。此人早先就已和俄国流亡者谈判过，现在他把列宁的条件提交德方，似乎像是已经预料到自己未来的威望那样，这位矮小的、不知名的流亡者并没有向德国政府提出任何请求，只向对方提出几个条件。据说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俄国旅客才能接受德国政府的协助：承认车厢的治外法权；上下车时不得检查护照和人员；按正常票价自付车费；不允许强令离车，也不允许擅自离车。罗姆贝尔格把这消息逐级上报，一直呈送到鲁登道 夫手里，毫无疑问得到了他的赞同。虽然在鲁登道夫的回忆录中，找不到有关此事的任何记载，但是这却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决定。在某些条款上德国公使还想作一番讨价还价，因为列宁故意把协议书写得模棱两可，使得不仅俄国人，还有同车的奥地利人拉德克也可以免受检查。但是德国政府也像列宁一样感到时间的紧迫。因为四月五日这一天美利坚合众国已经向德国宣战了。

就这样，四月六日中午，弗里茨·普拉登接到了值得纪念的通知：“诸事按预期要求进行安排。”一九一七年四月九日下午两点半钟，一小群提着箱子、衣着寒酸的人，从车林格豪夫旅馆向苏黎世车站出发。这队人马总共只有二十人，其中还包

括妇女和儿童。在男人中只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拉德克的名字日后为世人所知。他们在一起吃了顿简单的午饭，一起签署了一份文件，因为从《小巴黎人》报上的新闻报道中，他们了解到，俄国临时政府蓄意把取道德国的旅行者当作叛国分子对待。他们用粗犷、欠流畅的大字体签名，宣称他们对此次旅行承担全部责任并接受所有的条件。他们沉静而坚决地准备好了这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旅程。

他们到达车站时并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没有记者，没有拍照片。在瑞士没有人知道乌里扬诺夫先生，他戴着揉皱了的帽子，穿着旧上衣和笨重到可笑地步的矿工鞋（他把这双鞋一直穿到瑞典），夹杂在这一群提箱挎篮的男男女女之中，默默地、不引人注目地在车厢里找了一个座位。这群人看上去与南斯拉夫、小俄罗斯、罗马尼亚来的无数移民并无两样。这些移民在被送往法国海岸，从那里远渡重洋之前，常常在苏黎世坐在自己的木箱子上休息，几个钟头。瑞士工人党不赞成这次旅行，他们没有派代表送行，只来了几个俄国人。为的是给故乡的人捎去一点食品和他们的问候，还有几个人想利用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劝阻列宁放弃这“胡闹的、罪恶的旅行”。但是决心已下，三点十分列车员发出信号，接着列车滚滚地驶向德国边界哥特马丁根。三点十分，自这个时刻起，世界时钟的走法变了样。

被封闭的列车

世界大战中发射了几百万发毁灭性的炮弹。规模最大、威力最强、射程最远的发射物，是由工程师设计出来的。但是，在近代史上没有哪一发炮弹能像这趟列车那样射得遥远，而且一

弹命中。这趟列车上载着本世纪最危险、最坚决的革命者，正从瑞士边境急驰过德国领土，要在彼得堡下车，然后就在那里把这个时代的旧秩序炸毁。

在哥特马丁根，这一车不寻常的发射物停在铁轨上，这是一节二等和三等的车厢，女人和孩子占了二等席位，男人们占三等席位。在地板上画了一道粉笔线，这就是俄国人的领土和两个德国军官用的车厢之间的中立地带的分界线。这两个军官是来陪送这批有生命的烈性炸药的。列车平安地行驶了一夜。只在到达法兰克福时涌上来几个德国士兵，还有一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听说俄国革命者要从这里过境，试图说服这批旅行者，但都被拒绝了。列宁明白，假如他在德国的领土上和德国人哪怕只说一句话，也会受到巨大的怀疑。在瑞典，他们受到热烈的欢迎。

他们扑向早餐桌，桌上的点心对他们说来简直像是难以置信的奇迹。到这时列宁才买了一双新鞋。换下了他那笨重的矿工鞋，他还买了几件衣服，终于到达俄国国境了。

射击开始了

列宁在踏上祖国土地后的第一个举动是最典型不过的举动了：他并没有先看看哪一个人，而是首先扑到报纸上去。离开俄国十四个年头了，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没有看见过它的土地、国旗和士兵的军服。但他不像别人那样把坚如铁石的思想爆发为盈眶的泪水。也不像妇女们那样去拥抱那些惊讶得不知所措的士兵们。报纸，首先要看看报纸，特别是《真理报》。要看这份报纸，看看他的这份报纸是不是坚定地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

上。他愤怒地把报纸揉成一团。不够，不够！这里还老是充斥着关于“祖国”的陈词滥调，还是“爱国主义”那一套梦呓，这里没有多少他所认为的纯正的革命。他感到，此刻正是他应该归来的时候，要用猛力来扭转舵轮，要力挽狂澜，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要把他平生的理想付诸行动。但是，他能做到这一点吗？他还有些不安，还有一些紧张。到了彼得堡——这个城市现在还叫这个名字。但是这长不了——米留可夫会派人逮捕他吗？朋友们驱车前来迎接他。除了他们，还有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来到光线很坏的三等车厢里，昏暗朦胧的灯光有气无力地照射在他们的脸上，一种神秘的微笑仍明显可见。他们没有回答什么，或者是不想回答。

但是存在的现实做了无声的回答。当列车轰隆轰隆地开进芬兰车站时，车站前的广场上已经挤满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各兵种的仪仗队，他们正等候着那位从流亡中归来的人。《国际歌》的歌声骤起。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走出车站时，这个前天还住在鞋匠家的人已经被几百双手抓住并把他高举到一辆装甲车上。探照灯从楼房和碉堡里射出来，光线集中在他的身上，他就站在这辆装甲车上向人民发表了第一篇演说。大街小巷都在震颤着，不久之后就开始了“震撼世界的十天”。射击开始了！要摧毁一个帝国！要粉碎一个世界！

黄文华 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茨威格文集　　１　　小说卷·上
作者＝高中甫主编
页数＝７０３
ＳＳ号＝１０４７１０９８
出版日期＝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第１版